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子部·叢書類

隱山鄙事·陽山顧氏文

房小說·郭子式先生校

刻書·許氏巾箱集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84



書目文獻出版社

ISBN 7-5013-1544-2



9 787501 315444 >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子部·叢書類

84

隱山部事·陽山顧氏文

房小說·郭子武先生校

刻書·許氏巾箱集

編者 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

出版 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天津街七號)

印刷 北京大興古籍印刷裝訂廠

定價 叁百壹拾圓

ISBN 7-5013-1544-2/Z·247



目錄

隱山鄙事 三種九卷	一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四十種五十八卷	一八七
郭子式先生校刻書 三種六卷	五三九
許氏巾箱集 三種五卷	六七一

書學慎餘序

積學好古之儒禍平生之智
慮以表前人所未表豈然
然於私為獨嗜而不自覺之
人乎此與以之于人而或克傳焉

陳序

或不克傳焉于是不得不求當世
名公大人強以力者為之弁言以
俾其有藉而傳焉新未有就
生小子泯之無聞之人也前
子金先生先君子契友也向也

生邑居余時側聞緒論不一
人之唾餘惜余質為鈍不能
見先生之萬一自唐牛後生
隱于西村足不一蹈城市余
籍履此讀書之器刻半奪于

陳序

瑣細矣涼面背室人交誦之務遂與
先生已亥年而不一面者丙子冬先
生携所著書數種借寓石廊
過余慨然謂余曰是皆我之
得而古人所未嘗言者余不

自私也。然以多故，又不能遽出。以徒乃先生歎。若已暮于余者。余志
問世也。向賴二三同志。律呂以法。不知余何足為重于先生也。且余
既梓之。以傳矣。書學慎餘一舉。允自受書以來。三十餘年。潦倒沉
余之所不能忘懷者。茅無云。人焉。論不知吾學之非耶。抑教之適
以表彰而傳之。為足惜耳。於時余在耶。又性多踈拙。不工逢迎。目前

陳序

三

陳序

四

聞之。而自揣曰。先生之謔。為我而言。廟者。流者。以白眼遇之。而先生歎
豈無謂乎。以先生之持學。能又守不余。鄙且與之。語盡十日。夜不倦。能
道自高。尚世稍知。如法之士。無先生。豈無所謂而然也乎。每見缺
不併生輝。儀願自一願。以為榮。禱之子。尚嚴親在。御拘于過。庭之
計。先生之所交。豈少強有力乎。海龍不繩于禮法之中。及得為兩

於為縱然自馳若奔獸之逸父執明守第自休久定韻以末詩家序
長者格、而不相入今先生不以余為之不意此步陽往跡以明太祖之釐定
肖乃就而與商學問之事其為有也... 華其積習無他成視之入
于余也多矣余則其任客委其... 涉也今先生乃以此已之論矯天
時已為許之然未及先生之言也戊寅下而使之澄我吾知其籍焉者雖在

陳序

五

陳序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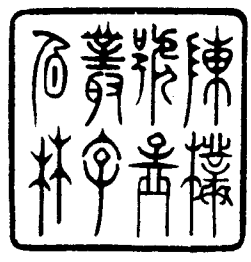
夏余請益于先生之廣先生備出是學者著書但求信于己耳不計
書而于其是卷講解尤詳余因愛而字天下之淫與不淫也我誠有確然自
諉之難曰今人困于古成法而不知得之實所毀之者厚庭非之者載
其誤者豈少也哉非以先生抄表道而平不得易吾是况僅之不一信
而論定之千年暗室誰為一炬通... 字但聽之界天未嘗默付之

一人天下後世倘有未見此書而先悟
及者一讀之則必欣然而合印不能先
悟及之而或讀此書而始者合焉亦
釋然以解曠世而一契吾道自不
能于千載豈必同堂之編辨哉是

陳序

先生知之之逢且將必有窮期矣今
也於先生之編後雖未能云信而恍然
若見其方合焉且感先生之厚我
殊深而願為之役者不禁百感之
交集者矣 者

康熙己卯菊月同學若晚生陳樸
伯林甫拜序于鐸夢居



陳序

隱山鄙事自序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昔人謂之三不朽夫所謂不朽者非役于其名而為之必如是焉然後天之所以與我者庶幾其無愧爾言念及此未嘗不爽然自失怒焉如擣也予幼而愚昧日出入于父子兄弟朋友之間碌碌無以愈人弱冠入庠雖亦頗知誦詩讀書至于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之學則未之有窺也用是探六經之指歸考諸儒之同異道心之微時或呈露于

隱山鄙事自序

目前惟是存養功疎而私欲未淨蓋凜凜乎有不克終日之懼矣反而求之既不能自信于一心推而行之又不能刑寡妻而御家邦雖欲立德而無德可立是不朽之事已失去其一矣予嘗謂友人曰學性命之學上也學經濟之學次也學文章之學下也既守一已迂濶之見復無變通趣時之才即世所重制科之藝亦未嘗刻意為之至于詩賦辭章之屬不過涉躡游覽畧知大意而已歲月銷磨窮廬增悲空以業儒為

名而竟不能博甲乙一第將何以為致君澤民之地乎雖欲立功而無功可立是不朽之事已失去其二矣庚戌之冬予客居彭澤公署時年已四十有九矣心志怔忡夜不能寐遂感而賦詩一章云終夜何曾寐忡忡志不寧氣血衰至此何以夢周公安仁鬢已白買臣數未通甯得窮愁在立言勝立功所能多鄙事刪述愧六經幸生百家後是非任折衷大哉孔仲尼使我知所宗是我之可恃以不朽者惟有立言之一

隱山鄙事自序

耳然百家之學折衷于孔氏自剛定贊修之後游夏之徒尚不能贊一辭我何人斯敢以立言自命耶孔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予少而賤長而賤老而仍賤予固賤人也以賤人而求能于鄙事孔子蓋有以許我矣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六藝者鄙事之流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小道者亦鄙事之流也一事不知儒者之恥若以為鄙事而忽之是亦吾儒之闕陷也

自古及今大而神聖之制作小而曲藝之工巧
歷千百年以來或踵其事而增華或變其本而
加厲一事一物固已無乎不備又有何言之可
立乎然而不然也世遠言湮既無傳人又無傳
書予不能言也勦說雷同拾前人之唾餘予不
屑言也惟是作者本是也而述者反非言者本
明也而解者反晦前人舉一寓百而後人不能
盡其詳前人言近指遠而後人不能窺其妙諸
如此類尙可以默而不言乎言之而果能爲法

隱山鄙事

自序

三

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則今日所立之言固將與
天地同不朽矣或曰子未聞聖賢之大道而諄
諄以鄙事爲言無乃先其末而後其本知所先
後者顧如是乎予應之曰唯下學而上達知我
者其天乎孔子也吾未能有行焉吾少也賤故
多能鄙事孔子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康熙甲寅暮春隱山李于金子金甫書

書學慎餘自序

書之學難言矣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故言不可不慎也上古結繩而治無所謂書也繩不勝結而後刻畫竹木以爲契契不勝紀而後託之簡牘刀筆以爲書書以象形爲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可會而諧聲聲無可諧又有轉注假借之法六書備而文字之道畢矣自蒼頡以來文凡數變而大篆而小篆而隸而楷至于行草而放失已極音之流轉者亦不知其凡幾或古如是讀而今則否或此地如是讀而彼地則否吾將以何者爲正乎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子今日何敢多言也按六書之作點畫奇偶雜比相承如天地之交故謂之文始于一二而生至于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可見者有形可聞者有音可解者有義據簡冊所載其現在之形現在之音現在之義未嘗不可考而知也如是而尙未可以言與旣而思之形之現在者莫如許氏之

隱山鄙事

書學卷首

一

說文越古則之本義魏莊渠之精蘊等書一盡俱有著落音之現在者莫如廣韻集韻洪武正韻韻會小補日月燈等書某音某叶俱有根據義之現在者前書之外又有篇海字彙正字通品字箋等書幾解幾用俱有引證卽博極羣言洞析與義亦不能越諸家之範圍而獨標新裁予今日又何敢多言也若夫流衍于日用之間不啻白黑之分明論其理雖聖人有所不能變易而語其事則愚不肖之所莫知與能者

隱山鄙事

書學卷首

二

如書之有聲有韻有切是也此三者盡創始之人順天地自朕之情發天地固有之祕不可謂非作者之聖而察其所以朕之故則自朕者不假強爲固有者無容增設亦仍是述而不作之意耳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旣同此形必同此心旣同此心必同此理此三者立行之天下萬世而無弊而不謂其有大謬不朕者如是則予今日又何敢不言也古雖不分四聲其爲四聲者自在原未嘗昆也四聲起宋周頤而楷未見

其傳書自沈約之類譜行而四聲始紊矣古無韻書故列國之風各從其土音之順便者為之自沈約著為韻書之後唐之取士皆以禮部韻畧為宗一百六韻遂為鐵案其所部分皆雜亂悖謬無復章程可循矣古雖無反切之說而所謂轉注者即一母而轉入別韻合兩字為一音其天賦之妙不可得而移易也自梵音入中國神珙定為三十六母後世復有約之為二十一者謂之等韻此說一倡將反切一遺遂支離而不可學矣嗣是邪說橫議充塞宇宙如江河之日下而不返竟無一人作中流之砥柱者不亦深可嘆哉予以愚不肖之質素不諳六書之學雖諸家之書具在亦未能詳加考訂兼以古今之體製各異五方之風氣不同疑則傳疑故闕之而不言也至于書之有聲有韻有切其已狀之跡日昭著于天地之間有耳者得以共聞有目者得以共見有心者得以共思因其已狀之跡而辨其孰是孰非則予之所深信而不疑者

隱山鄙事

書學卷首

三

不疑則言之矣言之而以驚世駭俗之論開非笑怒罵之端不斥為躍冶不祥則指為病狂喪心予今日雖不敢不言而又何敢輕言也雖狀天下之理止求一是苟吾之所言者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即言滿天下而不以為多將不理于一國之口不理于天下之口而亦有所不暇恤矣如是則予今日雖不敢輕言而又何敢不言也狀而不敢不慎也非天地之自狀者不敢強為非天地之固有者不敢增設

隱山鄙事

書學卷首

四

窮其數則數不可遁通其變則變有所止以天地之理還天地之物過非也不及亦非也可不慎與耳不足貴則慎之以目目不能及則慎之以心一己之心未敢自以為是則慎之以天下同狀之心所謂天下同狀之心者何也夫亦曰理而已矣孔子曰慎言其餘則寡尤予小子蓋欲告寡尤于天地耳尤不尤人也又何計焉

康熙壬戌夏四月隱山李子金子金父書

書學慎餘卷之一

隱山李子金子金父著

總論

書學源流

上古之時結繩而治伏羲氏始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黃帝命蒼頡為左史作書契書之制有六一曰象形象形者規形成象如日月之類是也二曰指事指事者形不可象即事可指如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之類是也三曰會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一

意會意者比類合誼如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之類是也指事會意皆字之有取義者明言之曰指事事之昭狀可指者也釋言之曰會意意之隱狀可會者也四曰諧聲諧聲者以形事意取聲相成如江河取工可為聲之類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轉音以注因為別字如京轉為江崩轉為邦之類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係同字借為別川如輕重之重借為重疊長短之長借為長幼之類是也自六書興而萬事萬物無不

可以書紀矣蒼頡所作五百四十字許慎分居每部之首即今說文之偏旁也當其時止有直畫無波點挑剔之形夏商以來率用此體至周宣王時史籀取蒼頡形意損益同異轉相配合作大篆其文頗繁秦李斯取籀篆稍為更定作小篆文多從簡世謂之玉筋篆秦政繁苛衡石程書官府不暇為三代之文下杜人程邈得罪繫雲陽獄從獄中上章言文牘繁多難用篆書請趨為約易取便隸佐曰隸書又曰佐書始皇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二

大悅出以為御史使定書行之即今所傳之隸書也上谷王次仲復作為八分書謂之漢隸其後益出新巧變為楷書雖去篆文稍遠其文極為簡便故通乎上下行之永久至今用之而不變篆之流而為隸隸之流而為楷皆勢之所趨者狀也書文莫嚴于篆一點一畫俱有義在絲毫不可差忒秦隸而後既以簡便為趨故隸文時多出入即漢晉印章截長補短遷就于疎密之間多失篆文之正賈逵好御波傳之許慎

慮古六書之義漸至湮沒而不可考于是有說文之著雖亦小有舛謬而續蒼頡之心傳使後之人得有所據以追復書文之舊者則說文之功不可泯也

學書六事

自聖人制書之後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固矣而學書之家則有六事焉一曰形二曰音三曰義四曰聲五曰韻六曰切何謂形如點畫之多寡體勢之同異是也何謂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三

音如某字讀如某音或一字讀為幾音是也何謂義如一字當作幾解何者為本體何者為借用是也何謂聲如平上去入之四等較狀明白增之不得減之不能者是也何謂韻如東之與公陽之與王順便相從而毫不乖戾是也何謂切如篤翁之為東鐵烟之為天上字同母下字同韻疾讀之成一音是也苟能明此六者則學書之能事畢矣

聲韻切亦今日之急務

世之講明書學者衆矣人不啻數十家書不啻數百卷其于字形字音字義皆發無餘蘊學者但博聞強記足矣聖人制書之意不患其不傳也獨是字之有聲有韻有切此三者為用于世者甚博而尤為詞曲音律諸家所不可不知亦今日之急務也究其實婦人女子愚夫牧豎皆可不學而能而學士大夫反視以為至深至難之事何也諸家之書未嘗不極力講求辨之愈詳而其理愈晦卒未有坦狀明白可以為法于天下者此誠不可以理解也所以狀者蓋形也音也義也三事皆實實則可以載之簡冊使人一見了狀無復可疑聲也韻也切也三事皆虛虛則雖有其理而無所寄託難于委曲形容以發明其意既不能耳提面命又不可家喻戶說是以以謠傳譌愈去愈遠甚至蔽陷既久而詖淫之辭作將正路蕪蕪而此道無昌明之日矣予用是懼焉故汲汲以聲韻切三事為今日之急務而有此不得已之辨也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四

四聲爲天地不易之數

晉魏以前不分四聲故諸家詩歌皆無平仄之說不惟不以四聲分平仄而四聲且可以同韻閒嘗考之如塗與吐叶廡與吾叶是平上可同用爲一韻也疑與寘叶頌與頤叶是平去可同用爲一韻也易與宐叶脾與辟叶是平入可同用爲一韻也島之叶道動之叶董則上去爲一韻室之叶喜泚之叶積則上入爲一韻失之叶致智之叶密則去入又爲一韻凡此皆四聲不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五

分之明證也雖朕生乎今者何必反古實可從者無事徇名天下萬事萬物雜狀並陳旣不得不用文字以紀之其所用之字宐皆各有一定之音乃正理也必如古之不分四聲則買賣兩事可讀爲一音吳武兩家可命爲同姓而廉希賢廉希憲之兄弟亦可呼爲一人雖于義未爲大害而于事亦未爲盡得也四聲之分乃本天地一定之數而發前古所未發者雖有聖人復起吾知其必不能易矣又安可謂後人盡疎而

前人盡密乎

四聲之外無聲

天地之間止有四聲無論有字無字能言不能言卽鳥獸草木風雷水火之類莫不統于四聲之中外此則無聲矣抑何其約而諺簡而易盡也所謂四聲者卽前人所分之平上去入是也此平上去入之四字止當論其聲而不當求其義世人每謂平者平坦而不傾側上者自下而轉上去者從此而過去入者自外而入內其說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六

亦覺似是而不知其實非也以若所論乃平上去入之四義非平上去入之四聲矣所謂四聲者蓋從其所讀之聲音而爲言也凡一字必有一音從其音而轉之無論有字無字皆可讀作四聲卽如吾字一音其聲與乎字之聲相似故謂之平聲轉其音爲五字其聲與上字之聲相似故謂之上聲再轉其音爲務字其聲與去字之聲相似故謂之去聲復轉其音爲屋字其聲與八字之聲相似故謂之入聲則是吾五務屋

即平上去入之四聲也其餘不能盡述皆可依此而類推之若夫吾五務屋之外即單智竭力終身累世卒不能再轉一聲豈非天地之聲止有此數乎世之人乃有妄指為五聲六聲七聲者吾不知其何以蔽陷至此也既以平上去入為四聲而平聲復有陰陽是五聲矣上聲復有清濁是六聲矣入聲復有淺深是七聲矣天地之閒止有四聲四聲之外既無聲可轉又何容有此七聲乎殊不知所謂陰平者即入聲也所謂濁上者即去聲也所謂淺入者即平聲也雖名目若似有七聲而究其實則仍不過四聲而已譬之卦狀以三畫相加則其數有八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者其定名也今乃謂三連者為陽乾六斷者為陰乾是增八卦而為九矣殊不知所謂陰乾者即坤卦也雖名目若似有九而實則仍止八卦也陰平濁上淺入之謬何以異于是乎

四聲無陰陽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七

平上去入之四聲乃天造地設增一聲不得減一聲不能又焉得有陰陽之說乎據沈約類譜所分同字既為平聲而通字亦為平聲王字既為平聲而汪字亦為平聲同之與通王之與汪果一聲耶抑二聲耶以為一聲而兩音迥狀不同以為二聲而于理不當如是陋儒至此有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者既不能出一己之獨見以明其真是又不敢以前人之說為非于是乎陰平陽平之說起矣平聲既有陰陽餘三聲亦當俱有陰陽何乃惟平聲為狀而餘三聲皆否耶若四聲俱有陰陽則天地之閒宜有八聲矣何以止有四聲耶況所謂陰平者的係入聲而強收入平聲之內誠不知其作何理解也悖謬如是而千百年以來舉世從之牢不可破豈氣運使然耶呂新吾先生著交泰編謂陽入難叶才叶陽便是平聲陽入既是平聲則陰平豈非入聲乎惜乎其未肯明言也自梁陳而後詩科漸興逮至隋唐益重詩學當時尊沈韻如今之朱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八

註故其說至今日猶不敢廢雖有正韻一書以帝王之權尚不能挽一時之趨向而乃欲以匹夫之口與之爭衡于萬世其勢必有所不能狀千百年以來舉世不能言而予今日獨言之豈天地有靈厭沈約之惑世誣民至今日而已極故使予代爲之言耶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予言之行不行亦惟俟之命而已矣

四聲無清濁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九

清濁者天地之氣也氣與聲爲一類卽以之論聲亦未嘗不可也聲之細而高者爲清聲之粗而下者爲濁亦一定之理也朕清濁之聲惟形之歌詠被之管絃乃有之至于平上去入之四聲則無所謂清濁也世每以唇齒喉舌之類牽合妄分殊不知平上去入皆就其既成之聲而依類分之原與唇齒喉舌不相關涉又安可以清濁言也卽謂唇齒喉舌之閒原有清濁而其說亦不能脗合蓋一聲唇必四聲俱唇一聲齒

必四聲俱齒是一聲清則四聲俱清一聲濁則

四聲俱濁矣又安得于四聲之中謂有清平濁

平清上濁上乎平上既有清濁則去入亦當有

清濁又何以平上獨有而去入獨無耶據沈約

之書青與晴通與同之類皆爲平聲手與受九

與舅之類皆爲上聲夫平上去入本各止有二

聲而今平與上乃俱有兩聲學者不能洞見四

聲之本源反復求之而不得其故故妄以清濁

分之耳殊不知所謂清平者卽世俗所謂陰平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十

乃天地閒之真正入聲所謂濁上者乃天地閒之真正去聲也由是言之四聲何嘗有清濁而無知妄作如是耶茫茫宇宙誰與斷金亦惟付之浩嘆而已

四聲無次第

耳之于聲猶日之于色也平上去入之四聲亦猶青赤黃白黑之五色也五色未嘗有次第其觸于目而卽通于心者以其知之真而辨之明故也有人于此持白色而問之曰此何色彼必

將不待推求而即應之曰白也斷未有心口相商調之曰青如草赤如血黃土白雪黑如鐵反覆于青赤黃白黑之次第因其居第四位又與雪同色而後知其為白者目既如此耳亦宜狀而何其大不相類乃爾乎平上去入之四聲不啻五色之分明統而較之如胡虎戶忽之類自非天生愚癡凡有一隙之明者未有不以為返狀不同者也至于單舉一字曰此何聲則茫茫自失而無以應之何耶蓋知之不真而辨之不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七

明故也假如單舉一董字必將以東董動篤調之狀後應之曰董字居第二位當是上聲在問者以為良是在應者亦自以為了狀于四聲而居之不疑矣嗚呼此果可謂之了狀于四聲耶否耶夫四聲原無次第今因已成之次第而調合得之遂謂之真知乎如果入于耳而即通于心知之真而辨之明如目之于五色狀則當其單舉一字之時言猶未絕而已隨聲應之曰此某聲矣又豈待調合而後得之哉或曰四聲既

無次第將平上去入之位任意變置之可乎乎日變置之可也即不變置之亦可也變置之未嘗非次第徒見其多事耳善學者惟不以次第目之則得矣或曰平上去入之四字亦可易之以他字乎予曰可平上去入之四字古人不過偶狀舉之以為四聲之比例又何不可易之有狀此四字者于文既省而下理復確狀不易仍舊貫可也何必改作為乎是以君子慎變古也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七

四聲中之入聲不宐轉注

天理之與人情一而已矣未有不近人情而謂之天理者字之有平上去入也猶人之有伯仲叔季也假如一家之中既有伯矣而又呼季為伯則是伯有二而季獨缺也復因季之獨缺而認取他人之季以為季此豈人情也耶同統痛通者此家之伯仲叔季也途土免禿者彼家之伯仲叔季也今乃呼此季之名通者為伯而認取彼季之名禿者以補此季之缺是何倫次是

何名目而竟恬狀不以爲怪乎今世等韻之家類皆以通統痛禿爲平上去入夫禿固入也乃自通統痛而忽轉注于此則謬矣禿既入則通亦入也乃不以通爲入而反加于統痛之上與同字俱謂之平則謬矣所以狀者蓋因通字之類俱已收入平聲故統痛之下無復入聲而入聲之韻爲絕少入聲既少而東字爲諸韻之首又不可不入聲故取四聲牽合調之而云東動篤通統痛禿耳惟其平聲多而入聲少遂致有兩平同一入者甚至有有平而無入者實之天理合之人情當如是耶否耶

四聲之平與平仄之平其說不同

平上去入之四聲猶天地之有四時也一平一仄猶天地之一陰一陽也以陰陽分四時未有不以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者時有四而陽得其二陰得其二亦猶聲有四而平得其二仄得其二乃一定之數而不可以或多或少或寡者也沈約平仄之分輒以一聲對三聲何也沈約蓋誤認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七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七

平上去入之平卽平仄之平故耳其意必以爲四聲中之平聲其爲平聲也斷斷矣至于上去入之三聲既非平聲不謂之仄聲而謂之何哉平之與仄理宜相對故不得不以平之一平對上去入之三仄也殊不知天地之間惟平聲最曲而最長惟入聲最直而最促曲而長則難成直而促則易得故四聲之中平聲獨少入聲獨多今欲以一聲對三聲而多寡之數勢不相敵故不得已而收入聲之太平于平聲之內此約之本意也人止知沈約之韻以平之一聲對上去入之三聲而不知其暗以平入之五分對上去入之五分也假使分韻之時卽以平入二聲爲平聲上去二聲爲仄聲豈不名正言順又何至錯雜悖謬使千百年之學者盡迷入其中而不悟哉或曰平上去入之平與平仄之平均一平聲也而子以爲不同何也子曰四聲之平止論其聲之相似而不論其義平仄之平止論其義之所指而不論其聲此其所以不同也卽如

同統痛通胡虎戶忽之類同字胡宇之聲皆與平字之聲相似故謂之平聲至于同字胡宇之義則與平字之義毫無關涉矣此所謂論其聲而不論其義也若夫以平上去入之四聲分屬平仄之二聲則其聲之不能盡相似也明矣四聲中平字之聲固似平仄中平字之聲四聲中上字去字入字之聲果能盡似乎平仄中仄字之聲乎如是而平仄之平尚可以聲之相似論耶否耶所謂一平一仄者猶之乎一高一下也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五

一抑一揚也一正一反也一彼一此也蓋從乎對待之義而為言也此所謂論其義而不論其聲也沈約諸人固不足比數後世諸君子乃無一人見及此者何耶

四聲與反切不相關涉

四聲者就其已成之音而聽之知其有平上去入之四等也反切者因其無同音之字難以指名或雖有同音之字而恐人不能識故用同母同韻兩字之易識者相合讀之以取本字之音

也四聲與反切本判狀兩事不相關涉而言四聲者往往牽入三十六母言反切者往往混入四聲蓋以其知之不真而辨之不明故也

上平下平乃卷帙之名

呂介孺先生曰平聲舊分上下或謂有清濁陰陽之不同今按平聲與上去既同何獨分上下乎但舊分一東二冬一先二蕭已久姑作平聲上平聲下特以篇章盈多分為兩卷非別有所取義也此可以破陋儒之惑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六

天地之韻止有六十

韻者順也韻字從音從員音員為韻取其音之順從而相乖展也此皆天造地設自朕而朕不假一毫勉強若假一毫勉強則乖展而不順從矣閒嘗逐一攷求天地自朕之韻不過六十六十之外增一韻不得六十之內減一韻不得而沈約乃妄分為一百有六何耶虞廷之拜慶康衢之民誼五弟之怨歌商周之雅頌唐虞三代之韻也孔子之繫易春秋之韻也荆卿之入

秦戰國之韻也時代雖有不同至各取其韻之相協則一也而韻之最不可不協者尤莫如樂三百篇之詩皆樂章也以位言之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東西南北之殊其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莫不有作孔子所刪之詩皆甚被之管絃蓋取其音之相協也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于魏晉諸作亦不過隨風土之所在協比其音而已何嘗有所謂一百六韻耶又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七

有謂古韻爲二百有六者更不知其何所見而爲是言也先儒謂古者止有九韻又何其太少耶朕不有說焉古既不分四聲則盡天地之韻不過一十有五而已且其間又有通用轉用者謂之九韻亦非無據而云朕也姑就沈韻之所謂平聲者以明之而餘可類推東冬庚青蒸爲一韻江陽爲一韻支爲一韻微齊爲一韻灰爲一韻佳之皆爲一韻魚虞爲一韻虞之模爲一韻真侵文爲一韻元寒刪先覃鹽咸爲一韻蕭

肴豪爲一韻尤爲一韻歌爲一韻麻爲一韻麻之遮爲一韻所謂一十五韻也按古韻東冬通用庚青蒸亦通用洪武正韻則直併之爲一而俱轉江陽豈非此五韻共爲一韻乎江陽原爲一韻故正韻併入陽內支韻之字多雜應當分立一韻微齊通用應爲一韻正韻將支微齊之字兼入灰內則灰爲一韻佳之麥骸排併與灰韻通用則佳字內應當收灰韻之半立爲皆韻魚虞古通用故正韻併入魚內則魚虞爲一韻正韻分虞之半爲模則模爲一韻真侵古通用而轉文元故正韻合真侵文併收元之半爲真韻則真侵文爲一韻寒刪先古互相轉用而正韻收元之半于寒刪是元寒刪先皆可通也先與鹽咸古亦通用而正韻併咸爲覃豈非元寒刪先覃鹽咸之七韻共爲一韻乎蕭肴豪古皆通用則蕭肴豪爲一韻尤自爲一韻歌自爲一韻正韻分麻遮爲二則麻爲一韻遮爲一韻此一十五韻者乃姑借沈韻之一聲音之耳若以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六

四聲因之豈非六十韻乎至于九韻之說乃下
 一十五韻之中取其通用轉用者皆合併為一
 故止得九韻耳如侵之與青本為兩韻而古韻
 通用今世亦有讀為一韻者則是侵青之兩韻
 共為一韻矣牙之與喻亦本為兩韻而古亦通
 用今世亦有讀為一韻者則是麻遮之兩韻亦
 共為一韻矣虞模古原通用則是虞與模亦共
 為一韻矣京既轉江則是東與陽亦可為一韻
 梅既轉理則是灰與皆亦可為一韻梅復轉迷
 隱山韻事 書學卷一 一七

則是灰與齊亦可為一韻因轉為烟欣轉為振
 則真先亦一韻也穆轉為膠休轉為然則尤蕭
 亦一韻也麻轉為磨駟轉為窮則麻歌亦一韻
 也古之所謂九韻者今已無效而以理揆之其
 數或類乎此也生今者不必反咎沈古韻疏而
 今韻密與其用疏不如其用密也任人者不如
 任天沈約之韻世所謂陰平者皆入聲也是扭
 兩聲為一聲如知質答尺衣一悲北之類皆二
 平一入是又分一韻為兩聲至于東之與冬青

之與清則又析一音為兩韻與其用人為之牽
 強又不如用天地生成之韻之自狀也愚所謂
 一聲止有一十五韻合四聲止有六十韻者乃
 本乎天地自狀之數又豈人力之所能強為哉

六十韻

- 一盈 盈影應英為四韻
- 二羊 羊痒恙央為四韻
- 三言 言眼彦焉為四韻
- 四吟 吟引印因為四韻
- 隱山韻事 書學卷一 一八
- 五姚 姚咬要夭為四韻
- 六尤 尤有又攸為四韻
- 七牙 牙啞亞丫為四韻
- 八爺 爺也夜葉為四韻
- 九厓 厓矮隘挨為四韻
- 十為 為委位威為四韻
- 十一逸 逸以意一為四韻
- 十二娥 娥婀餓阿為四韻
- 十三魚 魚雨遇迂為四韻

十四吾 吾五務勿爲四韻

十五慈 慈此次疵爲四韻

右一十五韻每一韻有四聲共成六十韻而

天地間之韻盡于此矣

反與切名不同而實同

反即翻也將上字之母與下字之韻反復調弄于齒舌之間而得本字之音故謂之反切者近也將上字之母與下字之韻連而讀之共成一音與本字之音最爲切近故謂之切反切二字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三

雖有兩義實無兩用不厭豈經書之字皆常用反卒無一可切者韻書之字皆當用切卒無一可反者乎明者當自見之

反切與五音不相關涉

反切者合字母與字韻而成本字之音也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天地間之聲音惟形之歌詠被之管絃者因其聲之清濁有漸高下相形狀後宮商分焉今讀出之字既不如歌聲之永言又無管絃之可依從何處見其爲宮商角徵羽

乎狂夫陋儒不知而作徑以舌居中爲宮口開

張爲商舌縮卻爲角舌柱齒爲徵撮口取爲羽

其謬已甚世俗不察皆羣起而和之其有誤天

下後世者豈少哉十二律者五音之所從出

也其音皆有聲而無字今取十二管中之一聲

指其或爲宮或爲商皆不可得乃取有字之聲

短促讀之謂某音舌居中而爲宮某音口開張

而爲商又豈可得耶觀十二律可以旋相爲宮

每一律皆可互之以五音而實不得單指爲何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三

音則知書學中原無五音而反切之法與五音不相關涉也明矣

字母用唇齒喉舌無裨實用

切字之法上字爲母下字爲韻兩字連讀即得本字之一音其法至易至簡人人可能而好學諸君子反有終身求之而不得者于是教者之術窮矣不得已而借唇齒之別以指從入之路其用心可謂至切其立法可謂至周而不知其不適于用也凡人每讀一字必資唇齒喉舌牙

之五者以成之若于五者而缺其一則不能成音矣今指某字爲唇音某字爲齒音蓋亦謂五者全用而察其稍偏于唇則謂之唇音稍偏于齒則謂之齒音耳此猶易辨者至于不能辨其孰偏而謂之半齒半舌狀實不離于牙極欲詳著其法于舌則又分爲舌頭舌上于唇則又分爲輕唇重唇于齒則又分爲齒頭正齒狀皆不離于喉如是者又孰從而正之乎況唇齒喉舌牙不過五者而已卽細分之亦不過九者而已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五

而字母有數十之不同卽辨之至精于五者之中真知其爲牙音矣而見溪羣疑皆牙也教者但指一母曰此牙音也學者果能卽知其爲見母乎爲溪母乎爲羣疑母乎其勢必有所不能既不能而猶以唇齒之類教之徒使學者反復推求費盡如許調和而卒不得其要領反之于心則不安切之于字則不合不亦愈滋其惑耶善乎吾新吾呂先生告僧慕泐曰汝不誤而誤誤也僧問公是何法門公曰我無法門信口便

是法門問公何師公曰婦人孺子皆吾師也僧無狀曰平生苦心三十年自謂淡得七音三十二母之精十三門十六攝之妙而公更簡徑明切我學非耶公曰汝學非非而韻學諸家相沿祖沈而莫敢異轉相羽翼互衍宗牒則非矣夫聲出于天而字從之率性自朕人無毫與我天聲汝人聲也我求近而汝求諸遠我取易而汝取諸難也我索一而汝索諸萬我得之不思而汝得之熟誦也觀此則于反切之理思過半矣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五

字母爲諸字聲氣之元

切字之法既不用唇齒之類矣將以何者立教使人易知而易從乎子曰夫不有聲氣之元乎何謂聲讀出本字之音是也何謂氣從口中發出成聲者是也何謂元聲所從出之氣當初發之時渾渾淪淪雖已有聲而未定爲何音轉注于此則爲此音轉注于彼則爲彼音者是也此聲氣之元卽所謂字母也字之有毋猶水之有源轉而注于各韻則成各字之音而皆不能出

于一母之外猶水之決諸壑亦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而皆不能出于一源之外也姑借前人之所謂丁顛與掀之類以明之丁與顛兩字之音所謂聲也而所以成此聲者氣也當此氣初發未能成丁未能成顛之時乃先自的字起頭此的字即所謂丁顛諸字聲氣之元也今試用長聲呼一的字轉注于英韻即爲丁轉注于焉顛即爲顛則的爲丁顛之母明矣當此氣初發未能成顛與未能成掀之時乃先自希字起頭

鳳山鄙事

書學卷一

五

此希字即所謂與掀諸字聲氣之元也今試用長聲呼一希字轉注于英韻即爲與轉注于焉顛即爲掀則希爲與掀之母明矣狀須知同母之音皆可互相爲母又未嘗拘拘于一音一字也丁焉亦可以切顛顛英亦可以切丁丁一顛一亦俱可以切的與焉亦可以切掀掀英亦可以切與與一掀一亦俱可以切希餘音皆可依此推之凡此皆天地自狀之妙非可以人力強爲者學者苟能一旦了悟則于反切一道直一

鳳山鄙事 書學慎餘卷一

以貫之矣又何必紛紛求合于唇齒之間哉
舊法平入之陰陽從母不從韻之非

平聲原無陰陽已無庸再辨即以世俗之所謂陰陽者論之其反切之法亦殊乖戾而不可用也反切之兩字上字爲母下字爲韻字母固重字韻亦不可輕凡切陽平之字宜以陽平爲韻切陰平之字宜以陰平爲韻其音乃的確而不可易上母下韻陽與陽相從陰與陰相從固爲至善若上字之母陰陽雖不相從而以同陰

鳳山鄙事

書學卷一

五

陽之字押之合之本字毫不乖戾亦未嘗非正法也由是言之陰陽之分在韻者爲重而在母者爲輕今攷之字彙諸書其切陽平陽入之字毋多用陽音而韻反不拘陰陽切陰平陰入之字毋多用陰音而韻亦不拘陰陽何耶此法雖與本字之音不甚脗合而因字母之陰陽以定本字之陰陽用此立法猶可言也至于切平入之字有用上去爲母者又何以定本字之陰陽乎如同通兩字本書皆作平聲同用徒紅切徒

二一

爲陽母紅爲陽韻此至真無差者通用佗紅切
佗爲陰母紅爲陽韻連讀之與同音何則豈因
佗爲陰母而其音遂成陰乎若以烘字之陰
韻易紅字之陽韻則至真無差矣又如忡字用
丑中切融字用以戎切皆上毋啻字用戶封切
缸字用下江切皆去母諸如此類不可勝數又
不知將何說以處此也如是則諸書反切之法
凡平入之陰陽皆從母而不從韻其非豈待澆
辨哉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五

讀諸書反切之法

諸書所用之反切其陰陽錯謬予已辨之于前
而推其本意亦未嘗無定規初學之士不達作
者之意則格格不相入矣因其不相入而遂棄
而去之謂其濶遠而不可學此反切一道所以
不明于天下也橫圖直圖乃扣就之先數所得
之字仍爲音縱記誦精熟總與反切之理無
涉此誠不足道者若欲知諸書反切之法姑先
以字母定之卽如字彙一書其切字之法除上

夫作毋者無一定之規其餘以字母之陰陽定
本字之陰陽乃本書之祕訣此亦讀反切之法
之一端也至于應諸字其所用之毋與韻多
硬而有痕者雖取音未嘗不是而自學者觀之
則茫狀而不知其故蓋硬而有痕之兩字惟澆
知此道者覺爲一音自不知者讀之皆判狀覺
爲兩音若易以柔而無跡之兩字則無論知與
不知皆覺其渾狀如一音矣假如風字本書用
方中切方中二字明明切一風字乃學者止見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五

爲方中之兩音而不見爲風之一音若易以夫
翁切則人人皆知其爲風字矣蓋方與中皆硬
而有痕之字夫與翁皆柔而無跡之字故也前
人非不知此因字不全備而反切之毋與韻必
不可缺故往往取硬而有痕之字以代聲音之
窮流傳既久祖述遂多但取同毋同韻之兩字
以爲反切之法至于後學之能不能則不復逆
計也大抵硬而有痕之字在上字之毋猶易爲
調合若在下字之韻必以柔而無跡之韻呼之

而本字之音始明白而易曉予淡悉其故故于切字之毋與韻必擇柔而無跡者用之以通學者本心之明若遇不備之字則加圈以叶其音圈在左下者為平在左上者為上在右上者為去在右下者為入非苟求為異亦竊取我新吾先生交泰韻之法而用之是書耳

字有六十七毋非三十六之所能盡

天地間字母之音窮究其數實得七十有四其中有雖有母音而無母字可紀者得七所餘有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三

字之毋尚得六十有七而釋神珙止定為三十有六何耶豈西域之人唇舌不便止得此數乎抑諸毋雖備而西域所屬之字其毋止于三十有六乎俱未可得而知也今按見溪羣疑等母每一毋中有二等三等以至於四等者此又何說也夫毋一而已今一毋而有三四等豈非一毋之中即有三四毋乎審如是則三十六毋又豈足以盡字哉即如見一之幹字格岸切見二之貫字姑玩切見三之建字吉晏切見四之緝

字居悉切此果可謂之一毋耶否耶彼幹貫建

緝之四字惟建字既與見字同韻又與見字同

母故其音與見字無別至于幹貫緝三字雖與

見字同韻實不與見字同母故其音不能與見

字無別此明證也而乃謂幹貫緝三字俱屬見

毋豈通論哉試語人曰今有三字于此俱與見

字同韻又俱與見字同母當是何音人必曰既

俱與見字同韻同母自當俱與見字同音又安

辨其為幹字貫字緝字乎予故謂三十六毋之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三

三

不足以盡字也用是取天地間之字母詳加攷

究而見其可用者六十有七因定為六十七毋

按此六十七毋其中有四音相近者有三音相

近者有二音相近者此後人所以有見一見二

見三見四之說也朕音雖相近而實不相同故

子既定為六十七毋而取其音之相近者依次

編緝以為初學入門之法焉

一 迂 勿 厄 阿 諸母中女母字少與妮相近仍母字少與日相近俱可借用

厄阿二字通為一母隨宜用之下諸母同

希 吁 呼 黑 呵

吉 居 姑 格 各

欺 區 枯 克 渴

夕 須 速 塞 思

失 書 束 色 師

妮 女 罅 籃 納

力 律 陸 列 拉

知 朱 竹 責 支

尺 出 蠶 策 賜

卽 足 租 則 吝

七 蛆 粗 疵

日 入 肉 仍仍思 仍思切之毋無名可切

○ ○ ○ 有母音而無字可紀與前母雖不相似而相近當意會之

的 ○ ○ 都 得 答

梯 ○ 無 禿 忒 楊

畢 不 百 博 不百博三字通為一母隨安用之下二母同

批 樸 迫 波

密 木 麥 末

非 夫

惟 ○ 此一母有母音而無字可紀今人讀文無等字或有入此母者當以意會之

右七十四母用以乘六十韻得四千四百四

十而天地間之音盡于此減去有音無字之

七母以六十七母乘六十韻得四千三十而

天地間有母可切之音盡于此內除無字之

音二千二百一十六餘一千八百有四而天

地間有字之音盡于此其有不盡者非風氣

之有異則賦稟之或殊實非予之所能知也

凡例 一正四聲

沈韻陰平乃真正入聲其數比平聲更多難以

悉舉今凡係陰平之字俱收入入聲濁上乃真

正去聲如腫之奉賄之罪紙之士仕慶之父怒

軫之盡腎之類沈韻皆有上而無去正韻上去

並出今從之陽入乃真正平聲如屋之獨熟質

之疋逸錫之竟狄藥之鐸薄黠之拔轄屑之傑

舌陌之宅白職之直食之類交泰韻謂其才叶

陽便是平聲者是也今俱收入平聲四聲正而陰陽清濁之說可盡廢矣

一考韻數

韻字從音從員凡一韻之字順口呼之皆圓活而不相乖戾方爲合韻古者不分四聲故今定爲十五總韻後世既分四聲則韻有六十故今定爲六十分韻間嘗從沈約平聲三十韻之目而約之東冬庚青蒸定爲一盈江陽定爲二羊元寒剛先覃鹽咸定爲三言真侵文定爲四吟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董

蕭肴豪定爲五姚尤定爲六尤麻定爲七牙麻之遮定爲八爺佳定爲九匡灰定爲十爲微齊定爲十一逸歌定爲十二娥魚虞定爲十三魚虞之模定爲十四吾支定爲十五慈所謂十五總韻也韻各四聲所謂六十分韻也能審此六十分韻而沈約之一百六韻併世傳二百六韻之說可盡廢矣

一酌字母

三十六字母西域之法也先儒審音定母知偏

僻之士俗不能備中國之全音故每母有一等

二等以至于三四等之分今取天地間所有之

音逐一推求除影似不能成音及雖有母音而

無母字可絕之外實得六十七母焉狀字母皆

以入聲爲準何也蓋四聲之中惟入聲直而最

捷其音獨多故取而用之至于惟字一母尚缺

而不備而不免于借用若以餘三聲爲準則缺

者甚多而不能立法矣字母雖以入聲爲準至

于切字之時則四聲全用不可混也切平聲須

用平母切上聲須用上母去入亦狀假如切勿

母之字其本字爲平聲則用吾母爲上聲則用

五母爲去聲則用務母爲入聲則用勿母是也

或字母有不備四聲者則于字之四隅加圈以

借之狀此但爲初學入門者設法耳若既知此

道卽止用本母之一音而不必加圈以借之亦

可也推而論之卽不用本母之一音但審其與

本字同母者卽用之雖硬而有痕亦未嘗不可

也如是則三十六母之各有二三四等之說亦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董

可以不立矣

一明切法

切字必用字母字母者聲氣之元也此切同母之字必以此一音為聲氣之元雖諸同母之音皆可互相為母不可不先立一字以為準說已見前假如切某一字其所用之上字與本字同母下字與本字同韻且上字之母又與本字同聲則其音至真至順正我新吾先生所謂才括一字為題徹頭徹尾無不暗合不須一言指教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壹

不須一瞬尋思十人齊切一口齊呼不先不後十呼俱同蓋天狀本是如此不假人為者也按牙辨之數六十有七每一母各具四聲但于切字之時隨便用之而天地間之字遂無有出乎此者字韻既不過六十則反切所用下字之韻亦不過六十狀此六十之韻必用一迂勿厄之四母其音方得柔而無跡使人明白而易曉如切英韻之字必用英雍翁煙切焉韻之字必用焉篤刺安切因韻之字必用因氲温恩英焉因

皆一母雍篤氲皆迂母翁刺温皆勿母煙安風皆厄母按之六十韻莫不皆狀內惟慈此大疵之四韻無字可押雖借祠苑四思用之而柔音未嘗不在言外此亦天狀之妙也明乎此則七音十三門十六攝諸說亦俱可以不立矣

一用中音

五方之風氣不同惟中土之音最為平正音韻之是非莫適為準惟播之詞曲則可以正之不止北曲之北音與沈韻不合即南曲之南音亦與沈韻不合此周德清中原音韻之所為作也洪武正韻當初修時太祖謂儒臣曰韻學起于江左殊失正音須以中原雅音為定吾寧陵呂新吾先生為中州大儒所著有交泰韻亦以中原之音為主予類譜中多竊而用之蓋亦述而不作之意也

一定款式

類譜所載一音止取一字諸同音者俱以此一字括之其有音無字者則用虛圈至于上母下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美

韻有嫌于用本字之音者則借用同母同韻之相近者而于字外加圈以別之如一字惟益衣切爲最真而毋與韻皆與本字同音則借用同母之葉同韻之希蓋亦不得已而變通之也又有字書本無此音而世俗多讀作此音者則抹出以識之如呆字則字之類是也如此區別庶使觀者一見了狀若將同音之字俱類入各音之下做正韻諸書之體彙成全書續載丁後則俟之博雅之君子

隱山鄙事

書學卷一

七

一備音數

譜內有一字兩母者如專字有朱竹兩母之類有一字兩韻者如灰字有厓爲兩韻之類今欲音之全備而無可相代故不妨各處並出觀者勿以爲疑

書學慎餘卷之上終

書學慎餘卷之二

隱山李于金子金父著

類譜

一盈 無字之音五十六有

盈影應英 盈字應英之四音分爲四韻凡在盈

爲影字韻在應字韻者爲盈字韻在影字韻者

影字韻用盈 逸容翁魚 盈字韻用盈 逸容翁魚

應字韻用應 硬用兌 應字韻用應 硬用兌

隱山鄙事 書學卷二

英字韻用英 雍翁 英字韻用英 雍翁

盈影 盈字韻用英 雍翁 盈影 盈字韻用英 雍翁

應影 應字韻用英 雍翁 應影 應字韻用英 雍翁

英英 英字韻用英 雍翁 英英 英字韻用英 雍翁

盈 盈字韻用英 雍翁 盈 盈字韻用英 雍翁

影 影字韻用英 雍翁 影 影字韻用英 雍翁

應 應字韻用英 雍翁 應 應字韻用英 雍翁

影 影字韻用英 雍翁 影 影字韻用英 雍翁

應 應字韻用英 雍翁 應 應字韻用英 雍翁

英京 英京 英京 英京 英京 英京 英京 英京 英京 英京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盈

央將	恙醬	痒蔣	羊	央張	恙障	痒掌	羊長	央釀	恙穰	痒穰	羊娘	央湘	恙象	央夕	恙細
央即	央○	央○	央○	央知	央治	央知	央知	央妮	央泥	央你	央你	央夕	央夕	央夕	央夕
央足	央聚	央聚	央聚	央朱	央注	央注	央朱	央女	央潔	央女	央女	央須	央須	央須	央須
央○	央○	央○	央○	央莊	央壯	央壯	央莊	央劍	央怒	央怒	央怒	央速	央速	央速	央速
央租	央做	央做	央租	央竹	央助	央助	央竹	央劍	央怒	央怒	央怒	央速	央速	央速	央速
央減	央葬	央葬	央減	央支	央至	央至	央支	央納	央那	央那	央那	央思	央思	央思	央思
央○	央○	央○	央○	央支	央至	央至	央支	央納	央那	央那	央那	央思	央思	央思	央思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	央○	央○	央○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央倉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	央	恙	痒	羊

言年 尼 元 完 難 擊	馬先 馬夕 宣 筭 酸 劍 三 思	彥霰 細 慎 願 筭 萬 散 按	眼銑 眼徒 選 遠 匣 晚 繳 死	言涎 習 旋 徐 元 完 速 完 刺	馬堅 馬古 涓 筭 官 劍 干 安	彥見 計 絹 巨 貫 萬 幹 按	眼檢 眼已 卷 矩 管 晚 威 荷	言 及 元 局 完 姑 完 刺	馬馬 安一 篤 劍 勿 安 馬	彥彥 按 願 萬 按 按 按	眼眼 以 遠 晚 晚 晚 晚	言言 逸 元 完 完 完 完	馬字 韻 用 焉 安 一 篤 劍 勿 安 馬 阿 押	彥字 韻 用 彥 按 意 萬 遇 按 按 按 按	眼眼 喜 喜 喜 喜 喜 喜	言閑 喜 喜 喜 喜 喜 喜	馬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連 犁 學 玩 擊	羶 馬 失 馬 柁 書 柁 劍 山 安	扇 世 彥 世 彥 世 彥 世	禪 十 元 述 完 完 完	牽 馬 或 圈 區 寬 劍 堪 安	欠 氣 勸 去 願 去 願 去	遣 豈 大 遠 遠 遠 遠	乾 奇 權 元 完 完 完	揪 馬 希 眩 馬 希 眩 馬	覓 彥 係 彥 係 彥 係	顯 眼 喜 喜 喜 喜 喜	閑 喜 喜 喜 喜 喜 喜	顯 眼 喜 喜 喜 喜 喜	顯 眼 喜 喜 喜 喜 喜	顯 眼 喜 喜 喜 喜 喜	顯 眼 喜 喜 喜 喜 喜	顯 眼 喜 喜 喜 喜 喜	

馬 日 元 完 難 擊	馬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眼再 眼日 日 日 日 日 日	言然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馬箋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彥賤 彥 彥 彥 彥 彥 彥	眼剪 眼 眼 眼 眼 眼 眼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馬占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彥戰 彥 彥 彥 彥 彥 彥	眼展 眼 眼 眼 眼 眼 眼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馬念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彥念 彥 彥 彥 彥 彥 彥	眼碾 眼 眼 眼 眼 眼 眼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彥 彥 彥 彥 彥 彥 彥	眼 眼 眼 眼 眼 眼 眼
顛 馬 的 端 部 丹 安	殿 彥 地 段 萬 杜 旦 犬	典 氏 短 晚 騰 打	田 言 獨 壇 打	千 馬 七 銓 鴛 擲 劍 餐	茜 彥 砌 線 願 鼠 萬 醋 繁	淺 眼 遠 遠 遠 遠 遠	前 言 全 攬 攬 攬	佔 馬 尺 川 出 川 劍 攬	鞭 彥 斥 串 願 串 劍 攬	關 眼 恥 舛 遠 舛 楚 劍 攬	纏 言 池 傳 元 傳 完 完	練 彥 利 戀 願 亂 萬 濫 濫	斂 眼 里 鬱 遠 卵 魯	練 彥 利 戀 願 亂 萬 濫 濫	練 彥 利 戀 願 亂 萬 濫 濫	練 彥 利 戀 願 亂 萬 濫 濫	練 彥 利 戀 願 亂 萬 濫 濫

天	要	咬	姚
交	教	絞	皎
天吉	要計	咬已	姚直
○	○	○	○
天居	要巨	咬矩	姚朱
○	○	○	○
慎姑	與故	與古	與杲
○	○	○	○
慎高	與告	與管	與啣
○	○	○	○
慎各	與	與	與
○	○	○	○
敲	竅	巧	皎
天欺	要氣	咬豈	姚直
○	○	○	○
天區	要去	咬註	姚除
○	○	○	○
慎枯	與庫	與苦	與考
○	○	○	○
慎尻	與靠	與可	與
○	○	○	○
慎	與	與	與

天	要	咬	姚
消	笑	小	習
天夕	要細	咬徒	姚徐
○	○	○	○
天須	要序	咬芋	姚徐
○	○	○	○
慎速	與素	與速	與速
○	○	○	○
慎搔	與掃	與掃	與掃
○	○	○	○
慎思	與四	與死	與詞
○	○	○	○
燒	邵	少	韶
天失	要世	咬失	姚十
○	○	○	○
天書	要庶	咬泰	姚述
○	○	○	○
慎束	與數	與叔	與孰
○	○	○	○
慎梢	與哨	與稍	與時
○	○	○	○
慎師	與是	與史	與時

天	要	咬	姚
溺	鳥	○	姚尼
天妮	要泥	咬你	姚女
○	○	○	○
天女	要潔	咬女	姚女
○	○	○	○
慎馴	與怒	與弩	與奴
○	○	○	○
慎納	與那	與他	與那
○	○	○	○
料	了	聊	聊
天力	要利	咬里	姚犁
○	○	○	○
天律	要慮	咬呂	姚驢
○	○	○	○
慎陸	與路	與魯	與魯
○	○	○	○
慎列	與列	與列	與列

天	要	咬	姚
昭	照	沼	○
天知	要治	咬維	姚直
○	○	○	○
天朱	要注	咬主	姚朱
○	○	○	○
慎竹	與助	與阻	與軸
○	○	○	○
慎嘲	與罩	與止	與支
○	○	○	○
超	覲	齧	潮
天尺	要斥	咬取	姚池
○	○	○	○
天出	要處	咬楮	姚除
○	○	○	○
慎蠱	與從	與楚	與芻
○	○	○	○
慎抄	與鈔	與炒	與巢
○	○	○	○
慎	與	與	與

天	要	咬	姚
焦	醮	剿	剿
天即	要祭	咬濟	姚集
○	○	○	○
天足	要聚	咬疽	姚祭
○	○	○	○
慎租	與做	與祖	與辛
○	○	○	○
慎遣	與竈	與早	與婿
○	○	○	○
慎答	與自	與子	與婿
○	○	○	○
蓋	俏	俏	樵
天七	要初	咬批	姚齊
○	○	○	○
天姐	要趣	咬取	姚蛆
○	○	○	○
慎粗	與醋	與粗	與嫩
○	○	○	○
慎操	與糙	與草	與曹
○	○	○	○
慎	與	與	與

天	要	咬	姚
統	擾	饒	饒
天日	要日	咬日	姚日
○	○	○	○
天茹	要茹	咬汝	姚如
○	○	○	○
慎肉	與肉	與肉	與肉
○	○	○	○
慎仍	與仍	與仍	與仍
○	○	○	○
鳩	鳩	鳩	鳩
天的	咬氏	姚狄	姚狄
○	○	○	○
慎都	與堵	與獨	與獨
○	○	○	○
慎刀	與到	與倒	與倒
○	○	○	○
慎答	與大	與打	與打

天	要	咬	姚
挑	眺	條	條
天梯	要替	咬體	姚提
○	○	○	○
慎秃	與免	與土	與徒
○	○	○	○
慎叨	與忒	與忒	與特
○	○	○	○
標	佞	表	○
天畢	要備	咬凡	姚窮
○	○	○	○
慎包	與布	與舖	與醜
○	○	○	○
飄	票	瞞	瓢
天批	要譽	咬私	姚皮
○	○	○	○
慎拋	與砲	與砲	與砲
○	○	○	○
慎	與	與	與

咬	姚
眈	苗
咬米	姚述
○	○
咬卯	姚芽
○	○
○	○
咬匪	姚肥
○	○
咬否	姚扶
○	○
咬尾	姚推
○	○

攸 攸即 攸足 攸祖 攸諏 攸咎 攸秋 攸七 攸姐 攸粗 攸謹 攸雅

尤 柔 尤日 尤如 尤肉 尤仍 尤狃 尤獨 尤頭 尤得

有 煠 有口 有汝 有肉 有仍 有氏 有堵 有斗 有得

又 肉 又日 又茹 又仍 又地 又杜 又豆 又得

攸 攸口 攸入 攸仍 攸仍 攸仍 攸仍 攸仍 攸仍 攸仍

有 尤 有體 有徒 有頭 有特 有比 有粥 有培 有醜 有呼 有剗 有昔

攸 攸梯 攸允 攸偷 攸武 攸彪 攸畢 攸不 攸批 攸环 攸摸

尤 尤迷 尤沒 尤肥 尤浮 尤扶 尤惟 尤尾 尤惟

有 有米 有某 有匪 有否 有斧 有尾 有尾

又 又茂 又慕 又費 又覆 又未 又未

攸 攸密 攸木 攸井 攸夫 攸惟 攸惟

牙 牙亞 牙各 牙一 牙韻 牙音 牙音 牙音 牙無 牙字 牙者

牙 牙字 牙韻 牙韻 牙韻 牙韻 牙韻 牙韻 牙韻 牙韻 牙韻

亞 亞字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 亞字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 亞字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 亞字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 亞字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 亞字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 亞字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 亞字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 亞字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亞韻

啞	牙	丫	亞	啞	牙	隱	亞	啞	牙	丫	亞	啞	牙
惹	○	嗟	借	姐	○	遮	柘	者	○	吶	亞	啞	牙
○	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葉	夜	也	爺	爺	八	爺	爺	爺	爺	爺	爺	爺	爺	爺	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夜	也	爺	葉	夜	也	爺	葉	夜	也	爺
○	○	○	○	○	○	○	○	○	○	○
夜泥	也你	爺尼	葉夕	夜細	也徒	爺習	葉吉	夜計	也巴	爺及
○	○	○	○	○	○	○	○	○	○	○
月潔	歲女	月女	月須	月序	歲芋	月徐	月居	月巨	嘖矩	局
○	○	○	○	○	○	○	○	○	○	○
厄怒	厄弩	厄奴	厄速	厄素	厄速	厄速	厄姑	厄故	厄古	厄姑
○	○	○	○	○	○	○	○	○	○	○
厄那	厄他	厄孛	厄塞	厄四	厄死	厄祠	厄各	厄箇	厄寄	厄蛤
○	○	○	○	○	○	○	○	○	○	○
夜利	也里	爺犁	設	射	捨	蛇	性	○	茄	○
○	○	○	○	○	○	○	○	○	○	○
月慮	歲呂	日驢	葉失	夜世	也失	爺十	葉欺	夜氣	也豈	爺奇
○	○	○	○	○	○	○	○	○	○	○
厄路	厄魯	厄盧	月書	月庶	歲黍	月述	月區	月去	歲誌	月菓
○	○	○	○	○	○	○	○	○	○	○
厄路	厄魯	厄盧	厄束	厄敷	厄叔	厄孰	厄枯	厄輝	厄苦	厄括
○	○	○	○	○	○	○	○	○	○	○
威拉	厄嘉	厄喇	厄色	厄是	厄史	厄時	厄渴	厄珂	厄可	厄可

隱山鄙事

書學卷二

主

爺	葉	夜	也	爺	葉	夜	也	爺	葉	夜	也	爺	葉
○	○	○	○	○	○	○	○	○	○	○	○	○	○
爺鐵	葉日	夜日	也日	爺日	葉即	夜祭	也濟	爺集	葉知	夜治	也維	爺命	葉妮
○	○	○	○	○	○	○	○	○	○	○	○	○	○
厄徒	葉入	月入	○	○	月足	月紫	○	○	月朱	○	○	○	○
○	○	○	○	○	○	○	○	○	○	○	○	○	○
厄特	厄肉	厄肉	厄肉	厄肉	厄租	厄做	厄租	厄卒	厄竹	厄助	厄阻	厄斬	厄劍
○	○	○	○	○	○	○	○	○	○	○	○	○	○
厄特	厄仍	厄仍	厄仍	厄仍	厄容	厄自	厄子	厄蟻	厄支	厄至	厄止	厄支	厄網
○	○	○	○	○	○	○	○	○	○	○	○	○	○
別爺	○	○	○	○	○	○	○	○	○	○	○	○	○
爺白	○	○	○	○	○	○	○	○	○	○	○	○	○
厄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爺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厄蒲	○	○	○	○	○	○	○	○	○	○	○	○	○

挨	隘	矮	厓	挨	隘	矮	厓	挨	隘	矮	厓	挨	隘
○	○	○	○	○	○	○	○	○	○	○	○	○	○
挨梯	隘替	矮體	厓提	挨日	隘川	矮日	厓日	挨即	隘祭	矮濟	厓集	右	挨知
推退	外免	矮土	厓徒	○	○	○	○	○	○	○	○	助	隘朱
歪充	泰	矮他	厓臺	○	○	○	○	○	○	○	○	○	○
胎榻	艾他	矮他	厓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挨畢	隘備	矮比	厓溺	○	○	○	○	○	○	○	○	○	○
杯敗	艾布	矮擺	厓醜	○	○	○	○	○	○	○	○	○	○
哀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挨批	隘派	矮任	厓皮	○	○	○	○	○	○	○	○	○	○
吓撲	艾鋪	矮擊	厓排	○	○	○	○	○	○	○	○	○	○
哀撲	○	○	○	○	○	○	○	○	○	○	○	○	○

隱山鄙事

書學卷二

韋

位	委	為	威	位	委	為	為	位	威	挨	隘	矮	厓
○	○	○	○	○	○	○	○	○	○	○	○	○	○
位計	委已	為及	威一	位意	委以	為逸	為	位	威	挨密	隘謎	矮米	厓迷
○	○	○	○	○	○	○	○	○	○	○	○	○	○
位巨	委矩	為局	威迂	位遇	委雨	為魚	為	位	威	○	○	○	○
○	○	○	○	○	○	○	○	○	○	○	○	○	○
貴鬼	委古	為姑	威類	位類	委五	為雷	為	位	威	○	○	○	○
○	○	○	○	○	○	○	○	○	○	○	○	○	○
位箇	委寄	為蛤	威阿	位俄	委阿	為滅	為	位	威	○	○	○	○
○	○	○	○	○	○	○	○	○	○	○	○	○	○
位氣	委豈	為奇	威希	位保	委喜	為哇	為	位	威	○	○	○	○
○	○	○	○	○	○	○	○	○	○	○	○	○	○
位去	委誌	為誌	威吓	位向	委許	為吓	為	位	威	○	○	○	○
○	○	○	○	○	○	○	○	○	○	○	○	○	○
位喟	委跬	為鬼	威吓	位誨	委誨	為回	為	位	威	○	○	○	○
○	○	○	○	○	○	○	○	○	○	○	○	○	○
位庫	委苦	為枯	威呼	位戶	委虎	為胡	為	位	威	○	○	○	○
○	○	○	○	○	○	○	○	○	○	○	○	○	○
位坪	委可	為可	威黑	位荷	委歌	為何	為	位	威	○	○	○	○
○	○	○	○	○	○	○	○	○	○	○	○	○	○

隱山鄙事

書學卷二

矣

爲	威	位	委	爲	爲	位	委	爲	爲	位	委	爲	爲	威
○集	○知	○治	○維	○直	○泥	○泥	○你	○尼	○夕	○細	○徒	○習	○吉	○威
爲	○朱	○注	○主	○朱	○潔	○潔	○女	○女	○雖	○歲	○髓	○徐	○居	○威
爲	○追	○助	○捶	○槌	○內	○內	○餒	○餒	○須	○片	○芋	○隨	○歸	○威
爲	○側	○至	○阻	○軸	○怒	○怒	○餒	○餒	○雖	○歲	○髓	○速	○姑	○威
爲	○支	○止	○止	○支	○那	○那	○餒	○餒	○威	○思	○死	○祠	○各	○威
○齊	○尺	○委	○委	○池	○力	○力	○委	○犁	○失	○世	○失	○十	○欺	○威
爲	○威	○位	○處	○除	○律	○律	○委	○驢	○書	○庶	○黍	○述	○區	○威
爲	○威	○位	○處	○垂	○陸	○陸	○委	○雷	○威	○稅	○叔	○孰	○虧	○威
爲	○威	○位	○處	○為	○威	○威	○委	○雷	○威	○稅	○叔	○孰	○枯	○威
爲	○威	○位	○處	○為	○威	○威	○委	○雷	○威	○稅	○叔	○孰	○枯	○威
爲	○威	○位	○處	○為	○威	○威	○委	○雷	○威	○稅	○叔	○孰	○枯	○威

威	位	委	爲	威	位	委	爲	隱山鄙事	威	位	委	爲	威	位	委
○密	○位	○米	○迷	○棉	○位	○體	○提	○書學卷二	○日	○位	○日	○日	○即	○位	○濟
威	○妹	○每	○沒	○推	○免	○腿	○積	○威	○入	○茹	○菜	○如	○威	○位	○疽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威

右惟母之字甚少故
借同音異形者用之

十一逸 無字之音一百九十五

逸以意一 押餘韻止有音無字

逸字韻用逸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以字韻用以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意字韻用意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一字韻用一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逸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以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隱山鄙事 書學卷二

意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一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逸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以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意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一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吉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逸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一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意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一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逸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徒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列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世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失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尼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你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泥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妮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直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雉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治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知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集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濟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祭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即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一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意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一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逸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力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利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里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犁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你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泥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妮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直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地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恥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斥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尺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齊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批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砌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七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一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意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一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逸 韻餘韻止有音無字

一				意				以				逸			
娥	阿	餓	娥	一	窳	意	以	一	梯	意	以	一	意	以	逸
阿	餓	娥	娥	一	窳	意	以	一	梯	意	以	一	意	以	逸
阿	餓	娥	娥	一	窳	意	以	一	梯	意	以	一	意	以	逸

阿	餓	娥	娥	阿	餓	娥	娥	阿	餓	娥	娥	阿	餓	娥	娥
阿	餓	娥	娥	阿	餓	娥	娥	阿	餓	娥	娥	阿	餓	娥	娥
阿	餓	娥	娥	阿	餓	娥	娥	阿	餓	娥	娥	阿	餓	娥	娥
阿	餓	娥	娥	阿	餓	娥	娥	阿	餓	娥	娥	阿	餓	娥	娥

遇雨魚			迂遇雨魚			遷遇雨魚			遷遇雨魚					
潔	女	魚	泥	雨	魚	夕	細	雨	吉	計	雨	一	意	雨
遇	泥	魚	須	序	芋	迂	遇	雨	迂	巨	矩	迂	入	運
潔	女	魚	遇	雪	雪	迂	遇	雨	迂	獨	魚	迂	入	運
潔	女	魚	遇	素	速	迂	速	雨	迂	古	魚	迂	勿	務
遇	怒	魚	迂	遇	死	迂	速	雨	迂	魚	姑	迂	勿	務
遇	籃	魚	迂	四	魚	迂	遇	死	迂	如	母	迂	勿	務
遇	籃	魚	迂	四	魚	迂	遇	死	迂	如	母	迂	勿	務
遇	利	魚	迂	世	十	迂	遇	死	迂	如	母	迂	勿	務
慮	呂	驢	迂	世	十	迂	遇	死	迂	如	母	迂	勿	務
遇	呂	驢	迂	世	十	迂	遇	死	迂	如	母	迂	勿	務
遇	路	魚	迂	世	十	迂	遇	死	迂	如	母	迂	勿	務
遇	路	魚	迂	世	十	迂	遇	死	迂	如	母	迂	勿	務
遇	利	魚	迂	世	十	迂	遇	死	迂	如	母	迂	勿	務
慮	呂	驢	迂	世	十	迂	遇	死	迂	如	母	迂	勿	務
遇	路	魚	迂	世	十	迂	遇	死	迂	如	母	迂	勿	務
遇	利	魚	迂	世	十	迂	遇	死	迂	如	母	迂	勿	務

魚			迂遇雨魚			遷遇雨魚			遷遇雨魚					
魚	右	迂	日	遇	日	日	祭	聚	雨	集	魚	知	治	雨
提	迂	入	茹	遇	妻	足	聚	聚	雨	魚	絕	迂	注	注
魚	右	迂	茹	遇	妻	迂	聚	聚	雨	魚	絕	迂	注	注
魚	右	迂	茹	遇	妻	迂	聚	聚	雨	魚	絕	迂	注	注
魚	右	迂	茹	遇	妻	迂	聚	聚	雨	魚	絕	迂	注	注
魚	右	迂	茹	遇	妻	迂	聚	聚	雨	魚	絕	迂	注	注
魚	右	迂	茹	遇	妻	迂	聚	聚	雨	魚	絕	迂	注	注
魚	右	迂	茹	遇	妻	迂	聚	聚	雨	魚	絕	迂	注	注
魚	右	迂	茹	遇	妻	迂	聚	聚	雨	魚	絕	迂	注	注
魚	右	迂	茹	遇	妻	迂	聚	聚	雨	魚	絕	迂	注	注
魚	右	迂	茹	遇	妻	迂	聚	聚	雨	魚	絕	迂	注	注

迂	遇	雨
迂梯	遇替	雨體
迂禿	遇免	雨土
迂忒	遇忒	雨忒
迂舉	遇備	雨比
迂不	遇布	雨補
	遇譬	雨杯
	遇鋪	雨普

迂	遇	雨	魚
迂家	遇謎	雨米	魚迷
迂木	遇暮	雨毋	魚沒
迂非	遇費	雨匪	魚肥
迂夫	遇父	雨斧	魚扶
迂惟	遇未	雨尾	魚惟

隱山鄙事
 十四吾
 一有字之音一百六十七

勿	務	五	吾
勿一	務意	五以	吾逸
勿迂	務遇	五兩	吾魚
勿勿	務務	五善	吾說
勿阿	務賦	五我	吾賦
勿阿	務賦	五我	吾賦
勿希	務保	五喜	吾理
勿吁	務响	五許	吾穴
勿呼	務呼	五呼	吾呼
勿呼	務呼	五呼	吾呼
勿呼	務呼	五呼	吾呼
勿呼	務呼	五呼	吾呼

右虞模古原為一韻故欲蒯之
 類俗亦讀作物字韻今從之

勿	務	五	吾
勿吉	務計	五已	吾及
勿躬	務巨	五矩	吾真
勿姑	務故	五古	吾果
勿各	務過	五哥	吾吾
	務箇	五哥	吾吾
	務箇	五哥	吾吾
	務箇	五哥	吾吾
	務箇	五哥	吾吾
	務箇	五哥	吾吾

勿	務	五	吾
勿夕	務須	五雪	吾雪
勿須	務欲	五雪	吾雪
勿速	務檢	五雪	吾雪
勿思	務勿	五雪	吾雪
勿失	務束	五雪	吾雪
勿束	務束	五雪	吾雪
勿束	務束	五雪	吾雪
勿束	務束	五雪	吾雪
勿束	務束	五雪	吾雪

勿	務	五	吾
勿泥	務怒	五高	吾怒
勿泥	務怒	五高	吾怒
勿泥	務怒	五高	吾怒
勿泥	務怒	五高	吾怒
勿泥	務怒	五高	吾怒
勿泥	務怒	五高	吾怒
勿泥	務怒	五高	吾怒
勿泥	務怒	五高	吾怒
勿泥	務怒	五高	吾怒

勿	務	五	吾
勿直	務軸	五朱	吾軸
勿直	務軸	五朱	吾軸
勿直	務軸	五朱	吾軸
勿直	務軸	五朱	吾軸
勿直	務軸	五朱	吾軸
勿直	務軸	五朱	吾軸
勿直	務軸	五朱	吾軸
勿直	務軸	五朱	吾軸
勿直	務軸	五朱	吾軸

勿	務	五	吾
勿維	務阻	五主	吾阻
勿維	務阻	五主	吾阻
勿維	務阻	五主	吾阻
勿維	務阻	五主	吾阻
勿維	務阻	五主	吾阻
勿維	務阻	五主	吾阻
勿維	務阻	五主	吾阻
勿維	務阻	五主	吾阻
勿維	務阻	五主	吾阻

慈	次	此	慈	疵	次	此	慈	疵	次	此	慈	疵
○	○	○	○	○	○	○	○	○	○	○	○	○
思	四	治	死	思	四	泥	死	思	四	總	死	思
○	○	○	○	○	○	○	○	○	○	○	○	○
思	四	注	死	思	四	潔	死	思	四	序	死	思
○	○	○	○	○	○	○	○	○	○	○	○	○
思	四	助	死	思	四	怒	死	思	四	素	死	思
○	○	○	○	○	○	○	○	○	○	○	○	○
思	四	至	死	思	四	熊	死	思	四	塞	死	思
○	○	○	○	○	○	○	○	○	○	○	○	○
思	四	責	死	思	四	利	死	思	四	世	死	思
○	○	○	○	○	○	○	○	○	○	○	○	○
思	四	尺	死	思	四	慮	死	思	四	四	死	思
○	○	○	○	○	○	○	○	○	○	○	○	○
思	四	山	死	思	四	路	死	思	四	無	死	思
○	○	○	○	○	○	○	○	○	○	○	○	○
思	四	楚	死	思	四	二	死	思	四	數	死	思
○	○	○	○	○	○	○	○	○	○	○	○	○
思	四	矢	死	思	四	列	死	思	四	是	死	思
○	○	○	○	○	○	○	○	○	○	○	○	○
思	四	策	死	思	四	列	死	思	四	色	死	思
○	○	○	○	○	○	○	○	○	○	○	○	○

慈	次	此	慈	慈	次	此	慈	慈	次	此	慈	疵
○	○	○	○	○	○	○	○	○	○	○	○	○
思	四	謎	死	思	四	替	死	思	四	日	死	思
○	○	○	○	○	○	○	○	○	○	○	○	○
思	四	暮	死	思	四	免	死	思	四	如	死	思
○	○	○	○	○	○	○	○	○	○	○	○	○
思	四	費	死	思	四	忒	死	思	四	肉	死	思
○	○	○	○	○	○	○	○	○	○	○	○	○
思	四	父	死	思	四	備	死	思	四	仍	死	思
○	○	○	○	○	○	○	○	○	○	○	○	○
思	四	未	死	思	四	布	死	思	四	地	死	思
○	○	○	○	○	○	○	○	○	○	○	○	○
思	四	尾	死	思	四	簪	死	思	四	杜	死	思
○	○	○	○	○	○	○	○	○	○	○	○	○
思	四	尾	死	思	四	鋪	死	思	四	得	死	思
○	○	○	○	○	○	○	○	○	○	○	○	○

右十五總韻韻各四聲共爲六十分韻每一
總韻爲音者二百六十有八共計四千二
音內除無字之音二千二百一十有六餘
字之音一千八百有四內平聲之字三百六
十六音上聲之字四百七十四音去聲之字
四百七十音入聲之字四百九十四音

書學慎餘卷之下終

隱山鄙事

書學卷二

四三



幾何易簡集自序

幾何原本者西洋所習之舉業也自利瑪竇先生西來口譯其文徐太史光啓秉筆以成之而中國始有傳書其自序中以爲百種道藝成取資于是書蓋亦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而其爲功于世最近而可驗者則所以窮方圓平直之情盡規矩準繩之用如徐太史所言者是也書成刻于萬曆丁未其中解論詳明了無可而西國之儒猶恐初學之士苦其浩繁又有幾

隱山鄙事

幾何序

一

何要法一書文約而法簡蓋示人以易知易從之路也越二十有五季至崇禎丁未有西先艾儒畧者口述是書陸安鄭洪欽先生爲之作序而要法遂與原本並傳矣予素亦不厭鄙事于幾何一家深有取焉因思要法所載于法雖櫟括無遺而其當狀之則與其所以狀之故則未曾明言也若止讀要法而不讀原本是徒知其法而不知其理天下後世將有習矣而不察者夫原本一書乃合上智下愚悉納于教誨之

中惟恐有一人之不能知不能行故于至淺之難解者解之于至淺之不必解者亦解之論說不厭其詳圖畫不厭其多遂致初學之士有望洋之嘆而不得不以要法爲捷徑是幾何之要法既行而幾何之原本或幾乎廢矣予用是取要法刪而注之于要法之外復取原本中之不可不載者亦刪而注之或旁通其說或發明其理無非使讀要法者知幾何之有原本而不有學而不思之弊則已矣或曰幾何原本在

隱山鄙事

幾何序

二

國奉之爲徑固非淺見之士所得而增減者予喟狀曰是予之罪也夫予又何言哉雖然下之事固有不得已而後起者原本所載其淺者或以爲不足道而其至深者或以爲不能至其不舍原本而趨要法者幾希矣予故于其至淺而以爲不足道者盡去之于其至深而以爲不能至者從而旁通之發明之使原本之微機妙義燦若指掌而要法所載皆無一不可解者如是則初學之士將槲引益深其進自不

能已尚有苦其浩繁而爲望洋之嘆者乎因名
之曰幾何易簡集知我罪我惟命是從
康熙己未春二月清明日隱山李子金書

隱山鄙事

幾何序

三

幾何易簡集卷之一

隱山李子金子金甫刪注

幾何要法刪注

幾何家者西洋之法也其目有四曰點曰線曰面曰體線以度長短面以度廣狹體以度厚薄而必自點始點引為線線展為面面運為體于是幾何之論起焉

甲

所謂點者無長短廣狹厚薄如圖甲

世積點不能結線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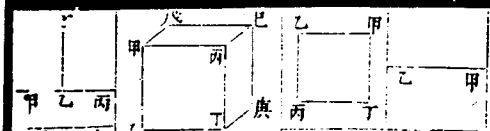
所謂線者雖有長短而無廣狹厚薄如圖甲乙畢世積線不能結面

所謂面者雖有長短廣狹而無厚薄如圖甲乙丙丁畢世積面不能結體

至于體則有長短廣狹厚薄矣如圖甲乙丙丁戊己庚由點而線而面而體而幾何之理始為大備

點無可論以線論之有直線有曲線有斜線有橫線有垂線有平行線曲直斜

點無可論以線論之有直線有曲線有斜線有橫線有垂線有平行線曲直斜



橫人所易知如圖乙丁垂于甲丙橫線之上為甲丙之垂線

丁如圖甲乙與丙丁兩線並行至于無窮不相近亦不相遠為平行線

凡比例相續不斷為連比例其中率既為前率之後又為後率之弟如二為前率四為中率八為後率之類四較二為加倍八較四又為加倍四較八為折半二較四又為折半

不相續而各自相比者為斷比例如八較四為加倍四較八為折半十二較六為加倍六較十二為折半其加倍折半之比例則同而六與八不相連續是也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一

二

要法云幾何在厝家則多用圖畫圖必先備器器有三曰尺曰規曰矩尺以畫線而貴直規以畫圓而貴調矩以畫方而貴準

西法以銅鐵為筆頗費工力且時常修理否則不調而難用矣今只用常筆畫直線則加以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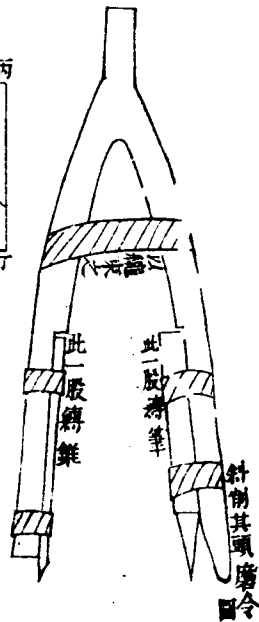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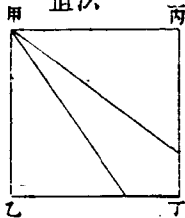
狀畫曲線則縛筆于規之一股而微露其尖規

之制照常法以銅鐵爲之令可開闔若再求
便則削木枝之兩岐者一股縛錐以作圓心一
股縛筆以畫圓線縛筆之一股斜削其頭磨令
光圓縛筆于上亦微露其尖露尖極短則畫線
極細露尖稍長則畫線稍粗復以繩束其兩股
令其可大可小無不如意較銅鐵之筆似更省
而更便也若欲作極大極小之圓不妨多作數
具以供隨便之用詳河圖于後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一 三

木枝式規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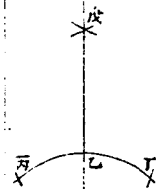
審平面法
尺要極直



甲乙丙丁爲面欲審其平
卽用直尺施于甲角繞圓
運轉不礙不空方爲平面

隱山鄙事 幾何易簡集卷一

有一甲乙線欲引長之先
以甲爲心乙爲界作小正
圓次以乙爲心任取一度
于半圓左右各作短線與圓線相交爲丙爲丁
次以丙丁爲心任取一度向并作短界線相交
爲戊末引甲乙線至戊卽得



有一甲乙線求兩平分卽以
甲乙爲心任取一度愈準則
上向下各作短界線相交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一 四

丙丁用尺作丙丁直線卽平分甲乙于戊矣

皆下而無地卽先作兩短界
線于丙次另用一度作兩短
界線于丁畫線愈準末于

丙丁交處作丙丁直線卽平分甲乙于戊

有甲乙直線任指一點于丙求
作垂線先于丙點左右任取一
度爲丁爲戊卽以丁戊爲心任

用一度愈遠愈準
向上作兩短界線相交于已末作

已丙直線即得

或再向下作兩短界線相交于庚未作已庚直線必相交于丙

若欲立垂線于甲點而甲外無餘

線可用則任取一丙點作丁丙垂

線次作戊甲線與丁丙平行即得

有甲乙直線求自丙點作垂線先

以丙為心向直線兩處各作小半

圓與直線相交于甲乙即各以甲

乙為心向丙點及相遠處各作短界線上下丁

丙下交于丁未作丙丁線即得丙戊為垂線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一

五

有甲乙線任遠近求作平行線近

甲近乙行收一心以所求遠近為

度向上各作一小半圓末用尺以

半圓為界作直線即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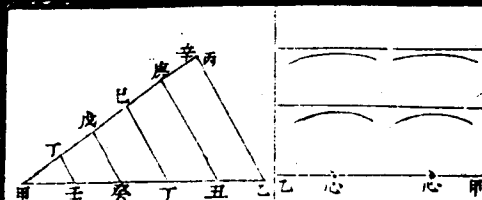
有甲乙線求五平分先從甲任作

甲丙線為丙甲乙角次從甲向丙

任作五平度為丁戊已庚辛次作

辛乙直線末用平行線法作庚壬

巳子戊癸丁壬與辛乙平行則壬



癸子丑分甲乙線為五平分矣

又法先從乙作丙乙甲角次作一

戊線與甲乙平行次從丁作已庚

辛壬癸為五平分次從甲過癸作

甲子線末從子作壬子辛子庚

子巳四線各引長之而分甲乙于

丑寅卯辰為五平分

又法從甲作乙作甲丁乙丙兩平

行線次從乙作戊已庚辛四平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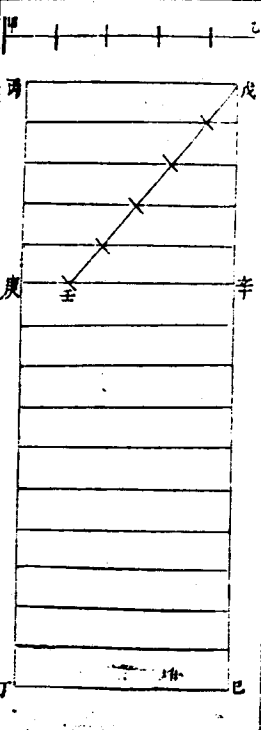
六

用元度亦從甲作壬癸子丑四平分末作戊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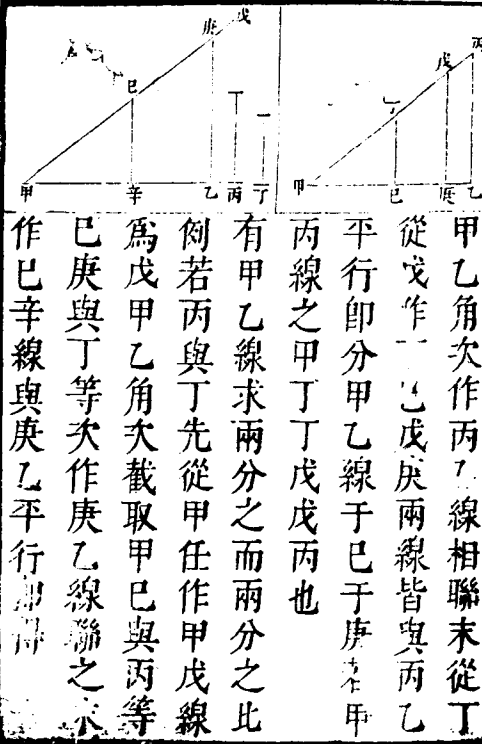
巳子庚癸辛壬四線相離即分甲乙線于卯辰

巳午為五平分

又法極簡極神可分百千不等之線與百千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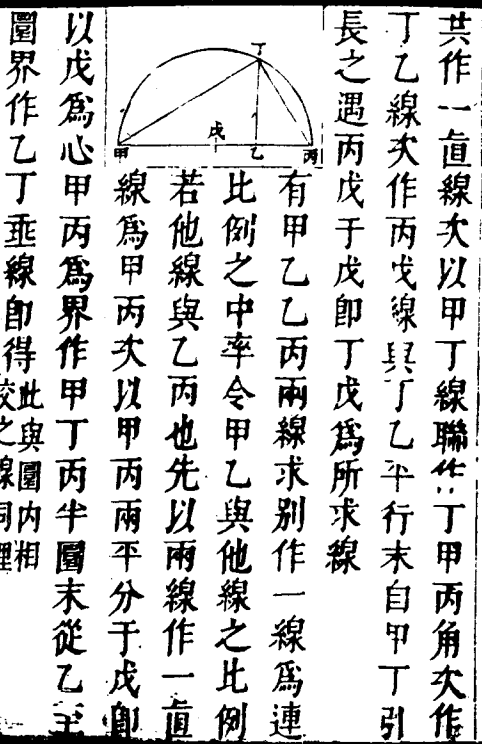


等之分先作一器如丙丁戊己任平分爲若干
 格器愈大格愈密其用愈廣今有甲乙直線欲
 分爲五平分卽以規取甲乙之度以一髀任抵
 戊丙線一髀抵第五庚辛線爲壬次作戊壬直
 線而取兩格相距之度用以分甲乙直線則得
 五平分矣若圖小而所分者大須變其數以求
 之如所分之物爲一丈或取十分之
 一或取二十分之一得度則倍其
 數以合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有甲乙線求截各分其比例若甲丙線之甲丁
 丁戊戊丙先以甲乙丙兩線相聯于甲作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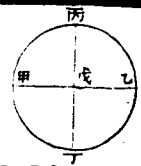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一
 甲乙角次作丙丁線相聯未從丁
 從戊作一己戊庚兩線皆與丙乙
 平行卽分甲乙線于己于庚若甲
 丙線之甲丁丁戊戊丙也
 有甲乙線求兩分之而兩分之比
 例若丙與丁先從甲任作甲戊線
 爲戊甲乙角次截取甲己與丙等
 己庚與丁等次作庚乙線聯之
 作己辛線與庚乙平行卽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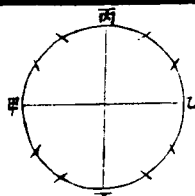
有甲乙甲丙兩線求別作一線相與
 爲連比例先合甲乙甲丙爲丙甲
 角次于甲乙引長之爲乙丁令與甲
 丙等次作乙丙線相聯次作丁戊線
 與乙丙平行末于甲丙引長之遇于戊卽丙戊
 爲所求線若以甲丙爲
 前率做此
 有甲乙乙丙甲丁三線求別作一線
 相與爲斷比例令甲丁與他線之比
 例若甲乙與乙丙也先以甲乙乙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一
 共作一直線次以甲丁線聯作丁甲丙角次作
 丁乙線次作丙戊線與丁乙平行末自甲丁引
 長之遇丙戊于戊卽丁戊爲所求線
 有甲乙乙丙兩線求別作一線爲連
 比例之中率令甲乙與他線之比例
 若他線與乙丙也先以兩線作一直
 線爲甲丙次以甲丙兩平分于戊卽
 以戊爲心甲丙爲界作甲丁丙半圓末從乙
 圖界作乙丁垂線卽得此與圖內相
 交之線同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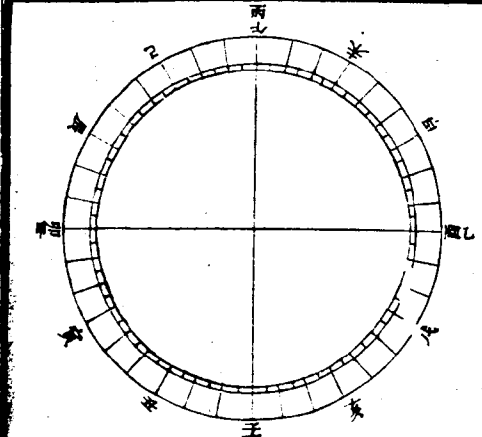


有圖求四平分之凡測天象多用四分圖之一為一象限故造法不可不準先作甲乙過心線次依作垂線法于戊心上自丙至丁作垂線即得所求若求六平分他法不用只以元度循圖周六步之即得



隱山鄒事

有圖求十二平分之先四平分于甲乙丙丁次呂畫圖元規各以甲乙丙丁為心向左右各指兩點即得再分一為二即得二十四平分幾何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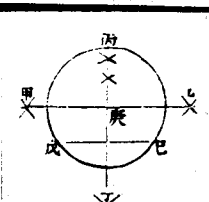
曆家每平分周天為三百六十度其法先四平分之次依弄法十二平分手之為十二宮每宮又三分之令各包十度再平分之令各包五度次于每宮又五平分之

各包六度遂用六度之規至終不改從子宮初一度起步完一周又從初五度初十度十五度二十度二十五度各步完一周得三百六十度有圖之分任截幾度如有甲乙圖分欲取三十度依弄全圖作甲丙丁為三十度角線移于圖分即甲戊為三十度之半徑短則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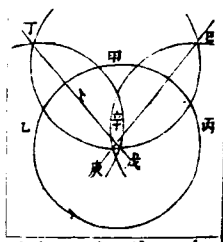
隱山鄒事

有甲乙丙丁圖欲求其心先于圖之兩界任作一戊已直線次呂平分線法冬以戊已為心



庚為圍心

丙向丁各作短線相交或丁下無地再尋一度仍向丙作之次作丙丁垂線再各呂丙丁為心向甲乙作短線相交而以直線聯之則得有甲乙丙圖分求成圖先任作甲乙丙三點次作甲丙乙丙兩線而各平分于戊于丁次于戊丁上各作垂線相交于圍心為已即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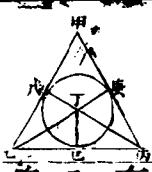


有甲乙丙三點求作一圓貫之
先以甲為心向乙丙各作小半
圓次以乙丙為心向甲亦如之
甲乙相交為丁為戊甲丙相交
為己為庚次作丁戊己庚兩直線相交于辛末
以辛為心任取一點為界作圓即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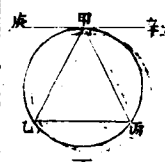


有甲乙丙三角形求作形外切圓先
平分兩邊二丁于戊次于丁戊上各
作垂線為己丁己戊而相遇于己庚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一
以己為心甲為界作圓即得
若形是直角鈍角
邊直角圓心必在形邊
鈍角圓心必在形外
依此法將前圖三點先
作三角形然後作圖貫之更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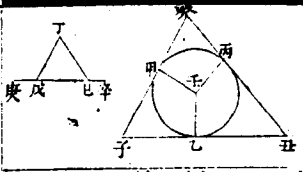


有甲乙丙角形求作形內切圓先將
乙丙兩角各平分之作乙庚丙戊兩
線相交于丁為心作圓即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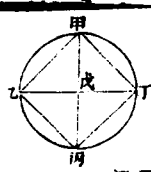


有甲乙丙圓求作圓內三
角切形其三各與所設丁
戊己之三角各等先作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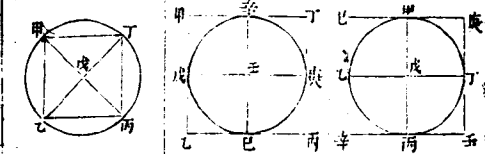
辛線切圓于甲次作庚甲乙角與己角等次作
辛甲丙角與戊角等末作乙丙線即得此圓內
三邊不等之角形也若作三邊等之角形只以
半徑為度周圓界六步而三分之界以直線即
得又法以半徑為度任取圓界一點為心作兩
圓相交又移一心以交線為界再作一交圓其
三線相交處為一角其兩線相交處為兩角直
線界之亦得所求此法本書不載予故禮而由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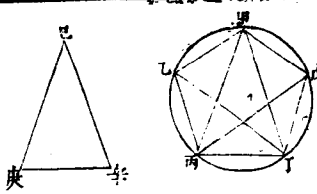
有甲乙丙圓求作圓外三角切形與
丁戊己之三角各等先于戊己邊引
長之為庚辛作甲壬線次作甲壬乙
角與丁戊庚等次作乙壬丙角與丁
己辛等末于甲乙丙上作癸子子丑
丑癸三垂線即得所求



有甲乙丙丁圓求作內切圓方形先
作乙丁徑線甲丙垂線相交于戊次
作甲乙乙丙丙丁丁甲四線即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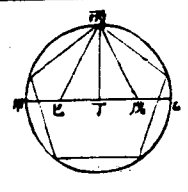
有甲乙丙丁圖求作外切圓方形先
 作甲丙乙丁兩徑線相交于戊次作
 庚巳巳辛辛壬壬庚四線平行即得
 有甲乙丙丁方形求作內切圓先平
 分四邊于戊巳庚辛而作辛巳戊庚
 兩線交于壬末以壬為心作圓即得
 有甲乙丙丁方形求作外切圓先作
 對角兩線相交于戊末以戊為心甲
 為界作圓即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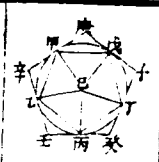
有圓求作圓內五邊切形其形等
 邊等角如有甲乙丙丁戊圖先作
 巳庚辛兩邊等之角形而庚辛兩
 角各倍大于巳角次于圓內作甲
 丙丁角形與巳庚辛角相似次平
 分丙丁兩角作丙戊丁乙兩線末
 作甲乙乙丙丙丁丁戊戊甲五線
 相聯即得凡作五邊形宜用下章法為簡狀此
 章法最妙但此三角形不易作耳按此形乃一

隱山鄙事 幾何簡集卷一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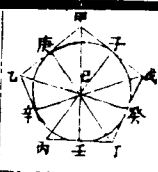
隱山鄙事 幾何簡集卷一 五



線分身連比例之法而以五邊之一邊為底線
 次作兩邊線于圓內也幾何原本六卷第三十
 題求理分中末線止言中末率已成之形而不
 言分截之法二卷第十一題一直線求兩分之
 而元線借初分小線矩內直角形與分餘大線
 上直角方形等雖言分截之法而不言其理三
 卷第三十六題從圓外一點出兩直線一切圓
 一割圓其割圓之全線借規外線矩內直角形
 與切圓線上直角方形等則統言其理矣
 明言某一切線某一割線為作此形一定不可
 易之法予別有補注姑附其說于此
 有圓求作內切圓五邊及十邊形
 如有甲乙丙丁為心先作甲乙
 過心線次作丙丁垂線次平分丁
 乙線于戊作丙戊線次取戊丙度
 移于徑線為戊巳次作丙巳線則丙巳為甲心
 丙圓五分之一以此為度可作內切圓五邊形
 丁巳度可作十邊形按此即一線分身連
 比例之法其詳見後



有圓求作圓外五邊切形依弄法作
 園內甲乙丙丁戊五邊形次乃從已
 心作已甲已乙已丙已丁已戊五線
 次從此五線作庚辛壬壬癸癸子子庚五垂
 線即成外切園五邊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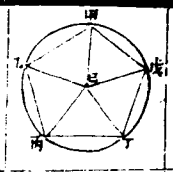


五邊形求作形內切園先平分五邊
 于庚辛壬癸子次從五角作甲壬乙
 癸丙子丁庚戊辛五線而相六于已
 末以已為心庚為界作圓即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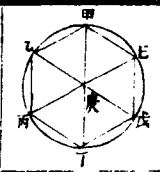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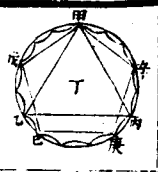
圭



五邊形求作形外切園先用前法得
 已為心次以已為心甲為界作圓即
 得



有甲乙丙丁戊已園其心庚求作園
 內六邊切形即以半徑為度循園六
 步之末以對角過心線相聯即得



有甲乙丙園求作園內十五邊切形
 先于園內作甲乙丙平邊三角形次
 作甲戊已庚辛五邊形則甲戊得計

隱山鄙事

幾何易簡集卷一

五分之三戊乙得十五分之二乙已得十五分
 之一未取乙已為度循園步之即得以此為例
 推而用之可作無量數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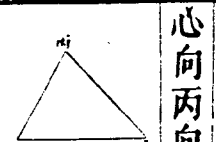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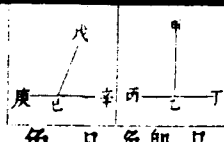
凡直線垂于橫線之上必成兩直角
 即方如丙丁為橫線甲乙為垂線之類
 凡直線斜抵于橫線之上必成兩不等
 角一大于直角一小于直角大為鈍角
 小為銳角戊已庚即鈍角戊已辛即銳角直
 惟一而鈍銳之形乃至無數

凡言角俱用三字
 第二字即所指
 有甲乙直線求作等邊三角形取甲乙
 為度即以甲乙為心或上或下作短界
 線相交為丙末作丙甲丙乙兩線即得

有甲乙線求作兩邊等角以甲乙為
 底用所欲之度或長或短以甲乙為
 心向丙向丁作短線相交以直線聯之即得

有甲乙線求作三不等角先用與甲
 乙不等之度以甲為心向丙作短界
 線次用與甲乙不等復與甲丙不等

線次用與甲乙不等復與甲丙不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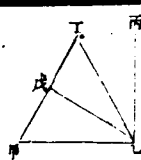
之度以乙為心亦向丙作短界線而相交于丙
未作甲丙乙兩線即得

有甲乙丙角求兩平分之先以甲為
心任取一度作半圓與兩邊線相交
于丁戊次用元度或任取一度以丁



戊為心向已作短線相交未作甲已線即得

有甲乙丙直角求三平分之先任于
一邊作三邊等角形為甲乙丁次平
分甲丁于戊而作乙戊線即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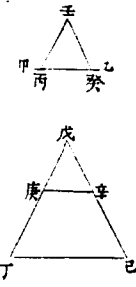


隱山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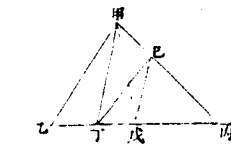
幾何卷之一

七

作兩邊等角法作丙壬癸角即得



有丁戊已角于甲乙線上
求作一角與之等先于本
角截作庚戊辛形次依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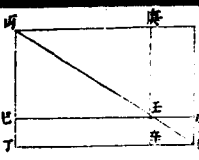


無論何等三角形任取一邊折半向
角作直線即為兩平分又如甲乙丙
角欲從丁點求兩平分之先自甲角
作甲丁線次平分乙丙線于戊作戊
已線與甲丁平行未作已丁線即得

甲已丁乙無法四邊形與已丙丁三角形等而
為兩平分也按此形自戊作甲戊線乃平分正

法今欲自丁平分之不得不用交換之法已戊
線既與甲丁線平行則甲已戊角自與丁戊已
角等故以甲已戊角換丁戊已角亦得兩平分

凡形每兩邊各有平行線為平行方
形如甲乙丙丁平行方形于乙丙兩
角作一線為對角線又依乙丁平行
作戊已線依甲乙平行作庚辛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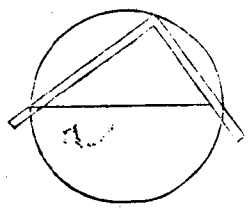


隱山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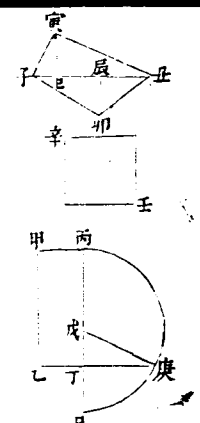
幾何卷之一

八

對角線與戊已庚辛兩線交羅相遇于壬即作
大小四平行方形矣庚壬已丙及戊壬辛乙謂
之角線方形甲庚壬戊及丁已壬辛為餘方形



凡作方形必欲用矩先論審矩
法後論棄矩求方之法先作一
圓中畫徑線次以矩角倚半圓
之界視矩稜正切徑線與圓相
交處即可用若有出入便當更
改或作一直線更作一垂線較之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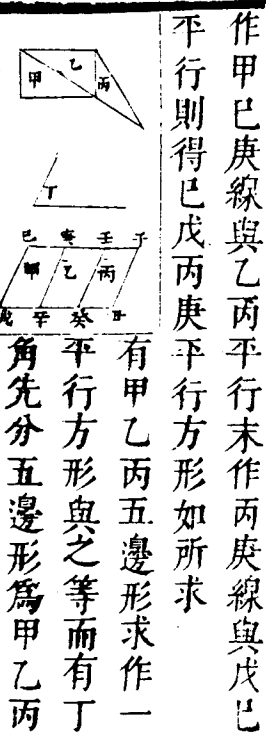


有子丑寅卯無法
四邊形求作方形
與之等先依子丑
對角之長作甲乙

線與之等次依寅巳辰卯兩線相并折半作甲
丙線與之等因作丙丁乙丁兩線成甲丁直形
與子丑寅卯形等次引丙丁至巳令丁巳與丁
乙等次平分丙巳于戊即以戊為心丙為界作
丙庚巳半圓次從乙丁線引長之遇圓界于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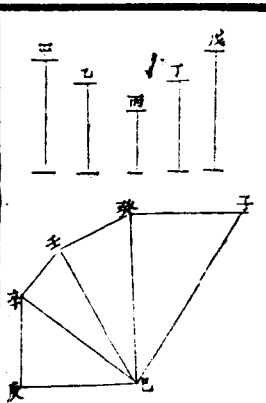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一 七

則庚丁上方形即為辛壬而與子丑寅卯形等
有甲乙丙角形求作一平行方形
與之等而有丁角先平分乙丙邊
于戊次作丙戊巳角與丁角等次
作甲巳庚線與乙丙平行末作丙庚線與戊巳
平行則得巳戊丙庚平行方形如所求



有甲乙丙五邊形求作一
平行方形與之等而有丁
角先分五邊形為甲乙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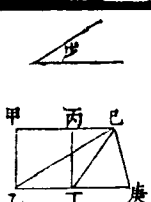
三三角形依葑章法作戊巳庚辛平行方形與
甲等而有丁角次于戊辛巳庚兩平行線引長
之作庚辛壬癸形與乙等末作壬癸子丑形與
丙等即此三形并為一平行方形與五邊形等



有甲乙丙丁戊五線
上方形求并作一方
形此即勾
股之法先任以甲
為度作巳庚股以乙
為度作庚辛勾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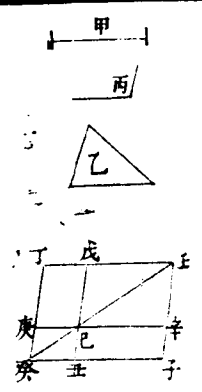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一 十

巳辛線為弦次以丙為度作辛壬勾而前之巳
辛又成股復作巳壬線為弦次以丁為度作壬
癸勾而前之巳壬又成股復作巳癸線為弦次
以戊為度作癸子勾而前之巳癸又成股復作
巳子線為弦則巳子線上方形即與甲乙丙丁
戊五線上方形并等也



有甲乙丙丁平行方形求作三角
形與之等而有戊角先取甲丙線
引長之為甲巳次依方形之乙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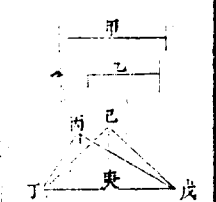
底作乙丁巳角形居方形之半而有戊角次取
 乙丁線引長之令庚丁與乙丁底等作庚丁巳
 角復居方形之半則乙巳庚三角形豈不與甲
 乙丙丁之方形等而有戊角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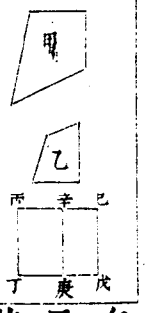
有三角形如乙求作
 甲線上平行方形與
 之等而有丙角先依
 前三角求作平行方

形法作丁戊巳庚平行方形與乙等而有丙角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一

次于庚巳線引長之作巳辛線與甲線等次作
 辛壬線與戊巳平行次于丁戊引長之與辛壬
 線遇于壬次作壬巳對角線引出之又自丁庚
 引長之與對角線遇于癸次自癸作直線與庚
 辛平行又于壬辛引長之與癸子線遇于子末
 于戊巳引長之至癸子線得丑即巳丑子辛為
 甲線上平行方形而有丙角如所求
 有甲乙兩線上方形求別作兩方形自相等而
 并之又與甲乙兩線上方形并等先以乙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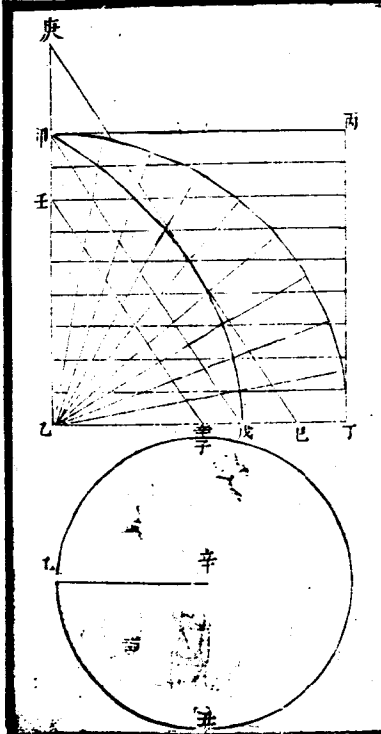
作丙丁線以甲為度作丙戊線
 而相聯于丙為直角次作丁戊
 線成丁丙戊勾股形次平分丁
 戊于庚作巳庚垂線與丁庚等



未作巳丁巳戊兩線即巳丁巳戊兩線上方形
 自相等而并之又與甲乙兩線上方形并等也
 有甲乙兩無法四邊形
 甲大于乙求以乙減甲
 其較幾何先任作丙丁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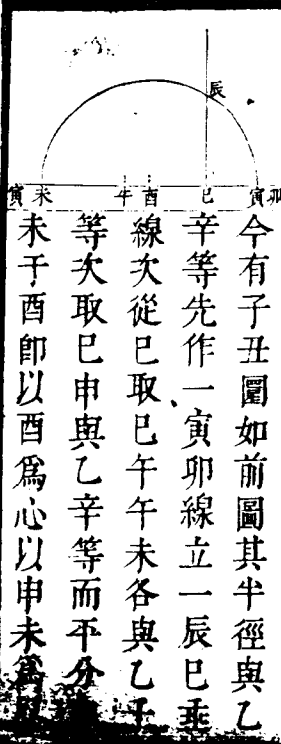
戊巳平行方形與甲等次作丙丁庚辛平行方
 形與乙等即得辛庚戊巳為相減之較矣



要法云方圓圓方之法自古名賢究析未準吾
 師丁先生幾何六卷之末設此神法其用甚廣
 今撮其要以推作方圓圓方之法先設甲乙丙
 丁方形次以乙為心作甲丁象限任分為若干
 度今姑分為九十度又作橫線亦分甲乙丙丁
 兩線為九十分其橫線與象限線交處俱作點
 次作甲戊曲線以貫諸點因作甲戊直線以為
 方圓圓方之根線而乙甲為邊乙甲為邊如股乙丁為底
 乙戊如勾若乙戊線與圓之半徑等則用甲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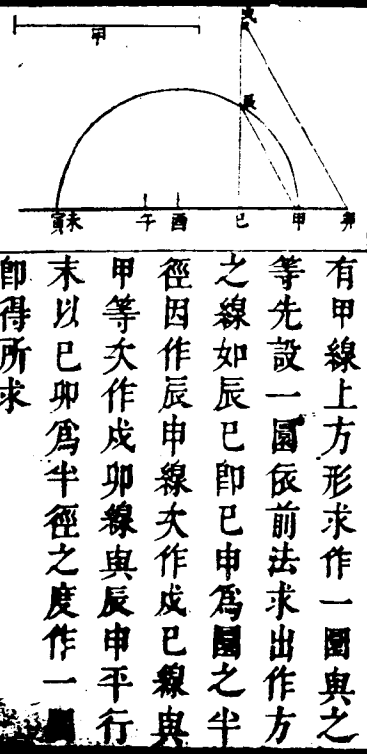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一 五

線若圓之半徑長則作乙己線與半徑等更作
 己庚線與戊甲線平行而用庚乙邊若圓之半
 徑短則作乙辛線與半徑等更作辛壬線與戊
 甲平行而用壬乙邊



今有子丑圖如前圖其半徑與乙
 辛等先作一寅卯線立一辰巳垂
 線次從巳取巳午午未各與乙
 等次取巳申與乙辛等而平分
 未于酉即以酉為心以申未為

作半圓遇垂線于辰即巳辰為方形之一邊而
 此方形與所有之子丑圖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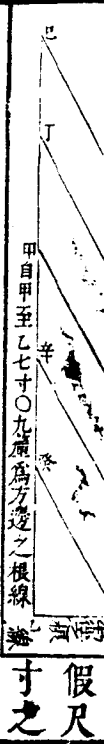


即得所求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一 五

方內容圓古人以方四圓三為率故未得密合
 嘗細攷之凡方積四方內之圓積當是三一四
 有奇丁先生之法蓋不用方四圓三之率而欲
 求其密合也愚更立一簡法只以圓之三半徑
 加圓內六弧之一夫為長以半徑為廣其矩內
 形即與圓等狀後以直形化為方形則方形自
 與圓等也此乃徑一周三一三四之率雖不能
 天賦巧合實在劉徽祖冲之二密率之間亦庶
 乎簡而可用矣

圓之半徑大則用戊乙更大則用庚
 乙小則用壬乙更小則用子乙
 方之邊大則用辛丁乙更大則用
 已乙小則用活法其弦線
 隨時作之須與甲丙
 根線平行若作極
 大之形盈丈盈
 尺皆依此數
 通之



數立一成法以七寸○九釐為方之一邊以四
 寸為圓之半徑作甲丙弦線聯之以為方圓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一 圭

方之根線用法同前此為徑一周三一四一七
 之率最密最簡妙不可言

又有用數之法以圓求方與之等只以半徑為
 後率半周為前率二率相乘平方開之即得中
 率為方形之一邊而其積與原圓等若以方求
 圓與之等則置原方半徑以四因之為前率取
 四因之數以三一四一六除之為後率用前法
 作半圓求之即得中率為圓徑而其積與原方
 形等假如原方半徑三寸以四因之得一十二

寸為前率即取一十二寸以三一四一六除之
 得三寸八分一九七為後率二率相乘得四十
 五寸八分三六四平方開之得六寸七分七厘
 強為圓徑復取四十五寸八分三六四以方圓
 密率三一四一六乘之以四歸之亦得三十六
 寸與方形半徑三寸之積等

子又有用數之法更密更簡為諸法之第一有
 圓求方與之等置圓徑以八八六二乘之即得
 方邊有方求圓與之等置方邊以一一二八三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一 乘

乘之即得圓徑

要法云依方圓圓方之法可推任有直線形可
 作一圓與之等任設一圓可作直線形與之等
 須先依前章法求多邊直線形作一方形與之
 等大依本章法作一圓形與方形等則得一圓
 與所有直線形等矣若有圓求作三角形先依
 本章法作一方形與圓等次依前法作三角形
 與方形等則所作三角形與原圓等矣
 子撰幾何易簡集凡直角方形省曰方形或曰

畢直角或易曰方角直角形或省曰直形方
四角之字或止言對角二字無非欲省其繁
使雅俗共曉而已

幾何易簡集卷之一終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一

卷

幾何易簡集卷之二

隱山李子金子全甫附注

幾何原本刪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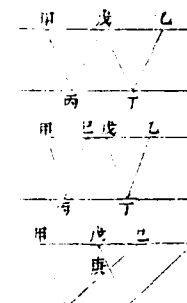
凡三角形之外角與相對之兩內角并等三角形之內三角并與兩直角等假如甲乙丙三角形將乙丙線引至丁則甲丙丁為外角與相對之甲乙丙乙甲丙兩內角并等試作戊丙線與甲乙平行則戊丙丁戊兩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二

一

之兩角即甲乙之兩角也再將甲丙線引之至巳則丁丙巳角與甲丙乙角等既甲丙丁角與甲乙兩角并等而又加一丁丙巳角與甲丙乙角相等豈非三角并乎夫甲丙丁甲丙乙并原與兩直角等則甲乙丙內三角并亦如之矣三邊等角形每角當直角三分之二可分一直角為三平分見要法兩平行方形若同在平行線內而同底者則形必等如第一圖則丙丁戊甲與丙丁乙戊



如第二圖第三圖則丙丁戊甲與丙丁乙巳俱等推而論之如第三圖若減去丙庚丁一三角形則甲丙巳與戊丁乙兩三角形亦等若減去丙庚丁戊庚巳兩三角形則甲戊庚丙與乙巳庚丁兩無法四邊形亦等

隱山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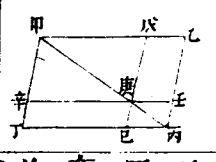
幾何卷之二

二

兩三角形同以丙丁為底試作丁戊直線與甲丙平行又作丁巳直線與乙丙平行甲丙丁戊與乙丙丁巳兩平行方形既等則甲丙丁角形為甲丙丁戊方形之半與乙丙丁角形為乙丙丁巳方形之半者亦等矣有甲乙丙三角形求作平行方形與之等而有丁角先平分乙丙邊于戊次作丙戊巳角與丁角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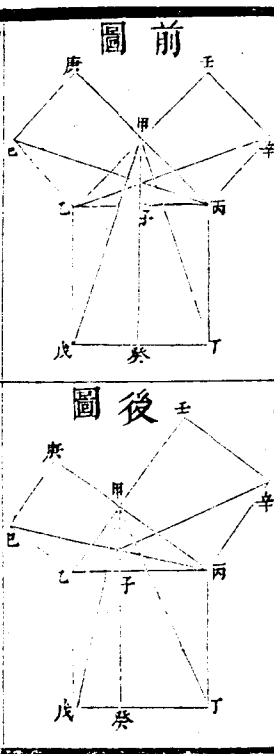
作甲庚線與乙丙平行末作丙庚線與戊己平行則得已戊丙庚平行方形與甲乙丙角形等試作甲戊線則甲戊丙三角形得甲乙丙三角形之半亦得已戊丙庚平行方形之半如是則已戊丙庚平行方形與甲乙丙三角形等矣

凡方形對角線旁兩餘方自相等如甲乙丙丁方形有甲丙對角線其兩旁之戊庚壬乙與辛庚巳丁兩餘方必等甲乙丙甲丁丙兩大角等甲戊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二 三

庚甲辛庚兩中角亦等庚壬丙庚巳丙兩小角亦等則戊庚壬乙與辛庚巳丁兩餘方必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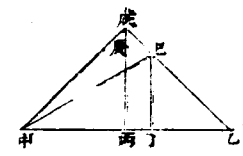
右圖即勾股之法而發明其所以狀之故也前圖平分于度易合而于數不盡姑以後圖論之

而前圖之理即在其中矣凡在平行線內而又同底者其三角形必居方形之半丙甲庚與乙巳為平行線甲乙巳庚為平行線內之方形丙乙巳既為平行線內之三角形而又與方形同乙巳底則居甲乙巳庚方形之半無疑矣甲子癸與乙戊為平行線子癸戊乙為平行線內之直形甲乙戊既為平行線內之三角形而又與直形同乙戊底則居子癸戊乙直形之半無疑矣丙乙巳與戊乙甲之形等丙乙巳居甲乙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二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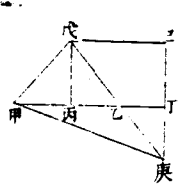
庚方形之半戊乙甲居子癸戊乙直形之半如是則子癸戊乙之直形與甲乙巳庚之方形等明矣依此推之是甲丙辛壬之方形亦與子癸丁丙之直形等也其大邊上方形豈不與兩小邊上方形并等乎以數明之如甲乙勾三自乘得九甲丙股四自乘得十六乙丙弦五自乘得二十五是弦羈之數亦與勾股兩羈之數等餘詳算法通義

一直線兩平分之又任兩分之其任分線上



方形并倍大于平分線上方形及任分與平分
 相較小線上方形并如甲乙線平分于丙又任
 分于丁甲丁乙上兩方形并倍大
 于平分線甲丙上及任分與平分相
 較丙丁小線上兩方形并試于丙上
 作丙戊垂線與甲丙等次作戊甲戊
 乙兩線次從丁作已丁垂線次從已
 作已庚小線與甲乙平行末作甲已線其甲丙
 戊為直角即甲戊上方形與甲丙丙戊上方形
 形并等即甲戊上方形倍大于甲丙上方形矣
 又戊庚已為小直角即戊已上方形與庚戊庚
 已上兩方形并等即戊已上方形倍大于等庚
 已之丙丁上方形矣則是甲戊戊已上兩方形
 并倍大于甲丙丙丁上兩方形并也又甲已上
 方形既等于甲戊戊已上兩方形并又等于甲
 丁丁已上兩方形并則甲丁丁已上兩方形并
 亦倍大于甲丙丙丁上兩方形并矣而丁已與
 丁乙等則甲丁丁乙上兩方形并豈不倍大于

甲丙丙丁上兩方形并乎以數明之假如甲乙
 十平分為甲丙五乙丙五又任分為甲丁六乙
 丁四其甲丁之羈三十六及乙丁之羈一十六
 共五十二倍大于甲丙之羈二十五及丁丙之
 羈一其二十六也再以句股明之甲戊之大弦
 羈倍大于甲丙之大股羈戊已之小弦羈倍大
 于等庚已而為丙丁之小股羈乙丁之分線即
 已丁之句也已丁之句甲丁之股與已戊之句
 甲戊之股共一甲已之弦則是已丁甲丁兩羈
 與已戊甲戊兩羈等也如是則乙丁甲丁兩羈
 豈不倍大于甲丙丁丙兩羈乎唐荆川曰綱之
方眼曰羈自乘
之方象之故算
家取以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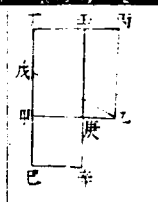


一一直線兩平分之又任引增一線
 共為一全線其全線上及引增線
 上兩方形并倍大于平分半線上
 及分餘半線借引增線上兩方形
 并假如甲乙直線平分于丙又任引增為乙丁
 線甲丁線上及乙丁線上兩方形并倍大于甲

丙線上及丙丁線上兩方形并試于丙上作丙
 戊垂線與甲丙等次作戊甲戊乙兩邊線次作
 已丁垂線引長之又從戊乙引長之遇于庚次
 作戊已線與丙丁平行末作甲庚線其甲戊上
 方形等于甲丙丙戊上兩方形并必倍大于甲
 丙上方形而戊庚上方形等于戊已已庚上兩
 方形并必倍大于對戊已邊之丙丁上方形則
 甲戊戊庚上兩方形并倍大于甲丙丙丁上兩
 方形并也又甲庚上方形等于甲戊戊庚上兩
 方形并亦等于甲丁丁庚上兩方形并則甲丁
 丁庚上兩方形并亦倍大于甲丙丙丁上兩方
 形并也而甲丁乙丁上兩方形并亦倍大于甲
 丙丙丁上兩方形并矣以數明之假如十數平
 分之各五又任增三為十三十三之羈一百六
 十九及三之羈九倍大于五之羈二十五及八
 之羈六十四也按此與前章同法甲戊之小弦
 羈倍大于甲丙之小股羈戊庚之大弦羈倍大
 于等戊已而為丙丁之大股羈乙丁之增線即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二

丁庚之勾也丁庚之勾甲丁之股與甲戊之勾
 庚戊之股共一甲庚之弦則是庚丁甲丁兩羈
 與甲戊庚戊兩羈等也如是則乙丁甲丁兩羈
 豈不倍大于甲丙丙丁兩羈乎



有甲乙線求兩分之而元線借初
 分小線矩內直形與分餘大線上
 方形等先于甲乙線上作甲乙丙
 丁方形次平分甲丁線于戊次作戊乙線次從
 戊甲引長之至已使戊已與戊乙等末截甲

線為甲庚與甲已等即甲乙借庚乙矩內直形
 與甲庚上方形等試于庚上作壬辛線與丁已
 平行次作已辛線與甲庚平行其壬庚與丙乙
 等即與甲乙等而庚丙直形在甲乙借庚乙矩
 線內也又甲庚與甲已等即已庚為甲庚上方
 形也今欲明庚丙直形與已庚方形等試觀甲
 丁兩平分于戊而引增一甲已是丁已借甲已
 矩內直形及甲戊上方形并與等戊已之戊乙
 上方形等夫戊乙上方形等于甲戊甲乙上兩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二

方形并即丁辛直形及甲戊上方形并與甲戊
 甲乙上兩方形并等矣次各減同用之甲壬直
 形則所存已庚方形與庚丙直形等而甲乙借
 庚乙矩內直形與甲庚上方形等矣原注云此
 題無數可
 解謂其數不
 盡難以恰合此乃一線分身連比例之作法也
 按本書之言比例者不同有斷比例有連比例
 而連比例之中又有一線分身之連比例與兩
 線相較之連比例據圖甲乙元線分截于庚其
 甲乙元線為初率截餘之甲庚大線為中率初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二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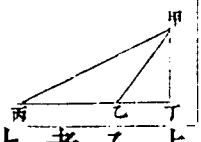
數即甲乙線截去乙庚末率所餘甲庚之中率
 也而以甲庚減甲乙則乙庚末率當為三寸〇
 五釐六毫以甲乙八寸與乙庚三寸〇五釐六
 毫相乘得二十四寸四分四釐八毫為甲乙借
 乙庚矩內直形之數以甲庚四寸九分四釐四
 毫自乘亦得二十四寸四分四釐強為甲庚上
 方形之數如是則甲乙借乙庚矩內直形豈不
 與甲庚上方形等乎以比例之數言之甲庚之
 四寸九分四釐四毫與甲乙之八寸相比則甲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二 十

庚為甲乙十分之六一八以乙庚之三寸〇五
 釐六毫與甲庚之四寸九分四釐四毫相比則
 乙庚亦為甲庚十分之六一八此所謂一線分
 身之連比例也再以圖攷之甲乙與甲庚并與
 丁已線等為大直形之長又為初率大方形之
 丁甲又為中率小方形之甲已又為末率丁已
 與丁甲之比例若丁甲之與甲已丁甲與甲已
 之比例又若甲庚之與乙庚是分身之中又有
 分身比例之中又有比例蓋一圖而備四率矣

然求立一定之法則以甲乙爲初率甲庚爲中率乙庚爲末率乃確不可易者若以丁巳爲初率丁甲爲中率甲巳爲末率理雖脗合但恐丁巳一線其分截于甲之度無所據以定之耳蓋一圖之中雖備四率而所用者則止于三率也若不究其數而但以勾股之度量之更爲簡捷只以初率之元線爲股折半爲勾勾弦差爲中率以勾弦差減股餘爲末率足矣

隱山歸事 幾何卷之二 二

大邊上方形大于甲乙乙丙上兩方形并之較爲丙乙借乙丁矩內直形二反言之則甲乙乙丙上兩方形及丙乙借乙丁矩內直形二并與甲丙上方形等如圖丙丁線既分于乙即丙丁上方形與丙乙乙丁上兩方形及丙乙借乙丁矩內直形二并等此二率者每加一甲丁上方形即丙丁甲丁上兩方形并與丙乙乙丁甲丁上方形三及丙乙借乙丁矩內直形二并等也夫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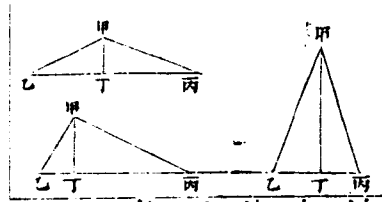


丙上方形等于丙丁甲丁上兩方形并即亦等于丙乙乙丁甲丁上方形三及丙乙借乙丁矩內直形二并也又甲乙線上方形既等于乙丁甲丁上兩方形并即甲丙上方形與甲乙乙丙上兩方形及丙乙借乙丁矩內直形二并等矣此兼句股平方兩法丙丁之大股羈其丙乙上方形乃初開之一方也丙乙借乙丁矩內兩直形次開之兩廉也乙丁上方形末開之一隅也合之共成一丙丁上方形甲丙之大弦羈內兩

隱山歸事 幾何卷之二 三

丙丁之大股羈甲丁之大句羈甲乙之小弦羈內函甲丁之小股羈乙丁之小句羈今甲乙丙角形無乙丁之小句甲丁之小股而止有甲乙之小弦甲乙羈內既函一甲丁羈又函一乙丁羈以大小句股論之是多一乙丁羈也乙丁之羈即丙丁平方內一隅之羈也故于丙丁方內止存丙乙之一方與丙乙借乙丁矩內之兩廉而減去乙丁羈之一隅也如是則甲乙乙丙上兩方形及丙乙借乙丁矩內直形二并與甲丙上

方形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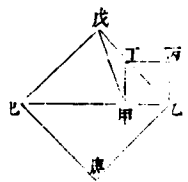
銳角大邊上方形小於餘邊上方形并之較為銳角截分作直角其邊借截分線矩內直形二假如甲乙丙銳角形截分作甲丁乙直其甲乙大邊上方形小於乙丙甲丙上方形并之較為乙丙借丁丙矩內直形二反言之則乙丙

甲丙上方形并與甲乙上方形及乙丙借丁丙矩內直形二并等乙丙線既分于丁為直角即乙丙丁丙上方形并與乙丙借丁丙矩內直形二及乙丁上方形并等此二率者每加一

甲丁上方形即乙丙丁丙上方形三與乙丙借丁丙矩內直形二及乙丁甲丁上方形并等也又甲丙上方形等于丙丁甲丁上方形形并即乙丙甲丙上方形并與乙丙借丁丙矩內直形二及乙丁甲丁上方形并等也又甲乙上方形等于乙丁甲丁上方形并即乙

丙甲丙上方形并與乙丙借丁丙矩內直形二及甲乙上方形并等反言之則甲乙上方形小於乙丙甲丙上方形并者為乙丙借丁丙矩內直形二也按此亦兼句股平方兩法試以乙丙線為平方其乙丁上方形乃初開之一方也乙丙借丁丙矩內兩直形次開之兩廉兩隅也乙丙上方形止有一方兩廉與一隅耳內所多之一隅即丁丙上小句羈也甲乙之弦羈止函乙丁之句羈與甲丁之股羈今乙丙上方形

既多出兩廉一隅而甲丙之弦羈較之甲丁之股羈復多出丁丙上一小句羈此小句羈與乙丙上方形之一隅等如是則甲乙上方形其小於乙丙甲丙上方形并之較為乙丙借丁丙矩內直形二矣
二圖鈍角則從鈍角上截分
三圖直角則從直角上截分
依方形對角線長于方形邊之較求方形邊假如方形對角線長于方形邊為甲乙先于甲乙線上作甲丙方形次作乙丁對角線引長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二

之爲丁戊與甲丁等即得乙戊線爲方形之邊
 試于乙戊作已戊垂線與乙戊等因作戊乙庚
 已方形未作戊甲線則戊已與甲已等而乙已
 對角線大于戊已邊之較爲甲乙矣按方形與
 對角線之較原有奇零不盡之數古人以方五
 斜七立法亦言其大槩耳若以句股法求之凡
 方邊五寸得對角線七寸○七釐一毫六五有
 奇其不能恰合者乃天之所設非法之所能齊
 也惟不以數求而以度求斯無不盡之嫌矣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二 五

圖內有甲乙丙丁兩線交而相分
 于戊其甲戊借戊乙矩內形與丙
 戊借戊丁矩內形等兩線無論過
 心與不過心其數皆同
 圖內線獨丙丁過心者又有二種
 其一丙丁平分甲乙線于戊試作
 已乙線相聯即丙戊借戊丁矩內
 直形及已戊上方形并與等已丁
 之已乙上方形等夫已乙上方形與已戊戊乙

隱山鄙事 幾何易簡集卷二

上兩方形并等即丙戊借戊丁矩內直形及已
 戊上方形并與已戊戊乙上兩方形并亦等矣
 次每減同用之已戊上方形則所存丙戊借戊
 丁矩內直形不與戊乙上方形等乎按此亦是
 句股之法蓋戊已即勾戊乙即股已乙即弦丙
 戊即已乙借已戊之勾弦和戊丁即勾弦差丙
 戊借戊丁矩內直形即勾弦和與勾弦差相乘
 其積與戊乙之股羈等再加以已戊之勾羈則
 即已乙之弦羈矣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二 六

若丙丁與甲乙線斜交而相分子
 戊即平分甲乙線于庚次于庚已
 已乙各作直線即已庚爲甲乙之
 垂線其丙戊借戊丁矩內直形及
 已戊上方形并與等已丁之已乙上方形等而
 戊已上方形與已庚庚戊上兩方形并等已乙
 上方形與已庚庚乙上兩方形并亦等則丙戊
 借戊丁矩內直形及已庚庚戊上兩方形并與
 已庚庚乙上兩方形并等次每減同用之已庚

上方形即所存丙戊借戊丁矩內直形及庚戊上方形不與庚乙上方形等乎夫甲戊借戊乙矩內直形及庚戊上方形并亦與庚乙上方形等則此二相等率每減同用之庚戊上方形則丙戊借戊丁與甲戊借戊乙兩矩內直形等矣按此亦句股之法蓋已庚之句與庚乙之股二羈與已乙之弦羈等已庚之句庚戊之股二羈與已戊之弦羈等丙戊借戊丁矩內直形及已戊小弦羈并與已乙大弦羈等丙戊借戊丁矩內直形及庚戊小股羈并與庚乙大股羈等至于丙戊借戊丁矩甲戊借戊乙矩兩直形相等者蓋丙戊雖大于甲戊而戊乙則大于戊丁此亦交互比例之法也



圖內兩線俱不過心者又有二種或一線平分或兩線俱不平分皆從已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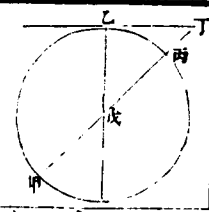
戊相聯作庚辛線甲戊借戊乙矩內形不論甲乙線平分不平分皆與過心之庚戊借戊辛矩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二

二

內形等丙戊借戊丁矩內形不論丙丁線平分不平分亦與過心之庚戊借戊辛矩內形等則甲戊借戊乙與丙戊借戊丁丙矩內形必等按此亦交互比例之法庚戊雖大于甲戊而戊乙則大于戊辛甲戊雖大于丙戊而戊丁則大于戊乙蓋甲戊與庚戊之比例若戊辛與戊乙丙戊與甲戊之比例若戊乙與戊丁也假如前圖甲戊六寸庚戊九寸甲戊比于庚戊為三分之二二戊辛四寸戊乙六寸戊辛比于戊乙亦為三分之二之數也



圖外任取一點從點出兩直線一切圓一割圓其割圓之全線借圓外線矩內形與切圓線上方形等如甲乙丙圖外從丁點作丁乙線

切圓于乙次作丁甲過心線次作乙戊線為丁乙之垂線即甲丁借丙丁矩內形及等戊丙之戊乙上方形并與戊丁上方形等而戊丁上方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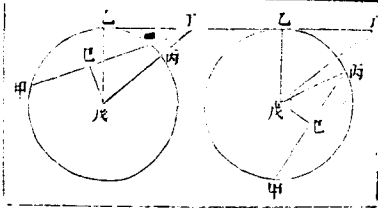
太

形與戊乙丁乙上兩方形并等即甲丁借丙丁
 矩內形及戊乙上方形與戊乙丁乙上兩方形
 并等此兩率者每減同用之戊乙上方形則所
 存甲丁借丙丁矩內形與丁乙上方形等矣此
 兼句股連比例兩法戊乙之句羈及丁乙之股
 羈并與戊丁之弦羈等其甲丁借丙丁矩內形
 與乙丁上方形等者蓋甲丁為前率乙丁為中
 率丙丁為後率前後二率相乘與中率自乘之
 數相等此度與數所以殊塗而同歸也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二

九



若丁甲不過戊心則從戊心作戊
 已戊丙戊丁戊乙四線即戊乙為
 丁乙之垂線戊已為甲丙之垂線
 其甲丙線既兩平分于已而圍外
 有丙丁線即甲丁借丁丙矩內形
 及已丙上方形并與已丁上方形
 等次每加一戊已上方形即甲丁
 借丁丙矩內形及已丙戊已上兩方形并與已
 丁戊已上兩方形并等夫已丙戊已上兩方形

隱山鄙事

幾何易簡集卷二

并與等戊丙之戊乙上方形等而戊丁上方形
 與已丁戊已上兩方形并等即甲丁借丁丙矩
 內形及戊乙上方形并與戊丁上方形等矣又
 戊丁上方形與戊乙丁乙上兩方形并等即甲
 丁借丁丙矩內形及戊乙上方形并與戊乙丁
 乙上兩方形并等次每減同用之戊乙上方形
 則所存甲丁借丁丙矩內形與丁乙上方形等
 此亦兼句股連比例之法戊乙之大句羈及丁
 乙之大股羈并與戊丁之大弦羈等戊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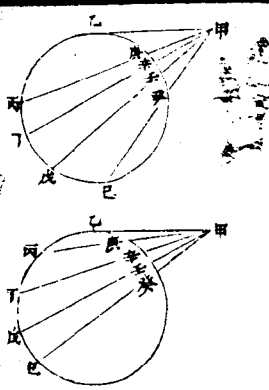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二

十

句羈及已丙之小股羈并與戊丙之小弦羈等
 戊已之句丁已之股與戊乙之句丁乙之股共
 一戊丁之弦是戊已丁已兩句股之羈與戊乙
 丁乙兩句股之羈等也甲丁借丁丙矩內形即
 丁乙之大股羈也甲丁借丁丙矩內形及已丙
 上方形并與已丁上方形等即丁乙大股羈及
 已丙小股羈并與已丁更大之股羈等也其甲
 丁借丁丙矩內形與丁乙上方形等說見前注
 無容再贅

若從圓外一點作數線至圓內其各全線借圓外線矩內直形俱等如從甲作甲丙甲丁甲戊甲己各線截圓界于庚于辛于壬于癸其甲丙



借甲庚甲丁借甲辛甲戊借甲壬甲己借甲癸各矩內直形俱等誠作甲乙切圓線則各矩內直形與甲乙上方形俱等按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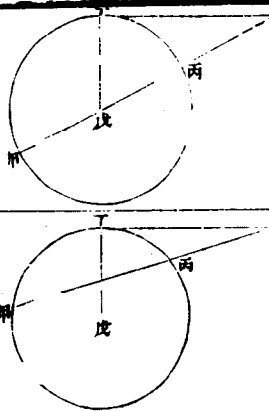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二

三

純是連比例之法全線乃初率圓外線乃末率切圓線乃中率全線為直形之長圓外線為直形之廣全線漸大則圓外線漸小全線漸小則圓外線漸大乃損廣益長損長益廣之理故各割圓線矩內之形皆等其切圓線與各全線之比例若各圓外線與切圓線之比例故各全線借圓外線矩內形俱與切圓線上方形等也甲乙線過心圖乃假前圖之數以明一線分身之連比例先作一甲丙丁圓以戊為心次作一

丁戊垂線至戊心而止次以圓徑為度作一丁乙切圓線使丁戊如何丁乙如股次作一甲乙過心線其樞機只在切圓線與圓徑等割圓線必平分圓之中心耳



如是則甲乙全線即為初率甲丙圓內線即為中率所截乙丙圓外線即為末率而甲乙借乙丙矩內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二

三

自然與甲丙圓徑線上方形等矣乙丁切圓線實與甲丙圓徑線同是即與乙丁切圓線上方形等也除此之外任作無量之線其矩內直形止與切圓線上方形等而不與圓內線上方形等即非一線分身之連比例也甲乙線不過心圖乃假前圖之數以明兩線相較之連比例甲乙借乙丙矩內直形雖與乙丁切圓線上方形等而不與甲丙圓內線上方形等是合本身圓徑之線而別用一割線與切線相較故謂之兩

線相較之連比例而非一線分身之連比例也
推而論之連比例之線不啻百于億萬至于一
線分身之連比例于百千億萬線中止有一線
而本書不曾明言是以不得不急為講求也天
地之間既有一圍必有一切圍之線與割圍之
線其切圍之線大于圍徑者無算也小于圍徑
者亦無算也其割圍之線在圍心之左者無算
也在圍心之右者亦無算也其為連比例之線
蓋有不可勝窮者矣而切圍之線與圍徑相等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二

五

者惟有一線割圍之線平分圍心者亦惟有一
線苟明于此一線之理而于一線分身連比例
之法思過半矣西儒謂此一線為神分線信不
誣也

幾何易簡集卷之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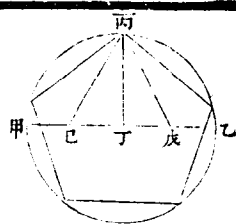
幾何易簡集卷之三

隱山李子金子金甫刪注

幾何原本刪注

作兩邊等三角形而使底上兩角各倍大于頂上一角先以五邊之一為底次作兩邊線于圓內詳見要法圓內作五邊形及十邊形依此五邊形作一線分身之法最為簡妙而原本不載不知何人所作今本要法所載之圖而以句股之度量之先作一甲乙丙圍次作甲乙過心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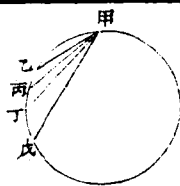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三



次作丙丁垂線次平分乙丁于戊即戊為丁為勾丙丁為股而作丙戊線為弦次移丙戊之度于徑線為戊己其丁己即句弦差也復以丁己之句弦差為勾丙丁為股而作丙己為弦即丙己之度可作圓內五邊形丁己之度可作圓內十邊形若以丙己之度作底上兩角次依圓界作頂上一角即為兩邊等三角形其底上兩角各倍大于頂上

一角也

有圓從圓界上一點作數形之各一邊于圓內如甲乙為六邊形之一邊甲丙為五邊形之一邊甲丁為四邊形之一邊甲戊為三邊形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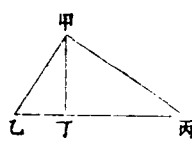


邊甲乙命六甲丙命五較數一即乙丙為三十邊形之一邊蓋五六相乘為三十故可作三十邊較數一故當為一邊也按甲乙為六分圓之一即得三十分圓之五甲丙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三

為五分圓之一即得三十分圓之六而乙丙則三十分圓之一也因見乙丁為二十四邊形之二邊蓋甲乙六與甲丁四相乘得二十四而其較數二也如是則知乙戊為十八邊形之三邊丙丁為二十邊形之一邊丙戊為十五邊形之二邊丁戊為十二邊形之一邊矣再析言之乙六丙五五六相乘故得三五六相減故得較數一乙六丁四四六相乘故得二十四四六相減故得較數二乙六戊三三六相乘故得一千

八三六相減故得較數三丙五丁四四五相乘
 故得二十四五相減故得較數一丙五戊三三
 五相乘故得一十五三五相減故得較數二丁
 四戊三三四相乘故得一十二三四相減故得
 較數一也



凡直角三邊形從直角向對邊作一
 垂線分本形為兩直角三邊形即兩
 形皆與全形相似亦自相似若依次
 分之至于無窮其形亦無不相似凡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三

三

從直角所作之垂線即為兩分邊線之中率如
 圖丙丁與甲丁之比例若丁甲與丁乙故丁甲
 為丁丙丁乙兩分邊之中率也又乙丙與丙甲
 之比例若丙甲與丙丁故丙甲為乙丙丙丁之
 中率也乙丙與乙甲之比例若乙甲與乙丁故
 乙甲為乙丙乙丁之中率也此所謂連比例也
 至于乙丙借甲丙與甲乙之比例若甲丙借丁
 丙與丁甲之比例乙丙借乙甲與甲丙之比例
 若甲丙借甲丁與丁丙之比例甲乙借甲丙與

乙丙之比例若甲丁借丙丁與甲丙之比例以
 及甲丙與甲乙之比例若丙丁與甲丁甲丙與
 甲丁之比例若甲乙與乙丁乙丙與甲乙之比
 例若甲丙與甲丁此又所謂斷比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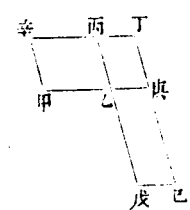


有他線大于元線二倍以上求分
 他線為兩分而以元線為中率如
 甲乙線大于甲丙元線二倍以上
 先以甲乙甲丙聯為丙甲乙直角
 而兩平分甲乙于丁次以丁為心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三

四

甲乙為界作甲戊乙半圓次作丙戊線與甲乙
 平行而遇半圓界于戊次作戊己垂線與甲丙
 平行未作戊甲戊乙兩線即戊己為甲己乙乙
 之中率而甲丙與戊己等則甲丙亦甲己乙乙
 之中率也若甲乙不大於甲丙二倍以上則甲
 丙大于半徑不得為兩分之中率矣
 兩平行方等而一角又等其角
 旁之兩邊即為互相視之邊兩
 平行方之一角等其角旁兩邊
 為互相視之邊即兩形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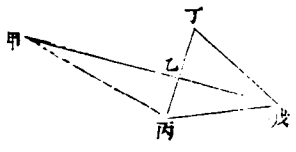
乙丙辛戊乙庚巳兩平行方等甲乙丙戊乙庚
兩角又等此兩角各兩旁之兩邊即為互相視
之邊蓋甲乙與乙庚之比例若戊乙與乙丙也
試以兩相等之角相聯于乙令甲乙乙庚為一
直線即戊乙乙丙亦一直線次從辛丙巳庚各
引長之遇于丁其辛乙乙巳兩平行方既等即
辛乙與乙丁兩形之比例若巳乙與乙丁也而
辛乙與乙丁俱在平行線內即兩形之比例若
其底甲乙與乙庚也因見巳乙與乙丁兩形亦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三

五

若其底戊乙與乙丙則甲乙與乙庚亦若戊乙
與乙丙矣此即予所謂交互比例之法也後段
不必重敘只就前段一反觀之即得矣

兩三角形等其一角又等其等角
旁之兩邊即為互相視之邊兩三
角形之一角等其等角旁之兩邊
為互相視之邊即兩三角形等如
圖甲乙丙丁乙戊兩角形等兩乙
角又等所謂等角旁之兩邊為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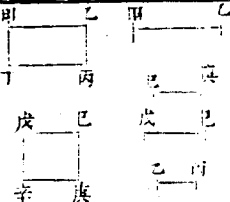


相視者謂甲乙與乙戊之比例若丁乙與乙丙
也試以兩等角相聯于乙令甲乙乙戊為一直
線即丁乙乙丙亦一直線次作丙戊線相聯即
甲乙丙與丙乙戊之比例若丁乙戊與丙乙戊
也夫甲乙丙與丙乙戊兩等高形之比例若其
底甲乙與乙戊而丁乙戊與丙乙戊兩等高形
亦若其底丁乙與乙丙也則甲乙與乙戊若丁
乙與乙丙矣其後段亦就前段反觀之至于甲
乙丙與丁乙戊兩角形即前甲乙丙辛與戊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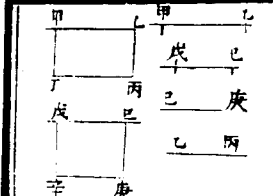
六

庚巳兩平行方之半故其比例之理相同也
四直線為斷比例即首尾兩線矩內形與中兩
線矩內形等首尾兩線與中兩線矩內形等即
四線為斷比例假如有甲乙巳庚戊巳乙丙四
直線謂之斷比例者謂甲乙與巳
庚若戊巳與乙丙也而甲乙丙丁
為甲乙乙丙首尾兩線矩內形戊
巳庚辛為戊巳巳庚中兩線矩內
形其甲丙戊庚兩形相等蓋兩形



之乙與巳既俱為直角而甲乙與巳庚之比
 若戊巳與乙丙是乙巳直角旁各兩邊為互相
 視而甲丙戊庚兩直形必等所謂甲丙戊庚兩
 直形等即四線為斷比例者謂甲乙與巳庚若
 戊巳與乙丙也甲丙戊庚兩形之乙巳直角既
 等即直角旁之各兩邊互相視而甲乙與巳庚
 之比則若戊巳與乙丙也則四線為斷比例矣
 若平行斜方形而等角者亦與此同論以數攷
 之假如甲乙八寸乙丙三寸相乘得二十四寸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三 七

戊巳六寸巳庚四寸相乘亦得二十四寸此兩
 形之相等也而巳庚四寸視甲乙八寸為二分
 之一乙丙三寸視戊巳六寸亦為二分之一此
 四線之為斷比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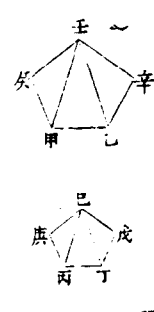


三直線為連比例即首尾兩線矩
 內形與中線上方形等首尾線矩
 內形與中線上方形等即三線為
 連比例如圖甲乙戊巳乙丙三線
 為連比例謂甲乙與戊巳若戊巳

與乙丙也而甲乙丙丁為甲乙乙丙首尾線矩
 內直形戊巳庚辛為戊巳上方形則甲乙丙戊庚
 兩形等試作巳庚線與戊巳等即甲乙乙丙戊
 巳巳庚為比例等蓋謂甲乙與戊巳若巳庚與
 乙丙也則戊巳巳庚矩內形即戊巳與甲乙乙
 丙首尾線矩內之甲丙形等矣甲丙直形與戊
 庚方形等則甲乙與戊巳之比則若戊巳與乙
 丙甲丙戊庚既皆直角即甲乙與戊巳之比則
 若巳庚與乙丙而巳庚與乙丙亦若等巳庚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三 八

戊巳與乙丙則甲乙與戊巳若戊巳與乙丙矣
 若平行斜方形而等角者亦與此同論凡直線
 上方形與他線所作矩內直形等者即此線為
 他兩線之中率以數攷之假如甲乙首線九寸
 乙丙尾線四寸相乘得三十六寸戊巳中線六
 寸自乘亦得三十六寸此兩形之相等也而戊
 巳中線六寸視甲乙首線九寸為三分之二乙
 丙尾線四寸視戊巳中線六寸亦為三分之二
 此三線之為連比例也按此連比例及前章斷

比例皆有交互之意此所謂交互比例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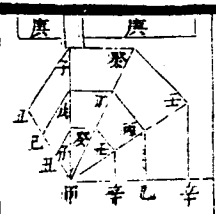
有甲乙線上求作一形與所有丙丁戊己庚形相似而體勢等先于所有形任

從一角各向對角作直線而分本形為若干角形如圖則從己向丁向丙作兩直線而分為丙丁己丙庚己丁戊己三三角形次于元線上作甲乙壬乙甲壬兩角與丁丙己丙丁己兩角各等其甲壬乙壬兩線遇于壬即甲壬乙與丙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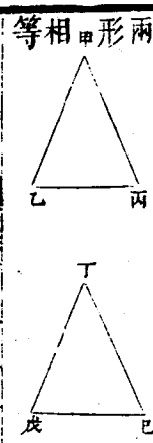
九

丁兩形相似次作乙壬辛壬乙辛兩角與丁己戊己丁戊兩角各等其壬辛乙辛兩線遇于辛即乙辛壬與丁戊己兩形相似未依上法作甲壬癸與丙己庚形相似即得甲乙辛壬癸與丙丁戊己庚兩形相似而體勢等凡作多角形俱倣此



又簡法如有甲乙丙丁戊己直線形求于庚線上作一形與之相似而體勢等先于甲角旁之甲乙甲己兩線任引出之為甲

辛甲丑次從甲向各角各作直線為甲壬甲癸甲子次于甲乙線上截取甲辛與庚線等末從辛作辛壬線與乙丙平行作壬癸線與丙丁平行癸子與丁戊子丑與戊己各平行即所求按此法頗妙蓋即向股與比例規之意遠則廣大近則狹小亦自然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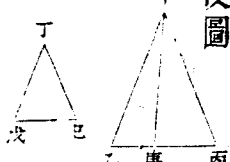
凡兩形同底等高而形相似者則兩形相等為相同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三

一

後圖 比例就令作再加之比例亦未免為相同之比例若兩形等高而乙丙底大于戊己底即于乙丙線上截取乙庚為連比例之第三率令乙丙與戊己之比例若戊己與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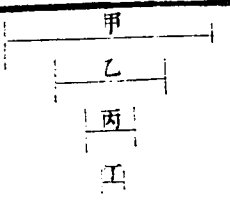
庚也見要法有兩直線求別作次作甲庚直線其甲庚丙與甲庚乙兩形既同在平行線內則兩形之比例即丙庚與庚乙兩線之比例也若兩形不等高前形大于後形相似而體勢等如

後圖甲乙丙形之與丁戊己形則兩形之比例
若乙丙與乙庚兩線之比例後形之戊己線與
庚丙線等而其形則與甲乙庚等乙丙線為前
率戊己與庚丙線等為中率故庚丙之與乙丙
為兩線之比例乙庚線為末率故乙庚之與乙
丙為兩線再加之比例也凡線與線相較為兩
線之比例面與面相較為兩線再加之比例體
與體相較為兩線三加之比例詳具後圖本注
繁而欠明故刪之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三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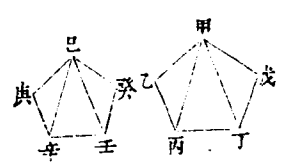
試以數明之如圖甲數八乙數四
丙數二丁數一乙較甲為二分之
一此線與線相較為兩線之比例
甲上方形為六十四乙線居甲線
二分之一其數三十二為一加之
比例丙線又居乙線二分之一其數一十六為
再加之比例今乙線上方形與甲線上方形相
似而體勢等而其數止得一十六此面與面相
較所以為兩線再加之比例也甲線上方體為

五百一十二乙線居甲線二分之一其數二百
五十六為一加之比例丙線居乙線二分之一
其數一百二十八為再加之比例丁線居丙線
二分之一其數六十四為三加之比例乙線上
方體與甲線上方體相似而體勢等而其數止
得六十四此體與體相較所以為三加之比例
也角數難曉方數易見故借方數為證其餘諸
形皆可依例推之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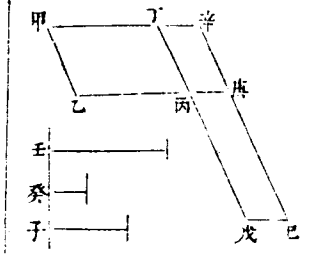
十二



相當三角形之比例若兩元形之比例其元形
之比例為兩相似邊再加之比例如甲乙丙丁
戊與己庚辛壬癸兩多邊俞線形
各以三角形分之其甲乙丙與己
庚辛兩形之比例既若甲乙丙丁
戊與己庚辛壬癸兩多邊形之比
例而甲乙丙與己庚辛兩形之比
例為甲乙己庚兩相似邊再加之
比例則兩元形亦為甲乙己庚再

加之比例凡直線多邊形任作幾邊任作如何
形狀其兩形相似而體勢等者不必細分爲若
干形其兩元形之比例皆爲其相似邊再加之
比例而原本細分爲若干角形者不過解說明
白使人易曉耳有兩形相似而大小復等者兩
形只是一形此爲相同之比例若兩形相似而
大小不等則爲相似邊再加之比例諸形中惟
方形之數整齊易辨圖說見前至于兩圓之比
例則爲其徑線再加之比例蓋圖之徑線同于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三 七
直線形之邊線故也



兩平行方形之比例以兩形
之各兩邊兩比例相結如圖
甲丙丙已兩平行方形之乙
丙丁戊丙庚兩角等所謂兩
邊之比例相結者蓋言兩比
例之前率在此形兩比例之
後率在彼形如甲丙與丙已之
比例以乙丙與
丙庚借丁丙與丙戊相結或以乙丙與丙戊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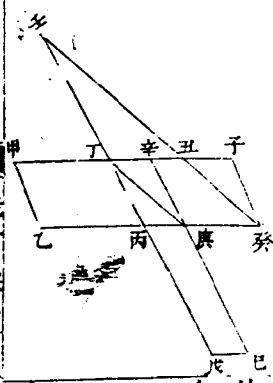
丁丙與丙庚相結也試以兩角相聯于丙而乙
丙丙庚作一直線卽戊丙丙丁亦一直線次于
甲丁已庚各引長之遇于辛次任作一壬線次
以乙丙丙庚壬三線求其斷比例之末率線爲
癸末以丁丙丙戊癸三線求其斷比例之末率
線爲子其乙丙與丙庚兩底之比例既若甲丙
與丙辛兩形而乙丙與丙庚亦若壬與癸則甲
丙與丙辛亦若壬與癸矣因見丙辛與丙已亦
若癸與子甲丙與丙已亦若壬與子也夫壬與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三 十四
子之比例元以壬與癸與子相比比例相結而

壬與癸與子元若乙丙與丙庚丁丙與丙戊
則甲丙與丙已之比例以乙丙與丙庚借丁丙
與丙戊兩比例相結也其以乙丙與丙戊借丁
丙與丙庚相結則先以乙丙丙戊爲一直線可
依上推顯原注云此不同理之比例也兩形不
相似又不相等等角旁之各兩邊亦不互相視
故必用相結之理借象之術假虛形實以通比
例之窮也以數明之乙丙六十丙庚二十壬三

求得癸一丁丙四十丙戊八十癸一求得子二
 卽甲丙之實二千四百與丙巳之實一千六百
 若壬三與子二爲相等帶半之比例也其曰壬
 與癸癸與子兩比例相結者壬三倍大于癸癸
 反二倍大于子反二倍者癸得子之半也三乘半得一五則
 壬與子爲相等帶半之比例也其曰借象者乙
 丙與丙庚丁丙與丙戊二比例既不同理又異
 中率故借壬與癸癸與子同中率而不同理之
 二比例以爲象初作壬與癸若乙丙與丙庚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三 五
 作癸與子若丁丙與丙戊則癸爲前率之後
 率之前是爲壬子首尾兩率之樞紐令相象之
 丙庚丁丙亦化兩率爲一率爲乙丙丙戊首尾
 兩率之樞紐因以兩比例相結爲首尾兩率之
 比例雖不能使三率爲同理之兩比例而合爲
 一連比例亦能使兩不同理之比例首尾合而
 爲一比例矣自三以上可倣此相借以至無窮
 也
 按本書云相結之理蓋在中率如兩片相合此

爲之膠兩襟相合此爲之紐蓋于無可比例之
 中而設法相聯以求首尾之比例此法固爲巧
 妙予更立一法不須別作壬癸子線以爲借象
 之術只就本形相結之中率以求首尾兩率之
 比例更爲明白其法
 作一形如前圖次于
 丙丁引長之作丁壬
 線與丙戊等次將丁
 庚以直線聯之次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三 六
 壬作壬癸線與丁庚平行次從丙庚引長之與
 壬癸線遇于癸次從丁辛線引長之爲辛子而
 與壬癸線相交于丑末作癸子線與庚辛平行
 而遇辛子線于子爲庚癸子辛平行方形亦爲
 庚癸丑丁平行方形而與丙巳等卽甲丙與丙
 巳兩形之比例若乙丙與庚癸兩線之比例也
 蓋甲丙與庚子或庚止兩形同在平行線內故兩
 形之比例若乙丙與庚癸兩底之比例而庚子
 與丙巳等故甲丙與丙巳之比例亦若乙丙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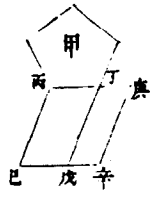


庚癸兩底之比例也始也丙巳之形以丙庚爲廣以丙戊爲長乃狹長之形繼也變成以庚辛爲廣以庚癸爲長乃寬短之形始也丙巳與丙辛同廣故其形狹而長繼也丙巳以丙辛之長爲廣故其形寬而短至于丙巳與庚子等者蓋丙戊與庚癸之比例若庚辛與庚丙故也此乃干不同理之中而生一比例之法遂使首尾兩率從中率相結而出亦天然之妙也以數明之乙丙六十丁丙四十甲丙之實二千四百庚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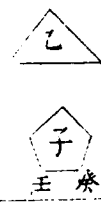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三

七

四十庚癸四十庚子之實一千六百是庚子形爲甲丙形三分之二其比例若乙丙與庚癸之兩線丙戊八十丙庚二十丙巳之實亦一千六百與庚子等是丙巳形亦爲甲丙形三分之二其比例豈不若乙丙與庚癸之兩線乎



有甲乙兩直線形求作他直線形與甲相似與乙相等等先于求相似之甲形任取一邊如丙丁于丙丁邊上作平行方形與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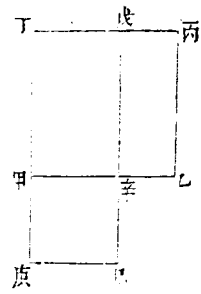
等爲丙戊法見要次于丁戊邊作平行方形與乙等而戊丁角與丁丙巳角等爲丁辛次作

一壬癸線爲丙丁丁庚之中率末于壬癸上作子形與甲相似而體勢等卽子形與乙形等按丙丁壬癸丁庚三線既爲連比例則一丙丁與三丁庚之比例若一丙丁上之甲與二壬癸上之子兩形相似而體勢等者之比例也又丙丁與丁庚之比例若丙戊與丁辛兩等高平行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三

七

形之比例也則丙戊與丁辛若甲與子矣夫戊與丁辛元若甲與乙則甲與乙之比例若甲與子而乙形與子形等矣原本云凡三直線爲連比例則第一線上多邊形與第二線上相似之多邊形其比例若第一線與第三線也今甲乙兩形不相似故先將兩形于平行線內作兩平行方形以爲前後兩率然後求出中率作子形于中率之上而令與甲相似則子形卽與乙形等矣



一甲乙直線求作理分中
末線先于原線上作甲乙
丙丁方形次依丁甲邊作
丁巳直方形與甲丙方形
等而甲巳為其餘形又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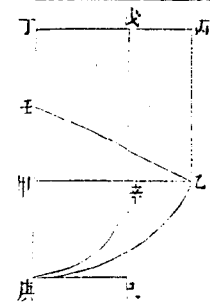
甲丙方形相似則戊巳線分甲乙于辛為理分
中末線也丁巳與甲丙兩形既等每減一甲戊
形即所存甲巳與辛丙兩形亦等矣此兩形之
甲辛巳戊辛乙兩角既等即兩角旁之各兩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三

二

線為互相視之線也而等戊辛之甲乙線與
辛巳之甲辛線其為比例若甲辛與辛乙也是
甲辛乙線為理分中末也甲乙甲辛辛乙凡三
線而第一第三矩內之辛丙直形與第一甲辛
上方形等即三線為連比例而甲乙與甲辛若
甲辛與辛乙矣

按前法云依丁甲邊作丁巳直方形與甲丙方
形等然此非可以妄意揣度而作也既作甲丙
方形即將丁甲平分于壬次將丁甲線引長之



為丁庚線次以壬為心乙
為界作小半圓而與丁庚
線相遇于庚次以甲為心
庚為界作更小半圓而與
甲乙線相遇于辛次作戊

辛巳線與丁甲庚線平行未作庚巳線與甲辛
平行而與戊辛巳線相遇于巳然後能令甲乙
與甲辛之比例若甲辛與辛乙而甲乙倍辛乙
矩內直形始得與甲辛上方形等也若不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三

辛

法而任分甲乙于辛則于連比例之率不合
甲乙倍辛乙矩內直形不與甲辛上方形等即
丁巳之大直形亦不與甲丙之大方形等矣西
洋謂此線為神分線不其然乎予以勾股法求
之更為簡捷詳見二卷

幾何易簡集卷之三終

幾何易簡集卷之四

隱山李子金子金甫注

幾何原本刪注

有甲乙丙三邊直角形甲為直角于乙丙邊上

任作直線形為乙丙丁戊次于

甲乙甲丙上亦作甲乙已庚甲

丙壬辛兩形與乙丁形相似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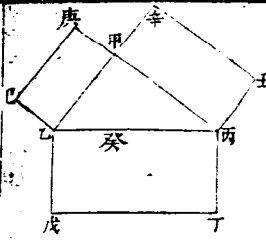
體勢等其乙丁形與乙庚丙辛

兩形并等此當以句股法通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一



蓋一弦幕內函一勾一股之幕則弦上一形與
 勾股上兩形若形相似而體勢等則一形自與
 兩形并等也餘詳二卷西法舊本有比例之線
 而無比例之面其言此
 例之面者皆丁先生增之
 前刊先生增之于後者也

增題圓與圓為其徑與徑再加之比例全圍與
 全圍半圍與半圍相當分與相當分其比例皆
 等蓋諸比例皆兩徑線再加之比例故也依此
 推之圓與圓亦為其周與周再加之比例也
 一直線形求所減之分與所存之分各作一形

與所設之形相似而體勢等如甲形求減三分

之一先作丙丁形與甲相等而

與所設之乙形相似次于丙戊

邊上作丙已戊半圍次分丙戊

為三分分而取其一為庚戊次

從庚作已庚垂線次作已丙已

戊兩線末于已丙已戊上作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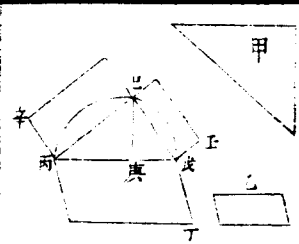
辛已壬兩形各與丙丁相似而體勢等即得此

此法最為曲折必先變甲為平行方形而有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二



角為第一餘方次以乙底為度用對角線求第
 二餘方得甲幾倍大于乙次用後作倍大他形
 之法即得丙丁形與乙相似而與甲相等或先
 以乙形之底為前率作一與乙等高與甲相等
 之形而有乙角為後率以求中率然後以中率
 為底作一形與乙相似則自與甲相等也餘以
 前法作之即得以數明之假如甲之實一十八
 其乙形高二度濶四度即以高二度除一十八
 得高二度濶九度一餘方次以乙濶四度為前

率甲濶九度為後率求中率得六度即以此為度用對角線作之得濶六度高三度之一餘方為丙丁即與乙相似而與甲相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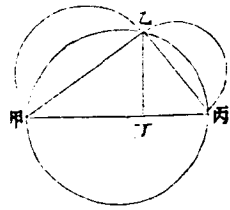


若直線形求減之所減所存不論何形其法更易如甲形求減三分之一先作

乙丙平行方形與甲等次分乙丁為三平分而取其一為戊丁末從戊作已戊線與丙丁平行即戊丙形為等甲之乙丙形三分之一也

隱山部事 幾何卷之四

三



若于大圓求減一小圓則以徑當形邊餘法同前按此亦兼句股與連比例兩法甲丙大圓之徑如弦甲乙中圓之徑如股乙丙小圓之徑如句凡一弦羈

皆與句股兩羈并等圓形雖與方形不同無論大小皆形相似而體勢等故與方形同法則甲乙丙兩圓并與甲丙圓等也其為連比例者蓋甲丙與甲乙之比劍若甲乙與甲丁

與乙丙之比例若乙丙與丁丙也凡面與面之

比例為其相似邊再加之比例則是甲丙與甲

乙兩形之比例若甲丙與甲丁兩線之比例甲

丙與乙丙兩形之比例若甲丙與丁丙兩線之

比例也以數明之假如甲丙大圓之徑一百度

甲乙中圓之徑八十度中圓徑為大圓徑十分

之八雖兩徑之比例為十分之八而兩形之比

例則非十分之八故再加以中圓徑之比例為

甲乙十分之八者方為大圓與中圓兩形之

隱山部事 幾何卷之四

四

例也其大圓徑所分之甲丁線六十四度為

圓徑十分之八則是甲丙大圓與甲乙中圓兩

形之比例若甲丙與甲丁之兩線也而甲丙大

圓與乙丙小圓兩形之比例若甲丙與丁丙之

兩線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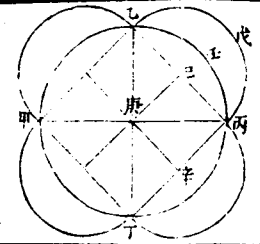
依前法可方一初月形謂可作一方形如甲乙與初月形等也

丙丁圓有附圍周四分之一為乙壬丙戊之初

月形而求作一方形與之等先從乙丙作甲乙

丙丁內切圓方形次用方形法四平分之即其

一為所求方形與初月形等蓋甲乙丙半圓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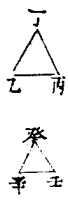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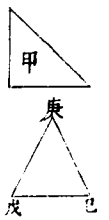


甲乙乙丙上兩半圓并等甲乙乙丙兩線自相等即其上兩半圓亦自相等而庚乙壬丙分圓形為大半圓之半即與乙巳丙戊小半圓等此兩率者各減一

同用之乙巳丙壬一小弧其所存乙壬丙戊初月形與庚乙丙角形等而庚巳丙辛方形與庚乙丙角形亦等則與乙壬丙戊初月形亦等因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五

見甲乙丙丁方形與四初月形并等也按此法所推絲毫不爽但圓內減方所餘之四弧自古及今未有定例予嘗細加攷求雖未能天然巧合亦庶乎密而不疎矣詳算法通義及象限表



有甲與乙丙丁兩直線形求別作一直線形為連比例先作一戊巳庚形與乙丙丁相似與甲相等次以相似之各一邊如戊巳乙丙為前中率線而求其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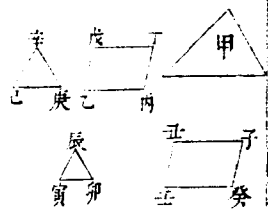
比例之末率為辛壬線末于辛壬上作辛壬癸

形與兩形相似而體勢等即所求原論云戊巳乙丙辛壬三線既為連比例即其三形相似而體勢等者亦為連比例若有兩圓求別作一圓形邊依上戊巳庚與乙丙丁兩底之比例若乙法作之

丙丁與辛壬癸為連比例而戊巳庚與乙丙丁兩形之比例若戊巳與辛壬兩底線之比例此又為兩相似邊再加之比例也

有一甲乙丙丁戊三巳庚辛三直線形求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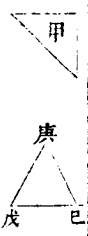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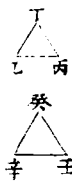
作一直線形為斷比例先作壬癸子丑形與甲相等與乙丁相似次以三形之各一邊如壬癸乙丙巳庚為三率求其斷比例之末率線為寅卯末于寅卯上

作寅卯辰形與巳庚辛相似而體勢等即所求原論云四線既為斷比例即其線上形相似而體勢等者亦為斷比例若有三圓求別作一圓為斷比例亦以圓徑當形邊作之按壬癸與乙

丙之比例若已庚與寅卯壬子與乙丁兩形之比例亦若已庚辛與寅卯辰兩形此為斷比例至于壬子與乙丁兩形已庚辛與寅卯辰兩形其比例又當以各相似邊再加之比例求之



有甲與乙丙丁兩形求別作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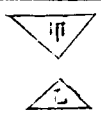


形為連比例之中率先作戊已庚形與甲相等與乙丙丁相似次求戊已乙丙兩線連比例之

中率為辛壬見法末于辛壬上作辛壬癸形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七

戊已乙丙上兩形相似即所求原論云戊已辛壬乙丙三線既為連比例即各線上相似之形亦為連比例按戊已庚與辛壬癸兩形之比例若戊已與乙丙兩底線之比例此又為相似邊再加之比例也



有甲乙兩直線形求別作一形為連比例之中率先作丁丙巳戊平行方形其角任直任斜只要與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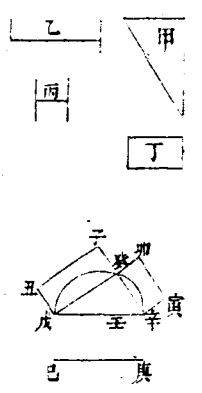
次作庚戌壬辛平行方形與乙等與丁已相似次以兩形之戊角相聯而丁戌壬為一直線庚戌戌巳亦一直線末從兩形引長各邊成丙子辛癸平行方形即兩餘方形俱為丁已庚壬兩形之中率若兩圓求作一圓為連比例之中率亦以圓徑當形邊依前法作之按庚戌壬辛平行方形與丁已相似而與乙相等非易作也須另有作法方得無差其法先作

一平行方形與乙等雖與乙等未必能與圖丁已形相似置此為對角線之一餘方次依圖丁戌為長用對角

再作一相等之餘方其廣若干為末率以已戌之廣為初率兩廣相并折半為心以已為界作半圓而于兩廣之間作一垂線與圓界相遇之度即中率也其中率之廣即圖之戊庚然後以對角線作之方妥本章欠明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八

有甲直線形求分作兩形俱與丁形相似其比例若乙丙之兩線先作戊已庚辛直



線先作戊已庚辛直

形與甲相等與丁相似次分戊辛于壬令戊壬

與壬辛之比例若乙與丙也分法先以乙丙聯

壬與壬辛若乙次于戊辛上作戊癸辛半圓次

作癸壬爲戊辛之垂線次作戊癸癸辛線相聯

末于戊癸癸辛上作戊丑子癸癸卯寅辛兩形

皆與戊庚相似卽此兩形并與甲等而又各與

丁相似其比例又若乙與丙也原論云戊子癸

寅兩形并與等戊庚之甲等又戊壬與壬癸之

比例若戊癸與癸辛戊壬壬癸壬辛三線爲連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九

比例卽戊壬與壬辛爲戊壬與壬癸再加之比

例而戊子與癸寅兩形亦爲戊癸與癸辛兩相

似邊再加之比例則戊壬與壬辛之比例亦若

戊子與癸寅也夫戊壬與壬辛元若乙與丙則

戊子與癸寅亦若乙與丙矣按此圖固兼連比

例及再加之比例兩法而負半圓之三邊直角

形又卽句股之象也戊癸辛形大句股也戊壬

癸形中句股也戊辛大弦與戊癸大股之比例

若戊癸中弦與戊壬中股之比例戊壬爲戊辛

再加之後率故戊庚與戊子兩形其比例若戊

辛與戊壬兩線也戊癸辛大句股也癸壬辛小

句股也戊辛大弦與癸辛大句之比例若癸辛

小弦與壬辛小句之比例壬辛爲癸辛再加之

後率故辛巳與辛卯兩形其比例若戊辛與壬

辛兩線也如是則戊子辛卯兩形卽爲戊巳庚

辛一形之所分矣若一圓求分作兩圓其比例

若所設兩線亦以圓徑當形邊依前法作之

有甲直線形求分作兩形俱與丁形相似其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十

分形相似邊之比例若乙與丙兩線之比例若

以乙丙兩線求出連比例之末率爲戊次作巳

庚辛形與甲相等與丁相似

次任用巳辛一邊兩分之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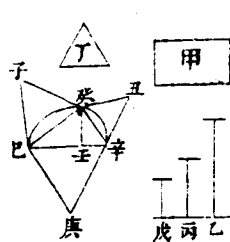
壬令巳壬與壬辛之比例若

乙與戊次于巳辛上作巳癸

辛半圓次作癸壬爲巳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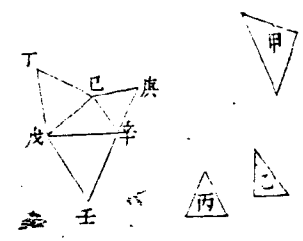
垂線次作巳癸癸辛兩線相聯末于巳癸癸辛

上作巳子癸癸丑辛兩形俱與丁相似而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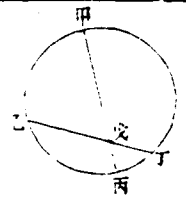
等此兩形并即與已庚辛等而已癸癸辛兩相
 似邊之比例若乙與丙若一圓求分作兩圓其
兩圓徑之比例亦若所
 設之
 兩線按兩相似邊之比例若乙與丙兩相似形
 之比例則若乙與戊也此圖與前圖之理相同
 但前所設乙線即前率丙線即末率此則以乙
 線為前率丙線為中率而求出戊線為末率前
 不言中率而中率自在此則指出兩相似邊之
 比例若前中兩率之比例雖形狀不同各目稍
 異而其實則一也論旨多重前題故不復載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七



有甲乙兩形求并作一形與
 丙形相似先作戊丁巳形與
 甲等作已庚辛形與乙等令
 各與丙相似次以戊巳已辛
 相似之邊聯為直角次作戊
 辛線相聯末于戊辛線上作
 戊辛壬形與丙相似而體勢等即與上兩形并
 等若兩圓求并作一圓亦
 以圓徑當形邊作之 按此專是句股之法
 戊巳如股已辛如句戊辛如弦

隱山鄙事 幾何簡集卷四



有甲乙丙丁圓內有甲丙乙丁兩
 線交而相分于戊其所分之甲戊
 戊丙乙戊戊丁為互相視之線蓋
 謂甲戊與戊丁若乙戊與戊丙又
 甲戊與乙戊若丁戊與丙戊也原論云甲戊借
 戊丙與乙戊借戊丁兩矩內形等即等角旁之
 兩邊為互相視之邊按此即予所謂交互比例
 之法也以數明之假如甲戊九戊丙二乙戊六
 戊丁三戊丁三視甲戊九為三分之一戊丙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七

視乙戊六亦為三分之一乙戊六視甲戊九為
 三分之一二戊丙二視戊丁三亦為三分之一故
 甲戊九與戊丙二相乘得一十八乙戊六與戊
 丁三相乘亦得一十八而兩矩內直形等也
 有甲乙丙丁圓于圓外任取一點
 如戊作戊丁戊丙兩割圓線與圓
 界相交于甲于乙其戊丙戊乙戊
 丁戊甲為互相視蓋戊丙與戊丁
 若戊甲與戊乙又戊丙與戊甲若

戊丁與戊乙也試作戊巳切圍線即戊丙借戊乙矩內形與戊巳上方形等又戊丁借戊甲矩內形亦與戊巳上方形等即戊丙借戊乙與戊丁借戊甲兩矩內形亦等而等角旁之兩邊為互相視之邊又戊丙借戊乙戊丁借戊甲兩矩內形俱與戊巳上方形等即戊丙戊巳戊乙三線為各全線與其規外線之各中率按凡為互相視之邊乃彼此互相消息損長則益廣損廣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七

則益長任千變萬化總不出此一定之數故也以矩形言之戊丁之長大于戊丙而戊乙之廣則大于戊甲戊丙之長大于戊巳而戊巳之廣則大于戊乙長廣相乘其實皆一此亦自狀之妙也今以數攷之假如圍徑六十分切圍線亦六十分戊丁割圍全線九十七分○八毫二絲強以此為長而減去圍徑甲丁線六十分餘規外戊甲線三十七分○八毫二絲強為廣長廣相乘得三千六百分其切圍戊巳線六十分自

乘亦得三千六百分而兩形相等又如戊丙割圍全線九十分為長減去圍內乙丙線五十分餘規外戊乙線四十分為廣長廣相乘亦得三千六百分與切圍戊巳線六十分自乘之數等即此可見任作如許割圍線其全線借規外線矩內直形皆與切圍線上方形等則切圍線為各割圍全線與其規外線之各中率昭狀矣夫全線前率也規外線末率也切圍線中率也中率為一定不易之數前末兩率皆全線與規外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四

線互相消息雖長廣無一定之數而總不出乎中率之外凡此盈虛消長之機皆天造地設非人力之所能強為也餘說見前

有三角形于一邊任取一點從點作一線分本形為兩形其兩形之比例求若所設兩線之比

例 先法甲乙丙角

形任于乙丙邊上取一點為丁求從丁點作一
線分本形為兩形其兩形之比例若所設之戊
已兩線先以乙丙線兩分于庚令乙庚與庚丙
之比例若戊與已其庚與丁若同在一點即作
丁甲線則乙丁與丁丙兩線之比例若乙丁甲
與丙丁甲兩角形也是丁甲線所分兩形之比
例若戊與已也

次法若庚在丁丙之內亦作丁甲線次從庚作
庚辛線與丁甲平行次作丁辛線相聯即丁丙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五

線分本形為兩形其乙丁辛甲無法四邊形與
丁丙辛角之比例若乙庚與庚丙即亦若戊與
已也試作庚甲線其辛庚甲與庚辛丁兩形必
等若每加一丙庚辛角即丙庚甲與丙辛丁兩
角形亦等則甲乙丙全形與丙庚甲角形之比
例若甲乙丙與丙辛丁也分之則乙庚甲角形
與丙庚甲角形之比例若乙丁辛甲無法四邊
形與丙辛丁角形也乙庚甲與丙庚甲兩形之
比例既若乙庚與庚丙則乙丁辛甲與丙辛丁

兩形之比例亦若乙庚與庚丙也即亦若戊與
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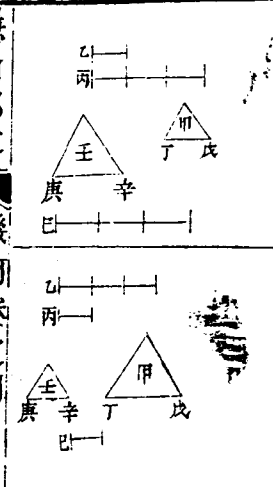
後法若庚在乙丁之內亦作丁甲線次作庚辛
線與丁甲平行次作丁辛線相聯即丁辛分本
形為二其乙丁辛角形與丁丙甲辛無法四邊
形之比例若乙庚與庚丙亦若戊與已也試作
庚甲線如前因見辛庚甲庚辛丁兩角形等次
每加一乙庚辛角形即乙庚甲與乙辛丁兩角
形亦等則甲乙丙全形與乙庚甲角形之比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六

若甲乙丙與乙辛丁也分之則丙庚甲與乙庚
甲兩形之比例若丁丙甲辛與乙辛丁也乙庚
甲與丙庚甲之比例既若乙庚與庚丙則乙丁
辛角形與丁丙甲辛無法四邊形之比例亦若
乙庚與庚丙則亦若戊與已矣凡角形于一邊
求減幾分之一先分為
幾分而後取其一即得按先法庚丁同點則全
形與所分兩形等高既等高則同在平行線內
矣故兩形之比例若兩底之比例次法後法庚
丁不同點則所分兩形不得與全形等高故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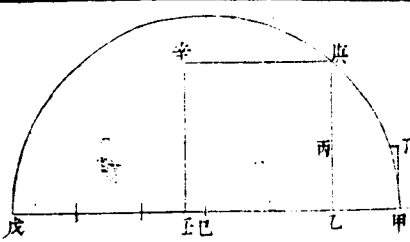
借乙庚甲與丙庚甲兩形而作丁甲庚辛兩平行線以平行線內之辛庚甲與庚辛丁兩相等之角形交相兌換而後得所分之兩形若乙庚與庚丙亦若戊與巳也



有甲形求別作一形與之相似其小大之比例若所設乙丙兩線先以乙丙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七
甲之一邊如丁戊三線求其斷比例之末率為巳次求丁戊及巳之中率為庚辛末從庚辛上作壬形與甲相似即甲與壬之比例若乙與丙蓋丁戊庚辛與巳三線為連比例即一丁戊與三巳之比例若相似之甲與壬兩形也依此法倍大三四五倍大以至無窮之他形亦可作兩二分之一及三四五分之一以至無窮之他形凡形相似而體勢等者其兩相似之邊為前中兩率其兩形之比例則若前率與末率之比例諸如此類皆所謂再加之比例也

比一切方形平行線形及各形之相加相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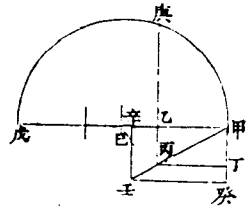


皆有作法如甲乙丙丁方形者作一五倍大之形先將甲乙線引長之以甲乙為度截取五分至戊使五倍大于甲乙次兩平分甲戊于巳次以巳為心甲戊為界作甲庚戊半圓取乙丙線引長之遇圓界于庚即乙庚為所求方形之一邊也未作乙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六
辛壬方形即五倍大于甲丙蓋乙庚既為戊乙乙甲之中率線即一戊乙與三乙甲之比例若二庚乙上方形與三甲乙上方形之比例戊乙就五倍于乙甲則乙辛亦五倍于甲丙若戊乙為乙甲之六倍則乙辛亦甲丙之六倍戊乙為乙甲三分之一則乙辛亦甲丙三分之一相加相減倣此以至無窮按此亦兩相似邊再加之比例乙庚與乙甲兩相似邊之比例若戊乙與乙庚而乙辛與甲丙兩形其比例則若戊乙與

乙甲也

有甲乙丙丁平行直方形求別作二倍大之形與之相似而體勢等先將甲乙線引長之以甲乙為度令自乙至戊二倍大于甲乙次兩平分



甲戊于己以己為心甲戊為界作甲庚戊半圓取丙乙線引長之遇圓界于庚即乙庚為所求直方形之一邊次于甲戊線上截取甲辛與乙庚等從辛作辛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九

壬線與乙丙平行次作甲丙對角線引長之與辛壬線遇于壬末作丁癸癸壬成甲辛壬癸平行直方形即二倍大于甲丙又相似而體勢等也蓋戊乙乙庚乙甲三線既為連比例如前論一戊乙與三乙甲之比例若二等乙庚之甲辛上直形甲壬與三甲乙上直形甲丙也戊乙既二倍于甲乙則甲壬亦二倍于甲丙矣用此法上不論何等形與乙庚上形相似而體勢等者其乙庚上形皆二倍大于甲乙上形相相減做此以若用前法作圓則乙庚徑上圓亦二倍至無窮

隱山鄙事

幾何簡集卷四

大于甲乙徑上圓相相加相減做此以至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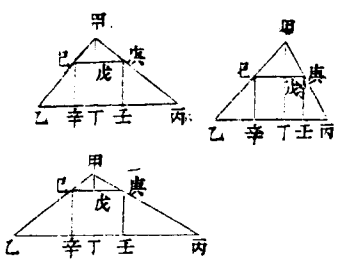
方形四邊皆等乃一定不易之形若平行直方形其兩長兩廣全無一定之局固不可無法以準之也所求之形必須與本形相似則本形之長廣即其法矣既以戊乙乙甲兩率求出乙庚之中率則乙庚即所求直形之一邊甲乙為原形之長則等乙庚之甲辛亦為所求二倍大形之長甲丁為原形之廣則依對角線所求之癸亦為二倍大形之廣故一切平行方形之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三

莫妙于對角之一線也



有甲乙丙銳角形求作內切方形先從甲角作甲丁為乙丙之垂線次兩分甲丁于戊令甲戊與戊丁之比例若甲丁與乙丙見要法有甲乙線求兩分之章末從戊作乙庚線與乙丙平行次作己辛庚壬兩線皆與戊丁平行即得己壬形如所求

若直角鈍角則從直角鈍角作垂線餘法同

二圖第三 已戊庚線既與乙丙平行即乙丁與

丁丙若已戊與庚也又丁丙與甲丁若戊庚

與戊甲 為等角形故也 即乙丙與甲丁若已

庚與甲戊又甲丁與乙丙若甲戊與戊丁所謂

甲丁與乙丙若甲戊與戊丁者蓋甲丁與乙丙

元若甲戊與已庚而戊丁與已庚等 雖可大線

小而必使作方形之一邊則故云若甲戊與戊

丁也予更立一法以數求之所得亦同只以用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三

線五寸置甲丁三寸為實以甲丁三寸小率乘

之得九寸以甲丁三寸乙丙五寸相并八寸為總率

除之得一寸一分二厘五毫為甲戊小分線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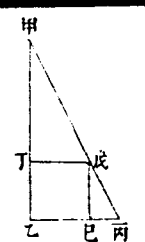
乙丙五寸大率乘之得一十五寸亦以八寸總

率除之得一寸八分七厘五毫為戊丁大分線

即內切方形之一邊也

若直角三邊形求依角作方形

則分甲乙垂線于丁令甲丁與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三

從丁作丁戊線與乙丙平行次作戊己線與丁

乙平行即得丁己形如所求原論云乙丙與甲

乙既若丁戊與甲丁而甲乙與乙丙又若甲丁

與丁乙即丁戊與丁乙必等而丁己為方形矣

如圖三邊直角形依乙角作方形其方形邊必

為甲丁己丙兩餘邊之中率蓋甲丁與丁戊若

戊己與己丙故也按此即算家勾股容方之圖

也以數求之則以勾股相乘為實以勾股相并

為法除之即得假如勾三寸股六寸相乘得一

十八寸為實以句三股六相并共九寸為法除之得二寸即內切方形之一邊也此與前圖形雖不同而其理則一前圖之甲丁垂線即勾也乙丙底線即股也垂線與底線相乘即句股之相乘也垂線與底線相并為法除之即句股之相并為法除之也所得之戊丁即句股所容方之一邊也然三邊直角形依直角所作之方形大于依大邊上所作之方形何以明之假如句三股四弦五之三邊直角形以句股相乘得一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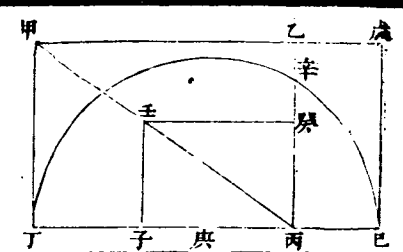
圭

十二寸以句股相并七寸除之得一寸七分一厘四毫強為方形之一邊若干直角作一線為大邊之垂線其數當得二寸四分與底線之五寸相乘亦得一十二寸而以垂線與底線相并則得七寸四分以此為法除一十二寸止得方形之邊一寸六分二厘強以是知三邊直角形依直角所作之方形大于依大邊上所作之方形也

幾何易簡集卷之四終

隱山鄙事 幾何易簡集卷四

補遺一款



有甲乙丙丁平行方形而取其三分之一作一形與甲丙形相似而與三分之一相等先將甲乙線引增三分之一為乙戊作一平行方形為乙戊丙丁次作甲丙對角線次平分丁巳于庚即以庚為心以丁巳為界作丁辛巳半環而與乙丙線相交于

隱山鄙事 幾何卷之四

圭

辛次以丙辛為度作壬癸線與甲乙平行而與甲丙線相遇于壬末作壬子線與乙丙平行則丙癸壬子即與甲丙形相似而與乙巳形三分之一相等也

四卷第十八圖有甲乙丙丁平行直方形求別作二倍大之形與之相似而體勢等止言以小作大而不言以大作小故特補而出之凡欲知以他形之本形之幾分先將兩形俱變作直方而形之直方為第一餘方次用對角線取本形之長或廣作第二餘方

即得他形為本形之幾分也

四卷終

序

律呂之學今之儒生至有舉其名不能悉數者
柘城李子子金獨能沉酣于中辨析而推究之
著書累萬言余是以知天下之大不敢謂留意
古學者之遂無其人也本于三分損益隔八相
生之兩言推廣以至于精微古人不傳之秘得
子金而始傳讀其書蓋渺乎不得其涯際如疊
山者不能窮其高涉江者不能測其深徒詫為
奧區神臯而已矣唐荆川稗編所載律呂諸文
隱山鄙事 曹序

學固絕學也其文亦古大家之文也余偶浪跡
柘溝登王子長穎之堂見子金蕭然臯比而其
寄托乃在千載上舉今日儒生之所甚難者奮
然為之不以為難噫子金之志勇矣夫
康熙三年甲辰夏五月既望西浙舊史官曹爾
堪書于柘署之蘿易軒

隱山鄙事

曹序

二

律呂心法自序

律呂之亡久矣三代以前不能詳考自管子呂氏春秋而下書累數萬人經百餘氏率皆紛紜雜選互相牴牾卽傳衍至于今日亦尚未有定論也嗚呼以常情推之豈非天下至難之事哉千百餘年皆視以爲至難之而今曰卒然曰我能知之我能定之噫妄甚矣雖然天下之事固有智者慮之而或失愚者慮之而或得者卽使得失俱未可知而驗乎氣數而確然不悖

隱山鄙事

自序

施之器用而怡然有合實諸夢寐而帖然甚安世自世法自我法但求此心之可信焉亦未嘗不可也按律呂制作之原大抵皆以黃鐘爲本黃鐘九寸空圍九分三分損益以相生此古今相傳之法也古今相傳之法具在而律呂猶至亡失者豈法之不善哉亦用法者之過耳夫學者之患莫大于輕變古而亦莫大于重泥古何也自我今日言之不惟立法之人爲古人凡我生以前其用法之人皆古人也使古人之言

如出一口古人之制如出一手其法雖至今用之可也而又何必紛紛多事哉因是而知立法之古人固不可輕變而用法之古人實不可重泥也自秦漢以來言律呂者不下百人未嘗不各持其說以爲確不可易卽自學者觀之亦未嘗不以爲是也如其皆是則言之于前者固不必非之于後非之于後者亦不必更有非其非者矣乃考之前代卒無一人之相合無間者獨何歟天下之事一彼一此之不合猶存是非

隱山鄙事

自序

于其間况其皆不相合卽執至愚之人而語之曰彼皆是也吾亦知其必不信矣夫理止一是外此則盡非可知也今卽百人之不相合者較之其舉無一是姑不必論卽其間斷乎有一至是之說而其爲非者固已九十有九矣雜一是一于九十九非之中而後之人得其一言之言遂固執而不變曰吾學古人也豈不過哉然則古人之法盡可變乎非也古人之法盡美盡善烏可得而變也古人曰黃鐘之管九寸空圍九分

吾所用黃鐘之管亦九寸也空圍亦九分也古人曰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吾所用之法亦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也除此之外卽更有別法亦未有加于此者古人之法又烏可得而變也若夫歐陽秀極詆上下相生三分損益之謬李文利以黃鐘爲三寸九分而深辨黃鐘九寸宮聲極濁三分損益之誤瞿九思謂七音二變四清皆不足信而欲捐去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說不泥古則有之以爲不變古則未也泥古不可變

隱山鄙事 自序

二

王郊廟燕享之樂亦未得習其器數而乃欲取百代不決之疑斷之于筆舌之上天下後世保無有晉其人火其書者乎噫固矣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予嘗觀先儒有言律呂當以人聲爲度今之歌曲雖新聲代變而其音律聲調未嘗不在也兼以十二律之制今之所遺者尚有笙之一物考之笙而十二律之大畧可知也予素頗亦能琴琴之每一絃七濁七正七清之聲備焉按之琴而十二律五聲二變燦然可見也瑟之制予未能親見而知其有十二清聲十二濁聲考其制亦當如俗樂箏與箏之形而絃則二十有五焉十二律七音六十調固無乎不在卽以俗樂之箏與箏調之而亦自可辨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器必至于耳可信目可信心可信而後敢卽安焉又安見今之不可爲古俗之不可爲雅乎酌古由于準今聖作賴于明述予固知斯爲罪我之端而絕學無傳要不可不存此理于天地之間也

隱山鄙事 自序

四

律呂之制無過黃鐘九寸空圍九分三分損益
隔八相生數言而已後世言律議家未嘗不講
此法但源流既紊門戶自多而律呂之制亦因
以遂失耳律呂之制失則古人之正義晦矣著
律呂正義一卷

蔡西山律呂新書博極羣言考覈詳備爲律呂
之集大成其高出前古足垂不朽者在于十二
宮之聲俱求合于五音相生之數耳其餘則皆
依據成法不辨得失諸家既誤之于前而西山

龍山鄙事

律呂

五

復踵之于後恐繼起之人不仍蹈前轍者寡矣
著新書辨誤一卷

歷代律呂之傳自呂氏春秋淮南鴻烈解而下
以至今日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共爲一聲
而循環生之舉步一差徑路遂別其失已正之
前二卷不必節節再辨也至于按據本法復多
舛戾則其謬滋甚矣著諸家關謬一卷
順治辛丑孟夏隱山李子金子金甫書

同學諸子叅訂姓氏

曹爾堪顧菴 浙江

劉 凝二至 江西

陳維崧其年 江南

李永庚鍊菴 湖廣

侯方巖叔岱 商丘

張太室素六 鹿邑

湯 斌潛菴 睢州

許三禮西山 安陽

隱山鄒事 姓氏

張省躬允修 鹿邑

田蘭芳梁紫 睢州

王 紳公垂 睢州

孔衍禔樞菴 杞縣

李元振貞孟 柘城

王 銓長穎 柘城

陳天清如水 柘城

劉 榛山蔚 商丘

王 錚三雪 柘城

劉 坤資生 睢州

胡 平仲荒 鹿邑

侯方揆敷文 商丘

李芳廣蓼墅 柘城

王 繻公符 睢州

竇克勤敏修 柘城

湯 溥元博 睢州

鄭 廉介夫 商丘

劉德培篤甫 商丘

隱山鄒事 姓氏

王 培益仲 柘城

王 組公冕 睢州

王銓縉掌夏 睢州

吳學灝子淳 睢州

孫 暄曉壑 睢州

王銓綬紫客 睢州

侯 明闇公 商丘

王式毅誨存 睢州

竇振起朴修 柘城

徐拓構叔肯	睢州
吳宗頤子正	睢州
徐拓垣次微	睢州
徐 杜季畏	睢州
孔興泰林宗	柘縣
李 初元長	睢州
李克廣巨公	柘城
杜知耕端甫	柘城
劉 起少梁	睢州
隱山鄙事	姓氏
徐獻昭夢協	睢州
高 玠荆襄	柘城
任 濤觀濼	鹿邑
袁鍾彪虎文	睢州
袁鍾麟公振	睢州
王澤遠飲滄	睢州
王式潞若常	睢州
魏 琬次玉	柘城
李元燾南昭	柘城

隱山鄙事 律呂心法全書

張淑文憲潞	睢州
李在恪恩若	睢州
田寧馨克文	睢州
吳 荆蔚林	柘城
王 楨寧周	柘城
周式度懿徽	柘城
趙 琅崙仙	柘城
杜知棣實甫	柘城
杜知糝粒甫	柘城
隱山鄙事	姓氏
杜知籽碩甫	柘城
杜知裕逸甫	柘城
王 涵汪如	柘城
張 璣公璇	柘城
曹 愔中立	柘城
王 澍井源	柘城
王鍊一金祁	寧陵
王銘又西戒	柘城
李 中牟山	睢州

湯 準 穉平 睢州

王 沂 星源 柘城

楊 訥 如訥 鹿邑

張 壇 曉濟 柘城

王 洛 千名 柘城

隱山鄙事

姓氏

五

律呂心法目錄

律呂正義卷之一

律呂本于氣數第一

定七音說第二

定十二律說第三

古律相生之數第四

旋宮相生之數第五

十二律名義第六

聲音度數之則第七

隱山鄙事 目錄

黃鐘之管第八

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第九

五聲二變第十

宮調第十一

聲有合應第十二

律呂不同第十三

俗樂可考第十四

尺說第十五

新書辨誤卷之二

論黃鐘之管

論擬黃鐘之管

論十九爲法

論黃鐘之實

論圍徑

論循環相生

論二變

論變律

論變半諸律

隱山鄙事 目錄

論二變不比于正

論不用商聲

論五降

論六十調

論十二辰陰陽之說

論數之不行

論度數

論候氣

諸家闢謬卷之三

目錄終

律呂心法全書卷之一

隱山李子金子金甫著

律呂正義

律呂本于氣數第一

嗚呼聖人開物成務以前民用豈徒神祕其事空立名目示後世以必不可學乎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聖人生而神靈知氣之與數相輔而行者也氣可以為音而數可以為尺愚夫愚婦莫不易知而易從也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一

于是乎損之益之而氣無不應倍之半之而數無不合因定為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所謂言簡而意盡也後世不察震驚于神聖之名而不知易簡之理之在吾目前也鈞深以合之多方以配之而卒不得一當焉豈非賢智之過哉予幼秉廷訓每讀一書必求實實有得獨至律呂一道雖搜盡百家之言困心衡慮而茫無所窺沉思數年忽于樂器之中深得氣數之理用是條辨縷析著為律呂心法一書蓋亦知其不

可為而為之者嗚呼雅道淪亡古今同嘆乃欲以幽谷爝火與日月爭光多見其不知量也

定七音說第二

七音之說古今紛紛疇人學而不思儒者思而不學其或潛心于學思而復師心自用穿鑿而不可施于行事豈非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乎語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差之千里其謬如之何天地之有七音猶平上去入之四聲也增之不得減之不能雖聖人復起不易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二

此數矣大抵金石絲竹之屬音雖不同而理實一貫姑以其易知易從者言之則莫如絲矣蓋絲音明暢易曉分寸又粗而易辨故也琴瑟之類皆謂之絲今止就其一絃論之而其說可盡通也假如琴絃長三尺二寸四分是為八十一者四其中聲自在一尺六寸二分是為八十一者二乃折半之數也再折而半之則其數八十一矣全絃謂之濁宮折半之中聲謂之正宮再折半謂之清宮此必不可易之數也按律呂損

益之法全絃三尺二寸四分宮之數也宮三分而損其一以生徵得二尺一寸六分此二尺一寸六分者即徵之數也徵三分而益其一以生商得二尺八寸八分此二尺八寸八分者即商之數也商三分損一生羽得一尺九寸二分此一尺九寸三分者即羽之數也羽三分益一生角得二尺五寸六分此二尺五寸六分者即角之數也至于角三分損一以生變宮得一尺七寸六釐六毫不盡變宮三分益一以生變徵得二尺二寸七分五釐五毫不盡此三分損益之昭然可考者也一濁宮二濁商三濁角四濁變徵五濁徵六濁羽七濁變宮至八位則為正宮其數一尺六寸二分為濁宮之折半一濁商二濁角三濁變徵四濁徵五濁羽六濁變宮七正宮至八位則為正商其數一尺四寸四分為濁商之折半一濁角二濁變徵三濁徵四濁羽五濁變宮六正宮七正商至八位則為正角其數一尺二寸八分為濁角之折半一濁變徵二濁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隱山鄙事 律呂心法全書卷一

徵三濁羽四濁變宮五正宮六正商七正角至八位則為變徵其數一尺一寸三分七釐七毫不盡為濁變徵之折半一濁徵二濁羽三濁變宮四正宮五正商六正角七變徵至八位則為正徵其數一尺八分為濁徵之折半一濁羽二濁變宮三正宮四正商五正角六變徵七正徵至八位則為正羽其數九寸六分為濁羽之折半一濁變宮二正宮三正商四正角五變徵六正徵七正羽至八位則為變宮其數八寸五分三釐三毫不盡為濁變宮之折半而正宮又隔八而生清宮正商又隔八而生清商正角又隔八而生清角變徵又隔八而生清變徵正徵又隔八而生清徵正羽又隔八而生清羽變宮又隔八而生清變宮其折半之數皆各如本音此隔八相生之昭然可考者也聲音高下之等有耳者得以共聞尺寸長短之數有目者得以共見歸而求之自有餘師奈何後之人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共為一聲不惟名實乖迕而且與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十二均之數自相齟齬不得已而又曲為之說以徇之舍天地自然之實用而行其揣摩之私智豈不過哉孟子曰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誠哉是言矣

定十二律說第三

觀于十二律之制而嘆古人神靈不可學也古之聖人以律制樂則審音以定管以律教人則假數以立法蓋聲音之理微而難求而度數之法顯而可見于是假尺寸之數立為成法實欲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五

使天下後世易知易行初未嘗有祕而不傳之術也古之人言簡而意盡故其說曰黃鐘之管九寸空圍九分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不過兩三言而律呂之制畢矣自秦漢以來諸家聚訟其空圍之說與損益相陞之數未嘗不辨之盈卷而卒之合之數而不應吹之音而不和要皆未取古人之言深思其義而詳審其事也今試畧言其旨古之聖人知聲音之理有相合相應之妙至其所以相合相應者實精奧希微惟存乎

審音者之自得非語言文字所能傳也于是取竹截管而吹之以聽其音遂以管之長九寸圍九分者命為黃鐘之宮然後取管之竅與黃鐘等者依次截吹審其應黃鐘者為下姑洗應下姑洗者為清大呂合此者為大呂應大呂者為下仲呂應下仲呂者為清太簇合此者為太簇應太簇者為下蕤賓應下蕤賓者為清夾鐘合此者為夾鐘應夾鐘者為下林鐘應下林鐘者為清姑洗合此者為姑洗應姑洗者為下夷則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六

應下夷則者為清仲呂合此者為仲呂應仲呂者為南呂應南呂者為清蕤賓合此者為蕤賓應蕤賓者為無射應無射者為清林鐘合此者為林鐘應林鐘者為應鐘應鐘者為清夷則合此者為夷則律呂既成之後始定為十二當審音之時其相合相應之用則有不止于十二者所謂審音以定管者是也然此乃先以聲音之和而後得長短之數無所據以為天下後世法因即律呂之既成者以尺寸度之見其有合

于損益相生之數遂定爲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所謂假數以立法者是也由是觀之十二律之長短自有天然之正序十二律之清濁自有天然之定位皆不可以人力強也故三分損益者諸律長短之次而隔八相生者清濁倍半之位也是三分損益爲一聲隔八相生又爲一聲不覺自黑之分明而世人不察皆謂三分損益與隔八相生共爲一聲而循環相生之不已是以生來生去而十二律之音皆錯雜失位曾

律呂卷之一

二

無一二之相合無怪乎變半諸律屢增而不已也今本古人三分損益之法莫律之長短本古人隔八相生之法莫律之清濁然後律管長短之次始秩然有序而不可亂聲音清濁之位始確然有定而不可移斯固至精至妙之術而實易知易行之事有非牽合附會之可同日而語者且以旋宮之律言之其長短圍徑之數與聲音清濁之氣又有天然之合焉間嘗考之黃鐘爲十二律所自起而必起于九寸者以空圍之

數九分故也管如其竅之圍數則中乎濁上此則管長而竅小其失也緩而鬱故黃鐘之必起于九寸者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應鐘爲十二律所自止而必止于三寸者以空徑之數三分故也管如其竅之徑數則中乎清下此則管短而竅大其失也急而亢故應鐘之必止于三寸者亦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自黃鐘以下管漸短而竅如故故音依次而高自應鐘以上管漸長而竅如故故音依次而下此古之聖人所以

律呂卷之一

八

取天地之中聲而導萬物之和氣也後世儒者不能審天地自然之音而泥于文辭求其解而不得因附會以從之反之于心則夢寐難空施之于用則器數不合自秦漢以來人無異辭亦何所據而云然乎至如李文利者祖呂氏春秋含少之文輒以黃鐘爲三寸九分至大呂則增六分以後每律俱增九分而極于蕤賓之九寸蕤賓至林鐘則減六分以後每律俱減九分而極于黃鐘之三寸九分抑又妄矣

古律相生之數第四

黃鐘之實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其長九寸黃鐘三分損一而生下姑洗

下姑洗之實二千八百六十九萬七千八百一十四其長六寸下姑洗三分益一而生大呂

大呂之實三千八百二十六萬三千七百五十二其長八寸大呂三分損一而生下仲呂

下仲呂之實二千五百五十萬九千一百六十八其長五寸三分三釐三毫三絲不盡下仲

隱山鄙事 律呂心法卷之一 九

呂三分益一而生太簇

太簇之實三千四百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四其長七寸一分一釐一毫一絲不盡太簇三分

損一而生下蕤賓

下蕤賓之實二千二百六十七萬四千八百一十六其長四寸七分四釐七絲不盡下蕤賓

三分益一而生夾鐘

夾鐘之實三千二十三萬三千八百八十八其長六寸三分二釐九絲不盡夾鐘三分損一而生

下林鐘

下林鐘之實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其長四寸二分一釐三毫九絲不盡下林鐘

三分益一而生姑洗

姑洗之實二千六百八十七萬三千八百五十六其長五寸六分一釐八毫六絲不盡姑洗

三分損一而生下夷則

下夷則之實一千七百九十一萬五千九百四其長三寸七分四釐五毫七絲不盡下夷則

隱山鄙事 律呂心法卷之一 十

三分益一而生仲呂

仲呂之實二千三百八十八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其長四寸九分九釐四毫三絲不盡仲呂

三分損一而生南呂

南呂之實一千五百九十二萬五千二百四十八其長三寸三分二釐九毫五絲不盡南呂

三分益一而生蕤賓

蕤賓之實二千一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四其長四寸四分三釐九毫四絲不盡蕤賓

三分損一而生無射

無射之實一千四百一十五萬五千七百七十六其長二寸九分五釐九毫六絲不盡無射

三分益一而生林鐘

林鐘之實一千八百八十七萬四千三百六十八其長三寸九分四釐六毫一絲不盡林鐘

三分損一而生應鐘

應鐘之實一千二百五十八萬二千九百一十二其長二寸六分三釐七絲不盡應鐘三分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二

益一而生夷則

夷則之實一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其長三寸五分七毫七絲弱

旋宮相生之數第五

黃鐘之實七百二十九其長九寸黃鐘三分損

一而生姑洗

姑洗之實四百八十六其長六寸姑洗三分益

一而生大呂

大呂之實六百四十八其長八寸大呂三分損

一而生仲呂

仲呂之實四百三十二其長五寸三分三釐三毫三絲不盡仲呂三分益一而生太簇

太簇之實五百七十六其長七寸一分一釐一毫一絲不盡太簇三分損一而生蕤賓

蕤賓之實三百八十四其長四寸七分四釐七絲不盡蕤賓三分益一而生夾鐘

夾鐘之實五百一十二其長六寸三分二釐九絲不盡此三分損益之法也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三

黃鐘之實七百二十九其長九寸隔八而生林

鐘其實三百六十四有半其長四寸五分

大呂之實六百四十八其長八寸隔八而生夷

則其實三百二十四其長四寸

太簇之實五百七十六其長七寸一分一釐

毫一絲不盡隔八而生南呂其實二百八十

八其長三寸五分五釐五毫五絲不盡

夾鐘之實五百一十二其長六寸三分二釐九

絲不盡隔八而生無射其實二百五十六其

長三寸一分六釐不盡

始洗之實四百八十六其長六寸隔八而生應鐘其實二百四十二其長三寸此隔八相生之法也

十二律名義第六

黃鐘黃中色又始也此律聲得天地之中位居衆音之始故謂之黃其稱鐘何也蓋古者金石等器皆以十二律之聲爲法正吳氏所謂十二鐘之聲由律而定而十二律之名則由鐘而得也音有八而獨稱鐘者金爲八音之主故也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十三

大呂大呂者言三呂之中此爲最大也其名呂何此律居黃鐘之次爲律之第二口故謂之呂呂者二口之義也

太簇太亦大也簇者衆律相聚之貌十二律之相聚前六位皆大于後六位故曰太簇

夾鐘黃鐘去大呂一寸大呂去太簇八分九釐太簇去姑洗雖稍濶亦止一寸一分耳計其

數本不足以容一律而又不得不有一律因將此律夾于姑洗太簇之間故名之曰夾鐘也

姑洗洗者潔清之義此律自黃鐘生來爲黃鐘之應聲其音潔清故曰洗自此以後五律皆有高下二聲迭爲正變而不可執一有姑且寄居之義故曰姑洗

仲呂仲中也以三呂較之此律不大不小居呂之中故曰仲呂以其聲應大呂故亦以呂名非取二口之義也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十四

蕤賓蕤者初生而簇聚也以其聲應太簇爲太簇之賓故名曰賓賓者對太簇之主音而言也律小于太簇故名曰蕤蕤者對太而言也林鐘林者衆木叢生之義以象衆鐘之林列也故稱林焉應鐘既應此律而此律復應夾鐘三律皆應以鐘名故又稱鐘焉

夷則夷者平也則者準也古法自姑洗後凡五律皆有平音所謂平者乃因高而見即古律

下姑洗下仲呂之類是也至南呂無射應鐘則又皆無平音是此律乃平音盡處之準則也故謂之夷則

南呂古亦名小呂三律之稱呂者惟此為最小故名亦名南何古者編鐘編磬皆自北而南三呂之位此居其南也其亦謂之呂者以其與仲呂相應故耳或以仲呂名小呂誤矣蓋仲呂即中呂小字乃中字之譌亦猶九宮譜仙呂為仲呂之譌大石為大呂之譌耳

陸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三

無射射者以矢射的之義如黃鐘射始洗而姑洗應之大呂射仲呂而仲呂應之之類是也此律前應蕤賓而後射林鐘何謂無射殊不知林鐘聲濁濁不可以應清乃以子聲代之射而不應是無射也故名無射

應鐘十二律始黃鐘終應鐘固是始終相應其實應鐘應林鐘林鐘應夾鐘三鐘依次相應故得應鐘之名也

按十二律之制皆本聲音而為言今據名稱

義乃審音而見其如是耳至于古人命名之義其或然或不然實非予之所敢知也

聲音度數之則第七

周衰百度廢弛禮樂俱為之散亡而樂為尤甚蓋經曲度數之節文猶可載之于書而清濁高下之聲音不能有所寄托故也夫聲猶火也器猶薪也薪盡則火滅器失則聲亡又何足怪乎春秋戰國之時樂雖崩壞然去古未遠故管子呂氏春秋諸書猶得竊律呂度數之槩于傳聞

陸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二六

影響之中但後之人未得親見當時之器數不得不據文釋義以求合于古人不知稱有不當雖云毫釐之差實成千里之謬此律呂之所以終亡也

昔黃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生其竅處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按所謂竅厚均者言孔竅與厚薄皆均也斷兩節間而吹之者言截取兩

節之中間以吹之也以為黃鐘之宮者以其合于中聲者定為黃鐘之一宮也制十二管即黃鐘一宮之十二管也鳳鳴之說固不敢知其云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者言與黃鐘一宮之聲相比而十二聲皆可依次而相生也此審音而得其相生之序也

黃鐘為宮

黃鐘生下姑洗合子聲為徵

下姑洗生大呂子聲合大呂為商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大呂生下仲呂為羽

下仲呂生太簇子聲合太簇為角

太簇生下蕤賓為變宮

下蕤賓生夾鐘子聲合夾鐘為變徵

夾鐘生黃鐘子聲合黃鐘復為宮

右十二聲雖止言黃鐘一宮而十二律之次序自可漸推法載前定十二律說中然此乃先審其音之高下而後得其管之長短非神明聲音之人不足以語此欲前民用將使之何所持循

以為法乎聖人知氣之與數相輔而行氣徵為音而數形于尺于是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數立為一定之法此假度數而得其相生之序也

黃鐘三分損一而生下姑洗

下姑洗三分益一而生大呂

大呂三分損一而生下仲呂

下仲呂三分益一而生太簇

太簇三分損一而生下蕤賓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下蕤賓三分益一而生夾鐘

夾鐘三分損一而生下林鐘

下林鐘三分益一而生姑洗

姑洗三分損一而生下夷則

下夷則三分益一而生仲呂

仲呂三分損一而生南呂

南呂三分益一而生蕤賓

蕤賓三分損一而生無射

無射三分益一而生林鐘

林鐘三分損一而生應鐘

應鐘三分益一而生夷則

右十二律俱以尺寸度之三分而損益其一其
隔八相生之聲則皆本律之折半也因其管之
長短而後得其音之高下所謂假數以立法者
是也統而論之氣徵爲音而十二律之高下總
不外于黃鐘相生之氣數形于尺而十二律之
長短總不外于黃鐘損益之數苟明乎當然之
則與其所以然之故則縱橫顛倒無不與氣數
隱山鄙事 律呂制之一 二九

黃鐘之管第八

律書云黃鐘之管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
分按管九寸者管之通長九寸也空者竅也空
圍九分者其竅之周圍長九分也積八百一十
分者乃長與圍相乘得管內通長周圍之數八
百一十分也此法乃一定而不可易者也

黃鐘之管

出聲 內通長周圍之數積八百一十分
圍長九分 徑長三分 通管長九寸

律呂之理無過氣與數而已何謂氣凡物之有
聲者或以手擊之或以口吹之因其有所鼓動
而聲遂出焉皆氣之所爲也何謂數凡物之可
度者皆可以天地生成之數付量于其間其分
寸尺丈之屬或宜長而宜短者皆數之所爲也
古人以黃鐘爲聲氣之元其管必用九寸空圍
隱山鄙事 律呂制之一 三

必用九分何也蓋九寸爲母九分爲子子由母
生母因子成管既九寸則圍自不得不九分也
夫黃鐘之聲氣也所謂九寸九分者數也此乃
氣數自然之符又豈人力之所能強哉
凡律管之制吹口皆在下出聲之竅皆在上何
也以笙竽之類證之也古律未嘗言徑何以圖
云徑三分據算法圍三則徑必一言圍而徑自
見也今圍既九分則徑自三分故云徑三分也
按律管之吹口皆是截竹加簧簧之制古用竹

後世以銅爲之何以知之亦以笙竽之類知之也史稱黃帝制十二簫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今觀簫竿巢和皆如鳳形而其制皆有簧以是知律管之必用簧也然則何以知其非截竹開口如俗樂洞簫橫笛之類乎蓋洞簫橫笛之氣半在簫內半在簫外且以剛壯之氣吹之則清而高以柔弱之氣吹之則濁而下若加之以簧則不論口之呼吸其氣皆在內不論吹之強弱其聲皆高下如一故知用簧之是而開口部耳

律呂卷之一 三

開口之非也且予嘗以用簧之管與開口之管較而吹之而知其用簧也蓋據用簧之管與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數無不恰合而開口之管則乖戾殊甚是以知之也即以竹與絲相較而亦知其用簧也凡絲音折半之數皆是本律之清聲自全而半自半而再半自再半而又半依次求之皆毫無爽此即周禮子聲倍半之理今用九寸之管開口吹之以擬黃鐘因截而半之得四寸五分亦開口吹之則聲比蕤賓猶下

况黃鐘之子聲乎若俱加之以簧則九寸者爲黃鐘四寸五分者爲子聲矣此予反復考較而斷以律管之必用簧也

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第九

黃鐘長九寸三分損一而下生下姑洗

此寸爲一分

此寸爲一分

此寸爲一分

聲出

黃鐘長九寸

聲出

下姑洗長六寸

吹口

法曰上生下者二其實三其法置黃鐘九寸爲實以二因之得一十八寸以三爲法歸之則得

隱口部耳

律呂卷之一

三

下姑洗長六寸

黃鐘之管九寸分爲三分則每一分當是三寸于三分之內而損其一則下姑洗當得二分而其數爲六寸也所謂下生者以管末出聲之竅言之長者在上而短者在下非如十二辰陰陽之說也何以謂之下姑洗蓋姑洗以後五律皆有高下二聲此則其聲之下者故名也何以知其爲姑洗以其相應知之也天地之音隔五位

則必相應觀應鐘應林鐘林鐘應夾鐘三律皆以鐘稱南呂應仲呂仲呂應大呂三律皆以呂稱是以知之也今下姑洗居第五位聲與黃鐘相應故知六寸之為下姑洗也其隔八相生者謂之子聲何以知其為子聲以隔八知之也蓋子聲至本律共八位也隔八而何以謂之子聲也以其聲之相合知之也按律法凡聲之相合者其數必在第八位也所以然者天地之間止有七聲周而復始如環無端即至于數千百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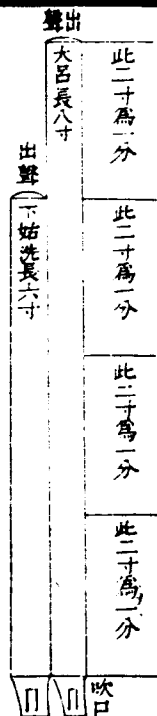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重

之不同皆不能出此七聲之外第八位之聲謂之周而復始其聲與本律合即本律之清聲也既為本律之清聲與周禮子律之義正同所以其數居折半之位而謂之子聲也諸律俱同後不悉載

下姑洗長六寸三分益一而上生大呂長八寸



法曰下生上者四其實三其法覆下姑洗六寸為實以四因之得二十四寸以三為法歸之則得大呂長八寸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重

下姑洗之管六寸分為三分則每一分當是二十于三分之外而益其一則大呂當得四分而其數為八寸也所謂上生者亦以管末出聲之竅言之短者在下而長者在上也八寸而何以知其為大呂也以其位居黃鐘之次知之也即以其聲之相應而又相合者亦可以知之下姑洗三分而損其一則其聲與下姑洗相應而又正與此律相合以是知下姑洗三分益一之為大呂也自大呂以後凡三分損益之相生皆準

前法其全數已載前說此不復贅旋宮相生之法亦見前說

天下有不知其事而率意輕言者妄也有明知其無是事而造為榮華之言以取悅于人者巧言令色之徒也亦有知其真有是事因古人未曾言及而遂不敢言者推其意不過畏人之非笑怒罵欲以苟全一時之庸名斯其人亦無勇之甚也律呂之有十二聲自古及今未嘗有異說也即謂古者加四清聲合之亦不過十六也

隱山鄙事 律呂心法之一

或謂古者十二律之外不止四清更有十二清聲焉合之則又二十有四也安有所謂姑洗五律皆有高下以十二律為十七聲而孟浪如是者哉是皆止知世有旋宮之律未嘗手自制管而口自吹之也吾之所謂十二律者蓋亦止于十二律也吾之所謂十七聲者蓋真有是十七聲也何以言之按朱子云看來十二律俱有清聲乃指十二律隔八相生之子聲而言非謂十二律損益相生之本聲也太古之時樂皆雅淡

十二律之本聲已自足用中古以後禮明樂備必欲使所歌之辭抑揚高下曲折盡致而後已則聲依永而律和聲者不得不求其相副于是有子聲折半之制焉此十二律俱有清聲之所由來也金石絲竹之器雖不一而足而其清濁高下莫不以十二律之聲定之則十二律相生之序固非私意穿鑿之所能合也今止就十二律損益相生之本聲言之而十七聲之數有缺一而不能者巢笙之制為管者一十有七而凡

隱山鄙事 律呂心法之一

工上一之類必皆有高下二音而後七均始備此固昭然可考者况十二律自黃鐘以後遞損遞益十二位甫足而十七聲已與之俱來雖欲減去其一其可得乎凡此皆天地自然之數無容措置者也如但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鐘之實生至十一次而自謂已足是舍却槩實無射林鐘應鐘夷則之五律而將古人所謂和繆者俱列為正數矣既無比次降殺之序而又失清濁高下之等雖強名之曰此十二

律也亦何取此不適于用徒有其名之十二律乎予合之器數協之聲音皆見其確不可易故斷爲十七聲而不疑蓋亦真知其實有是事而不忍不言雖大不理于非笑怒罵之人而亦不恤也後之君子當自有知予者予又何憾哉

五聲二變第十

宮三分損一而生徵徵三分益一而生商商三分損一而生羽羽三分益一而生角角三分損一而生變宮變宮三分益一而生變徵此七音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相生之序也

宮 八十一

商 七十二

角 六十四

變徵 不用

徵 五十四

羽 四十八

變宮 不用

按天地之間實有七聲而古人止有宮商角徵

羽之名何也古人蓋舉其可用者名之耳二變聲當在不用之列既不用其聲故不復爲之立名也聲實有七而古人何獨不用其二乎曰勢不可也古人作樂聲皆雅正若五聲之外插入其一則淫哇之音立現古人作樂之時非有心棄此二聲蓋有雖欲用之而不能者矣古人既不用此二聲後人何以復有七聲之名乎後人蓋有見于天之間實有七聲而古人止名其五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完

未嘗不以爲缺陷也欲爲之各立名號而又難于創作于是仍借宮徵之舊名而加之以變焉二變之名亦足以記不用之聲其說未嘗無補而不知古人之意早已見及乎此但未會明言其故耳豈真古人之失而後人之得哉宮商角徵羽五聲古人以此命名必有其義而今不可考矣疑則傳疑是以未敢妄言也然察其大旨亦如後世活用之尺工等字用以記聲音之地位而已雖不曉其命名之義亦自無傷

也後之人乃爲之牽引配合必欲使古人之言無一不可解者亦甚無謂矣

宮調第十一

古黃鐘宮		律大呂商宮		七太簇角商宮		均夾鐘 <small>變徵</small> 角商宮		三姑洗 <small>變徵</small> 角商宮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三

十 下仲呂羽徵

下蕤賓變宮羽徵

下林鐘變宮羽徵

十 下仲呂羽徵		下蕤賓 <small>變宮</small> 羽徵		下林鐘 <small>變宮</small> 羽徵		十 下夷則 <small>變宮</small> 羽徵		南呂 <small>變宮</small> 羽徵		無射 <small>變宮</small> 羽徵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三

圖 之

應鐘

變羽

附下宮五均二十五調

下姑洗宮 下仲呂商 下蕤賓角

下林鐘變徵 大呂子徵 太簇子羽

夾鐘子變宮

下仲呂宮 下蕤賓商 下林鐘角

下夷則變徵 太簇子徵 夾鐘子羽

姑洗子變宮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三

下蕤賓宮 下林鐘商 下夷則角

南呂變徵 夾鐘子徵 姑洗子羽

仲呂子變宮

下林鐘宮 下夷則商 南呂角

無射變徵 姑洗子徵 仲呂子羽

蕤賓子變宮

下夷則宮 南呂商 無射角

應鐘變徵 仲呂子徵 蕤賓子羽

林鐘子變宮

觀右圖則知古律止可以次第作宮而不能旋

相為宮且止可以作七宮而不能作十二宮也

蓋律至蕤賓為宮則五聲雖具而二變已窮下

此則不惟聲不能備難以成樂即使能備而商

角徵羽亦必至于激揚過甚無復清越之音以

繼之且人之歌喉亦皆至此而盡過此則不能

成聲矣此古律之所以止于七宮也以一宮五

調計之蓋不過三十五調焉雖下宮五均更有

二十五調亦可足六十調之數然商角徵羽闕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三

用子聲故不列之為正數也七宮古人亦謂之

七始後周長孫紹遠又謂七始合倍半為十四

而梁武帝亦嘗三之為二十一大抵古樂雅淡

編鐘編磬止用十四枚中古以還始以十六枚

為一簋蓋合七正律七半律而復加之以少宮

少商乃足備人聲高下之用故也

旋宮十二均六十調之圖

上字代黃鐘宮

大尺 大呂商宮

大工 太簇角商宮

大凡 夾鐘變徵角商宮

大合 姑洗變徵角商宮

大四 仲呂羽變徵角商宮

乙字 蕤賓變宮羽變徵角商宮

上字 林鐘變宮羽變徵角商宮

小尺 夷則變宮羽變徵角商宮

小工 南呂角商宮變羽徵變角商宮

小凡 無射變徵角商宮變羽徵變角商宮

應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三

小六 應鐘變徵角商宮變羽徵變角商宮

小五 清仲羽變徵角商宮變羽徵變角商宮

乙字 清蕤變宮羽變徵角商宮變羽徵變角商宮

上字 清林變宮羽變徵角商宮變羽徵變角商宮

小尺 清夷變宮羽變徵角商宮變羽徵變角商宮

小工 清南變宮羽變徵角商宮變羽徵變角商宮

小凡 清無變徵角商宮變羽徵變角商宮

小六 清應變徵角商宮變羽徵變角商宮

古人以十二律定為六十調蓋指此旋宮之律

而言也所謂旋宮者本為一均之音乃合正聲子聲而命為十二律如和笙之類即其制也十二律旋相為宮而每律各有五調合而計之則六十調具焉故今亦定為六十調雖夾鐘去姑洗蕤賓去林鐘音節不無稍密然其幾甚微非至聽之耳莫能審辨是以用之邦國用之鄉人其制遂與天地同不朽而莫之或廢也或曰十二律旋相為宮則每均止有一調譬如俗樂以上字作調即黃鐘也以尺字作調即大呂也

應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三

聲一調又安有所謂六十乎此說似矣而未知其所以然也夫奏黃鐘一均而謂之黃鐘調奏大呂一均而謂之大呂調者乃以一均為一調而不知詩歌辭曲之聲其有合于一均之五音者自各有五調也假如以林鐘一均奏某曲其曲之起調畢曲皆在本均之商聲此乃林鐘商調也忽轉而另奏一曲其起調畢曲皆在本均之宮聲此乃林鐘宮調也再轉而奏角徵羽之曲則又謂之本均角徵羽調豈非一均之中實

有五調乎推之以至于十二律莫不皆然此六十調之說所以確不可易也然須知所謂六十調者乃十二律中原備此數非謂一曲之腔此六十調皆可奏之也蓋一曲在十二均中止爲十二調此必不可增減者如北折桂令本爲宮調無論其在何均皆宮調也若易以他曲之或商或角或徵或羽者則在十二均又各另有十二調矣蓋一均之中原備五調顧其曲之所宜何如耳一均五調以十二均計之豈非六十調乎昔人亦有八十四調之說而今斷以六十爲正何也二變不可爲調故也一均之中實有七聲二變獨不可爲調何也天地之間雖有七聲而其用則止于五聲也故十二均中七聲雖具而二變實在不用之列既在不用之列并其聲亦不可見又何從而爲調乎觀古人定爲五聲而二變獨無其名則二變之不可爲調從可知矣今世如雜劇北腔等曲亦布雜而用之者然亦不過借之以成其淫泆跌盪之聲耳至其所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五

隱山鄙事 律呂心法全書卷一

以爲調則仍是五聲之正音也二變既不可爲調則調之止于六十又何疑哉旋宮之法十二律以經之五聲以緯之五與十二相乘而六十調出焉固矣按旋宮聲雖一十有二而前後五律相合則又止得七聲是後之二十五調卽在前三十五調中也雖名爲六十調其實則仍是三十五調而已

聲有合應第十二

古十二律合應之圖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五

黃鐘	大呂	太簇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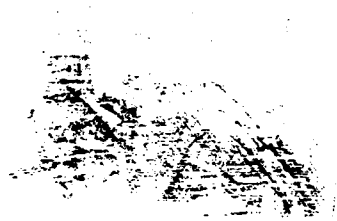
夾鐘	下姑洗應黃鐘	下仲呂應大呂	仲呂	應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毛	蕤賓應太簇	蕤賓	下林鐘應夾鐘	林鐘	下夷則應姑洗	夷則
					二蕤之間為黃鐘子合黃鐘		二林之間為大呂子合大呂		二夷之間為太簇子合太簇	

南呂應仲呂	無射應蕤賓	應鐘應林鐘	應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毛	蕤賓應太簇	下林鐘應夾鐘	林鐘	下夷則應姑洗	夷則	南呂子合南呂
南呂之後為夾鐘子合夾鐘	無射之前為下姑子合下姑	無射之後為姑洗子合姑洗		應鐘之後為仲呂子合仲呂	應鐘之前為下仲子合下仲	應鐘之前為下仲子合下仲	應鐘之後為仲呂子合仲呂	應鐘之後為仲呂子合仲呂	應鐘之後為仲呂子合仲呂

應仲子

無射子
合無射
應蕤子

應鐘子
合應鐘
應林子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三

右古律正聲十七子聲十七共三十四聲

旋宮十二律合應之圖

黃鐘

大呂

太簇

夾鐘

姑洗

仲呂

蕤賓

應黃鐘
應大呂
應太簇

隱山鄙事

律呂心法全書卷一

林鐘
合應夾鐘
應黃鐘

夷則
合應姑洗
應大呂

南呂
合應仲呂
應太簇

無射
合應蕤賓
應夾鐘

應鐘
合應姑洗
應林子

仲子
合應夷則
應南呂

蕤子
合應南呂
應仲呂

林子
合應無射
應蕤賓

夷子
合應應鐘
應林子

南子
合應仲呂
應南呂

無子
合應蕤賓
應夾鐘

應子
合應林子
應蕤賓

右旋宮律正聲十二子聲七共一十九聲

聲音之理八位相合五位相應此皆天之所設
非人之所能為也何以謂之相合相合者二聲
和同渾而無跡者也相合何以必在第八位蓋
天地之間止有七聲過此則未有不重者惟其
相重是以相合也如黃鐘一均其第八位之管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四

在古律謂之子聲在旋宮則以之爲林鐘今取黃鐘及第八位之管各自獨吹其聲之清濁迥乎大異一合而並吹則其聲渾然如一矣所以然者蓋以後八位即前八位之清聲前八位即後八位之濁聲二聲原爲一聲故也何以謂之相應相應者此聲與彼聲同奏而可以應而從之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相應何以必在第五位天下有二物本不相涉而聲氣足以感之斯亦無不相應矣

隱山鄙事 律呂心法全書卷之一 聖
五位乃本律三分損一之所生律呂之所以隔五相應者以聲氣之相通故也且應之與合似可以相混而其義實有判不相同者何以言之相合者二聲原爲一聲故謂之合相應者二聲本不相涉而聲氣足以感之故謂之應今取黃鐘姑洗二管各自獨吹不惟清濁迥乎大異而其聲之高下亦大不相倫至合而並吹則但見爲黃鐘而不見爲姑洗矣然則姑洗何以從黃鐘黃鐘何以不從姑洗天下含宏廣大之物遇

輕薄鄙細之物自足以納之而有餘况姑洗自黃鐘生來復有返本還元之義乎十二律之聲濁者主感清者主應次第考之而無不皆然是以謂之應聲也

律呂不同第十三

有天地自然之律焉有聖人裁成之律焉天地自然之律其音往而不返雖迭爲正變而毫不假借十二律十七聲之制是也聖人裁成之律以前五律之子聲而假以後五律之名使一均之器足以備十二均之用其聲止于十二旋相爲宮之制是也爲之考其實而備列之而聖人制作之妙同異之指兩可見矣律法以八十一爲宮七十二爲商六十四爲角五十四爲徵四十八爲羽此損益必然之數也試取各律之實次第相求以明吾說之足徵焉置黃鐘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爲實以八十一乘之以黃鐘之本數除之則仍得八十一以爲宮置下姑洗二千八百六十九萬七千八百一十四

隱山鄙事 律呂心法全書卷之一 聖

為實亦以八十一乘之以黃鐘之本數即黃鐘之實四
 千二百四萬除之則得五十四以為徵置大呂
 三千八百二十六萬三千七百五十二為實亦
 以前法乘之除之則得七十二以為商置下仲
 呂二千五百五十萬九千一百六十八為實亦
 用前法乘之除之則得四十八以為羽置太簇
 三千四百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四為實亦用前
 法乘之除之則得六十四以為角餘六均皆用
 此法其宮商角徵羽之數皆無不恰合合之數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四三
 而數應則播之音而音和矣此造化自然之妙
 豈牽合附會之所能為乎至于旋宮之律則與
 此稍稍不同焉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
 蕤賓此七律者皆自然之數亦與古律無異其
 所謂林鐘乃黃鐘之子聲也夷則乃大呂之子
 聲也南呂乃太簇之子聲也無射乃夾鐘之子
 聲也應鐘乃姑洗之子聲也以黃鐘為宮大呂
 為商太簇為角姑洗為徵仲呂為羽是為黃鐘
 之均以大呂為宮太簇為商夾鐘為角仲呂為

徵蕤賓為羽是為大呂之均以姑洗為宮仲呂
 為商蕤賓為角夷則為徵南呂為羽是為姑洗
 之均此三均之聲宮皆八十一商皆七十二角
 皆六十四徵皆五十四羽皆四十八亦云相同
 至于太簇夾鐘仲呂蕤賓四均則宮商之數不
 能盡合而音亦稍有偏殺但以本律為實以八
 十一乘之以黃鐘之本數除之則數之多寡自
 見更潛心于聲音次第之高下則音之同異自
 明矣姑以世俗旋宮之器為證而旋宮最易見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四四
 者莫如和笙匏竹並奏欲其皆相合而不相戾
 則不得不為制以畫一之今考洞簫橫笛並無
 正黃鐘聲惟以上字之林鐘代之故樂笙和笙
 之類其制亦如之諸均之中凡有夾鐘姑洗同
 用及蕤賓林鐘同用者則皆微有不諧如六字
 調以蕤賓為宮尺字調以夾鐘為宮皆夾鐘姑
 洗同用上字調以太簇為宮凡字調以仲呂為
 宮皆蕤賓林鐘同用是也惟黃鐘大呂姑洗三
 均不犯此病彼何妥議七調之非而請存三調

者蓋指黃鐘大呂姑洗之三均而言也但委不知古律之用及旋宮所以然之故而止據世之所傳聞者以為辭故其說不足取耳然旋宮之制歷千百年來至今用之而不廢者蓋以四均之中其微有不諧者皆非腔調緊關之處故高下之音不至于顯然背戾而可以施于行事也且其器數簡易而為用不可勝窮故聖人取之以溥天下萬世之利其裁成之功豈不可與天地參哉有制作之責者但以十二律十七聲之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古律為主而以十二旋宮之律輔之則律呂之能事畢矣謹列圖如左使學者有所考究焉

古律七均和繆之圖

黃鐘第一均 下姑洗下仲呂下蕤賓為和 姑洗仲呂蕤賓為繆

黃鐘宮

大呂商

太簇角

夾鐘 變徵

下姑洗徵

姑洗

下仲呂羽

仲呂

下蕤賓 變宮

蕤賓

大呂第二均 姑洗下仲呂下蕤賓下林鐘為和 下姑洗仲呂蕤賓林鐘為繆

大呂宮

太簇商

夾鐘角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皇

下姑洗

姑洗 變徵

下仲呂徵

仲呂

下蕤賓羽

蕤賓

下林鐘 變宮

林鐘

太簇第三均 姑洗仲呂下蕤賓下林下夷和 下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繆

仲呂角	下仲	姑洗商	下姑	夾鐘宮	夾鐘第四均	夷則	下夷宮	林鐘	下林羽	蕤賓	下蕤徵	仲呂變徵	下仲	下姑	夾鐘	太簇宮
					<small>姑洗仲呂蕤賓下林下夷和 下姑下仲下蕤林鐘夷則繆</small>											

隱山鄙事 律呂心法全書卷一

南呂羽	夷則	下夷徵	林鐘變徵	下林	蕤賓角	下蕤	仲呂商	下仲	姑洗宮	姑洗第五均	南呂變宮	夷則	下夷羽	林鐘	下林徵	蕤賓變徵	下蕤
										<small>仲呂蕤賓林鐘下夷和 下仲下蕤下林夷則繆</small>							

一三一

無射宮	仲呂第六均	蕤賓商	下蕤	仲呂宮	下林	林鐘角	下夷	夷則徵	南呂徵	無射羽	應鐘宮	蕤賓第七均	下林	下夷	下林	林鐘商	下夷	夷則角
-----	-------	-----	----	-----	----	-----	----	-----	-----	-----	-----	-------	----	----	----	-----	----	-----

南呂

無射徵

應鐘羽

右古十二律十七聲遞相為宮止有七均其中
 惟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五律皆有高下二
 聲故迭為和繆以資五聲二變之用至于黃鐘
 大呂太簇夾鐘南呂無射應鐘七律每律止具
 一聲則不可以和繆言也

十二律旋相為宮之圖



夾鐘去姑洗蕤賓
 去林鐘無射去應
 鐘蕤子虛位去黃
 鐘雖音節皆不無
 稍密而無妨于旋
 宮之用餘詳宮調
 及笙圖

按古律正聲十七子聲十七共三十有四聲至
蕤賓纒七均而蕤賓一均尚有變宮變徵之不
備理宜增入二聲合子聲共三十八聲以全七
均之用古人所吹之竽有三十六簧或類其制
而今不可考矣鄭樵云樂以七聲爲均均言韻
也古無韻字一均猶言一韻聲也朱子亦云古
法鐘磬每簋皆十六枚然一簋又自應一律有
黃鐘之簋有大呂之簋其他樂莫不皆然由是
觀之則古律一均之各爲一簋明矣古之編鐘
編磬當各有三十八枚每一簋正律七子律七
當有十四枚合七簋宜用九十八枚然以七均
和繆之迭相爲用者計之則不過此三十八枚
而七均之九十八聲已無不畢具矣此古律七
均之大畧也若夫旋宮之律則正律十二聲之
外子律止有七聲合之不過十九聲而已此十
九聲者旋轉相資如環無端而不可勝窮雖十
二均之聲高下不一總不能出此十九聲之外
故編鐘編磬皆以十九枚統爲一簋而天地之

律呂卷之一

律

音已盡于是矣此十二律旋相爲宮之大畧也
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
妙必効學者誠能聽之于耳而會之于心則如
何爲古律如何爲旋宮之律其聲音合應之微
與七均十二均不同之故有不洞然昭析而一
以貫之者乎

俗樂可考第十四

文獻通考云上古世質器與聲皆朴後世稍變
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簫也
後世變之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上填也變
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祝敔也貫之爲
板此八音者于世甚便而不達者乃指廟樂之
鑄鐘鑄磬爲正聲而槩謂後世諸樂爲淫聲殊
不知大輅始于椎輪龍艘生于落葉其變則然
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栝孟古者簞席
以爲安後世更之以榻案雖使聖人復生不能
舍栝孟榻案而復俎豆簞席之質也孔子謂鄭
聲淫者亦疾其聲之變耳豈謂其器之不如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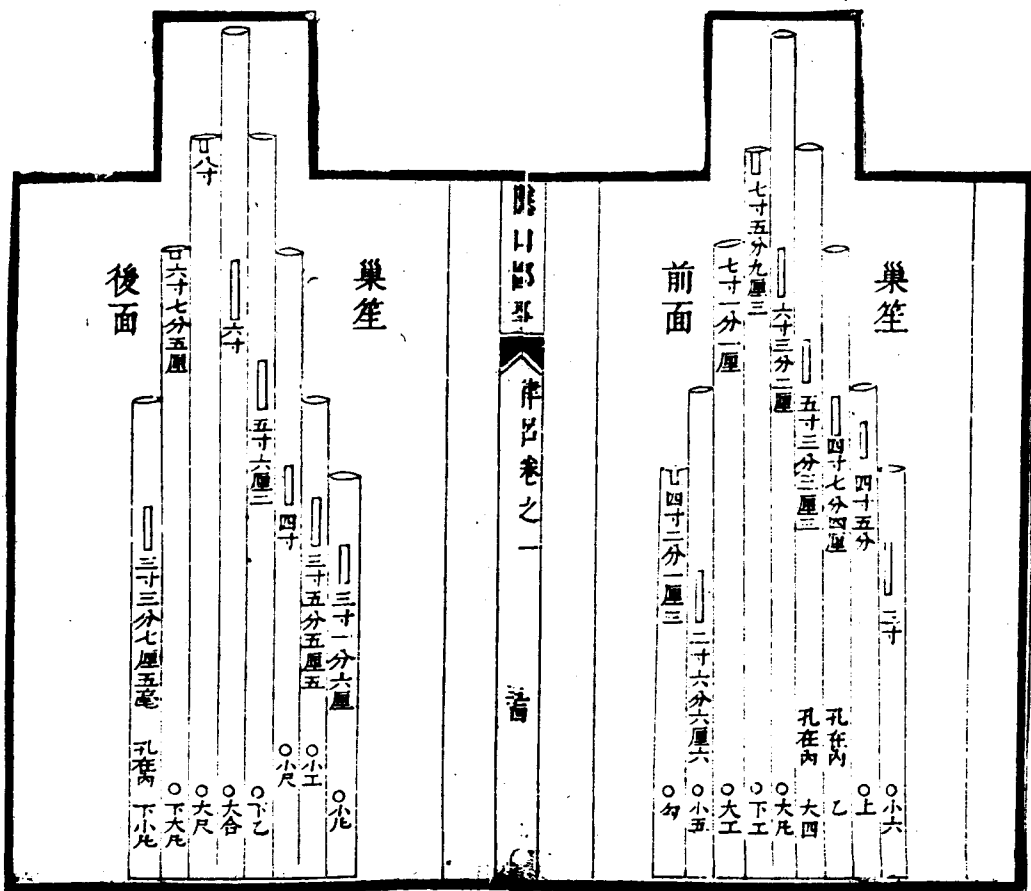
律呂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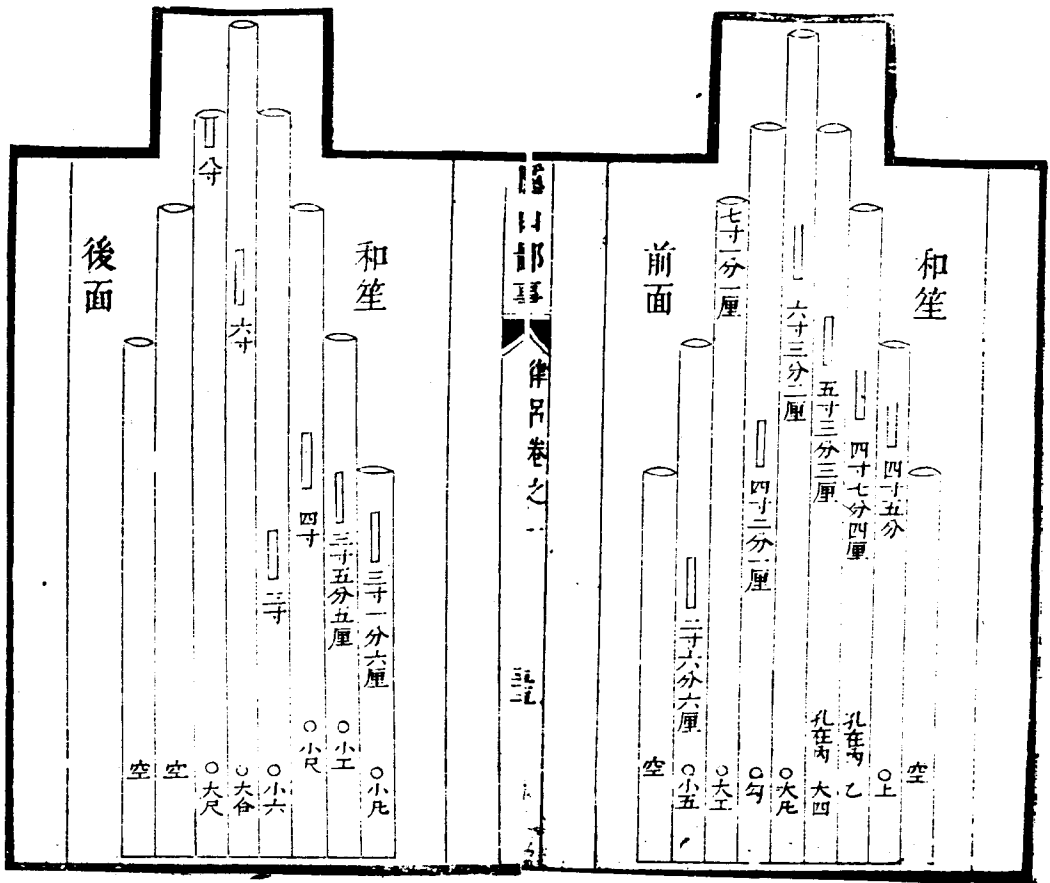
律

哉故予謂俗樂之可考者亦即古樂之可考也

律管之制散亡已非一日雖有聰明特達之士亦何自而求之乎幸今之可見者尚有笙之一物而十二律之大畧具焉豈非天地古今之大幸哉此外惟琴瑟爲古器而箏箏之類皆後之人倣而爲之者也器雖有古今之殊而聲音既備亦未嘗不可互爲參考焉至于琵琶三絃提琴以及洞簫橫笛之屬雖五聲十二律未嘗不具而琵琶三絃提琴絃數太少不便詳爲指示洞簫橫笛則皆孔小于龠音又旁出自一孔以下皆爲下半龠所鬱相激而成音且吹口之氣半在龠內半在龠外其與截竹加簧聲之出于自然者固自不侔又何得指爲正音而據以爲法乎瑟之制予未能深考今止列笙琴箏三物于左以相參究庶使知音之君子見之不以予爲妄人也

笙圖





樂笙之制十有七管其迭相爲用卽十二律十
 七聲之遺意也考其相生當以大尺爲始大尺
 之管在律爲大呂準黍尺之八寸大尺三分損
 一而生大四其長五寸三分三釐三毫大四隔
 八而生小五其長二寸六分六釐六毫大四三
 分損一而生小工其長三寸五分五釐五毫小
 工隔八而生大工其長七寸一分一釐一毫大
 工三分損一而生正乙其長四寸七分四釐正
 乙三分損一而生小凡其長三寸一分六釐小
 凡隔八而生大凡其長六寸三分二釐大凡三
 分損一而生勾字其長四十二分一釐三毫此
 爲順生一派大尺隔八而生小尺其長四寸小
 尺居大合三分損一之位故小尺生大凡其長
 六寸大合隔八而生小六其長三寸小六居上
 字三分損一之位故小六生上字其長四寸五
 分上字居下大凡三分損一之位故上字生下
 大凡其長六寸七分五釐下大凡隔八而生下
 小凡其長三寸三分七釐五毫下小凡居下乙

三分損一之位故下小凡生下乙其長五寸六釐二毫半下乙居下工三分損一之位故下乙生下工其長七寸五分九釐三毫此為反生一派以律法之次序言之上字為黃鐘子大尺為大呂大工為太簇大凡為夾鐘大合為姑洗大四為仲呂正乙為蕤賓小尺為大呂子小工為太簇子小凡為夾鐘子小六為姑洗子小五為仲呂子下工為下太簇下大凡為下夾鐘下小凡為下夾鐘子下乙為下蕤賓勾字為下林鐘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三

而十七管盡矣按巢笙乃古律七均之器也古律相生一均之器不可遞相為宮故太簇夾鐘蕤賓等律皆有高下二聲以資和繆之用而七始乃備聖人蓋神明于聲音之故而後制器以和之夫豈徒然而已哉不然既有和笙之十三管又有巢笙之十七管亦何用此紛紛之制作為哉今考其吹法第十五管之大尺即大呂也第十二管之小尺即大呂隔八相生之子聲也第四管之大四即仲呂也大呂三分損一之聲

也第八管之小五即仲呂隔八相生之子聲亦即大呂子聲三分損一之聲也其吹法以此四管共作一聲何也蓋既以隔八相生者為合聲而又以三分損一者為應聲相合相應故此四管可以為一聲也第七管之大工即太簇也第十一管之小工即太簇隔八相生之子聲也第三管之正乙即蕤賓也太簇三分損一之聲也其吹法以此三管共作一聲者亦以其相合而相應也第五管之大凡即夾鐘也第十管之小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三

凡即夾鐘隔八相生之子聲也第九管之勾即林鐘也夾鐘三分損一之聲也其吹法以此三管共作一聲者亦以其相合而相應也他如小六合大合而以小尺應之即姑洗子合姑洗而以大呂子應之也大呂子何以應姑洗蓋律管姑洗有高下二聲巢笙姑洗止有此一位而大呂子適居姑洗三分損一之位故以之為應聲也小五合大四而以小工應之即仲呂子合仲呂而以太簇子應之其理一也小六應上字即

姑洗子之應黃鐘子也小凡應正乙卽夾鐘子之應蕤賓也其不用合聲者蓋蕤賓與黃鐘子在巢笙中原無隔八相生之合聲故也下小凡合下大凡而以上字應之卽下夾子合下夾而以黃鐘子應之也下小凡之應下乙卽下夾子之應下蕤賓也下乙之應下工卽下蕤賓之應下太簇也皆三分損一之數也甚不用合聲者亦以下蕤下太原無隔八相生之合聲故也此巢笙十七管制度之法配合之妙也觀于巢笙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五

而十二律之有十七聲自姑洗以後五律皆有高下二聲不甚昭然可見哉

和笙之制亦有十七管而所用者止十三管內除勾字之應聲不作正音則亦不過十二管而已此十二管者在旋宮之家卽命爲十二律而其實乃黃鐘一均之器也大尺之管聲最濁下在本宮宜作黃鐘而以相生之考之則大呂之位而非黃鐘之位十二管中原無正黃鐘聲惟以子聲代之第二管之上字乃黃鐘之子聲

也世俗之樂以四字調爲正宮者蓋以上字黃鐘子爲宮尺字大呂爲商工字太簇爲角凡字夾鐘爲變徵合字姑洗爲徵四字仲呂爲羽乙字蕤賓爲變宮故也按律法其相生之次亦當自上字始上字爲黃鐘子卽林鐘也其數四寸五分三分損一而生姑洗子調之小六卽應鐘也其數三寸姑洗子隔八而生姑洗調之大合其數六寸姑洗三分損一而生大呂子調之小尺卽夷則也其數四寸大呂子隔八而生大呂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李

謂之大尺其數八寸大呂三分損一而生仲呂謂之大四其數五寸三分三釐仲呂隔八而生子聲謂之小五其數二寸六分六釐仲呂三分損一而生太簇子調之小工卽南呂也其數三寸五分五釐太簇子隔八而生太簇調之大工其數七寸一分一釐太簇三分損一而生蕤賓謂之乙其數四寸七分四釐蕤賓三分損一而生夾鐘子調之小凡卽無射也其數三寸一分六釐夾鐘子隔八而生夾鐘調之大凡其數六

寸三分二釐夾鐘三分損一所生者但作夾鐘之應聲而不以為正音非如巢笙之以四字為宮而此音可以為角也其名謂之勾其數四寸二分一釐而十三管以畢按和笙于十二律中少一正黃鐘而多一仲呂于世俗相傳大抵如此而莫考其所自始其吹法亦以相合相應者配之故大尺小尺大四小五為一聲大工小工乙字為一聲大凡小凡勾字為一聲大合小六小尺為一聲大四小五小工為一聲乙與小凡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三

巢笙有和繆之音故次第奏為七均其音皆至真至正而毫無假借之嫌和笙一律止具一音故取前五律之子聲而直命以後五律之名旋轉相資為用不窮于是乎十二律有旋相為宮之制今其音具在可考而知也以巢笙之七均言之上字為黃鐘子故以上字為第一均上字為宮尺字為商工字為角合字為徵四字為羽為黃鐘之均尺字為宮工字為商凡字為角四字為徵乙字為羽為大呂之均下工為宮下凡為商合字為角下乙為徵上字為羽為太簇之均下凡為宮合字為商四字為角上字為徵尺字為羽為夾鐘之均合字為宮四字為商乙字為角尺字為徵工字為羽為姑洗之均四字為宮乙字為商勾字為角工字為徵凡字為羽為仲呂之均下乙為宮上字為商尺字為角下凡為徵六字為羽為蕤賓之均而七均為之咸備至于和笙其黃鐘大呂姑洗三均亦與巢笙無異而太簇夾鐘仲呂蕤賓四均不能盡同者以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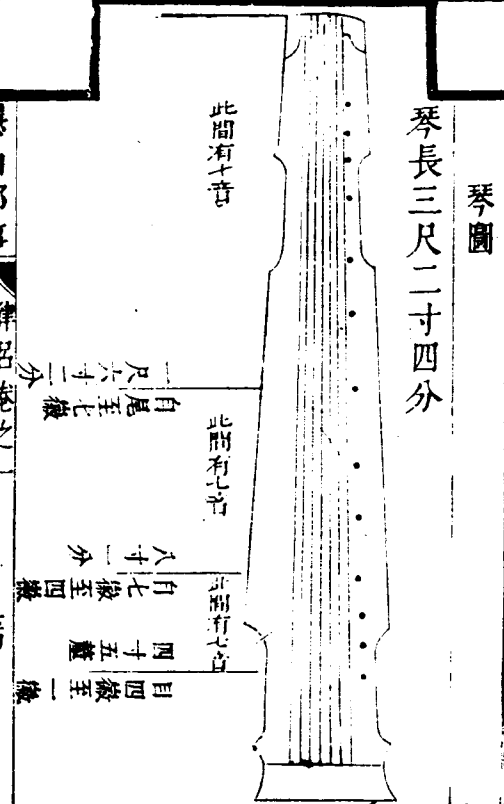
其音未盡合三分損益之數故也何以言之和笙實古律一均之音而借為旋宮之用其所謂林鐘仰黃鐘之子聲夷則即大呂之子聲南呂即太簇之子聲無射即夾鐘之子聲應鐘即姑洗之子聲也以太簇為宮則當以三分損一之蕤賓為徵蕤賓三分益一之夾鐘為商夾鐘三分損一之林鐘為羽而旋宮以黃鐘之子聲為林鐘不合夾鐘三分損一之數所以姑洗之角去夾鐘之商林鐘之羽去蕤賓之徵皆數狹而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壺

琴圖
琴長三尺二寸四分



此間有七音
此間有七音
此間有七音
此間有七音
此間有七音
此間有七音
此間有七音

尺六寸一分
尺七寸一分
尺八寸一分
尺九寸一分
尺十寸一分
尺十一寸一分
尺十二寸一分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壺

琴之為物甚大非尺寸恰合不可為圖今限于簡策不得已約大為小亦聊示其意云爾然圖雖小亦當權作三尺二寸四分以合之蓋三尺二十四分者四其八十一之數也

據琴有七絃自一徽以上不必具論其自尾以至一徽則每一絃各具二十二聲焉自尾至七徽之半為七濁聲自七徽至四徽之半為七正聲自四徽至一徽之半為七清聲而正一徽復有一清聲所謂二十二聲也天地之間止有七

聲以折半之法取之雖清濁相因至于無窮而舉不能出于七聲之外豈非天地自然之數雖聖人復起亦必不能易哉今試即其一絃論之其尾上散音長三尺二寸四分宮也折而半之至于七徽長一尺六寸二分亦宮也再折而半之至于四徽長八寸一分亦宮也又折而半之至于二徽長四寸五分亦宮也等而上之即折至分寸毫釐之間亦莫不皆然但其數太狹無所容其彈耳予嘗謂易為加倍法律為折半法

隱山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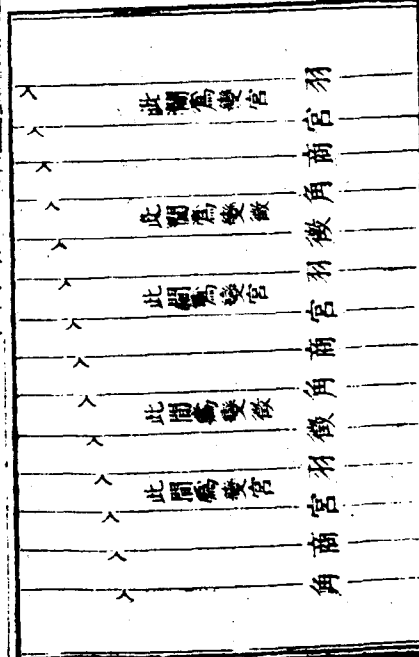
律呂卷之一

奎

正此之謂也大抵天地之音過七必重其尾與七徽四徽一徽之音雖不無清濁大小之殊而其高下之相齊則一也此自然之數也若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數依次求之亦與律法無異其數已見前說此不復贅

世俗常用之均

箏圖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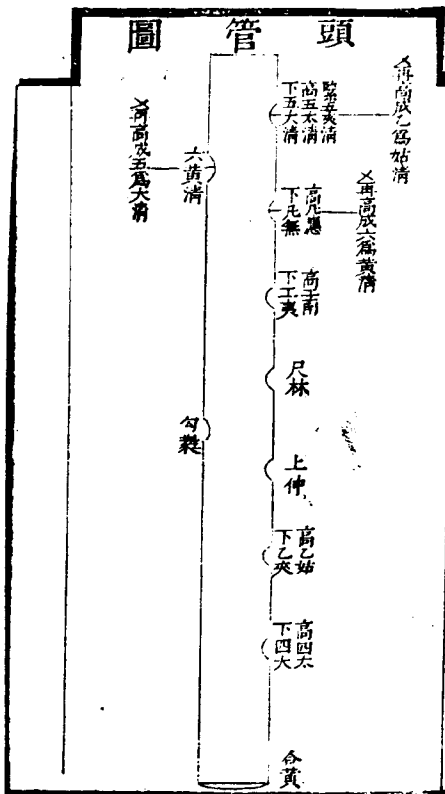
奎

箏之制為絃一十有三近世亦有用十四絃者亦具五聲二變六寸調然不能悉譜今但列常用一均而餘者自可類推也瑟有二十五絃內十二清聲外十二濁聲中餘一絃不用其制大抵亦與箏同予未嘗親習其器實不敢妄言也至于箏其音調與箏全不相異言箏而箏自可知故亦不具論云
按右圖乃常用一均之絃也一均之中自有五調然皆不得指為何均但視絃之緩急柱之轉

移何如耳此非隱深難知之事解人當自見之
附頭管圖說

嘗考唐宋以來太常諸樂譜凡一切樂器皆以
管色之字定之其音黃鐘用合字大呂太簇用
四字夾鐘姑洗用乙字仲呂用上字蕤賓用勾
字林鐘用尺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鐘用
凡字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太簇夾鐘清皆用五
字而以下上繫別之相傳至今未之有改也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管



隱山鄙事 律呂心法全書卷一

虞樂九成以簫為主商樂和平以磬為依周樂
合奏以金為首所謂簫者鳳簫也磬即編磬鐘
即編鐘簫之每一管止具一音鐘磬之每一枚
亦各止具一音凡此皆有一定之高下而不可
移易者也唐宋以來鳳簫鐘磬之正音久失其
傳一切樂器皆以管聲為準故謂之頭管其管
端所吹之哨本無一定之音或高或下皆可以
人力為之大抵吐之則下吞之則高極吞之則
尤高此管之諸孔所以有一聲二聲以至于三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管

四聲也其所配十二律之名位雖不合于聖人
之制至其用管色之字以施于行事者則又學
士大夫之所不可不知也

尺說第十五
予歷觀古今律書而察其所制諸尺舉不相同
既而思之知其皆非本原之論也隋志載歷代
十五等尺而俱以晉前尺較其長短皆有加無
損或自二分有奇以漸至于三寸有奇卒未有
相同者抑何所見之不一也彼其皆以晉前尺

為較者亦以荀勗所造之尺實與周尺同耳按周尺較今之鈔尺纔六寸二分五釐以之制黃鐘之管容黍亦止八百有奇其不可制律昭昭矣夫周尺最古而乃云不可制律將近代無所憑據之尺反可以制律乎此說未嘗不是而實未達古人制作之原也從來創業之天子未有不改制度易服色者三代之尺其不同可知也使三代之尺皆可以制律則三代之律已自不同矣如不然必其所行者一尺而用以制律者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完

又一尺也所行之尺既非制律之尺則周尺又烏可憑哉今欲制律而必引周尺為最古亦不思之甚矣必欲求制律之尺則古人累黍之言實不可忽也按古今累黍之尺其黃鐘之管容黍非多則少率未有合一千二百之數者惟古銀錯尺容黍一千二百則銀錯尺可用也銀錯與玉斗玉尺正合則玉尺亦容黍千二百明矣玉尺又與蔡邕之銅侖尺合是銅侖尺亦容黍千二百也自是之後歷代諸尺率皆參差不一

惟鄧保信以縱黍所累之尺容黍一千二百則是後世諸尺惟保信之制可用也保信之尺實與銀錯尺玉尺銅侖尺合保信之尺縱不可用而銀錯尺玉尺銅侖尺亦不可用乎若然則累黍之法當用縱而不當用橫無疑矣然而又有說焉保信之尺所定黃鐘之管長九十黍徑三分圍九分容黍一千二百在當日應非虛語而丁度乃謂用保信之法再累成尺則又不相合何也蓋古今之黍或有不同而地之肥瘠亦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三

復各異大抵累尺之黍即實侖之黍以黍之細而長者累之則容受必多以黍之粗而短者累之則容受必少此乃一定之理丁度謂其又不相合亦非無據而云然也要之縱累之說其理頗優何以知之以其容受知之也觀橫累之侖止容黍八百有奇縱累之侖容黍雖時或不合不過數十粒而止耳未必若是之懸絕也故吾謂黍尺之法當以縱累為正然後世諸家每多主橫累之說何也蓋以古人有一黍之廣為一

分之說皆不達廣字之義故執而不變耳凡天下之物縱者爲長橫者爲廣無古今一也若以黍而論旣云廣矣不謂之橫不可也細察古人廣字之義實大不然蓋廣之一字乃屬之于尺而非屬之于黍猶云一黍所占之廣爲一分耳如是則無論黍之縱橫所累皆可以廣言之矣且制律之尺雖微有長短而其所定之黃鐘則全無高下也此其說固天下後世之所必不敢信者而不知其實顯而易見近而可求也天下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三

之理氣與數而已以此長尺定管亦以此長尺定圍徑其管則九寸也其圍則九分也以彼短尺定管亦以彼短尺定圍徑其管亦九寸也其圍亦九分也夫管異則聲之大小必異而數齊則聲之高下亦齊今取二尺所制之管比而吹之其聲之大小或迥然不同至其清濁高下則未有不俱爲黃鐘者何也蓋二管旣同在此氣數之中而其聲斷不能出乎氣數之外故也譬之撞萬石之鐘吹數寸之管以應之亦未有不

相合者謂其聲之大小不倫則可謂其聲清濁高下之不齊又豈可得哉古今制律之家每因尺之有長短而因謂黃鐘之有高下不知黃鐘之果有高下乎抑當日之圍徑或有不同乎明理之君子當自見之固無俟予之繁言也

律呂心法全書卷之一終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一

三

律呂心法全書卷之二

隱山李子金子金甫著

新書辨誤

文獻通考云學士大夫之說皆欲律呂之中度
工師之說則不過欲音韻之入耳宋景祐之樂
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不能成聲私賂
鑄工使減銅劑而聲乃叶照卒不知元豐之樂
樣傑主之欲廢舊鐘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
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用帝指為寸制

律呂卷之二

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聲調之大率有非漢
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
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
未嘗變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
已若訂正甚詳而鏗鏘不協辨析雖燦若指掌
而考擊不能成聲則亦何取焉蔡西山採輯諸
家之說非不鑿鑿有據乃自五音相生之外多
承襲前人之誤而莫之省察予是以不得不為
之深辨也

論黃鐘之管

新書謂黃鐘具於聲氣之元不可得見及斷竹
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商聲應而後數始形焉
均其長則得九寸審其圓則得九分按西山之
說即予所謂審音以定管者是也但予所謂審
音以定管者是先截長九寸圓九分之管吹之
而得其聲以為黃鐘之宮然後依次截吹以生
十一律及以尺寸度之見其有合于三分損益
隔八相生之數故立為成法耳西山則謂律未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成之先原不會有尺俟黃鐘之管既定然後九
十分其長以為九寸而審其圓則得九寸之中
九分也律度先後之說予度數論中辨之已詳
大抵西山多依據成說不辨得失所以有以律
生尺之誤耳

論振黃鐘之管

新書云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
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
聲而氣不應此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

適爲準則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短之內每差一分皆卽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鐘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爲黃鐘者信矣按西山此說雖亦近似有理而實不可行也西山謂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要必先有一黃鐘之聲在焉然後以所制之管更迭吹而擬之則可得也古器既失黃鐘之聲無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三

所寄托矣雖前代各有黃鐘之器而變亂已多莫適爲主今云中聲可得吾不知其何所據而擬之也西山又謂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推其本意亦知中聲無所據以擬之故以候氣爲準耳其言雖似平說而其意則主於候氣也今卽以候氣言之自非聖王之世則和氣常少乖氣常多設若如牛弘猛氣衰氣之說吾恐黃鐘之管固不可得而定矣苟遇猛氣則冬至之日其氣藏於地中者已淺而管之短者必應苟遇衰

氣則冬至之日其氣藏於地中者尚深而管之長者必應夫氣之爲猛爲衰人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而但取應氣之管以爲黃鐘所失不既多乎律呂本爲正五音而設故候氣自有妙解西山不察乃謂律呂非候氣不能制獨不恐候氣之法自古及今曾見有一確然可驗者乎而乃欲施之後世何歟西山蓋以古器既不可考而累黍之法又復不合今欲著書立說而竟無法以處此可乎因不得已而將此恍惚杳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四

冥難知難行之說筆之于策使後之人不得而議其非也亦已過矣

論十九爲法

新書取圍徑以十爲法相生以九爲法之說朱子亦云通典用十分爲寸頗難算季通只以九分作寸據此言之是蔡朱兩賢皆不知八十一爲假借之數而但見九寸之長變爲八十一分則每一寸當得九分而因謂以九分爲一寸耳按算家本有通分之法數至難盡之處須變通

以求之究之與原數無所加損也正如古今曆家俱以一晝夜作百刻足為成數便於布算而西洋法直作九十六刻使十二時中俱無不盡之數亦以其便於布算也古今之晝夜又豈因百與九十六而為之長短哉律家用三分損益之法以生五音至商之生羽已有不盡之數故通為八十一分以求之而後其數易齊五音之必用八十一以為實亦猶十二律之必用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為實也如謂五音相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五

生以九分為寸亦可曰十二律相生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為寸乎瞿九思云周八寸不可為尺漢九分寧可為寸若九分可為寸九寸可為尺則黃鐘其長一尺矣又安得謂之九寸耶吾謂西山之誤不在用八十一之數而在命九分為寸耳

論黃鐘之實

漢志謂律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歷十二辰得一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為黃鐘之實此陰陽合德氣鍾于子化生萬物者也按律呂長短之數皆用三分而損益其一故以三因之律之名有十二故黃鐘以後十一位皆以三因之得一十七萬有奇而十二律之或損或益始無不盡之嫌其用十二辰者假其名目以列三因之算位耳非謂十二辰中真有是數也史官不察而大言以文之已失其旨奈何西山亦不知其假借立法而張皇鋪衍以資其論說乎沈存中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六

云十二辰之數不過求律呂長短體算立成法耳別有何義為史者但見其數浩博莫測所用乃曰此陰陽合德化生萬物者也存中可謂知言矣

論圍徑

新書引月令注凡律空圍九分蔡邕銅侖銘黃鐘長九寸空圍九分西山斷之曰蓋空圍中廣九分也且云東都之亂樂律散亡邕之時未亂當親見之又曉解律呂是明邕之言可信也

今推之空圍九分之言文義甚明不言空九分
又不言空積九分而獨言空圍九分則其義亦
甚易見矣蓋空卽孔也圍卽周也言孔之周圍
有九分也是九分爲周一圍之數無疑而西山
直謂之廣九分其所主不亦偏乎且班志云黃
鐘八百一十分由此之義以起十二律之周徑
所謂八百一十分者以長與圍之數乘之也所
謂周徑者周三而徑一也其文義亦甚明而西
山乃誣作以律之長自乘而因之以十又嘗其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一

配合爲說未可爲據豈不誤哉西山蓋惑於
胡氏九方分之說故深詆圍九徑三之謬而不
自知其非也新書又引周語注黃鐘長九寸徑
三分圍九分而斷之云韋昭不通律呂故云徑
三分不言昭之所以失而但云不通律呂此不
通律呂四字果可以服天下後世乎按隋志開
皇元年參考古律度其黃鐘之管俱徑三分長
九寸豈隋氏以前絕無一通律呂之人獨至胡
瑗一人乃精通律呂可師而可法哉說瑗增損

林鐘以下諸律圍徑以就黃鐘清聲遂致十二
律之聲皆不當其位其無知妄作如此則九方
分之說又安可信耶然西山之所以信之者亦
以瑗之說與千二百黍之數相合故耳九方分
之說既合則圍九徑三之說于理斷不可用此
西山之本意也今列圍九徑三以圓田術算之
先以三分自乘三三如九得方分九分再用三
因四歸以求其實止得方分六分七釐五毫容
黍不過八百有奇實與千二百之數不合然此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八

特橫累爲然若以縱黍累之其長若古銀錯尺
玉斗玉尺蔡邕銅侖尺鄧保信黍尺則亦何嘗
不容黍千二百哉今列九方分亦以圓田術算
之用圓三方四之法廣作十二分復以少廣開
平方除之乃得徑長三分又七分分之三當
爲三分四釐六毫有奇可容黍一千二百或亦
近似有理然黍數雖合而考之音律則乖戾之
甚夫律呂本以正五音若但求黍之合不合而
不求聲之合不合是舍音律而就黍數也豈通

論哉何言乎聲之不合也按徑三分四釐六毫有奇則圍必十分有奇須得尺餘之管方與黃鐘之聲相近今仍用九寸則管短而竅大其聲必高以正音考之當在大呂之上若以世俗相生之法考之更在太簇之上吾恐黃鐘之聲必不如是之高也彼胡氏親自制管已先不合西山既辦其遷就之非而乃固執其九分分之說以為獨得之解果胡氏之誤西山乎抑西山之自誤乎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九

論循環相生

按三分損益上下相生非此法無以制律則律呂之關頭竅妙全在于此此處一差自是無所不差故必有半律變律之紛紜交錯而始能救夫音之不和夫豈細故哉新書所引自呂氏春秋淮南子而下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共為一聲而用循環相生之一法及按法定管依次生去而音全不和猶不悟其法之不可用而曰吾有所受之也亦太滯矣今試即班固前漢書

相生之數而依十二律之正序較其長短則音之乖和自見也本書黃鐘長九寸大呂長四寸一分八釐太簇長八寸夾鐘長三十六分六釐三毫六絲姑洗長七寸一分仲呂長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二忽蕤賓長六寸二分八釐林鐘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南呂長五寸三分無射長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應鐘長四寸六分六釐其他律且無具論如黃鐘九寸之後大呂輒短至四寸奇太簇八寸之後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一

夾鐘輒短至三寸六分奇姑洗七寸一分之後仲呂輒短至三寸奇其乖不已太甚乎西山亦知其非故用呂氏淮南子及鄭氏重上生之法而斷以三律必用倍數為是因定大呂為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定夾鐘為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定仲呂為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雖遷就其說而亦終未能合也今即依其用倍數者總而較之黃鐘去大呂六分奇而大呂去太簇纔三分奇太簇去夾鐘五分六釐奇而來

鐘去姑洗亦纔三分奇姑洗去仲呂五分奇而仲呂去蕤賓亦纔三分奇蕤賓去林鐘纔三分八釐而林鐘去夷則却又四分四釐九毫夷則去南呂纔二分五釐奇而南呂去無射却又四分一釐奇至於無射去應鐘則又止二分二釐有奇焉此以十二律相去之數較之而知其不和也及至播之五聲其不和更為顯然也今即其本法論之黃鐘九寸為宮則當以大呂為商太簇為角姑洗為徵仲呂為羽而所謂太簇者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十一

乃大呂之位姑洗乃太簇之位林鐘乃姑洗之位南呂乃仲呂之位故以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也雖名位之次第不同而五音高下之數則相合大呂太簇二均尚未乖舛至夾鐘之均夾鐘一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為宮三分損一而生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為徵無射三分益一而生仲呂一十三萬一千七十二為商仲呂三分損一而反生黃鐘黃鐘正律長非仲呂三分損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為

羽按黃鐘子聲其數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有半其長四寸五分仲呂反生之數止八萬七千三百八十一有奇其長止四寸四分三釐九毫有奇不及黃鐘子聲之數一千一百九十二有奇不及黃鐘子聲之長六釐有奇而以黃鐘子聲代之可乎雖其音亦不大謬然終非天然相生之正音也自此以後凡九均皆不恰合夫以十二均而有九均之不合則其為法之非亦曉然可知矣所以然者蓋不知三分損益隔八相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十二

生之非一聲且不知十二律有和謬之用而止以十二聲備其數故也何以言之其本法所謂太簇者乃古律之大呂所謂姑洗乃古律之太簇蕤賓乃夾鐘林鐘乃下姑洗夷則乃姑洗南呂乃下仲呂無射乃仲呂應鐘乃下蕤賓大呂乃下林鐘夾鐘乃下夷則仲呂乃南呂合之十二律有下蕤賓而無正蕤賓有下林鐘而無正林鐘有下夷則而無正夷則而無射應鐘二律復缺而不備以十二律而缺五正音其何以合

相生自然之數而施于行事乎况以往而不返之音扭作旋宮之用是猶圓底而方蓋無怪乎其不相合也但觀之十二律之名而其名位之不正誠有昭然不可掩者按十二律之音夾鐘生林鐘而林鐘即應夾鐘林鐘生應鐘而應鐘即應林鐘相生相應故三律皆以鐘名大呂生仲呂而仲呂即應大呂仲呂生南呂而南呂即應仲呂相生相應故三律皆以呂名誠非無所取義而云然也今夾鐘所生者不謂之林鐘而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十三

謂之無射反以黃鐘所生之姑洗名林鐘林鐘所生者不謂之應鐘而謂之太簇反以姑洗所生之夷則名應鐘大呂所生者不謂之仲呂而謂之夷則反以無射所生之夾鐘子律名仲呂仲呂所生者不謂之南呂而謂之黃鐘子律反以太簇所生之蕤賓谷南呂是取何義乎以三分損益為正律以隔八相生為子律則各位正而聲音和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共為一聲不惟各位錯亂不可理解且播之聲音殊多乖戾

為法既窮不得不遷就以從之于是乎用半律半律不已復有變律變律不已復有變半律而律呂之古制蕩然矣誠能循名以責實計數而察音即愚夫愚婦亦可與知吾獨怪古人既誤于前而西山復誤于後何哉

論二變

新書謂五聲宮與商商與角角與羽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十四

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故謂之變宮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按西山此說亦未免有誤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皆相去一律其聲固和角與徵羽與宮相去雖二律而變宮變徵皆在不和之列音節雖遠其聲亦未嘗不和也二變之生乃天地自然之數不得不寄居五音之間非為音節之遠而後收此二聲也十二律之聲比于正音者為和不比于正音者

爲繆乃因十二位之遞損遞益多錯綜不齊之數次第播爲五音有可用有不可用者名之耳非專指二變聲而言也若以每一均之五正聲爲和二變聲爲繆則但云正變足矣又安用此和繆之說乎蓋正變原無一定之位而和繆亦無一定之名在前一均爲正者在此一均或爲變在此一均爲變者在後一均或又爲正在前一均比于五聲二變之正音而在此一均或不比則在前一均爲和而在此一均爲繆在此一均不比于五聲二變之正音而在後一均或比則在此一均爲繆而在後一均又爲和西山但知正之爲正變之爲變而不知正之亦可以爲變變之亦可以爲正但知用之作正聲者爲和用之作變聲者爲繆而不知五聲二變之皆可以爲和皆可以爲繆故專以二變釋和繆之義而不自覺其誤也且變徵在角徵之間而云比徵少下猶可言也至于變宮在羽宮之間而云少高于宮何哉假如黃鐘爲宮黃鐘之前無復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五

濁音必取黃鐘子聲之前一位爲變宮比之黃鐘之宮則極高比之黃鐘子聲之宮則少下又安有少高于宮之理如果少高于宮則是變宮當在宮商之間而不在羽宮之間也抑又誤中之誤矣

論變律

新書謂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律則比黃鐘等六律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而少高于正律也按十二律之不和其病皆因衆音相生誤認損益隔八之數耳律呂之本位既差而猶執正序以求合則聲之不和固不足怪也苟明于十二律十七聲之正位自聲聲和應又安用變律乎又安有所謂其聲近正而少高于正律之說乎

論變半諸律

古人十二律之制盡美盡善雖有古律旋宮之不同而七均五聲二變以及諸調之數則無不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六

備具天下後世之為聲音者又豈有加于此哉
自後人誤認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為共一循環
之法而十二律因以不和西山考古定音亦覺
其不和乃考周禮子聲倍半之說而增十二半
律按子聲之數居正律之半故謂之半聲在古
律十七管皆有半聲在旋宮之律則止有七半
聲何以知旋宮之律之止有七半聲也蓋黃鐘
至姑洗五律則林鐘以後五律即其半聲已無
容再加惟仲呂以後七律當加半聲故知其止
有七半聲也如是則西山之增十二半律者誤
矣雖增十二半律而音仍不和又採律家仲呂
再生黃鐘復轉生十一律之說而增十二變律
及增十二變律而音亦未盡和復用子聲之說
而又增十二變半律及至于數之不行則又謂
變律皆止于六紛紛其制豈不營惑人之耳目
哉使天下後世徒存此說而不能見諸行事者
皆西山誤之也

論二變不比于正

新書引通典注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
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按此說雖似頗有原委
而不知實非也夫天地之有七音亘古今而不
易也古人樂皆雅正故止用其五後人實見音
之有七難立名色乃有變宮變徵之名固不可
以加言也所云加文武二聲乃齊東野人之說
豈可出于士君子之口哉

新書又謂二變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于正
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若有五聲而
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西山此言蓋亦全不知

五聲二變之用矣天地之間雖有七聲而古人
作樂止用五聲自其樂之一成言之雖始終不
用二變亦未嘗不可以成樂五聲又何嘗不及
而又何嘗借二變以濟志耶若被之于器則七
音並列缺一不可且以旋宮之制言之假如奏
黃鐘一均則蕤賓為變宮夾鐘為變徵皆在不
用之列若轉而奏大呂一均則林鐘又為變宮
而前之所謂變宮者反為正羽姑洗又為變徵

而前之所謂變徵者亦反爲正角以至十二均莫不互爲正變此乃造化錯綜之妙用豈不知者所能強言哉

論不用商聲

新書謂周禮祭祀之樂不用商聲只有宮角徵羽四聲按音非五不能成文止用宮角徵羽而不用商聲雖有神瞽缺一豈能成樂乎且宮徵之位錯亂不合朱子以爲四樂各舉其一者而言當是不用商調也此誠足以破千古之惑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九

論五降

新書又謂周禮有宮角徵羽無二變蓋古人變宮變徵不爲調也左氏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夫五降之後更有變宮變徵而曰不容彈者以二變之不可爲調也按西山此論亦誤凡絲音正中一聲謂之中聲即正宮中聲以降雖具七音而二變夾于五音之中乃雅樂之必不用者也五降之後至濁宮而絃已盡矣

又有何聲可彈哉西山乃以二變不可爲調解五降不容彈之義似是而實非也

論六十調

新書六十調圖何栢參曾辨之云黃鐘之音極濁故止爲宮音不復爲商角徵羽之音以役于他律也今以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爲宮調而以黃鐘爲商角徵羽調推其意蓋以黃鐘以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故黃鐘在本均則爲宮調在太簇則爲商調在姑洗則爲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十

角調在林鐘則爲徵調在南呂則爲羽調耳殊不知一均之中各有五音每音各主一調如黃鐘均以太簇爲商若作黃鐘商調其音乃太簇耳餘俱倣此按何氏此言殊爲有理予嘗見世俗所奏旋宮之樂至高音已盡則借低音代之至底音已盡則借高音代之是黃鐘亦有作商角徵羽之時栢參之說是即古律之往而不返者以爲言而非所論于旋宮之音也至謂一均各具五音每音各主一調則確不可易又按

西山本圖其黃鐘諸均既縱列七音又橫列五聲此何說也蓋誤認一均所攝之七音止為一調故耳七音既為一調故不得不橫列五聲以作五調也殊不知七音之中除二變不用已具五調而復橫列五聲以作五調是一均之中有二十五調也然究其實名目雖多俱是重出如本圖黃鐘一律不論其在橫列之為宮為商為角為徵為羽而皆仍以本律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則五音又只是一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三

調矣豈因橫列之中改易一名即別為一調乎且橫列之中雖改易其名實未能改易也如黃鐘一均其首位以黃鐘為宮第二位以無射為商三位以夷則為角四位以仲呂為徵五位以夾鐘為羽及以縱所列之七音考之則雖有其名而實無其實也其第二位無射既作商聲矣而奏樂之時乃又是宮音既是宮音則直謂之宮音矣又安見其為商乎下三律倣此高明之士但按圖而索之則是非可立辨矣

新書又謂黃鐘宮至夾鐘羽並用黃鐘起調黃鐘畢曲大呂以下諸律莫不皆然抑又誤矣其本意蓋謂黃鐘在本宮為宮在無射為商在夷則為角在仲呂為徵在夾鐘為羽欲作宮調則用黃鐘中七音而以宮起畢欲作商調則用無射中七音而以商起畢欲作角調則用夷則中七音而以角起畢欲作徵調則用仲呂中七音而以徵起畢欲作羽調則用夾鐘中七音而以羽起畢故凡用此五律為宮者其起調畢曲皆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三

用黃鐘也西山用心可謂至善而惜其不免于誤也夫起調畢曲皆用黃鐘當黃鐘為宮則曰黃鐘宮調當黃鐘為商則曰黃鐘商調于理似矣但在無射一均而曰黃鐘商調在夷則一均而曰黃鐘角調將本均之名反泛而無著當非古人命名之意愚以為黃鐘一均既具七音自足五調假如奏黃鐘一均則黃鐘為宮大呂為商太簇為角夾鐘為變徵姑洗為徵仲呂為羽蕤賓為變宮其音之起調畢曲在黃鐘者為黃

鐘宮在大呂者爲黃鐘商在太簇者爲黃鐘角在姑洗者爲黃鐘徵在仲呂者爲黃鐘羽取名既正責實又合較之西山之說于理頗長有志之士當慎思而明辨之可也

按新書凡起調畢曲皆是某聲便是某調此乃極正之論然考之世俗之樂亦極不盡然者今樂家所奏諸曲其起調畢曲俱出一聲者十無三四細察其一曲之中或一套之中大抵畢曲處多出一聲而開口起調處却未必與畢曲之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三三

聲相同也況今之傳奇諸曲其南腔起調未有不出于羽聲者此豈新聲代變與古不同乎或古人之作樂亦有如此者乎俱不可得而知也由今論之其起調畢曲俱出某聲者固是某調至于起調畢曲不出一聲者則斷斷當以畢曲之聲爲調也

論十二辰陰陽之說

新書謂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鐘南呂應鐘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

鐘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按十二律本爲制樂而設原與十二辰不相干涉後世因其數之適同故牽扯以合之耳卽如禮記月令所言亦出自呂覽非聖人之正經其實律自律而辰自辰也至于在陰無所增損在陽則用倍數是亦窮于管之長短不倫故謬爲此法以求相宜豈一定之理哉西山不知而信之誤矣

論數之不行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論

新書謂十二律五聲二變及六變律皆因數之不行遂止于是誤矣夫五聲二變乃天地間之必不可增減者雖氣之與數相輔而行而此七音者則非以數之行不行爲多寡也如八十一之數在五音則可行而在十二律則不可行于是乎有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一十七萬之數在十二律則可行而在十七聲則又不可行于是乎有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之數是數之行不行惟在人假借之多寡

何如耳未嘗為天地自然之定數也西山謂十二管之外其數不行則是律呂之管止于十二斷不可更為增設也而變律之管又何自而來乎其最可笑者又以不行之法施之于變律也夫變律之說乃窮于聲之不和因求古人和繆之制而不得其法遂變計至此聖人制律之初固未嘗有此名也前人謂十二律皆有變已自不合西山斷之為六者蓋去其每均相生不合之音而擇其可用者存之耳乃復以數之不行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五

自飾其說豈不誤哉

論度數

新書云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數始于一終于十者天地之全數也律未成之前有是數而承規律既成而後數始得以形焉西山蓋誤于以律生尺之說而為是言也當太古之時制作未起必先有衣食日用之物而後有作樂之事雖無布帛亦有皮革雖無五穀亦有黍稷雖

無金銀亦有珠玉吾不知當日之皮革亦有長短焉否也黍稷亦有多寡焉否也珠玉亦有輕重焉否也如其有之則度量權衡固在黃鐘之先矣嗣後文明漸啓聖人曰吾欲治天下固不可不使之畫一也于是乎取律度量衡而同之既曰同律度量衡則是舉四者而並言也所謂同者即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之義公羊所謂夫一統者是也後儒偏執同字之義而以爲借此物以同彼物遂謂度量權衡皆生于律亦不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五

思之甚矣且律度量衡既同舉並稱而今乃云以律同度量衡也但不知將更執何物以同律耳然則萬事起于黃鐘之說非歟夫萬事起于黃鐘乃自同律度量衡之後而方有是言也先王舉事必非託諸空言既云同律度量衡在當日必有其實事明矣當其時治定功成雅樂既作先王曰聲音易乖不可不使之齊也天下後世之作樂者當以今日所定之黃鐘為準度量權衡易淆亦不可不使之齊也天下後世之度

當以今日黃鐘之分寸爲準天下後世之權量當以今日黃鐘之容受爲準猶之乎今日之尺皆視天府之寶鈔以爲法可曰先有鈔而後有尺今日之尺實從鈔而生乎如是則以律生尺之誤又何待深辨哉

論候氣

新書引古候氣之說爲一章懷慶何氏辨之云古十二管候氣之說乃相傳之誤也蓋候氣止用黃鐘一管候子月之氣餘月則否也何以知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三

之古法占候恒在歲始冬至蓋陽氣之始也氣在地中且無形可見故以黃鐘之管候之冬至之日氣至灰飛則氣節相應是謂和平若氣至灰飛在冬至之前或在其後則爲太過不及于是乎有占與冬至登靈臺望雲物同一意也若謂餘月皆候則丑月陽氣未出地中候之猶可也寅月以後陽氣已出地上又何候乎况午月以後陽氣皆自上下降又安有飛灰之理然則謂十二月皆以律管候氣者非也其爲相傳之

誤無疑矣按何氏所辨已自有理而瞿九思亦辨之云夫所謂某律幾寸幾分者必無論地之高卑燥濕所在距地面皆幾寸幾分也今天下之大勢西北則高東南則下即撮土之區亦有此卑而彼高者非可以一律論也彼按月所應之氣果不論東西南北皆適距地面幾寸幾分耶長安洛陽安見其遂可爲天地準則于此候氣能毫髮不爽耶造化既有升必有降必知候氣之說是天地之氣獨有升無降耶春分而後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天

草木敷榮陽氣已出地無餘矣姑洗仲呂諸管將安施耶仲呂之律其長六寸五分有奇安有時至四月陽氣猶然距地面六寸五分有奇者耶彼謂冬至之氣距地面九寸太寒八寸三分雨水八寸春分七寸四分穀雨七寸一分小滿六寸五分是每一月陽氣所升多不至七分少不過三分今四月小滿距地尚六寸五分有奇則夏至而後陰已漸長陽必漸消陽氣又寧有出地時豈陽氣獨當潛伏地中更不必發揚地

上耶夫冬至陽生凡冬至以後上升者必陽氣也夏至陰生凡夏至以後上升者必陰氣也糞實五月律也其管長六寸二分八釐此必謂夏至之氣距地面六寸二分八釐也不知此距地面六寸二分八釐者果陰氣耶抑陽氣耶若為陽氣則自夏至以至大雪亦必皆陽氣天地間有陽必有陰今乃一歲十二月獨升陽不升陰有是理耶若為陰氣是此六寸二分八釐之陰氣與小滿六寸五分之陽氣皆並在一區小滿即陽氣應時而至夏至即陰氣應時而至吾不知其往來何道其轉換何時陰驟生于何鄉陽驟散于何所將陰入陽中以來抑陽入陰中以去倘二氣參并而其氣愈升不幾以五月而遠觸六月之管以六月而遠飛七月之灰也耶即信如其說氣距地八寸則太簇灰飛距地六寸則林鐘灰飛太簇管動即黃鐘大呂二管宜亦灰飛林鐘管動即黃大太夾姑仲蕤七管宜亦灰飛今日某月則某律灰飛他皆不應是此氣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三

有知已試之管輒弗入未試之管乃入耶隋時毛爽蔡子元等候氣或初入月其氣輒應或至中下旬始應或灰飛三五夜輒盡或終一月始飛少許此又何說帝所難牛弘所對是耶非耶夫尺長則入地深氣易得灰易飛尺短則入地淺氣未必即可得灰未必即可飛亦定理也今隋志反云魏杜夔用後漢尺制律候氣尺度長灰不飛梁毛棲誠用古玉管及宋太史尺制律候氣灰乃飛是律短反飛律長反不飛耶且漢晉而來所制尺有長短至二寸三寸有奇者所云九寸八寸將以何者為準由元史授時曆逆推前代冬至有先後一日二日以至三日者所云氣應將以何者為期彼尺寸節候猶莫知何者為真是而復云以某節候某氣果幾寸幾分此誠可笑候氣之說自唐貞觀而後不見國史或唐宋諸賢已識其非而蔡季通當宋晚季猶因仍其說何哉按瞿氏所測之律所創之圖皆一無足取獨此所疑候氣一篇則不可得而磨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三

滅也然予又有說焉候氣之說在古未嘗無之
但非理之地中用以候十二月之氣耳後人既
聞候氣之說復見律書以十二辰之數起十二
律遂謂十二月之氣真與十二律相應而因誤
以古人所候之氣爲十二月之氣耳殊不知所
謂候之而氣應者乃以十二管候十二律之氣
而見其各自相應也夫氣卽聲也吹之則爲氣
而發之則爲聲聲之相應固卽氣之相應也古
律之氣聲聲相應不待言矣卽以旋宮之律証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三

之而亦無不皆然也假如審中聲以定黃鐘之
管則黃鐘之氣現矣然後依次吹之候其氣與
黃鐘相應者卽爲姑洗候其氣與姑洗相應者
卽爲夷則候其氣與夷則相應者卽爲大呂候
其氣與大呂相應者卽爲仲呂候其氣與仲呂
相應者卽爲南呂候其氣與南呂相應者卽爲
太簇候其氣與太簇相應者卽爲蕤賓候其氣
與蕤賓相應者卽爲無射候其氣與無射相應
者卽爲夾鐘候其氣與夾鐘相應者卽爲林鐘

候其氣與林鐘相應者卽爲應鐘十二律之氣
候之而皆相應由是播爲五聲抑陽高下自然
克諧蓋候之而氣無不應者則吹之而聲自無
不和也予非敢深疑古法但施于行事而見其
如此故不覺其言之過真而辨之過切耳至于
公是公非則又有待于後之君子之論定焉

律呂心法全書卷之二終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二

三

律呂心法全書卷之三

隱山李子金子金甫著

諸家闢謬

三代以前無所考徵周秦之間可見者管呂二氏而已然而管子之書未能詳載呂氏春秋似稍有端緒而統紀固已失矣至司馬遷作史記為一代之成書其律書一篇遂為後世之所宗正胡銓審律論所謂律度量衡淵源于馬遷者是也今按史記律書蓋以黃鐘為律元而其法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一

則云黃鐘之管其數九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其損益相生之數在五音自合無容置辨大抵其說多本之呂氏淮南而其法則約十為九也至其所列十二管則曰黃鐘八寸七分一宮林鐘五寸七分四角太簇七寸七分二商南呂四寸七分八徵姑洗六寸七分四羽應鐘

四寸二分三羽蕤賓五寸六分三分一大呂七寸四分三分一夷則五寸四分三分二商夾鐘六寸一分三分一無射四寸四分三分二仲呂五寸九分三分二徵蔡氏謂其多誤難曉沈存中又謂七字皆當作十字乃誤屈中畫耳然前五律宮商錯亂而仲呂下有徵夷則下有商應鐘下有羽亦復不倫蓋遷本不曉音律不過因簡篇中所得書之于策至其論說不能詳解乃適其辭于言兵夫吹律而知吉凶或亦軍中之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二

一事然與律呂之制作無與也即曰師出以律亦不過字義之相同耳豈真師之律即樂之律哉或者謂太史公意在規諷故引之于兵若然何不既作律書復作兵志一篇以行其規諷之說乎以律書為名而以言兵為實規諷則規諷矣究之與所謂律呂者何裨耶淮南子云五音相生至于角位則其數六十有四三分損一當得宮前一位以為變宮其數四十有二變宮三分益一當得徵前一位以為變

徵其數五十有六變者與正比則爲和與正不比則爲繆此音有和繆之畧也按淮南此說卽余所謂姑洗以後五律皆有高下二聲通稱爲用之義但名目不同耳漢儒好爲鈞索乃不能緣此而深求之遂使後人將和繆之音取足十二律之正數而姑洗五律之高下以及無射應鐘之本律皆不能備千百年以來竟無一人識破豈不惜哉

元帝時郎中京房史稱其知五聲之音六律之

間口部事

律呂卷之三

三

數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者皆三生二以下生上者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于仲呂而十二律畢矣按此亦隔八損益循環相生之法也而房又廣爲六十律自仲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減上下相生終于南事而六十律以畢按黃鐘之管不過九寸除二寸許不可爲音所餘者不及七寸耳以不及七寸之長而次第截爲六十管則音之相去有至于毫釐莫辨者此用管之事所以必不能行也于是變爲

樂準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蓋取其聲之明暢易達分寸又粗而易辨耳夫旋宮之管止用十二卽古律相生亦不過十七而五聲七音六十調固已無不備具天地之音雖變化無窮至于千百億萬而亦無有出乎此者豈不盡美盡善哉而房乃演爲六十律者推其意蓋以十二管相去之間豈得無音則律不止于十二明矣若依房之說推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四

而演之方且可自十二以至于無窮又豈止六十律乎房之心思亦巧房之論說亦美而究之所謂六十律者實無所用也

王莽時劉向之子歆爲羲和之官其釋五聲名義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按五聲之大旨當如後世活用之尺工等字至于其名義古人雖

自有說而今已不得其解則亦傳疑可也乃輒妄為牽引何哉其釋十二律名義云鐘種也陽氣施種于黃泉滋萌萬物為六氣元故曰黃鐘始于子在十一月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故曰大呂位于丑在十二月簇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故曰太簇位于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于卯在二月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辜潔之也位于辰在三月仲呂言徵陰始起未成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五

著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于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蕤也言陽氣始蕤陰氣繼養萬物也位于午在五月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懋盛故曰林鐘位于未

在六月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故曰夷則位于申在七月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故曰南呂位于酉在八月射厭也言陽氣究物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故曰無射位于戌在九月應

鐘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離陽閉種也位于亥在十月按十二律之名字自有正義律呂本以定樂故其義皆從聲音而為言予前于十二律名義已釋之矣歆不知樂為何物乃牽引諸家十二月陰陽之義著為訓詁讀之句句令人失笑人言漢儒多穿鑿之論豈不信哉至于所謂三統之說尤為無據夫律與曆本不相涉而律曆兩家動則合稱以為證蓋亦借其數之相符以明其說之可信耳彼謂黃鐘子為天正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六

太簇寅為人正雖于理無當而辰次猶云相合若夫地正本屬之丑而林鐘居未其說難通乃即以其對衝者當之惡是何言也且其同心一統之說至尊無並之論皆牽入君臣之義後世遂尊之而不敢變其與今舉業之家凡講易必引入君臣以為說者何以異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其是之謂乎

班固前漢志皆本之劉歆故其上下相生之法皆順漸次之序而三呂不復用倍後世因其管

之長短不倫皆以爲非按十二律既用損益隔八爲一聲則部位已失部位既失則不用倍固非卽用倍亦非也是亦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矣

史稱魏武帝時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令命銅工柴玉鑄鐘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故作玉厭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訢白于帝帝取所鑄鐘錯雜更試然後知夔之精而玉之謬也至晉張華荀勗較夔所造鐘律多不諧合乃出御府

隋書

律呂卷之三

八

古今銅竹律二十五銅尺銅斛七相較造新尺短夔尺四分因命勗調律呂正雅樂樂成正會殿庭作之勗自謂官商克諧論者亦謂勗爲諧解惟阮咸謂其高迤哀思後有田父得周玉尺於野勗以較已所制諸鐘石絲竹皆短較一米于此服咸之妙按杜夔于魏武帝前雜試鐘律無不審辨可謂精矣未幾而晉荀勗等非之何耶荀勗正雅樂自謂官商克諧論者亦無不嘆服而其時阮咸非之何耶惜其樂器制度之數

至今不傳無所考正予亦未敢以爲孰是也

宋太史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引而伸之更爲三百六十律至梁博士沈重又引淮南子一律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夫謂十二律各有五音共爲六十音者乃一音自爲一音與六十調之互相爲用者全非一例此說固爲無據至謂因而六之更憑何法何理而見其如此乎淮南已云穿鑿沈重蓋不知而祖述之者也夫以京房之六十律尚無用處而况于三百六十律雖多亦奚以爲乎

隋書

律呂卷之三

八

史稱周武帝時有龜茲人白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琵琶隋文帝開皇二年沛國公鄭譯聽其所奏一均之中有七聲因問之荅云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譯因習而彈之于是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遂改五音爲七音改六十調爲八十四調用以定太府之樂按天地之間實有七音雖鳥獸草木以及

風雷水火之類凡可以有聲者莫不備于七音之中而亦莫能加于七音之計又何以遐邇而有同哉此白祇婆之琵琶所以有七聲也然雖有七聲而雅正之樂止用其五惟雜劇北腔聲近北鄙時用二變以為助亦不得以之為調况白祇婆之所謂七調本指七均言之至其雜用七音則其國之風氣為之也而譯乃認為一均之中必有七調何耶至于何妥譏七調之非而曰近代書記所載纓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二

調則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斯又門外之人存而不論可也

隋文帝使毛爽等依古法候氣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有至中下旬始應者或灰飛三五夜而盡或有終一月纔飛少許者帝異之以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日

異也弘不能對按律管候氣之說自古有之而卒未見有驗者據毛爽所候之氣如以為驗則必臣縱君暴其政不平果月別日異而後可也如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日異則律管所候之氣固不驗矣即謂制管不精或有長短之差以灰飛之早晚多少觀之律管即差亦未必懸絕若是之甚也二者無一而可則十二管候十二月之氣以與十二月相配之說又豈足信哉雖月令中每月皆有律中之文然皆漢儒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十

所集之雜說其原實出于呂氏非聖人之正經固未可引以為據也候氣之說何瞿有辨予亦更有別解其說固不必不存而亦政不必深泥矣

唐武德九年命祖孝孫等定樂初隋用黃鐘一宮惟擊七鐘其五設而不擊謂之啞鐘協律郎張文收乃依古法斷竹為十二律高祖命與孝孫吹調五鐘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鐘皆用在當時以為至禱至肅宗時魏延陵乃以為太常諸

樂皆下不合黃鐘請悉更制及器成而以漢律考之其所謂黃鐘乃太簇也後周王朴定律管作樂準其論鑿鑿者皆以爲是乃不再傳而又有以爲過于高者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其是之謂乎惜其器至今不傳無從考其高下予固未敢妄爲是非至其不能皆是則無智愚之所共知也

旋宮之說出自禮運唐杜佑通典因備載其數

云黃鐘之均以黃鐘爲宮黃鐘下生林鐘爲徵

林鐘上生太簇爲商太簇下生南呂爲羽南呂

上生姑洗爲角此黃鐘之調也皆合三分損益

之次故皆用正聲大呂之均以大呂爲宮大呂

下生夷則爲徵夷則上生夾鐘爲商夾鐘下生

無射爲羽無射上生仲呂爲角此大呂之調也

亦皆合三分損益之次故亦皆用正聲太簇之

均以太簇爲宮太簇下生南呂爲徵南呂上生

姑洗爲商姑洗下生應鐘爲羽應鐘上生蕤賓

爲角此太簇之調也亦皆合三分損益之次故

亦皆用正聲夾鐘之均以夾鐘爲宮夾鐘下生

無射爲徵無射上生仲呂爲商仲呂上生黃鐘

爲羽黃鐘正律長非仲呂三分損一之次此用

其子聲爲羽也黃鐘下生林鐘爲角林鐘子律

短非仲呂爲商之次故仍用林鐘正律此夾鐘

之調也正聲四子聲一姑洗之均以姑洗爲宮

姑洗下生應鐘爲徵應鐘上生蕤賓爲商蕤賓

上生大呂爲羽大呂正律長非蕤賓三分損一

之次故用其子律爲羽大呂下生夷則爲角夷

則子律短非蕤賓爲商之次故仍用夷則正律

此姑洗之調也亦正聲四子聲一仲呂之均以

仲呂爲宮仲呂上生黃鐘爲徵黃鐘正律長非

仲呂三分損一之次故用其子律爲徵黃鐘下

生林鐘爲商林鐘子律短非仲呂爲宮之次故

仍用林鐘正律林鐘上生太簇爲羽太簇正律

長非林鐘爲商之次故用其子律爲羽太簇下

生南呂爲角此仲呂之調也正聲三子聲二蕤

賓之均以蕤賓爲宮蕤賓上生大呂爲徵大呂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二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三

正律長非蕤賓三分損一之次故用其子律爲
 徵大呂下生夷則爲商夷則子律短非蕤賓爲
 宮之次故仍用夷則正律夷則上生夾鐘爲羽
 夾鐘正律長非夷則三分損一之次故用其子
 律爲羽夾鐘下生無射爲角無射子律短非夷
 則爲商之次故仍用無射正律此蕤賓之調也
 亦正聲三子聲二林鐘之均以林鐘爲宮林鐘
 上生太簇爲徵太簇正律長非林鐘三分損一
 之次故用其子律爲徵太簇下生南呂爲商南
 呂子律短非林鐘爲宮之次故仍用南呂正律
 南呂上生姑洗爲羽姑洗正律長非南呂三分
 損一之次故用其子律爲羽姑洗下生應鐘爲
 角應鐘子律短非南呂爲商之次故仍用應鐘
 正律此林鐘之調也亦正聲三子聲二夷則之
 均以夷則爲宮夷則上生夾鐘爲徵夾鐘正律
 長非夷則三分損一之次故用其子律爲徵夾
 鐘下生無射爲商無射子律短非夷則爲宮之
 次故仍用無射正律無射上生仲呂爲羽仲呂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三

正律長非無射三分損一之次故用其子律爲
 羽仲呂上生黃鐘爲角黃鐘正律長非無射爲
 商之次故用其子律爲角此夷則之調也正聲
 二子聲三南呂之均以南呂爲宮南呂上生姑
 洗爲徵姑洗正律長非南呂三分損一之次故
 用其子律爲徵姑洗下生應鐘爲商應鐘子律
 短非南呂爲宮之次故仍用應鐘正律應鐘上
 生蕤賓爲羽蕤賓正律長非應鐘三分損一之
 次故用其子律爲羽蕤賓上生大呂爲角大呂
 正律長非應鐘爲商之次故用其子律爲角此
 南呂之調也亦正聲二子聲三無射之均以無
 射爲宮無射上生仲呂爲徵仲呂正律長非無
 射三分損一之次故用其子律爲徵仲呂上生
 黃鐘爲商黃鐘正律長非無射爲宮之次故用
 其子律爲商黃鐘下生林鐘爲羽林鐘正律長
 非仲呂子律爲徵之次故用其子律爲羽林鐘
 上生太簇爲角太簇正律長非黃鐘子律爲商
 之次故用其子律爲角此無射之調也正聲一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一四

子聲四應鐘之均以應鐘爲宮應鐘上生蕤賓爲徵蕤賓正律長非應鐘三分損一之次故用其子律爲徵蕤賓上生大呂爲商大呂正律長非應鐘爲宮之次故用其子律爲商大呂下生夷則爲羽夷則正律長非大呂子三分損一之次故用其子律爲羽夷則上生夾鐘爲角夾鐘正律長非大呂子爲商之次故用其子律爲角此應鐘之調也亦正聲一子聲四右通典所載旋宮之法極爲詳明朱子所謂司馬君實諸君子不曾看得通典者卽此也殊不知所載雖詳大抵皆承秦漢以來相傳之誤何以知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知之也十二律中大呂生仲呂仲呂生南呂三律依次相生故皆以呂名夾鐘生林鐘林鐘生應鐘三律亦依次相生故皆以鐘名今按所生之位名實皆不相合此以三分損益證之而知其誤也先儒謂律呂以人聲爲度當以律倣人不當以人倣律嘗考人聲自下而高止有七位過此則第八位之清聲卽與

隱山鄒事 律呂卷之三 三

隱山鄒事 律呂心法全書卷三

第一位相同此自然之序也十二律自黃鐘至應鐘其音依次而高亦當與人聲無異黃鐘之聲合人聲之第一位則太呂之聲自當合人聲之第二位太簇合第三位夾鐘合第四位依次相合乃一定之理今乃以黃鐘合人聲第一位卽以太簇合人聲第二位太呂合人聲第三位而大呂夾鐘諸律皆界在兩者之間不知其是何條理原其弊皆由誤認三分損益與隔八相生共爲一聲故名位錯亂雖欲不如此定之不可得也此以隔八相生證之而知其誤也然左氏之書已有六間之名律呂之失蓋不止自秦漢始矣且自仲呂以後所生諸律與十二律之子聲不合而輒用子聲相代是不得已而遷就以從之非天然相生之正音也言律諸家皆不知三分損益所生者爲正律隔八所生者爲子律而乃謂三分損益之數卽隔八相生之位豈有相合之理哉朱子以司馬諸儒不曾看得通典爲恨予謂使後世諸君子誤認三分損益

隱山鄒事 律呂卷之三 一六

一六七

隔八相生共爲一聲而牢不可破者亦未必非通典之過也

宋藝祖嫌周王朴所制樂太高命和峴重加考正峴取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較朴所定尺杵尺短四分乃依古法造新尺重定十二律史稱自此雅音和暢至皇祐中胡瑗始以九分爲九方分破徑三分之說又見仲呂反生不及黃鐘之數乃增損林鐘以下諸律圍徑而十二律皆不當其位反不如和峴舊樂之爲條理則九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十二

方分之謬不待辨而自明矣而蔡氏乃偏主其說何哉
史稱仁宗時李照以縱黍累尺雖律應古樂而所造鐘磬纜中太簇既云律應古樂則是其律實與古樂相應明矣乃又云所造鐘磬纜中太簇何也自古言樂之家皆以尺短爲聲高尺長爲聲下以縱黍累尺則其尺必長尺既長則其聲必下而今反謂其太高恐無是理矣或照當日所用之圍徑太大乎抑舊樂管雖短而竅太

小故聲下因以見照律之高乎史官之文之不足據如此

蜀人房庶自云得古本漢書云度起于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以下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非起于黃鐘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一時皆大非其說而范鏤衡執以爲定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十二

論因與司馬光反復論辨謂制律之法必以千二百黍實黃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管之長一爲一分是度由律起也光則據漢書正本度起于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本無之起以下八字是律由度起也按光之說本漢書正文且以候氣定律既屬影響不可行之事而非先定其分寸則無由以起律自是正論鎮之說則本之房庶但以千二百黍之數爲主其法繁碎難合

即使能合亦不知果與古律相同與否尚不如以度起律之明白而簡易也據庶之法乃以千二百黍亂實之管中隨其長短斷之以爲黃鐘九寸之管然後取三分以度其空徑夫實黍之管必先有一圍徑在焉今以實黍之管權爲九寸而取三分以度其空徑果能與之恰合乎縱使屢次更改使容黍之數與所權之長九寸徑三分無一毫之差又果能與一黍爲一分之數恰合乎如其不合是棄古人累黍之制而自創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九

一實黍之法也其謬甚矣卽誠如庶言果有兩本漢書亦何益于事而况其大謬不然耶

沈括律呂論云周禮太師以六律爲之音蓋言先令歌者作聲而吹律以合之視律與歌聲同乃令歌其所宜之詩此以律做人非以人倣律也論樂者徒曰樂高于律或下于律雖賢者亦所未喻直曰樂聲高于歌聲則童子可知也故必以人聲爲主而截管以倣之則元聲可得而定矣後世求律太深謂人聲凡無足貴者乃

索諸幻杳而不得不從事乎斛銘玉尺累黍候氣等術而響較乎毫釐秒忽之末卒無定論聖人設教本因人情曾謂若是乎其論且艱哉按存中律呂以人聲爲主其見可謂高出前古但所以論此者則猶未盡得也且以人聲音之今擇某一曲今此一入歌之或在某均某調異時復令歌之其曲與人皆未嘗易也而至于音之高下則未必仍與前均之調同也今云截管以效之是止得人聲中之一均一調又安見其爲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三

元聲哉細察存中之意未嘗不善惜其不能通達耳今依其法當先令歌者極下其聲至于無可下處然後依次轉去極高其聲至于無可高處俱以絲竹等器效之而記其聲之所至察其從下至高共有幾等而取其最中之十二聲以爲十二律之比例其十二聲之第一聲卽元聲也元聲得而十一律自定矣此政所謂以律效人非以人效律也

又筆談云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

樂止有十五聲蓋本樂高于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鐘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然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夾鐘下乙字近姑洗高乙字近仲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鐘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鐘下凡字為黃鐘清高凡字為大呂清下五字為太簇清高五字為夾鐘清法雖如此然此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朱子云此說雖與古不同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三

推之亦皆有理按存中所論俗樂雖未盡的確乃是經手考驗與懸空論理者自是不同但所謂殺聲不能盡歸本律者其說有二一則以合字當大呂而又不能的是大呂乃在大呂太簇之間一律不能貼合則十六聲皆不能貼合矣一則世俗之樂與後世所制之律管原自不合蓋律管損益相生之法不得其正久矣而世俗之樂則但求其和故可以無日而不作也禮樂以人情為本設使律管之聲為是世俗之樂為

非則世俗之樂並不能成其為世俗之樂矣又安得人人以為和諧而流傳不已哉惟不察此二者之故而必欲強之使合是以有諸殺之名也

徵宗時方士魏漢津言禹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又中指之圍徑乃容盛也則度量權衡皆自是出而合矣因請帝三指為法夫歷代帝王形體各自不同今乃用指寸為法是十二律本無定制而樂人人殊也異端邪說破壞正道雖被之上刑亦不足以盡其罪矣至劉炳主樂事亦請帝中指為法其罪又寧出漢津下哉

禮部員外郎陳暘上所撰律書有云六律謂之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三

六始其位始乎陰也六呂謂之六同其情同乎陽也天以圓覆爲體其宮之鐘不謂之夾而謂之圓與易乾爲圓同意以其爲帝所出之方也地以含容爲德其宮之鐘不謂之林而謂之函與易坤含弘同意以其爲萬物致養之方也人位天地之中以成能其宮之鐘稱黃與易黃中通理同意以其爲生者所守之方也噫穿鑿附會而自以爲獨得之解豈不謬哉按經傳訓詁之義律者法也蓋八音之清濁高下皆以此爲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法故謂之律聲有十二故謂之十二律此正名也古人又有六律六同之說蓋亦審音而見其然耳非十二辰陰陽之謂也按旋宮之律管雖一十有二而察其一清一濁則其音各止于六故前六管謂之六律音之清濁雖異而其高下相合則同故後六管謂之六同然此亦大槩言之而未嘗拘拘于文字之間也由今考之林鐘同黃鐘夷則同大呂南呂同太簇無射同夾鐘應鐘同姑洗至于仲呂蕤賓則皆孤音而無所

同以十二律分之是又五同而一不同也善讀書者又豈可以文害辭以辭害志哉若夫圓函之名古人或別有其義而必欲引易以合之吾不知是誠何心也

又云十有二律之管禮天神以圓鐘爲首禮地示以函鐘爲首禮人鬼以黃鐘爲首三者旋相爲宮亦猶十二辰取三統三正之義而世執先儒十有二律旋相爲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義耶又云五聲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據陳氏此說乃全不知樂爲何物而但以胸臆妄爲是非者也周禮祭天神地示人鬼其樂有夾鐘林鐘黃鐘之不同朱子已謂其不可解三統三正之與律無關予亦已辨之于前舉不必論至于所議旋宮二變四清之說乃但見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以圓鐘等三律爲宮而他無聞焉故深詆十二律旋相爲宮之非但見古人止有五音之名而二變無傳焉故深詆二變之非但見古

人律管之說止于十二而子聲不與焉故深詆
四清之非嗟乎以不得其門之人而與之言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是猶強聒者以視而責跛者
以履也又何必多費辭說為乎

政和末蔡京引沈宗堯為太晟府典樂先是魏
漢津有太少二律之說至是宗堯欲復申其議
時京子攸提舉大晟府又奏田為為典樂宗堯
憤之令樂工斷黃鐘管二一倍之一半之詒為
曰此太少律也為信之因用九寸之管為正黃

律呂卷之三

鐘又為一律長一尺八寸曰太聲一律長四寸
有半曰少聲于是乎有三黃鐘之律夫為與攸
本為人所詒而認以為真其謬固不待言矣即
據本法而論亦不知當日何以施用也按黃鐘
之管九寸空圍九分此定制也今以九分之圍
而用四寸五分之管與黃鐘子聲無別謂之黃
鐘少聲猶可言也至于以九分之圍而用一尺
八寸之管則其聲必濁下之極幾至于不能成
聲又豈能被之器而成樂乎或者管倍者圍亦

倍之管半者圍亦半之與即今如此然亦無所
用之矣又何取乎三黃鐘為也

南渡時胡銓著審律論歷指諸家之失而卒不
能明已之所以為是至末止云律也者固以實
為本而法為末陛下修其實于上而有司方定
其法于下以協天地中和之聲則夫數子者其
說有可考焉但不知銓之所言其實際處實何
以修法何以定天地中和之聲何以協耳雖名
審律律實未能審也

律呂卷之三

晦菴論半律為清聲云減半只是此律故亦能
相應此論乃諸家所未見及又云律呂有十二
箇用時只使七箇若更插一聲便拘了晦菴此
言亦幾幾乎說得著惜乎終有毫釐之差也其
云使七箇者蓋以作樂只用七音故云七箇也
今以旋宮考之律呂雖用十二箇其實十二箇
之中止成七音而七音之最易見者莫如琴瑟
之每一絃自尾至七徽下為七濁音自七徽至
四徽下為七正音自四徽至一徽下為七清音

一曲之中竟有全用者而晦菴乃云只使七箇又豈能成曲哉晦菴止知七箇之爲七音而不數十百箇亦只此七音也且其用時使七箇之意亦欠體察音雖有七箇古人只用五箇若添做六箇便拘了添做七箇更拘了果如晦翁七箇之說便是白祇婆之琵琶矣豈雅樂哉

晦菴考訂禮書其鐘律一篇視古今諸家獨爲近理但未嘗親自審音故于十二律五聲二變之說猶踵前非耳使晦菴當日取十二律之管

隱山韻事

律呂卷之三

三

手制而口吹之當必有獨得者不知其何以未及乎此使吾不能無遺憾焉

朱子云季通謂凡彈琴但耕定七絃不用調法皆可彈十二宮季通本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總是無下學工夫吾人皆坐此病古人朝夕于此故以之上達不難蓋下學中上達之理皆具矣由朱子之言觀之則知蔡西山之律呂得之思量者居多古之君子在御不輟琴瑟西山于琴尚未之學而乃望其妙

解音律恐無是理律呂新書不過採輯諸家之說而據理以斷之若以爲真有所得則吾不知之矣

沈存中筆談云瑟二十五絃內外各十二絃以朱中一絃爲君絃以黃各設一柱游移前後以和其音外十二絃用左手食指鼓內十二絃用右手食指鼓外第一絃黃鐘律以合字應之凡鼓此字必與內第一絃六字並鼓取清濁相應二三絃太簇律以四字應六絃仲呂律以上字應七八絃林鐘律以尺字應內一絃黃鐘清律以六字應餘十一絃與外絃音律相同凡鼓四上尺工字內外絃亦并鼓皆取清濁相應按存中之說其論律法雖非而所謂鼓法者則不可不知也

朱子琴律之說謂布徽之法當隨聲數之多少律管之長短而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其位今人殊不知此但以四折取中爲法蓋亦下里立成之小數雖于聲律之應若簡切而易知但

於自然之法象情不知其所自來則恐不免有未盡耳按琴之為聲先以散絃為主未有散絃不合宮商而可以成律者七徽為散絃之折半四徽為七徽之折半一徽為四徽之折半而音皆如一此雖欲不四折取中不可得也十二律之相生往而不返其音每錯落而不齊若于七絃之中止彈一絃上下飛走以成曲則按十二律之相生以定徽可也然音節有緩急非飛走之所能及勢必七絃俱彈將見此徽在第一絃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三

為可用而配入第二絃便不可用在第二絃或可用而配入第三絃則又不可用觀此則琴徽之不可以十二律定可知矣朱子但知季通之說彈出便不可行而不知已之說彈出亦不可行也朱子又謂琴之初絃為黃鐘之宮次絃為太簇之商三絃為仲呂之角四絃為林鐘之徵五絃為南呂之羽六絃為黃鐘清之少宮七絃為太簇清之少商此亦本世俗之見而未嘗深考也何以知之以所著調絃之法知之也朱子

謂調絃之法散聲隔四而得二聲中徽亦如之而得四聲八徽隔三而得三聲九徽按上者隔二而得四聲按下者隔一而得五聲十徽按上者隔一而得五聲按下者隔二而得四聲十三徽之左比絃相應而得六聲按古法乃常用正調之絃中徽得四聲之下當云按上者得二聲按下者得二聲八徽當云按上者隔三而得三聲不能皆在本徽按下者隔五而得一聲亦不能在本徽按下者又比絃相應而得六聲亦不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三

能皆在本徽九徽隔一得五聲之下當云惟五絃不在本徽十徽按上得五聲之下當云惟三絃在十一徽之畧上十三徽當云按上左比絃而得四聲于右比絃而得二聲方為詳確然此特其小者于宮商之位無與也至于所調之絃與所定宮商之位顯然不合而竟莫之能察何也以律法論之當以三絃為宮四絃為商五絃為角五六之間為變徵六絃為徵七絃為羽一與六合一絃為下徵二與七合二絃為下羽

二三之間爲變宮又可得調一爲宮二爲商如
世俗所云乎且又謂調絃之法唯九徽爲得其
相生之序十徽則雖律呂相得而其倫序則置
若有未詳至于中三絃孤子特立無上下之定
則其爲用有所不周若八徽之二絃十三徽之
六絃則爲律雖同而絃本有異是以其聲雖應
而不和如人心不同而強相然諾外雖和悅而
中實乖離比此諸說皆由錯認宮商之位而見
其如此夫琴之七絃十三徽本自印諧惟下學
隱口鄙事 律呂卷之三 三

商角徵羽之五調或改易其絃則定爲別調曠
何其所言之妄也按天地之間止有七音過七
則必重此卽十二律隔八相生之位內所函之
七音亦卽琴絃折半之位內所函之七音固天
地之所不能增減聖人之所不能變置者也然
琴之爲用雖有七絃而散彈則止具五音試以
正調之絃言之一絃二絃兩音之相連者也至
二絃與三絃則隔一音矣三絃四絃五絃三音
之相連者也至五絃與六絃則又隔一音矣六
隱口鄙事 律呂卷之三 三

之功未至則其所以然之故不可得而見也乃
不內求諸已而反咎物理之有差吾恐聖人之
制作不肯任過于冥冥之中矣予有琴音圖說
頗爲詳悉姑附于此以相發明焉其文曰天下
彈琴之士衆矣亦知琴之所以爲琴乎琴有七
絃十三徽其中清濁高下之故有合于五音十
二律者始非可以一言盡也世皆謂琴之七絃
一爲宮二爲商三爲角四爲徵五爲羽六爲少
宮七爲少商因將本絃之起調畢曲者定爲宮

絃七絃實與一絃二絃相同故亦是兩音相連
七絃之止具五音卽宮商角徵羽之五音其隔
越之二音卽變宮變徵之二音所謂二變者固
卽雅樂所必不用之二音也世乃謂一爲宮二
爲商三爲角是商與角反隔一位而四絃反爲
變徵不然則是有商無角而直與徵接也其說
豈可通哉予嘗謂天地之音雖有七位而二變
當在不用之列今以琴考之一絃當是下徵二
絃當是下羽二三相隔之一音卽變宮也三四

五即宮商角五六相隔之一音即變散也六絃乃正徵七絃乃正羽此琴之七絃五音二變之定位也何以知之以三分損益之數知之也今以第三絃散音權作八十一分之二宮三分而損其一則得五十四分之九徽以爲徵而三絃九徽之音正與六絃散音合則六絃散音之爲徵也明矣六絃既爲徵而四絃十徽又正與六絃合是四絃十徽亦五十四之徵也四絃十徽既爲五十四之徵三分而益其一則四絃散音豈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音

非七十二之商乎即將四絃散音權作七十二分三分而損其一則得四十八分之九徽以爲羽而四絃九徽之音正與七絃散音合則七絃散音之爲羽也明矣七絃既爲羽而五絃十徽又正與七絃合是五絃十徽亦四十八之羽也五絃十徽既爲四十八之羽三分而益其一則五絃散音豈非六十四之角乎再以一絃二絃之合與不合比而證之而宮商之位更爲易曉也散音八十一之宮也十三徽之外其散七

十二爲商而音與四絃合是四絃亦商也十一徽之器上其數六十四爲角而音與五絃合是五絃亦角也正九徽其數五十四爲徵而音與六絃合是六絃亦徵也正八徽其數四十八爲羽而音與七絃合是七絃亦羽也一絃散音其數八十一亦可以爲宮十三徽之外其數七十二爲商而音與二絃合二絃亦可以爲商十一徽之器上其數六十四爲角而三絃之音乃不與之合尚得謂三絃爲角乎三絃既不得爲角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音

則一絃不得爲宮二絃不得爲商四絃不得爲徵五絃不得爲羽又豈待辨哉以是知三四五之爲宮商角六七之爲徵羽也一與六合一絃自是下徵二與七合二絃自是下羽二二相去乃在羽宮之間自商變宮五六相去乃在角徵之間自商變徵此皆歷歷可見者也然九徽十徽所以爲調絃最要之位者蓋以九徽居全絃三分之二自尾至九徽是三分而損其一也十徽居全絃四分之三自十徽至尾是三分而差

其一也一損一益而琴之五音畢矣再以泛音與實音考之而同異之數又有可言者凡五音相生皆從隔五相應之音而出是以琴之泛音除與實音相同之外未有不與本位相應者亦自然之理也按琴自一徽至七徽皆是泛實同音自此以後惟九徽爲然而其餘皆否者蓋以九徽之長卽五徽之加倍五徽之長卽九徽之折半故實音不得不合自中徽而兩分之凡徽數之相對者其泛音未有不相同者也九徽之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三

位與五徽之位正相對故泛音亦不得不合其餘徽之泛音則皆與前徽之音相對而不與本徽之實音相同是以謂之應音也若夫調絃之時一二四五皆在十徽而三絃獨易其位則又何也世人皆誤以三絃爲角故有民之位不致與君齒之議今按一絃與三絃歷微羽變宮宮首尾共四音故在十徽與三絃小間勾相應二絃與四絃歷羽變宮宮商亦首尾共四音故亦在十徽與四絃小間勾相應四絃與六絃五絃

與七絃皆歷四音故亦皆在十徽相應獨三絃與五絃歷宮商角首尾止三音故不能在十徽相應而必退在十一徽之畧上也且以五音考之七絃爲羽羽三分益一而生角而五絃十徽正居三分之位六絃爲徵徵三分益一而生商而四絃十徽亦正居三分之位五絃爲角角不惟不能再生而且無三分損益之位故取宮絃之六十四數以定之而三絃十一徽之畧上則六十四之數也世人不察反謂三絃當在十徽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三

以民之故而退下一徽豈不謬哉其在十三徽之遠近疎密則又有天然之數焉琴之尺寸無論長短其第七徽卽散絃折半之位第四徽卽七徽折半之位第一徽卽四徽折半之位凡此皆隔八相生之于聲所謂八位相合者是也相合之聲可以作七音之界限而不能作七音高下之則于是按律法三分損益之位安之以徽以爲定絃法本全絃八十一之數三分而損其一以安九徽又本十三徽外七十二之數三分

而損其一以安八徽凡此皆三分損一之應聲所謂五位相應者是也五徽六徽即八徽九徽相對之位二徽三徽之疎密即五徽六徽疎密之折半十徽正與四徽對又為三分益一之位而十一十二二十三諸徽又即一二三相對之位也此十三徽之大旨也琴之為琴如是而已吾獨怪此理此數日在人耳目之前而歷代以來上自學士大夫以下至曲藝之流竟無一人知之者抑獨何哉予偶因律呂相生之妙考究至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三

此彈琴之士固當詳察凡有志于音律之君子亦不可以其鄙細而忽之也

按琴之七絃十三徽除泛音別論其實音之在七徽四徽一徽者皆得全音與散絃無異其十三徽十二徽十一徽以及六徽三徽皆無正音之位其十徽有四絃之徵五絃之羽一絃六絃之宮二絃七絃之商而三絃缺九徽有三絃之徵四絃之羽一絃六絃之商二絃七絃之角而五絃缺八徽有三絃之羽一絃六絃之角而四

絃五絃二絃七絃缺五徽有三絃之徵四絃之羽一絃六絃之商二絃七絃之角而五絃缺此正徽之音也至于音在兩徽之間者諸琴譜皆云某徽之半而其或多或少從無確數雖彈琴之時其音之所在亦可以指上得之然卒無一定之法予病其未善也用是以諸絃之可為比例者求之而兩徽間之分數盡可得矣謹詳著之以便觀覽十三徽外三絃之商四絃之角一絃六絃之羽此四音在十三徽外九分之一十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三

二徽下五絃之徵二絃七絃之宮此三音在十二徽十三徽間四分之一十徽下三絃之角此一音在十徽十一徽間十五分之十三八徽下五絃之宮此一音在八徽九徽間四分之二一七一一八七五即十分之五四二九六八七五也以分約之得二百五十六分之一百三十九七徽下四絃之宮五絃之商二絃七絃之徵此四音在七徽八徽間五分之三三七五即十分之六七五也以分約之得二百分之一百三十五

六徽下三絃之商四絃之角一絃六絃之羽此四音在六徽七徽間五分之二即十分之四也又五絃之徵二絃七絃之宮此三音在六徽七徽間五分之七八一二五即十分之一五六二五也以分約之得三十二分之五五徽下三絃之角此一音在五徽六徽間六分之五又四絃之徵五絃之羽一絃六絃之宮二絃七絃之商此六音在五徽六徽間十六分之九四徽下五絃之宮此一音在四徽五徽間四分之三一八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五

又四絃之徵五絃之羽一絃六絃之宮二絃七絃之商此六音在二徽三徽間十六分之九二三徽間五徽六一徽下五絃之宮此一音在徵間之音盡同一徽二徽間六十四分之五十一又三絃之羽一絃六絃之角此三音在一徽二徽間九分之五又四絃之宮五絃之商二絃七絃之徵此四音在一徽二徽間八分之三一一徽二徽間與四徽五徽間之音盡同此兩徽間諸音之確數也其推算之法則置本音之數宮八十一商七十二角六十四徵五十四羽四十八七徽已上其數皆折隱山鄙事律呂卷之三四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四

分全絃為七十二分自十三徽至尾得九分爲
 整齊之數即取其全絃七十二爲法乘之得五
 千一百八十四而以本音所在三絃全數八十
 一除之得六十四乃四絃與三絃商音相齊之
 數即減去四絃十三徽已上六十三分餘一分
 與十三徽至尾之九分相較乃十三徽外九分
 之一也又如七徽八徽之間有二絃七絃之微
 四絃之宮五絃之商此四音之位皆相同任取
 一絃用之今置四絃上宮音四十分有半爲實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聖

視一絃六絃七徽爲二十七八徽爲三十二兩
 徽相去得五分整即取一六全絃五十四爲法
 乘之得二千一百八十七而以宮音所在四絃
 全數七十二除之得三十分零三七五乃一絃
 六絃與四絃上宮音相齊之數即減去一絃六
 絃七徽已上二十七分餘三三七五與一絃六
 絃七徽至八徽之五分相較則爲五分中之三
 三七五即十分之六七五也或置五絃上商音
 三十六爲實亦以一六全絃五十四乘之得一

千九百四十四而以商音所在五絃全數六十
 四除之亦得三十分零三七五餘俱倣此推之
 無煩詳載

宜春歐陽秀著律通有云歷代合樂不爲無人
 而終不能得天地陰陽之和聲者大抵由三分
 損益之說拘之也夫律固不能舍損益之說以
 求之由其有損有益而後有上生下生之異至
 其專用三分以爲損益之法則失之矣蓋嘗因
 其損益上下相生之義而去其專用三分之弊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聖

乃多爲分法以求之自黃鐘以往其下生者盈
 十而上生者止一而已此其數之或損或益出
 于自然而與舊法固不侔矣不知秀所謂下生
 盈十上生止一多爲分法以求之者當日果何
 以爲法而當日之法果何以施于行事也此其
 謬豈待問哉

又云聲以數而傳數以聲而定二者皆有自然
 之則如侈者聲必侷者聲必鬱高者數必短
 下者數必長侈者數也未聞其聲而已知其

有昨鬱之失高下者聲也未見其數而已知其有長短之異按此段儘精確不易乃其後一段又云數之損益可以互相生總爲百四十四以爲之體或變之又可得二百一十有六以爲之用乾坤之策具矣夫聲音之道與撰書之策何相干涉而必欲通爲三百六十以應其數斯亦牽合附會而不自知其謬者也

陳潛室云古史謂陽必下生陰必上生若拘此法則十二月之律無比次降殺之序以之候氣則不應以之制樂則不和故康成有重上生法

自黃鐘生至蕤賓則陽反上生陰反下生六五而終矣其比次降殺之序可用以候氣可用以制樂乃天地自然之法非巧算所能爲者按陳氏此說亦儒者據理論斷之詞實未能達音律之所以然也康成原因管之長短不倫夫比次降殺之序故用重上生之說以求相宜固未見其候氣而果應制樂而果和也潛室不察止因其與比次降殺之序相合遂信之過真而竟惜

稽然謂其可以候氣可以制樂乃天地自然之法何耶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陳氏可謂失言矣

又云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曰律娶妻而呂生子也且如黃鐘之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同是初位是爲夫婦林鐘之初六上生太簇之九二初與二異位是爲母子他皆倣此按十二律取十二乾坤爻配之已屬無謂而復以同位異位分爲夫婦母子不更迂鄙可笑

哉此政如市井中用未卜先知之數者其愚人耳口也多矣

吳臨川云吹十二管之聲管最長者聲最下管以漸而短則聲以漸而高于是各如其管聲之高下而鑄十二鐘焉其聲合于九寸之管者各黃鐘其餘大呂太簇之屬皆依次各之蓋十二鐘之聲由律而起十二律之名則由鐘而得也按草廬此言可謂心知其義但古樂旣失知其義而不知其數當亦無如之何也

成化中學士丘濬言樂無古今宜用今世所奏之樂今日所歌之詞度其腔調按其節拍必俗器既調方能與古器相合然後按古人鐘律之法講究其當然之則與其所以然之故庶幾得古人之彷彿矣按文莊此論較前人頗通乃其他亦本之前人之緒餘而無制作之定法故亦未能施于行事也

嘉靖中教授李文利誤于呂氏春秋含少之文作律呂元聲二篇副使范輅等信其說從受學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四

學士楊廉愛其書以為天授而尚書王廷相韓邦奇則皆以為不然也按聲音之理皆自無而至有方其始有也其聲未有不極濁而下者然後自彼濁下至于清高此黃鐘之管所以為聲氣之元也大抵聲之濁下者其數最多以後漸至清高則其數漸少呂氏所謂含少者乃以多含少之義也黃鐘一宮其管一十有二黃鐘之管長九寸圍九分故統言之曰九寸九分其數最多依次生去其數漸少至第十二管為姑洗

子聲即旋宮應鐘之律也其管長三寸圍九分故統言之曰三寸九分是之謂含少文利不察誤以為陽數始于一成于三終于九故律之為數三九盡之矣黃鐘一陽初升氣微數少故其管三寸九分三寸乃陽數之少九分乃陽數之成以三函九故黃鐘之宮命之曰含少是皆旁引曲說以成其橫議正聖人之徒所當放而距之者乃當世君子竟採入詞曲諸譜其有誤天下後世不既多乎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四

王廷相駁李文利以為子律必不可廢其說是矣至于子律之所以為聲實未得其原也所以然者以不知制律之本法先反故耳若旋宮之本位既正而復知清聲之所在則應鐘之外止加其七併不必有十二之名矣何也蓋以十二律之中原有子聲五律故也由今考之林鐘即黃鐘之子聲也夷則即大呂之子聲也南呂即太簇之子聲也無射即夾鐘之子聲也應鐘即姑洗之子聲也其清聲之二亦即仲呂蕤賓之

子聲也蓋子聲卽本律之清聲亦卽本律之合聲故十二律雖俱有清聲而其數則止一十有九而非二十有四也

延相又云人之發聲必起于喉而達于舌齒再呼而換氣必反于舌本及齶而極于唇于舌中是七律旋轉皆可以爲聲始也由是觀之不惟黃鐘發聲自喉或自林鐘而及黃鐘或自太簇而及黃鐘或自黃鐘而及林鐘其發聲之處宮之分也故曰旋相爲宮非宮調十二而商角徵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哭

羽皆十二也嗚呼淫詞知其所陷其王氏之謂矣其論旋相爲宮之非凡有耳目心思者莫不共曉固無俟予之深辨至其所謂五聲者乃世俗學究之陋習而竟執爲定論何耶夫五音成文方有宮商卽指十二管中之一聲謂其或爲宮或爲商亦不可得而乃謂其聲出于喉而爲宮又豈可得乎觀十二律中每管皆可互之以五音而實不得指爲何音又何喉舌之可執哉夫喉舌唇齒之說不過因五音五行之相配而

後引之以相貼切韻家雖多持之以爲法而亦實無所濟也豈真宮音必不出于齒而商音必不發于喉乎廷相一代名儒而不免于拘文牽俗何所見之不黃也

楚中瞿九思測律創圖自以爲歸本于理而無所不合故其言有云律呂自有正理卽以之試于絲試于竹或有不協恐亦當移絲竹以就理慎不當舍理而姑爲遷就以徇絲竹噫嘻此何言哉夫天下之理本不可見必假器與數以證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哭

之而後知其合與不合也律呂之事斷未有舍器與數而能于空虛之中成其爲律呂者今試之于絲而不合試之于竹而不合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安在耶而猶云當移絲竹以就理不當移理以徇絲竹此何物之談乎又且盡疑古法謂七音二變四清之皆不足信欲捐去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說以爲淮南之誤用管子而漢史之誤用淮南其躍冶知寒而猶屑與之深辨乎

唐荆川稗編云太史院影表尺乃元郭守敬所造今欽天監表尺是也守敬精于律曆決非苟作其尺比市尺止得八寸強管取黑黍擇其中者千有二百暴乾之秤重五錢者以九十粒橫累之命為九寸與表尺果合又截竹為管長同九寸其竅上下均容一千二百黍者吹之其聲與今之最下一聲合是為黃鐘之聲按荆川此說實有可疑自古以秬黍橫累之尺其九寸之管必不能容黍一千二百若容黍一千二百則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三

若雖不當微而適值相生之數之所在亦未嘗不鳴凡每微折半之位以及每音三分損益之位彈之亦皆有聲此氣數之妙世人罕得而知者

稗編又云古樂每均當各有一笛今之笛乃古清角之調耳後魏劉芳造六格郊丘之樂張乾龜譏其北廟廂黃鐘之均實夷則之調餘三廂宮商不和而共用一笛由此觀之則知古樂未嘗旋相為宮凡金石絲竹之器每均皆各有一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三

其徑必三分四釐六毫也荆川但言容黍而不圖徑此則予之所不解也今日之律豈果同于宋胡氏蔡氏之制乎不然何所言之相似也

稗編又云琴律有長短故微有疎密以泛音言之當微處則鳴不當微處則咽不成聲按琴微雖因三分損益而定而微之疎密實非律呂長短之數也至謂泛音當微處則鳴不當微處則咽不成聲此言良然然細察之其中蓋有相生之數非偶然也凡當微處皆應相生之數故鳴

具不止一笛為然也今之笛蓋依和笙旋宮之音以制之故以六孔而備十二宮之調世人不知旋宮之音與古律之往而不返者不同而又泥三分損益與隔八相生共為一聲而循環以生之無怪乎萬說而萬不合也

近世楊鶴浦所訂琴譜稱為最善然亦不過指法詳明而已其中所載古曲大抵皆後人擬作故所定諸調亦踵世俗之陋習而未之能改也孔子云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此類是矣其正調

諸曲宮商錯亂不暇枚舉姑以其變調言之而是非自有不可掩者如八極遊一絃三絃六絃各慢一徽謂之慢宮調按本調一爲角一二之間爲變徵二三爲徵羽三四之間爲變宮四五六爲宮商角六七之間又爲變徵七爲徵雖一絃慢下一徽而一絃非宮之本位則謂之慢宮調者非也如蘇武思君三絃慢下一徽謂之慢角調按本調一二三爲宮商角三四之間爲變徵四五爲徵羽五六之間爲變宮六七爲清宮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三

清商雖三絃慢下一徽在此調爲角而三絃非角之本位則謂之慢角調者非也如秋水弄飛鳴吟二絃五絃七絃各緊一徽謂之清商調按本調一爲下羽一二之間爲變宮二三爲宮商角四五之間爲變徵五六爲徵羽六七之間又爲變宮七爲清宮此本是清宮調則謂之清商調者非也如漁歌樂極吟五絃緊一徽謂之蕤賓調按本調一二爲商角一三之間爲變徵三四爲徵羽四五之間爲變宮五六七爲宮商

角何以見其爲蕤賓則謂之蕤賓調者非也凡此諸調雖名實不符而于七散絃之音猶未乖戾至如大雅前赤壁賦緊五絃慢一絃謂之黃鐘調按本調一爲宮一二之間乃隔一商音而用二爲角二三之間爲變徵三四爲徵羽四五之間爲變宮五六七爲宮商角是何倫次而乃名曰黃鐘調乎又如陽關楚歌離騷問渡之類二絃五絃各緊一徽謂之淒涼調按本調一絃單二三四絃相連五六七絃亦相連將謂一爲羽一二之間爲變宮二三爲宮商角四五之間爲變徵五六爲徵羽則七絃爲變宮矣將謂三四爲徵羽四五之間爲變宮五六七爲宮商角則一爲商一二之間反爲角而二絃又爲變徵矣五音皆慢無定在怪誕而不可名狀乃混名之曰淒涼調何耶茫茫宇宙落落知音彈琴者幸習矣而不察卽有問及于此者亦止曰昔人之相傳如是後之人何敢輕議耶嗚呼其亦可慨也夫

隱山鄙事 律呂卷之三 三

卷之三終

跋

道以言傳亦以言晦釋名出而世不明蒼頡之
文頓譜行而人不達四聲之義豈非多言之過
與律呂一事不過帝王治天下之小物耳冷人
賤士莫不諳解在當時未嘗以爲難也三代而
後樂學不明皆舍音而求理故上自管子呂氏
春秋淮南子史記漢書等文下迄性理所附律
呂新書以及文獻通考圖書編實用編并函史
所述不啻數十萬言辨之愈深而愈不能辨解

隱山鄙事

跋

卷

之愈多而愈不可解遂使平易近人之事竟成
千古疑關亦良可浩嘆有志此道者宜先取諸
家之書熟讀深思至于聰明俱盡無可如何然
後從吾言而反求之則未有不豁然貫通者予
平日自言不觀眾說之難不知吾說之易也不
觀眾說之非不知吾說之是也惟博學之君子
詳察焉子金再書

古今註卷目

卷上

輿服第一

都邑第二

卷中

音樂第三

鳥獸第四

魚蟲第五

卷下

草木第六

雜註第七

問答釋義第八



古今注上

崔豹 字正熊

輿服第一

大駕指南車起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卽帝位故後常建焉舊說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耕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實將送至國而還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者五年而還至始制車轉輶皆以鐵運至鐵亦謂車以屬中車氏收而載之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車邊具在尚方故事漢末喪亂其遺中絕馬先生紹而作焉今指南車爲先生之遺流也

馬師人

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爲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鐃尚方故事有作車邊

辟惡車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祓除不祥也

陽山顧氏文房

豹尾車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也尾言謙也古軍正建之今唯乘輿得建焉

金斧黃鉞也鉞斧玄鉞也三代用之以斷斬今以金斧黃鉞爲乘輿之飾玄鉞諸王公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漢制諸公亦建玄鉞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斷斬故爲諸公之飾焉夫將軍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爲之黃金塗其柄不得純金也得屬黃鉞則斬持節將也

今乘輿諸公乘輿者建也

麾所以指麾或玉者建也或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或五千有以練

五格街上金爵者乘輿也四街鈴鈴謂鑾所讀和鑾也禮記云行前朱鳥爲也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銜鈴故謂之鑾鈴今或爲鑾或爲鸞事一而義異也

車輻棒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末謂爲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御史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類皆以木

陽山顧氏文房

為手馬用以次車故謂之車 駕一曰車 轎也 謂之車輻也

卒戎及之遺象也詩所謂伯也執受三車 三車 又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世滋為無復車 以赤油箱之亦謂之油鼓 亦謂之鼓 鼓王以

下通用之以前驅信幡占之教說也 亦謂之長 官說以為符信故謂為信幡也 乘車 蓋為白

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意也 魏朝有青龍幡 朱 烏幡玄武幡白虎幡黃龍幡五而以詔四方東

方郡國以青龍幡南方郡國以朱烏幡西方郡 國以白虎幡北方郡國以黃龍幡 延魏所以

黃龍幡亦以麒麟幡高貴與公討晉文王自乘 黃龍幡以應是也 今晉朝唯用白虎幡信幡用

烏書取其飛騰輕疾也 一曰以鴻雁燕乙者去 來之信也

重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 在軍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云重較耳

襖衣廝役之服也取其便於用耳乘輿進食者 服襖衣前漢董偃綠幘青鞵加襖衣以是武帝

耐人之服也

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長為伯故稱伍 伯一曰云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置一伯故

云伯亦曰火伯以為一籠之主也漢諸公行則 戶伯率其伍以導引也古兵士服韋弁今戶伯

服赤縹縹衣素鞵弁之遺法也 唱上所以促行徒也上鼓而行節也

警理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 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云

出警入蹕也至漢朝梁孝王王出稱警入稱蹕 降天子一警為一曰蹕蹕也 蹕者皆蹕於堂

路也 華蓋黃帝所作也與雲尤異於冰履之野常有 五色雲氣金枝玉葉上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

因而作華蓋也 曲蓋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

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為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 朝乘輿用四謂為轎轎蓋有軍號者賜其一

伺風鳥夏禹所作也 雉尾羽起於殷世高 時有雉尾之伴服章多

用翟羽周制以為王 后夫人之車服與車有翼

即緝准羽為扇器 障野國摩也漢朝乘輿服
之後以賜梁孝王 聖晉以常無常准諸王皆得
用之

障扇長扇也漢世多素快史維尾扇而制也

金根車秦制也秦并天下出三代之輿服謂殿

得瑞山車一曰金根車故因作金根之車秦乃

增飾而乘御焉漢因而不改

漢舊制乘輿黃赤綬四末赤赤綬紺淳黃為並

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端後王赤綬四末赤

黃綬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太皇太后

皇太后皇三子與乘輿同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若後三同漢晉皆如也諸國貴人相類皆如漢

一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二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三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四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五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六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七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一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二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三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四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五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六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七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八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九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十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十一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十二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十三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十四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十五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十六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十七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十八也漢書禮志漢長二丈一尺二百首

居前非奉勅之官專以印居後也

文官冠進賢冠古委兒之遺象也武官冠惠文冠古縹布冠之遺象縹布冠上古之法武人尚質故取法焉

屨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也天子亦以几屨色皆象於裳

履者屨之不帶者也

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於人故名不借也又漢文帝履不借視

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遂開視聽求賢人

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焉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

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煥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取其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收識時而動也

劔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劔長七尺漢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劔理應三尺耳後當貴則得七尺寶劔捨舊劍而服之後漢之世唯聞高祖以所佩之劔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劔便

謂此劔即斬蛇之劔也

吳大皇帝有寶刀三寶劔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刀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景

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衢

都邑第二

封疆畫界者封土為臺以表識疆境也畫界者於二封之間又為壇坵以畫分界域也

關市垣也關市門也

肆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所以置貨鬻之物也肆陳也店置也

呆愚屏之遺象也塾門外之舍也臣來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詳熟所應對之事也塾之言熟也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呆愚復思也漢西京呆愚合板為之亦築土為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國廳前亦樹之

城門皆築土為之累土曰臺故亦謂之臺門也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日羊溝謂羊喜抵觸垣牆故為溝以隔之故曰洋溝也

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

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

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

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

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玄武闕畫玄武

朱雀闕上有朱雀二枚

城者盛也所以盛受人物也

廟者覓也所以髮鬣凡人之靈覓也

隍者城池之無水者也

紫塞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

丹徵南方德色赤故稱丹徵為南方之極也塞

者塞也所以擁塞戎狄也徵者純也所以純遠

蠻夷使不得侵中國也

拘攔漢成帝顧成廟有三玉鼎二真金鐘槐樹

悉為扶老拘攔畫飛雲龍角於其上也

古今注上

陽山顧氏文房

古今注十

崔豹 字正熊

音樂第一

雉朝飛者牧犢子所作也齊處士泯宣時人年五十無妻出新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朝飛之操將以自傷焉其聲壯絕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冠軍將軍陰叔之妹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是時鳴異於諸妓音為新聲能傳此曲盧女至明帝崩後放出歸其家更生之妻劉氏操琴與故琴聲無異

無子父兄將為之改娶妻聞之半夜越牆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此翼爾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餐殺入因為樂章焉

走馬引柁里牧恭所作也為父報冤殺人而亡藏於山谷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夜覺聞其聲以為吏追乃奔而亡去明視之馬跡也乃惕然大悟曰豈吾所居之處將危乎遂持衣糧而去入于沂澤援琴鼓之為天馬之聲歲曰走馬引柁

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携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之曲焉

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嘆哉武溪多毒滔

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笙篴引朝鮮津李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事高晨起刺船而擢有一曲前夜後後後後壹亂

流而渡其妻隨唱五音及渡河水死於是授笙篴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遂以其聲語妻麗玉

王傷之乃引笙篴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笙篴

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門人作歌以怨之

薤露蒿里並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冤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一章曰薤

陽山顧氏文房

上朝露何易晞靈晞明朝還復滋人死一去何

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冤魄無賢愚鬼

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時李

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

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為挽歌

長歌短歌言人生壽命長短定分不可妄也

陌上桑出春氏女子為魯國齊人有女名羅敷

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為趙王家舍羅敷

出採桑於陌上趙王嘗過之因飲酒飲

奪焉羅敷乃棄之乃魯國齊人也

杞梁妻杞梁妻姓梁名妻之所謂也杞梁戰死妻

莫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苦

至矣乃抗聲長哭杞梁感之而頽遂投水而

死其妹悲其姊之身葬乃為作歌名曰杞梁妻

焉梁植字也

釣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

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

如作釣竿之詩今傳為古曲也

董逃歌後漢游童所作也後有董卓作亂卒以

逃亡後人習之以為歌章也平府奏之以為調

陽山顧氏文房

陽山顧氏文房

陽山顧氏文房

陽山顧氏文房

戒也

短簫鏡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也所以建

武揚德風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

樂軍大獻則令凱歌者也漢樂有黃門鼓吹天

子所以宴樂羣臣短簫鏡歌鼓吹之一章耳亦

以賜有功諸侯

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兄不字其孤

弟者鄰人為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

留田

日重光月重輪群臣為漢明帝所作也明帝為

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其一曰

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輝其四曰

海重潤漢末喪亂後其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

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眾輝如星霑潤如海太

子皆比德焉故云重爾

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

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所聲二

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軍和帝

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

具存世用者黃鶴龍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

陽山顧氏文房

陽山顧氏文房

陽山顧氏文房

陽山顧氏文房

楊柳黃華子赤之陽望行人等十曲
後漢蔡邕益琴為九絃後還用七絃

鳥獸第四

楊白鷺也似鷺尾上白

扶老秃秋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頭高八尺善與人鬪好啖蛇

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緇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皆銜蘆長數寸以防緇繳焉

鳧在江邊沙上食沙石悉皆銷爛唯食海蛤

不消隨其糞出用以為藥倍勝餘者

鶴千歲則變蒼又二千歲變黑所謂玄鶴也

猿五百歲化為夔

鷓鴣出南方鳴常自呼常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希出有時夜飛夜飛則以樹葉覆其背上

吐綬鳥一名功曹

驢為牡馬為牝生騾驘為牝馬為牡

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奔電飛翺銅

爵最臭

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

一思而至死故曰死鳥

兔口有缺死有九孔

麀有牙而不能噬鹿有角而不能觸麀一名麀

青州人謂麀為麀

雀一名嘉賓言常棲集人家如賓客也

鷺一名天女又名名執鵠鳥

鵠一名神女

鷓鴣一名鳴鳩

烏一名孝鳥一名玄鳥

鷓一名燭夜

狗一名黃耳

猿一名參軍

羊一名髯鬚主簿

魚蟲第五

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

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作腐

草為之食蚊蚋

螻蛄一名天螻一名穀胡一名碩鼠有五能

而不能伎術一飛不能過屋二緣不能窮木三

泗不能窮谷四掘不能覆身五走不能絕人

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為懶婦

蠅一名仙鼠一名飛鼠五百歲則色白鬚重集則頭垂故謂之倒折食之神仙

蟹小蟹生海邊泥中食土一名長卿其一有蟹備大者名操劍一名執火其蟹赤故謂之執火云

長肢蟻也身小足長故謂長肢蟻虎蟻也形似蟻而色灰白善捕蟻一名

促織一名紡織一名紡織一名紡織一名紡織

蚯蚓一名蛇蟻一名蛇蟻一名蛇蟻一名蛇蟻

謂之歌女或謂之鳴砌

飛蛾善撲燈一名火花一名基光

蠅一名龍子一日守宮善上樹捕蠅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為斯蟬短大者名蟬蟬一日蛇

蟹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者善螫人一名玄蟬一日綠蟬也

蜻蛉一名青亭一名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黃者曰胡梨一日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絳騮一名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亦名赤弁人

蛱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呼為撻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為鳳子一名鳳車名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

紺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玄紺遼東人呼為紺幡亦曰童幡亦曰天雞好以七月群飛暗天

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蝦化為之也魚子曰鯉亦曰鯉亦曰鯉言如散稻米也

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

蟻能以上苞糞推轉成丸圓正無斜角莊周曰蛞蝓之智在於轉丸一日蛞蝓一日轉丸一日弄丸

蝸牛陵螺也形如蛞蝓殼如小螺熱則自懸於葉下野人結圓舍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舍也蝸殼宛轉有文章絞轉為結似螺殼文名曰螺縲童子結髮亦為螺髻亦謂其形似螺殼

白魚赤尾者曰魮紅一日魮或云雌者曰白魚

陽山顧氏文房

雄者曰鮪魚子好群沫水上者名曰白萍

蝦蟇子曰蝌蚪一曰玄針一曰玄魚形圓而尾

大尾脫即聯生

烏賊魚一名河伯度事小吏本草作由

兗州人呼赤鯉為赤驥謂青鯉為青馬黑鯉為

玄駒白鯉為白鯨著鯉為黃雉

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十丈一生

數萬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

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

驚畏皆逃匿莫敢當者其鱗白如太素亦長千

里眼為明月珠

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皆導從之一名魚伯大

水乃有之漢末有人於河際見之

人馬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目鼻與人不同

異爾見人良久乃入水中

龜名玄衣督郵龜名河伯從事

江東呼青衣魚為婢鱗呼童子魚為土父呼鼈

為河伯使者

結草蟲一名結葦好於草末折屈草葉以為巢

窟處處有之

古今注中

古今注下

草木注第六

崔豹 字正熊

甘實形如石榴者謂之壺甘

六駝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癩駝

白楊葉圓青楊葉長柳葉亦長細

柘楊圓葉弱帶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

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一曰蒲楊

移楊亦曰移柳亦曰蒲移

水楊蒲楊也枝勁細任天用又有赤楊霜降則

葉赤材理亦赤也

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牽結每風來輒自

相解了不相牽纏結之障屢使人不念種康種

之舍前

杜仲皮中有絲楮之則見

木蜜生南方合體皆甜嫩枝及葉皆可生滋味

如蜜解悶止渴其老枝及根幹堅不可食細破

煮之煎以為蜜味倍甜濃糯葉如柳實似柿

而小味亦甘美

蘇枋木出扶南林邑外國取細破煮之以藥

陽山顧氏文房

碧或作蟹碧木出交州色黑而有文亦謂之烏

紫梅木出扶南色紫亦謂之紫檀

豈豆一名治豈葉似葛而實長尺餘可蒸食一

名豈菽

狸豆一名狸沙一名穢沙葉似葛而實大如李

核可啗食也

虎豆一名虎沙似狸豆而大實如小兒拳亦

馬豆一名馬沙似虎豆而小實大如指亦

胡葵一名戎葵一名莊莊葉似木槿而光色奪

目有紅有紫有青有白有赤葉善不殊但花色

異耳一曰蜀葵

芙蓉一名荷華生池澤中實曰蓮花之最秀異

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色有赤白紅紫青黃紅

白二色莖多花大者至百葉

茨雞頭也一名鴈頭一名芰葉似荷而大葉上

感皺如沸實有芒刺其中如米可以度饑也

萬連葉如鳥翅一名烏羽一名鳳翼花大者其

色多紅綠紅者紫點綠者紺點俗呼為仙人花

一名連纈花

陽山顧氏文房

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實花堅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瑛微可愛實大如指味如荳蔻香美消酒土人提酒來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實銷醒國人實之不傳中土張騫出大宛得之事出張騫出關志

烏孫國有青田核其測其樹實之形至中國者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則有酒味出如醉美好酒核大如六升瓢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劉壘得兩核集賓客設之常供二十人之飲一核盡一核所盛以後中飲飲盡更注水隨置隨得不

可久置久置則苦不可飲名曰青田酒

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錫實形拳曲核在實外味甜美如餠蜜一名白石一名白實一名木石一名木實一名枳椇

棘實為棗行實為豫桑實為椹楮實為任匏瓠也壺蘆瓠之無柄者也瓠有柄者懸瓠可以為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之則溱其事瓠亦瓠也瓠其摠瓠其別也

羊躑躅花黃羊食之則死羊見之則躑躅分散故名羊躑躅

漆樹以剛斧斫其皮間以竹管承之汁滴管中即成漆也

稻之黏者為黍亦謂稭為黍

禾之黏者為黍亦謂之稭亦曰黃黍

九穀黍稷稻粱三豆二麥

茶藨也紫色者茶也青色者麥也其味辛丑苦

食明目或謂紫葉者為香茶青者為青茶亦謂紫色者為紫葉青色者為青葉其長大不苦者

為高粱高或作馬

蒜即蒜也俗人謂之小蒜胡國有蒜十許子共

為一林籜葉之名為胡蒜虎牙蒜小蒜俗人亦呼之為大蒜

揚州人謂蕪為斑杖不知會之

荆楊人謂菹為蕪

蕪荷似蘆苴而白蘆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散時可食久置則銷爛不為實葉似薑宜陰曬

地種之常依陰而生

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為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以染粉為面色謂為燕

支粉今人以重絳為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

支粉今人以重絳為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

支花所染自為紅藍爾舊謂赤白之間為紅即今所謂紅藍也

苦歲一名苦歲子有裏形如皮并始生青熟則赤裏有實正圓如珠亦隨裏青赤長安兒童謂為洛神珠一曰王母珠一曰皮弁草

沈釀者漢鄭弘為靈文鄉畜夫行官京洛未至宿一垓垓名沈釀於垓逢故舊友人四顧荒忽村落絕遠酌酒無處惜不伴乃以錢投水中依口而飲飲盡酣暢皆得成醉因更為沈釀明旦乃分首而去

雜注第七

孫亮作流離屏風錄作壽賜圖凡一百一十二魏武帝以馬瑙石為馬瑙上其為酒垓莫難珠一名木難色黃出東夷

陽燧以銅為之形如鏡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得火也

長安婦人好為盤桓髻到于今其法不絕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

盤龍釵梁冀婦所制
梁冀改驚翠眉為愁眉

陽山顧氏文房

魏官人好畫長眉今多作翠眉警鶴髻孫權時名舸為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以舟名馳馬

驚帆曹真有缺馬名為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之舉帆疾也

魏文帝官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因尚衣段巧笑四人月夕在側瓊樹乃制彈臂琴如蟬故曰彈臂巧笑始以錦衣練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飛舞夜來善歌舞家一時冠也

問答釋疑第八

程雅問曹仲舒曰白何謂稱玉璽玉璽對曰三璽三才也玉璽五常也空王三明也玉璽五嶽也

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之以芍藥無文無亦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欲竭人之志則贈之青堂青堂一名合權合權則忘念程雅問拾墟木一名無患者昔有神巫名曰竇作實能符効百鬼得鬼則以此為棒殺之世

陽山顧氏文房

人相傳以此木為衆鬼所畏競取為器用以却
厭邪鬼故號曰無患也

牛亨問曰自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世稱蒙
恬造筆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即秦筆耳以枯木
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兎毫竹
管也又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
事款以彤管自赤心記事也

孫興公問曰世稱青帝登丹於靈岷山乃得仙
乘龍上天飛而後龍身變為雲生草曰龍草有
芝乎芝草類藥也芝草生於石上者曰石芝生於
木上者曰木芝生於土上者曰土芝生於水
中者曰水芝生於石上者曰石芝生於木上者曰
木芝生於土上者曰土芝生於水中者曰水芝
靈芝曰西王母壽考之靈芝也

牛亨問曰是龍以紫雲行也依國經

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
木也以積木交柱頭狀若花也形似枯槎大木
交備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玉者納於表木
以表識循路也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
謂之交午也

牛亨問曰籍者何也答曰籍者尺二竹牒記人
之年名字物色籍之官同籍者相應乃得也

程雅問曰九傳者何也答曰九傳皆以木為之
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
與印章所以為信也如今之過所也

牛亨問曰草木生類乎答曰生類也又曰有識
乎答曰無識也又曰無識者為生類也

物有生而有識者有生而無識者有不生而
識者有不生而無識者夫生而有識者無不
識也夫生而無識者無不識也夫不生而
識者無不識也夫不生而無識者無不識也

生而有識者鬼神也

牛亨問曰蟻名玄駒者何也答曰河內人並河
而見人馬數千萬皆如赤米遊動往來從旦至
暮家人以火燒之入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
今人呼蚊蚋曰黍民名蟻曰玄駒也

牛亨問曰蟬名齊女者何答曰齊王后忿而死
尸變為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
曰齊女也

古今注下

長洲顧氏家藏

陽山顧氏文房

隋唐嘉話 并序

彭城劉 鍊 字昂卿撰

述曰余自髫髻之年便多聞往說不足備之大典故繫之小說之末昔漢文不敢更 先帝約束而天下理康若高宗拒孔母之言近之矣曹參擇吏以於長者懼其文害觀焉馬周上事與曹參異乎許高陽謂死命為不能非言所也釋教推報應之理余嘗存而不論若解奉先之事何其明著友入天水趙良玉睹而告余故書以記異

薛道衡轉陳為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雞家已二年兩人嗚之曰是處言請此處解作詩又云人

歸洛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隋高頴僕射每以懸壺粉置於卧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則錄以入朝行之

京城南隅芙蓉園者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幽名不正詔改之

李德林為內史今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巨素後後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其寵妾所召也素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儀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為文可作詩

陽山顧氏文房

白叙稱吾意當免汝死後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十萬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鷲泥否

煬帝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每銜之胄竟坐此是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僕射蘇威有鏡妹暫好曾日蝕既鏡亦昏黑無所見威以為左右所汙不以為意他日日蝕半缺其

鏡亦半昏知之於是始寶藏之後櫃內有聲如響

尋之乃鏡聲也無何而子蓋死後更有聲無何而威敗後不知所在云

洛陽南市即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一塚無甓甃棺中有平上朱衣銘云筮言居朝龜

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校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

隋文帝夢洪水沒城意惡之乃移都大興衛者二

洪水即唐高祖之名也

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太原乃於鄆司竹園招集亡命以迎軍時謂之娘子兵

秦王府舍曹李守素尤精諸學人號為肉譜虞秘
書世南曰昔任彦昇善談經籍時稱為五經旬宜
改倉曹為人物志

隋司諫薛道衡子收以文學為秦王府記室早二
太守追悼之謂梁公曰薄收不幸短命若在當以
中書令處之

太宗將誅薛道衡之屬於臣社稷謀於衛公李靖請
薛於英公陰勸勳亦善帝以是珍此二人

太宗燕見衛公帝呼為兒不以臣禮初嗣位與鄒
公語恒自名而呼是天子之人心焉

太宗每謂大臣曰人君無事動輒使老婦實其無
媚耳貞觀四年下秦妻蘭死刑至二十九人而
已尸不夜腐作旅不腐也

太宗謂群臣曰始人懷言言令不可行帝王
魏徵勸我今遠得功善如此懼不待使封德彝等
見之衛公既滅突厥斥境至於大漠謂太宗曰陛
下五十年後當憂北邊 高宗末年突厥為患矣

突厥之平僕射溫彥博請其種落于朔方以實杏

虛之地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鄭公以為夷不
亂華非久遠策爭論難卒不決至開元中六胡州
竟反叛其地復空也

隋公始因於定襄...

人僕吏...

侯收衛...

蕭亮...

版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 太宗初親度政廢石

術公問策時發諸州軍奉朝衣受屠人屬兵不遇

數萬胡人精騎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徵之

請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軍遮其歸路帝使其長

胡兵遂退於是濠險遠之虞非老弱得道

萬匹玉帛無遺焉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銓人至梁公房察公杜門
端視良久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共食基奉曰
二賢當為與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壽稱於唐

耳願以子孫相託貞觀初杜薨於右僕射房位至

司徒秉政三十餘載

太宗之為素王府僚多被遷奪深患之梁公曰餘

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帝大驚由

是親寵日篤杜僕射奏復太宗金瓜美槍舊恩之

遂輟其半使置之於重座

鄭公嘗拜掃遺書 太宗人嘗下幸山南在

外恐乘了而竟不行願有者其意曰願有

有此心長卿嗔遂停耳

太宗嘗謂魏徵曰會殺此則會漢大德后問誰

忤陛下帝曰豈過魏徵每為我辱我僕我常不自

得后退而與朝服立於庭帝驚曰皇后何為若是

對曰妾聞主溺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

妾幸備數後宮妾敢不實

太宗得魏徵後異私自臂之聖見鄭公乃藏於懷

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語古帝王遠讓徵以諷諫語

久帝惜鵠且死而素嚴敬徵欲幸言徵語不時

盡鵠死懷中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

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實此三

鏡用功已過今魏徵殞逝遂亡一鏡矣

太宗令衛公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言於帝曰

李靖將反至於微陽之際輒不以示臣帝以讓靖

靖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義安臣之所教足以制

四夷矣而求為臣之術者是將有他心焉

衛公為僕射者為兵部尚書朝還君集為

過門數步不覺君集人問君集意不在人必行反

矣

太宗中夜聞告僕射君集反君集承命召之

以出君集不意僕射君集下春君集意留小子

帝許之流僕射及女僕君集謀其家得二美

人容色絕代 太宗問其家國君集已不食人

乳而不飯又君集之破高昌得金車之甚精御府

所無亦隱而不獻君集得焉

英公始與單雄信俱臣李密結為兄弟密墜亡雄

信降王充勸來歸國雄信壯勇過人勸後與海陵

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其臂力每執行國王充召

雄信吉之酌以金碗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

海陵者尺勤惶遽連呼曰阿兄阿兄勸王雄信攬

轡而止願笑曰胡兒不緣你且了竟充既平雄信

盡鵠死懷中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

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實此三

鏡用功已過今魏徵殞逝遂亡一鏡矣

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
不了此勳曰平生誓共為灰土豈敢念生但以身
已許國義不兩遂雖死之顧免妻子何如因以刀
割其股以肉啖雄信曰示無忘前誓雄信食之不
疑

英公雖貴為僕射老婦病必親為湯羹燃輒焚其
髮婦曰僕妾多義何為自誓如此勳曰豈為無人
耶顧公老年老勳亦年老雖欲久為姊弟復可得
乎

英公嘗言漢魏以來五霸七貴無不人則殺十四

五為難官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為奸
賊上陣乃殺人年二十便為天下大將用兵以救
人死

郭公尉遲敬德性驍果而尤善避梁每單騎入敵
人刺之終不能中反奉其槊以刺敵海陵王元吉
聞之不信乃令去藥刃以試之敬德云饒王若刀
亦不畏傷元吉再三來刺既不少中而梁皆被奪
去元吉力敵十夫由是大慙恨 太宗之禦寶運
德謂尉遲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長槍相副雖百
萬眾亦無奈我何乃與敬德馳至敵營叩其軍門

大呼曰我大唐奉玉龍圖者未與汝決賊追騎甚
眾而不敵逼德建德之役既陳未戰太宗望見一
少年騎駿馬鎧甲鮮明指謂尉遲公曰汝所乘馬
其良馬也言之未已敬德請取之帝曰輕敵者亡
德以一馬換公非寡人願敬德自行致之萬全及
德往拜勳少年面黃即王克亮字傷代王琬宇文
士及在隋時亦為名將也帝亦欲其能
並以賜之

太宗將征遼衛公病不能從德便執政以起之不
言曰吾知之矣明日當死於此矣平與劉黑闥
等相爭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仰累陛下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問馬仲達非不老
病竟能自強立勳觀室靖頭曰老臣請鑿病行
矣至相州病篤不能遠馳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軍方四十里

太宗望之有懼色江夏王暹同高麗傾國以抗王
師平壤之守必弱假臣精卒五千覆一本根則款
十萬之眾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高麗所乘
泊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天下之眾困於葦雨
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在側帝顧之

道宗具陳前古帝恨然曰時空遠不憶也駐蹕之
 役六軍為高麗所擊 太宗命視黑旗英公之屬
 也銀者告黑旗被圍帝大恐須臾復曰圖解高麗
 英擊動山谷勳軍大勝斬首數萬俘虜亦數萬
 解公之意 太宗自製其碑文并書後為人所
 斷部令仆之及在高麗不知意深悔為是行乃數
 日若魏魯在不使我者其意也遂水令馳驛
 死以少牢饗立碑焉
 征遼之後英公曾令圖畫其德使工能畫不識事
 也乃驛遞赴行所及車駕於相州 太宗聞留守
 有表送告人大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
 反者為誰曰房玄齡帝曰果然叱令斬腰置書責
 梁公以不能自任更有如此者得專斷之
 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
 不容口帝正色曰魏公常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
 人為誰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頭
 謝曰南衙群官面折廷爭陛下嘗不得舉手今臣
 幸左右若不少有順從陛下雖貴天子復何聊乎
 帝意復解

陽山顧氏文房

太宗使宇文士及討寅以餅拭手帝屢目焉士及
 佯為不悟更徐拭而便嚼之
 趙公宴朝貴酒酣樂闋顧群公曰無忌不才幸遇
 休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
 矣公視無忌富貴何與越公或對為不如或謂過
 之曰自揣誠不羨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
 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常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
 長戎馬經三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
 無病乎
 秦武衛勇力絕人其所將槍鎗越常制初從 太
 宗圍王充於洛陽馳馬頓之城下而去城中數十
 人共拔不能動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迄今國家
 每大陳設必列於殿庭以旌異之

陽山顧氏文房

隋唐嘉話上

隋唐嘉話中

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未及求本乃暗書之一字無失

太宗將致櫻桃於鄒公稱奉則以尊言賜又以早乃問之虞監曰昔梁帝遣齊巴陵王稱餉遂從之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

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簡潔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太宗稱虞監亡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後人矣虞公之為秘書於省儉堂集群書中

事可為文用者號為比堂書鈔今此堂猶存而書盛行於代太史令李淳風校新曆成奏太陽合日蝕當既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蝕卿將何以辭處曰有知不蝕則臣請死之及期帝候日於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對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蝕矣如言而蝕不差毫髮

李太史與張文收率更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為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潤州得玉磬十三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

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者法月數當十三今缺其一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勅州求之如其言而得之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張率更以為景雲河水清歌名曰燕樂今元會第一奏是也

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士庶歌舞於道軍人相與為樂王敬陣樂之圖後魏樂府志
破陣樂被甲持戟以象戰事慶善樂府神慶樂以像文德鄭公見奏破陣舞則會而不視慶善樂則之而不厭

太宗嘗方見... 然曰今律杖笞奈何令... 貞觀中有河內人妻為妖言大理丞張縕古以其素狂病不當坐 太宗以有情令斬之尋悔以無所及自後每決死刑皆令五覆奏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即曹當闕求之未得乃自職之

張賓客文雅之為大理獲罪者皆曰張卿所罰不為枉也
中書令馬周始以布衣上書 太宗覽之未及終
空三命召之所陳世事莫不施行舊諸街晨昏

叫以警行者代之以故城門入由左出由右皆固
發也崔官人所服唯黃紫二色而已貞觀中始令
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上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
品以青焉貞觀中棟材力驍捷善持射者謂之飛
騎上出遊幸則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猛獸皮鞞以
從今義府始召見太宗試令諫焉其末句云上林
多許樹不借一枝相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唯一
枝

宋謝賦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書局求杜若度
支郎乃下芳州令貢劑判司報云坊州不出杜若

應由謝賦詩誤 太宰職之太宰判司成雍州司
法度支郎免官

太宗病甚出英公為墨州刺史謂 高宗曰幸勸
才智有餘屢更太任恐其不厭伏於汝故有此授

今若即發者我死後可親任之如遇疑顧望便當
殺之勸奉詔不及家而行有晨晨馮於張率更庭

樹其妻以為不祥連唾之文收云急瀉掃吾當改
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死生人 太宗令於
飛騎中陳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

飛騎中陳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

告太常卿傳奔奔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犯正若
使况主必不得行帝召僧呪奔奔對之初無所覺
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為所擊者便不復蘇

貞觀中有婆羅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
士馬奔奔其處如市時傳奔奔方卧病聞之謂其子

曰是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唯羣拿
角破之汝可往試之焉胡僧絨膝甚固求良久乃
得見出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皆
用云

國立本家代善盡至荆州張僧繇畫迹曰定虛得
名耳明日更往曰看下定無虛士坐時觀者皆宿

其下十日不能去飛僧殊始作醉僧圖道士每以
此嘲僧群僧於是聚錢數十萬買馬車本作醉道

士圖今畫傳於代
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有碑所書歐陽詢之良

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行去表則有迹坐觀因
宿其傍三日而後去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謂指琵琶
是也

貞觀初林邑獻火珠狀如水精云得於羅刹國其

貞觀初林邑獻火珠狀如水精云得於羅刹國其

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也

太宗宴近臣戲以嘲諷趙公無忌嘲歐陽率更曰
聳聳成山字埋有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
猴詢應聲云索頭連背後尻檔畏肚寒只由心涵
涵所以面團團帝改容曰歐陽詢豈不畏皇后開
趙公后之弟也

高開道作亂臨州天陷其頰召醫使出之對以鏃
深不可出則俾斬之又召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
又召一人如前曰可出然王須忍痛因斂面擊骨
置換於其間骨裂開十餘抽出箭鏃關道奏伎進
膳不報

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某為梯首城中
矢石如雨而竟無為先登某公指謂中書舍人許
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
帝聞將罪之

太宗謂鄂公曰人言卿反何故答曰臣反是實臣
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皆
鋒刃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於地
是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
卿故此阻告何返為以恨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
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謹
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侍聖恩叩頭願帝
嘉之而止

薛萬徹尚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薛駙馬村
氣主羞之不與同席數月帝聞而大笑置酒召
對握梁賭所佩刀子伴為不勝解刀以佩之罷酒
主悅甚薛未及竟馬遽召同載而還重之逾於舊
梁公夫人至妬太宗將賜公美人屢弄不受帝
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廢妾之流今有賞制且司
空年暮帝欲有所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
令謂之曰若寧不嫁而生寧死而死乃遺酌卮酒
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醜一舉便盡無所留薛帝曰
我尚畏見何況於玄齡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
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者亦可識
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未嘗樓上學書業成方下
其所弃筆頭至盈瓮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
未師曰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曰何如
歐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

稽老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
調過令作者亦深可貴尚稽喜而退

道遂良其亮尚在乃別開門勅嘗有以賜遂良
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褚遂良為 太宗東冊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
不覺也

太宗征高麗 高宗留居定州請驛遞表起居飛
奏事自此始也

高宗之將冊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謀於趙公無忌
英公勳將以死諍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屬之元

勇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勇之名不可其公曰
勳請先入褚曰爾豈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

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齒自草茅無汗馬功蒙先
帝殊遇以有今日豈當不諱之時躬奉 遺詔不

効其愚衷何以下見 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
其言事遂中寢

王義方時人比之襖焉鄭公每云王生太虛 高
宗朝李義府引為御史義府以定冊武后熟憚寵

任勢王惡而彈之坐是見貶坎軻以至於終矣
薛中書元起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公然平生

陽山顧氏文房

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有患應聲病者問壁官蘇澄云自古無此方今吾
所撰本草細羅天下藥物亦謂盡矣試將讀之應
有所覺其人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
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初澄目為魔方以此藥為主
其病自除

楊弘武為司戎少常伯 高宗謂之某人何得
授此職對曰臣妻韋氏性剛悍以此人是嚙
若不從恐有後患嘗勸其不履矣而遣之
盧尚書奉慶無幸初考內書有一官皆遭逢風

失米盧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
無一言而退盧重其難重改流曰非力所及考中
中既無喜容亦無愧容亦無愧詞又改注曰應
不驚考中上 玩本錄

長三數年間宮中可得陰映何有一無所
古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意謂此是
問公非宮中所宜種孝仁遠令拔去更樹梧桐也

許高陽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及敬宗死博士
袁思古議誣曰謬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
今為賢事報讐何為反怒彥伯慙而止

陽山顧氏文房

李義府既居榮寵葬其父祖自京至於一原七十
蘇里得者相繼始國家以來人臣畏事之盛所未
有也京師東有塚極高大俗謂呂不韋塚以其說
二一謂之尖塚咸淳初布政坊法海寺有文禪師
言見兒物云秦莊襄王遇其舍求食自言是其塚
而後代人妄云不韋也

秘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鸚鵡銜一物
入其堂置案上而去乃魚袋內決數日而加大元
劉仁軌為左僕射戴至德為右僕射人皆多勳而
鄙戴有老婦陳謀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左右曰

此劉僕射戴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
解事僕射却將勝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無異
過當朝以不能言及竟 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
無可復聞當其在時事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
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追重
之

高宗乳母盧本滑州總管杜才幹妻才幹以謀逆
誅故才幹入於宮中帝既即位封燕國夫人是第
一盧无藉恩寵屢訴才幹杜才幹指帝曰此先朝
時事安敢追更先朝之事卒不許及盧以亡復

譚與才幹合葬帝以獲罪先朝亦不許之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二官侍郎儀獨持國
政首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鸞詠詩云林林
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鷓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音
詢 廣都公望之猶神仙焉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粟賣之百姓以墨勅示
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泥臨
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楊汴州德幹 高宗朝為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
於鵝不避人承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鵝
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於帝帝曰你情如此其得
何須犯他百姓竟不之問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湯盧榮陽鄭清河博陵二崔
隴西趙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與他姓為婚
乃禁其自婚娶於是下敢復行婚禮歸其女以送
夫家

寶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徐
司空勸於朝堂立語徐戲松嘉隱云以公木何得
非松長孫後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
復矯對耶嘉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不耳徐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隋唐嘉話卷中

歎曰此小兒作僚面何得如此聰。徐狀胡故也。高宗時蠻群聚爲寇討之輒不利。以徐敬業爲刺史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三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他事已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史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規望見船而無所有乃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使告云區家知吾等爲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後去者爲賊唯召其魁帥責以早降之意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闔之壯其膽畧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英公既薨高宗思平遠歎令制其塚像高麗中三山猶漢霍去病之祁連云後孫敬業兵起武后令擢平之大霧三日不解乃止焉。

隋唐嘉話中

陽山顧氏文房

隋唐嘉話下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擗其名時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謾以嘲戲之言於是乃置使先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中有司自此始也

徐大理有功每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

與后反復辭色逾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

曰臣身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為

庶人如是再三然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猶懷之

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者

乎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理論獄誣徐黨

逆大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為人所告

有功訊之在寬或曰彼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

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

安以私害公

李昭德為內史婁師德為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

行緩李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耐耐殺人田舍漢

婁聞之反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婁

師德弟拜代州刺史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

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

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某亦

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憂師德曰

此道所謂為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

拭之是惡其唾而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

自乾何若笑而受之武后之年竟保其寵祿率是

道也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

員外多置裏行差遣補闕御史符至有車載斛量

之誅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

立門內令史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

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

御史許之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

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而止

武后臨朝薛懷義勢傾當時雖王主皆下之蘇良

嗣僕射遇諸朝懷義僂蹙不為禮良嗣大怒使左

右牽投俗面數十武后知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

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他

武后使闕知微與田歸道使突厥歸道還云突厥

陽山顧氏文房

被知微爭之后乃令知微多持金帛以武廷秀生
娉其女突厥果留使者而入寇草知微與可汗等
以示華人大破趙定等州自河以北騷然朝廷以
為知微賣國乃族闔氏知微不知無何逃還武后
業已致戮乃云其孫臣子所嫉賜百官甘心焉於
是兵刃交下非要職者或不得其次云

武后初為明堂明堂後又為天堂五級則俯視明
堂矣未就並為天火所焚令明堂制度卑狹於前
猶三百餘尺

武后為天堂以安大像鑄大儀以配之天堂既焚

鐘復鼻絕至中宗欲成武后志乃斷像令短建聖

善寺閣以居之今明堂始微於西南傾工人以木

於中薦之武后不欲人見因加為九龍盤紮之狀

其圓蓋上本施一金鳳至是改鳳為珠群龍捧之

武后將如洛陽至閿鄉縣東騎忽不進召至晉

龍驤將軍王濬云臣基在道南每為燕者所苦聞

大駕今至故求哀后勅去基百步不得耕殖至今
荆棘森然

將軍王果嘗經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使人遷
之平遠得銘云更後三百年水漂我臨長江欲墮

陽山顧氏文房

不墮逢玉果

張易之昌宗初入朝官位尚卑諂附者乃呼為五
郎六郎自後因以成俗

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所居奢溢逾於王
主末年有人題其門曰一絢絲能得幾日絡昌儀

見之遽下筆書其下曰一日即足無何而禍及
張昌宗之貴也武三思謂之王子晉後身為詩以

贈之詩至今猶傳

補闕喬知之有寵婢為武承嗣所奪知之為綠珠
篇以寄之末句云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為

君盡寵者結於衣帶上覆弄而死承嗣驚惋不知
其故既見詩大恨知之竟坐此見構陷亡

沈佺期以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三兄
詩直須還他第一

武后起龍門命群官賦詩先成者賞錦袍左史東
方虬既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復成文理兼美左

右莫不稱善乃就奪袍衣之

狄內史仁傑始為江南安撫使以周赦王楚王項

羽吳王夫差越王勾踐吳夫槩王春申君趙他馬

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於人悉除之唯

陽山顧氏文房

夏禹吳太伯季札伍胥四廟存焉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
下魏僕射本名真宰 武后朝被羅織下獄有
出之小吏聞者以告魏驚喜曰汝名何曰元忠乃
改從元忠焉

朱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宇文周至 國家並令
旌表門標六闕

中宗反正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存既有節操
乃與王駙馬同駁謀誅武三思事發同皎見害憬
遁於比干廟中自刺臨死謂左右曰比干忠臣也

神龍中洛城東地若水影纖微必照就視則無所
見長史李承喜上表慶賀

崔融司業作武后哀策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爲
三二百年來無此文

朝儀魚袋之飾唯金銀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
銅中宗反正從舊

景龍中中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并唱下
兵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恩伯亦起唱曰迴
被尔時酒卮兵兒志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誼誼
竊恐非宜於是乃罷坐

景龍中多於門降 黑勅斜封以授人官爵時
人號爲斜封官

景龍中妃主家竟爲奢侈駙馬楊慎交武崇訓至
油灑地以築球場

兵部尚書韋嗣立景龍中 中宗與韋后幸其在
封祠立爲逍遙公又改其所居鳳凰原爲清虛原

鷄鳴谷爲幽棲谷吏部南院舊無選人坐韋嗣立
尚書之爲吏部始奏請有可供林樗自後因爲故
事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穿有捕魚利京師賴之 中

宗朝安樂公主請焉 帝曰前代已來不以真人
不可主不悅因大役人徒別掘一池號曰定昆池

既成 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善門日知詩云
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當時作者勞及 睿宗即

位謂之曰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中正何能若是
無何而遷侍中

李侍中日知初爲大理丞 武后方肆誅戮大賈
胡元禮奉旨欲陷人死今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

李使謂李曰胡元禮在此人莫竟活李起謂使者
日知諮卿李日知在此人莫竟死竟免之

日知諮卿李日知在此人莫竟死竟免之

中宗崩既除喪吐蕃來平深衣練冠以同於廟今定陵自有寢廟若擇宗室最長者素服及禮於彼其可乎舉朝稱善而從之

徐彥伯常侍 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既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耳

崔司知璇 中宗朝為侍御史彈宗楚客反盛氣作色 帝優之不令問因召每彈人必先進內狀許乃可自後以為故事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見錄書云相州僧曇暉撰後柳常侍冲亦明於族姓中宗朝為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隋已來不聞有僧曇暉蓋嫉於時故隱名氏云

李大夫傑之為河南尹有婦人訴子不孝其子涕泣不自辯明但言得罪於母死甘分祭其狀非不

字子再三喻其母母固請殺之李曰審然可買棺來取兒屍因使人尾其後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

了矣俄而棺至李尚冀其悔喻之如初婦執意彌堅時道士方在門外密令擗之既出其不意一問便曰某與彼婦人有私常為兒所制故欲除之乃

陽山顧氏文房

杖母及道士殺便以向棺載母喪以歸

裴知古自 中宗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曰此人即當墮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驚墮殆死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

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死云其知音者此類也又善於攝衛開元十二年終年且百歲近

代言樂衛道弼為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 曹紹夔沈之弼皆為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樂不和為之罪雜扣鍾磬使盡暗名之無誤者由是反欺伏

元行冲賓客為太常少卿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為聲甚清雅今呼為阮咸是也

太平公三於京西市掘池贖水族之生者置其中謂之放生池墓銘云龜言水著言市

今上之為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既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

三偃三起觀者以為大吉徵既而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品至今猶存

今上既誅韋氏擢用賢俊改中宗之政依貞觀故事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中書令元之璋御史大夫傅河南尹傑皆一時之選時人稱魏宋畢李焉

張同州沛之在州也任正名為錄事劉幽求為朔邑尉沛奴下諸官而獨呼二公為劉大任大若平常之交

今上之誅韋氏沛兄涉為殿中監見殺并令誅沛沛將出就州正名時假在家聞之遽出曰朝廷初有大難同州京之佐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

請以死守之於是勸令覆奏因送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方立元勳用事於中竟脫沛於難二公之力

蕭至忠自晉州之入也蔣大禮欽緒即其妹婿送之曰以足下之才不憂不見用無為非分妄求至忠答將退而曰九代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故至忠既至中書令歲餘以誅死

開元始年上悉出金銀珠玉錦繡之物於朝堂若山積而焚之示不復御用也姚開府凡三為相而必兼兵部至於軍鎮道里與

駟卒之數皆暗能計之矣

郭尚書元振始為梓州射洪令徵求無厭至掠部人責為奴婢者甚衆武后聞之使籍其家唯有書數百卷後令開資財所在知皆以濟人於是苛而免之後為涼州都督路不拾遺藩國聞其風多請朝獻自國家善為涼州者郭居其最

今上之初吐蕃傾國作寇某官薛訥為元帥以禦之大捷而還時有賀者退曰薛公謙而有禮立有凱旋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宮以下射中鹿賜為第一院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

年秋舍人許景先以為徒耗國賦而無益於事乃破執之其禮至今遂絕

京城諸州邸貞觀初所造至開元初李尚書入悉賣與居人以錢入官

崔湜之為中書令河東公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常呼為張底後會商量數事意皆出人右湜驚美久之謂同官曰知無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湜死十餘載河東公竟為中書焉

東封之歲洛陽平御路北市東南隅得銘漢丞相長史朱買臣墓云蒼言市千載之後阿誰是七十

千丞相

源乾曜張說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請為千秋節百姓祭皆就此日名為賽白帝群臣上萬壽壽至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結絲竿露囊更相遺問十九年春詔州縣社及其並不得用牲牛薦脯醢而已十九年夏詔京都置太公廟於孔子廟之西以秋春仲月上戊日致祭漢留侯張良配享置令丞錄事各一貞

洛陽蓋工解奉先為嗣江王家畫壁像未母而逃及見擒乃妄云功直已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百

一者願死為汝家牛歲餘奉先卒後歲餘三孖產今上二十年也

后土祠隔河與梁山相望舊立山神像以配座如妃正焉至開元中年始別建室而遷出之或云張

燕公之為也

懷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長平山下傳云秦殺趙卒其水變赤因以為名今上為太原知其故改為

懷水潼津關為周密

開元初司農卿姜師度引洛水灌朝邑澤盡發以

修堤堰墓為水所湍擊今復頽削焉

崔潞府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及為太常於都寺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人謂之崔公望省樓

俗五月五日為競渡戲自襄州已南所向相傳云屈原初沉江之時其鄉人乘舟求之意急而爭前後因為此戲

晉謝靈運髮美臨刑處為南海祇恒寺維摩詰鬚寺人保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關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為他人所得因剪弃其餘遂絕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地有以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為假稱珍恠不詳也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許其古至今猶存

舊人皆服衮巾至周武始為四脚圍初又加中子焉

高齊蘭陵王長恭白類美婦人乃著假面以對敵與周師戰於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為舞

以效其指麾鑿刺之容令人面是

靈州鳴沙縣有沙人馬踐之輒鎗然有聲持至他
虞信宿之後而無復聲矣

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歐陽詢率更所
書也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未所
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曰或以獻晉王王

不之寶後僧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未從索果師
死後弟子僧辯獻之太宗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

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
使蕭瑄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

十年乃搨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
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於昭陵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右軍之叔父工草兼飛白
祖述張衛法後得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

寶說之遭永嘉亂乃四疊綴於衣中以過江今
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迹猶存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草不具年月日
朔其藁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月辛亥

而書亦集小開元初年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

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
將永幸延業求得上岐王獻便留不出或云後却
借味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為燬燼此書亦
見於云

盧黃門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和士開方貴寵
用事或謂盧曰何不一見和王思道素自高欲往
恐為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
駐轡望之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
疾去有過盧黃門思道者見一胡人在座問此何
人答曰從兄潘反語盧浩尚為老胡

梁常侍徐陵轉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
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速濟江而沉之從
者以問陵曰吾為魏公藏拙

隋唐嘉話下

爽白齋宋
叔重聯

周秦行紀

余真元中舉進上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
 鴻臚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
 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
 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
 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闈人曰郎君何至余荅曰
 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姓大安民舍誤
 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鬟青衣出責黃衣
 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
 請郎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
 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
 數立階階問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
 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
 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乞託命太后遣
 軺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
 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
 現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
 間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
 女伴相尋况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
 屈兩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二人從中至從

陽山顧氏文房

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
 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
 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
 近多服花繡年低薄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
 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
 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
 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
 馬跡相雜羅綺煥耀傍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
 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甚麗
 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
 真妃子余即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
 帝先帝謂皇帝蕭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
 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
 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
 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
 端皆不得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
 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
 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宮人數幸清
 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下來何
 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

陽山顧氏文房

潘妃向王奴太真說慎惱東昏侯跋狂終日出
 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為誰余對
 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
 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
 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
 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
 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
 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座西京雜記云高祖
與夫人環照見指
 地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避逆旅到
 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
 固才士盡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輿牋
 筆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
 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草幾經秋復
 春王嬙詩曰雪裏穿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垂
 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
 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
 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大疆太真詩曰金釵墮
 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
 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
 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在作蓮花地空想曾披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周秦行紀

金縷衣再三遺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
 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泪僊共道人
 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
 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借來太后以接
 坐居之時令吹笛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
 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
 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
 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越王倫紅殘
 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辭畢酒既至太
 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為伴戚夫人先起
 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
 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
 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大
 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曰
 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為珠索單于婦固自
 用且苦寒地胡鬼能為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
 低然羞恨俄各歸休余為左右送入昭君院會
 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
 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
 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

陽山顧氏文房

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
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
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
廟余却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
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周秦行紀

長洲顧氏家藏宋本校行

南岳魏夫人傳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也。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然。悉介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讀覽。志慕神仙。味真軌玄。欲求神仙。常服胡麻散。茯苓。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閑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彊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升。生二子。長曰璞。次曰遐。幼彥後為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城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室。于齋于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乘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真人。卜有仙至。清虛真人王優來降。褒謂夫人曰。聞子志練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勅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即汝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真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開上道內法。農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也。後日當會陽滌山中。爾勤密之矣。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允等。便授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

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為小有洞天。今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乃清虛之別宮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曰。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虛微入道。上清玉晨。褒為太常所敕。使教于魏華。存是日丹良吉日。戊申。謹授寶書神金虎文大洞真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於陽明西山。受真人太師紫丸夫人書也。華存當謹按明法。以成至真。誦修虛道。長為飛仙。有泄我書。族及一門。身為下鬼。塞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存。祝畢。王君又曰。我昔受祕訣於紫元君。言聽教於師之口。云此篇當傳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獲之。太帝命焉。此書自我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為簡。青玉為字。至華存則為四矣。於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藏。生華色。反孩嬰。乃不死之道也。於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鍾。吹簫合節。而發歌。歌畢。王君乃解摘經中所脩之節度及

寶經之指歸行事之口訣諸要粗訖徐乃刑去是時太極真人命北寒玉女末聯涓彈九氣漱青童命東華玉女烟景殊擊西盈之鍾陽洛神王命雲林玉女賈屈庭吹鳳喉之簫青虛真人命飛玄玉女鮮於虛金拊九合玉節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啓之章清虛詠駕欬之詞既散之後諸真元君日夕來降雖幼彥隔壁寂然莫知其後幼彥物故植天下之荒亂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為真仙聖示其理知中原之亂攜三子渡江璞為庚亮司馬夫為溫太真司馬安成太守選字子嵩為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夫人自洛邑連江南寇盜之中所過之處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遂得冥心齋靜真靈累感脩真之益與日而進凡在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與東華青童來降與夫人成藥兩劑一曰僊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頓而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一玄仙遣颯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徑入陽洛山中明日清童君太極四真人清虛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真經并分別真經秘

陽山顧氏文房

要道陵又授明威章奏存祀吏兵符錄之訣撥真各標至訓三日而去道陵所以偏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為女官祭酒領職理民效也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女於是龜山九虛太真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共迎夫人白日昇天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黃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大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接夫人王札金文位為朱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極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諸靈聖教授靈馬仙者而男之高仙曰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賜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兩極元君各書使夫人於王君小有天中更齊戒三月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衆諸真仙並降於小有清虛上四奏各命侍女陳曲成之鈞九靈合節八音靈際王母擊節而歌三元夫人彈雲璈而答歌餘真各歌須臾司命神仙諸隸屬及南岳迎官並至虎旂龍輦激耀百里中王母諸真乃共與夫人東南而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中宴會二日二夕又共適於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初

陽山顧氏文房

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因授甘草殺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黃庭內景注叙青精餽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于司徒琅邪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並皆昇仙陶真白真詰所呼南真即夫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冢謂楊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見血見雞避之不如不見又云向過東海中波聲如雷又云悲清靈真人錦囊中有寶神經昔從紫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宮定本即是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天真珍文盡藏其中也因授書云若夫仰擲雲輪總轡太空手携烟霄足陟玉庭身昇帝闕掖寶喻精論九玄之逸度沉萬椿之長生真言玄浪高譚玉清今則迴靈塵埃訓我弟子周目五濁勞神臭腥子所管者道研誅者妙道妙既得吾子加之慮散蕩斯邪慎之慎之仍云河東桐栢山之西頭通崩二百餘丈吾昨與茅叔申詣清虛宮授真仙之籍得失之事頓落四十七人復上者三人耳固當洗心虛逆勤注理盡心殫意竭如履水火如此者仙道亦不隱矣但在莊敬丹到而絕淫色之念也若

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官所落皆此輩也豈止落名生籍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曰之宗道者貴無邪摺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順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匠故當因煩以領無耳為道者精則可矣可情而不動能而不專無益也要在洗心消豁穢念疾開可以數看東山勤望三秀差復益耳言者性命之全敗信者得失之關蓋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又曰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記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有再甞瓊液而叩棺一服丹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屍出尸賈季子如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乘志身於剡山尚有壽嶽之墓李王服雲散以潛昇猶頭足異處墨狄因虹丹以沒水甯生服石腦而越火務老葛產以入清水之泉柏成納氣而腸胃三滌如此之比不可勝紀徵乎得道趣捨之迹固無常矣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尸南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尸解也足不青皮不壞者亦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神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非尸解之例也若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脉散血沉灰爛而五臟

自生骨如玉七魄皆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煉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煉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閣受書為真人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皆骨七魄侍肉胎靈錄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也其用他藥尸解非是也凡者即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驗而夫其尸有形皮存而無者有衣篋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髮斷已死乃從一

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為下向晚向暮去者為地下王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脩道或災逼禍生形壞氣亡者侶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層巢頹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通仙之才安可為二豎子而致斃乎智以無差傷性心以慾惡蕩真豈若守根靜中栖研三神彌貫萬物而同玄鏡寂混然與厄九為一而內外均福也真人歸心於一任於求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真之垢自然之感無假兩際也若外見家親之氣尚有愠結之陋有如此者我

陽山顧氏文房

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於嗜慾兼味於清正華目以隨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者尸之最下也夫人與眾真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喜鬱紫晨蘭風扇綠輶上真冥璣臺邈為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頻翹翫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遑人事則可預使介形氣消夫人既遊江南遂於撫州并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壇宇歲久葉梗跡殆平有女道士黃靈徽年過八十貌若孺童號為花

姑特加修飾累有靈應夫人亦為夢以示之後亦昇天玄宗勅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曆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

南岳魏夫人傳終

夷白齋

博異志序

谷神子纂

夫習識譚妖其來久矣非博聞強識何以知之然須抄錄見知雌黃事類語其虛則源流具在定其實則姓氏罔差既悟英彥之討論亦是實朋之節奏若篋集克備即應對如流余放志下齊從宦北闕因尋往事輒議編題類成一卷非徒但資笑語抑亦粗顯箴規或冀逆耳之辭補獲周身之誠只同求已何必標名是稱谷神子

博異志

谷神子纂 名遠古

敬元穎 許漢陽 王昌齡

張竭忠 崔玄微 陰隱客

岑文本 沈亞之 劉方玄

馬侍中

敬元穎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脩詞未成乃携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

室無所懼仲躬常抄習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恆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屍仲躬異之開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躬疑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竭清且有一人扣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

鉛粉乃當時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都有五毒龍斯乃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故為不赴集役而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餘人矣而水不曾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遠為龍所驅使為效賦以誘人用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所非願昨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燕為河南旱被勸責三數日方現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難矣如脫難願於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乃當時命匠令一信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即令收之至底無別物唯養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安置中焚香以繫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胸衣濁水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為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為詩

敬宗婢蘭苔所墮以此井水深蕪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定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矣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仲躬遽留之問曰汝以紅綠脂粉之麗何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千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即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蕪領宅主來囑仲躬便藉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井無故自崩蕪延及堂墜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大官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績効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後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鼻中題曰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洪波急弄小浦瀰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纔三二尺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鬟若鵝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入以游詞又大笑返走入宅漢陽束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須更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蒨庭皆一大池中荷菱芡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堦見白金書曰夜日宮四面奇花異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覩相拜問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即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小酒願追歡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凡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如芭蕉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盞正對飲所一女即執酒相揖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鵝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

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實諸樂絃管盡備其鳥再拜女郎舉酒眾樂具作蕭蕭冷冷杳入神仙縹緲一巡此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已來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為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通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女郎慕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女郎及漢陽曰善乃言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扎之卷大如拱已半卷相卷矣觀其筆乃白玉為管硯乃碧玉以頗黎為匣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却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弊名押

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論四更已來命發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即可歸舟矣漢陽乃起諸女郎曰欣此放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恨恨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斗暗寸步黯黑而至平明方自觀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濡口江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故泊舟乃訊之曰濡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而若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呪父而乃言曰昨夜海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遇歸洞庭宵於此處取我輩四人作酒綠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過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為酒爾三日方平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

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賁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為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河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定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當聞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類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之住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為當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戶各自獨行以采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至時乃

今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遂射不中奔棄道士而往至明並無人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王籙洎冠帔或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即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為守陵使所居也

崔玄微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木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入嵩山採之採畢方迴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聞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在死中住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裏處會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坐於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眾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

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坐芳香醇醇襲人處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况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燕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輕桃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即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美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姬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迴應難取力處士儻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其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夫免於

患也處士許之乃齊聲曰不敢忘德拜謝而去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墻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乃衣服顏色之異皆眾花之精也緋衣名醋醋即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處士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也

陰隱客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嘗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傍行俄轉會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房巖壑中皆有余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

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翔翔乎樹抄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終唇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為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青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次所以未奏須更有緋衣一人傳勅曰勅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且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儻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王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為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為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

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王京蓬萊崑閼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籙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異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君可歸矣遂却上山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末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矣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携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偉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視金印讀玉簡劃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纔入門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視唯聞門人云好去為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惟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為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緬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岑文本

自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覺忽有叩山亭院門者藥堅報云上清童子元寶故此參奉文本性慕高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上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帽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統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疑滯之道遂為吳王進入見漢帝有事擁過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常與方圓行下皆得美暢由是晉文武二帝之重哀帝皆極譽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憐愛身漢成帝遂聚人間乃尸解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曉耳文本詰以漢魏宋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親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帽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文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文本乃別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

是異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則話論後時后令人借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下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中得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悟上清童子是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不知其口盛至中書令十餘年忽失古錢所在文

沈亞之

沈亞之以說書從隴西公謂軍涇州昔見隴西公言少從邢鳳游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為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問麗人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容于妾宇下焉有所自鳳曰願示其書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賜觀覽於人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

他篇皆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机上取綵牋傳春陽之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鳳吟卒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弓彎之狀以示鳳既能美人低然良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小從容須臾聞竟去鳳亦旋覺昏然忘有所記鳳更衣即於懷袖中得其詞驚視方省所夢時貞元中也又吳興姚合謂亞之曰吾友王炎云元和初夕夢遊

劉方玄

吳侍吳王父之聞官中出董鳴籥擊鼓言英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作西施挽歌其詞曰西望吳王閣雲書鳳空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塔春風無處所悽悽不勝懷進詞王甚嘉之乃悟能記其實炎太原人也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之廳其西有巴籬所隔又有一廳常扁鏤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為廳廊

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玄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咏之聲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與官時常令老身騎偏面騾抱阿荆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或偏於左或偏於右墜指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

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其聲明旦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叙此中賓客不會敢入之由方玄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中院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昨夜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著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

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入亦逃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由耳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詣府主不見而乃寄於園吏吏曰莫欲謂護戎否若謂即須先言當為其岐路耳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其乃護戎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入謁護戎果犯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色見園吏吏曰是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矣我而恹邊如是然則死不得濟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逃于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騎者每門十人燧狼忙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于逃民敗室中尚未安聞車馬蹄聲人相讓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俄聞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悉窣人行聲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絕長手携一襖曰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對

二曰大驚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至憂疑也燧乃應唯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過尚有餘恐尔君固饑我食汝乃解所携糗有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令於舊處更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數斗於燧前地上橫布一道以援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不得動過此厄後勳賞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漸近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鬚奮金牙鋒鑿臂曲癭木甲罕獸爪衣豹皮褲携短兵直入室來轉目電燧吐火喋血踉蹌呼吼鐵石消鑠燧之懍慄殆喪魄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撮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請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子時數人持兵器下馬來衝踏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血肉殆盡夜叉意氣徐步而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籍燧乃獲免後立大勳官爵崇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及每春秋祠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

博異志終

陽山顧氏十友齋宋本重刻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博異誌

楊太真外傳卷上

史官樂史撰

楊貴妃小字玉環弘農華陰人也後徙居蒲州
末樂之獨頭村高祖今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
州司戶貴妃生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為落
妃池池在導江縣前

亦如王昭君生於峽州今有昭君村綠珠
生於白州今有綠珠江

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暎家開元二
十二年十一月歸於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

幸温泉宮

自天寶六載十月復改為華清宮

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為女道士號太
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冊左衛中郎將
韋昭訓女配壽邸是月於鳳凰園冊太真宮女
道士楊氏為貴妃半后服用進見之日奏霓裳
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者是玄宗登三鄉驛望女兒
山所作也故劉禹錫有詩云伏覩玄宗皇
帝望女兒山詩小臣斐然有感開元天子

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驛上望仙
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
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
有秋風詞又逸史云羅公遠天寶初侍玄
宗八月十五日夜宮中翫月曰陛下能從
臣月中游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為
一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
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有仙女數百
素練霓裳舞於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
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却

顧隨步而減旦諭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

羽衣曲以二說不同乃備錄於此

是夕授金釵鈿合上又自執麗水鎮庫紫磨金
琢成步搖至粧閣親與插鬢上喜甚謂後宮人
曰朕得楊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
子又曰得鞋方孔子先是開元初玄宗有武惠
妃王皇后后無子妃生子又美麗寵傾後宮至
十三年皇后廢妃嬪無得與惠妃比二十一年
十一月惠妃即世後庭雖有良家子無悅上目
者上心凄然至是得貴妃又寵甚於惠妃有姪

三人皆豐碩修整工於詭浪巧會旨趣每入宮中移晷方出宮中呼貴妃為娘子禮數同於皇后冊妃日贈其父玄琰濟陰太守母李氏隴西郡夫人又贈玄琰兵部尚書李氏涼國夫人叔玄珪為光祿卿銀青光祿大夫再從兄劍拜為侍郎兼數使兄銛又居朝列堂弟錡尚太華公主是武惠妃生以毋見遇過於諸女賜第連於官禁自此楊氏權傾天下每有囑請臺省齊縣若奉詔勅四方奇貨僮僕駟馬日輸其門時安祿山為范陽節度思為最深上呼之為兒嘗於便殿與貴妃同宴樂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貴妃上顧而問之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者何也祿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而赦之又命楊銛已下約祿山為兄弟姊妹往來必相宴餞初雖結義頗深後亦權敵不叶五載七月妃子以妬悍怍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官人衣物及司農米麵酒饌百餘車諸姝及銛初則懼禍聚哭及恩賜浸廣御饌兼至乃稍寬慰妃初出上無聊中官趨

過者或笞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就召既夜遂開安興坊從太華宅以入及曉玄宗見之內殿大悅貴妃拜泣謝過因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貴妃諸姝進食作樂自茲恩遇日深後宮無得進幸矣七載加劍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封大姨為韓國夫人三姨為虢國夫人八姨為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為脂粉之資然虢國不施粧粉自銜美艷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澆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又賜號國照夜瓊秦國七葉冠國忠鑲子帳蓋希代之珍其恩寵如此銛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將列榮戟特授上柱國一日三詔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從照耀京邑遞相誇尚每造一堂費逾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已者則毀之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上賜御食及外方進獻皆頒賜五宅開光已來豪貴榮盛未之比也上起動必與貴妃同行將乘馬則力士執轡授鞭宮中掌貴妃刺繡織錦七百人雕鏤器物又數百人供生

日及時節慶續命楊益往嶺南長吏日求新奇以進奉嶺南節度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端午進貴妃珍玩衣服異於他郡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翼擢為戶部侍郎九載二月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故詩人張祐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時吉温多與中貴人善國忠懼請計於温遂入奏曰妃婦人無智識有忤聖顏罪當死既嘗蒙恩寵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蓋不緣妃也切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謂韜光曰請奏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髮膚是父母所生今當即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其髮一縷附韜光以獻妃既出上憮然至是韜光以髮搭於肩上以奏上大驚惋遽使力士就召以歸自後益嬖焉又加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十載上元節楊氏五宅夜遊遂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榻公主泣奏之上

令决殺楊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許朝謁於是楊家轉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側目故當時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上一旦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今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為祕書省正字十歲惠悟過人上召於樓中貴妃坐於膝上為施粉黛與之巾櫛貴妃令諸王大娘戴竿曼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
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移時聲聞于外因命牙笏黃紋袍賜之上又宴諸王于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悅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迴雪流風可以迴天轉地上嘗夢十仙子乃製絳雲迴
玄宗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今傳受陛下為正始之音上喜而傳受寤後餘響猶在旦命

玉笛習之盡得其節奏也
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

玄宗在東都晝夢一女容貌艷異梳交心
髻大袖寬衣拜於床前上問汝何人曰妾
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
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
族類上於夢中為鼓胡琴拾新舊之曲聲
為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會
禁樂自御琵琶習而翻之與文武臣僚於
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有
神女出池心乃所夢之女也上大悅語於
宰相因於池上置廟每歲命祀之

二曲既成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時
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
而受焉就按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
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箏篋張野狐篋篋
賀懷智拍自旦至午歡洽異常時唯妃女弟秦
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曰阿瞞
上在禁中多自稱也

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

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為一
高焉樂器皆非世有者才奏而清風習習聲出
天表妃子琵琶邏迤檀寺人白季自使蜀還獻
其木溫潤如玉光耀可照有金縷紅文蹙成霞
鳳絃乃末訶彌羅國末泰元年所貢者淥水蠶
絲也光瑩如貫珠琴瑟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
祿山進三百事管色俱用媚玉為之諸王郡主
妃之姊妹皆師妃為琵琶弟子每一曲徹廣有
獻遺妃子是日問阿蠻曰爾貧無可獻師長待
我與爾為命侍兒紅桃娘取紅粟玉臂支賜阿

蠻妃善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聲雖太常
黎園之妓莫能及之上命採藍曰綠玉琢成磬
上方造箴流蘇之屬以金鈿珠翠飾之鑄金為
二獅子以為跌綵繪縵麗一時無比先開元中
禁中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

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
丹也

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
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妃以步
輦從詔選黎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

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眾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馬用舊樂詞為遠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承旨猶苦宿醒因援筆賦之第一首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紅艷露疑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鷺倚新粧第三首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龜年捧詞進上命龜年弟子略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妃飲罷斂繡巾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力士終以脫靴為耻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鷺指妃子賤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官中所捍而止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帝內傳時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

上笑曰莫問知則又帶人覓去乃是漢成帝獲飛鷺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者帝為造水晶盤今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七寶避風臺間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爾則任吹多少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戲妃妃曰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曰我纔弄爾便欲嗔乎憶有一屏風合在待訪得以賜爾屏風乃虹霓為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長三寸許其間服玩之器衣服皆用象寶雜廁而成水精為地外以玳瑁水犀為押絡以珍珠翠瑟間綴精妙迨非人力所製此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隨在北胡貞觀初滅胡與蕭后同歸中國上因而賜焉

妃歸衛公家遂持去安於高樓上未及將歸國忠日牛偃息樓上至牀觀屏風在焉纔就枕而屏風諸女悉皆下牀前各通所號曰裂繒人也定陶人也穹廬人也當墟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班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温肌人也曹氏投波人也吳官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

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爲雲人也董雙成也爲煙人也畫眉人也吹簫人也笑鬢人也咳中人也許飛瓊也趙飛鸞也余谷人也小鬚人也光髮人也薛夜來也結綺人也臨春閣人也扶風女也國忠雖開目歷歷見之而身體不能動口不能發聲諸女各以物列坐俄有纖腰妓人近十餘輩曰楚章華踏謠娘也延連臂而歌之曰三朵芙蓉是我流大楊造得小楊收復有二三妓又曰楚宮弓腰也何不見楚辭別序云

焯約花態弓身玉肌俄而遞爲本藝將呈訖一一復歸屏上國忠方醒惶懼甚遽走下樓急令封鎖之貴妃知之亦不欲見焉

祿山亂後其物猶存在宰相元載家自後不知所在

楊太真外傳上

楊太真外傳卷下

史官樂史撰

初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宣賜宰臣曰朕近於宮內種柑子樹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者宰臣表賀曰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感是知聖人御物以元氣布和大道乘時則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異名實造化之有初匪陰陽之有革陛下玄風真紀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以潛通故茲江外之珍果為禁中之佳實綠蒂含霜芳流綺縠金衣爛日色麗彤庭云云乃頒賜大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說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因令畫圖傳之於後妃子既生於蜀嗜荔枝南海荔枝勝於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然方暑熱而熟經宿則無味後人不能知也上與妃采戲將北唯重四轉敗為勝連叱之散子宛轉而成重四

遂命高力士賜緋風俗因而不易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詞呼為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語雪衣女昨夜夢為鸞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後上與妃遊別殿置雪衣女於步輦竿上同去警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嘆息久之遂瘞於苑中呼為鸚鵡塚交趾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五十枚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為瑞龍腦上賜妃十枚妃私發明駝使

明駝使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五百里

持三枚遺祿山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金平脫鐵面梳十一載李林甫死又以國忠為相帶四十餘使十二載加國忠司空長男暄先尚延和郡主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小男朏尚萬春公主貴妃堂弟秘書少監鑑尚承榮郡主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三載重贈玄琰太尉齊國公母重封梁國夫人官為造廟御製碑及書叔立柱又拜工部尚書韓國婿秘書少監崔珣女為代宗妃號國男裴徵尚代宗女延光公主女為讓帝

男妻秦國婿柳澄男鈞尚長清縣主澄弟潭尚
肅宗女和政公主上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
經冬還宮闕去即與妃同輩華清有端正樓即
貴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即貴妃澡沐之室國
忠賜第在宮東門之南號國相對韓國秦國薨
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燕樂扈從
之時每家爲一隊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
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馬琴瑟珠翠燦於路歧
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絕駝
馬千餘頭疋以劔南旌節器仗前驅出有餞飲
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闈侍歌兒相望
于道及秦國先死獨號國韓國忠轉盛號國
又與國忠亂焉畧無儀檢每入朝謂國忠與韓
號連轡揮鞭驟馬以爲諧謔從官媼嫗百餘騎
秉燭如畫鮮袞絃服而行亦無蒙蔽衢路觀者
如堵無不駭嘆十宅諸王男女婚嫁皆資韓號
紹介每一人納一千貫上乃許之十四載六月
一日上幸華清宮乃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聲
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已下
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

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十一月
祿山反幽陵

祿山本名軋犖山雜種胡人也母本巫師
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自秤得三百五
十斤於上前胡旋舞疾如風馬上嘗於勤
政樓東間設大金雞障施一大榻卷去簾
令祿山坐其下設百戲與祿山看焉肅宗
諫曰歷觀今古未聞臣下與君上同坐閱
戲上私曰渠有異相我穰之故耳又嘗與
夜燕祿山醉卧化爲一猪而龍首左右處
告帝帝曰此猪龍無能爲終不殺卒亂中

國

以誅國忠爲名咸言國忠號國貴妃三罪莫敢
上聞上欲以皇太子監國蓋欲傳位自親征謀
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
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
貴妃妃銜土請命事乃寢十五載六月潼關失
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右龍武將軍陳玄
禮懼兵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
豈不由楊國忠割剝眊庶以至於此若不誅之

何以謝天下眾曰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四合殺國忠并男暄等

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

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

圍以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毋恐張氏絕嗣

乃置女奴嬪姝于樓復壁中遂有娠而生

國忠後嫁于楊氏

上乃出驛門勞六軍六軍不解圍上顧左右責其故高力士對曰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妃即

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右群臣能無憂怖伏乞聖慮裁斷

一本云賊根猶在何敢散乎蓋斥貴妃也

上迴入驛驛門內傍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

巷中倚杖歎首而立聖情昏嘿久而不進京兆

司錄韋鏐

見素男也

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遂巡上入行宮撫妃子出于廳門至馬道北墻口而別之使力士賜死妃泣涕嗚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

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縊于佛堂前之梨樹下纔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觀之長號數息使力士曰與我祭之祭後六軍尚未解圍以綉衾覆牀置驛庭中勅玄禮等入驛視之玄禮擡其首知其死曰是矣而圍解瘞于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妃時年三十八上持荔枝於馬上謂張野狐曰此去劔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初上在華清宮日乘馬出宮門欲幸號國夫人之宅玄禮曰未宣勅報

臣天子不可輕去就上為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逼上元欲夜遊玄禮奏曰宮外即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上又不能違諫及此馬嵬之誅皆是敢言之有便也先是衛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即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下鬼嵬字即馬嵬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為首飾而好服黃裊天寶末京師童謠曰

義髻拋河裏黃髮逐水流至此應矣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雜以諧謔妃常在座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嘆惋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是時號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國忠誅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爲賊軍至號國先殺其男徽次殺其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載于獄中猶問人曰國家乎賊乎獄吏曰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併坎于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上發

囊在焉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歎歎焉上皇既居南內夜闌登勤政樓凭欄南望煙月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歌聞里中隱隱如有歌聲者顧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在焉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親御玉笛爲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留傳者益加焉至德中獲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曲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亦爲感傷新豐有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舊出入官禁貴妃厚焉是日詔令舞舞罷阿蠻因進金粟麥膏環曰此貴妃所賜上持之凄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朕以岐王所進龍池篇賜之金帶紅玉支賜妃子後高麗知此寶歸我乃上言本國因失此寶風雨慙時民離兵弱朕尋以爲得此不足爲貴乃命還其紫金帶唯此不還汝旣

得之於妃子朕今再觀之但與悲念矣言訖又涕零至乾元元年賀懷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與親王基令臣獨彈琵琶

其琵琶以石為槽鷓鴣筋為絃用鐵撥彈之

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揮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獨子上局亂之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臣巾上良久迴身方落及歸覺滿身香氣乃卸頭幘貯於錦囊中令輶進所貯幘頭上皇發囊且曰此瑞龍腦香也吾曾施於後池玉蓮朵再

幸尚有香氣宛然沉乎絲縷潤膩之物哉遂溲愴不已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刺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舞罷寂無事還叙人生一箇中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知上皇念楊貴妃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術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壺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迨至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女出應問方士造次

未及言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逾時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冠全蓮兜紫綃佩紅玉拽鳳鳥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為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妾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乃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聞于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忙然退立

若有所思徐爾言曰昔天寶十載侍筆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鳴咽此獨君王知之耳爾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為天或為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夕人間幸惟自愛無自苦耳使者還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內甘露殿悲悼妃子無日無之遂碎穀服氣張皇后進櫻桃蔗漿皇皇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數聲有雙鶴下

於庭徘徊而去聖皇語侍兒官愛曰吾奉上帝所命爲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非爾所寶可送大收

大收代宗小字

即令具湯沐我若就枕慎勿驚我官愛聞睡中有聲駭而視之已崩矣妃之死日馬嵬媼得錦袍襪一隻相傳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悲夫玄宗在位久倦於萬機常以大臣接斷檢難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成故絕逆耳之言恣行無樂冠席無別不以爲耻而林甫之贊成矣乘輿遷播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在掖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史臣曰夫禮者定尊卑理家國君不若何以享國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誤貽天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爲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且懲禍階而已

楊太真外傳下

卧游錄叙

太史東萊先生晚歲卧家深居一室若與世相忘而其周覽山川收拾人物之意未能已也因有感於宗少文卧游之語每遇昔人記載入境之勝輒命門人隨手筆之而目之曰卧游錄非直以為怡神玩志之具而已嘗遺 益國周公書曰近書新衙州明初撤譙沛真源恍然在目若更十年不死則嵩之崇福充之大極華之雲臺皆可卧游也觀此則 先生故國之念未嘗一日去心卧游之意抑又深遠矣此書未及成編而已迫夢奠後二十餘年 先生之從子喬年既取卧游二字扁 先生燕寢之堂復以是編屬東陽郭君洪書之且屬深源識其顛末深源曩侍 大愚先生見 先生之愛玩是書也因請刻之祠中以惠同志觀者儻自得之庶幾遺意之尚可追乎嘉定九年二月望日學子王深源謹書

卧遊錄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有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各山恐難徧觀唯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濛濛間想也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觀三山便

自使人有陵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慕裝濡足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之翫養令翮

成置使飛去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於清縣東七十里有

支壁四十丈印渚蓋與漢之下流也印渚上至懸志石類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既險故行歎曰非唯使人情開豁亦覺日月清

朗

朗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道宣道人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宣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自浩然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吞白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曰卿屋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庾子嵩日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森森何有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下今日村向朝朗如百間屋

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世目周侯巖如斷山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索悅之間遂致疑僕然每至與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堂往別

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日見琳琅珠玉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函道中有履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曰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床與諸人詠讎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亦時風範不得不少頽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隱者燕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藉登嶺就之箕踞相對藉問之佗然不應藉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藉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嘯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憔悴語左右曰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淚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涕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裴令公日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閭瓦

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慷慨

有人問裴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荅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作諫云荆門畫掩閉庭晏然

元豐六年十月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

壤民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
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
處無竹栢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栢雜花叢生滿
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
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佷枝其驚可
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
鳥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間里閭之以為
異事此無他不悅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
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子有蛇鼠狐狸鴉之

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
觀之異時鳥鵲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為甚於
蛇鼠之類也

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
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爨已
至閣下

嶺南氣候不齊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
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也今歲九月
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然予嘗夜起
登合江樓或與客遊豐湖入栖禪寺扣羅浮

道院簷道遙堂遠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
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

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滅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
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羸草
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
兔三十

自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夏焦灼理極意謂
不復有清涼今日忽凄風微雨遂御袂衣顧
念茲歲屈指可盡陶彭澤言今我不為樂知
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為惕然也

岷山之下凶年以躑鴉為糧不復疫癘知此物
之亘人也本草謂半土芝云益氣充飢惠州
一畝此物然人食之者不免瘡吳遠游曰此非
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濕紙包煨之火過熟乃
蒸噉之則髮而膩乃能益氣充飢今惠州人
皆和皮水煮冷啖堅頑少味其發瘡固宜丙
子除夜前兩日夜飢甚遠游煨芋兩枚見啖
甚美乃為書此帖

父在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
舟破巨浪來相訪出船魏然使人神筆好一

高及與虛張鎬相公

紹聖二年三月四日詹使君邀予遊白水山佛
迹寺浴于湯泉風于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
所從出出山有與却行觀山且與客語晚休
于荔浦之上曳杖竹陰之下時荔子纍纍如
芡實矣父老指以告予曰是可食公能弄酒
復來乎意欣然許之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
者勸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
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爲香木香然以深其

中因沐之餘瀟瀟而流瀟瀟而流

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清相樹栢有山
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書堂風屋有
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寬可以養異處可
以飽鄰里魚蟹蟹可以饌四方之賓客張
氏自其伯父殿中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日
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
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

今日遊白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輒電散
水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

傑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
獨與兒子遷來都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乘
杜至海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父甫兄弟
在江南海居十餘日有長髮者惠然見過乃
公蕭之弟予辨留語半日大迫寒食且歸東
鄉傑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傑
登夏煥尾高丘以望之彷彿見舟及武陽
乃還介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者百
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遂思其舊
汝愈將復歸而後期未可必也物有然有不
勝懷者

勝懷者

莫夜月明獨與萬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
千仞如隘獸豕尾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極高
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
且笑於山谷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
還而大響發於水上嘈呖如鍾鼓不絕尋人
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
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回至兩
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
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鏘之聲

與向之嚮吹者相應如樂作焉姑蘇

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

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

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

籃輿則日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寧開春林

間月出可數豪髮遂弃舟從參寥杖策並如

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

塢得支逕上風篁嶺憇于龍井亭酌泉投石

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

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

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

院謁辯才於朝音堂明日乃還

余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太虛題

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

至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

獨與兒子邁掉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

喬木蒼然雲濤際天目錄以寄參寥使以示

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洛陽古帝都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

川廣衍東西數百里高山少室天壇王屋岡

寧靡也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
山川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間間之人與其公
侯兵之一晦之宮上瞻青山下聽流水奇花
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
壯實甲天下

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模賢
谷谷中多大石巖巖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
雷震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
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
精水水平如肉練橫斷自石隱為太車輪流

轉瀉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有僧石壁本
僧流木石壁之趾僧室在焉狂峰怪石迴舞
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忽倩相糾每大
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於習廬山者
曰雖茲山之勝極賢蓋以一二數矣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
布朋雪如風中雲如羣鶴
坐於南軒對脩竹數百野鳥數千
晉大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綠溪行忘路之遠
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草鮮

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
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地
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
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
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
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
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
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
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
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
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
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
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
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
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孟嘉字萬年為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温參軍君
嘗為刺史謝水別駕水會稽人喪亡君求赴
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受仕

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
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
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
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
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
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
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常會神情
便超然命駕還之龍山顧景酬宴造夕乃歸
温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
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
命行不苟合言不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
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秀
若無人

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
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
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
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
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
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

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及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歎葛天氏之民歎

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挹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

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空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踈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田書字承君陽翟人剛介自守兄弟五人望出繼伯父後盥仲觀粹中巨元邈皆有氣節博學能文家居兄弟相從能自樂也與崔鶻德苻陳恬叔易為友諸田兄弟在陽翟縣南十里竹林店居其地多竹故名竹林店有屋十數間文史足用陽翟人張宗文秀才與諸田親戚自言頃年白城中月夜步詣諸田適值

酒熟花方盛開留連十許日商榷文字意足而後歸

陽翟羊 前輩賢者少以父任得官隱吾不仕蘇子容丞相妻弟而二程先生表叔方蘇亦相盛時屢招之不出伊川先生元豐間每歲自洛中至穎昌訪韓持國過陽翟必幸君留十數日其所居有大屋七間屋後皆奇花異草終身自樂

田遊錄終

山家清事目錄

相鶴訣

種竹法

酒具

山橋

山備

梅花紙帳

火石

泉源

山房三益

插花法

詩筒

金丹正論

食豚自戒

種梅養鶴圖記

江湖詩戒

山林交盟

山家清事目錄終

陽山顧氏文房

山家清事

可山人林洪龍發著

相鶴訣

鶴不難相人必清於鶴而後可以相鶴矣夫頂
斗頭碧毛羽營潔頸纖而脩身聳而正足瘦而
節高頰頰不食煙火人迺可謂之鶴望之如屬
鸞鴻鶴然斯為下矣養以屋必近水竹給以料
必備魚稻蓄以籠飼以熟食則塵濁而乏精采
豈鶴俗也人俗之耳欲教以舞俟其餒而實食
於閑建處拊掌誘之則奮翼而吸若舞狀火則
聞拊掌而必起此食化也豈若仙家和氣自然
之感召哉今仙種恐未易得唯華亭種差最耳

種竹法

岳州風土記文心雕龍皆以五月十三日為生
日齊民要術則以八月八日為醉日亦為送日
俱有可疑比得之老園丁曰種竹無時認取南
枝又曰莫教樹知先鋤地令鬆且闊沃以渠泥
及馬糞急移竹多帶舊土本者種之勿踏以足
若換葉姑聽之勿速拔去又有一秘法迎陽氣
則不季冬順土氣則取雨時若慮風則去稍而

縛架連數根種則易生筍過此謂有他法者難
矣哉

酒具

山徑兀以寒醴載酒詎容母且舊有偏提猶今
酒甕長可尺五而匾容斗餘上竅出入猶小錢
大長可五分用塞設兩環帶以革唯漆為之和
靖翁送李山人故有身上襖衣籠直撥馬前長
帶古偏提之句今世又有大漆葫蘆隔以三酒
下果皿中上以青絲絡負之或副以書篋可作
一担加以雨具及琴皆可較之沈存中游山具
差省矣唯酒極當依沈制用銀器一

山轎

夏禹山行乘轎漢南粵王輿橋過嶺顏師古北
人固不知南人乘轎度嶺而洪景廬亦謂山行
之車車只宜平地孰若今轎為便橋即轎固無
疑矣若山轎則無如今廬山建昌高下輪轉之
制或施以青革用肩板撥繩低與之猶今貴介
郊行者良便遊賞有如謝屐上山則去前齒下
山則去後齒非不為雅孰若今釘履為便云

山備

山家清事

山深巖重仙道未能生薑豈密下種且帶皮生薑細嚼熟酒下之或薑湯亦可矣

梅花紙帳

法用獨牀傍植四黑漆柱各掛以半錫瓶插梅數枝後設黑漆板約二尺自地及頂欲靠以清坐左右設橫木一可掛衣角安班竹書貯一藏書三四掛白塵一上作大方月頂用細白楮金作帳罩之前安小踏牀於左植綠漆小荷葉一窠香鼎然茶燻香中只用布單楮金菊枕蒲褥乃相稱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臺間之意古語云服藥千朝不如獨宿一宵儘未能以此為戒宜亟移去梅花毋汚之

火石

語曰鑽燧改火化書云陽遂召火方珠召水遂日中取火鏡也入夜則當以石今崑山石也或竹木相長如鋸木然亦可矣必先焚紙在於鉢中候之如法燭及燈皆所當備若能拾乾薪掃落葉以儲之尤見有微燕未雨之意

泉源

臘月剖脩竹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甘者貯

陽山顧氏文房

之以缸杜甫所謂剖竹走泉源者此也又須愛護用之諺云近水惜水此實脩福之事云

山房三益

秋采山甘菊花貯以紅蒸布囊作枕用能青頭目去邪穢采蒲花如柳絮者熟鞭貯以方青囊作坐褥或卧褥春則暴收甚温煥雖木綿不可及也采松膠枝作曲几以靠背古名養和

插花法

插梅每且當刺以湯插芙蓉當以沸湯閉以葉少項插蓮當先花而後水柳梔子當削枝而槌破挿牡丹芍藥及蜀葵萱草之類皆當燒換則盡開能依此法則造化之不及者全矣

詩筒

白樂天與元微之常以竹筒貯詩往來騷唱和靖翁故有帶班猶恐俗和節不防山之句每謂既有詩筒可毋吟箋以助清灑一日許判司執中遠以蒸棧分惠綠色而澤入墨覺有精采詢其法乃得之北司劉廉靖躡采帶露蒸葉研汁用布擦竹紙上候少乾用温火熨之許嘗有詩云不取傾陽色那知戀主心此法不獨便於山

陽山顧氏文房

家且知二公俱有葵藿向陽之意又豈不愈於題芭蕉書柿葉者乎

金丹王論

金取乎剛丹取乎一不剛以戒慾不一以存誠豈金丹乎有如純乾即丹也自強不息即金也苟能剛毅以行吾誠則此丹可以存請身而施諸天下豈小用哉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牝戶毋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於一身而復于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調息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為物奪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求三峯黃白之術此愚夫也何足以語道蓋自古以來未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云

食豚自戒

僕舊苦臟疾偶遇人語曰但不食豚足矣試之一歲果爾按本草云其肉不可食令人暴肥而召風又耗心氣又文人尤所當戒且食多忌吳菜黃白花菜蕎麥皆不可同食由是久不食而

他病亦鮮且覺氣爽而讀書日益悟始信不食豚之功大或曰事祠山者當戒此恐未有所據種梅養鶴圖記

擇故山濱水地環籬植荆棘間栽以竹入竹丈餘植芙蓉三百六十入芙蓉餘二丈環以梅入梓餘三丈重籬外植半栗果實內重植梅結屋前茅後瓦入閣名尊經藏古今書中屏書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字進二丈設長榻二中掛三教圖橫扁大可山宇上樓祀事天地宗親君師左塾訓子右道院迎賓客進舍三寢一讀書一治藥一後舍二一儲酒穀列農具山具壁塗澤以草書田所畝三十記歲入一安僕役庖厨稱是童一婢一園丁二前鶴屋養鶴隻後犬十二足驢四蹄牛四角客室具蔬食酒核暇則讀書課農圖事母苦吟以安天年落成謝所賜律身以廉介處家以安順待下恕交隣睦為子子孫孫悠久地先大祖費在唐以孝旌七世祖通寓孤山國朝謚和靖先生高祖卿村曾祖之召祖全皆仕父惠號心齋母氏凌姓今妻德真女張與自曰小可山家塾所

刊魏鶴山劉漫塘所跋經集大雅復古詩集趙南塘趙玉堂序跋西湖衣鉢樓秋房跋文房圖贊真西山跋詩後趙南堂跋平衛寇碑謝堯齋史石窓陳東軒書梅鶴圖王蒼齋擬晉唐帖并寄詩陳習庵諾薦書唐宋詩律施芸隱詞和關秦本十上都賦一續諷諫篇三十所藏當世名賢詩帖不計百江湖吟卷不計千先和靖遺文二祖收五斤鈔簡一誥勅存三十汀洲兄文雅禪書一家傳慈湖太極圖以辛卯火不存其欲求趨子固水仙未能也手抄經史節二論策插二志未遂而眼已花此圖落成在何時山有靈將有大濟過姑錄其梗槩少慰吾梅鶴云

江湖詩戒

樽酒論詩江湖表也或雖緩於理而急於一字一句之爭甚者赭面裂眦豈義也哉不思詩之理本同而其體則異使學騷者果如騷選者果如選學唐學江西者果如唐如江西譬之韓文不可以入柳柳文不可以入韓各精其所精如斯而已豈可執一法以律天下之士哉此既律彼彼必律此勝心起而義俱失矣於是作戒曰

陽山顧氏文房

詩有不同同歸於理已欲律人人將律已全此交情惟默而已可與言者斯可言矣

山林交盟

山林交與市朝異禮書簡言貴直所尚貴清善必相薦過必相規疾病必相故藥書尺必直言事初見用刺不拘服色主肅入叙坐稱呼以號及表字不以官講問必實言所知所聞事有父母者必備刺洋報謁同自後傳入一指坐詩文隨所言母及外事時政異端飲食隨所具會次坐序齒不以貴賤僧道易飲隨量詩隨意坐起

自如不許逃席之伎令則供執役請必如期母違客例有幹實者及歸不必謝凡涉忠孝友愛事當盡心無慢嫉前輩須接誘後學以共追古風貴介公子有志於古者必不驕人苟非其人不在茲約凡我同盟願如金石

山家清事終 嘉靖壬午長洲顧氏家塾梓行

張太史明道雜誌

宛丘張 未文濬

白樂天作紫毫筆詩云宣城石上有老兔食竹
 飲泉生紫毫余守宣時問筆工毫用何處兔谷
 云皆陳毫宿數州客所販宣自有兔毫不堪用
 蓋兔居原田則毫全以出入無傷也宣兔居山
 出入為荆棘樹石所傷毫例短秃則白詩所云
 非也白公宣州發解進士宜知之偶不問耳
 用事謬誤雖文士時有之韓文公作孔子廟記
 云社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巍然當坐用
 王者禮若以謂壇祭之禮不如屋則何必社稷
 天地圓丘方澤初不屋也孔子之禮雖極隆比
 天地則有間矣豈以壇屋分隆殺乎又巍然端
 坐後世為土偶乃有此古祭用主安能巍然而
 坐乎退之未之思也今文人作文稱亂世曰板
 蕩此二詩篇名也板為不治則可蕩則詩云蕩
 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豈亂意乎大師舉篇首一
 字名篇耳小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非其本義
 堯無能名亦蕩蕩也
 采石中元水府祠有韓幹畫馬一軸是一武臣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張太史明道雜誌

過祠下舍之蓋模本也而人皆以為真余曾取
 視之其典刑乃幹法落筆洗色常工所為耳祠
 前人說頃年張唐公罷太平守過祠下見之不
 能舍乃令畫工模易取去以模者納廟中及行
 他舟皆發獨載畫一舟引之不動其勢自沉張
 公大恐還舊本舟乃安余紹聖丙子歲罷守宣
 城道采石見此畫其秋寓居宛丘於外氏李家
 見所畜模本甚多一馬與中元祠中正同乃信
 其為模本決也真幹畫乃可寶模本固易得唐
 公祠用愛之如此而神亦甚寶之由此言之非
 獨唐公之鑒未精雖廟神亦誤信也

余所聞相工之驗者固多其尤異非常法所到
 者有三事其一歐陽文忠公應舉時常游京師
 浴室院有一僧熟視公公因問之曰吾師能相
 人乎僧曰然足下貴人也然有二事耳白於面
 當名滿天下胥不掩齒一生常遭人謗罵其後
 公以文章名世而屢為言者中以陰事然卒踐
 二府其二江鄰幾學士在館閣有時名諸公多
 欲引之而鄰幾流落不偶與故相吳正憲相善
 時有一僧能相人且善鑿游江吳二家無幾江

陽山顧氏文房 二六三

被召修起居注吳相甚喜一日謂僧曰江舍人
 修注殊可賀也僧愀然曰事未可知吳詰其故
 僧曰舍人金形人必法當貴而留滯至今久不解
 其故近方始了耳吳曰何也僧曰非徒金鈔金
 耳修注當日在君側木胡大德鈔在大側安能
 久也吳亦未以為信後首餘日江得肺疾不起
 其三事蘇舜欽除名居姑蘇唐詢於賦守湖州
 蘇與唐善因挈舟自蘇訪之時湖有報本長老
 居簡有異術善知人唐因謂居簡使相蘇簡曰
 試使來院中蘇他口住過簡簡乃設食具榻留
 之竟日遂留宿中夜簡乃登蘇卧榻苦聽其息
 者蘇覺乃矜其臂若切脉然良久曰來得也吳人謂
 易如使更無他語他日唐問簡簡亦以前四言
 對之唐亦不曉蘇將行又過簡因問之曰來得
 也曷是何等語耶簡從容曰若得一州縣官肯
 起否蘇大不意因不復言而舜欽以明年蒙恩
 幸復為湖州別駕遂不赴官無幾何物故此三
 事相術之異者

陽山顧氏文房

世同謝劉

余見劉有此相又精爽明潤心頗奇之歸謂
 同舍晁無咎曰劉左史不遲作兩府是不以為
 然劉竟再歲簽書西府無咎嘗惟余言之驗許
 將罷成都入北門是二言冲元非學士可留非
 久當執政不知何以知之已而許果除右轄是
 二謂余言君言劉簽書固如神我相許右丞也
 不諫

呂與叔長安人話長安有安氏者家藏唐明皇
 綉履一雙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有
 數子得官遂為盛族後其家析屋爭鬻獲遂各
 為數片人分一片而去余因謂之曰明皇主死
 為姓安人極簡合坐大笑時奉也士觀方為賈
 御史彈不當授館職余戲秦曰千餘年前賈生
 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諺而奉不歡

可孫魚水族之奇味也而世傳以為有毒能殺
 人中毒則覺脹亟取不繫食乃可解不爾必死
 余時守丹陽及宣城見土人戶食之其烹煮亦
 無法但用薑蒿茯苓松菜三物云最相宜用蒜
 以滲其膏耳而未嘗見死者或云上人習之故
 不傷是大不然蘇子瞻是蜀人守揚州是無咎

陽山顧氏文房

濟州人作倅河豚出時每日食之二人丁無所
覺但愛其珍美而已南人言魚無煩無鱗與目
能開鬮及作聲者有毒而河豚備此五者故人
畏之而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班
子云能毒人而土人亦不甚以捕也蘇子瞻在
資善堂與數人談河豚之美諸人極口譬喻稱
贊子瞻但云據其味真是消得一死人服以爲
精要余在真州會上食假河豚是用江鮠作之
味極珍有一官妓謂余曰河豚肉味頗類鮠而
過之又鮠無脂腴也辨論出及河豚腹中白乳
極是無答謂味似鰻鱺而肉差繁多食不令人
逆此魚出時必成羣一網取數十初出時雖其
鄉亦甚貴在仲春間吳人此時會客無此魚則
非盛會其美尤宜再溫吳人多晨烹之羹成候
客至率再溫以進或云其子不可食其子如一
大栗而浸之經宿大如彈丸也或云中其毒者
亦不必食不潔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水皆可
解余見人有說中此毒急服至寶丹亦解橄欖
最解魚毒其羹中多用之而吳人悉不論此直
云用不潔解河豚是戲語耳惡烏頭附子之屬

丁隲吳人因食河豚而死或云丁自是中風非
因食魚
韓少師持國每酒後好謳柳三變一曲其一句
云多情到了多病有老婢每聽之輒云大官體
中每與人別我天將風雨輒體中不佳而貴人
多情致病耶又有一官人談語好文嘗謂一班
行臨退揖而前曰未敢款談旦夕專候字下班
行作色曰何如趣取今日驛驛了而此官人
了不解
先人嘗任三司檢法官以親老求知吳江縣將
之官名公多作詩送行而吳正憲王中甫詩工
吳詩云全吳風景好之子去絃歌夜犬驚宵少
秋鱸餉客多縣樓疑海層巒蒼蒼江曩遙想晨
鳧下長橋正綠波王詩云乍被軒綬寵新辭計
省繁三江吳故國百里漢郎官煙水草牙紫霜
天橋顆丹優游民政外風月即清歡
王中父名介衢州人以制舉登第性聰悟絕人
所嘗讀書皆成誦而任氣多忤物以故不達終
於館職知州其作詩多用助語足句有送人應
舉詩落句云上林春色好携手去來兮又贈人

落第詩云命也豈終否時平不暫留勉哉藏素業以待歲之秋此格古未有也平生所嗜唯書不治他事其談語多用故事淺聞者未易曉知湖州日判司理請覆檢官狀云督郵所由得此狀遍尋督郵無知者乃復入白之介曰督郵即錄參也據爾如此全不讀書聞者皆笑杜甫之父名閑而甫詩不諱閑某在館中時同舍屢論及此余謂甫天姿篤於忠孝於父名非不獲已宣不忍言試問王仲至討論之果得其由大抵本誤也寒食詩云田父邀皆去鄰家閑不違仲至家有古寫本杜詩作問不違作問實勝閑又諸將詩云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閉朱旂北斗閑焉本作啟字亦有理語更雄健又有娟娟戲蝶過閑慢片片驚鷗下急湍本作開慢開慢語更工因開慢見蝶過也惟韓幹畫馬贊有御開敏屬本無異說雖容是開敏而禮空哭乃諱馬贊容是父在所為也

先君嘗從趙周翰授易與周翰稍密先君嘗與客語周翰作詩極有風味據此風流是温飛卿韓致光之流而世以樸儒處之非也嘗作梅詩

陽山顧氏文房

有一聯云霜女遺靈長看素玉妃餘恨結成酸又有一詩以向來為題其詩曰向來精思已陳陳旅思無端不及春潘子形容傷白髮沈郎文字暗丹唇此詩奇麗之極豈野儒所為乎

七言五言四言三言雖論詩者謂各有所起然三百篇中皆有之矣但除四言不全章如此耳韻雖起沈休文而自有三百篇則有之矣但休文四聲其律度尤精密耳余嘗讀沈休文集中有九言詩休文雖作者至牽於鋪言足數亦不能工僅成語耳黃九說雜難詩何以見取於夫子應是取難讀耳謂難徹日月以下至篇終讀極不倫也韓吏部此日足可惜詩自嘗字入行字又入江字崇字雖越逸出常制而讀之不覺信奇作也子瞻說讀吏部古詩凡七言者則覺上六字為韻設五言則上四字為韻設如君不強起時難更持一念萬漏之類是也不若老杜語讀渾然天成無牽強之迹則退之於詩誠未臻其極也韓退之窮文之變每不循軌轍古今人作七言詩其句脉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如老人清晨梳白頭先帝天馬五花驄之類

陽山顧氏文房

而退之乃變句脉以上三下四如落以斧斤引
經微雖欲悔舌不可捫之類是也退之作詩其
精工乃不及柳子厚子厚詩律尤精如悉深苑
篠夜夢短越鷄晨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田之
類當時人不能到退之以高文大筆從來便忽
略小巧故律詩多不工如陳喬小詩叙情賦景
直是至到而已脫詩人常格矣柳子厚乃蕪之
者良田柳少習時文自遷謫後始專古學有當
世詩人之習耳

南唐平徐鉉入朝見中朝士大夫寒月夜毛衫

乃嘆曰自五胡得夏乃有此風鉉鄙之不肯服
在邠州中寒疾死鉉之爲此言是不甘爲亡國
之俘爲醜言以薄中朝士大夫耳不然豈不讀
毛詩也兩詩曰無衣無褐鄭立注褐毛布也毛
布非今段于乎則其來自三代也古人衣裘并
皮衣之爲裘取毛織之爲褐理何爽乎
蘇長公有詩云身行萬里半天下曾卦一庵初
白頭黃九云初日頭問其義但云若此僧負暄
於初日耳余不然黃甚不平曰豈有用白對天
乎余異日問蘇公公曰若是黃九要改作日頭

也不奈何

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者最學者大病也老
杜同谷詩有黃精無苗山雪盛後人所改也其
舊乃黃獨也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爲精其實黃
獨自一物也本處謂之土芋其根唯一顆而色
黃故名黃獨耳饑歲上人掘食以充糧故老杜
云耳鄭玄解經以綠爲綠以穢爲莎亦此類也
古說黃目乃尊上畫人目而禁中有古樽乃畫
龜或言龜中惟龜目最黃不然人目黃乃病也
杜子美有問人求小獼猴詩曰聞說襄州路山

猿樹樹懸獼猴與猿兩物也而子美乃闡猿而
竟獼猴亦大鹵莽矣

路公以太尉鎮洛師遇生日僚吏皆獻詩多云
五福全者路公不悅曰遽使我考終命耶有一
容詩云綽約肌膚如處子蓋用莊子姑射仙人
事也洛人笑之曰願爾得婦色若此路公色
蘇惠州嘗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遂編歷侍
從而作詩每爲不知者咀味以爲有譏訕而實
不然也出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
作詩恐爲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

笑曰若還與也便有箋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注蔡安州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與也蓋取毛鄭孫詩分六義者又云願君不忘鄙

言某雖老悖然所謂者希之歲不妨也善之言某謫監黃州市征有一舉子惠簡求免稅書札

稍如法乃言舟中無貨可稅但奉大人指揮令往荆南府取先考靈柩耳同官皆絕倒

錢穆內相本以文翰風流著稱而尹京為近時第一余嘗見其訓決甚閑暇雜以談笑諷語而

奢吏每一顧問皆股慄不能對一日因決一大滯獄內外稱之會朝處錄長公譽之曰所謂露

雁手也錢曰安能露雁手僅免葫蘆蹄也葫音

蘇侍郎言每見州府召客觀其品別人類已足觀政矣

錢穆嘗言三世仕官方會着衣喫飯故錢公每饗客致饌皆精要而不繁

舊說宋苜公通小學好證人誤書至此亦相類如李獻臣三子名皆從累字長壽明次復圭次

徒蜀也苜公曰明象鳳羽之形非兩月也正此

類甚多又有以方回首類之曰不知回字直屬一畫耳非兩口也

漢陽武昌濱江多魚土人取江魚皆剖之不加鹽暴江岸上數累千百雖盛暑為蠅蚋所敗不

顧也候其乾乃以物壓作鱠謂之淡魚載往江西賣之一斤近百錢饒信間尤重之若飲食祭

享無淡魚則非盛禮雖臭腐可惡而更以為佳一船淡魚其直數百千稅額亦極重黃州稅物

每有三淡魚船則一日課利不憂貢父劉公作給事中時鄭穆學士表請致仕狀

過門下省劉公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為年若干也答者曰鄭年七十三矣劉公遽曰憶不可

遂其請問曰何故也劉曰且留取伴八十四底時路公年八十四再起平章事或云路公聞之

甚不憚宏中穆字也熙寧中有班中一大校姓李忘其名嘗監復馬

於陳留雍丘之間野中有叢祠俗傳以為周襄王公主墓李因取紙錢就墓拜焚之紙錢不化

因忽昏仆地不知人父之甦謂其徒曰屬公主召我又嘆曰乃爾富貴因不復語雖問亦不答

陽山顧氏文房

陽山顧氏文房

陽山顧氏文房

陽山顧氏文房

陽山顧氏文房

陽山顧氏文房

牧事已歸家即與其妻異寢後亦寢疾元豐中忽一日顧左右取衣冠甚急又云備馬云當從駕其父問從何駕也答曰皇太后駕也既被衣冠良久遂卒乃慈聖太后崩日也

殿中丞立浚多言人也嘗在杭謁珊禪師珊見之殊傲俄頃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禮甚恭浚不能可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故然起個珊數下乃徐曰和尚莫恠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沈存中博學多能天文曆數鍾律壬遁皆極其妙尤善用算然甚好弈終不能高嘗著書論碁法謂運書萬字五十二而盡碁局之變而余見世工碁者豈盡能用算知此數至有不分菽麥臨局便用智持妙而恬欲以算數學之可見其近矣恬又自言推數知死時在稱意中嘗言恬死時頗熱聞然恬之死乃在謫廢中非稱意也

王聖美嘗言經傳中無端與始字考其說端字乃世母字二合呼也始字乃母母字二合呼也

二合如真言中
合兩字音為一

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為某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書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致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何涉蜀人

余游洛陽大字院見歐公謝希深尹師魯聖俞等遊暑唱和詩後有一和者稱鄉貢進士王

復有一聯揮樓字特妙早蟬秋有信多雨暑無權後不甚顯名洛人云仕亦至典郡正郎

古人作詩賦事不必皆實如謝宣城詩澄江淨如練宣城去江近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兩溪耳或當時謂溪為江亦未可知也此猶班固謂八川分流

王荆公為相大講天下水利時至有願乾太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荆公因與客話及之時劉貢父學士在坐遠對曰此易為也荆公曰何也貢父曰但旁別開一太湖納水則成

矣公大笑貢父滑稽而解紛多此類

掌禹錫學士厚德老儒而性涉迂濬嘗言一生讀書但得佳賦題數箇每遇差考試輒用之用亦幾盡嘗試監生試砥柱勒銘賦此銘今其在乃唐太宗銘禹功而掌公誤記為太宗自銘其功宋漢中第一其賦悉是太宗自銘韓玉女時為御史因章勅之有無名子作一關朝之云砥柱勒銘賦本贊禹以勳試官親處分贊唐文秀才真上子裏鑿駕幸并汾物參鄂州去出曹門真子裏俗謂昏也

世傳朱全忠作四鎮時一日與黃佐出游全忠忽指一方地曰此可建一神祠試召一視地工驗之而召工久不至全忠怒甚見於辭色左右皆恐良久工至全忠指地視之工再拜賀曰此所謂乾上龍尾地建廟固宜然非大貴人不見此地全忠喜薄賜而遣之工出窺條或戲之曰爾若非乾上龍尾當坎下驢頭矣東北人謂斫伐為坎

世傳謝仙火字云謝仙是雷部中神名主行火此乃木檝上各私記其主姓名耳火猶甲也乃

陽山顧氏文房

謝仙火中木也今檝商皆刻木記主名不惟謝仙也意或偶合道藏所載乎未可知也
莊子論萬物出入于機有程生馬馬生人而沈存忠筆談乃謂行關中聞人云此中有程速以為生馬之程而不知秦聲謂蟲為程蟲即虎也
莊子之謂駘生馬生人之論古今未見通者未可遽解也

王黃州詩三刺史好詩蒸好酒山民名醉又名吟而黃州呼醉為沮呼吟為堪不不知呼醉醉竟是何名也黃劍履投多無名士以第行

稱而便稱為名余自罷守宣城至今且二年所過州府數十而有佳酒者不過三四處高郵酒最佳幾似內法問之其匠故內庫匠也其次陳州瓊液酒陳輔郡之雄自宜有佳匠其次乃黃州酒可亞瓊液而差薄此謫官中一幸也平生飲徒大抵止能飲五升已上未有至斗者惟對仲平學士楊器之朝奉能大盃滿醺然不過六七升醉矣晁無咎與余酒量正敵每相遇兩人對飲輒盡一斗纔微醺耳

范丞相司馬太師俱以閑官居洛中余時待次

陽山顧氏文房

洛下一日春寒中調之先見温公特寒甚天欲
雪温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對談久之爐不設
火語移時主人設栗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
史臺見范公纔見正人便言天寒遠來不為
命温酒大盃滿盃三盃而去此事可見三益之
趣也

士人有雙漸者性滑稽嘗為縣令因入村治事
夏暑憇一僧寺中方入門主僧半甜矣因前曰
長官可同飲三盃否漸怒其容易比去而此僧
猶不已曰偶有少佳酒同飲三盃如何漸發怒
令找出去俄以屠吏漸亦就廳至晚吏呈案漸
乃判云談何容易遂下官同飲三盃禮讓往來
請上座獨喫八棒竟答遣之

蘇舜元字才翁舜欽字子美兄弟也舜欽名藉
甚才翁人少稱之然才翁書字清勁老健實過
子美至為詩有嘉句子美亦不逮也才翁有宦
僧院詩一聯云斷香浮欽月古像守昏燈可謂

嘉範

高郵崔伯易龍圖性信鬼仙屢典郡所至必繕
祠廟其居家亦常祭享其專精也嘗為余言任

兵部員外郎時一日下直出省其直舍有人爐
盡去火以大鐵罩覆之明早入省去鐵罩則灰
上有一名字舍中不得人崔已恠之遂復罩爐
乃祝之曰若果有所告來日當別有字來早去
單視之有一表字崔了不解其後不數日還禮
部郎中初視事吏持一印求曰此名表郎印也
望禮部掌檄賀慰諸表表後署所撰郎官名故
有此印伯易以謂神奇

楊大年奉詔修壽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此
壽終出真宗帝有夢焉有少童誤見是至有數
十歲大年雖服上之精靈而心頗自憊獨博上
萬幾少暇不應能如此稍訪問之乃年逢本到
輒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髮故謬誤
處皆簽貼以進大年乃盛薦彭年文字詩與同
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發矣

黃州蓋楚東北之鄙與新鄂江沔光壽一大
澤也其地多陂澤丘阜而無高山江流其中故
其民有魚稻之利而深山溪澗往往可灌漑故
農惰而田事不修其商賈之所聚而田稍平坦
輒為叢落數州皆大聚落也而黃之陋特甚名

為州而無城郭西以江為固其三隅略有垣墉
 間為藩籬因堆阜攬草蔓而已城中民居僅十
 二三餘皆積水荒田民耕漁其中方盛夏時草
 葉家密綿亘衢路其俗編迫儉陋而機巧語音
 輕清類荆楚而重濁類江左雖瀕江而大風雨
 大寒暑輒無魚其蟲多地號白花者治風木出
 新州甚貴其出黃州者雖死兩日有光治疾有
 驗上人能捕之獻貢王府黃人言此地不采食
 蟠草中遇物自至者而食之其治疾亦不盡如
 本草所載余嘗病亦辭食盡三地而無驗黃之

東三驛地名岐亭有山名狗羅出蠟蠟俗傳其
 大者袁丈土人捕得以煙熏乾之商賈歲歲販
 入北方土人有致富者

余謫官時自宛丘赴黃自陳逾蔡由蔡道先乃
 至自蔡之新息東門渡淮後遂入光境皆大山
 峻嶺險處更不通馬徒步而登其著者曰驢笑
 門限春風鮑家皆嶺名也自入光境無麵食市
 所售餅餌色如土沙礫不可咀入黃境先道麻
 城縣境夾道皆松甚茂稍稍摧敗不相屬矣云
 麻城令有張君者課民植之後宰不能繼故松

陽山顧氏文房

稍衰而余在黃聞令呂者以課民種松獲罪矣
 黃州牌稅最重所謂牌者皆大木板每四片為
 一副蓋一棺之用也其取皆自湖南郴連展邵
 等州其山多大木山中人售販直甚賤又多以
 繪帛魚鮮牛肉等相易而至真州貨之獲厚利
 故雖重征商人不得也大者為障板所謂障者
 編竹為之而周以木浮之牌而每至江流急處
 則先放障更自障綴索牌上攬索而前則牌行
 差安而無虞小者為檣牌兩隅檣檣如舟几牌
 皆中立一柱貫出牌下所以候水深淺謂之將

軍柱云湖南遠方北人守官者代運多乘牌所
 至于官府求輕稅或冒乘客牌即為王之亦一
 弊事

新水縣有高墜雁安時者治疾無不愈其處方
 用意幾似古人自言心解初不從人授也嘗有
 富家子竊出游倡鄰人有聞者排動屋壓富家
 子方驚懼疾走出惶惑突入市市方陳刑尸富
 人子走仆尸上因大驚到家發任性理遂錯鑿
 亟百方不能已龐焉劑藥求得絞囚絕燒為灰
 以調藥一劑而愈龐得他人藥嘗之入口即知

陽山顧氏文房

其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紹聖戊寅歲余在黃州見上元沽酒人頭已簪麥穗土人言常年不爾

黃州江南流在州西其上流乃謂之上津其下水謂之下津去治無百步有山入江石崖頗峻時土人言此赤壁磯也按周瑜破曹公于赤壁云陳於江北而黃州江東西流無江北至漢陽江南北流復有赤壁山疑漢陽是瑜戰處南人謂山入水處爲磯而黃人呼赤壁說爲赤鼻蘇侍郎由黃門謫知汝州因游天慶觀見殿上

壁畫甚精問之乃吳道子筆也而殿稍不完因施已俸新之工又於殿脊上火珠中見有書字蓋記建殿年月後有書曰某年月日有姓蘇人重修校其時正黃門修時也然則人之行止豈偶然哉

黃州有小蛇首尾相類因謂兩頭蛇余視之其尾端蓋類首而非也土人言此蛇老蚯蚓所化無甚大者其大不過如大蚓行不類蛇宛轉甚純又謂之山蚓

楊國寶學士榮陽人頗以文行著稱元祐中任

開封府推官一家大小十餘口死幾盡國寶最
後亦卒先是國寶有妹孀依其兄以居妹有庖
婢一日忽如病心狂語終日不休語頗凶恠或
取土爲丘墳狀守之而哭人以爲不祥勸場逐
之場不聽時某與楊同館供職時楊方喪一女
一日謂余曰余夜夢一蛇首有冠余素聞蛇身
而冠謂之喪門大不祥心知楊之禍未已也不
欲言之已而果然

因京待制將取幘頭戴之有蛇出幘頭下或言
蛇戴幘頭喪門也不數日京死

京師有富家子少孤事財群無賴百方誘導之
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戲每弄至斬關羽軀爲之
泣下囑弄者且緩之一日弄者曰雲長古猛將
今斬之其鬼或能祟請既斬而祭之此子聞甚
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費此子出銀器數十至日
斬罷大陳飲食如祭者羣無賴聚享之乃白此
子請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於是共分焉舊聞
此事不信近見事有類是事聊記之以發異日
之笑

黃州雨後泥中有蟲如細蚓長尺餘土人謂之

蠱言或人踐之至其所踐處皆圯裂又有一蟲亦謂之蠱頭如刻身長尺許稍紫之即斷不倫而北方凡屋角陰處有蟲善躍而長眉目有斑竈間亦有南人謂之錢駝兒疑詩所謂伊威黃州窻壁間有大蜘蛛足長三寸而腹極小行其馱腹無絲不能為網

蕪州一日有赦書至乃紹聖五年五月朔受傳國寶赦也郡官未知赦因請問太守其中妄人也曰此赦以近修大慶殿成耳乃是赦文中有一句云告成大慶記唐人有得友人書云改年

多感即宣傳云近改多感元年正類此事

王荆公知制誥因讀張公安道舊制謂見其作曹侂建節制其一聯云世載其德有孤趨之者歎文定履祥實委任之高故太歎伏其者題語語妙此事某見蔡卡說

某舅氏李君武者少才勇以武舉中第常押兵之夔州行峽路暮投一山驛驛吏曰從前此驛不宿客相傳堂中夜有怪物君武少年氣豪健不顧遂宿堂中至半夜忽有物自天窻中下類犬飛鳥左右擊搏君武捫常所弄鐵鞭揮擊儀

中之遂墮地乃取盆覆之至天明發盆視之乃一大水鳥如雛鶴細視之乃有四目因斃之自後驛無作

世傳王魏公當國時王清宮初成丁崖相令大具酒食列幕次以飲食游者後游者多詣丁訴王清飲食官視不謹多薄惡不可食丁至中書言於魏公公不荅丁三四言終無所云丁色變問相公何以不荅公曰此地不是與人理會饒頭夾子處

前輩談經重變先儒舊說雖時有不同不敢容易非如近時學者欲變則變斷自胃臆不復參考見蘇侍郎說李迪與賈邊過省時同落第以當仁不讓於師為論題而賈解師為衆與傳注異時李落韻有司遂奏稟焉詔落賈而取李重變舊說也

近世傳沈存中筆談所載殊有佳處然其言語體勢絕以魏朴王子詔蓋括善二人故也沈存中為客話越州鰻井事曰括親見上井時如常鰻鱧耳俄頃稍大已而緣柱而上大與柱等客曰啓內翰好食鰻世謂無理誑人為鰻謬

余亦數問人說鯁井亦信神異

邵雍字堯夫洛陽人也不應舉布衣窮居一時
賢者皆與之交游為人豈弟和易可親而喜以
其學教人其學得諸易數謂今五行之外復有
先天五行其說皆有條理而雍用之可以逆知
來事其言屢驗其在史院時曾得其著書號皇
極經世論者數十卷讀之不甚可曉其書中所
論有配律曆及平上去入四聲處其可攷也又
有周易卦圖未曾見之或言雍此學無所從授
而心自得也或言雍父得江都養學士家婢而

生雍婢得江氏家書數編來邵氏棄取而讀之
乃得此學未知信否

韓魏公帥太原以多病求鄉郡遂建相州之節
知相州到郡疾亦未安一夕有大星殞寢室之
後家人大驚以謂不祥又之魏公方行而仆於
地家人尤惡之而又之疾遂平了一無一事而一
日邸報至王貽永卒貽永亦建相州節星殞於
相為貽永也貽永庸人方在位時言官百方撼
之不能損豈知天上有物主之歟貽永所謂沒
與王駙馬者此事見魏公姪正彥說

衛朴楚州人病嘗居北神鎮一神祠中與人語

雖若高闊而間有深處類有道者莫能測雖病
警而說者遠人讀而聽之便達其義無復遺忘
每舉曆布算滿按以手略撫之人有竊取一算
弄撫之即覺其市物揮其良苦雖亦不可欺
有取其已弄者與之朴即怒曰是已嘗弄矣由
是人無能欺亦莫知何以能告此也頗言人未
末休咎亦屢中曾布令海州沐陽來楚見監司
求舉狀不遂因試國朴以休咎於曰公何憂自
此五年當為翰林學士矣已而信然每至七十
餘不或言朴能養性事無差錯若不死於官令
人聽其胸中有卷常若滴水云

仁宗時有大彗彗隱者嘗詣三司投狀乞買撲
解州鹽池歲納淨利時王君貺主計曰買撲無
不可者但當先自舉一檢界乃可庶詞屬為虧
嘆曰措大家也有長處

張文定以端明殿學士尹成都日值藥言
醫學生圖書藥題一老人相與問訊老人曰張
公已再錫蜀矣文定實一至老人似言其前身
事也又曰今有藥二粒君為我達於公或公不

信未肯誣則以一粒烹水銀俟汞成金可無疑也李生以藥獻公公素好道謂之甚喜乃於府第小亭躬取水銀惜火投藥一粒烹之既烹有聲如沸沸有紅光自鼎中起俄頃光罩一亭而鼎中聲亦變為成視鼎中爛然餘金矣公取餘一粒即服之公壽八十五歲康寧終身無疾坐而逝殯後柩有大聲豈其尸解矣不然神丹在寢豈與常人同腐也某見公子怒說藥金一兩許公令作四指環其一公以奉其父其一與其夫人共一長年其生以自服父夫人長子皆前沒金亦隨葬獨公者猶在怒言此時公尚無恙意今亦葬之矣某嘗問怒以公居常導養之方怒亦不盡知其深妙處怒但言公自中年後即清居獨居一堂每旦起即徐步周環約五里所日以是為常不見別有補為也少時服朱砂又服天門冬既老亦罷之公年八十餘時某猶見之視其頤頰白膩如少年然公少年喜飲酒飲量絕人晚年病目亦其毒也公頗得彭老御內之術屢以試用公言唯一次實覺精氣上通至腦耳他時不覺也

陽山文房

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鬚此言老人鬚髮嗜飲食最年老之相也此語未必然某見數老人皆飲食至少其說亦有理內侍張茂則每食不過麤飯一盃許濃膩之物絕不向口老而安寧年八十餘卒茂則每勸人必曰且少食無大飽王哲龍圖造食物必至精細食不盡一器食包子不過一二枚耳年八十卒臨老尤康強精神不衰王為余言食取補氣不饑即已飽生眾疾至用藥物消化尤傷和也劉几秘監食物尤薄僅飽即止亦年八十而卒劉監尤喜飲

酒每飲酒更不食物啖少菓實而已循州蘇侍郎每見某即勸令節食言食少即藏氣流通而少疾蘇公貶瘴鄉累年近六十而傳聞亦康健無疾蓋得此方也蘇公飲酒而不飲菓每與客食未飽已捨七筯

世傳唐張又新在李紳席上作詩贈樂妓云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此詩固佳然誤矣夫求夢下眠不眠安得有夢

黃州倉有大蛇其尾之圍猶如人股倉連州宅園地時時往來人或見之

陽山文房

有奉議郎丁綬者某同年進士也嘗言其祖好道多延方士常任荆南監兵有一道人禮之頗厚丁罷官道人相送臨行出一小木偶人如手指大謂丁曰或酒盡時以此投餅中丁離荆南數程野次逢故舊相與飲酒俄而臺竭丁試取木偶投餅中以紙蓋餅頃之聞木人獨餅紙有聲吸開視之芳耐溢餅矣不知後如何

余平生所見方士道人惟見陳州有丁江者真有道之士嗜酒佯狂形短而肥丁嘗簪花語言不常有中理虞王侍讀陶守陳頗禮之數問房中之方江無所答王問有強兵戰勝之術如何江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其言大抵類此此外祖李少卿居陳以年德為一鄉所服常延禮江而江竟無所教李一旦謂江曰與君相知有年矣竟鎖曾臆不我教乎江曰君示鑰匙余不憚開也江止無常處或神祠佛寺下里貧舍遇便宿惟持葉一束時時題所止壁作詩句又有近性宗處喜與小兒輩戲或終日小兒以狗蠅巴豆盈掬與之江隨便啖食而了無他因衝部使者導從使者怒執送州杖之出曰好好打打人

窺其杖處初無損也後有客自北門來云嘗遇夜風雨宿宿道傍一小舍舍中惟一老翁至曉別去老人曰到陳州為傳語任江客到陳城北草市王江遇之曰何不道傳語乃知必任江王姓非真也自爾江稍往來他處或至京師令不復見矣

鷄能司晨見於經傳以為至信而未必然也某任河南壽安尉因驗尸往旁縣夜宿一村寺中以明日程尚遠余謂從者曰鷄鳴時上道從者曰今天寒鷄懶候其鳴向明矣不若見星而行也余未之信明日將旦而行鷄竟未鳴在黃州時或夜月出四鄰鷄悉鳴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育常而或變也

先君舊說嘗隨侍祖父官閩有一官人家子弟秀穎美風表善作詩詩格似李長吉有一聯云細草行藤路垂楊席帽風然天卒又嘗見張去華說一道人能詩一聯云窻風枯硯滴山雨慢琴絃亦頗幽奇

元祐中裕享詔南京張安道陪祠安道因蘇子由託某撰辭免及謝得請表余撰去後見張公

表到悉用余文不改一字獨表內有一句云邪
正昭明改之云民物阜安意不欲斥人為邪也
張公高簡自苦而慎如此

嘉祐中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寬恤民力
為名使既行魏公大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關
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意恐詔使搔擾民重不
安也無幾皆罷之王荆公行新法每遣使其大
者曰察訪小至於興水利種稻田皆遣使使者
項背相望於道荆公嘗言讀大小雅言周文武
故事而小雅第二篇便言皇皇者華君遣使臣

故遣使為先務二公所見如是

千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凡人小小
通塞亦先有符兆不可誣也某應舉時已獲薦
赴南省僦居省前沐上散屋中初入屋懸寢帳
忽見余帳後有一黃草新繩子垂下草甚勁緊
自相糾繞成一及字余曰此乃佳兆蓋聞人謂
登科為及也省試罷歸省榜將出復至京師寓
相國一鄉僧院中晨起嗽口噴水門上覺水濕
處隱然有字因洗視之乃四字云榮登在即也
是歲余叨忝

陽山顧氏文房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
壽考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
難得况終身作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觀其所受
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即毀物理之不可移
者

元豐七年正旦元會駕既坐輅屋忽崩玉輅遂
碎守輅士壓死者數人輿戶而出明年永裕晏
駕此近不祥也

器寬易動意形於色得少為足與好妄語者皆
天折貧賤之相余驗之非一

某元祐中記一日因朝罷復追咄宣麻乃是楊
王改封徐王制時鄭宏中學士在班中謂某曰
穆舊為楊府官僚將往賀之但以賀者與王名
正同音故不欲也意甚不足某曰王名顯不名
賀也鄭曰字雖不同音正類耳蓋聞人顯賀同
音耳此事古人亦時有之韓退之作方橋詩云
可居兼可過後乃云方橋如此做是讀做作佐
也

國初時天下縣令多是資高選人年各已老故
所臨多貪關幾與民為等列然多曉山里間事

陽山顧氏文房

又既不自事大則民間情偽利病得以上達故
下亦類安之稱得人者亦十四五然當時議者
斷筆而病之久矣自范文正公始建請舉縣令
佐自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有舉主始得作令
自此舊弊盡革而令多新進士不然則人家子
弟所趨新新曉文可皆舉已求進吏民畏仰之
矣人皆以為便某在各中時見一老成所論
異於此其訪以謂舊令雖無峻整治狀而與民
意親上下相安往往蒙利今令徒文具可以為
美觀耳於民無甚益往往雖有求於民而民樂
輸不以為費比之事鞭箠以急稅賦擾田里以
督期會則大異矣自舉令以來民不敢仰視令
矣何有哉此說亦有理
王文恪以風節文詞著稱而性好吏事以察為
明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
視其狀便亟呼吏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
吏九十餘人皆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莫知
所以致罪又之不得情乃請其故王曰凡公文
皆先書押而後用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
印後書字在印上必有姦也於是鞠之果重疊

曾請盜印為之者洛人皆服其精 某平生見
人多矣惟見蘇循州不曾忙范丞相不曾疑蘇
公雖事變紛紜至前而舉止安徐若素處處
范公見事便洞達情實各有部分未嘗疑感此
皆過人者
呂子進說其父正獻公平生清談無嗜好學問
至老不喪博習本朝典故而不治其瑣細有司
之事嘗曰賢者當志其大者
嘉祐中嘗欲除張堯佐節度使秀公作中丞與
全臺上殿事之 仁傑初坐憲作色荷之既建
見迎謂之曰豈欲論張堯佐不當授節度使耶
節度使本憲官何用甚爭時唐質肅公作御史
裏行最在衆人後趨次而前曰節度使
太祖太宗初嘗作來恐非憲官 上諫然而堯
佐此命竟罷
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佛法其所
以不信之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
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
脉醫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服寒藥公何嘗見
脉而信之如此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劉几字伯壽洛陽人自言唐文靜之後登進士高科後授武官數守邊號知兵某尉河南善安時過几時年已七十餘精神不衰體幹輕健猶劇飲無日不飲酒聽其論事有過人者余素聞其善養生又見其年老不衰因問詔之几舉余手曰我有術欲授子以是房中補導之術余應之曰方困小官家惟一婦何地施此遂不復授然見几飲酒每一飲酒輒一嗽口雖醉不忘也曰此可以無齒疾曠後食少許物便已一夕與余飲各大醉就寢五更余覺覺甚呼人作粥几亦起曰幸留粥待我粥成几曰待我略遺宿酒余起觀之見几以被自覆漸起兩足久之乃與進粥談笑至旦略無少苦几最曉音數為余言之余亦未嘗學鍾律不能盡記其說猶記其一說頗有理几言有士人陳昭素者類以知音自許欲自言朝廷願定大樂几問其說昭素講之已備几謂之曰此不足恃也定樂之要在心通而耳曉今樂發黃鍾之鍾用銅若干今具以三若干銅火齊金汁無少異者鑄為三黃鍾舉而扣之為三聲耶一聲也昭素曰金火雖均聲

陽山顧氏文房

不能無變几曰此須子心與耳知黃鍾而使可法不足恃也此語有理後數年几遇余於陳几病矣無幾何而卒几有子壻陳令者佳士也頗知其婦翁之術曰暖外腎而已其法以兩手搨腰間此術至妙几有第忱所言亦如此

張太史雜志卷終

右史張公凡三至黃詩文載諸蘇志多矣及觀明道雜誌其間紀黃事尤詳因刻板道院亦以補郡志之闕慶元庚申

三月既望郡守東嘉陳升識

陽山顧氏文房

宜齋野乘

抄自四十歲以來榮念已絕獨於嗜書一事如
饑之於食渴之於飲未嘗一日忘情也嘗記周
益公二老雜誌載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
即錄于冊且記所言之人近時鄱陽董草庭檢
閱亦然抄不免微揮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
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曰野乘已積成
十餘卷壬午歲夏五月錢塘金波橋遺畢方之
禍迴燎數萬家儲書寄留癸辛街楊和王府蓋
為劫灰七月巧夕於里仁坊舊地作小樓二間
以庇風雨至八月落成始能進記一二鈔錄之
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惜
然無知乃至書畫茶博可以接群居之歡者一
無逼曉即其愚拙可知矣抄之才固萬萬不及
樂天嘗疑此語以為子發以此嗜書之心牢不
可破矣雖然不知後之人能為傳一二耶抑用
之覆醬龍也甲申八月芙蓉城人吳枋書

宜齋野乘

江陰吳枋方木
五帝非官天下

說苑載鮑白令之對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家
則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
家今觀帝王世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
少昊乃黃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而非
起於夏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史顓帝紀并
通曆皆云顓帝為昌意子則亦黃帝孫也是少
昊傳位於姪史記家語皆云帝嚳祖元囂父蟠
極又高辛紀注書序注與帝王世紀載嚳為黃
帝曾孫則顓帝傳位與從姪大戴禮并史記云
帝嚳下妃生摯則高辛又傳位於子高辛次妃
慶都生堯則摯又傳位與弟史記并舜典疏以
舜為黃帝八代孫則堯傳位與五世姪孫前漢
律曆志載顓帝五世生鯀則舜傳位與六世祖
之從兄弟如是則五帝亦可謂之家天下今邈
五帝之上而觀之禮記注云女媧承伏羲而淮
南子覽冥訓注古天子姓風則亦伏羲之子孫
也禮記國語皆云炎帝少典之子而家語與史

記云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裔子國語又云黃帝炎帝之弟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觀家天下之制其來遠矣。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姒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變不同人各自為一姓故黃帝姓公孫而少昊黃帝子也改姓已顓帝亦黃帝孫也乃姓姬堯寄於伊長孺家從母所居故姓伊耆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與堯同父兄弟也而稷姓姬契以簡狄吞玄鳥卵而生故姓子若以異姓而論謂黃帝與少昊非父子而堯與稷契非同父之兄弟可乎。或曰家以傳子今五帝獨黃帝高辛傳位於子少昊顓帝皆與姪而摯則與弟蓋已非傳子矣堯傳之曾姪孫而舜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兄弟服紀尤為差遠曰不然長子考監明既以罪死而放齊固嘗薦次子朱啓明矣堯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朱之不肯不足以嗣位堯則擇同宗之姪孫而授之舜亦不敢遽然以為君而猶避朱於南河舜亦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商均之不肯不能以繼緒舜則擇同宗之從兄

陽山顧氏文房

弟而傳之禹亦不敢冒然以為君猶避商均於陽城堯舜豈以異族而授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丙傳弟仲壬仲壬傳姪太甲小甲傳弟雍已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姪祖丁祖丁傳堂弟南庚南庚傳堂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廩辛傳弟庚丁而周懿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周亦有傳弟姪者其後如漢惠帝傳弟文帝昭帝傳姪孫宣帝成帝傳姪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東海殤帝傳堂兄安帝若冲帝傳質帝則同高祖之從兄弟質帝傳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姪比之舜禹蓋無異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禹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若舜為異姓之國奚必宗堯哉蓋曰弟曰姪曰姪孫既皆吾之族類而謂之非家天下不可也

過秦論誤

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四年莊襄卒始皇方即位則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陽山顧氏文房

先輩

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為先輩其自目則曰前進士按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初詣學者為門人滿歲試通一經補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試稱先試而得第者為先輩由此也前進士云者亦放此猶曰早得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此皆演繁露載通典語按容齋續筆載胎子錄云同爭小錄是雙隻先輩各一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隻相肉而坐以東為主觀以西為首給會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又紹聖間五聖塗灑水燕談云蘇德詳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以慶之樂作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為宰相即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又司馬溫公勸學歌云一朝雲路果然登姓名亞等呼先輩詳味溫公之言則登雲路者方呼先輩如今黃甲並呼狀元一般先輩猶言前名也又葛常之丹陽集云小說載優人有以李義山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輩之衣何在曰為館中

諸學士得將去矣人以為笑又王直方詩話云蕭貫嘗夢至宮庭中賦詩有一人曰先輩異日必貴又春渚紀聞載恭待詔劉仲甫聞說不疑先輩名品高着人傳今秋來試南省若以二家所載觀之則以先輩為稱呼決非前輩之比又韋莊浣花集有癸丑年下第賦新先輩詩又墨客揮犀言今人於榜下擇譽號曰齊榜有一新先輩少年為貴家所慕欲以文妻之又彭應求有賀新先輩二十八人及第詩結句云回頭應念差池者重待陽和報羽毛言新是輩則為狀元為前名明矣若以為長上先生則安得加一新字又曰少年擬言或牛僧孺應舉時韓愈皇甫湜見之於青龍寺稱牛為即先輩又田表聖錫咸平集與胡且書云秀才即先輩乃即日可為先輩也其義甚明今人詩集中因見唐詩有先輩二字不深考其故皆誤作前輩近時有稱道士為先輩尤可笑也

千字文字重複

千字文有女慕清潔又有紈扇圓潔重兩潔字今宜改清潔為清貞庶不重複

孟子與孟嘗君同時

或問孟子與孟嘗君同時否曰同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見梁惠王王有利國之問慎覲王二年壬寅惠王薨孟子去魏適齊而齊宣之立立顯王三十七年己丑其卒在報王元年丁未孟子是年去齊報王乃慎覲王之子顯王之孫方顯王四十八年庚子齊薛公田嬰卒其子文嗣為薛公號曰孟嘗君能招致諸侯游士名重天下則田文之立在梁惠王未薨之前而孟子適齊之時田文已立二年矣以戰國策考之馮諼西遊於梁說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而謝之則與孟嘗君正同時也曰孟子既游於齊而孟嘗君之食客數千人有一亞聖之大才而不克置於賓客之列何也曰太史公謂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則當時之客皆非賢士可知蓋孟嘗君非不欲招致孟子而孟不決不胥就也一魯仲連尚不為平原君留則孟子安肯為君之客哉其後孟嘗君廢而賓客一日皆背去此市井勢利之交母足怪者君於此時不能自責其取上之乖謬而欲唾客

陽山顏氏文房

之面愚矣

先子先君先人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為父然不獨父也祖宗皆可如曾西稱曾參曰予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為先子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也則稱六世祖為先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為先君稱五世祖子襄為先人也

顏子非廿九歲死

史記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蚤死則是魯哀公二年也按國陳蔡時孔子年六十三而顏子當是特年三十三矣論語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則顏子尚無恙史記載圍陳蔡後使子貢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由是觀之則顏子之未死益信而有證非二十九歲明矣

畫野分州

黃帝時畫野分州八家為井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

陽山顏氏文房

十萬州一州是百五十三萬家

名不可稱

唐人多有稱人名者詩中惟甚今人學唐詩者多倣倣之不知其不可妨記李習之答梁載言書云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足下之書韋君詞揚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觀習之之言則當時亦以稱前輩名為非妨謂古者君稱臣名父兄稱子弟名師稱子弟名禮疏云名者職賤之稱仲尼於弟子外不敢稱人名曾子稱子夏之名蓋因子夏稱無罪怒而責之也嘗考桓公四年夏天王使伯糾來聘注禮君於臣而不名者五諸父兄不名詩云王曰叔父是也子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肝是也老臣不名幸渠伯糾是也如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十七年蔡季自陳歸莊三年紀季以鄙入干齊閔元年季子來歸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公羊曰何以不名賢也閔二年齊與子來盟公羊曰何以不名喜之也又白虎通曰王者臣有不

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與先王戮力共治者尊而不名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故呂望郭子儀俱稱尚父管夷吾稱仲父裴寂稱裴監魏晉以來多有贊拜不名者以人主之待臣子猶爾況常人乎

小人小生

小人二字身於左傳若小生則漢書朱雲傳小生欲相吏耶張禹傳新學小生皆是責人之語者自稱小生則始於唐韓退之與孟東野寄孟東野書云小生何足道又劉禹錫馬廐西凡雲美院長望秋作子嗟我小生值種傳又書初秋渭海昏集序云不遠數千里投簡小生

狀元詞誤

今人唱五百人中第一仙鷓鴣天詞第二句便云花如羅綺柳如綿最無意義當是錯誤分曉其詞以第二句與第十句對換過義理方通合云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閑平步上青天綠袍乍着君恩重黃榜初開御墨鮮龍作馬玉為鞭花如羅綺柳如綿時人莫訝登科早自是嫦娥愛少年

松憲雜錄并序

唐李濬編

清憶童兒時即歷聞公卿間敘國朝故事次兼多語其
事特異者取其必實之跡暇日輟成一小
軸題曰松憲雜錄

玄宗先天中再平內難後以中外無事銳意政理
好於觀書迨自周漢以來有所未及者必欲盡舉
之帝既勤書海內之風翕然率化尤注意於起居
注先天開元中皆邊當時鴻儒或真正之士充之
籍有舉其職者雖廿數年猶載筆端頭惜不載去

則遷名曹郎與兼之自先天元年至天寶十一載
冬季起居注撰成七百卷內起居注撰成三百卷
內起居注自開元二年春因上幸寧王宅敘家人
禮至於樂奏前後酒食沾賚上無自事皆令舉於
寧王教上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瞞但謹為上客在
稱中皆自以是極歡而罷明日寧王率岐薛已下
同奏曰臣聞起居注必記天子言動臣恐左右史
不得 天子閨行極廢人之禮無以光示萬代臣
請自今後臣與兄弟各輪日載筆於乘 前得以
行在紀敘其事四季則用朱印聯名牒送史館然

陽山顧氏文房

皆依外史例悉 上開庶明臣等守職如螭頭官
上以八分書日本國紙為答辭甚謹 然悉九所
奏自是天寶十載冬季以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
黃麻為一編用雕檀軸紫龍鳳綾標書成寧王上
請自部納于史閣上命賜以酒樂共宴侍臣于史
館上寶惜是史尤甚因命別起大閣以貯之及祿
山陷長安用嚴高計未 拜殿宮先以火千炬猛
焚是閣不移時灰滅故玄宗實錄百不叙及三四
以是人間傳記者尤鮮 祿山謀臣
開元中葉中初重本考葉即今牡丹也 翻元天寶

藥本記云禁得四本紅葉淺紅通白者上因穆植
中為牡丹花得四本紅葉淺紅通白者上因穆植
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月夜召
太真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
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
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
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進清平
調詞三章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醒未解因援筆賦
之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曉露華濃若非群玉
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
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陽山顧氏文房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解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遽以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畧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真妃持頰梨七寶盃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飾繡巾重拜上意龜年常話於五王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於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頗幸翰林元異於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烏皮六絃為深耻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謂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事幸如是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頗深然之上嘗欲命李白官卒為官中所擇而止

玄宗幸東都偶因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遐顧懷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行初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上因追數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上好馬擊毬內厰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黃鸞綽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松憲雜錄

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焉得之幡綽曰臣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必知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

上自臨淄郡王為潞州別駕乞假歸京師觀時晦跡尤用早換會春暮囊家子數輩盛酒饌遊於昆明池選勝方宴上戎服臂小鷹於野次聞疾擊直突會前諸子輩頗露難色忽一少年持酒繼唱今曰宜以門族官品備陳之酒及於上因大聲曰會祖天子父相王臨淄郡王著色諸少年聞之驚走四散不敢復視於車服上因默飲三氣燈盞一巨鎚徐乘馬而東去

上初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惠利之性特異昔者因暇日以金飾之示於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頌初入相每以忠讓勵上因前進曰書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願陛下深以為識

何皇后始以色進及上登位不幾年恩寵日衰后憂畏之狀愈不自安然撫下有恩幸免詭譎其危

陽山顧氏文房

之禍忽一日泣訴於上曰三郎獨不記何忠脫新
紫半臂更得一斗筲為三郎生日湯餅耶何忍不
追念於前時上聞之戚然改容有憫皇居之色由
是得延於其恩者三更秋終以諸妃恩遇日盛皇
后竟見黜焉后無罪被擯六宮共憐之何忠何后

也名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喬于進見二丞相于皆童
年上近擬於禮禮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尔日
德所通書可奏為吾者言之瓌應曰木從繩則正
后從諫則聖焉子誠其亦進曰新朝涉之履割賢

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德宗命李泌為相以泌三朝顧遇禮待信用不與
諸宰相等常於便殿語又玄宗朝尤惜謬用李林
甫因再三歎息重言曰中原之禍自林甫始也然
以玄宗英特之姿何始不察耶泌因奏曰玄宗盛
年始初已歷則天中宗多難之後雖江充將陷吳
元賈后欲圖愍懷於睿宗之患無以改過也及降
封臨淄旋出入閣上下鄒杜之間備聞人簡疾苦
又以天縱英姿志除內難有漢宣之多異仗蕭王
之赤城故英威一震姦克自殪而風尚儒學深遠

陽山氏文房

政經薄漢高馬上之言美武帝更僕之問自初登
寶位樂近正人惟帝之難力所能舉上既勤儉政
事無不施行又得良臣天下自化及東封之後上
每覽帝籍有自多之言用聲色為娛漸堂階之峻
故古語曰貧不學儉而儉自來富不學奢而奢自
至若以勤儉為志則臣下守法官無邪人及嗜慾
稍深則政亦怠矣故林甫善為奉迎上意招顧金
玉託在左右安國委相之跡如是則百吏可知是
以楊雄言昔武帝運幣藏之財填廬山之壑未為
害也今貨入權門甚於此矣林甫未厭仙客繼之

昔齊桓以管仲存而霸業成管仲亡而齊難作則
古人所諷見於深旨由是泌屢以是非諷之上怡
然聽從似喜所得因曰相才而又知書吾高枕矣
大和開成中有程脩已者以善畫得進謁脩已始
以孝廉召入藉故上不甚以畫者流視之會春暮
內殿賞牡丹花上頗好詩因問脩已曰今京邑傳
唱牡丹花詩誰為首出脩已對曰臣嘗聞公卿間
多吟賞中書舍人李正封詩曰天香夜染衣國色
朝酣酒上聞之嗟賞移時楊妃方恃恩寵上笑謂
賢妃曰粧鏡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

詩見矣

自大和乙卯歲後上不樂事稍聞則必有歎息之音會幸三殿東亭因見橫廊架巨軸於其上上謂僞已曰斯開元東封圖也因命內巨軸懸於東廡下上舉白王如意指張說輩數人歎曰使吾得其
中一人來則吾可見開元矣由是惋惜之意見于顏色遂命進美酌盡爵促步歸寢殿開成衣諸錄中飲上語李右相曰吾思天下事難理則進飲
釀耐以自醉解

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堂煥居千午橋南別墅煥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過僕
職晦朔修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煥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
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啓煥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煥曰相自貴尔有一
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退

姚崇為相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
前奏張說罪杖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

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字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語崇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構曰丞相得罪未宜太偏林甫曰公必不忍耶說當無害林甫正將詔付於御史中路以馬墜告假說之未遣崇構也前旬月有教授書生私通於侍婢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勵聲曰顏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為相豈無緩急有用人乎斬於一婢女耶說奇其言而釋之以侍兒與歸書生一跳歸去旬月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憂色滿

面且言某感公之恩思有謝者久之今方聞公為姚相國所構外微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生告云未足解公之難又擬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為奇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說書言之兼用簾為費且請公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思加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之心耶明日公主入謁具為奏之上感動急命高

力士就御史臺宣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

大尉衛國公為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詣門請謁公命與坐乃曰甚善按其也公初未之奇因請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靜伺之生與公偕坐於西廡下所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王生遽請歸竟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策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衛公長慶中在浙右會有漁人於太湖垂網網下深處忽覺方舉異於當時及歛就水次卒不獲一鱗忽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於波際漁人驚取驗之歷歷盡見五藏六腑紫脉動疎駭神魄因脫戰而墜漁人偶話於舍旁遂乃聞之於公蓋周處為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

物之異聞

雷公鑊 辟塵犀簪 煖金魚袋 青龍皮 鄒陽王墓中自動墨研 口中軟杖子 龍腦香崑崙子 元先生贈章丹尚書鮫綃 鑲白玉香囊 并玉鍊子長三尺餘 異竹篾長二百餘尺 黃

楊枕文有仙人乘龍形 張公洞翠碧 藏上藥

桃源洞中仙人恭子

不生並鐵腰帶 韋啟尚書夢中所得軟羅縵巾

西蜀織成蘭亭 蜀省國黃金衣 筆管上鍊

盧道通燕行歌 拂林國雕紫文馬腦如小合底

寫國王 上又小貌亦類之 白玉劍長二尺

餘

已上二十一物皆得其所自或經目識客有疑

問悉用條

松窓雜錄終

書瑞幸亦爽 白濁重

次柳氏舊聞

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德裕播太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於紫宸殿聽政宰臣涯已下奉職奏事上顧謂宰臣曰故內臣力士終始事迹試為我言之臣涯即奏云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竄黔中時力士亦從巫州因相與周旋力士以芳嘗司史為芳言先時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質疑者芳默識之及還編次其事號曰問高力士上曰令訪史氏取其書臣涯等既奉詔乃召芳孫度支員外郎環詢事環曰某祖芳前從力士問觀縷未竟復著唐歷採摭義類尤相近者以傳之其餘或秘不敢宣或奇怪非編錄所宜及者不以傳今按求其書亡失不獲臣德裕亡父先臣與芳子吏部郎中冕貞元初俱為尚書郎後謫官亦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之說且曰彼皆目覩非出傳聞信而有徵可為實錄先臣每為臣言之臣伏念所憶授凡有十七事歲祀又遺稿不傳臣德裕非黃瓊之達練習故事愧史遷之該博唯次舊聞懼失其傳不足以對大君之問謹錄如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次柳氏舊聞

左以備史官之闕云

玄宗之在東宮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聞於上而宮闈左右亦潛持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懼太平欲令服藥除之而無可與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太子宫中玄宗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劑以獻玄宗得其藥喜盡去左右獨搆火殿中煮未及熟息而假寐盼嚮之際有神人長丈餘身披金甲操戈繞藥三匝夷盡覆而無遺焉玄宗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煮于鼎中因就榻瞬目以候之而見神覆裘如初凡三劑皆覆乃止明日說又至告其詳說降階拜賀曰天所命也不可去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說說每因進經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之與比肅宗之於說于均埒若親戚昆弟云芳本張說所引說嘗自陳述與力士詞協也

玄宗初即位體貌大臣宿禮故老尤注意於姚崇宋璟引見便殿皆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其他宰臣優寵莫及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屬上所

陽山顧氏文房

擬用恩意甚厚而禮遇漸輕姚崇為相嘗於上前請序進郎更上顧視殿宇不注崇再三言之崇上少倦而卒不對崇益怒趨出而高力士奏曰陛下初承鴻業宰臣請事即當而言可否而崇言之陛下不視臣恐宰臣必大懼上曰朕既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當白奏朕與共決之如郎署吏秩甚卑崇獨不能決而重煩吾耶崇至中書方悻不自安會力士宣事因為言上意崇且解且喜朝廷聞者皆以上有人君之大度得任人之道焉

魏知古起諸吏為姚崇引用及同升也崇頗輕之無何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士事以吏部尚書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銜之思有以中之者時崇二千並分曹洛邑會知古至恃其家君頗招顧請託知古歸悉以上聞它日上召崇從容謂曰卿千才平皆何官也又安在崇稱知上意因奏云臣有三子兩人皆分司東都矣其為人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知古然臣未及聞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而意崇私其子或為之隱及聞崇所奏大喜且曰卿

陽山顧氏文房

安從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之所慰薦以至榮達臣之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崇也上欲斥之崇為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特原之臣為幸大矣而猶臣逐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為私臣矣非所以俾元化也上又乃許之翌日以知古為工部尚書罷知政事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悅之於是驟拔用歷戶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異日上獨與力士語曰尔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容貌言語類蕭至忠故用之力士曰至忠不當負陛下乎陛下下何念之深也上曰至忠晚乃謬計耳其初立朝得不謂賢相乎上之愛才者過聞者無不感悅

蕭嵩為相引韓休為同列及在位稍與嵩不協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待罪相府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之不保又安得自逐因隕涕上為之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

陽山顧氏文房

未決卿第歸至夕當有使如無使旦日宜如常朝謁也及日暮命力士詔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始終貴全大義亦國家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荆州始造柑子上以素羅包其二以賜之

玄宗好神仙往往詔郡國徵奇異士有張果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偕至其所為變怪不測又有邢和璞者善算心術視人投算而能究知善惡天壽上使算果情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後昌果與坐

密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今安在臣願得見之而果坐於上前矣夜光終莫能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敗其中試飲以董汁無苦者乃真奇士也會天寒甚使以汁進果果遂飲盡三卮醇然如醉者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其齒已盡燧且鰓矣命左右取鐵如意以擊齒盡墮而藏之于帶乃於懷中出神藥色微紅傳於墜齒穴中復寢久之視鏡齒皆生矣而粲然潔白上方信其不誣也女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竺乾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次柳氏杏園

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雲之術上遣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云今旱數當然耳召龍與雲烈風迅雷適足暴物不可為也上強之曰人苦暑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為陳請雨具而幡幢像設甚備無畏笑曰斯不足致雨悉令撤之獨盛一鉢水以刀攪旋之胡言數百呪水須臾有如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噴水上俄復没于鉢水中無畏復以刀攪水呪者三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煙騰上數尺稍引去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宜去雨至矣力士馳馳而去還顧見白氣疾旋與講堂西若一匹素者既而昏霆大風震雷以雨力士繞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馳至矣爾中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沾濕時孟温禮為河南尹目覩其事温禮于暎嘗言於臣亡祖先臣與力士同吏部員外郎李華撰無畏碑亦云奉詔致雨滅火返風昭昭然遍於耳目也今洛京天津橋有荷澤寺者即高力士去請呪水祈雨迴至此寺前雨大降明皇因於此地造寺而名荷澤澤焉寺今見存

陽山顧氏文房

玄宗善八分書凡命將相皆先以御札書其名置案上會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庸知其誰耶射中賜爾卮酒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默以以示之乃賜卮酒是時琳與從愿皆有宰相望玄宗將倚為相者數矣竟以宗族繁盛附託者衆卒不用

肅宗在東宮為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無何髮髮斑白常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第歸院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中處宇不灑掃而樂器久屏塵埃積其間左右使令無有效女上為之動色顧力士曰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盍使我聞之乎上在禁中不名力士呼為將軍力士奏曰臣嘗欲上言太子不許云無以勤上念上即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人間女子細長素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閣致女子人間豈善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為口實臣以為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

陽山顧氏文房

皇后在選中頃者后侍寢厭不寤吟呼若有痛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評曰上始賜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方寤肅宗問之后手掩其左脇曰妾向夢有神人長丈餘介金操劍謂妾曰帝命與汝作子自左脇以劍決而入腹痛殆不可忍死今未之已也肅宗驗之於燭下有若縫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吳操嘗言於先臣與力士說符

肅宗之讓三王上幸東宮賜之金盆命以浴其皇后年幼體弱皇孫體未舒負媼惶惑乃以宮中諸子同日生而體貌豐碩者以進上視之不樂曰此非吾兒負媼叩頭具服上睨謂曰非尔所知取吾兒奉養是以太子之子進見上大喜置諸掌內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一過其父及上起還宮盡留內樂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可與太子飲酒吳溱嘗言於先臣與力士說亦同

肅宗為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在刃以餅潔

陽山顧氏文房

之上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德慶宮上潛龍之地聖曆初五王宅也上性友愛及即位立樓於宮之西南垣署曰花萼相輝

朝退亟與諸王遊或置酒為樂時天下無事號太平者垂五十年及羯胡犯關乘傳遽以告上

欲遷幸復登樓置酒四顧樓陰乃命進玉環玉環者睿宗所御琵琶也異時上張樂宮殿中每

警置之別榻以普施晨之不以雜他樂器而未嘗特用至舞樂生有樂者謂之天命禪定寺

僧段師取彈之時美人善歌從者三人使其中一人歌水調畢奏上將去復留春春因使視樓

下有工歌而善水調者乎一少年心悟上意自言頗工歌亦善水調使之登樓且歌歌曰山川

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鴈飛上聞之潸然出涕顧侍者

曰誰為此詞或對曰宰相李嶠上曰李嶠真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

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駐

蹕曰何用此為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為盜乎上欬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斂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

雖太王去幽何以過此乎上始入斜谷天尚早煙霧甚晦短頓使給事中韋嗣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於馬首者數

四上不為之舉個懼乃注以他器引謀於前上曰卿以我為疑耶始吾御幸之初嘗飲大醉換一人吾庫之困以為戒遂奉此酒十年未嘗甘

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從臣聞之無不感悅上孜孜儆戒也如是富有

天下僅五十載豈不由斯道乎天寶中興慶池小龍膏出游宮垣南溝水中琬

蜒奇狀靡不瞻睹及鑿與西幸龍一夕乘雲雨自池中望西南而去上至嘉陵江將乘舟有龍

翼舟而進上泣然流涕顧謂左右曰此吾池中龍也命以酒沃酹之於是龍振甲而去

玄宗於諸昆季友愛彌篤呼寧王為大哥每與諸王同食因食之次寧王錯喉噴上髭王驚漸

陽山顧氏文房

不違上顧其棟棟欲安之黃幡綽曰不是錯候
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

安祿山之叛也玄宗忽遽播遷於蜀百官與諸
司多不知之有陷在賊中者為祿山所脅從而
黃幡綽同在其數幡綽亦得出入左右及收復
賊黨就擒幡綽被拘至行在上責其叛釋
之有於上前曰黃幡綽在賊中與大逆圖夢告
順其情而忘陛下積年之恩寵祿山夢見衣袖
長忽至階下幡綽曰當垂衣而治之祿山夢見
殿中榻子倒幡綽曰董故無新博之為此種此
幡綽曰臣實不知陛下大駕寤應赴蜀既陷在
賊中寧不為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今日得再
見天顏以與大逆圖夢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
以知之對曰逆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又
夢榻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
大笑而止

次柳氏舊聞終

芥隱筆記

八十一萬歲

李太白詩云拜龍顏獻聖壽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歲長頃萬壽杯余嘗為聖節詩用八十一萬歲事或問有所據否因舉此且云道藏靈爰七籤二帙混元聖紀云混元一始萬劫至于百成百成亦八十一萬年而有太初太初之時老君從虛空而下為太初之師又自太上生後復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炁

禍變

荆公金陵懷古詩逸樂安知與禍變雙李最佳史龜策傳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

擲火萬里流鈴八衝 四目

杜牧之詩老翁四百牙瓜利擲火萬里精神高蓋用天蓬呪蒼舌綠齒四口老翁而今本誤以目為百爾擲火萬里亦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衝之語而東坡亦用之於芙蓉城詩云仙風鏘然韻流鈴也

東坡宸奎閣碑銘

東坡宸奎閣碑銘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師傳蓋出八師經吾今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師也

蜂蕙

又蜂蕙發於懷袖出晉書鄒湛對晉文帝曰猛虎在山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蕙發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也蜂蕙二字東坡用作蜂蕙太初論有云人能持蜂蕙不能蜂蕙於蜂蕙老蘇受此論年蜂蕙作蜂蕙不能蜂蕙作蜂蕙與蜂蕙凡蜂蕙與蜂蕙

殺之三宵之三

東坡試刑賞忠厚之至論其間有去鼻闕曰殺之三寔曰宵之三梅聖俞以問蘇出何書答曰想當然耳此語蘇蓋宗曹孟德問孔北海或王伐紂以姐已賜周公出何典答曰以今準曹想當然耳一時粹應亦有据依林東漢孔融傳融約以融已賜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準之想當然耳

退之用字

退之孔戮音誌銘去孔世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據說文光而集反二十并也亦連連反

三十并也卅先立反四十并也退之自謂識字
故用之為四字銘今刊正書者改作三十八非
是案玉篇光字如拾切二十并也卅字先闕切
字音跋二十
八畫又收

騰驤字

老杜瘦馬行此豈有意仍騰驤蓋用史記騶衍
此豈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意最為奇史記索
說怪榮或諸侯其見禮重武王以仁義伐紂
伯夷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果
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好
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 出孟軻傳

黃石白猿

杜牧之詩授圖黃石老學劔白猿翁蓋出庾信
字文感墓誌女授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劔
白猿遂得風雲之志

折綿冰酒

山谷詩霜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蓋用阮籍詩
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
寒冽洌瘦肩吾詩勁氣方凝海清威正折綿張
詵塞上綿應折江南草可結語也

退之詩

寄崔立之詩
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蓋用前漢叙傳福不

盈皆於世 溢於世文選載班固答賈劉為
榮華夕而頹頹福不盈皆

東坡泗州塔詩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蓋用劉夢
得同說予陸其時在澤伊種之喜乃種之厄同
舟于江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沂者之凶意

杜子美詩

東坡謂老杜竊比稷與高蓋求之於其詩舜舉
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
意持有所指余以為見此老容民畜衆之度莫

滕王閣記

若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又林茂鳥攸歸水
深魚知聚重言之此其意有在

滕王閣記

王勃滕王閣記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
一色蓋宗庾子山華林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
飛揚柳共春旗一色

退之用丞輔字

田氏先廟碑銘訖其外庸可作丞輔乃用呂氏
春秋晉文公出已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為賦
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

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
羞之槁死于中野而刊正者以丞為承其未知
此歟案晉世家文公得歸實從亡推亦不言見
介子推亦不及推母曰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
門曰龍從者傳之乃隱書官

陳琳書

魏陳琳與曹洪書去紫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
為械堅不可入蓋宗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
吏期不對路溫舒太史公亦有畫地為牢
陳任少卿書

山谷用巴西字樓半山
老人詩

山谷詩嘔羹不如放麀樂羊終媿巴西按說苑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
子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
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
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
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持歸其母
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
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傳左右曰大秦西巴
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以一
麀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山谷謂巴西可乎

退之越裳操越裳在交
趾之南辨田字

越裳操執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
臣詩定之方中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
說續于桑田顏師古急就章注古者田陳聲相
近漢童謡邪徑賊良田護口害善人桂樹華不
實黃雀巢其顛易林噬嗑之未濟曰邪徑賊田
政惡傷民節之井曰宣髮龍身為王主田

閔已賦辨寬字

退之閔已賦獨閔閔其曷已兮憑文章以自宣
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
事兮夫子乃嗟歎其賢詩考樂考樂在澗碩人
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寬音區權切裕也
諼寬也諼尤元切

淮西碑辨謀字莫胡切

帝為不聞與神為謀易林比之家人曰懿公淺
愚不深受謀夬之乾曰狼戾靡謀無言不殊節
之比曰張陳嘉謀贊成復都又淮蔡為亂天子
伐之詩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
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木玄斷首決不決爾仇
不闕乃後有鉞成公綏天地賦斷鼉足而續毀
鍊五色而補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

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奪闊切案晉書

六十二卷成公姓也誠名也字子安為天地賦中云斷龍足而續毀鍊五石而補缺六云

辨古人用牙字切

毛穎傳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詩祈父

子王之爪牙胡轉子于恤靡所止居易林訟之

鼎虎聚磨牙以待狔猪太玄首夷其牙或飲之

徒稀殺其牙發以張弧急就章款冬貝母豈狼

牙亭歷桔梗龜骨枯楊雄豫州箴陪臣執命不

慮不圖王室陵遷喪其爪牙切

古人用山字切

退之謝自然詩童駮無所識但聞有神仙輕生

學其術乃在金泉山詩斯千秩秩斯千幽幽南

山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

破鏡飛上天楚詞招蒐高堂邃宇檻層軒層臺

累榭臨高山網戶珠綴刻方連揚雄解嘲蘭先

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

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史記龜策傳河雖神賢

不如崑崙之山漢書衛霍叙傳飲馬翰海封狼

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祈連山所徧切說文山宣

也祈連山名謂置郡至此

辨口字切

元和聖德詩疆外之險莫過蜀上草臯去鎮劉

關守後血人于牙不肯吐口詩正月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

有侮正考父細上鼎銘一命而僂再命而區三

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鯉於是驚於是

以餽余口漢溝洫志白渠之歌田於何所池陽

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甫為雲決渠為兩

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養長我禾黍衣食

京師億萬之口上林賦出乎椒丘之闢行乎州

於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泂莽之壘汨乎混

流順阿而下赴隘隄之口西京賦鄙生乎三

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口曾髮髯其若夢承一

隅之能觀

辨厚字切

又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先古詩

巧言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易林匪之節曰文王四乳仁愛篤厚枚叔七發

以諫梁孝王 貴人之子必官居而閨處飲食

則温淳甘脆 腥肥厚

辨畝字音德補切

各安厥位訓厥吐晦正月元日初見宗祖
詩南山莪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
告父母易林歸妹之坤曰喘牛傷暑弗能成畝
班固西都賦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
高修族世之所蓄工用高曾之規矩

辨垢厚字

帝車回來日正當午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
刻磻初磨滅瑕垢績功臣嗣拔賢任者孩養
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先古下與厚借

五垢與者皆果詩南山有臺南山有栲有
搜切焉為崔駰慰志賦闢四門以博延

兮彼幽牧之我舉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責乎
鄙者陸機感懷太子文當究遐德登茲黃者緝
熙有晉克壯常字

辨寫字音實切

末乃取闕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切贈脯詩家
蕭索露滑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寫
諺去書三寫魚成曾帝成虎

辨閒字音居賢切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芥隱筆記

退之詩孟東野失子詩彼於女何有乃令蕃且
延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詩還十畝之間兮
桑者開開兮行與子還兮漢李廣傳自以大黃
射其禪將服注曰黃有弩也晉灼曰黃有即黃
閒也上林賦赤瑕駁犖雜甫其間鼉米琬琰和
氏出焉班固西都賦婁以蘇繡絡以編連亦作
隨侯明月錯落其間曹植瑟瑟歌東西經七陌
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

辨渴字音巨列切

送文暢師下開迷感曾摩考豁新殊殊

僧時不聽壁若飲水救渴列子黃帝之所聽鑿
也詩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
苟無飢渴易豫之責曰泉閉澤竭黃庭經時念
太倉不飢渴役使六丁神文謁渴括

辨乘字音公回切

猛虎行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
暮還食其妃六月暮蕭發則恩澤乖矣湛露廢
則萬國離矣漢蘇武詩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
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漢律曆叙傳官失
學微六家分乖一彼一此庶研其幾崔駰達旨

淳朴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王逸
九思紛載矩矱高馳將咨詢兮皇義道何臯兮
周流路變易兮時乖年也

辨稼字音古護切

送李愿歸盤谷序盤之中維予之官盤之土維
子之稼詩七月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易林
豐之未濟曰沾洽時澍生我禾稼小過之大畜
雨溢過度傷害禾稼圃音溥稼古護切

辨角字音盧谷切

贈唐衢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博兮牛可觸詩

麟之趾麟之角振振公族漢律曆志角觸也物
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又曰角於射東方朔傳曰
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仲長統騰
蛇弃麟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郭璞共

工替共工赫怒不用是觸地虧異維天缺乾角

角盧谷切見齊眼集曹直畫牧牛圖野大小
犀角相象綠阿重三尺犀脚此老嚴解石
甚愛之物遺牛觸角牛觸角尚可牛觸角
寄裴仲謀詩金公篤行李野飯中道宿驚沙
於城角尾

辨蛇字音唐河切

東方朔詩方朔聞不喜禿身絡蛟蛇瞻相北斗

柄兩手自相接詩羔羊素絲五蛇委蛇委蛇易
林長尾委蛇畫地成河楊雄反離騷既亡鸞車
之幽藹兮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
有九招與九歌張衡西京賦感河馮懷湘娥驚
蜩蝻皆水憚蛟蛇郭璞流沙贊經帶西極頽漉
委蛇注于里水永溺餘波

辨降字音平攻切

劉統軍碑琳後來降公不有功詩草蟲憂心忡
忡我心則降孟子曰澤水者洪水也楚辭四用
降歎徐邈始切楊雄河東賦雲囊囊而來迎兮

澤滲離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溺鳥孔汎沛
以豐隆馬融笛賦無相奪倫以宣八風律呂既
和哀聲五降阮籍寄懷詩陽精蔽不見陰光代
高雉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降

辨售字音時周切

送劉師服詩齋財入市賣貴者常難售豈不義
樵樵為功忌中休詩谷風賈用不售樂府擲頭
水歌將頭樓蘭鄰就解月支菜勿令如李牧功
多信不售時周切賣物出手也

正餐字音頤倫切餐音素餐

祭嫂鄭夫人文念寒而衣念飢而餐音疾疹水火無災及身詩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宋王九辨竊慕詩人之遺風願託乎素餐寔充誦而無端兮汨莽莽而無垠易林謙之坎曰懸鵠素餐餐非其任失亡遠民實勞我心源倫舖也

哀字音切於希

祭周氏姪女文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詩采薇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說文從口衣聲爾雅哀懷報德也裴瑜音衣國語各娶其所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宋

王九辨觀杪秋之遙夜兮心僚悵而有哀春秋連煌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劉向九歎欲遷志而改操兮心盼結而未離外仿徨而遊覽兮內惻隱以含哀張衡南都賦布綠葉之萋萋敷華榮之蓂蓂玄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缺切

壹似字

退之聖德詩壹似堯禹壹似蓋用禮記夫子之言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

用泐字

荆公常夷甫誌文石可泐也用考工記石有時以泐鄭司農注讀為再劫而後掛之劫謂石解散也

荆公押而字

荆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襄如晦知吳江以黯然消魂唯別而已分韻時客與公八人荆公子美聖俞平甫老蘇姚子張焦伯強也時老蘇得而字押談詩究乎而荆公乃又作而字二詩采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蓋用周禮考工記斲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注之而又去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賓客兩忘我與而最為工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蘇之憾未必不稔於此也

正老杜自平詩

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按唐史有兩呂宦官呂太一為廣南節度使反注呂太一代宗時為廣南節度使逐利史張休而反東坡去自平宮中呂太一其莫曉其義妄者以謂唐有自平宮中呂太一其莫曉其義妄太一叛於廣南故下故下云收兵南海千餘日有南海叛於廣南故下復何疑而說詩者紛紛不可曉至謂唐有自平

宮開元中中書舍人呂太一與張嘉正號四俊者又呂寧為太一宮使尤謬

作詩下字來歷

史記秦虎狼之國也唐史太宗龍鳳之姿而子美昭陵詩云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各易一字最為妙處洪氏辨證謂急急能鳴鴈輕輕不下鷗能鳴用莊子不下用列子語於此見其用出處下字之法莊子外篇莊子舍於故人之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殺主人曰殺不請曰者列于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滄鳥者每從滄鳥游其父曰吾聞滄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滄鳥舞而不下

杜詩古今本不同

王仲言自宣城歸得杜甫詩三帙有南唐澄心堂紙有建鄴文房印沈思遠印及勅賜印筆法精妙殆能書者試考一二詩多與今本不同如憶李白詩白也詩無數飄然意不羣清新更開府豪邁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話斯文九日詩乃云今朝醉裏為君歡笑倩傍人為正冠及再把茱萸子細看又芹泥隨燕嘴藥粉上蜂鬚宮草霏霏隨委佩雲近蓬萊常五色酒醒思汗筆已近苦寒夜長貧

怪婦愁雨映行宮辱贈詩騎馬誰家白面郎不通姓字鹿跡甚忍待江山麗之類不可槩舉也

荆公用麥氣字

荆公晴日晚風生麥氣麥氣蓋用何遜新林分別詩麥氣始清和

老杜秦城字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斗城斗疑連遠老杜秦城近斗杓秦城北斗邊北斗故臨秦而秦中詩秦城依北斗鄂樹發南枝乃秦城耳劉夢

得望賦亦云城依斗兮蘭于春亦無義亦不可對鄂樹也

樂天詩

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

荆公用歸字

荆公詩綠攪寒蕪出紅爭暖樹歸妙甚歸字蓋用老杜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李白寒雪梅中盡青風柳上歸意老杜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可作畫本

老杜用受字進字逗字

老杜受字進字逗字最用工夫吹面受和風脩竹不受暑飛燕受風斜野航恰受雨三人樹濕風涼進山谷進風涼殘生逗江漢遠逗錦江波陰鏗詩有行舟逗遠樹

作詩祖述有自

謝靈運有雲中辨煙樹天際識歸舟王僧孺有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梁元帝有遠村雲裏出遙船天際歸陰鏗詩有天際晚帆孤天邊看遠樹大江靜猶浪老杜所以有江流靜猶湧雲中辨煙樹鏗有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杜詩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鏗有中川聞棹謳杜有中流聞棹謳鏗有花逐下山風杜有雲逐度溪風祖述有自青出於藍也

作詩得意句

陳去非嘗語先君云吾平生得意十字云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先君故効之作感興詩云夜半微雨濕凌晨春草長謂顧正云吾十字似有味後讀河嶽英靈集閣訪詩荒庭人何許老樹半空腹舫播謂皎然可佳殆亦有所祖云

唐朝酒價

貞朝問左右唐朝酒價來莫能對丁晉公以三百青

對錢

丁晉公對真廟唐酒價以三百亦出於一時耳若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白樂天共把十千酤一斗又軟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餘飲何況官供不著錢又崔輔國與酷一斗酒恰用十千錢

曹子建樂府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十千恐未必酒價言酒美而價貴耳

八十為八秩

禮年八十日有秩故以八十為八秩又道家流用此語白樂天屢用之自註行關第八秩可謂

盡天年上為滿八十秩又云已關第七秩屈指幾多人

蒲吹桃 琵琶 調笑 司虹馬

樂天詩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桃流桃太銀合鑿落盡金屑琵琶槽秦再思記異錄温州朱史君有一妓善胡琴忽亡念之追悼詩云竟飛家上 鬼歸煙只住人間十八年昨日施僧裙帶上斷腸猶繫琵琶絃琵琶字亦從反聲 音調笑外傳調笑字 打娘 調笑易飲訝卷波 暹 調笑拋打曲名 燭淚連盤 露蒲桃又對東

溪野批把上林賦批把蒲桃皆無音四十著緋
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為州司馬三見歲
重陽武元衡亦有唯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
尚相從

樂天用淵明詩

淵明有黃子詩雖有五男兒恐不好然筆淵明
豈特有女或者謂此詩作於未得子之前客有
理是

淵明詩弱女雖非男尉情良勝無故樂天云衰
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非男猶勝無尉情時一
撫

東坡德星句

東坡詩斯人乃德星遣出虛危閒用樂天德星
降人福時雨助歲功福似歲星移望如時雨至
意

東坡用樂天詩格

樂天詩去歲暮春上已共泛洛水中流今歲暮
春上已獨立香山下頭東坡用之為海上元
詩東坡惠州上元夜詩前年侍玉簪端門
詩萬枝燈云云今年江海上雲霧奇山僧

樂天與于美詩一意

老杜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
小足樂天百姓多寒誰可棹一身雖煖亦何情
要得大裘長萬丈一時都蓋洛陽城

李商隱詩

商隱有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樂
天有毛詩三百篇後得文選六十卷中無

詩中用愛開字

多病愛閑始見南史王儉傳樂天有經忙始愛
關劉夢得有功成却愛閑杜牧之有愛閑能有
幾人來

老杜樂天詩語

詩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妬他欺我生憎勿
留羸垂温暎皆樂天語相和欺有底也自也知
差底斬新透莫皆老杜詩

太史公司馬相如贊

太史公作司馬相如贊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
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遠黎庶小雅譏
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
一也而自序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

長於政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
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
長於治人

魚千里

山谷用魚千里事蓋出關尹子以盆為沼以石
為鴈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也

山谷用魚千里字尋師訪道魚千里
仍名一姓一姓又小池已築魚千里地

北征詩

北征詩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直虛全月蝕詩

元和庚寅斗柄插子律調黃鐘白樂天賀雨詩
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又苦寒詩八年十二
月五日雪紛紛

柳耆卿詞語

陰鏗有夜雨滴空階柳耆卿用其語人但知為
柳詞耳

樂天長恨歌

樂天有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不
知又有薔薇詩露垂紅萼淚闌干

牧之助勦字

牧之詩塵土驚助勦樂天委命不助勦

詩用闢在字

詩中用闢在蓋出樂天詩世上爭先從盡上汝
人間闢在不如吾樂天用
是字

轉席

今新婦轉席唐人已爾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
青衣轉去羅襖錦繡一條斜

蘇小小

樂天詩楊州蘇小小人道是天斜音伊
邪反

鄭重字

前漢王莽傳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
言煩煩也又三國志夷狄國家哀汝故鄭重賜
汝好物樂天謝庾順之送紫霞綺云千里故人
心鄭重一端香綺紫氤氳又交情鄭重金相似
季布毀譽

史記季布言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
臣乃祖韓非子魯毋曰夫以一言善我必以一
言罪我

落吾手

老杜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樂天與愛水

人終焉落吾手

杜詩用前人意

老杜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亦用陰鏗野日
燒中昏山路入江窮意

席壽

唐書百官志席壽謂器用經久謂之壽考工記
犀甲壽百年起於此唐志則謂犀甲壽七年
考工記犀甲壽百年犀甲
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裝潢兩字

裝潢音又音是梁黃紙修補之有本亦與要術
系前百官志裝潢即裝潢也唐志則謂裝潢
三十八人令史二人權書十二人懸能裝潢匠
人

鉗勒梁異史稱壽善

唐后妃傳能鉗勒鉗字蓋本漢梁冀妻性鉗
已鉗之物也性忌察如

善禁架唐書即禁術也如費長房之術

善禁架用後漢徐登傳徐登傳云但行

唾手

高祖隱太子建成傳云云利兵鏖之唾手可決
用九州春秋唾掌語

盜亦有道王世充嘗

唐王實傳建德傳贊盜亦有道用莊子記盜跖之言

左方

左方謂簡冊之左唐書亦有此語

桑蔭不徙唐書屈突通賊避桑蔭等

劉子云堯之知舜不違桑蔭劉子知人篇堯之
不以永日

諸史語

二李傳賢長城用漢賈於兵十萬騎五千之文
房杜傳忠於所事房杜傳忠於所事

登殺用唐律即時為登即時殺之也律登時殺
曲折出李廣傳報天子失軍曲

楊國忠傳以計勝色者昌荀悅之語

餌藥

唐傳張舉疏人無故不應餌藥出千金方序論
云病患已成須勤藥餌故立補養之方平人無
事不宜著手

經史雜語

回鶻傳不一而足用公羊傳大九年又襄許夷
狄者不一而足也

蘭亭叙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用京房傳語房曰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唐儒學傳禪其家用東漢叙贊世禪離籠語概師用左氏扞擲事文藝傳義形於色用左氏孔文子語唐書乾没干没乾匿皆同義

賈捐之語

後漢南匈奴傳語曰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全用西漢賈捐之語

鷲鳥累百不如一鶚

史記趙簡子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鄒陽上書亦用之孔文舉薦祢衡表又用此語孫權曰去去今蒙討賊誅其首惡

曹植用墨子語

墨子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故曹植自試表云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羊祜宗管子語

羊祜讓開府表去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

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用管子德業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

倒行逆施

史記伍子胥傳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主父偃曰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歐陽建

文選歐陽堅石臨終詩天網布宏網投足不獲安劉夢得所以有天網雖寬投足誰厝

淵明詩

王仲宣悟彼泉下人喟然傷心肝淵明所以有感彼栢下人安得不為歎

子美詩有祖述

杜審言縮霧青條弱牽風紫萼長又去寄語洛城風月主明年春色倍還人子美有林花著雨燕脂潤水苒牽風翠帶長又傳語風光共流轉

古人作文皆有依倣

司馬長卿大人賦全用屈平遠遊中語

退之送窮文學逐貧賦 老杜杜鵑詩模寫鮑照 荆公作虎圖行全做老杜 老杜用元自見來東坡所以用之

意匠 老杜丹青引詔謂將軍拂翰素意匠

意匠慘澹經營中用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為匠

老杜做淮南子語

淮南子水清則魚聚木茂而鳥樂所以老杜有林茂鳥攸歸水深魚知聚

古人用字

王維詩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老

杜鵑開黃道衣冠拜紫宸 淵明日月不肯遲 兼詩 晨雞不肯鳴 兼酒 老杜有秋天不肯明

江平不肯流兵戈不肯休王室不肯微

太湖

上林賦東注太湖郭璞注曰太湖在吳縣尚書所謂震澤也

窳窳 封稀 鑿齒

淮南子應劭注堯之時窳 音軌 窳音愈 封稀鑿齒皆為人害鑿齒齒長五尺似鑿故長楊賦秦封豕其上窳窳其民 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

之

徐疑用界字

徐疑瀑布泉詩一條界破青山色東坡以為磨澗故東坡有不與徐疑洗惡詩 天台山賦瀑布飛流而界道所以徐疑有界破青山色孰謂其惡而無所自耶 賦云赤城霞起以建標云云

崔駰宗楊雄

崔駰達旨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茂尋抱不為之稀執拱把不為之數蓋宗楊雄解嘲譬江湖之崖勃解之島乘 食證 鴈集不為之多雙鹿不為之少

社日停針線

周美成社日停針線蓋用張文昌身是詞今對社日停針線有自來矣

員贖字

退之與崔十六詩前計頓乖張居然見員贖字字書云偽物也蓋出韓非子齊伐魯索饒鼎魯以其贖往齊曰鴈魯曰真也古止用鴈字宋景文有真贖不同物治亂不同目又賈亂屋窳農亂田東坡亦用之 扶苓詩山谷亦用之

批解

宋景文詩蟹美持螯日魚香柳鮓天用楊淵五湖賦連疏柳鮓

雨絕

太白詩雨絕無還雲用三國志吳虞翻傳罪弄

雨絕陳孔璋檄又曰雨絕於天文選潘岳送家

花落豈留英

東坡用韓非子語

韓非子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非

所屬所用非所養東坡六國論用此語史記韓非子

去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

鄂鄂

史記趙世家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舍死

簡子每聽朝不悅大夫詩辜簡子曰大夫無辜

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

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亡也又商君傳商

君曰我治秦孰與五段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

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鄂

鄂必出於此

左氏與史遷

陽山願氏文房小說 芥隱筆記

後嫁對曰我二十五矣又如是而嫁則將就木焉史記晉世家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栢大矣雖然妾待子

天啓之矣

左氏開元畢萬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史記晉世家以是始賞天開之矣

不當如此

史記張釋之傳女吏不當如此耶薛廣德傳女曉人不當如是耶魏志傳曰事不當尔耶皆有

味也

豚犢

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翻書劉景升兒子

若豚犬耳孫權生子當如李亞子吾兒豚犬耳

五代曹義曹爽有無君之心桓範哭曰曹子

器仗軍伍整肅笑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耳

首鼠

史記灌夫傳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後漢鄧訓傳首施兩端注猶首西卷傳亦云首施兩端

破碎大道

前漢夏侯勝傳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後漢楊終傳章句之徒破壞大體下云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

綠沉綠檀

老杜有苦甘綠沉槍南史有綠沉屏風杜牧之有旌壓綠檀槍檀與沉宜相近

反水不收

光武紀反水不收何進傳覆水不收太白詩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光武紀反水不收後梅何夏又東坡詩覆水不收後梅

中云芳年寄謝空丁再一期覆水不反

千石魚

前漢貨殖傳水居千石魚波山居千石魚波為波言養魚一歲收千石唐皮日休釣侶詩一斗霜鱗換酒罍注

云吳中賣魚論斗酒乃論斤

王歧公宗魯天詩

王歧公元豐中餞文路公歸洛詩有精神如破貝州時蓋用樂天上裴晉公詩聞說風情筋力健只如初破蔡州時語

矢來無鄉

山谷作蘇李枯木道士賦有懼夫子之獨立矢

來無鄉出韓非子矢來有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一身以備一處則甲之不全者矢來無鄉則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破

富貴他人合情于名詞學本黃老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文選曾顏遠詩又見晉書殷浩傳蓋用慎子家富則驕驕聚家貧則兄弟離釋

春如東張景陽詩春如東

文選張景陽詩叢林春如東唐元稹遠昌雲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春似東蓋用此東坡詩李詩四鄰成莫紀十叔春似東

來茲美麥法茲年也

思君令人老

文選古詩何能待來茲用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法茲年也

東坡西江月

文選古詩有思君令人老曹子建有沉憂令人老其本出唯憂用老耳文選古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東坡西江月在惠州作時侍兒朝雲新亡其寓意為朝雲

東坡梅詞不與梨花同夢蓋用王建夢中梨花

雲詩王昌齡梅花詩落葉與路不
分卷中喚作梨花雲多用此語

東坡真蹟

東坡四時詞冬詞云真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
手嗅梅花真蹟乃云玉如墨莊謂意分全予見
孫昌符家坡朱陳詞真蹟云半依古柳賣黃瓜
今印本多作半依或遷就為牛衣矣

往古來今慕容儁傳
內李產傳

鷓鴣冠子梢枹一術奚足以游性古來今事郭為
郵看戲記慕容儁曰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

來今

笑啼俱不敢

王臺新詠詠樂昌云笑啼俱不敢李商隱亦云
又云啼笑兩難分

飢鷹待一呼

老杜有飢鷹待一呼白樂天呼鷹正反飢温庭
筠飢鷹不待呼吳融飢鷹只待呼

金斗熨波

白樂天金斗熨波刀剪紋陸龜蒙波平熨不如
又天如重熨皺温庭筠綠波如熨餘愁傷王君

王金斗熨沉香又金斗熨秋江

劉夢得東坡用字法

劉夢得稱韓文去鸞鳳一鳴蝴蝶革音東坡有
振鬣長鳴方馬皆瘖

五柞三楊

荆公即事詩五柞柴
桑宅三楊白下門性
得見青青

荆公次韻酬龔深甫詩云北尋五柞固未愁東
挽三楊仍有標與地志鍾山本少林木宋時使
諸州刺史罷職還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
有差焉山之最高峰有五願樹樹柞木也元嘉

中百姓祈禱率有驗又李太白白下亭詩驛亭

三樹楊正當白下門王詩三楊白下亭西京賦
長楊

而此公次韻又與乎長楊之官懷祥平五柞之
此荆公次韻又與乎長楊之官懷祥平五柞之
復得一與我遊詩云思容衰老護松
異未由北尋五柞故未愁東挽三楊仍有標
嶺降原從此始但無瑶玉與君舟又李白金
陵白下亭詩驛亭三樹楊正當白下門吳
水蓄古根

荆公用事

河南志盧元明侯山記曰漢有王玄者隱於此
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為名唐宋
之間侯山詩云王玄拜隱侯荆公草堂懷古周

之問侯山詩云王玄拜隱侯荆公草堂懷古周

顯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窳堵波他日隱侯身亦老為尋陳迹到煙蘿世多謂沈約耳不知乃用此王氏事按利公詩集中有草堂懷古云周憲侯詞概皆夢事儻然陳迹

理絲竹筦弦

漢張尚傳後堂理絲竹筦絃故右軍用之蘭亭叙而或者謂昭明所不取其未知班孟堅之詞耶選不

耶選不

涪翁後漢郭玉傳有老父不知所出嘗涪翁漁釣於涪水因号涪翁山谷亦以此為

益部耆舊傳廣陵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後漢郭玉傳亦然山谷資涪州因此為號

退之徐偃王銘

退之徐偃王廟碑銘秦桀以顛徐由邈綿蓋用楊雄廷尉箴殿以刑顛秦以酷敗之語而意義尤遠

退之聯句

退之石鼎聯句不腹張彭亨乃用詩蕩魚然于

中國注魚然彭亨也退之詩又注旋皮

不子也唐書后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初妃專寵封所生母楊鄭國夫人弟忠國子祭酒信秘書監將遂立皇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讎不共天春秋子不復讎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為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于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匹夫匹婦况天子乎願慎擇華族稱神祇之心堯年四十餘贈皇后蓋用公羊傳隱十有一月公薨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兩載也其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薨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于沈子曰君薨臣不討不書葬也子不葬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薨不討不葬非子也

芥隱筆記

士非博學之難能審思明辨之為難古人固有所玩典籍涉獵書記窮年皓首貪多務得者矣然履常蹈故誦書綴文趣了目前不求甚解疑誤相傳莫通倫類漫無所考按也 檢討龔公以學問文章知名當

世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自六藝百家諸史之籍無所不讀河圖洛書山鏡冢刻方言地志浮屠老子騷人墨客之文無所不記至於討論典故訂正事實辨明音訓評論文體雖片言隻字必欲推原正是正俾學者知所依據此其間居暇日有得於一時之誦覽者隨而錄之故號曰筆記若夫他日當大典冊渙大號令則武夫或泣癡老扶觀當垆燕許輩秉太史筆褒貶是非勸善懲惡凜然有遺直之風回視筆記特翰墨之游騎耳嘉泰改元孟冬既望汝人劉董敬用錢木于東寧郡庠廢侈其傳民獻竭來分教王融荒陋絕少書籍間有關疑無復訂正一日使君袖出此書相與誦詠片言隻字音辨義明迺知公之該博尤深於探討宜闢之以淑艾後學公之學問殆不止是俾來者窺一斑云若溪雍民獻敬書

正德庚辰陽山顧氏宋本翻刻

東坡居士艾子雜說

艾子事齊王一日朝而有憂色宣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不幸稚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與圖事者所朝然心實係焉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頓服其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受而歸飲其子履服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之故憾然曰卿喪子可傷賜卿黃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受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曰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艾子行於海上見一物圓而扁且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蟾蜍也既又見一物圓扁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螃蟬也又於後得一物狀貌皆若前所見而極小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彭越也艾子喟然歎曰何一蟻不如此一蟻也

艾子使於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此年息兵何以為樂艾子曰敝邑之君好樂而羣臣亦多效伎安釐王曰何人有伎曰淳于髡之籠養孫臆之賜越東郭先生之吹竽皆足以奉王歡也安釐王曰好樂不無橫賜余使

陽山顧氏文房

國用何艾子曰近日却告得孟嘗君處俗得馮驩來索得幾文冷債是以饒足也齊地多寒春深求竿甲方立春有村老挈首宿一筐以與於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乃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即刈以餵驢也艾子好飲少醒曰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讓止唯以險事休之宜可誠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噦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況有四耶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媪相與讓路一曰媪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艾子一夕疾呼一人鑽火久不至艾子呼促之門人曰夜暗索鑽具不得謂先生曰可持燭來共索之矣艾子曰非我之門無是客也

艾子見有人徒行自呂梁託舟人以趨彭門者持五十錢遺舟師師曰凡無賞而獨載者人

陽山顧氏文房

百金汝尚少半汝當自此為我挽牽至彭門可折半直也

穰侯與綱壽接境魏冉將以廣其封也乃伐綱壽而取之兵回而范睢代其相矣艾子聞而笑曰真所謂外頭趕兔屋裏失獍也

齊王一日臨朝顧謂侍臣曰吾國介於數強國間歲苦文備今欲調丁壯築大城自東海起連即目經大行接輾轅下武關遠逾四千里與諸國隔絕使秦不得窺吾西楚不得竊吾南韓魏不得持吾之左右豈不大利邪今百姓築城雖有少勞而異日不復有征戍侵虞之患可以永逸矣聞吾下令孰不欣躍而來耶艾子對曰今日大雪臣趨朝見路側有民

裸露僵踣望天而歌臣怪之問其故答曰大雪應候且喜明年人食賤麥我即今年凍死矣正如今日築城百姓不知享永逸者在何人也

艾子使於秦還語宣王秦昭王有吞噬之心且其狀貌又正虎形也宣王曰何質之曰眉上五角聳目光爛然鼻直口哆豐頤壯臆每臨

朝以兩手按膝望之宛然鎮宅獅子也

艾子為莒守一日聞秦將以白起為將伐莒莒之民悉欲逃避艾子呼父老而慰安之曰汝且弗逃白起易與耳且其性仁前且伐趙兵不血刃也

艾子曰田巴居于稷下是三皇而非五帝一日屈千人其辨無能窮之者弟子禽滑釐出逢雙姐揖而問曰子非田巴之徒乎宜得巴之辨也姐有大疑願質于子滑釐曰姐姑言之可能折其理姐曰馬駿生向上而短馬尾生

向下而長其談倜也滑釐笑曰此殆易曉事馬駿上搶勢逆而強故天使之短馬尾下垂勢順而遜故天以之長姐曰然則人之髮至搶逆也何以長鬚下垂順也何以短滑釐莊然自失乃曰吾學未足以臻此當歸咨師姐幸專留此以須我還其有以奉酬耶入見田巴巴曰適出要姐問以取尾長姐曰甚善滑釐曰然則姐申之以鬚順為短髮逆而長則弟

子無以對願先生折之姐方坐門以俟期以餘教詔之巴俛首久之乃以行滑釐曰

禽大禽大幸自無事也省可出入

艾子曰堯治天下久而耄勤呼許由以禪焉由入見之所居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雖逆旅之居無以過其陋命許由食則飯土削啜土器食蠶糲羹藜藿雖廝監之養無以過其約食畢顧而言曰吾都天下之富享天下之貴久而厭矣今將舉以授汝汝其享吾之奉也許由顧而笑曰似此富貴我未甚愛也

秦破趙於長平坑殺四十萬遂以兵圍邯鄲諸

侯救兵列壁而不敢前邯鄲垂亡平原君無以為策家居愁坐顧府吏而問曰相府有何未了公事吏未對新垣行在坐應聲曰唯城外一火竊盜未獲爾

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夸事耻之因為王陳大鵬九萬里釣連鰲之說文王曰南海之鰲吾所未見也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子寡人之鎮陽有二小兒曰東里曰左伯共戲于渤海之上須臾有所謂鵬者羣翔於水上東里遽入海以捕之一覆而得渤海之深才及東

陽山顧氏文房

里之脛顧何以貯也於是挽左伯之巾以囊焉左伯怒相與鬪之久不已東里之母乃携東里回左伯舉太行山擲之誤中東里之母一目昧焉母以瓜剔出向西北彈之故太行中斷而所彈之石今為恒山也子亦見之乎公孫龍逡巡喪氣揖而退弟子曰嘻先生持大說以夸益人宜其困也

營丘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索馳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馳之為物其乘

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回避以藉鳴聲相聞使預得回避爾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邪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警鳥鵲也豈以車馳比邪營丘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於鷹鷂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準擊物或入林中而絳足緇線偶為木之所縮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

陽山顧氏文房

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
爲木枝所縮而便於尋索也抑不知縮郎之
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愠而答曰挽郎乃
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
樂其尸耳

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爲將以拒秦而
適當武安君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坑其衆
四十萬邯鄲幾敗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獵
而不識鷓鴣買一鳧而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
鳧不能飛投于地又再擲又投於地至三四

鳧忽蹶躡而人語曰我鴨也殺而食之乃其
分奈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
爲鷓鴣可以獵兔耳乃鴨耶鳧舉掌而示笑以
言曰看我這脚手可以搦得他兔否

范雎一見秦昭王而怵之以近禍昭王遂幽太
后逐穰侯廢高陵華陽君於是秦之公族與
羣臣側目而憚雎然以其寵而未敢害之一
旦王稽及鄭安平叛而雎當緣坐秦王念未
有以代之者尚緩其罪因下令敢有言鄭安
平叛者死然雎固已畏攝而不敢寧矣艾子

因使人告之曰佛經有云若彼惡人逐墮落
金剛山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空中非可
久住之地此一撲終在但遲速之間耳雎聞
薦蔡澤自代

艾子一日觀人誦佛經者有曰呪咀諸毒藥所
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艾子喟
然歎曰佛仁也豈有免一人之難而害一人
之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
因謂其人曰今爲汝體佛之意而改正之可
者乎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

力兩家都沒事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者無刻斷之迹王曰此
履豈非生乎艾子曰鞞檀乃其核也

齊宣王問艾子曰吾問古有獬豸何物也艾子
對曰堯之時有神獸曰獬豸處廷中辨羣臣
之邪僻者觸而食之艾子對曰後進曰使今
有此獸料不乞食矣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峙中夜聞水下有人哭聲
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應
水族有尾者斬吾鬣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蟇

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艾子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為強秦所侵徵求無已吾國貧無以供之欲革兵一戰又力弱不足以拒敵如之何則可先生其為謀之艾子曰亦有分也王曰其有說乎艾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濱相問訊後蛙問龍王曰王之居處何如王曰珠宮貝闕聲飛璇題龍復問汝之居處何若蛙曰綠苔碧草清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如何龍曰吾喜則

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以暴風火之以雷霆繼之以飛電使千里之內寸草不留龍問蛙曰汝之喜怒何如曰吾之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之以努眼火之以腹脹然後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慚色齊王於女凡選婿必擇美少年顏長而白齒雖中無所有而外狀稍優者必取之齊國之法民為王婿則禁與士人往還唯奉朝請外享美服珍味與優伶為伍但能奉其王女則為效矣一日諸婿退朝相叙而行傲然自得艾

子顧謂人曰齊國之安危重輕豈不盡在此數公平

齊有富人家累千金其二子甚愚其父又不教之一日艾子謂其父曰君之子雖美而不通世務他日曷能克其家父怒曰吾之子敏而且恃多能豈有不通世務耶艾子曰不須試之他但問君之子所食者米從何來若知之吾當妄言之罪父遂呼其子問之其子嘻然笑曰吾豈不知此也每以布囊取來其父愀然而改容曰子之愚甚也彼米不是田中來

艾子曰非其父不生其子

鄒忌子說齊王齊王說之遂命為相居數月無善譽艾子見淳于髡問曰鄒子為相之久無譽何也髡曰吾聞齊國有一毛手鬼凡為相必以手摑之其人遂忘平生忠直默默而已豈其是歟艾子曰君之過矣彼毛手只擇有血性者摑之

艾子一夕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謂艾子曰吾東海龍王也凡龍之產兒女各與江海為婚姻然龍性又暴又以其類同少相下者吾有小

女甚愛之。又其性尤戾。若吾女更與龍爲匹。必無安諧。欲求耐事。師者不可得了。多智故來請問。姑爲我謀之。艾子曰。王雖龍亦水族也。求婿亦須水族。王曰。然。艾子曰。若取魚。彼多貪餌。爲釣者獲之。又無手足。若取鼈。鼈其狀醜惡。唯蝦可也。王曰。無乃太卑乎。艾子曰。蝦有三德。一無肚腸。二割之無血。三頭上帶得不潔。是所以爲王婿也。王曰。善。

艾子行水塗。見一廟矮小而裝飾甚嚴。前有一小溝。有人行至水不可涉。顧廟中而輒取大。王像橫於溝上。復之而去。復有一人至。見之再三嘆之。曰。神像直有如此。褻慢乃自揆。起以衣拂飾。捧至坐上。再拜而去。須臾。艾子聞廟中小鬼曰。大王居此。爲神。享里人祭祀。反爲愚民之辱。何不施禍。患以譴之。王曰。然則禍當行於後來者。小鬼又曰。前人以履大王辱。莫甚焉。而不行禍。後來之人敬大王者。反禍之何也。王曰。前人已不信矣。又安敢禍之。艾子曰。真是鬼怕惡人也。

艾子有從禽之僻。畜一獵犬。甚能搏兔。艾子每

出必牽犬。以自隨。凡獲兔。必出其心肝。以與之食。莫不飲足。故凡獲一兔。犬必搖尾以視艾子。自喜而待其飼也。一日出獵。偶兔少。而犬饑。已甚。望草中。二兔躍出。鷹翔而擊之。兔狡。翻覆之際。而犬已至。乃誤中其鷹。斃焉。而兔已走矣。艾子忽遽。將死鷹在手。歎恨之。犬亦如前。搖尾而自喜。顧艾子。以待食。艾子乃顧犬而罵曰。這神狗。猶自道我是裏。

艾子出游。見一嫗。白髮而衣衰羸。之服。哭甚哀。艾子謂曰。嫗何哭。而若此之衰也。嫗曰。哭吾夫也。艾子曰。嫗自高年而始哭。夫不識夫。誰也。曰。彭祖也。艾子曰。彭祖壽八百。而死固不爲短。可以無恨。嫗曰。吾夫壽八百。誠無恨。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邪。

艾子之鄰。皆齊之鄙人也。聞一人相謂曰。吾與齊之公卿。皆人而稟三才之靈者。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糲。糲故少智也。其問者曰。吾適有糲粟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復又聞彼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

不徒有智又能寤理其一曰吾觀人脚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為繼來者所踐其一曰吾亦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為天雨注之乎二人相稱其智艾子歎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艾子病熱稍昏夢中神游陰府見閻羅王升殿治事有數鬼擡一人至一吏前白之曰此人在世唯務持人陰事恐取財物雖無過者一巧造端以誘陷之然後擗使準法合以五百億萬斤柴於鑊湯中煮訖放王可之令付獄

有一牛頭捧執之而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何人也曰吾鑊湯獄主也獄之事皆可主之其人又曰既為獄主固首主也而豹皮棍若此之弊其鬼曰冥中無此皮若陽人焚化者得而吾名不顯於人間故無焚貳者其人又曰索之外氏獵徒也家常有此皮若蒙獄主見憫少減柴數得還則焚化十皮為獄主作棍其鬼喜曰為汝去億萬二字以欺其徒則汝得速還兼免沸煮之苦三之二也於是入鑊煮之其牛頭者時來相問小鬼見如此

陽山顧氏文房

必欲庇之亦不敢令火熾遂報柴足既出鑊東帶將行牛頭曰勿忘皮也其人乃回顧曰有詩一首奉贈云牛頭獄主要知聞權在閻王不在君減刻官柴僧自可更求枉法豹皮棍牛頭大怒入鑊湯益薪煮之艾子既寤語於徒曰須信口是禍之門也

艾子好為詩一日行齊魏間宿逆旅夜聞鄰房人言曰一首也少間曰又一首也比曉六七首艾子其必詩人清夜吟詠兼愛其敏思凌晨冠帶候滿少頃一人出乃商賈也危處若

有疾者艾子深感之豈有是人一四能詩乎抑又不可臆度遂問曰聞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覽其人曰某負販也安知詩為何物再三拒之艾子曰昨夜聞君房中自鳴曰一首也禮非詩乎其人笑言君誤矣昨日每腹疾暴下夜黑羣紙不及因汚其手疾勢不止殆六七汚手其言曰非詩也艾子有慚色門人因戲之曰先生求騷雅乃是大儒艾子一日晨出見齊之相府門前有數十人皆貧窶之甚人相聚而立因問之曰汝何者而

陽山顧氏文房

集於此其人曰吾皆齊之貧民以少業自營亦終歲不之今有至寃欲訴於丞相辨之艾子曰相府非辨訟之所當詣士師也其人曰事由丞相非士師可辨艾子曰然則何事也其人曰吾所業乃印雨龍與指日蠻也今丞相為政數年率春及夏早僕印賣求雨龍纔秋至冬多雨潦即賣指日蠻吾獲利以足衣食皆前半年取遺債印造及期無不售者却去年冬係大雪接春又陰晦或雨泥潭牛馬皮下令人家求晴吾數家但習當年先印下求雨龍唯一人有秋時剩下指日蠻遂專其利豈不為至寃乎艾子曰汝印者龍當秋却售也此乃丞相恐人道變理手段年年一般且要倒過耳

秦既併滅六國專有天下罷侯置守艾子當是時與秦之相有舊喜以趣之欲求一佳郡守秦相見艾子甚篤故情日延飲食皆玉醴珍饌數日以情白之相欣然謂曰細事可必副所欲又數日乃曰欲以一寸原艾子曰吾見丞相望之然又日享甘旨必謂甚有籌畫元

來只有生得耀州知白

齊之士子相尚裏烏紗帽長其頂短其管直其勢以其紗相粘為之虛粘奇帽設肆相接其一家自榜其門曰當舖每頂只賣八百文以其廉人日雍門以是多愆期一日艾子方坐其肆見一士子與其肆主語吾先數日約要帽反失期五七日尚未得必是為他人皆賣九百文爾獨卑於價以欺吾也嗚呼久之艾子因曰秀才但勿喧只管將八百文錢與他須要九百底帽子

齊有二老臣皆累朝宿儒夫老社稷倚重一曰冢相凡國之重事乃關預焉一日齊王下令遷都有一寶鐘重五千斤計人力須五百人可扛時齊無人有司計無所出乃白亞相久亦無語徐曰嘻此事亞相何不能了也於是令有司曰一鍾之重五百人可扛人忽均鑿作五百段用一人五百日扛之有司欣然承命艾子適見之乃曰冢宰奇畫人固不及只是般到彼莫却費錮鏹也無

齊宣王時人有死而生能言陰府間言乃云方

在陰府之見閻羅王詰責一貴人曰汝何得罪之多也因問曰何人也魯正卿季氏也其貴人再三不服曰無罪閻王曰某年齊人侵境汝只遣萬人往應之皆曰多寡不敵必無功豈徒無功必枉害人之命汝復而不從是以齊兵殺萬人皆死又某年某日饑汝蔽君之聰明而不言遂不發廩因此死數萬人又汝爲人相職在變理陰陽汝爲政乖戾多致水旱歲之民被其害此皆汝之罪也其貴人叩頭乃獻玉曰可付阿鼻獄乃有牛頭人數輩執之而去艾子聞之太息不已門人問曰先生與季氏有舊邪何歎也艾子曰我非歎季氏也蓋歎閻羅王也門人曰何謂也曰自此安得獄空邪

東坡居士艾子雜說終

長洲顧氏家塾梓行

梅妃傳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為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為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闈粵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為不及妃善寫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闈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璃盃剪刀綺窻八賦是時承平歲歲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日從燕間必延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上命連置報言道履珠脫綵綵竟當來人之上親徃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侍寵如此後上與妃聞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次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鬪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悞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憲法賤妾何能較

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疎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嘗方之英皇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大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上以勝後竟為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叙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于已留閣前當柰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幙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曰乞宜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往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着

核狼籍御榻下有婦人遺馬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懽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群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甚徑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為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馬并翠鈿命封賜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惡情耳妃笑曰恐伶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為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

作梅東賦畧曰

玉鑑塵生鳳奩香歎懶蟬髮之巧梳閑縷衣之輕練苦寂寔於意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況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煖風習習春鳥啾秋樓上黃昏兮聽風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温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修憶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鷹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君情隨縵深叙網縷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

奈何嫉色庸庸妬氣冲冲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秋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踈鍾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于樓東

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庾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為我進御

前也曰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寞

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繞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後祿山犯關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官二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真上言似甚但不活耳詩題於上曰

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縷似以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

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日晝寢髮髻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露狀妃曰昔陛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傍上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探獲上益不樂忽悟温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纔數株得屍裹以錦裯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脇下有刃痕上自製文誄之以

妃禮易葬焉

贊曰明皇自為潞州別駕以豪偉聞馳騁大馬鄴杜之間與俠少游用此起支庶踐尊位五十餘年享天下之奉寫奢極侈子孫百數其閱萬方美色衆矣晚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矣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為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媚忌自取殊不知明皇老而伎忍至一日殺三子知輕斷髮之命奔竄而歸受制昏逆四顧嬪嬙斬亡俱盡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蓋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毫忽不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漢興尊春秋諸儒持公穀角勝自左傳獨隱而不宣最後迺出蓋古書歷久始傳者極衆今世圖畫美人把梅者號梅妃泛言唐明皇時人而莫詳所自也蓋明皇失邦谷歸楊氏故詞人喜傳之梅妃特嬪御擅美顯晦不同理應爾也此傳得自萬卷朱

連度家大中成年七月所書字亦好其言時有涉俗者惜乎史逸其說畧加脩潤而曲循舊語懼沒其實也惟葉少蘊與予得之後世之傳或在此本又記其所從來如此

梅妃傳

梅川顧氏家塾梓行

集異記卷第一

河東薛用弱撰

徐佐卿 王積薪 平等問

裴珙 蕭穎士 韋宥

蔡少霞

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孤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翰西南而逝萬眾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懃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為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者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為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為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狄幸蜀

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即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阻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為尊官有力者之所見占積薪樓樓而無所入因泐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曉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樓于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為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况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父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

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杵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羣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間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層層心力較其九杵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鄭艾開蜀勢至今基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嗣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擇日而寫像焉及煙焰息滅磨鏤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即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擇日而寫像焉及磨鏤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

大加貶控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擇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况今眾善虛費積年如或墮前失吾亦無面目見眾善也吾今俟其成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憊於諸佛二以謝於眾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為金液耳聚觀萬眾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竟俄而金液注射赫羅騰騰遂於其時身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李嵩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歎曰如此相好而為風日所侵痛哉即施錢七萬緡屬歲之內而重閣成就只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嵩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嵩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

以觀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顧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子其聽乎即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已之二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于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野來辰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即促步而進及家驟喚入門方見其親

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顧瞻因俯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即又不聞珙即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皆亦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卽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恠曰吾豈為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即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囊鞬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裝珙孝廉命未合終過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過借馬送歸以為戲

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兒無理將人命為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笞之既至而鞵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竇莊鞵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即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于此既至則已絕矣珙驚嘆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竇溫細話其事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揚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歎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眾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櫓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于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云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紲于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即令先

窮二子須臾欵伏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墓
今有年矣穎士即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
開鄱陽王家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
年方五十鬚鬢斑白僵卧于石塌姿狀正與穎
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
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
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
之形狀者斯豈驗歟

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温州忽忽不怡江波
脩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
行忽逢淺沙亂流蘆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
技有拂鞭者宥因閑援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
纏蘆心宥即援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
手復結宥奇駭因寘于懷行次江館其家室皆
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妓樂即付箏
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繁然沙洲江徼是
物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
將安之更無少異唯短二三寸耳方饜妓即置
之赴食隨置復紉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

選蠕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眸瞭然矣
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
水之內而投於江纜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
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掣攫昇天衆咸
觀之良久乃滅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
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
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
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
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祛尤諧風尚於一日浴
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憇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
因爲褐衣鹿幘人之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乃至
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曛曛人俗潔清卉木
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即被導之令前
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五人當軒獨立少霞
遽脩敬謁玉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
靡知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止于石碑之
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
書即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

俄有二青僮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
綃文書一賫筆硯即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
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于心矣題
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
麓源澤東溼新宮宏宏崇軒轅轍雕玳盤礎鏤
檀竦祭壁瓦鱗差瑤階昉截閣凝瑞霧樓橫祥
霓騶盧巡徽昌明揆闡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
輿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于
護諸真斑列仙翁鵠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
瓊爲屑挂旗不動蘭屋互設妙樂竟臻流鈴聞
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漱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
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
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
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爲鹿憤人促之忿遂
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即紀錄自是充豫
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
立傳焉用弱亦常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
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
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修道尤劇元和未巳云
物故

集異記卷第

集異記卷第一

河東薛 用弱 撰

集翠裘

王維

王渙之

張鎰

裴通遠

邢曹建

韋知微

狄梁公

寧王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嘗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之大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為對梁公指所衣紫絕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為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艱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襪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先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右承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為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門者為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為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為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遺維衣之仍令賣琵琶兩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教務酒樂奉譙即令張筵諸伶歌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荅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為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為文乎維即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為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

流蘊籍語言諸戲大為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為解頭誠為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舉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為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為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官婢傳教維速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孟渙之齊名時風靡東偶而遊處時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貴酒小飲忽有黎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

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為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掀飲二子曰爾舍奴我豈妾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請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噓昌齡等因詰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張鑑

張相公鑑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獨厚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驚寤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譯不詳

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
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賀曰舅作相矣張
公即詰之通禮荅曰任調反語是饒甜饒甜無
逾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即舅名氏也張公
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書侍
郎平章

裴通遠

憲宗遷葬于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前集州
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繼
裴通遠化門及歸日勢已晚車輿馬騾自平康
北街後乃有白頭嫗徒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
殆盡至天門街夜鼓將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
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或有哀其
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即謂曰與嫗同
里今亦將歸若步履不遠懼犯禁車中尚可通
容能登車至里門否其嫗乃荷愧丁寧因命同
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
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逝者覆
面之物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路自是不旬日
四女相次而卒

邢曹進

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名爲河朔之健
將也守職魏郡爲田承嗣所虜曾因討叛飛矢
中目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于骨微露其末焉
即以鐵鉗遣有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鏃
堅然不可搖動曹進痛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
爲廣脩佛事用希慈蔭數日則又以索縛身于
床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
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僧入于庭中曹進則以
所苦訴之胡僧笑而謂曰能以米汁注于其中
當自愈矣及寤登言於鑿工鑿工曰米汁即泔
也豈宜潰瘡哉遂令廣詢于人人莫諭者明日
忽有胡僧詣門丐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遙
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即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
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錫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
悟錫爲米汁况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
點應手清涼頓減酸楚然旣夜其瘡稍瘳即令
如前繃縛用力以拔鉗鏃及腋鏃已突然而出
後傳藥不旬月而差矣吁西方聖人恩祐顯灼
乃若此之明徵邪

草知微

開元中士人盡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
 多山魃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後官吏事之
 如神然終遭其害知微既至則究其窟宅屠備
 薪採伺候集聚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煞殆
 盡而邑中累月蹤跡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
 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投刺請謁曰蘭陵蕭
 慥知微初不疑慮即延入上座談論笑語敏辯
 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
 曰僕途經峽中收得猴雛智能可玩敬以奉觀
 乃出懷中小合開之而有獼猴大纔如栗跳躑
 宛轉譏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携入誇異於宅內
 獼猴於是騰躍踴駭化為虎焉苟閉不及兵仗
 靡加知微闔門皆為啣噬子遺無有矣

秋梁公

秋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關
 路由華州關關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
 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
 疋即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卧牌下鼻
 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繞如食筋或觸之

酸痛刺骨於是兩眼為贅所纏目睛翻白痛楚
 危亟頃刻將絕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為也其父
 毋洎親屬叩顙祈請即釐千緡實于坐側公因
 令扶起即於腦後下針寸許仍詢病者曰針氣
 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針而疣贅應手
 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
 泣且拜則以繒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
 逼吾蓋憂病行志耳吾非為伎者也不顧而去
 焉

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雜話之際驀焉牙人趙神奴者
 請呈二馬焉寧王即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
 相神駿精彩應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
 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
 此五百緡寧王愕然謂左右曰知言付錢焉送
 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即持咨詢寧王曰
 諸公未喻當為驗之即令讓轡馳驅往復數四
 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
 千貫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
 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

此等表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伏

集異記卷第二終

陽山顧氏十友齋宋本重刻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集異記卷二

虬髯客傳

唐 杜 光庭 撰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嘗貴
 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素嘗
 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素嘗上謁未嘗不
 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膏粉羅列頗備於上未
 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
 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羅見公前
 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為帝室重臣須以
 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見實為素歎容而起謝
 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還賞公之驍獍也一校
 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
 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
 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
 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執一囊
 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
 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
 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
 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
 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處居餘氣不足長也

陽山顧氏文房

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
 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
 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公
 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
 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
 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
 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
 前公方削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髮如虬乘蹇驢
 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欹卧看張梳頭公起
 甚未決猶觀則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
 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欵衽前問其姓對客答
 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遠拜之問第幾
 白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
 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
 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
 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
 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遠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
 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
 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
 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

陽山顧氏文房

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
 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
 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
 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
 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警宇
 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
 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
 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為曰州將之子曰
 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
 劉文靜者與之相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為
 曰望氣書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何日到
 太原靖計之日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
 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
 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長促
 鞭而行承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借詣劉氏
 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
 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遂致使迎之使迺
 而至不衫不履襦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
 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
 天子也公以告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虬髯客傳

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
 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
 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即登焉又
 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
 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
 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
 穩處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即道士
 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揖而話心
 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對奕虬髯與公
 傍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
 氣清明滿坐風生顧盼輝如也道士一見慘然
 下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
 矣復奚言罷奕而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
 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為念因共入京
 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
 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
 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兼議從容無前却也言
 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即到京遂與張氏同
 往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
 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

陽山顧氏文房

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竊極珍異巾箱粧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褐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耳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昇出二十牀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欲以此世界求事當或龍戰三二十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任亦何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

陽山顧氏文房

復見公據其宅乃為豪家得以助文皇帝之貴遂匡天下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秦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人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由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耳

虬髯客傳終

長州顧氏家塾梓行

隴西李 濟翁編

單馬有行色

今見將首途者多云車馬有行色

按莊子稱柳下季逢夫子自盜跖所回云此也
意者以其車有塵而馬意殆今有涉遠而來者
用此宜矣南華既非僻經感所觀習奚不根其
文意而正其譌歟一本無

不拜單

近代浩虛舟作蘇武不拜單于賦爾

來童稚時便熟諷詠至於垂白莫悟賦題之誤
抑皆詮寫昇在甲等何不詳史漢正傳不拜單

于是鄭衆非蘇武也余宗人翰蒙求亦明言蘇
武持節鄭衆不拜况梁元帝亦著論曰漢世銜
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旄節
卧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隔絕區外學者豈能
尚醉而不解醒耶一本無

行李 李字除某名地名人之姓之外更無別訓義

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理遂注云行
李使人也遂俾今見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
而不悟是行使爾按舊文使字作岑傳寫之誤
誤作李焉舊文使字下人人下子

祿里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祿今多以覺音

乎非也是以魏子及孔氏秘記荀氏漢紀慮將

來之誤直書祿里可得而明也案玉篇等字書

皆云東方為角音祿或作角字亦音祿魏子

秘記漢紀不書祿而作祿者以其字僻又慮誤

音故也以愚所見角是當東方何者案陳留志

稱京師亦號為灞上儒生灞既在京之東則

星為東方不疑矣字書言角直宜作祿爾然祿

字亦音角音覺者樂聲也或亦通作祿角之

角字是以今人多亂其音呼之稍留心為學者

則妄穿鑿云音祿之角字與音覺之角字顯畫

有分別處又不知角祿各有二音字體皆同而

其義有異也又禮記君夫人鬢爪實于祿中鄭

司農注云祿當為角聲之誤也既云聲誤是鄭

讀角中為祿中祿與祿是雙聲若讀角為覺

是腭際聲祿是舌頭之聲何以破聲誤之說也

注復云角中謂棺內四隅也據此則又似音祿

之角與音覺之角義略同矣陸氏釋文孔公正

疏不能窮聲盡義亦但云祿當為角何忽後學

之甚故愚自讀漢之角里禮之祿中皆作祿音

亦豈敢正諸君子耶然好學者幸試詳之

今見賓旅出主人之門必曰客散孟嘗門
但風聞便用不尋其源使主人知其源必惡而
不樂矣寔為客去就不可不知也此是王右丞
維悲府主已沒之句上句云秋風正蕭索蓋痛
其主人歿後同僚皆散其可用乎

曲射名飲坐令作有不悟而飲罰射
者皆曰蟲傷早潦或云蟲傷水旱且以為薄命
不偶萬口一音未嘗究四字之意何也蟲傷宜
為蟲霜蓋言田農水旱之外抑有蟲蝕霜損此

四者田農之大害六典言數矣呼曲手各則
下兵為下平閻羅鳳為閻羅鳳者辭則河內王
為何奈王橋竿上為長竿上如斯之語豈可

俗生男必給云女女給云男意者以其
形新魄怯慮鬼物知而逼攝不欲誠告當由高
亦解律皇后誕女後王尚欲悅后兄光意詐稱
生男而大赦後大臣家效之因主失德不道或
以此戲漸至成風今為忌諱乖歟

京兆昭應縣東有戲源驛案其地在戲
源之傍漢書陳涉將周章西入關至戲蘇林云

陽山顧氏文房

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小顏又云今有戲源驛音
平聲人所知也何為舉世皆以去聲呼此驛號
彼從徒爾我輩其可終誤哉

梅韻叢有似薔薇而異其花葉稍大者時人謂
之枚檠音實語訛強名也當呼為梅槐在灰部
韻音回案江陵記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樹嘗因
梅與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薔薇者得非分枝
條而演亂哉至今葉形尚處梅槐之間取此為
證不乃近乎且未見梅槐之義也直使便為玫

瑰字豈百花中獨珍是耶或云瑰即玫瑰
瑰亦音回不音瑰其瑰字書瑰者是瑰瑰者
者是玫瑰字書有證也

藥欄今園廷中藥欄即藥欄即欄猶言圍援
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懼者以為藤架蔬圃堪作
切對是不知其由乖之矣按漢宣帝詔曰池籬

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注云以竹繩連欄為
藥藥使人不得往來爾漢書關入官禁字多作
草下關則藥欄作藥蘭尤分明易悟也一本無作

禮記之月令者今人咸依陸德明所說云
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合為之誤也蓋

陽山顧氏文房

出於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玉篇云
周公所作是也呂紀自采於周書則不得言戴
禮取諸呂紀明矣

論語宰予晝寢鄭司農云寢卧息也梁武
帝讀為室之寢畫作胡卦反且云當為畫字言
其繪畫寢室故夫子嘆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
不可朽然則曲為穿鑿也今人罕知其由咸以
為韓文公愈所訓解也

傷人乎不問馬今亦為韓文公讀不為否
言仁者聖之亞聖人惟仁於去不仁然馬也

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然而乎字下豈更
有助詞斯亦曲矣况又非韓公所訓按陸氏釋
文已云一讀至不字句絕則知以不為否其來
尚矣誠以不為否則宜至乎字句絕不字自為
一句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對曰否既不傷人
然後問馬又別為一讀豈不愈於陸云乎

唯句度義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
夫發平聲即為其字發上聲變為某字去入又
改為某字轉平上去入易耳知合發不發為難

不可盡條舉之今略推一隅至如亡字無字毋
字並是正無非借音也今見點書每遇亡有字
必以朱發平聲其遇母有亦然是不知亡字亡
字母字母字點畫各有區分亡字之亡從一點
一畫下觀篆文當知矣是以無字正體作亡失
之亡母中有人母有字其畫盡通也父母字中
有兩點劉伯莊音義云凡非父母字之母皆呼
為無字是也義見字書其无无上既今多混書
陸德明已有論矣學者幸以三隅反焉可不起
乎乎

非五臣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為迂繁
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尚習五臣者大誤
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
功有舊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題元注人之姓
字或有迂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
與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別既存元注
例皆引據李續之雅宜殷勤也代傳數本李氏
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
旋被傳寫之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
多余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唯注之贍

必有異至於科段手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
 備也因此而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盡從李氏注
 中出開元中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
 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引憑證細而觀之
 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說遊
 獵云詩少施巧秦成力折李氏云許少秦成未
 詳五臣云昔之捷人壯士搏格猛獸施巧力折
 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況又不知二
 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
 大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
 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况秦地厥田上上
 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
 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其有李氏不解而
 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繫駁亦略指其所改
 字曹植樂府云寒驚衆能踏李氏云今之腊肉
 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鉉論羊淹
 雞寒劉鳳釋名韓羊難雜為證寒與韓同又李
 以上句云膾鯉膾胎鰈因注詩曰魚膾膾鯉五
 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驚為魚膾以就毛詩
 之句又子建七啓云寒步蓮之巢龜繪西海之

陽山顧氏文房

飛鱗五臣亦改寒為寒寒取也何以對下句之
 膾耶况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寒字於理
 甚不安上句既改寒為寒即下句亦宜改膾為
 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
 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為魚寒耶斯類篇篇
 有之學者幸留意乃知李氏絕筆之本懸諸日
 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雞耳其改字也至有
 翻鱗對恍惚則獨改翻鱗為翩翩與下句不相
 收又李氏依舊本不避國朝廟諱五臣易而避
 之宜矣其有李本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貴有
 異同改其字却犯國諱豈唯矛盾而已哉
 杜度世微名與姓音同者必稱杜度愚或非之
 曰杜不名度其人則冷晒曰韓文公諱辨亦引
 之子獨不然妄也愚見其信韓文公如信周孔
 故不敢與之言歸而自紀曰按篤論云杜伯度
 名操字伯度善草書曹魏時以其名同武帝故
 隱而舉字猶淵名備字犯漢後人見其姓杜
 字伯度遂又削去伯字呼為杜度明知度非名
 也且篤論是杜恕所著恕亦曹魏時人也與伯
 度實為一家豈可不信杜篤論之本真而從韓

陽山顧氏文房

文公之末誤也

初學記 初學記月門中以吳牛對魏鶴吳牛

以不耐熱見月亦喘然魏鶴者引魏武帝歌行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為棟斯甚疎闊如此則蓋

言魏鳥乎漢武帝秋風詞云秋風起兮白雲飛

草木黃落兮鴈南歸今月門既云魏鶴則風事

亦用漢鴈矣若是採掇文字何所不可東海徐

公頭儒也何乖之甚

七步 陳思王七步之捷用事者移於常人宜矣

若褒今朝諸王則大不佳何者七步所成詩即

燃箕煮豆之二十字也細而思之其可當諸王

所用哉梁代任昉襄竟陵王行狀云淮南取貴

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雖梁人褒王固無忌

諱然欠審爾若以諸王為捷幸有十步事相當

而新何不採於後魏耶

渭陽 徵舅氏事必用渭陽前輩名公往往亦然

茲失於識豈可輕相承耶審詩文當悟皆不可

徵用矣是以齊楊愔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

至渭陽未愔便號泣子恭亦對之歛歎又有思

慮二字亦不可輕用其義類此故附說之亦見

詩矣

方寸亂 今見他人稍惑梳未決則戲云方寸亂

矣此不獨誤也何失言甚歟按蜀志潁川人徐

庶從昭烈王率兵南行被曹公追破而庶母為

其所虜庶將辭昭烈以詣曹公乃自指心曰本

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地耳今母

為彼獲方寸亂矣無益於事遂弃蜀入魏苟事

不相類其可輕用耶若撰節行倡娃傳引用雖

非正文其為此事則云善矣

詩 衛淇澳篇云綠竹漪漪按陸璣

木疏稱郭璞云綠竹王芻也今呼為白脚楠成

云即鹿蓐草又云篇竹似小蘗赤莖節韓詩作

薄韜亦云葦篇竹則明知非竹矣今為辭賦

皆引漪漪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

彼中唐綠竹漪漪便襲其謬殊乖爾按謝贊若

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為昭明之亦也故盡引陸

郭之注疏云陸璣字從玉旁非士衡也愚宗人

大著作祝嘗有顯論今秘閣西南廊新碑古人

姓名若此參誤多矣故愚撰十四代燭疑史目

以別白也

萬幾字出於尚書臯陶謨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也案孔安國云幾微也言當戒萬事
之微也史以晉太宗為丞相時於事動每經年
相溫患其稽遲而問對之曰萬幾那得速耶斯
對真得書義近者改為樞機之機豈尚書之前
別有所見始未聞也當由漢王嘉奏封事引用
誤從木旁也顏氏不引孔注以證又後人不根
其本遂相承錯謬且曰漢書尚爾曾不知班顏
亦自誤後學也

請長終軍請長纓今多云將係單于分門書

策亦然所未喻也按漢書本傳云南越與漢和
親乃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人朝比內諸侯
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斯文
甚明何其相承而吳正史耶蓋由終軍傳內有
當發匈奴使軍自請行之處旋又叙請纓事讀
者誤合為一段遂此乖謬矣終軍自請使于匈
奴曰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匈奴
之前今將說者宜云終軍請畫吉凶於虜廷不
則言請長纓以羈南越王若係單于乃賈誼之
事非終軍也按班贊云誼欲試屬國施五餌三

陽山顧氏文房

表以係單于且非以長纓係之也又按陳思王
表云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
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
北闕斷可知矣

鄴漢相蕭何封為鄴侯舉代呼為離有呼替
者則反掩口而啞深可訝也鄒氏分明云蜀沛
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贊又茂陵書云蕭何國
在南陽合二家之說音贊不音離明矣司馬貞
誠知音贊不能痛為指揮將來而但云字當音
贊今多云呼為嗟遂使後學見今呼為嗟字咸曰

且宜從衆是誤也可歸罪於司馬氏司馬貞
龍駒及小頭之徒皆作贊音即不得云今多呼為嗟矣所以更舉之者貴乎字如司馬公之失矣

御書朱博請罷大司農復置御史大夫云是時
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府中列栢樹
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
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蓋史言御史大
夫之職休廢也井竭烏去後二年朱博為大司
空慮久廢御史大夫職業無以典正法度固請
罷所任大司空得為大夫願盡力為百僚率哀

陽山顧氏文房

帝從之正史甚明今多以爲栢自博裁烏自博集職由榮求朱博烏雋而復白家六帖注引不盡然也

除授二字當路分明今多不能窮審意義俗吏非調選得官者皆自六曰我乃堂除而亦有隨俗語新拜官者曰某乙除某官至有遺賀書題之云送上新除某官以除故乃以詛新官俾除去之也案漢書凡言除其官以除故官就新官而晉宋已降史書既非班馬之筆多不根義理或以拜授爲除及載本語則義旨宛在今

聊舉其一如晉王導讓中書監請爲三師表云臣乞得除中書監竭誠保傅是也又漢王彭祖每二千石至其國則迎之除舍注云初除所至之舍此注亦須細味之若以初到之舍乃州宅也蓋初除贊移出之館亭爾以臨歧路故迎之於此除之義明如皎日其可不悟哉今授代無新拜之官者云有除無授唯此語允當其有謂之除書者乃除去前人舊官與新人也

海關近有因覽授之說問予曰今新拜官非恩薦之地僉申謝禮無乃不誠乎斯甚無謂予曰

却是故事劉歆拜黃門侍郎其父向戒曰今年少得顯處新拜宜皆謝貴人叩頭謹慎戰戰慄慄乃可免也今之徧謝其暗合耶當行學家之教也

資暇集卷上

資暇集卷中

隴西李 齊翁編

世咸云甘羅十二為秦相大誤也案史記云羅事相呂不韋羅因說趙有功始封為上卿不曾為丞相也相秦者是羅祖名茂**押牙**武職令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此職名非押其衙府也蓋押牙旗者今又有押節者之類是也案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旗故必堅牙旗於門是以史傳咸作牙門字今者押牙既作押衙而牙門亦為衙門乎

揚州揚州者以其風俗輕揚故號其州今作楊柳之楊謬也

星貨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鑷其物以竊者曰星貨鋪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為星火鋪誤也

合醬人間多取正月晦日合醬是日偶不暇為之者則云時已失大誤也案昔者王攻越民正月作醬是日以農事未興之時俾民乘此閑隙備一歲調鼎之用故給云雷鳴不作醬腹中雷鳴所貴今民不於三二月作醬恐奪農事也合

陽山顧氏文房

不躬耕之家何必以正晦為限亦不須避書但問裁趨得法否耳

座前身卑致書於宗屬近戚必日座前降几前之一等案座者座於牀也言卑末之使不當授受置其書於所座牀之前俟隙而發不敢直進之意今或貽書中外言座前則以重空前則以輕逐初坐前無義也其字既不居下是使前人坐於地非禮之甚歟不爾直云座字空前可矣命文書不相指是云凡諸朝觀會通借介將下公卿已下曰閣下或云執事足下付者應云此蓋進之謂也今無貴賤通皆云閣

起居又早致書將結其語云附狀起居狀字下直加候字也案王肅云起居猶動靜也若不加候字其可但言附狀動靜乎語既不了理遂有乖末吏短啓亦然也

不備又今尺題多云不僅人情僅字訓分不備人情是何言歟荀云僅旬僅別則如此之類可用矣不爾交不近人情也

彭原今代多稱故丞相彭原李公謂其子麻

陽山顧氏文房

曰吾不如爾有令子蓋言廓子畫蚤修辭賦而
郭不辨也毛索劉氏代說張憑父不才焉祖鏡
謂憑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時憑僅數歲歛手
對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好事者見彭原公尚
談諧遠移之以資一時之噱而不知小虧丞相
之甚其誣厚矣不然者彭原公豈不見張憑之
語耶或云是彭顯公

朝服今俗釋服多謂朝服時斯朝非禮按戴記魯
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其是日便歌夫子
擊柝于路云三年之喪亦已矣夫而復曰朝服

則其善明知月雖是朝非禮也朝服者謂朝
月矣故夫子訝其不待明日而歌斯是以傷
云又多乎哉今之免服準式給晦日假者蓋以
朝既從言使竟是日吉服盡與親賓相見偏示
禮終至明日復叅公務無樂不為之義又禮書
贊云前一夕除某物又曰夙興云云足知朝服
除廢以為明晨之漸凡曰釋服悉宜從朝矣在今
脫服既內以禮云大喪不違涕泣而見人者
既不行求見人人來見之不違涕泣則至哀
無節今見卒哭之後月且月半以朔望為期不

見親賓遇節復如是出何典歟至有專高居喪
者以是日客多不敢求見遽自告退宜矣若
以為辭未敢問命善功之服朔望冬至俗禮外
人貢此厥堅多似為中惜哉

辰日不哭前哲非之切矣國朝又有故事
誠為不能明矣今抑有孤辰不哭其何云耶

三日成服之制聖人斷決著在不刊之經
無敢踰之矣今或見不詳典禮取信巫師有至
五日之僭者夫禮等於天實崇大之事也非小
生所宜該但以前序從朝故略舉其概

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為壇以
時祭祀今之上墓或有憑焉又云主人去坐百
步下馬公服無者常服則是吉禮分明矣其上
饌與時饗何殊今多白衫麻鞋者衣冠在野與
黎庶雷同大錯大誤也且春秋二仲月公卿拜
陵並具公服則曰時之例矣又宗唐禮凡參辭
並是公服故松柏非遠之家每新改授皆見所
以示仕祿朱紫之榮釋褐結綬仰亦如之其四
時之享布素暫去欄板即可矣若悉白衫麻鞋

何以表軒冕耶必申哀敬豈在如斯今或往往

仍有自宅便麻衣絲履而去尤為不可或曰今

或曰有中綉行上基祭禮亦謹不敢且又新

素色淡粧

忌日必哀又曰不樂令或其日匿計不聞

哀停喪不成服不面親戚不留尺題抑有前一

日晚便絕賓者未知出於何典也代說云前輩

人忌日唯不飲酒作樂近之矣然加以不出齊

聞飯不軍之疏晨受親戚慰早見不惟別吳外

其畫也尺題留而不

復親戚來而不拒言不送感志不離感難可謂

中禮矣若乃送客挾彈訪人醇酒立時之輩攝

祭之流固無足言者至如子就三日之不食叙

治七歲之至性豈唯不樂必哀所可抑制耶職

擬代有其日焚紙金紙

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僉作爆逆之字全

常曆問莫究其端近見惠郎中寔云合作武豹

字曾有得處偶忘之言豹性潔善服氣雖雪雨

霜霧伏而不出慮汚其身自時所聞每嗟所未

見因覽列女傳見陶谷子妻所云豹有文豹

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

乃知惠說自此爾小謝詩云雖無玄豹姿終隱

南山霧是也南華亦云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

靜則併宿公署雅是豹伏之義宜作豹直固不

疑也

常憶幼時見在事或三五人同行其中簡

芻囊位下卑行者俾前行呵逐開路位高行專

者得以默而近馬其高尊之殿乘亦不離馬後

蓋饒謙之去就也意者偏遠便於高尊處今則

反是情芻前引以為尊殿乘訖而無序何耶

夫拜者禮之特所以申敬恭之儀故周禮

有稽首頓首振動吉凶奇褒肅九等之拜以示

威靈而觀容止也其非至親行卑者拜則接捧

示止之不敢當之意今卑謙太過反不敢接捧

而鞠躬側立惕受翻令前人得以盡禮深拜又

書狀弔慶辭謁並削去拜字以敬尊官都幸詰

非上筮者必話乘道茂之行有一

所知大開小肆自乘而上回者必曰嫗於乘門

實上其神平俾來覆之乘言休則嫗言答乘言

答則嫗言休顧後中否乘嫗各半或有折語者

曰斯管公明門前媼也咸誤矣案符子云齊有
好卜者十而中五鄰人不好卜常反之亦十中
五與卜卜等耳蓋是子家設理之詞後人呼聲
而至是愚欲歸實故證之

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昔人

皆以為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帶也一說漢
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
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之類末句有知律
令之言並非之也案律令之令字宜平聲讀為
零音若姓詩禮之令也律令是雷聲捷鬼擊

者豈不知之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
鬼之疾走也

永樂家永樂坊內古冢今人皆呼為東王公墓
有祠堂加其上俗以祈祀稱造化東王公大謬
也案韋氏兩京新記云未知姓名時人誤為東
方朔墓也當時時人已誤今又轉東方朔為東

王公後代必更轉為東里子產矣光祿坊內下
有古冢折記
不載時人以與永樂者對遂目為王母臺張郎
中燕云常於雜鈔中見光祿者是漢朝王味
墓以賢呼為王母所以注
東平為王公故附于注
蜀馬成都府出小駒以其便於難路號為蜀馬

今宣城郡亦有小馬時人皆呼為宣州蜀馬語
習不悟良可笑焉有以中宗時時人呼姚丞相
為陝州吳兒同州桂
鞏亦然

錢戲今有奕局取一道人行五棊謂之錢融融
宜作戎此戲生於黃帝感鞠意在軍戎也殊非
圓融之義使元規著座右方所言感戎者今之
錢融也學者固已知之

攤錢錢戲有每以四文為一列者即史傳云云
所意錢是也俗謂之攤錢亦曰攤鋪其錢不使
疊映歎惑也疾道之故譌其音音攤為蚤訛反
音鋪為蒲厥義此耳今人書此錢戲率作擲蒲

字何貶擲蒲之甚耶案擲蒲起自老子今亦為
呼盧者不宜雜其號於錢說攤鋪之義較然可
寓直常見直宿公署咸云寓直徒以當直字俗
稍貴文言而不究其義也案字書寓寄也寓直
二字出於潘岳之為武賁中郎將晉朝未有將

校省故寄直散騎省今百官各當本司而直固
是當直安可云寓何異坐自居第而稱儔儻也
黍端端五者案周處風土記仲夏端五烹鶩用
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

義無取為余家元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

處而近見醴泉縣尉廳壁有故光福王相題鄭

泉記處云端五日豈三十年端五之義別有觀

俗字 俗字至夥留字已有二草在心今或更加

草非也因芻又記得趨走之趨今皆以多居走

非也音焦下已有火今復更加一火利也瓜果

字皆不假更有加草瓜字已象剖形明矣俗字

甚衆不可殫論

俗之誤譚 不可以證者何限令人呼郡刺

史為刺史謂般涉為官涉謂茜為聖食魚謂鯪

為挂以蠶為詭人振鼻為噴涕吐口為愛富不

知噴嚏意噴嚏者 射斗為醜剪刀為箭帽為墓

音益載府和京出 禮為里保為補褒為通暴為步觸類甚多不可

挽歌 代云挽歌始自田橫門人非也左傳曰魯

哀公會吳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令歌虞殯杜

注虞殯送葬歌也如是則已有久矣

馬 自便服乘馬已來既無帷蓋乃漸至大裁

帽席帽之障蔽近年時態唯修虛事至於致恭

尊高不敢戴上馬宜矣直有出門猶露音露如

資暇集卷中

陽山顧氏文房

資暇集卷下

隴西李 濟翁編

俗佈嬰兒曰麻胡來不知其源者以為多壽之神而驗刺者非也隋將軍麻枯性酷虐楊帝令開汴河威稜既盛至稚童望風而畏于相恐嚇曰麻枯來稚童語不正轉枯為胡只如憲宗朝涇將郝玘蕃中皆畏懼其國嬰兒啼者以玘怖之則止又武宗朝間孩孺相脅云薛尹來咸類此也况魏志載張文遠遠來之明證乎玘在碑陰刻

不及 諺云千里井不反唾蓋由南朝宋之計吏瀉劉殘草於公館井中且自言相去千里世當重來及其復至熱渴汲水遽飲不憶前所吞草草結於喉而斃俗因相戒曰千里井不反到復訛為唾爾

今之靡酒謂合作神味送酒音碎今字黃賦近三十拍促曲名三臺何或曰昔鄴中有三臺石季倫常為游宴之地樂工倦怠造此以促飲也一說蔡邕自治書御史累遷尚書三日之間閱歷三臺樂府以邕曉音律製此曲動

邕心抑希其厚遺亦近之

借借吐孛反書籍俗曰借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案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云古諺借書一啞還書二啞也後人更生其詞至三四因訛為癡

飲酒之卷白波義當何起按東漢既捨白波賊戮之如卷席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也亟有孔文子之徒下問龍鍾之義且未知所自輒以愚見鍾即泔爾泔與鍾並蹄足所賤矣則龍之致雨上下所踐之鍾固淋漓踐澆矣

表當止此餘俟該通

今人每嚏必自祝所祈云云案郁終風篇注願猶思也言猶我也蓋他人思我我則嚏之也鄭又稱古遺語每嚏云人道我以爲他人說我我則嚏此正得其願言者非祝願之類非語言之言今則自祝乃由誤解詩句爾

公郡縣主官禁呼為宅家子蓋以至尊以天下為宅四海為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亦猶陛下之義至公主已下則加子字亦猶帝子也又為阿宅家子阿助詞也無語乃以宅家子為

茶子既而亦云阿茶子或削其子遂曰阿家以宅家子為茶子既而亦云阿茶子削其子字遂曰阿茶一說漢魏已來宮中尊美之呼曰大家子今急訛以大為宅焉

下俚俗呼下俚家為嘉李家者音云以俚與國姓音同不敢聯下字呼因改為嘉下聲逐近亦以家美故也

哀者謂之揚聲不知起自何代案其嘖嘖然宜呼為羊聲義取報羔羊跪爾不唯助也抑用邀之豈不深乎哉

屋頭俗命如廁為屋頭併井州人或鑿土為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帝怒其魏郡丞崔叔寶以溷汁沃頭後人或食或避親長不能正言溷因影為沃頭焉

車輕俚語以車頭前為買者乃由不識輕字故也音詩云如輕如軒前重為輕後重為軒俚見輕字以輕字便以支乙音呼音輕而思此車質之誤也亦宜云頭輕其義與車同矣

陽山顧氏文房

宜音宜為但蓋此字音且又音聞當是宜於宜旁書旦聞二音者遂誤合二音反謂以成俗余嘗因市此呼作聞音為輕薄所嗤曰真村裏書生余應之曰聲亦呼作旦音知乎是

為衛代呼驢為衛於文字未見今衛地出驢義在斯乎或說以其有軸有槽譬如諸衛有胃曹也因目為衛自前其有直處即吏居之今則皆自廬舍以宿衛士是也

奴為邦呼奴為邦者蓋舊謂僮僕之未冠者曰豎人不能直言其奴因號奴為豎高歡東魏用

事時相府法曹卒子炎誤犯歡奴杖之歡諱樹而威權傾於荆下當是郡寮以豎同音因目奴為邦義取邦君樹塞門以句內有樹字假豎為樹故歇後為言今兼刪去君字呼之一說邦字類拜字言奴非唯郎主是賓則拜

大代稱士流為醋大言其峭醋而冠四人之首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比於醋而更驗故謂之馬或云往有上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復落魄不調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新鄭多衣冠所居

陽山顧氏文房

因認被斯號亦云鄭有醋溝士流

州著

之東尤多甲族以甲乙叙之故曰醋大愚以為

四說皆非也醋宜作措止言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抱宋南土有水以抱為名者言其輕滿不

斤亦以造器滿抱如無因以懷抱名之也南土

多陂塘多生水松其抱木蹙水沫依松而成似

松之流贅浮繞其株悉去水面三寸原其化微

假松之氣爾故其臭方其質輕抱木突輕於赤

脚誠哉斯言然余為南漳守命工為函匣筒評

抑造清明毬卵輕齋而歸北人莫不稱便而

薛陶松花牋代以為薛陶牋誤也松花鹿其

來舊矣元和初薛陶尚斯色而好製小詩情其

幅夫不欲長城張乃命匠人狹小之蜀中才子

既以為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陶牋今

蜀紙有小樣者皆是也非獨松花一色

獨乘獨乘硯始因元和初愚之叔翁宰之

未陽邑諸季父温清之際必訪山水以游一日

於澗側見一紫石憩息于上怪其色且欲

隨至遂自勸姓氏年月遂刻成

文復無利缺乃曰不刻不楚可琢為硯矣既就

琢一硯而過但惜重大無由出之更行百步許

往往有焉又行乃多至有之奉者不可勝紀遂

與從僮輩數輩而出就縣第製斷時有胥性巧

請斷之形出甚妙季父每與俱之澗所胥父兄

獨乘逆肆人也因季父請解胥藉而歸父兄之

業於是來斯開席於大路厥利驟肥土谷競効

今自元和後往還京洛每至獨乘儲者相率

福昌邑下至於弟姪市其器稱福李家則價不

有所獻以報其本迄今下息季父別業在河南

我曉然則其石以為

石石餅餅本曰嘯餅同州人好相嘯將投

公狀必懷此而去用備狴牢之糧後增以甘辛

變其名質以為貢遺矣

李環錫蘇乳煎之輕錫咸云十年來始有出河

中余實知其由此武臣李環家之法也余弱冠

前步月洛之綏福里方見夜作問之云乳錫時

新開是肆每斤六十文明日市得而歸不三數

月滿洛陽盛傳矣開成初余從叔聽之鎮河中

自洛招致錫者居於蒲蒲土因有是錫其法

陽山顧氏文房

聞傳得唯博軍人滿得去之十八九故今奉

天亦出輕錫然而少於蒲者不盡其妙焉

風爐以周繞通風也一說形像各峰爐子理

亦近焉

相思豆有圓而紅其首烏者舉世呼為相思

子即紅豆之異名也其木斜斫之則有文可為

彈博局及琵琶槽其樹也大株而白枝葉似槐

其花與皂莢花無殊其子若穠豆處于甲中通

身皆紅李善云其實赤如珊瑚是也

所言甘草非國老之藥者乃南方藤名也

其義似薔薇而無刺其葉似夜合而黃細其花

淺紫而蒸黃其實亦居甲中以枝葉俱甜故謂

之甘草藤土人異呼為草而已出在潮陽而南

漳亦有故備載之

投子者投擲於盤筵之義今或作頭字言

其骨頭所成非也因此兼有作骰字者案諸家

之書骰即骰字爾不音投史記蔡澤請說注曰

云投項也則以玉石為投

貞元初穆寧為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

尚書及給事已下尚未分官列侍寧前時穆氏

陽山顧氏文房

家法切峻寧命諸子直饌愁不如意則杖之諸

子將至直日必探求珍異羅於鼎俎之前競新

其味計無不為然而未嘗免笞叱之過者一日

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忽曰白肥而脩

脩相滋其宜乎遂同試曰甚異常品即以白裹

脩改之而進寧果再飽宛陵與諸季望給事盛

形羨色曰非唯免笞兼當受賞給事頗亦自得

寧飯訖戒使今日誰直可與杖俱來於是罰如

常數給事將拜杖遽命前曰有此味奚進之晚

耶於是聞者笑而傳之

今饌生肝肚為飯食之一味曰生肝

鏤刺言其細切如彫鏤之義一說名生肝虜詐

言以胡虜祭之餘胙聲譌故云鏤刺也凡諸飯

食名號字余撰變王子泉僮約并雜字在集中

言之詳矣所未該者今之五味晉煇瓜茄及豬

肉俗謂之丑甲音者而臆膈膈字反是字書

內煉字音丑獵者譌呼丑甲反爾此字火旁云

下木別有火旁世下木音士甲反是沸湯滌

菜字其首丑獵者義由暗煇也

單羅單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

陽山顧氏文房

食非也餽飽以其象渾沌之形不能直書渾沌而食避之從食可矣至如不托言舊未有刀机之時皆掌托烹之刀机既有乃云不托今俗字有餽既乖之且甚此類頗多推理證辨可也中時人不得其名遂以其貌目之曰鑿虛今性

阮咸樂器有以琵琶而圓者曰阮咸大曆中惠之再從叔翁司徒沂公之鎮滑也因與賓客會琴話及斯樂曰往中宗朝元賓客行中為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冢獲其銅鑄成者獻之元日

此阮仲容所造乃令工人木為之音韻清朗頗難為名權以仲容姓名呼焉于今未蒙佳號不阮云昔賢豈可以名氏而號樂器乎其形象月其聲合琴自為月琴宜矣自是知之者不以舊名呼今人以為李崖州在相日所號非也後梁宣帝起舞武帝陞周書云五帝臣阮咸不謂之類則周武所彈乃是今之五絃明知手批把謂之琵琶則劉鍊所云今四絃始專兒始并撥用也今阮氏五絃是下知故事之言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資暇集卷下

琴今彈琴或削竹為甲以助食指之聲者亦因沂公也嘗患代指而舊甲方墜新甲未定風景廓澄援琴思泛假甲於竹聊為權用名德既崇人爭傲効好事者且曰司徒甲夫琴韻在乎輕清且竹於自然之甲厚薄剛柔殊矣况弃真用假捨清從濁乎蓋靡知其由也至如筇篥之與秦箏若能去假還真其聲宛美矣論云然不如其無近自然故知甲宜從真矣

子之其孟遂定即命匠以漆環代蠟造於蜀相蜀相奇之為製名而話於賓親人人為便用於代是後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製以至百狀焉今昇平正氣

郭汾陽書吏也舊但用刀子小者而汾陽雖大度廓落然而有晉陶侃之性動無廢物每收其書皮之右所務下者以為逐日須取文帖餘悉卷貯每歲終則散主守家吏俾作一年之簿所務之處多不端直文帖且又繁

積香吏不暇剪正隨曲斜聯糊一日所由勞刀
忽折不餘寸許吏乃鋸以應急覺愈於全時漸
出新意因削木如半環勢如於折刃之上使繞
露鋒植其書而勞之汾陽嘉其用心曰真郭子
儀部吏也信不謬每話于外後因傳之益妙其

題大僚題上紙籤起於丞相李趙公也元
和中趙公權傾天下四方絨翰日滿閣者之袖
而洛帥鄒士美時有珍獻趙公喜而回章盈幅
曲叙彩動誤卷入振武封內以遺之而振武別
紙則附于其時阿跋光進帥趙公手字

誤畫時飛墨趙公趙公因命書吏凡有尺題各
令籤記以送故于今成風也

狀文宗朝以前無之自宋崖李相貴盛於武
宗朝且近代稀有生一品百官無以希取其意
以為舊刺輕刺劍劍相扇留具銜侯起居狀而
今又益競以善價紙如出印之字巧諛曲媚猶
有未錄之遺恨井丹橋正平生於今日其亦如
是乎

醫方云牛膝忌牛肉余好窮物性嘗於冬
日以牛肉裹牛膝經旬肉藥俱不敗因知始初

陽山顧氏文房

此論意者徒以名類然也即思本草云葛花令
人膈下常痛斯堪絕倒若爾則王莽末南方餓
吐掘食何不東觀書載其多患脾瘠氣平牛膝
之忌當由痔疾不宜食雜肉痔風也偶然此肉
發動腸風而病名與葛花同爾

題永貞之前組藤為蓋曰席帽取其輕也後
或以太薄冬則不禦霜寒夏則不障暑氣乃細
色蜀代藤曰禮帽貴其厚也非崇昔莫戴而人
亦未尚元和十年六月裴晉公之為臺丞自化
禮帽年時書錄一帥聖朝是方議兵計

而晉公為二帥俾捷步張裴晉公何便謀
害至聖東門導炬之下霜刃欽飛時晉公繫帽
是類刃不即及而帽折其簷既脫禍朝晉房尚
之近者布素之士亦皆戴焉裴晉公惟大和
末又染繒而復代蜀日登綉帽雖示其妙與禮
帽之庇懸矣會昌已來吳人街巧抑有結絲帽
若網其巧之淫者織花鳥相厠焉裴晉公
裴非古製不知孰起也此者遠游行則用大
和九年以十家之累者遷迤窳謫人人皆不自
期常虞蒼卒之遺每出私第咸備四時服用舊

陽山顧氏文房

以紐革為腰褱置於殿乘至是服用既繁乃以被易之成俗于今大中已來吳人亦結絲為之或有餉遺妾徒說而不用也

元初酌酒 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譽雖數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遺滴居無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瑩而蓋皆柄皆具大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甌而小異目之曰偏提論者亦謂其便且言柄有礙而屢傾及今見行用

及背之半倚必將仰脊不違網亦由中貴人初意也蓋防至尊賜坐雖居私第不敢倣逸其體常習恭敬之儀士人家不窮其意往往取樣而製不亦乖乎

謂當離人來去

資暇集卷下

隸川顧氏家塾梓行

幽閑鼓吹

清河張固撰

宣宗賜念萬壽公主蓋武皇世有保護之功也
駙馬鄭尚書之弟顛當危疾上使訊之使迴上
問公主視疾否曰無何使曰在慈恩寺看戲場
上大怒且歎曰我惟士大夫不欲與我為親良
有以也命召公主公主走輦至則立於階下不
視久之主大懼涕泣辭謝上責曰豈有小郎病
乃親看他處乎立遣歸宅畢宣宗之世婦禮以
修飾

宣宗暇日召翰林學士時韋尚書漢遜入上曰
要與卿歎曲少間出外但言論詩上乃出新詩
一篇有小黃門置茶訖亦屏之乃問曰朕於勅
使如何韋公即述上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搖
首曰揔未揔未依前怕他在於卿如何計將安
出韋公既不為之素備乃率意對曰以臣所見
謀之於外庭即恐有大和末事不若就其中揀
拔有才識者委以計事如何上曰此乃末策朕
已行之初擢其小者自黃至綠至緋皆感恩若
紫衣掛身即一片矣公慙汗而退憶大君之問

社稷之福對敬止此惜哉

裴公休在相位一日奏對宣宗曰今賜卿無畏
有何財畫言之公嘗蓄論儲宮之意至是乃頻
首以諫上曰若立儲君便是閑人公不敢盡言
而退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
事今孤相進李遠為杭州宣宗曰比聞李遠詩
云長日唯銷一局碁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
之言不足有實也仍薦遠廉察可任乃俞之
宣宗視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也上

曰遠郡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
有情懇乎吾不敢忽也

張長史釋褐為蘄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
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
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為事但觀少公筆跡
奇妙貴為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
愛書答曰先父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曰
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冠于一

時
白尚書應舉初至京以詩兩韻顧著作顧觀姓名

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即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即易矣因為之延譽聲名大振

喬彛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彛曰午叩門試官令引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箇漢相對作此題速改之為溼洼馬賦曰校步子奮筆斯須而就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胡山之亂葉便欲首送京尹曰喬彛峰巖甚宜以解副薦之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為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記其所為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尊者視之當為改正李公喜併付之彌年絕跡李公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常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於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少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吏部時為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屬

門大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援帶命邀之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驢出都門貫酒一壺藉草而坐醺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父坐其旁因揖叙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榮悒耻寧要知前事耶苗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變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直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為恠誕揖之而去後果為將相及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

宥宏劉公之為屯田員外郎時事勢稍異旦夕有騰越之勢知一僧有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外公不得已且令僧坐簾下韋秀獻卷已略省之而意色殊倦韋覺之乃去與語不對吁嗟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

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豈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三十餘年在中書劉轉屯田郎中朱崖李相在維揚封川李相在湖州拜賓客分司朱崖大懼遣專使厚致信好封川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非久朱崖入相過洛封川憂懼多方求厚善者致書乞一見欲解紛復書曰怨即不怨見即無端初朱崖封川早相善在中外致力及位高稍稍相傾及封川在位朱崖為兵部尚書自得歧路必當大拜封川多方阻之未効朱崖知而憂之邠公杜相即封川黨時為京兆尹

一日謁封川封川深念杜公進曰何戚戚也封川曰君揣我何念杜公曰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即有策顧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辭學而不由科第于今怏怏若與知舉則必喜矣封川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治慷慨曰何官曰御史大夫封川曰此即得邠公再三與約乃馳詣安邑門門人報杜尹來朱崖迎揖曰安得訪此寂寞對曰靖安相公有意肯令其傳達遂言亞相之拜朱崖驚喜雙淚遽落曰大門官小子豈敢

當此薦拔寄謝重疊杜遽告封川封川與慶州議之竟為所隱終致後禍

朱崖在維揚監軍使楊欽義追入必為樞近而朱崖致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邀中堂飲更無餘賓而陳設寶器圖畫數牀皆殊絕一席祇奉亦竭情禮起後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行至汴州有詔令監淮南軍欽義至即具前時所獲歸之朱崖笑曰此無所直奈何相拒一時却與欽義感悅數倍後竟作樞密使武皇一朝之柄用皆自欽義也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羶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縵縷問何入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潘炎侍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氏晏相之女也京尹其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闈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疋縑帛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

子孟陽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楊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慘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元相在鄂州周復爲從事相國常賦詩命院中屬和周正郎乃簪笏見相公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閣誤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也相國喜之曰遂以青告於能詩者矣

裴實尚書龍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弊因命屈之與語太奇之遂爲見知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贖之客亦不讓所惠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撻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也安祿山將反前三兩日於宅宴集大將十餘人錫賚絕厚滿廳施大圖岡山川險易攻取剽劫之勢每人付一圖令曰有違者斬直至洛陽指揮皆畢諸將承命不敢出聲而去於是行至洛湯悉如其畫也

張正甫爲河南尹裴中令銜命代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舉一人詞藝好解頭張相公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爲也爭記得河南府解頭中令有

數色

崔咸舍人嘗受張公之知及懸車之後公與議行止崔時爲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言贊美公便令製表表上值無厚善者而一章允請三數月後門館寂寂家人輩竊罵之公後亦悔每語子弟曰後有大段事勿與少年郎議之崔造相將退位親厚皆勉之長女賢知書獨勸

相國遂決退一二歲中居閑躁悶頗謂兒姪曰不得他諸道金銅茶籠子物掩也遂復起

相國張延賞將判度支知有一大獄頗有冤監每甚扼腕及判使即召獄吏嚴誠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且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帖子復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命兩日須畢明日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曰錢至十萬可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止元相載在中書自有丈人自宣州所居來投求

一職事中書度其材不任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丈人慨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破產而來止得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拆而視之更無一辭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心念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問既是相公丈人豈無絨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白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留連數日及辭去奉約一千疋

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德州觀察使寄樂妓十人既至半載不得送使者窺伺門下出入頻者

有琵琶康島最熟三遺求通即送妓伯和一試奏盡以遺之元有段和尚善琵琶自製西梁

州崑崙求之不與至是以樂之半贈之乃傳焉道調梁州是也

丞相牛公應舉知于頓相之奇俊也持詣襄陽求知住數月兩見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後忽召客將問曰累日前有牛秀才發未曰已去何以贈之曰與之五百受之乎曰擲之于庭而去于公大恨謂賈佐曰其蓋事繁有闕違者立命小將賈綰五百書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

領來如已出界即送書信小將於界外追及牛公不啓封揖迴

是書為有唐張固撰共二十五篇因在詠傳間採撫宣宗遺事簡當精覈誠可以補史氏之闕余嘗閱唐詩鼓吹讀姚文公序文謂宋高宗退居德壽宮嘗纂唐宋遺事為幽閒鼓吹愚謂姚公不知固有是書而謂纂於高宗耶抑高宗之所纂別有其書耶亦不可得而深考也余家藏有固宋本將刻而傳焉姑識以俟知者嘉靖壬午春

三月吳郡大石山人顧元慶

幽閒鼓吹終

陽山顧氏十友齊宋本重刻

小爾雅目錄

廣詁一

廣言二

廣訓三

廣義四

廣名五

廣服六

廣器七

廣物八

廣鳥九

廣獸十

廣度十一

廣量十二

廣衡十三

小爾雅目錄畢

小爾雅 經傳之義有所未暢釋而詳之於爾雅焉小雅

孔 耐 著
宋 咸 註

廣詁一

淵懿遠蹟深也封巨莫莽艾邠大也封豕負蛇
亦鳥又頌賦鋪敷布也蓋戴蒙冒覆也鍾崇
府最積濯聚揀叢也鍾木也閱搜履花具也
攻為話相旬宰管匠治也音常勿度微曼末沒無也
潔也音于六宗皆取也音取尼附切局鄰稱近也
幾祭模果法也音亦法也爰換奕貿交更易也
先王近也音亦法也爾類言伐美也音亦法也繁優饒夥多也

生造奏詣進也素寒琛衰鉤掠採略也開徹接
通達也固歷彌宿舊向久也彌愈滋強益也赫
敦奕曉昕音讚曙明也皆附襲就因也封吟際
限疆略界也承第班列次也戶俊格扈止也其間候候取其幽墮闇昧冥也最凡目實要也
疆窮充竟也而乃爾若汝也控奪挽引也承贊
涼助佐也尋由以用也要捷集載成也肆赴捷
疾也造之如道也音亦法也肆于燼餘也拓

斥啓關開也杜實充物塞也實物滿也獎率勵
勸也勤勉事力也經屑省過也闕缺間隙也迭
遞交更也燔刻沒滅也玄黔驪黝黑也縞皓素
白也形特溫朱也淫溢沈滅沒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二

晏明陽也盱晏晚也算屢數也音亦法也各吏
艾老也僉皆同也交校報也音亦法也舒布展也揚
書舉也索略求也奚言何也音亦法也里度居也周
浹匝也充該備也列厥陳也音亦法也廢措置
也駕乘凌也收戰敵也音亦法也率司主也偏黃
屬也屢屢思也義略行也音亦法也率司主也
庚徹道也脩舒長也校戰交也音亦法也復白也勃質
正也齋茂末也延銜散也末沒終也音亦法也辨辨也
非涼薄也復旋還也祖翼透也走叩我也音亦法也姓名
孛于也音亦法也子命未詳諸韻和也音亦法也後寤覺也音亦法也懶惰慢
也艾盡止也攔念也音亦法也執事攔然好犯也音亦法也泪循亂
也縮續抽也暨捷及也苟跋本也音亦法也柔言本也
肆臬極也睥題視也犯肆突也束縻縛也肆從
逐也放投棄也莽蕪草也暴映耀也嫩晞也音亦法也焮
乾也迪跡蹈也行演廣也衰從長也荷揚播也

仍再也徇歸也工官也稽考也顛殞也躋陞也
 戕殘也勦截也辟除也恩惠也誦責也間非也
無間順退也抗禦也斬取也室戲也褊狹也甚
言忌也趙襄基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
 斷也交俱也俘罰也夷傷也枳害也締閉也廣
 細也辨使也牧臨也嘗試也賴覆也苦乃也
 發聲也奏為也振救也廢價也買價也瞻見也
 曹偶也麗兩也驟數也遠快也趨遠也姑且也
 舒可也釋解也廣善也希重也登升也勵勉也
 善也愿謹也半豐也都盛也勝厚也肆縱也
 逐也紀基也甚忌教也豐願也熱強也薄迫也
 焯炊也左氏以新資取也質信也鎮鎮也憑錄也
 藉借也際接也閔限也廢寄也萃集也蓬停也
 尤怪也普慙也索空也棄故也視比也徑往也
 矜惜也狙伏也觀望也何任也御侍也殿樓也
 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三

諸之乎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烏乎吁嗟也吁
 嗟嗚呼也有所嘆美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無

念念也無寧寧也無顯顯也不承承也不肯不
 以也繩之譽之也詰朝明旦也遐不黃考言壽
 考也公孫碩膚德容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
 也鄂不韡韡言韡韡也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
 也紡績甫甫語其大也應鹿應鹿語其衆也海
 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羶雜彩曰繪雜言曰唯
膜江

廣義四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寒寒矣曰寒寒婦曰寒矣
 婦之寒者謂之屬婦屬遠也婦之名言其微
 也非分而得謂之幸詰責以辭謂之讓男女不
 以禮交謂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報勞淫曰通
 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百慙曰懣心懣曰慙
 體慙曰遠

廣名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疾甚謂之
 疴猶危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成先王也成近請諸
 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
 先子空棺謂之概有屍謂之柩鎖死者謂之賈
 衣服謂之襚埋柩謂之殮殮至殮以謂之池壙

謂之寔下棺謂之寔填寔謂之封宰冢也塹塹也無主之鬼謂之殤

廣服六

治絲曰織織緇也麻紵葛曰布布通名也縞綿也絮之細者曰縞縞之精者曰縞縞之麤者曰素葛之精者曰絺縵者曰綌在首謂之冠服弁髦太古布冠冠而故之者也題巾也額也額須額也額謂之印紵謂之絞清論謂之童容

者謂之馮馮大巾謂之冪冪覆帳謂之帷帷幕也管林第也大扇謂之翼杖謂之挺杖捷謂之箒箒也墓局謂之奔在足謂之履履尊者曰達履謂之金鳥而金鈎也赤鳥黑鈎

廣器七

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畫采謂之正畫史謂之鵠方制皮於布上正畫畫虎豹頭而已

陽山顧氏文房

子味戰也鍬鍬斧也干厥盾也戈勾子戟也也切切乃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鞞鞞之飾也鞞鞞下鞞鞞矢服謂之鞞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曰艇艇頭謂之舳尾謂之艦檣謂之橈車轆上者謂之轆轆謂之軻軻謂之枕較謂之幹衝扼也扼上者謂之烏啄粟稊縹也縹索也大音謂之索小者謂之繩繩而與之為縹縹而為之為也地也墉墉謂之埤高平謂之太原注池也池水之北謂之池澤之廣謂之衍

廣物八

柔謂之稗稗謂之芻生曰穀謂之粒粒謂之粟禾德謂之穎穎謂之銜拔心曰稗日也稗曰權把謂之秉秉四曰倍倍十曰復復也少曰棘實謂之棗棗之實謂之棗棗之實謂之棗

廣鳥九

去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鳩鴈是也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烏鳥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鳥白脰鳥也鴉鳥鸛也

廣獸十

豕彘也彘豬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謂之豨小者謂之豨毛豨以豨一與曰豨三鳥之所乳謂之巢雞雉所乳謂之窠鹿之所息謂之潛潛棲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

廣度十一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司馬法六尺為步四倍跬乃其大尺謂之仍倍仍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謂之束禮玄經五兩束兩兩卷之二大變合則成疋凡十卷為束束以應天九地十之數與此制異焉

廣量十二

一手之盛謂之溢滿一手也兩手謂之掬半升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舊制四升為區千四升也四區為釜六十四升也齊陳氏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十釜為鍾與今同釜二有半謂之數一斛六數二有半謂之釜四斛釜二謂之鍾也八斛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也

廣衡十三

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鈔鈔謂之銀舉三兩六兩二銀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秤十五斤鈞三十斤

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小爾雅終

廣內齊水
本堂

葆光錄 并序

顧川陳 纂

龍明子所纂葆光錄無年月無前後見聞奇異電即旋書之因而成編分為三卷

葆光錄卷第一

寶正中當秋成一旦蝗翳日而蜚武肅王虔祝畢降于浙江不可勝紀

太宗少時帥師戰淮人於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上雲物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

氣也

楊集將兵得玄女之術下城破陳定日時取之計收人馬器甲預言其數略無參差武肅定江表賴其功遂將處州酬之三讓不就曰某將數千衆當勅敵不敢辱命擁雙旌理百姓恐無分祿武肅不識其言堅授之至郡月餘卒

文獻公誕時一蛇自屋墜于前舉頭張喙久之方去及七日浴忽飄風暴雨劈其澡盆為二片與母俱無驚動

處士方千與許贖善贖寓越中有非罪金漢宏

陽山顧氏文房

械于闕闐于時在新定聞之馳於境上賣一櫥高其價不售固蔽贖之刑也曰方處士為友賣櫥太守知之遂釋贖之過

貞敬公未達時寓居鏡中玉筍聞有一女巫鬼物所附立堂宇人有禱請往往言吉凶與友往問否泰自旦至暮其神不下公怒而回及夜自空而言曰朝來皮秀才當為吾土地主吾小神不宜見是以回避公又曾夢候軒亭有土偶人列拜覺而自負後果判東府事

婺州有僧入山見一人古貌巾褐騎牛手執鞭

光鑠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僧紫雲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僧揖之不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郎中鍾安禮好學多能著武成王備載十卷選諸家詩為資吟集五卷然有單吏部之嗜談諧間未嘗不言之見宋人食饌戒之曰少喫隔兩酒資大醉卒

越僧誓光善草書自言授法於陸相希聲其飄逸有張旭之妙吳翰林以歌獎之言多不載羅給事贈詩云聖主賜衣稱絕藝侍臣摘藻許高

陽山顧氏文房

蹤又有亞樓書骨氣不及誓而趨媚過之三人俱應制其蹤海內皆盛

陳璣字錫用業通九經百家之說自言得養生之術年逾九十耳目聰明猶勤於筆硯著經史系筆十卷然其家貧人憂其衣食不足嘗曰璣賢能不及顏子而壽祿過之何患貧也時益重之後官至秘書監致仕歸剡

道士王松年說厲歸真在丹丘善畫常至人家有好事者將絹素鋪於案上即自下筆預知人之所欲畝狀松竹之類如請之却多不允其畫數年不醉或人在州城畫畫後竟日有人於柏官見之或來園清寺游又有見在開元宮後往洪州白日上昇遺下一布衣吳香體極令人收得其畫蹤者多

羊襲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霞瀕河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襲吉驚懼遂逃乃閉襲吉勤於書寫乞乞不倦今尚在年逾八十矣

葉簡刻人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鄉夫失牛卜之曰占失牛已被家邊載上州欲知

賊姓一斤求欲知賊名十千頭乃隣人丘甲爾又有將橘子合之令占曰圓似珠色如丹僅能孽破同分喫爭不慙愧洞庭山又將巾子射覆云近來好裏東各自競尖新秤無三五兩因何號一斤又將雞子二箇占云此物不難知一雄兼一雌請將打破看方明混沌時他皆類此不能盡紀之

李建州須與方處士為吟友頗有題四勝廟詩自言奇絕云東西南北人高跡此相親天下已驚真山中鶴避春龍樓曾作客鶴堂不為臣獨有千年後書青廟木春示於千笑而言善則善矣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虛而難換為字其不當于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請改作觸字頻降伏而且慙悔前言之失乃曰聖人以一字褒貶此其明矣遂拜為一字之師是以羅夕拜題于卷後云中間李建州夏河偶同遊願我論佳句惟君最上游九霄無鶴取雙鬢老漁舟世難方如此何當浣旅愁

孝廉朱揆居永嘉苦學與表弟昶延嗣同宿昶慕一人直抵房謂曰朱揆某年某月某日杜侍

郎下成名覺而說之朱曰何戲言之甚邪殷遂將朱禮經疏後紀之至來年酉上後果於杜侍郎下及第年月日略不參差

處州有樵者入山迷路至一處聞異香襲人乃尋之見一叟著草履拄筇杖眉髮皓然謂曰子從何而至此樵者具陳代薪爾其舍宇牀榻皆同人家忽一人持牒報云天台山有樵叟曰今日為客看黑班不得赴持牒者應啗而去樵者餒求飯叟呼瓊芝備飧來遂巡一雙鬢年可十六七容色絕麗衣窄紅綃之服擎一盤其光

可鑿內亦是當食物叟自啖一棗大如拳謂樵者曰子食此棗不得其山中天色全不暗常如日晡之時乃相引行見樹林下繫一黑虎西北方上紅樓翠閣如圖畫過一溪水乳色天忽大亮指一徑曰回去得也行數步及舊路舉首已失叟歸家逾年矣

王可容說為僧時游南中山寺遇大雪旬日關食數十徒一粥而度又無財物得出羅內一行脚僧謂曰貧道有藝可濟諸坐主遂將一銅鉢子於爐火上取淨瓶瀉水銀衣帶間解一貼散

陽山顧氏文房

燕似壁土揉於鉢中煎之遠巡成一片白金可數兩付主事者將去換胡餅來食眾驚之至明晨未所在

屈重彥者說

為潤州大將與術士殷七

子善大將之室嫉忌有一婢遭凌辱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已卒欲殯次七子至大懼有他聞於廉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細事爾遂衣帶間解藥一丸如麻子打其婢一齒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旋開吐水斗餘又以暖灰熨其四支食久能言謂大將曰此婢不可復指使宜出之乃從其

言又嘗春游酒盡將水呪之成濃醪又將沙擲

成鹽又冬中以木札製成筍又與人會忽云今日殊未懂某有一藝輒呈之指主人屏風上梳頭樣子令唱歌其聲清亮似從屏中出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回歸柳自飄輕雪如此數曲屈不盡記之七子名歎後遊職業協律善占夢有耿評事從吳門詣殿下獻詩其夕夢人遺一荷苞鮓開之內一塊火爾葉賀曰君著緋去也耿曰何兆哉脫荷見火可詳也又王校書徐判官各求邑宰王說夢戴帽雨中

陽山顧氏文房

行葉應聲曰君未得事邪戴帽雨中行身未霑
渥澤爾徐云夢行於江間被霹靂驚葉笑曰此
得官也江者浦也霹靂者像雷也又張司直疾
病夢懷孕甚惡之葉曰此去遇壬申日當豈何
謂也曰懷孕姪娘也有大福在也以此腹而像
之後皆如其言徐果注授浦江葉名光逢

明州有畫師姓孫因在州中執筆次舉首見梁
上一人長數寸拜之遂下如常人云無懼我略
到此就爾房寄一宿切未可泄其事言訖而去
夜却來孫莫測之可入三更奮然不見遂巡左

手挈一人頭右手持錢五緡來謂孫曰聊奉宿
償將人首騰空而逝及曙有掌庫者失其首其
錢即庫內者遂告納之

求嬰處士說昔在長安春日與數舉子遊於北
里中將姬妓三五人狎飲次有二僕夫突門而
進各操論鞋棒高揖據上位而坐趕趕焉叱咤
焉或歌或笑傍若無人一夫持杯改令云逖至
督臂不能者腦上一論棒諸舉子相看戰慄莫
知為計僕夫放下盞乃擅上臂迭起數條青筋
狀如蚯蚓逡巡又有一儒者褒衣大袖俯僕而

入四揖而後坐視諸舉子曰何意各顏色愀然
僕夫自若云某甲改一令如斯不依者腦上一
論棒儒者曰此不足為難因顧壁角間有三脚
鐵燈檠高五尺餘將於內將其三脚聚物成二
截如斷蔥焉瞪目謂二僕夫曰君不得恣習於
逞筋力須隄防此棍僕夫俱失色狼忙奔馳儒
者謂諸舉子曰後生皆千里拋家屬未能成身
立事而耽於酒賴遇老夫幾遭彼凶徒擊殺自
後宜以為戒舉子羅列拜謝怨失所之

貞明中有漁者於大湖上見一船于光彩射人
內有道士三人飲酒各長鬚眉皆生於額上
見漁者俱舉袖掩面其舟無人撐隨風行甚疾
望洞庭而去

馬自然貌醜臙鼻秃鬚大口飲酒石餘醉即
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
不差者嘗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野
金林東君謂我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後往
梓州上升

孫睦家於七里瀨善於葬法得青鳥子之術尤
妙恒墳即知其家貴賤貧富官祿人口數亦知

穴中男女老少因其病而卒兼精於三命特楊集統師收復睦州至一巖下特軍次忽一大石盤墜下楊占之曰此巖上有二十五人點兵收之獲居民二十人還楊曰合有二十五人何欠五人也問於民曰某等初聞大將軍將至遂與二十五人回避於斯內一人孫晤善十到時立草舍畢有雙雞養下關孫云軍至此也宜往別處不然遭擒掠其等不順其言有誠信者四人相隨去矣楊令人捕之不獲意甚不快曰得此人可師事之

歐陽迺處士善胎息人物古雅觀之令人精魂清爽襲明子曾接之因說神仙事迺曰洞庭頃有一民能併食一斗米飯即三四日不食又有黃繇者能休糧數月不食伐木負薪慕山渡水力不疲倦又有一人善步一日可行三百里欲行將青絹纏其膝又有一人妙水可十數日行于水底云或見蛟螭之類廣見大師說頃在廣德縣入山采藥見大洞因穿之洞內日光分明行可數里洞則別開一穴有長溪隈間一大松枝何鬱翠下有一卷內一

陽山顧氏文房

僧禪定雲眉攤衲邊有磬子火具之屬廣見取磬子擊之其僧開目驚曰坐主何緣而至此廣見陳其行止遂延坐取一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僧讓菴與廣見卧自上其松上有一大巢僧即入巢內聞念蓮經聲甚清亮遠邇又聞罵詈云此隊畜生今作毛類傷於物命令世人恐懼速令歸林籠不得輒出去廣見潛窺之乃羣虎豹弭耳伏地受命而去及曙下松來相尉廣見知其異人乞就奴事之僧曰自此百見草枯四絕人羣非坐主息處因曰莫饑否相携

溪畔有稻百來株收其穀糲三二合來挑野菜和煮與廣見食後令回去得也送至洞口謂曰坐主所食茶與菜粥平生即不闕食矣遂尋路從洞出回至本院已月餘乃邀徒衆再往竟失洞所在廣見號自新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虎送鹿來報以爲異今長興縣有邸姬採桑次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將躡自且至午姬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於此又不食乞大聖念之呼大聖遂伸一脚於姬前看之有一竹籤在瓜下姬

陽山顧氏文房

又曰莫要去邪否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嫗乃
爲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
一鹿於門首去

呂知隱於洞庭山穿一松造草舍而居實正中
微起鶴臺紗巾見武肅甚奇之善星緯識地理
多術數嘗謂人曰夫草木鬱茂處有泉每瘴則
處地可鑿井蚶蛤之屬內有小魚蝦及自死鳥
獸口不閉者蜜瓶造鮓醬祭肉動者皆不可食
又云赤豆湯洗色衣垢楊桃枝去粘研芥子入
豆醬不生蟲牛乳去油衣粘阿膠無不知者

智鈞大師說天福中安吉有嫗家力盡備好
修善長蔬食或見魚鱉之徒烏雀之類皆贖而
放之因潦水後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嫗怪之
令子將往家前瀆內放之其子遂於龜背書放
生字放於水中其龜又上岸公回田畦間有一
孔穴可深三二尺龜忽墜其中嫗子曰本將放
爾命却落於此中乃攘臂取之龜即不見矣探
得白金二錠莫知其由

圓清寺僧可證說有樵者入山見一道士長丈
餘褒衣廣袖面闌如盤口眼俱偉須髮銀色擔

木履兩束可百來輛駐步顧樵者久之樵者恐
懼前行不得連拜之道士大笑數聲拋一栗子
大如鷄卵與樵者後揮霍入天姥峯而去樵者
嚼其栗旬日不思食

葆光錄卷第一



葆光錄卷第二

頴川陳

陸龜蒙才名播海內居吳中然性浮薄時有內
官經長洲於水濱見一花鴨彈之而驚守
之乃乘小舟修章表告內官曰其養也
言方欲上進君何殺之乃將表示之
且慙酬之銀盞臨行詢之竟解何言語
來數載能自呼名爾

徐侍郎知業少時游天台山歇於大樹陰巖上
石盤欲移空中語曰下有人石砢然架樹回身

乃落震地塌然

有人夜泊舟于富春間月色澹然見一人於沙
際吟曰移江三十年潮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
何處莫杯酒舟人問曰君是誰可示姓名否又
吟曰莫問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
魄悲秋風舟人上岸揖之遂失所在
皮光禹業五七言詩自言賈浪仙之儔也句有
燒半樵路出潮落海山高作者多許之
蓋韞說明州黃使君時有吏人家竹園甚廣秋
夕明月見車馬十來隊長數寸馬大如鼠或持

鎗劍或負弓弩次第自林中出望其園門亂然
而開似有人拔開吏人驚懼呼家人隨後觀之
從江橋過望西南而馳罔知所之吏人明旦伐
去竹林無所見其家亦無患害

傳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
長尾有歧謂之怪傳識之曰雖以非怪也雨
則縣於樹以尾塞其鼻後驗之可類子雲別懸
鼠曼倩識蠅虞

陸孜居于明州大隱勤於畝畝物力粗備時太
守酷虐不恤其民有贖者悉被檢獲孜所有財
物宣于地後果搜其家產孜懼其罪遂遁所藏
之物掘地大餘竟無所得謂是人所取太守怒
其妄譴于象山築居掘得大隱之藏一無失焉
又懼有告者遂將納之太守異之釋罪與財却
其

洋山在海中有廟其神傳是隋煬帝山高峻內
有三湖名曰三姑菱芡鳧鴈鷓鴣鴛鴦之類悉
有又有神立于門首號曰呂門官凡欲祭嚮其
廟多鼠而夏足蠅預告其門神即絕之

土耕善畫而牡丹最嘉春張於庭廡間則蜂蝶

萃至本業文因盡所掩竟不成事

凌途賣香好施一日且有僧負布囊携木杖至謂曰龍鍾步多蹇寄店憩歇可否途乃設榻僧優移時起曰略到近郊權寄囊杖去月餘不來取途潛啓囊有異香末二包氛氲破鼻其杖三尺本是黃金途得其香和衆香而貨人不遠千里來信乃致家富

楊虔為人與物無競性至孝母疾病衣不解帶常戚戚然焉丁憂泣血連如每灑掃於墓徘徊第泣不能去鄉黨欽焉

虞士求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瓜作肉聲有公予不羞之嬰作色曰如樂也其聲何不楛鼓聞者莫不大笑

僧子捷靈隱高峯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街博置干塔所又寺人於荒榛闢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即跑古寺基深河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斃

衢州民家里胥至督促租賦家貧無以備殮祇有哺雞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系下有著黃衣女子前拜乞命又云自死即開不忍兒子

未見日光里胥曰某到此催餉無幾遇捕殺傷者其女泣而逃里胥驚惻回至屋頭見一雞哺數子其家將縛之次意疑之不許殺遂去後一旦再來其雞已抱出一羣子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捨而遂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躑漸近忽一雞飛去撲其虎眼里胥因斯奔馳得免至暮從別路回其家已不見雞問之云朝來西飛去杳無蹤里胥怪之具說見虎之事遂往尋之其雞已斃於草間羽毛零落自後一郡少有食雞子者

沈仲霄之子於竹林中見蛇纏一龜將斃殺之其家數十口旬日相求而卒有識者曰吉靈神也

唐捷父延紹宰錢塘縣有仇訟之羣延紹不能自理捷乃入官山伐木回與守者競聞於殿下曰邑大夫之子而自折薪可察之矣遂宥父子捷自此知名

沈蟠居于鏡中初求縣宰夜夢還家渡江船覆水分為二西則清東則濁遂公東而過說似友人賀曰君當授分水縣後旬日果應之見謝於

友友勉曰為政宜清綠昨夜入濁非嘉嶠後果因盜而致命悲哉不內友之言

崔端已字安道善酒令著庭萱譜稱同塵先生有魏温者不知是崔撰嘗問曰君曾覽同塵先生庭萱譜乎崔正顏對曰不知同塵先生何姓氏左右大笑之

越僧全清精於戒律而善五部法書符厭役鬼神之術時有市人姓王兒婦染邪氣或晝日哭泣或終夜狂呼如此數歲後召全清治之乃縛軍人長尺餘衣之五綵結壇立草人於上禁呪

之良火嗚咽而語唯稱乞命全清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來分明言之如虛妄撲成微塵云是贈鬼頃歲春暮於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令其舉止顛倒魂魄昏迷和尚憐捨之即自逾境不敢近於人煙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取一

瓮側卧以鞭驅約草人入瓮中吻吻有塵絨之瓮口朱書符印封以六一之泥埋於桑林下戒家人無動之其婦即日差經五載金漢宏士馬之際人皆逃避兵人見埋瓮處謂之藏物遂掘

之打瓮破見雜突然飛出立於桑抄雷迅羽手

陽山顧氏文房

作人語曰被這和尚禁却今方見日光時全清已遷化

金樓子云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中宵見火光者朽木也皆不為害温州有人山中遇一波斯抱野雞見人揮霍鑽入石壁中其石自合

襲明子嘗聞外舅說頃歲莊牆間熒熒光尺餘時兼兄弟中有不寧者眾謂之怪憂之數夕炳然如初外舅情不甘乃就拔之得一物回燈下看乃枯竹根耳其光遂滅病者無咎

李巡官訊衢州有施衙推者居于齊澧多術數在親知家夜飲云某有藝欲助歡笑可否眾知其多能主人曰願見之乃剪紙作一髻兒執標子拋向地令舞下舍兒施自唱其曲紙人作舞

佞倖戲劇不已更闌施指令罷聲而住僧元顯喜煎膏有患癰疽者傳之無不貴然鄙吝不居侍者至老自炊爨乃卒富有賄將銀代磚泥爐衣服數篋綾羅器皿盈于櫃平生一衲而已

有耶姬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剝壁作穴安之每有食饌不惟蔬菽魚肉之類皆將供養極有

陽山顧氏文房

子時在潘封軍前日夕祝之保其安寧其子當
陣之際倒于草間聞背上連下三劍似擊銅釜
聲戰罷起看身上並無所傷其母此日見銅像
落在地背上有三刃痕罔知其由至于回說其
事方知神助爾

孟榮郎中性輕薄嘗入市見質庫言於同人曰
適廬中有一大屋盡懸簾箔見一肥白漢在小
窓內看數箇大冊子人或扣之即有小惠此何
許也又說不識相撲死於友曰主人今日特為
此使置設出歌舞戲劇正樂之次忽有三二十

凶人唱嗽而出盡被銀畫衫子一時至殿前對
座兩兩起來裸身相刃雜人攔看止約不得緣
為主人宴使臣且務各弘未便替各與錢帛求
情而去然聖情終不歡矣良久而散又呼揖為
掠船篋又呼春杵為打米棒言多如

徐庭實巡官說乾符中武義縣有人入山葬子
掘地二尺來忽陷丈餘深數尺收得林百斛莫
知其由將醞酒其味滋厚

陸濛為湖州司法參事妻蔣氏即凝之女也善
屬文而耽酒後添邪氣心神不恒姊妹憂之勸

節飲強殮應聲吟曰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食
但得事中滿時光度不難

有聖保寺僧知業性高古有詩名偶訪司法談
玄之次蔣氏遽自內過一杯酒與知業公免云
業不曾飲蔣氏隔簾對曰祇如上人詩云接聖
橋通何處路倚欄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
飲乎業公慚作起而退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榷榷建宅甚宏壯畢工之
際梁棟皆出水戶彌清濕音不得入斷堊而卒
人謂之宅泣

陳太者先家貧販紙為業而好施有一僧不知
其名號長仰酒慾每來求食多說一生瞬息速
作善事或問居何寺云老僧以四方為常住呵
呵而已如此得三載而陳氏供侍如初忽一旦
謂陳曰爾有多少口要幾許金便得足陳曰弟
子幼累二十口歲約一百緡粗備綠以業次淺
薄無得厚利僧笑曰我有白金五十緡酬爾三
年供養因指庭中金櫻樹曰此去造一佛堂當
有報應言訖而去陳謂之風狂故不信至夜見
一白鼠雪色綠其樹或上或下久之揮而不去

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即有藏僧應不
妄言遂掘之果獲五十笏其僧遂絕蹤矣

陳崇實多記有隣人漁得鼉自吾間而飛去漁
者悞爲龍歸謂其子曰凡人犯龍齒吾其終乎

欲召日者筮陳聞之告曰非龍鼉也夫鼉有長
丈餘者亦能冲飛三二里然不能乘風雲上天

君漁驚非龍也隣人不誠其言後又網得一
急投之乃鼉也

高察員外人才儒家因冥主上惑之來投東化
縣到任不預時事有里胥送果禮德誠孔請之

左右聞之云此在伏事祭曰豈有得人惠不謝
之乎又有督賦者稽遲吏具稔請懲戒示之曰

本司有狀訴公即官人嗔責翻怒於吏曰此輩
不良平地作訟聞者莫不大笑又謂於友曰常

聞字人驅之雞自至此思一僕亨不得
問壽說永嘉縣有一人患瘡衣裳襤褸顏色家

餒於市中求乞羣小兒多將蔑隨後搗其瘡處
亦不爲怒有薛主簿慙之來即與飲食去亦不

謝或時負薪出賣至暮從水南而往莫知所止
薛後暴卒見一人持文帖云太山府君追薛憂

陽山顧氏文房

惶隨往經歷路歧甚崎嶇入一城中如官府薛
立門外追者入唱喏云某乙到聞聲去領入追

者却出引薛至塔前仰視一人衣王者之服曠
宇敞兩廊數十人濟濟而立王問因何事追

一吏云爲前生冤家執論王遣之令勘對薛方
回身忽報大舅至王即起身迎揖薛觀之乃瘡

者也遂高聲叫相救瘡者見薛拍手驚曰主簿
何得此來王曰有冤債追瘡者謂王曰老舅承

斯人顧盼可爲振之乎王愀然良久謂吏曰試
看命如何吏趨出將到一卷簿書檢云有三十

年在王曰奇哉乃謂薛曰能作善業即可得還
薛曰如得還生願造尊勝幢子以解冤結王令

一吏記之語畢又一吏報云某乙冤讎已承功
德解脫王顧薛忻然稽首曰大哉之法力還世

速建置無遷延若非勇知識亦難相爲文令拜
王及舅王處分吏曰令向追者準前押領薛回

不得停駐遂引從舊路歸直至所居門首以夢
覺家人號泣云一宿矣頃方能言斯事後遂每

日一食建幢子專持念其撞者即不像
葆光錄卷第二

陽山顧氏文房

葆光錄卷第三

湖州高彥司徒夢見一道士仗劍至卧內高問
彼何人答曰來作司徒之子要戮數千冤讎高
驚覺說之其妻是月有孕暮長一子精神俊利
名曰禮年十三四心奸詐後繼父之位殘害生
民動惟傷殺醉怒一婢因而斬之後頗作祟照
鏡見其形禮甚惡之謂親密者曰我前後殺人
多矣或衙內宿舊或軍中勲烈皆無滯魄偶勸
一婢彷彿在焉有善道法者求以厭之親密者
乃言道士葉孤雲精於符錄請試佩之禮如其
言後果絕影響

黃德環家人烹鼈將筭筮覆其金揭見一鼈俾
把其筭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愍之
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殛德環徒於河邊屋
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
臂臆悉塗淤泥其鼈在上聞三曳三顛而去即
日病差

右丞錢琦與裴安居近珣病死再宿而活言於
妻子曰人召云命已終然平生無作罪業便再
為男子遂去市人里瑄家託身入見其家雖門

戶低小而物力甚豐其畢氏妻有孕月數足將
有所育忽一使者持帖奔至云悞矣合在裴家
為男此處非也又隨使者到裴家見其妻使者
云當在斯為子緣裴氏妻月數未滿令其回此
去四十日壽當終爾及期而卒裴家是日果產
一男容色有似右丞訪畢氏之子皆如所說

僧玄燭曾寓天台國清寺嘗與同學二三人挈
食味尋山水旬日到處風景溫和異花奇禽不
可勝數中有一溪溪南有二石牀不生苔蘚似
人歇處夾岸翠竹數百竿皆三尺圍玄燭曰勝
地邪吾等既過此何如且過

竹五六截歸凡遇樹木皆斫成文用記後來不
三日忽達於大路衆曰去決旬回信宿何太異
平數日再游竟尋不得矣斫樹之丈亦皆迷沒
其竹俱可桶子

明州有市人家見一大鳥飛入室家人擊殺之
回似人身一團毛而已可重數兩乃挂於籬上
旬日其家月下會宗忽從籬下地人立而語自
稱我偶避猛鷲到此爾何見殺方欲陰論今值
爾飲酒我甚思得一杯荷惠之即不為仇矣

人驚避乃自於尊中吸之及豚筵內肴饌畢望空而奮莫知所以尋州牧有事其家即無咎有董氏女病邪多不食時索酒飲後作胡旋舞頻年醫治不差云常有一女子來相伴如夢寐中家人後於櫥間得一勸酒女子疑之作祟遂焚之其女自此愈矣

台州海墘有漁者死信宿而活云波人追往一處入院宇中見先舅氏在其間似為世之曹吏謂漁者曰追者悞矣姓名同爾呼追者曰是温州界某乙速押斯人回去當別之際謂曰舅在此甚驅馳為向骨肉間言造榜嚴經救拔餘無所要又戒之曰爾之業不善還世改求衣食良

又有人報上司有貼下云來歲在戊子諸道兵起惟江南疫死數千人處分水府減魚料一百萬頭追者促行回至所居驚覺其家將欲殞次其年果然漁者乃為行者

孤山寺前楓樹上有一鵲巢甚偉人上取其子探得子髮子數結光潤各長五尺莫知其由有人常燂鱸貨歲月既深而有惡報一日歸怒其妻撮髮而曳之其髻子脫在手腦中盡是鱸

陽山顧氏文房

頭戰戰焉而卒

鄭彥榮買得一婢年十五六容色不舒常頽然鄭詰之殊不對但低頭而已忽爾火光屋墀瓦亂擲牀榻俱震鄭甚懼猶未疑其婢自後或食饌穢汚或財帛替失日見鼠人立夜有物歌吟召行道法者書符默勒終不能勝婢自云但可驅使無有他事即日平靜問其所從曰常有一男子夜來同處性頗剛戾如別有願即見其意爾鄭既知不敢駐乃賤售之其年鄭遇害

夏宗萬知前生事年五歲門首見一僧牽其妻呼是奴子和尚涕泣不已衆問知情僧將去堅覓相隨往寺似熟其路入房良久云奴子請庭經安其處何在又云念珠雜戲具子在某處果然取得僧方悟云是貧道前于下童子年七歲而卒今涉五載矣其經是觀音經品試之尚彷彿記爾

有軍人早出月色朗然見一獨足者橋欄上卧軍人少壯無畏懼乃抱之其鬼即云放我當有相酬軍人曰得何物曰有銀差一問居處云少聞送來軍人又貪進遂捨之其妻見一少年扣

陽山顧氏文房

門云賢夫令將酸歸授其妻而去至晚軍人回將酸示之夫乃說今日之事妻曰神靈物不可駐之今將貨之易酒肉祭之夫從其言祭畢夫曰適看其酸有似家內樣莫不偷我者將來否妻亦疑之往取果失之矣夫妻愕然曰大是後鬼子

大都大師說彭和尚性殺螻蟻前後火燒湯潑不可勝紀及篤病蟻綠跡林上身圍匝昇於淨室中將石灰周遭遠之又自空而飛至及平口眼耳鼻中皆是

襲明子曾經歷閩中涉建溪渡延平灘瀧險阻溪鳥繁萃至蒼峽廟欲奠而適召祝者不在一小兒可十來歲挂一片青葛形狀焦瘦始如鬼物言對壘獠云是祝之子因問父何許邪瞪目不答又問爺在否亦不對左右問云此人言語俱別時值炎熾因憑欄望遠憶頃覽顧著作詩集有題因音一篇云南人呼父為郎罷子為因琴再問小兒曰郎罷何處也便指前山云讓裏讓裏之言出也其語不可得詩又至溫湯院其水自山根涌出可煮雞子有一道者姓林語其

分明立舍宇頗有景趣竹引湯百來步作浴室爽塏清潔往來人乘至浴云有肌膚疾者洗之皆差院後有小山偶登之見一上人厖眉大目仰鼻毛髮赤黃右臂交纏作榜至腕無手指狀如神林道者云此輩業疾捨力在斯久看之令人悚懼

無說狗不相食者近人道矣匏里有入將其肉饒一大銜往草中馳地埋之嗚咽久而不云

漢書云挹婁國人穴居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今之屠者豕豕似其類焉

嘗溪有漁人將篋籃捕魚往收之際見一鱧長數尺枕於篋上將鐵叉筴之不中看篋內有一小鱧漁者思之此俱是其子未取之隱於葦叢再候大者良久至游泳篋外求出其子漁者忽悟曰常聞殺鱧益罪乃謂其魚曰君有變異當放爾子其魚乃吐一條黃氣上有一僧長數十其氣高二丈餘頃而沒漁者駭然遂開篋其子相引跳躍漁者奔業於金山寺為僧至今存焉襲明子疑斯事召其僧詢之不虛

越中有胡氏之婢性妬忌怒婢妾將熨斗烙其面皮肉焦爛猶未快意及其疾病遍身疥癩兼膏三伏中卧欲展轉肌膚粘牀席體血是穢骨露方卒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廟神一日至其所見青黃女子民問何許人答云非人廟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蟻蟻言否民謝之非惟誤人自古不聞此說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明日一見柱礎下羣蟻紛行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即此後不更聞矣

吏人蔡超家狗作怪蹲於堂上將拍板唱戲聲悲怨又一旦覓頭巾不見戴在竈上坐其月超遇害

沈慶校書說鏡中有一吏人家女病邪飲食無恒或歌或哭躑躅形奔馳抓毀面目遂召巫者治之結壇場鳴鼓吹禁呪之次有一乘航船者

陽山顧氏文房

駐泊門首河內枕舷卧忽見陰溝中一蟾蜍大如碗朱眼毛脚隨鼓聲作舞乃將篙撥得縛於篙板下聞其女叫云何故縛我婿船者乃扣門語其主曰某善除此疾主深喜問其所欲云祇希數千文別無所求主曰某惟此女偏愛之前後醫藥已數百緡如得愈何惜數千邪願備之船者乃將其蟾以油熬之女翌日差

有尤徵者性惡見蚯蚓前後殺之甚多一旦腿間生癰凡有一肉邊起有似蚯蚓之頭觸之痛楚入髓欲往僧元顯處求膏傳之其夜夢一條

極偉作人言曰我業為此蟲類以時出於泥中無患君事何意殺我眷屬今來要君命聞往顯公處取膏且去也速與作善因拔我即不再來

徵驚覺說似妻子許寫佛經看其瘡果有一條從中而出徵以指引之長數寸其瘡即日而合上虞縣有民章蘊者因歲歉於隣人假糧數十斛後隣人闕食就索之抵質誓曰的不還作犁

牛填章笑而許諾春月章卒其隣家產一犢當耕耨之次謂弟兄曰章某欠我米已云許作牛還此犢莫是否偶以姓名呼之隨聲而應再答

陽山顧氏文房

既而墜淚屈膝似拜許之狀報其家屬來驗之
右肋上隱起字曰負人米罰作此畜其家乃數
倍價贖而養之

龍山有數軍人修築茶園見一白蛇大如拱鏡
舉鋤擊之內一人姓余者勸不殺衆不從其言
遂擲之來且一白衣女子携一籃下嶺皆見
之良久放下籃子入林中似回顧衆往奪之姓
余者亦不隨其籃內盛一顆草光嫩五色女載
手曰平時此地有盜垂泣而去軍人將歸火幕
烹之方食之大姓余者忽頭痛不可忍乃睡夢
其女子去此輩有毒君不害我請莫食之睡覺
衆人各食訖姓余者怪而疑之將拋弃旬日衆
人相次嘔血而卒惟姓余者存焉

潘逢者為吏有民因罪而法未合死潘曲殺之
後見他人即不見惟聞語聲云在陰中論爾須
去對之方得脫於冥間潘召人禁呪狀効不能
除每日同飲食行坐惟不入國門潘問之何不
入其門曰我是民門神不與入潘曰爾是官殺
何相執不能取我命空朝夕繫綴何也鬼曰爾
不上文字官焉殺我蓋緣爾命未盡是以隨之

潘無奈之乃曰與修善因拔離冥冥如何鬼曰
甚善然須作手狀云為某甲造某事依其言後
即不見矣

陸承澤遷新居有一女子布服戴巾蒙其面入
門氣息穢惡云耐此輩當鞭殺人問曰何者
即息聲再問亦不應陸怒令人起申迺一鬼爛
屍首其年陸遇害

杜昭遠將失寵幸家多妖物晝見狗作雞鳴嘗
一日架上雙筆起舞相對回旋不已杜曰既為
祟能自書乎右一筆倒硯中清其毫於案上大
書一殺字其年杜陷大辟

葆光錄卷第三

壤川顧氏家塾梓行

洛陽名園記

山東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凡十有九處自富鄭公而終於呂文穆其聲名氣焰見于功德者遺芳餘烈足以想象其賢其次世位尊崇與夫財力雄盛者亦足以知其人經營生理之勞又其次僧坊以清淨化度群品而乃斤餘事種植灌溉奪造化之功與王公大姓相軋夫洛陽帝王東西宅為天下之中土圭日景得陰陽之和嵩山瀍澗鍾山水之秀名公大人為冠冕之望天匠地孕為花卉之奇加以富貴利達優游閒暇之士醜造物而相嫵媚爭妍競巧於鼎新革故之際館榭池臺風俗之習歲時嬉遊聲詩之播揚圖畫之傳寫古今華夏莫比觀文叔之記可以致近世之盛又可以信文叔之言為不苟且夫識明智審則慮事情而信道篤隨其所見淺深為近遠小大之應於熙寧變更天下風靡有所謂必不可者大丞相司馬公為首後十五年無一不如公料者至今明驗大效與始言若合符節文叔方洛陽盛時足跡目力心思之所及亦遠見高覽知今日之禍曰洛陽可以為天下

陽山顧氏文房

治亂之候又曰公卿高進一朝放乎一己之私意忘天下之治忽嗚呼可謂知言哉文叔在元祐官太學丁建中靖國再用邪朋黨為黨人女適趙相挺之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何況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今記釋淵公年九十而杖履東西按太師丙午生正紹聖乙亥歲譴逐猶表立黨之二年誣謗宣仁聖烈廢降昭慈獻聖群陰已壯莽孽弄權宰相不必斥其名後內相王明叟指言紹聖當國之人如操舟者當左而右當右而左旁觀者為之寒心與文叔所言放乎一己之私意而忘天下之治忽若相終始愚故曰其言真不苟且也噫繁華盛麗過盡一時至於荆棘銅駝腥羶伊洛雖官室苑囿滌池皆盡然一廢一興循天地無盡藏安得光明盛大復有如洛陽眾賢佐中興之業乎季父浮休侍郎詠長安廢興地有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漢苑隋宮已黍離覆轍由來皆在說今人還起古人悲感而思治世之難遇嘉賢者之用心故重言以書其首紹興八年三月望日幽國張琰

陽山顧氏文房

德和序

洛陽名園記

富鄭公園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為近
闢而景物最勝游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登四
景堂則一園之景勝可顧覽而得南渡通津橋
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還右旋花木中有百餘
步走陸樾亭賞幽臺抵重波軒而止直北走土
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謂之洞者皆斬竹丈許
引流穿之而徑其上橫為洞一曰土筠縱為洞
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樹筠歷四洞之北有亭五
錯列竹中曰叢玉曰披風曰漪嵐曰夾竹曰兼
山稍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臺出竹木之杪
遵洞之南而東還有卧雲堂堂與四景堂並南
北左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此則一園之勝可
擁而有也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賓客燕
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管心匠
故透迤衡直闔爽深密皆曲有奧思

董氏西園

董氏西園亭臺花木不為行列區處周旋景物
歲增月葺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望者三稍西

一堂在大地間逾小橋有高臺一又西一堂竹
環之中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間湧出開軒窻四
面甚敞盛夏燠暑不見畏日清風忽來留而不
去幽禽靜鳴各誇得意此山林之景而洛陽城
中遂得之於此小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
雖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往相失豈
前世謂所迷樓者類也元祐中有留守喜宴集
于此

董氏東園

董氏以財雄洛陽元豐中少縣官錢糧盡籍入
田宅城中二園因蕪壤不治然其規模尚足稱
嘗東園北鄉入門有栝可十圍實小如松實而
甘香過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時載歌舞游之醉
不可歸則宿此數十日南有卧屋遺址獨流盃
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中為堂榜之曰含碧
水四面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瀑而
池不溢洛人盛醉者走登其堂輒醒故俗目曰
醒酒池

環谿

環谿王開府宅園甚潔華亭者南臨池池左右

陽山顧氏文房

翼而北過涼榭復匯為大池周圍如環故云然也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峯翠嶽畢効奇千前榭北有風月臺以比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若堯璫琛延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餘年極力而試者可瞥目而盡也又西有錦廳秀野臺園中樹松檜花木千株皆品別種列除其中為島塢使可張幄大各待其盛而賞之涼榭錦廳其下可坐數百人宏大壯麗洛中無逾者

劉氏園

劉給事園涼堂高卑制度適極可人意有知水經者見之且云近世建造率務峻立故若者不便而易壞唯此堂正與法合西南有臺一區尤工緻方十許丈地而樓橫堂列廊無回繚闌楯周接木映花承無不妍穩洛人目為劉氏小景今拆為二不能與他園爭矣

叢春園

今門下侍郎安公買於尹氏岑寂而喬木森然桐梓檜栢皆就行列其大亭有叢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叢春亭出茶蘼架上北可望洛水蓋洛

水自西涵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為之直力瀆其怒而納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

天王院花園子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植牡丹而獨名此曰花園子蓋無他池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凡城中禎花以生者畢家于此至花時張幙幄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絕烟火游之過花時則復為丘墟殿垣遺窳相望矣今牡丹歲益滋而姚黃魏花一枝千錢能賣無賣者

歸仁園

歸仁其坊名也園盡此一坊廣輪皆里餘北有牡丹芍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踰望唐丞相牛僧儒園七里檜其故木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叔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餘里中多大園池而此為冠

苗圃園

節度使苗侯既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得河南
河南園宅又號最佳處得開寶宰相王溥園遂
構之園既古景物皆蒼老後得先力藻鑄出之
於是有欲憑陵諸園之意矣園故有七葉二樹
對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然今初堂其北
竹萬餘竿皆大蒲二三園疎筠琅玕如碧玉
今初亭其南東有水自伊水派來可浮十石舟
今初亭其西有大松七今引水繞之有池宜
蓮荷今初水軒板出水上對軒有橋亭制度甚
雄侈然此猶未盡得王丞相故園水東為直道
園閣趙氏所得亦大初第宅園池其間稍比曰
郊廓陌陌列七丞相之第文路公程丞相宅旁
皆有池亭而趙韓王園獨可與諸園列

趙韓王園

趙韓王宅園國初詔將作營治故其經畫制作
殆侔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盡子孫
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高鑄為常高亭
大樹花木之洲藪歲時獨所養獲篋負春鐘者
於其間而已蓋人之於宴閒每自吝惜宜甚於
聲名爵位

李氏仁豐園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
巧匠批紅判白接以它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
益奇且廣桃李梅杏蓮菊各數十種牡丹芍藥
至百餘種而又遠方奇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
茶之儔號為難植獨植之洛陽縣與其土產無
異故洛中園圃花木有至千種者甘露院東李
氏園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木無不有中有幽竹
迎翠濯纓觀德超然五亭

松島

松栢棧檜栢皆美木洛陽獨有栢兩枚松樹
島數百年於也其東南隅雙栢尤奇在唐為東
象先園本朝屬李文定公丞相今為吳氏園傳
三世矣頗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築臺北
構堂東北曰道院又東有池池前後為亭臨之
自東大渠引水注園中清泉細流清瀟無不
處在它郡尚無有而洛陽獨以其松名

東園

天澤公東園本築園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泥
舟游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瀝水二堂宛宛在

水中相膚藥圃二堂間列水石西去其第里餘今潞公官太師年九十尚時杖履游之

紫金臺張氏園

自東園並城而北張氏園亦繞水而富竹木有亭四河圖志云黃帝坐玄扈臺郭璞云在洛內或曰此其處也

水北胡氏園

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却山之麓灑水經其旁因岸穿三土室深百餘尺堅完如堦埴開軒窓其前以臨水上水清淺則鳴漱湫滿瀑則奔

駛皆可喜也有亭榭花木率在二室之東凡登覽徜徉俯瞰而峭絕天授地設不待人力而巧者洛陽獨有此園耳但其亭臺之名皆不足載載之且亂實如其臺四望盡百餘里而繁伊繚洛乎其間林木蒼蔚烟雲掩映高樓曲榭時隱時見使畫工極思不可圖而名之曰玩月臺有庵在松檜藤葛之中關旁瞻則臺之所見亦畢陳於前避松檜騫藤葛的然與人目相會而名之曰學古庵其實皆此類

大字寺園

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為會隱園水竹尚甲洛陽但以其園致之則其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其水其木至今猶存而曰堂曰亭者無復彷彿矣豈因於天理者可久而成於人力者不可恃耶寺中樂天石刻存者尚多

獨樂園

司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史謂其園曰獨樂園園卑小不可與它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十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曰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菴曰採藥圃者又持踏竹抄落蕃蔓草為之爾溫公自為之序諸亭臺詩頌行于世所以為人欽慕者不在於園耳

湖園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無此六者惟湖園而已予嘗游之信然在唐為裴晉公宅園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名蓋舊堂蓋新也湖北之大堂曰四井堂名蓋不足勝

蓋有餘也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地披林萃循曲逕而後得者梅臺知止庵也自乍逕望之超然登之愴然者環翠亭也眇眇重邃猶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其大略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群峯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其不可殫記者也

呂文穆園

伊洛二水自東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徹園亭喜得之若又當其上流則春夏無枯涸之病呂文穆園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盛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也洛陽又有園池中有一物特可稱者如大隱莊梅楊侍郎園流杯師子園師子是也梅華草梅香甚烈而大說者云自大庾嶺移其本至此流盃水雖急不旁觸為異師子非石也入地數十尺或以地攻之蓋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舍此又有嘉猷會館恭安溪園等皆隋唐宮園雖已犁為良田樹為桑麻矣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會

集之盛今遺俗故老猶有識其所在而道其廢興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觀萬物之無常覽時之條來而忽逝也

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澠之阻當秦漢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澹竹樹兵車綠踐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燦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過此樂得乎洛陽名公卿園林為天下第一靖康後祝融回祿盡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記讀之至流涕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論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

侯於園圃發興其知言或河

晉王右軍聞成都有漢時講堂秦時城池門屋

樓觀慨然遐想欲一游目其與周益州帖蓋所

致意焉近時呂太史有宗少文叔遊之語凡昔

人紀載人境之勝為一編其奉祠毫社也自以

為譙沛真源恍然在目視充之太極嵩之崇福

華之雲臺皆將卧遊之嗜嘻張矢四方之志高

人達士之懷古今一也顧南北惟分速思不往內

性剛至矣毫泥滿其可也己欲其可

得乎然則太史之游其可也己欲其可

手焉一通與東京記是亦河清志夢華錄

洛陽名園記

堯川顧氏家塾梓行

趙飛燕外傳

漢江東都尉伶玄撰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王協律舍人萬金不肯傳家業編習樂聲亡章曲任為繁手哀聲自矜凡靡之樂聞者心動焉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金得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妬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然皆冒姓趙宜主幼聰悟家有彭祖方脈之書善行氣術長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合德骨滑出浴不濡善音辭輕緩可聽二人皆出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妹弟流轉至長安於時人稱趙主子或云曼之他子與陽阿主家今趙臨共里巷託附臨曼為組文刺繡獻臨臨愧受之居臨家稱臨女臨常有女事官省被病歸死飛燕或稱死者飛燕妹弟事陽阿主家為舍直常竊傲歌舞積思精切聽至終日不得食待直貨服踈苦財且顛事膏沐澡粉其費亡所愛共直者指為愚人飛燕通隣羽林射鳥者飛

燕貧與合德共披夜雪期射鳥者於舍旁飛燕露立閉息順氣體温舒亡疹粟射鳥者異之以為神仙飛燕綠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其姊妹樊嫔於計為承光司帶者故識飛燕與射鳥堪事為之寒心及幸飛燕瞑目牢握涕交頤下戰栗不迎帝帝擁飛燕三夕不能接畧無譴意官中素幸者從容問帝帝曰豈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禮義人也寧與女暫得骨骨者比邪既幸派丹決藉嫔私語飛燕曰射鳥者不近女於計嫔曰書內視三月肉肌盡實矣帝體洪壯創我為焉飛燕自此恃幸後官禮皇太后帝居鸞養殿便房省帝薄禮上薄嫔因達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姿體性醇粹可倍不與飛燕比帝即令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步履迎合德合德謝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於計以報宮中延福還奏嫔為帝取后五采綉女手藉為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膏九回沈水香為卷髮號新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衣故短繡裙小袖李文襪帝御雲光殿帳使樊嫔進合德合德謝曰貴人姊虐妬不難滅恩

受耻不愛死非妍教願以身易耻不望於踵音
詞舒開清切左右嗟賞之噴噴帝乃歸合德宣
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淳夫
人在帝后唾曰此禍水也滅人必矣帝用樊嫔
計為后別開速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王几赤
金九層博山綠合嫔諷后曰上以亡子官中不
思千萬歲計邪何不時進上求有子后德嫔計
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体無所不靡謂為
溫柔鄉謂嫔曰吾老是卿矣不能效武皇帝求
白雲鄉也嫔呼萬歲賀曰陛下真神仙者上立

賜嫔紋文萬金錦二十四疋合德尤幸號為趙
婕妤婕妤好事后常為兒拜后與婕妤坐后誤唾
婕妤腹婕妤曰舛唾染人紺裏正似石上華假
今尚方為之未必能若此衣之華以為石華廣
袖后在遠條館多通侍郎官奴多子者婕妤傾
心翊護常謂帝曰舛性剛或為人構陷則趙氏
無種矣每泣下悽惻以故白后亦狀者帝輒殺
之侍郎官奴鮮縉香恣縱樓息遠條館無敢
言者后終無子后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
坐燎降神百縉香婕妤浴豈葢湯傳露華百英

粉帝嘗私語樊嫔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
自香也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其姑為馮大力
妻陽華老歸馮氏后姊弟毋事陽華陽華善貴
飾常教后九迴沉水香澤雄麝膻內息肌丸婕
妤亦內息肌丸常試若為婦者月事益薄他日
后言於承光司劑者上官嫵嫵膚曰若如是安
能有子乎教后煮美花滌之終不能驗真臘夷
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亡妍醜皆
美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粧五成
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謂婕妤曰吾書

視后不若夜眇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失婕妤
聞之即以珠號為枕前不夜珠為后壽終不為
后道帝言始加大號婕妤奏書於后曰天地交
暢貴人姊及此今吉光登正位為先人休不堪
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
沉水香蓮心枕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央
萬金錦一疋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
含香綠毛狸簾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
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
金瓊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

三幅七回光維肪髮澤一盞紫金被綠香燭三
枚文犀辟毒箸二雙碧玉膏盞一合使侍兒耶
語瓊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香玉並婕
好泣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
益州留三年輸為婕好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
飾婕好接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
池中起為瀛洲榭高四十尺帝御派波文殼無
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
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
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派歌
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翰細嫺與相屬
后裙髀曰顧我顧我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
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為侍后無方捨
吹侍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
不待悵然曼嘯泣數行下帝益愧愛后賜無方
千萬入后房闈他日官姝幸者或襲裙為絳號
曰留仙裙婕好益貴幸號昭儀求近遠條館帝
作少嬪館為露華殿含風殿博昌殿求安殿皆
為前殿後殿又為温室疑缸室浴蘭室曲房連
檻飾黃金白玉以壁為表裏千變萬狀連遠條

館通仙門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博求術士
求雁安却老之方時西南北波夷致貢其使者
舉茹一飯晝夜不卧儀典屬國上其狀儀者
怪后聞之問何如術夷人曰吾術天地平生死
齊出入有無變化萬象而卒不化后令焚燔弟
子不周遺千金夷人曰學善術者要不濟與後
言后遂不報他日樊嫫侍后浴語甚謹后為樊
嫫道夷言嫫握掌笑曰憶在江都時陽華李姑
畜聞鴨水池上苦懶懶鳴時下朱里芮姥者求
懶懶程駁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食以鴨姑
怒級其狸今夷術真似此也唐大宴曰真
足汗吾級乎后所通官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
觀閣兼通昭儀赤鳳始由少嬪館后適來幸時
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填豐
歌連臂踏地歌赤鳳來曲后謂昭儀曰赤鳳為
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為姊來寧為他人乎后怒
以杯抵昭儀詔曰鼠子能齧人乎昭儀曰穿其
衣見其私足矣安在嚙人乎昭儀素卑事后不
虞見答之暴執視不復言樊嫫脫簪叩頭出血
扶昭儀為拜后昭儀拜泣曰姊寧忘共被夜

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雍姊背邪今日垂得貴皆勝人且無外搏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后亦泣持昭儀手抽紫玉九鴿釵為昭儀簪髻乃罷帝微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妬我亦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為赤龍鳳帝信之大悅帝嘗蚤獵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昭儀足不勝至欲輒暴起昭儀常轉側帝不能長持其足樊嬖謂昭儀曰上餌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動此天與貴妃天福寧轉側伴帝就邪昭儀曰幸轉側不就尚

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復動手后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七箸藥有苦口者非帝為含吐不下咽昭儀夜入浴蘭室膚體光發占燈燭帝從幃中竊望之侍兒以白昭儀昭儀覽巾使徹燭他日帝約賜侍兒黃金使無得言私婢不豫約中出帟值帝即入白昭儀昭儀遽隱辟自是帝從蘭室幃中窺昭儀多袖金逢侍兒私婢輒牽止賜之侍兒貪帝金一出入不絕帝使夜從帟益至百餘金帝病緩弱大醫萬方不能救求奇藥嘗得春卹膠遺

昭儀昭儀輒進帝一九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絕抵明帝起御衣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裏衣視帝餘精出湧露汗被內須臾帝崩官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昭儀昭儀曰吾持人主如嬰兒寵傾天下安能斂手掖處今爭帷帳之事乎乃拊膺呼曰帝何往乎遂歐血而死

伶玄自叙

伶玄字子于潞水人學無不通知音善屬文應率尚直朴無所矜式揚雄獨知之然雖合若鍾

激子于謝不與交雄深憐毀之子于由司空小吏歷三署刺守州郡為淮南相入有風情哀帝時子于老休買妾樊通德通德嫗之弟子不周之子也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閑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馳騫嗜欲盡感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眎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不勝其悲子于亦然通德奏子于曰夫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能

為溝為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盾第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慕之憂也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健好聞此不少遣平章立看著其傳使婢子執研前道所記於是據趙盾傳子干為河東都尉正音嗣為決曹得幸及守多所取受子干召囑數其罪而梓厚之賜從兄子彪續司馬史記紕子子無所收錄

桓譚云

王莽時茂陵卜理者不仕以夏侯尚書授時更始二年赤眉過茂陵卜理棄圖書隱山劉恭入其廬獲金滕漆匱發之乃得玄書建武二年賈子翊以書示予曰卜理之琴師玄云也尚書臣昂校中書右伶玄趙后傳竹簡磨滅文義交錯不可具曉謹與臣昂書同校定相證別刪去其不可詳合為一篇其趙后樊嬀無所終疑玄之闕文也

高力士外傳

唐太原郭 湜 撰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官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日山川雷隱草木風生陳千官朝見之儀具九寶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自勝須臾聞鼓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豈惟於遠近一人之孝固通於神明不可得而稱也至寢官問曰所留示朕者何在力士趨入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此曾何足言即命史官書之與冊二十三年後上忽言曰朕親主六合二十餘年兩都往來甚覺勞弊欲久住關內其可致焉三問羣臣卿士皆云江淮漕運轉輸極難臣等愚蒙未知為計上甚不悅後李林甫用紫曜之謀爰與變造牛仙客取彭果之計首建和糴數年之中甚覺寬貸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無人謂高公曰朕自住關內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無事高

陽山顧氏文房

止黃屋吐故納新軍國之謀委以林甫卿謂如何高公頓首曰臣自二十年已後陛下頻賜臣酒往往過度便染風疾言辭倒錯進趨無恆十年已來不敢言事陛下不遺鄙賤言訪芻蕘縱欲上陳無裨聖造然所聞所見敢不竭誠且林甫用變造之謀仙客建和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重邸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旬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和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蓄書本逐末其遠乎哉但願動輒時不遺言制雖親有真自合恒規則人不告勞物無虛費軍國之柄未可假人威權之聲振於中外得失之議誰敢與言伏惟陛下圖之上乃言曰卿十年已來不多言事今所敷奏未會朕心乃頓首曰臣生於夷狄之國長自斗平之代一承恩渥三十餘年嘗願粉骨碎身以裨玄化竭誠盡節上答皇慈頃緣風疾所侵遂使言辭舛謬今所塵黷不稱天心合當萬死頓首頓首上曰朕與卿休戚共同何須憂慮命左右曰即置酒為樂無使懷憂左右皆稱萬歲從此便住內宅不接人事及開元之末

陽山顧氏文房

天寶之初陳希烈上玄元之尊田同秀獻寶符之瑞貴妃受寵外戚承恩羅吉張俞與黨錮之獄楊裴韋秀李受無狀之誅五六年間道路以目祿山之禍自此興焉至十年上又言曰朕年事漸高心力有限朝廷細務委以宰臣藩戎不誓付之邊將自然無事日益寬閒卿謂如何高公曰比在內宅不知時議近於閣門外見諸道奏事人說雲南頗有喪律陛下何以禦之北兵近甚精強陛下何以制之但以皇威遠震聖澤傍流足以吞食鯨鯢剪滅封豕諸餘纖介曾何足云臣恐久無備於不虞卒有成於滋蔓然後禁止不亦難乎上曰卿之所疾漸亦痊除今日奏陳雅符朕意近小有疑慮所以問卿卿慎勿言杜復泄露應須方便然可改張高公頓首謝曰以陛下至聖微臣至愚幸契天心不勝欣慶其後楊李爭權競相傾奪王邢不軌咸就誅夷十二年冬林甫云亡國忠作相先酬宿憾林甫被琢棺之刑寧俟後圖國忠播宣淫之恥十三年秋大雨晝夜六十日陳希烈罷相韋見素持衡上因左右無人謂高公曰自天寶十年之後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高力士外傳

朕數有疑果致天災以殃萬姓雖韋陳改轍楊李殊塗終未通朕懷卿愍無言何以爲意高公伏奏曰開元二十年已前宰臣授職不敢失墜邊將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權假於宰相法令不行災沓備於歲時陰陽失度縱爲軫慮難以獲 臣不敢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十四年冬安祿山作逆起自范陽私聚甲兵假稱朝貢囚李芝於真定劫光翽於太原長驅兩河將吞九鼎蕞爾戎羯乘我不虞國家久致昇平不脩兵甲卒徵烏合之衆以禦必死之軍遂使張介然喪律於陳留封常清棄甲於池水東奈已陷西土猶寧有詔斬封高於驛前鎮哥舒於關上文彞從竊向歷半年斬將塞旗不逾信宿兵疲師老衆潰親離國忠促哥舒之軍務令速進火拔莫祿山之黨更却先投烽火逼照於川原利書交馳於道路西京於焉失守萬姓及此騷然十五載六月十二日有詔移仗未央宮十三日有詔幸巴蜀至延秋門外上駐馬謂高公曰卿往日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曆數尚亦有餘不須憂懼是從至馬嵬山百姓驚惶六軍奮怒

陽山顧氏文房

國忠方進咸即誅夷號國太真一時連坐肅宗
 滅隨駕兵馬復至咸陽未振軍容師徒小却長
 驅卒乘北至朔方七日萬人勸進讓不獲已乃
 即皇帝位於靈武八月尊太上皇於成都改元
 為至德元年成都宣赦上皇謂高公曰我兒嗣
 位應天順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與朕亦
 有何憂高公伏奏曰陛下躬親庶務子育黔黎
 四十餘年天下無事一朝兩京失守萬姓流亡
 西蜀朔方皆為警蹕之地河南漢北盡為征戰
 之場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陛下謂臣曰卿之與
 朕復何憂哉臣未敢奉諾臣聞主憂臣辱主辱
 臣死死辱之義職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存餘
 喘親蒙曉諭戰懼伏深初上過利州西臨蜀郡
 往來表疏道路相望知兩京有剋復之期先人
 佇來蘇之慶仍皇情未暢臣下多虞及出劔門
 到巴蜀井邑氣候風雲與中國而頗殊對偏方
 而增恨應露扈從皆同此心賴節度使崔圓以
 忠懇至誠恐皇恩軫慮凡所進奉不越時宜應
 修殿宇不勦人力上為之悅左右皆稱萬歲上
 曰崔圓可謂大臣歟即日拜相西南之俗無不

陽山顧氏文房

欣然後崔相欲赴行在未測聖情上覺其憂懼
 謂高公曰朕觀崔圓器宇冲遠理識弘通比諸
 宰臣無出其右若得對見必倍承恩後果如上
 言且蜀中風土有異中原秋熱冬溫晝晴夜雨
 事之常也及駕出劔門到巴蜀氣候都變不異
 兩京九月十九日霜風振厲朝見之時皆有寒
 色詔即令着袍至二十一日百官盡衣袍立朝
 不依舊式每奏事人來往兩京動靜無不盡知
 二年正月祿山為子慶緒所殺慶緒偽立克謀
 逆計主以嚴莊偽勅偽書出於高尚但置酒為
 樂餘無所圖上謂高公曰皇帝久在鳳翔兵威
 大震克徒逆黨即應殄滅高公伏奏曰逆賊背
 天地之恩恣豺狼之性更相魚肉其可久乎九
 月皇帝在鳳翔元帥廣平王中書令郭子儀驅
 百萬之熊羆吞二京之蚊蚋不逾旬月收復兩
 都慶緒北走於鄴中王師續圍於城下至乾元
 元年慶緒為逆賊史思明所殺王師失利再陷
 洛陽李光弼作鎮於河陽郭英又次安於虢路
 上元元年為子朝義所殺至寶應元年却收洛
 陽朝義奔走不知所在上皇謂高公曰安史二

陽山顧氏文房

逆賊父子相次伏誅豈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罰也高公曰皇帝聖化無窮陛下仁德福流萬葉凡是克醜自合誅夷不勝慶快之至初至德二年十一月詔迎太上皇於西蜀十二月至鳳翔被賊臣李輔國詔外隨駕甲仗上皇曰臨至王城何用此物悉令收付所由欲至城皇帝具儀仗出城迎候二聖相見泣涕久之傾城道俗一時怵舞便於興慶宮安置乾元元年冬上皇幸溫泉宮二十日却歸因此被賊臣李輔國陰謀不軌欲令猜阻更樹勳庸移仗之職莫不由此輔國趨馳木品小了賊人一承奉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聖上屬殘孽未殄蒼生不安食物軍戎冀清海內不暇揀擇左右屏棄國器遂使輔國焚惑兩宮傷萬姓恣行威福不與典刑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高公竄諱州皆輔國之計也上皇在興慶宮先留廐馬三百疋欲移仗前一日輔國矯詔索所留馬惟留十疋有司奏陳上皇謂高公曰常用輔國之謀我兒不得終孝道明早向北內及曉至北內皇帝使人起拜云兩日來疾疴不復親起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高力士外傳

拜伏伏願且留喫飯飯畢又曰伏願且歸南內行欲至夾城忽聞戛戛聲上驚迴顧見輔國領鐵騎數百人便逼近御馬輔國便持御馬高公驚下爭持曰縱有他變須存禮儀何得驚御輔國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即斬高公從者一人高公即攏御馬直至西內安置自辰及酉然後老官婢十數人將隨身衣物至一時號泣上皇止之皆輔國矯詔之所為也聖上寧得知之乎上皇謂高公曰興慶是吾王地吾頻讓與皇帝皇帝仁孝不受今雖為輔國所制正慙我本懷進御人令撤肉便處分尚食明日已後不進肉食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焚進草木或講經論議轉妻說話雖不近文律終與悅聖情經十餘日高公患瘡勅於功臣閣下避瘡日晚聞門外有人問稱是啖庭瑤云聖人喚阿翁問會見太上皇未曰見了高公亦不敢辭即隨庭瑤至閣門外日晚見內養將一卷文書狀云使看畧見少多皆是罷職却被索將附奏云臣合死已久聖恩含忍容至今日所看事狀並不曾聞伏願得親辭聖顏然後受戮死亦無

陽山顧氏文房

恨明日有制力士潛通逆黨曲附克徒既懷臬
獍之心合就鯨鯢之戮以其久侍帷幄頗效勤
勞且捨殊死可除名長流 州九月三十日至
州隨身手力不越十人所餘衣糧纔至數月
躬憂待罪首尾三年經一年忽見本道觀察第
五國珍謫至夷州與第五相飲賦詩曰煙燼眼
落膜瘡漆面朱虞謂同病曰宰相猶如此餘可
以堪左右聞之皆為揮涕又於園中見蒼菜土
人不解喫便賦詩曰兩京秤斤買五溪無人採
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為羹甚美哉

登山臨水以永終日至元年建辰月有朝流人
一切放還至建巳月二聖昇遐今上即位改元
為寶應元年六月 州二聖遺詔到號天叩地
悲不自勝制服持喪禮過常度每一號動數迴
氣絕晝夜無時傷感行路恨不得親奉陵寢而
使永隔幽明哀毀既深哽咽成疾七月發 山
至朗州八月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
可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既貴且壽
死何恨焉所恨者二聖昇遐攀號不追孤魂旅
櫬飄泊何依立下露襟視之盡血言畢以寶應

陽山顧氏文房

元年八月十八日終於朗州開元寺之西院逮
近聞之莫不傷歎九月靈輓發朗州十一月至
襄州有詔令後舊官爵追贈廣州都督喪事行
李一切官給陪葬玄宗陵高公所生母麥氏即
隋將鐵杖會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
泣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胸上七黑子他
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
吾臂上雙金環吾亦留看待見汝伺之慎勿忘
却即與汝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龍州雖使人
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

與汝別時記語否胸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即解
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
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安
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驗七里
於子心辨雙環於母臂即此事也其妻東平呂
氏故岐州刺史玄悟之女躬行婦道有逾常禮
大理司直太原郭湜曰李輔國謬承恩寵竊弄
威權蒙蔽聖聰恣行兇醜所持刑憲皆法回邪
即有敬毛裴昇之流起周代索丘之獄既無所
措難以圖存使天下之心自然搖矣但經推案

陽山顧氏文房

先沒家貲不貳則流動逾千計黔中道此一伍
尤多則三故相裴冕張鎬第五琦是也一大夫
賀蘭進明是也六中丞鄭叔清暢灌韋利見皇
甫銳張萬頃毛若虛是也七御史李融屈無易
孫昌胤孫瑩宋晦嚴銳畢曜是也三員外張渭
張之緒李宣是也一左丞皇甫銑是也一郡王
瑀是也一開府力士是也遺評補博御監司舍
將軍列卿州牧縣宰已下散在諸郡不可盡紀
從至德至寶應向二千人及承恩放還十二三
矣嗟乎淫刑以逞誰得無罪是同病者報以誌
之况與高公俱嬰謫每接言論敢不書紳豈
謂懷輔弼之元勳當休明之聖代卒為讒佞所
惡生死銜冤悲夫

高力士外傳終

陽山顧氏家法序行

開元天寶遺事卷上

開元

玉有太平字

開元元年內中因雨過地潤微裂至夜有光宿衛者記其處所曉乃奏之上令鑿其地得寶玉一片如拍板樣上有古篆天下太平字百僚稱賀收之內庫

步輦召學士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為翰林學士中外榮之自古急賢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賜筭表直

宋璟為宰相朝野人心歸美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筭令內臣賜璟雖受所賜莫知其由未敢陳謝帝曰所賜之物非賜汝金蓋賜卿之筭表卿之直也璟遂下殿拜謝

截銚留鞭

姚元崇初牧荊州三年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銚民皆截留之

陽山顧氏文房

以表瞻戀新收具其事卷之褒詔美焉就賜中金一千兩

慙顏厚如甲

進士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千索權豪之族未嘗自足稍有不從便多諱謗常遭有勢者撻辱略無改悔時人多鄙之皆云楊光遠慙顏厚如十重鐵甲也

七寶山座

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議經旨及時務勝者得升焉惟張九齡論辯風生升此座餘人不可階也時論美之

瘰癧

右拾遺張方回精神不爽時人呼為瘰癧漢子每朝政有夫便抗疏論之精彩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常謂右拾遺張方回忠賢人也

蜂蝶相隨

都中名姬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詣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蓋慕其香也

掃雪迎賓

陽山顧氏文房

巨豪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犬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為逕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為暖寒之會

夢虎之妖

周象者好畋獵後為汾陽令忽夢一乳虎相逼驚而睡覺因茲染疾後有僧海寧者因過象門謂隣叟曰此居有妖氣久則不可救也隣叟遂聞於象象召僧令視之僧曰當與君僕之遂擇日設壇持劔禹步誦呪自大門而入至於寢所繞憲人數徧而叱之忽於階下作一虎聲家人悉驚奔散周象亦不覺投赫下伏死於地僧以水嘆之須臾如故

記事珠

開元中張說為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祕而至寶也

遊仙枕

龜茲國進奉枕一枚其色如瑪瑙温温如玉其製作其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

在夢中所見帝因立名為遊仙枕後賜與楊顯

隨蝶所幸

開元末明皇每至春時旦暮宴於宮中使嬪妃輩爭插艷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幸之後因楊妃專寵遂不復此戲也

記惡碑

盧真累任大郡皆顯治聲所至之處畏如神明或有無良惡跡之人必行嚴斷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門首再犯處於極刑民間畏懼絕無犯法者明皇知其能官賜中金五千兩聖詔褒諭焉故民間呼其石為記惡碑

自暖盃

內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盃足上有縷金字名曰自暖盃上令取酒注之温温然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於內藏

辟寒犀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温温然有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傳書鶴

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群鶴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鶴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為飛奴時人無不愛訝

牽紅絲娶婦

郭元振少時美風姿有才藝宰相張嘉正欲納為婿元振曰知公門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倉卒更待付之張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誰是匹偶以子風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五女各持一絲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得者為婿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絲線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後果然隨夫貴達也

豪友

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各以延納四方多士競於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於門下每科場文士集於數家時人目之為豪友

喚鐵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鍊丹洞注易

唐修真亭朝立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即以槌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為喚鐵

鸚鵡告事

長安城中有豪民楊崇義者家富數世服玩之屬僭於王公崇義妻劉氏有國色與隣舍兒李奔私通情甚於夫遂有意欲害崇義忽一日醉歸寢於室中劉氏與李奔同謀而害之埋於枯井中其時僕妾輩並無所覺惟有鸚鵡一隻在堂前架上消殺崇義之後其妻知令童僕四散尋覓其夫遂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竊慮為人所害府縣官吏日夜捕賊法疑之人及童僕輩經拷捶者百數人莫究其弊後來縣官等再詣崇義家檢校其架上鸚鵡忽然聲屈縣官遂取於壁上因問其故鸚鵡曰殺家主者劉氏李奔也官吏等遂執縛劉氏及捕李奔下獄備招情款府尹具事案奏聞明皇歎訝久之其劉氏李奔依刑處死封鸚鵡為綠衣使者付後官養餵張說後為綠衣使者傳好事者傳之

瑞炭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之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烟而有光無餘可燒十日其熱氣逼人而不可近也

敲冰煮茗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冰敲其精瑩者者建茗共賓客飲

物外之遊

王休高尚不親勞利常與名僧數人或跨驢或騎牛尋訪山水自謂結物外之遊

花妖

初有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帝謂左右曰此花太之妖不足訝也

天寶上

花上金鈴

天寶初寧王日侍好聲樂風流蘊藉諸王弗如也至春時於後園中紉紅絲為繩密綴金鈴繫於花梢之上每有烏鵲翔集則令園吏掣鈴索以驚之蓋惜花之故也諸宮皆效之

七寶硯鑪

內庫中有七寶硯鑪一所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於鑪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妖燭

寧王好聲色有人獻燭百炬似臍而膩似脂而硬不知何物所造也每至夜筵賓妓間坐酒酣作狂其燭則昏昏然如物所掩罷則復明矣莫測其恠也

夢玉鶯投懷

張說母夢有一玉鶯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說果為宰相其至貴之祥也

饒燈

南中有魚肉少而脂多彼中人取魚脂煉為油或將照紡緝機杼則暗而不明或使照筵宴造飲食則分外光明時人號為饒魚燈

助嬌花

御苑新有千葉桃花帝親折一枝挿於妃子寶冠上曰此箇花尤能助嬌態也

照病鏡

陽山顧氏文房

華法善有一鐵鏡鑿物如水人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音至痊痊

助情花

明皇正寵妃子不視朝政安祿山初承聖眷因進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紅每當寢處之際則含香一粒助情發興筋力不倦帝秘之曰此亦漢之慎郎膠也

眼色媚人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卡常一日離帝左右每執板當席顧舞帝謂妃子曰此女妖麗眼色媚人每轉聲歌喉則聲出於朝霞之上雖鍾鼓笙竽嘈雜而莫能遏官妓中帝之鍾愛也

警惡刀

貴妃父楊玄琰少時嘗有一刀每出入於道塗間多佩此刀或前有惡獸盜賊則所佩之刀鏗然有聲似警於人也玄琰寶之

夢中有孕

楊國忠出使於江浙其妻思念至深在苜成疾忽晝夢與國忠交因而有孕後生男名肱洎至

陽山顧氏文房

國忠使歸其妻具述夢中之事國忠曰此蓋夫妻相念情感所致時人無不譏誚也

金籠蟋蟀

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燭奴

申王亦務奢侈蓋時使之然每夜宮中與諸王貴戚聚宴以龍檀木彫成獨髮童子衣以綠衣袍繫之束帶使執燭列立於宴席之側目為燭奴諸官貴戚之家皆效之

醒醉草

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紫而心殷有一人醉過於草傍不覺失於酒態後有醉者摘草嗅之立然醒悟故目為醒醉草

盆池魚

明皇以李林甫為相後因召張九齡問可否九齡曰宰相之職四海具瞻若任人不當則國受其殃只如林甫為相然寵擢出宸衷臣恐他日之後禍延宗社帝意不悅忽一日帝曲宴近臣

陽山顧氏文房

於禁苑中帝指示於九齡林甫曰檻前盆池中
所養魚數頭鮮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
養九齡曰盆池之魚由陛下任人他但能張景
致助兒女之戲爾帝甚不悅時人皆美九齡之
忠直

看花馬

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朋聯黨各置矮馬飾以
錦鞦金路並趨於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皿
而隨之遇好顏則駐馬而飲

香肌暖手

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於火惟於
妙妓懷中揣其肌膚稱為暖手當日如是

金衣公子

明皇每於禁苑中見黃鶯常呼之為金衣公子
花稠

學士許慎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於
花圃中未嘗具帷幄設坐具使童僕輩聚落花
鋪於坐下慎選曰吾自有花稠何錯坐具

錯恨花

明皇於禁苑中初有千葉桃盛開帝與貴妃日

遂宴於樹下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

醉輿

申王每醉即使宮妓將錦綵結一兜子令宮妓
輦擡昇歸寢室本宮呼曰醉輿

妓圍

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
於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為妓圍

風流數澤

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
于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樓名紙遊謁其中時
人謂此坊為風流數澤

依冰山

楊國忠權傾天下四方之士爭詣其門進士張
良者陝州人也方學有大名志氣高大未嘗低
折於人人有勸彖令脩謁國忠可圖顯榮彖曰
爾輩以謂楊公之勢倚靠如太山以吾所見乃
冰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際則此山當誤人爾後
果如其言時人美張生見幾後年張生及第釋
褐授華陰尉時縣令太守俱非其人多行不法
張生有吏道勤於政事每申舉一事則太守令

尹抑而不從張生曰大丈夫有凌霄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衣長往歸遯於嵩山

禽擁行車

李元紘開元初為好時令賦役平允不嚴而治大有政聲遷潤州司馬發離百里士民號泣遮路烏鵲之類飛擁行車有詔褒美之

鏡影成相字

宋璟未第時因於日中覽鏡鏡影忽成相字璟因此自負遂脩相業後如其志

知更雀

張耀卿勤於王事夜看案牘晝次獄訟常養一雀每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為知更雀又於廳前有一大桐樹至曉則有群鳥翔集以此為出廳之候故呼為報曉鳥持人美焉

枯松再生

明皇遭祿山之亂鑿輿西幸禁中枯松復生枝葉慈情宛若新植者後肅宗平內難重興唐祚枯松再生祥不誣矣

陽山顧氏文房

顛飲

長安進士鄭愚劉參郭保衡王冲張道隱等十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妓三五人乘小犢車指名園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謂之顛飲

選婿窻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一允林甫聽事壁間開一橫窻飾以雜寶縵以絳紗常日使六女戲於窻下每有貴族子弟入謁林甫即使女於窻中自選可意者事之

四方神事

姚元崇為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於喜怒惟以忠孝為意四方之民皆畫元崇之真神事焉求之有福

立有禍福

盧魚為陝州刺史嚴殺之聲聞於關內玄宗素京師次陝城頃知魚有神政御筆替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仁雖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為國寶不隊家風尋除兵部侍郎陝州之民多有淫祀者州之士民相語曰

陽山顧氏文房

下須賽神明不必求巫祝爾莫犯廬公立便有禍福

移春檻

楊國忠子弟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於檻中以板為底以木為輪使人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在目前而便即歡賞目之為移春檻

冰山避暑

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為山周圍於宴席間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其驕貴如此也

戲擲金錢

內庭嬪妃每至春時各於禁中結伴三人至五人擲金錢為戲蓋孤悶無所遣也

射團

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纖妙可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於此戲

開元天寶遺事卷上

開元天寶遺事卷下

天寶下

探官

都中每至正月十五日造麩釐以官位帖子卜官位高下或賭筵宴以為戲笑

撤去燈燭

蘇頲與李乂對掌文誥玄宗顧念之深也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宿諸學士翫月備六酒之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畫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使撤去

刀槍自鳴

武庫中刀槍自鳴識者以為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之亂大駕西幸之應也

富窟

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銀疊為屋壁上以紅泥泥之於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沈檀為軒檻以砥硃甃地面以錦文石為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貴其泥雨不滑也四方賓客所至如歸故時人呼為王家富窟

林畔香童

陽山顧氏文房

元寶好賓客務於華侈器玩服用僭於王公而四方之士盡歸而仰焉常於寢帳牀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暝焚香徹曉其驕貴如此

龍皮扇

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即以此扇子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閒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亦曾差中使去取看愛而不受帝曰此龍皮扇子也

夢筆頭生花

李太白少時夢所用之筆頭上生花後天才瞻

逸名聞天下

醒酒花

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僊妃子有同看木芍藥上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其艷帝曰不惟萱草忘憂此花香艷尤能醒酒

蛛絲才巧

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時宮女輩陳瓜果酒饌列於庭中求恩於牽牛織女星也又各捉蜘蛛閉於小合中至曉開視蛛網稀密以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

陽山顧氏文房

少民間亦效之

夜明杖

隱士郭休有一柱杖色如朱漆叩之則有聲每出處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內登危陟險未嘗足失蓋杖之力焉

郡神迎路

張開為荊州刺史至郡界風雨冥晦不辨面目惟聞空中有殿喝之聲相次雲中有衣紫披甲者十數人開問其故對曰某荊州內外所主之神久仰史君令名故相率迎引到任謁廟後各致祭謝及建飾廟貌自此政譽尤善也

縣妖破膽

李泉遷洛陽令嚴刑峻法民吏畏服縣之積弊杲盡革之踰月之中縣務清簡時有進士劉兼赴舉上郡舍於村邸至夜中聞戶外街衢中有數人相語曰李令今古正人也吾輩見其行事威猛令人破膽此中不可久居宜遷於他邑可求血食也兼訝其事遂啟門視之寂無影響方知乃邑之妖神也兼遂書贊一首於村邸之壁云狡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後

明皇旌其能賜金百兩及章服焉

泥金帖子

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寔削此儀也

喜信

新進士每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於家書中至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謂之喜信也

被底鴛鴦

五月五日明皇避暑遊興慶池與妃子晝寢於水殿中宮嬪輩覓欄倚檻爭看雌雄二鴛鴦戲於水中鴛鴦爭如我被底鴛鴦

半仙之戲

天寶官中至寒食節競懸鞦韆今官嬪輩戲笑以為宴樂帝呼為半仙之戲都中士民因而相

相風旌

五王官中各於庭中豎長竿掛五色旌於竿頭旌之四垂綴以小金鈴有聲即使侍從者視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之風候也

占雨石

學士蘇頲有一錦紋花石鑲為筆架嘗置於硯席間每天欲雨即此石架津出如汗遂巡而雨題以此常為雨候固無差矣

向火乞兒

張九齡見朝之文武僚屬趨附楊國忠爭求富貴惟九齡未嘗及門楊甚銜之九齡常與諸者議曰今時之朝者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嘗凍履裂體弃骨於溝壑中禍不遠矣果然因祿山之亂附者皆罪累族滅不可勝數九齡之先見信矣神智博達也向火言附炎也

結棚避暑

長安富家子劉逸李開衛曠家世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疎財重義有難必救真慷慨之士人皆歸仰焉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以錦綺結為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妓間坐選相延請為避暑之會時人無不受美也

冰筋

冬至日大雪至午雪霽有晴色因寒所結簷溜皆為冰條妃子使侍兒敲下二條看玩帝自晚

陽山顧氏文房

朝視政迴問妃子曰所玩何物耶妃子笑而答曰妾所玩者冰筋也帝謂左右曰妃子聰惠比象可愛也

雞聲斷愛

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他人莫敢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賚短書云歡愛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憐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誦諷焉

占風鐸

歧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子每夜聞玉片子相觸之聲即知有風號為占風鐸

山猿報時

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即有猿一枚詣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因目之為報時猿其性度有缺

遊蓋飄青雲

長安春時盛於遊賞園林樹木無閑地故學士

陽山顧氏文房

蘇頌應制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帝定之嘉賞焉遂以御花親揮頰之中上時人祭之

紅冰

楊貴妃初承恩召與父母相別泣涕登車時天寒淚結為紅冰

投錢賭寢

明皇未得妃子宮中宿妃輩投金錢賭侍者寢以親者為勝召入妃子遂罷此戲

精神頓生

明皇每朝政有闕則虛懷納諫大開士路早朝百辟趨班帝見張九齡風威夙整異於衆僚謂左右曰朕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

口案

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所不察每有公事赴本司行勘胥吏輩未敢訊劾先取則於九齡囚於前面分曲直口撰素卷囚無輕重咸察其罪時人謂之張公口案

言刑

張燕公說有宰輔之才而多詭詐復貪財賄時人亦多之亦汗之每中書議事及衆僚巡廳或

所許立便此為為參所嫌故朝彥相謂曰張公之言毒於極刑之好面等入也

銷魂橋

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皆至此橋為離別之地故人呼之銷魂橋也

逐惡如驅蚊蚋

袁尤庭累典名藩皆有異政明皇謂宰輔曰袁尤庭性逐惡如扇驅蚊蚋

敬馬杯

長安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左右村店之民當大路市酒量錢數多少飲之亦有施者與行人解之故路人號為敬馬杯

吹火照書

蘇頌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又患無燈燭常於馬廐竈中旋吹火光照書誦焉其苦學如此後至相位

金牌斷酒

安祿山受帝寵愛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賜金牌子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祿山即以牌示之云惟

勅斷酒

文陣雄帥

張九齡常覽蘇頌文卷謂同儉曰蘇生之俊贍無敵真文陣之雄帥也

射飛毛

羽林將劉洪喜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絳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歎厚賜焉

浹杖

言中宿妃輩施素粉於兩頰相號為浹杖者以為不祥後有禪山之亂

索闢雞

李林甫為性很狡不得士心每有所行之事多不協群議而面無和氣國人謂林甫精神剛戾常如索闢雞

肉陣

楊國忠於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令遮風蓋藉人之氣相暖故謂之肉陣

傳書鸞

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為賈於湘中數年不歸復音信不達紹蘭目覩堂

中有雙鸞戲於梁間蘭長吁而語於鸞曰我聞鸞子自海東來往復必經由於湘中我婿離家不歸數歲茂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附書投於我婿言訖淚下鸞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鸞遂飛於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婿去重湖臨窻泣血書躬勤憑鸞翼寄與薄情夫蘭遂小書其字繫於足上鸞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鸞飛鳴於頭上宗訝視之鸞遂泊於肩上見有一小封書繫在足上宗解而示之乃妻所

寄之詩宗感而泣下鸞復飛鳴而去宗大年歸首出詩示蘭後文士張說傳其事而好事者為

燈婢

寧王宮中每夜於帳前羅列木彫矮婢飾以彩繪各執華燈自昏達旦故目之為燈婢

解語花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歎美久之帝指貴妃示於左右曰乎如我解語花

油幕

陽山顧氏文房

長安貴家子弟至春時遊宴供帳於園圃中
隨行載以油幕或遇陰雨以幕覆之盡歡而歸

闌花

長安王士安春時闌花戴插以奇花多者為勝
皆用千金市名花植於庭苑中以備春時之

裙幄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
裙遞相插掛以為宴幄其奢逸如此也

鳳炭

楊國忠家以炭屑用蜜捏成雙鳳至冬月則
燃於爐中及先以白檀木鋪於爐底餘灰不可
參雜也

文帥

明皇帝謂侍臣曰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
弗如也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場
之元帥也

乞巧樓

宮中以錦結成樓殿高百尺上可以勝數十人
陳以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各
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為得巧之候

動清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之家音效之

吸花露

貴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嘗步展獨遊後苑
傍花樹以手攀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潤於

含玉嚙津

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捕濕每日含一
玉魚兒於口中蓋藉其涼津沃肺也

紅汗

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
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縷而香或試之於中

帕之上其色如桃紅也

金函

明皇帝勤國政諫無不從或有章疏規諷則探
其理道優長者貯於金函中日置於右時取讀
之未嘗懈怠也

擊鑑救月

長安城中每月蝕時即士女取鑑向月擊之滿
郭如是蓋云救月蝕也

歌直千金

宮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寵愛每對御奏歌

則竹之聲莫能過帝常謂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

肉腰刀

李林甫妬賢嫉能不協群議每奏御之際多所陷人眾謂林甫為肉腰刀又云林甫嘗以甘言誘人之過諸於上前時人皆言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謂曰李公雖面有笑容而肚中鑄劍也人日憎怨異口同音

隔障歌

寧王宮有樂妓寵姐者美姿色善謳唱每宴外客其諸妓女盡在日請惟寵姐客莫能見飲欲半酣詞客李太白恃醉戲曰白久聞王有寵姐善歌今酒肴醉飽群公宴倦王何恡此女示於衆王笑謂左右曰設七窻花障召寵姐於障後歌之白起謂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矣

樓車載樂

楊國忠子弟恃后族之貴極於奢侈每春遊之際以大車結綵帛為樓載女樂數十人自私家聲樂前引出遊園苑中長安豪民貴族皆效之

獨子亂尙

陽山顧氏文房

一日明皇與親王甘肅令賀懷智獨奏琵琶妃子立於局前觀之上以翰次妃子將康國獨子放之今於局上亂其輪贏上甚悅焉

決雲兒

申王有高麗赤鷹此以王有北山黃鸝上甚愛之每弋獵必置之於前帝曰之為決雲兒
長湯十六所
華清宮中除供奉湯外而別更有長湯十六所嬪御之類浴焉

鑄爐

奉御湯中以文瑤石中夾有玉蓮湯泉涌成池又鑿鑄鑪為皂隲於水中帝與貴妃施銀鑊小舟戲玩於其間官中退水出於金溝其中珠纓寶絡流出街渠貧民日有所得焉

夜明枕

號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金雞障

明皇每宴使祿山坐於御側以金雞障隔之
百枝燈樹

陽山顧氏文房

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八十尺暨之高山
上元夜點之百里皆見光明奪月色也

千炬燭圍

楊國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紅燭

有脚陽春

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為有脚
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梨花之論

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譽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
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之下時人號曰李白粲

花之論

醉聖

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醉中所撰文章未嘗
錯謬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
見時人號為醉聖

靈鵲報喜

時人之家聞鵲聲皆為喜兆故謂靈鵲報喜

走丸之辯

張九齡善談論每與賓客議論經旨滔滔不竭
如下坂走丸也時人服其俊辯

探春

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十後各乘車跨馬供帳於
園圃或郊野中為探春之宴

冰獸贈土公

楊國忠子弟以新婦結綵朝士每至伏日取堅
冰令工人鑿為鳳獸之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
之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此惠

嚼麝之談

寧王驕貴極於奢侈每與賓客議論先含麝沉
麝方啓口發談香氣噴於席上

醉語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則如癡醉之
人未嘗問答或語及阿徇之事則響應如流張
曲江常謂賓客曰李林甫議事如醉漢腦語也
不足可言

暖玉鞍

歧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
寒則此鞍在上坐如溫火之氣

百寶欄

楊國忠初因貴妃專寵上賜以木芍藥數本植

於家園忠以百寶粧飾欄楯雖帝宮之內及下也

四香閣

國忠又用沉香為閣檀香為欄以麝香乳香諸土和為泥飾壁每於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友於此閣上賞花焉禁中沉香之此世不作

任人如市瓜

明皇召諸學士宴於便殿因酒酣顧謂李白曰我朝與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朝政出多門國由姦幸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者明皇笑曰學士過有所飾

雲刺滿頭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禱簪裳備負厥廟霜毫生領樂生堯世死荷聖恩願求退歸耕養滫糜穴

忍字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所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幙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陽山顧氏文房

風流陣

明皇與貴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統宮妓百餘人帝統小中貴百餘人排兩陣於掖庭中目為風流陣以霞被錦被張之為旗幟攻擊相鬪敗者罰之巨觥以戲笑時議以為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兵亂天意人事不偶然也

望月臺

玄宗八月十五日夜與貴妃臨太液池凭欄望月不盡帝意不快遂勅令左右於池西岸別築百尺高臺與吾輩子殊鮮豔觀觀

竹叢

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箭未嘗相離密客如裁也帝因與諸王閑步于竹間帝謂諸王曰人世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踈人有懷貳心生離間王皆唯唯帝呼為竹叢

美人呵筆

李白于便殿對明皇撰詔語時十月大寒筆莫能書字帝勅宮嬪十人侍于李白左右各執牙筆呵之遂取而書其詔其受聖眷如此

開元天寶遺事卷下

隴川顧氏家塾梓行

陽山顧氏文房

續齊諧記

梁 吳 均 撰

漢宣帝以阜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
 鉸具至夜車轄上金鳳凰輒亡去莫知所之至
 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
 仲北山羅鳥得鳳凰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
 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上云今月十
 二日夜車轄上鳳凰俱飛去曉則俱還今則不
 返恐為人所得尤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
 仲謂上鳳凰子云今月十二夜北山羅鳥所
 得者即鳳凰之置也上俄而飛去帝使尋
 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
 遊行即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去莫知所在詩云 鸞鳳飛去莫知所在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貨皆平均惟
 堂前一株紫荊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
 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
 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顛顛是人不如木
 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
 感合財寶遂為孝門真仕至太中大夫陸機詩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續齊諧記

殊 敬 同

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
 為鷓鴣所搏逐樹下傷癢甚多宛轉復為螻蟻
 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
 自照視為蚊所嚙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
 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
 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堂數日乃去是夕
 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
 蓬萊為鷓鴣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
 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
 隆子震震生乘乘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時有
 大鳥降人皆謂真孝招也魏書云昔日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黿數頭美靜可憐見
 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黿
 嗜鰮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鰮魚懸置岸上
 於是羣黿競逐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御善
 畫何其妙也答曰臣亦未嘗執筆然人之所目
 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顧公 魏書云
 張華為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為

陽山顧氏文房

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耶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為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絡出不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見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畧三史探賈百氏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明公乃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愚子兼愛其善是也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曰公門置兵甲關鑄當是疑也恐天下之人

卷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為明公惜之華不答而使人防禦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魁鬼忌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

東海蔣晉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已自

臭爛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驅鳥鳥即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囊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既去見衆鳥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囊上晉武陵王晞晞薨以襯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楮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內人江夫人遂斷以為釵每夜輒見一兒繞牀啼呼云何為見屠割必訴天當相報江夫人惡之月餘乃亡桓玄篡位後來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

歌云芒籠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無歸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槌吏列云槌積久比恒失之而復得之新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荆州送玄首用敗籠茵包之又芒繩束縛其屍沈諸江中悉如所歌焉

陽羨許彥相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卧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

陽山顧氏文房

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者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飾饌珍羞方大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避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卧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與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亦穎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溫書生卧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內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悞悞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內口中置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

臺今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今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仲治三月三日雨水其義何者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相以爲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以濯觸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東晉進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今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爲城陽令

柱陽成武下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

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栢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為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夫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藥此遺象也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

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

祭甚善書年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患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絲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

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風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成成即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

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蠶桑百陪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始也

陽山顧氏文房

吳興故鄆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豎一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平絕仰之干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恒轉如磨聲若風雨上人號為石磨轉快則年豐轉遲則歲儉欲知年之豐儉驗之無失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為如此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楷平昔為樂游吏患腰痛

死今在湖北雖為鬼苦亦如生為君善醫故來

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秋夫作茅人為

鍼腰目二處并復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暝夢鬼曰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

年為奉朝請

會稽趙文韶為東官扶持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烏飛其聲甚哀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持聞君歌

陽山顧氏文房

聲有門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
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頃更女到年十八九
行步容色可憐猶將神婢自隨問家在某處舉
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
爲一曲邪文韶即爲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
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願謂婢
子還取筵篔爲扶持鼓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
彈泠泠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
繫筵篔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
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霜霜侵曉暮何意空
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闕夜已久遂相倚燕寢竟
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梳
白琉璃匕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歇
神坐上見梳甚疑而委悉之屏風後則琉璃匕
在焉筵篔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
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
元嘉五年也

齊諧志怪者也蓋莊生寓言耳今吳均
所續持取義云耳前無其書也考文獻
通考書目亦云云元甲子吳郡陸友記

海內十洲記

東方朔

祖洲在東海

瀛洲在東海

炎洲在南海

玄洲在北海

長洲在東海

元洲在北海

流洲在南海

生洲在東海

鳳麟洲在東海

聚窟洲在北海

漢武帝既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

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

洲有此十洲乃人跡所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

非世常人是以前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所

有之物名故書記之方朔云臣學仙者耳非得

道之人以國家之盛美將招名儒墨於文教之

內抑絕俗之道於虛詭之迹臣故輒隱逸而赴

三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

欲抑絕其威儀也曾隨師主履行比至朱陵扶

桑蜃海冥夜之立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

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遊五嶽行破

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廣陟天光

極於是矣未若凌虛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五

洞視百萬北極勾陳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棲

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

遠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

識乃及於是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

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

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

生昔秦始皇天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

狀啣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

圖奏始皇遣使者齎草以覆死者先生見

谷先生云此草是靈芝也靈芝有木芝之草生

瓊田中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採

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

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樓船等入

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

也

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

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

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爲玉醴泉飲之數升

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

如中國也

玄洲在北海之中成亥之地占七千二百里去
南岸三十六萬里上有太玄師仙伯真公所治
多太玄仙官宮室宮室各異鏡金芝玉草乃是
三天君下治之處甚肅肅也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上
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網取之積薪敷
車以燒之薪盡而獸不然灰中而立毛亦不隳
所刺不入打之無傷其血其類數十下

乃死而張口向風噴毒氣以在上其毒毒其
鼻即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
年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鳳毛長三
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即見此山
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
緝為布時人號為人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垢
污以灰汁浣之終無潔淨唯火燒此衣服兩盪
飯間振擺其垢自落潔白如雪亦多仙家
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地方各五千
里去岸二十五萬里上饒山川及多大樹樹乃

有二千圍者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一名青丘
又有仙草靈藥甘露玉英靡所不有又有風山
山恒震聲有紫府宮天真仙女遊於此地

无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萬里上
有五芝玄澗澗水如蜜漿飲之長生與天地相
畢服此五芝亦得長生不死亦多仙家

流洲在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東岸十九萬里
上多山川積石名為昆吾治其石成鐵作劍光
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割泥亦饒仙家
生洲在東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北岸十七萬里上

二千五百里去西岸二十三萬里上有仙家數
萬天氣安和芝草常生地無寒暑安養萬物亦
多山川仙草衆芝一洲之水味如飴醴至良洲
者也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
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
麟數萬各為群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
多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為續弦
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
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擊之他處乃

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三年帝幸北海祠恒山四月西國王使至獻此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用也以為西國雖遠而上貢者不奇稽留使者未遣又時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弦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玄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掣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績時也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燒帝於是乃悟厚謝使者而遣去賜以牲醴乾姜等諸物

是西方國之所無者又益思東方朔之遠見周穆主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盃刀長一尺盃受三升乃切玉如切泥盃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盃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盃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秦始皇時西胡獻切玉刀無復常滿盃耳如此膠之所出從鳳麟洲來劍之所出必從流洲來並是西海中所有也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萬里去東岸二十四萬里上多真

仙靈官官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鉄額之獸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之為神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為反竟樹扣其樹亦能自作聲聲如群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錫狀今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為震靈丸或名之為反生香或名之為震檀香或名之為不鳥精或名之為却死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啖之即活乃却死不復亡也以香者為靈物也

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狸而色黃命國使將入呈帝見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細禿粹左怪其之非也問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百禽者不必繫之以大小是以神麟故為巨象之王鸞鳳必為大鵬之宗百足之蟲制於騰蛇亦不在於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

雲千呂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我王固將賤百家而貴道儒薄金玉而厚靈物也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關途過辛苦蹊路于今已十三年矣神香起天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魅鬼夫此二物實濟衆生之至要助政化之昇平豈圖陛下反不知真乎是臣國占風之謬美今日仰鑒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含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武帝恧然不平又問使者猛獸何方而伏百禽食噉何物膂力何比其所生何鄉耶使者曰猛獸所出或生崑崙或生玄圃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壽不窮食氣飲露解人言語仁慈忠恕當其仁也愛護蠢動不犯虎豹當其威也一聲叫發千人伏息牛馬百物驚斷絙繫武士奄忽失其勢力當其神也立興風雲吐嗽雨露百邪迸走蛟龍騰翥處于太上之廡役御獅子各曰猛獸蓋神光無常能爲大禽之宗主乃獲天之元王辟邪之長帥者也靈香雖少斯更生之

神丸也疫病災死者將能起之及聞氣者即活也芳又特甚故難歌也於是帝使使者令猛獸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命喚一聲獸訶唇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又兩目如礮礮之交光朗衝天良久乃止帝登時顛蹶掩耳震動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皆皆失伏地諸內外牛馬豕犬之屬皆絕絆離驚駭放蕩久許咸定帝忌之因此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於是虎聞獸來乃相聚屈積如死虎伏獸入苑徑上虎頭溺虎口去十步已來顧視虎虎驟閉目帝懷使者言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遣四出尋討不知所止到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錄餘香後一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故無復香也帝愈懊恨恨不禮待於使者益貴方朔之遺語自愧求李君之不勤慙衛叔卿於堦庭矣明年帝崩于五柞宮已亡月支國人烏山震檀却死等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自合

命頌矣

滄海島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萬里海四面繞島各廣五千里水皆蒼色仙人謂之滄海也島上但是大山積石至多石象八石腦石桂英流丹黃子石膽之輩百餘種皆生於島石服之神仙長生島中有紫石宮室九老仙都所治仙官數萬人居焉

方丈洲在東海中心西南東北岸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群龍所集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洞輪所治之靈仙不歎昇天者皆往

來此洲受太玄生籙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大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輩

扶桑在東海之東岸岸直陸行登岸一萬里東復有碧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太真東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榭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為扶桑仙

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空玄其樹雖大其葉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絕甘香美地生紫金丸玉如中夏之瓦石狀真仙靈官變化萬端蓋無常形亦有能分形為百身十丈者也

蓬丘蓬萊山是也對東海之東北岸周迴五千里外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也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來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真王宮蓋太上真人所居唯飛仙有能到其處耳

崑崙號曰崑崙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迴繞市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寔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是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廣萬里形似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輝名曰閼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角有積金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

所玉樓十二所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壙城金
臺玉樓相鮮如流精之闕光碧玉之堂瓊華之
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玉母之所
治也真官仙靈之所宗上通瓊璣元氣派布五
常主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群生希奇特出
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此乃天地之根
紐萬度之綱柄矣是以太上名山鼎於五方鎮
地理也號天柱於珉城象綱輔也諸百川極深
水靈居之其陰難到故治無常處非如丘陵而
可得論爾乃天地設位物象之宜上聖觀方綠
形而著爾乃處玄風於西極坐玉母於坤鄉昆
吾鎮於流澤扶桑植於碧津離合火生而光獸
生於炎野坎總衆陰是以仙都宅於海島良位
名山蓬山鎮於寅丑巽體元女養巨木於長洲
高風鼓於群龍之位暢靈符於瑕丘至妙玄深
幽神難盡直入隱宅靈陵所在六合之內豈唯
數處而已哉此蓋舉其標末爾臣朔所見不博
未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聖旨昔曾聞之於
得道者說此十洲大丘靈皇皆具直仙隕壙神
官所治其餘山川萬端並無觀者矣其北海外

又有鐘山在北海之子地隔弱水之北一萬九
千里高一萬三千里上方七千里周旋三萬里
自生玉芝及神草四十餘種上有金臺玉闕亦
元氣之所舍天帝居治處也鐘山之南有平邪
山北有蛟龍山西有勁草山東有束木山四山
並鐘山之枝幹也四山高鐘山三萬里官城五
所如一登四面山下望乃見鐘山爾四面山乃
天帝君之城域也仙真之人出入道經自一路
從平邪山東南入穴中乃到鐘山北阿門外也
天帝君總九天之雜貴無比焉山源周更具有
四城之高但當心有觀於崑崙也昔禹治洪水
既畢乃乘跨車度弱水而到此山祠上帝於北
阿歸大功於九天又禹經諸五嶽使工刻石識
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書非漢人所書今丈尺
里數皆禹時書也不但刻刻五岳諸名山亦然
刻山之獨高處爾今書是臣朔所具見其王母
所道諸靈數禹所不履唯書中夏之名山爾臣
先師谷希子者太上真官也昔授臣崑崙鐘山
蓬萊山及神州真形圖昔來入漢留以寄知故
人此書又尤重於嶽形圖矣昔也傳授年限正

同爾陛下好道思微甄心內向天尊下降並傳授寶秘臣朔區區亦何嫌惜而不止所有哉然術家幽其事道法秘其師術泄則事多疑師顯則妙理散願且勿宣臣之意也

武帝欣聞至說明年遂復從受諸真形圖常帶之肘後八節當朝拜靈書以書求度脫焉朔謂滑稽逆知預觀帝心故弄萬乘傲公侯不可得而師友不可得而喜怒故武帝不能盡至理於此人

海內十洲記

卓異記

李 翔 述

翱所著卓異記皇唐帝功瓌特奇偉前古無可比倫及臣下盛事超絕殊常揮昔而照今貽謀紀述家世徽範奉上度密不自顯發人莫知之至有誤為傳說者洎正人碩賢守道不撓立言行已真貫白日得以愛慕遵楷其奸邪之迹觀而益明自廣利隨所聞見雜載其事不以次第然皆是傲暢在心或可諷歎且神仙鬼恠未得諱言非有亦用俾好生殺為人一途無害於教化故貽自廣不復驚懼見意時開成五年七月十一日予在檀溪

叙封禪併兩朝

兩即帝位

平賊同日

三聖子皆登帝位

相有二親

三代為相

三拜中書令

三十二年居相位

二十七年背相印

代妻父為節度

與妻父同時為相

與使主同時為相

三拜左僕射

父子同時為節度使

兄弟為禮部侍郎

子弟四人皆任節度

兄弟皆掌記

四代掌綸誥

座主見門生知舉

起家二年為丞相

與同列子為丞相

父子皆同揚州再入

相

文士為文元功六拜

正司徒兼侍中中書令晉國公裴度

門生先佩金紫

門生撰座主白麻

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叙封禪併兩朝

高宗皇帝麟德三年正月一日有事于泰山玉

歷末四朝天子奉養壽考于天上帝有隋

位極顛危天數窮否生靈塗炭暴神淪亡高祖

伏黃鉞而救黎元錫玄珪而拯沉溺太宗功宏

鍊石定區宇於再塵業社斷蓬飲滄溟而一息

臣忝奉餘緒承威積慶遂得崑山寢燎炎海韜

波維業茂宗祧斯實降靈寧昊今謹告成東嶽

歸功上玄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姓陶化

八紘又玄宗有事於泰山開元十三年王諱文

曰有唐嗣皇帝臣隆基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天

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昇

平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躋丕定上帝眷祐錫

區中武底緩內難推載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
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紀泰岳謝成于天子
孫百祿蒼生受福謹按自麟德三年至開元十
三年凡五十四年祖宗封禪自古帝王無有倫
比

兩即帝位

中宗皇帝弘道元年三月六日皇太子即位嗣
聖元年二月八日陽慶陵室聖曆元年九月十
五日即冊為皇太子神龍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重即帝位謹按李隆基即位後復為皇太子

又重紹寶位昇降兩度自古無比昭宗皇帝龍
紀元年三月十三日自壽王即位至光化三年
十一月三日遷為太上皇至天復元年正月一
日返政却即帝位自古未有

平賊同日

憲宗皇帝朝元和元年十一月一日斬劉闢西
川之亂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斬吳元濟淮
西之亂元和二年十一月一日斬李錡浙西之
亂憲宗誅三賊皆同月同日自古無等

三聖子皆登帝位

穆宗皇帝聖子三人敬宗長慶四年正月十三
日即位文宗寶曆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即位
武宗開成五年正月十四日即位謹按穆宗有
聖子三人皆有天下詳求正史未有比倫或曰
高洋兄弟三人亦皆即位如何對曰皇唐伏羲
舉旗拯時之亂承隋致禪光有八紘安得以區
區北齊徧方闡位弱才稚立欲相侔埒况高歡
乃魏廐剪馬之賤追封為尊安得比我穆宗十
二葉之嗣君也

相有二親

代國郭元振謹按李邕撰行狀云自我有唐受
宰相臣未有二親存者唯元振而已

三代為相

河東公張嘉貞子延賞賞子弘靖按漢書韋平
繼嗣為丞相者若今之張氏三代無比

三拜中書

燕國張說按中書故事本云說三拜此命終始
無玷自古未有

三十二年居相位

梁國公房玄齡按玄齡初與杜如晦為友屬隋

室喪亂未嘗不慨然相顧有匡國濟時之心雖
徒步風塵未嘗自失不得已而調集吏部高孝
基有知人之鑒見玄齡嗟嘆謂裴矩曰僕閱人
多矣未見此賢及唐師至渭北玄齡即仗策詣
於軍門秦王一見引為謀主一屈居相位三十
二年而終自古未有

二十七年背相印

汾陽王郭子儀按子儀至德元年自朔方前節
度使加庫部尚書同中書門下考二十四自古
未有

代妻父為節度

韋臯張延賞按韋臯初自鳳翔判官殿中侍衛
史權領隴州立殊功拜節度使及朱泚平入為
右金吾將軍時延賞已為西川矣四年之代領
茲鎮士林之中近古未有

與妻父同時為相

杜黃裳韋執誼初黃裳為相時執誼自吏部郎
中賜緋紫直及平章事自近古未有

與使主同時為相

杜佑權德輿牛僧孺李珣按德輿杜公神道碑

云早忝賓席晚聯台座時牛公自中書侍郎出
鎮武昌辟珣為書記始授殿中侍御史其後十
餘年間珣已為戶部侍郎平章事時牛公自右
僕射再入為相正共珣同列相庭當代以為盛
矣

三拜左僕射

彭原公李程按李程白河中節度使入拜左僕
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兩度拜左僕射為
正丞相其後以南省事疎方帶平章之號然非
耆德碩老有若存者莫得居之焉程由是故相
三年此官不支於右

父子同時為節度使

按公武州田弘正原按韓弘田弘正
人皆稱有功憲宗英特為兩家父子同時為
節度使或曰當代為美又曰王智興河中子晏
亦武亦皆同時何不具載對曰王智興逐崔
勣劫徐州晏平用賄十萬貫取朔方其未文又
坐賊貶永州司戶固不足以編之

兄弟三人為禮部侍郎

崔郾鄆按國紀以文章取事儀曹選之以登

第吏部得補官方帥因之以奏請丞相因之除授不由奏官之擇雖詞人無階級可進故禮部之重根本如是崔邠鄭鄆兄弟三人皆仕此官斯為卓異

子弟四人皆任節度

西平王李晟有子四人愿夏除岐憲州愬隨襄魏聽夏並按李晟收城之功皎如白日其後四子皆秉節慶大思所庇斯聖神之報應也

兄弟四人皆任掌記

盧簡能河弘正簡求按使下書記必擇有文學得時稱者任之盧簡能兄弟四人並當嘉選時亦無比

四代掌綸誥

張嘉貞延賞弘靖次宗從嘉貞至弘靖掌綸誥繼世人以為冠古絕今次宗又拜焉前古未有士林稱之

座主見門生知舉

蕭昕杜黃裳楊嗣復柳璟李景讓薛耽按故事考功負外知貢舉自開元中以外郎權輕遂命禮部侍郎主之邇來取士益以為重而座主見

門生知舉猶蕭杜二家若嗣復與璟又是禮部侍郎璟首及第纔十六年致仕春官尤以為美起家二年為丞相

張鎬按獨孤及撰張鎬神道碑云一命左拾遺二命右補闕三命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五命

中書侍郎平章事起家二年秉國鈞自古未有與同列子弟為丞相

宋璟與蘇瓌子頊同時為相按蘇頊除紫微侍郎平章事時璟歎曰吾與蘇家父子同時為丞相至如寬厚博物僕射亦有之若正直賢明則

父子皆自揚州再入為相

頊過其父據此為論繼代為相有如此頊與其父同秉衡者古無所聞璟初共其父比肩又與其子同列如璟年德重父居台位又無其比

父子皆自揚州再入為相

李吉甫子德裕按國朝繼世為相者數子唯吉甫德裕皆自揚州節度再入為相則無其匹况吉甫以忠明博達事憲宗德裕以清直無黨事武宗今上踐祚起而用之與蘇瓌父子相望為優劣况頊不再相再相者則德裕之盛為難及也

文士為文元功六拜正司徒兼侍中
書令晉國公裴度

按裴公進士及第宏詞登科歷中書舍人御史
中丞刑部侍郎叶贊憲皇平蕩宿寇為盜憎入
朝遇劫不能傷遂拜相前後為小人害其才橫
議以惑上者多矣故其詩曰灰心緣忍事霜鬢
為論兵竟自為蔡州節度使至鄜城三師兵不
敢逗撓纔四十日擒吳元濟以獻明年平鄆州
分青州兗州為三道用韓弘父子田弘正父子
兩家同為節度使皆自占其地大和五年
冊拜司徒兼侍中其年又拜河陽後二年又拜
留守洛陽又拜西華軍書令仍依舊居守一年
又拜留守太原一年又拜入輔凡六拜焉當廷
以待中中書令為正相艱難以來以寵用武臣
如公文業發身戎功佐主削平巨寇致位上台
以台德終始於大位者近古儒生無比也

門生先為座主佩金紫

李石按石元和十三年及第後二年賜緋後二
年賜紫自釋褐四年之內服金紫量之前輩實
無其比至長慶二年座主庾公內難服闋除尚

書右丞始賜紫綬石乃選紫衫金印以獻議者
榮之

門生為翰林學士撰座主白麻

薛廷老按玄宗初置翰林待詔尋改為學士以
備顧問祇對而已代宗登極并領詔誥每授相
除將不由外制德宗之代尤難其選凡及第之
人入者甚眾或座主先逝而不見或座主官位
而不及於內廷之制者唯廷老翰林時座主庾
公拜充海節度廷老為門生得為麻制時代榮
之

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燕公張說與子均均拜中書舍人孫蒙
拜禮部侍郎均子均均拜中書舍人孫蒙
奕世無比時號為佳美者耳

卓異記卷終

松漢記聞上

女真即古肅真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開皇中遣使貢獻文帝因宴勞之使者及其徒起舞於前曲折皆為戰鬪之狀上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為混同江其江甚深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處至百步唐太宗征高麗靺鞨佐之戰甚力駐蹕之敗高延壽高惠真以眾及靺鞨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縱之獨坑靺鞨三千人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長為都督刺史朝廷為置長史監之賜府都督姓李氏訖唐世朝獻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後唐明宗時嘗寇益州渤海擊走之其後避契丹諱更為女直契丹之諱曰宗真俗訛為女質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為生女真亦臣于契丹後有酋豪受其宣命為首領者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餘里建寨以守子嘗自賓涉江過其寨守禦已廢所存者數十家耳生女真即金國也

陽山顧氏文房

女真酋長乃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以其練事後隨以首領讓之兄弟三人一為熟女真酋長號萬戶其一適他國完顏年六十餘女真妻之以女亦六十餘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太師無子以其姪阿骨打之弟誦曰文烈者為子其後楊哥生子闍辣乃令文烈歸宗

金主九代祖名龜福追謚景元皇帝號始祖配曰明懿皇后八代祖名訛魯追謚德皇帝配曰思皇后七代祖名佉海追謚安皇帝配曰節皇后六代祖名隨闕追謚定昭皇帝號獻祖配曰恭靖皇后五代祖名李璽名實魯追謚成襄皇帝號昭祖配曰威順皇后高祖太師名胡來追謚惠德宗廟諱皇帝號景祖配曰昭肅皇后曾祖太師名核里頗追謚聖肅皇帝號世祖配曰翼簡皇后曾叔祖太師名蒲刺束追謚穆憲皇帝號肅宗配曰靜宣皇后曾季祖太師名楊哥追謚孝平皇帝號穆宗配曰貞惠皇后伯祖太師名吳刺束追謚恭簡皇帝號康宗配曰敬僖皇后祖名曼世祖第二子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

陽山顧氏文房

即阿骨打也滅契丹太祖大聖武元皇帝號太祖
同母弟二人長曰吳乞買次曰撒也阿骨打卒
吳乞買立名晟謚文烈皇帝號太宗配曰明德
皇后今主名置阿骨打之孫繩果之子繩果追
謚景宣皇帝置之配曰屠始坦氏

阿骨打八子正室生繩果於次為第五又生第
七子乃燕京留守易王之父正室卒其繼室立
亦生二子長曰二太子為東元帥封許王南歸
至燕而卒次生第六子曰蒲路虎為亮王太傅
領尚書省事長子固論幼木側室所生為太師

涼國王領尚書事第三曰三太子為左元帥
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兀朮為越王行臺尚
書今第八子曰耶王為燕京留守打聽墜馬死
自固論以下皆為奴婢繩果死其妻為固論所
收故今主養於固論家及吳乞買卒其子宋國
王與固論粘罕爭立以人主為嫡遂立之

吳乞買乙卯年卒長子口宗廢為宋王太傅領
尚書省事與滕王虞王皆為悟室所誅次曰賢
為沂王燕京留守次曰張王真王表王撒也稱
指婦感板板板彼字極烈吳乞買時為諸君嘗

謀盡誅南人

闊辣封魯王為都元帥後被誅其子太機馬亦
被囚因赦得出庶子烏拽馬名品字勉道今為
平章

粘罕者吳乞買三從兄弟名宗幹小名烏家奴
本日粘漢言其貌類漢兒也其父即阿盧里穆
查粘罕為西元帥後雖貴亦襲父官稱曰阿盧
里穆查字極烈都元帥字極烈彼云大官人也
其庶弟名宗憲字吉甫好讀書甚賢

悟室者文真人悟作鄒音或云悟失音希尹封
陳王為左相誅宋末滕虛凡七十二王後為兀
木族誅

回鶻自唐末浸破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為熟
戶者女真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
族帳後悉羈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
為國有君長其人卷髮深目眉脩而濃自眼睫
而下多虬髯土多瑟瑟珠玉串有堯羅絲毛氍
毹錦注絲熟綾斜褐藥有腥膻擠研砂香有乳
香安息篤耨善造鐵刀劔烏金銀器多為商
賈於燕載以橐它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

得其最上品者實人苦之後以物美無雜貯毛連中雖連以字毛解之謂其神韻以毛色以毛綱然所征亦不貴其米浸熟始厚賂稅吏密識其中下品俾指之尤能別珍寶番漢為市者非其入為儉則不能售價奉釋氏最甚共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封羊或酒酣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而鳴之謂為祝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燕人或俾之祈禱多驗婦人類男子白哲著青衣如中國道服然以薄青紗覆首而見其面其居秦川時女未嫁者先與漢人通有生數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種類媒妁來議者父母則曰吾女嘗與某人某人昵以多為勝風俗皆然其在燕者皆父居業成能以金相瑟瑟為首飾如釵頭形而曲一二寸如古之笄狀又善結金線相瑟瑟為珥及巾環織熟錦熟綾注絲線羅等物又以五色線織成記名曰剋絲甚華麗又善捻金絲別作一筆其織花樹用粉繳經歲則不佳唯以打換達艱辛而歲金國肆肯皆許西歸多留不反今亦有目微深而髻不虬者蓋與漢兒通而生也

陽山顧氏文房

嗚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為契丹徙置黃龍府南日餘里曰賓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為千戶統之契丹女真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則相率携尊馳馬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間令侍坐與之酒則飲亦有起舞歌謔以侑觴者邂逅相契調謔往反即載以歸不為所顧者至追逐馬足不遠數里其携去者父母皆不問留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寧謂之拜門因執子壻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媒勝於納幣而昏者飲食皆以木器好宴壘他人欲其不驗者云三彈指於器上則其毒自解亦間有遇毒而斃者族多李姓予頃與其千戶李靖相知靖二子亦習進士舉其姪女嫁為悟室子婦靖之妹曰金哥為金主之伯故論側室其嫡無子而金哥所生今年約二十餘頗好延接儒士亦讀儒書以光祿大夫為吏部尚書其父死託宇文虛中高士談趙伯璘為誌高字以趙貧命趙為之而二人書簞其文額所濡甚厚曾在燕識之亦學奕象戲點茶靖以光祿知同州冒墨

陽山顧氏文房

有素今亡矣其論議亦可聽衣制皆如漢兒
渤海國去燕京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以石累
城足東並海其王舊以大爲姓右姓曰高張揚
寶烏李不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
婦人皆悍妬大氏與他姓相結爲十姊妹迭幾
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游開則必謀寘毒死其
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覺者九人則羣聚
而詬之爭以忌嫉相夸故契丹女真諸國皆有
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唯渤海無之男
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當一
虎之語契丹阿保機滅其王大譴譟徙其名帳
千餘戶于燕給以田疇捐其賦入往來貿易關
市皆不征有戰則用爲前驅天祚之亂其聚族
立姓大者於舊國爲王金人計之軍未至其貴
族高氏弃家來降言其虛實城後陷契丹所遷
民益蕃至五千餘戶勝兵可三萬金人慮其難
制頻年轉戍山東每徙不過數百家至辛酉歲
盡驅以行其人六怨富室安居踰二百年往往
爲園池植牡丹多至三二日本有數十餘業生
者皆燕地所無纔以十數千或五千賤買而去

其居故地者今仍契丹舊爲東京置留守有蔚
扶等州蘇與中國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風順隱
隱聞雞犬聲阿保機長子東丹王贊華封於此
謂之人皇王不得立鞅缺嘗賦詩曰小山壓大
山大山全無力蓋見當鄉人從此投外國遂自
蘇乘海浮海歸唐明宗善畫馬好經籍猶以筱
載行其國初做唐置官司國少浮圖氏有趙崇
德者爲燕都運木六十餘休致爲僧自爲大院
請燕竹林寺慧日師住持約供衆僧三年費竹
林乃四明人趙與予相識頗久

古肅真城四面約五里餘遺堞尚在在渤海國
都三十里亦以石累城脚

黃頭女真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合蘇館河
有八館在黃河東今皆屬金人與金粟城五花
城隔河相近二城八館舊屬契丹今屬夏人金
人討以兵取關中以三城入館報之律昔約番
取入館而二城在河西屢爭不得其一城忘其
名其人剽朴勇悍不能別死生金人每出戰皆
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硬軍後役之益苛廩給
既少遇鹵掠所得復奪之不勝忿天會十一年
遂叛興師討之但守過山下不敢登其巢穴經
二年出關而敗復降疑即黃頭室韋也金國謂

之黃頭生女真髮皆黃目精多綠亦黃而白
多因避契丹諱遂稱黃頭女真

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滕骨國即唐書所謂蒙
兀部

大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星所而眾
星共之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為中國此豈其
地邪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則又曰上世
禮衛倫仇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
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

道宗末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室從與遼貴人雙

陸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骨打憤甚拔小佩刀
欲刺之悟室急以手握鞘骨打止得其柄杵其
骨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強悍咸勸誅之道宗
曰吾方示信以待遠人不可殺或以王行縱石
勒張守珪赦安祿山終致後室為言亦不聽卒
歸之至叛遼用悟室為謀主骨打且死囑其子
固論善侍之

大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欲薦枕者
其國舊輪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出適女待之
後求海東青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好

陽山顧氏文房

婦人不問其有夫及閱閱高者女真浸忿遂叛
初女真有戎器而無甲遠之近親有以衆坂間
入其境上為女真一酋說而擒之得甲首五百
女真賞其酋為河盧里移賚破云第三箇字既
起師才有千騎用其五百甲攻破寧江州遼眾
五萬禦之不勝復倍遣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
萬女真以衆寡不敵謀降大酋粘罕悟室妻宿
等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勦不若以死拒之
時勝兵至三千既連敗遼師器甲益備與戰復
克天祚乃發蕃漢五十萬親征大將余都姑謀

廢之立其庶長子趙王謀泄以前軍十萬降遼
軍大震天祚怒國人叛已命漢兒遇契丹則殺
之初遼制契丹人殺漢兒者皆不加刑至是據
其宿憤見者必死國中駭亂皆莫為用女真乘
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浸逼中京中京古
懼遣使立阿骨打為國王骨打留之遣人邀請
十事欲冊帝為兄弟國及尚主使數往反天祚

不祥已欲帝之而他請益堅天祚怒曰小夷乃
欲偶吾女邪囚其使不報已而中京被圍跳至
上京過燕遂投西夏夏人雖舅甥國畏女真之

陽山顧氏文房

強不果納初大觀中 本朝遣林檎使遼人
 命習儀據惡其胥胥以蕃狗詆伴使天祚曰大
 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我同
 欲致之死在廷恐兆豐皆泣諫止杖半百而釋
 之時天祚窮將來歸以是故恐不加禮迺走小
 勃律復不納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謀者言
 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
 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
 值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跡為敵所及先遣近貴
 諭降未復妻宿下馬跣于天祚前曰奴婢不佞
 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
 遂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其初走河西
 也國人立其季父於燕俄死以其妻代後與郭
 藥師來降所謂蕭太后者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
 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
 覆其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每春
 冰始泮遼主必至其地鑿冰釣魚放弋為樂女
 真率來獻方物若貂鼠之屬各以所產量輕重
 而打博謂之打女真後多強取女真始怨暨阿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松漢記開卷上

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馴致亡國
 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大實小名林牙 粘罕
 上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
 大實懼及既歸帳即奔其妻携五子宵遁詰旦
 粘罕恠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
 忤大人大音 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
 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
 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柔
 王為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將余部姑神兵經
 略屯田于合董城城去上京 大實將騎數十
 入軍前都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董不毛之
 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
 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
 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
 萬牧于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為大實所
 得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
 合董之役令山西河北運糧給軍予過河陰縣
 令以病解獨簿出迎以線繫槐枝垂綠袍上命
 之坐懇辭叩其故以實言曰縣饋餉失期令被
 撻桎條百慙不敢出某亦罹此罰痛楚持甚故

陽山顧氏文房

不可坐創未愈懼為收氣所侵故帶槐以辟之
 余都姑之降金人以爲西軍大監軍久不遷
 鞅鞅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金人疑其與林牙
 暗合遂質其妻子余都姑有叛心明年九月鈞
 燕京統軍又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都謀誅西
 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
 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
 軍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悟室爲西監軍自雲
 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回
 行數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遠問之曰曾見監
 軍否以不識對問爲誰曰余都下人那也道及
 悟室曰適兩契丹云余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
 不識監軍北人稱雲中爲西京恐有姦謀遂回馬追獲之
 搜其靴中得余都書曰事已泄且便下手復馳
 告悟室即回燕統軍來諄諄而誅之又二日至
 雲中余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
 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達韃
 達韃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
 潛以兵圍之達韃善射無衣甲余都出敵不勝
 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賄漢兒之有

聲者皆不免
 金國舊俗多指腹爲昏姻既長雖貴賤殊尚亦
 不可渝婿納幣皆先期拜門成爲偕行以酒
 往少者十餘車多至十倍飲客佳酒則以金銀
 旋貯之其次以瓦旒列於前以百數賓退則分
 餉焉男女異行而坐先以烏金銀盃酌飲以
 酒三行進大軟脂小軟脂軟脂即月蜜餅也或人一盤白茶
 食完罷富者滄建茗留上客數人啜之或以
 煮乳酪婦家無大小皆坐地其婿家亦坐地
 其前婦翁選子姓之別焉者禮之甚厚則留以
 釋鞍則退婦翁者不遇什二三或中選
 雖婿所乘亦以充數大抵以留馬少爲難女家
 亦視其數而厚薄之一焉則報衣一襲婿家
 迎既成昏留婦氏執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
 親之三年然後以婦歸婦氏用奴婢數十戶
 亞海海日牛馬十數羣每羣九牝一牡以資遺
 之夫謂妻爲薩那罕妻謂夫爲愛極
 契丹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動

陽山顧氏文房

陽山顧氏文房

為節數止於三彼言捏骨地者即跪也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紀年問

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為一歲

也自與兵以後浸染華風酋長生朝皆自擇佳

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已其

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

然亦有十一月且者謂之周正金主生於七

月七日以國忌用次日今朝廷遣賀使以正

月至彼蓋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兩至也

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青濱唯

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為戲妻女賣貨車

馬為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過偷至

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畚鍤微物亦携去婦人

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盃飲

器他日知其三名或偷者自言夫則具茶食以

贖謂羊酒肴次則携壺小亦打餅取之亦有先

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

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如此

女真舊不知歲月如燈夕皆不曉已酉歲有中

華僧被掠至其闕遇上元以衣竿引燈籠表而

出之以為戲女真主吳乞買見之大駭問左右

曰得非坐邪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

而誅故乞買疑之曰是人欲嚙聚為亂剋日時

立此以為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願識之至

今遂盛

胡俗奉佛尤謹帝后見像設皆梵拜公卿詣寺

則僧坐上坐燕京蘭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

皆律院自兩僧至始立四禪曰太子招提僧

像實游之家多為僧衣孟味其基庫

至者實動二十八所僧職麻玉

空是代僧名出則乘馬印衛司

五伯各二人前導凡僧事無所不統有罪者得

捷之其徒以為榮出家者雖買牒之費全主以

生子肆赦令燕雲下三臺並度凡有師者皆落

髮奴婢欲脫隸役者纔以數千嚙請即得之得

度者亡慮三十萬舊俗姦者不禁近法益嚴立

賞三百千它人得以告捕嘗有家室則許之歸

俗通平民者杖背流遞僧尼自相通及犯品官

家者皆死

蒲路虎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蕃漢間

心但持有酒過後除東京留守勅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楮於塵孟選道而獻承多有文號可曰可以酌酒路虎白皇帝臨承多有文號可時言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顧左右令窪勃辣駭殺也云即引去行刑者竟其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宵遁而以死告未畢獲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竟李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奉此為壽無它志也路虎意欲釋之詞其鄉以勸王對路虎笑曰汝國表來用此何物矣耳豈可赦也卒殺之又於道遇僧尼五輩共輩而觀者而責之曰汝曹羣遊已冒法而乃敢顯行吾前邪皆射殺之

全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也官人上下重輕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三二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珠者以戰多貴顯而不執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通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難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

陽山顧氏文房

我為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通事潛易它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牽龍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痕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通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音以焚死

胡俗舊無儀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雖殺雞亦召其君同食炙股烹脯音以餘肉也肉也兩和菜菜博曰中糜爛而進率以為常吳乞真

穆帝亦循故態今主方革之

全國新制大氏依倣中朝法律至皇統三年頒行其法有創立者率皆自便如歐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以其側室多恐正室妬忌漢兒婦莫不唾罵以為古無此法曾臧獲不若也北人重赦無郊霈予銜命十五年才兩見赦一為余都姑叛一為皇子生言骨子其人長七八尺捕生糜鹿食之金人輩獲數輩至燕其目能視數十里秋葉皆見蓋不食煙火故眼明與金人隔一江常度江之南耳

陽山顧氏文房

冠製之則返無如之何

全國大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
數十事走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爾

松漠記聞上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松漠記聞卷上

松漢記聞下

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二百餘里皆不毛之地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大餘相去數步而死冷氣腥熖襲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截去一額有竅大若當三錢如斧鑿痕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為不祥乃止

戊午夏熙州野外濼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為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

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鄙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昔以圖示劉豫劉不悅趙伯璘會見之

是年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龜豆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阿保機居西樓宿禮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天矯而逝墜于

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纜長數尺其骸尚在金國內庫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全雙角已為人所截與予所藏董羽畫出水

陽山顧氏文房

龍絕相似蓋其背上鬣不作魚鬣也

悟室第三子撻撻勁勇有智力兼百人悟室嘗與之謀國蒲路虎之死撻撻承詔召入自後執其手而殺之為明威將軍正月十六挾奴僕十輩入寡孀家悉焉悟室在闕下虜都其長子以告命械繫于家悟室至問其故曰放偷敢爾悟室命縛杖其背百餘釋之體無傷虜法縛者必死撻撻始謂必杖聞縛而驚遂失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去人問之曰適蒲路虎來後旬日死悟室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年九月悟室亦

坐誅

己未年五月客星守魯悟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裁無傷至七月魯充宋滕虞諸王同日誅庚申年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宇文語悟室悟室時悟室不以為怪至九月而誅虜亦應天道如此

金人舉先於諸州分縣赴試詩賦者兼論作一日經義者兼論策作三日號為鄉試悉以本縣令為試官預試之士唯雜犯者黜榜首曰鄉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分三改題試自河以北至

陽山顧氏文房

女真皆就燕關西及河東就雲中河以南就汴
謂之府試詩賦論時務策經義則試五道三
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
盡集諸路舉人千名曰會試凡六人取一榜
首曰勅頭亦曰狀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下甲
勅頭補承德郎視中朝之承議上甲皆賜緋七
年即至奉直大夫謂之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
或九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三年不以所居官
高卑皆遷大夫中下甲服綠例賜銀帶府試差
官取旨尚書省降劄知舉一人同知二人又有
封彌謄錄監門之類試闈用四柱揭錄其上目
曰至公樓主文登之以觀試或有私者停官不
叙乃決沙袋親戚不回避尤重書法凡作字有
點畫偏旁微誤者皆曰雜犯先是考校畢知舉
即唱名近歲上中下甲雜取十名納之國中下
翰林院重考實欲私取權貴也考校時不合格
者曰榜其名試院欲開餘人方知中甲後又置
會試中舉者皆當至其國都試文只以會
試榜殿廷唱第而止士人願以爲多不願往
御試之制絕又有明經明法童子科然不擢
用止於簿尉明經至於爲真官事幸執持筆

研童子科止有趙憲甫位至三品
省部有令史以進士及第者爲之又有譯史或
以練事或以關節凡遞勅或除州太守告令史
譯史送之大州三數百千帥府千緡若元木諸
貴人除授則令宰執子弟送之獲數萬緡
北方苦寒故多衣皮雖得一鼠亦禡皮藏去婦
人以羔皮帽爲飾至五十數千敵三大羊之價
不貴貂鼠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也
初漢兒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之問高慶
緒人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
人墓豈可發皆殺之故闕里得全
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踞
局如南人茶肆中置碁具也
女真多白芍藥花皆野生絕無紅者好事之家
采其芽爲菜以麵煎之凡待賓齋素則用其味
脆美可以久留無生薑至燕方有之每兩價至
千二百金人珍甚不肯妄設遇大賓至縷切數
絲真樸中以爲異品不以雜之飲食中也
西瓜形如扁蒲而圓色極青翠經歲則變黃其
味類甜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五代史四夷附

錄云以牛糞覆棚種之予攜以歸今 禁園鄉
園皆有亦可留數月但不能經歲仍不變黃色
鄴陽有久苦目疾者曝乾服之而愈蓋其性冷
故也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
其山禽獸皆白人不敢入恐穢其間以致蛇虺
之害黑水發源於此舊云粟末河契丹德光破
晉改爲混同江其俗剝木爲舟長可八尺形如
梭曰梭船上施一槳止以捕魚至渡車則方舟
或三舟後悟室得商人始造船如中國運糧者

多自國都往五國頭城載魚

西樓有蒲瀕水叢生一棘葉如柳長不盈尋丈
用以作箭不矯揉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
也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盤至耳最佳者
爲卧沙細肋北羊皆長面多鬣有角者百無二
三大僅如指長不過四寸皆目爲白羊其實亦
多渾黑亦有肋細如箸者味極珍性畏性不觸
觸不越溝壑善牧者每羣必置殺斃羊數頭音古功北
謂所殺爲骨仗其勇狠行必居前遇水則先涉

陽山顧氏文房

之

羣羊皆隨其後以殺癩發風故不食生達韃者
大如驢尾巨而厚類扇自脊至尾或重五斤皆
管脂以爲假熊白食餅餌諸國人以它物易之
羊順風而行每大風起至舉羣萬計皆死亡牧
者馳馬尋逐有至數百里外方得者二月八月
兩剪毛當剪時如音古功北絮不剪則爲草絆落可
擦爲線春毛不直錢爲德則露唯秋毛最佳皮
皆用爲裘凡宰羊但食其肉貴人享重客間兼
皮以進必指而夸曰此潛羊也

回鶻豆高二尺許直幹有葉無旁枝角長二寸

每角止兩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黃味如栗

勃海螃蟹紅色大如椀整巨而厚其跪如中國
蟹螯石舉鮑魚之屬皆有之

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上京即西樓也

三十里至會寧頭鋪四十五里至第二鋪三十

五里至阿薩鋪四十里至東流河四十里至報

打字董鋪七十里至賓州渡混同江七十里至

北易州五十里至濟州東鋪一十里至濟州四

十里至勝州鋪五十里至小寺鋪五十里至威

州四十里至信州北五十里至木阿鋪五十里

陽山顧氏文房

至沒尾鋪五十里至奚營西四十五里至楊相
店四十五里至夾道店五十里至安州南鋪四
十里至宿州北鋪四十里至咸州南鋪四十里
至銅州南鋪四十里至銀州南鋪五十里至興
州四十里至蒲河四十里至瀋州六十里至廣
州七十里至大口六十里至梁漁務三十五里
至兎兒塌五十里至沙河五十里至顯州五十
里至軍官寨四十里至楊隱寨四十里至茂州
四十里至新城四十里至麻吉步落四十里至
胡家務四十里至童家莊四十里至桃花島四
十里至楊家館五十里至隰州四十里至石家
店四十里至來州四十里至南新寨四十里至
千州四十里至潤州三十里至舊榆關三十里
至新安四十里至雙望店四十里至平州四十
里至赤峯口四十里至七箇嶺四十里至榛子
店四十里至永濟務四十里至沙流河四十里
至玉田縣四十里至羅山鋪三十里至薊州三
十里至邦軍店三十五里至下店四十里至三
河縣三十里至潞縣三十里至交亭三十里至
燕自燕至東京一千三百十五里自東京至泗

州一千三十四里自雲中至燕山數百里皆
下坡其地形極高去天甚近
虜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二十量罐羊
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斤油
半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麵醬
半斤大柴三束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麵
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
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
下節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麵一斤雜使錢
一百白米一升半

天眷二年奏請定官制劄子竊以設官分職創
制立法者乃帝王之能事而不可闕者也在昔
致治之主靡不皆然及世之衰也假冒放紛官
無常守事與言戾實由名喪至於不可復振逮
聖人之作也則弊救失乘時變通致治之具然
後煥然一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其此之謂矣
太祖皇帝聖武經啓文物度數曾不遑暇太宗
皇帝嗣位之十二載也威德暢洽萬里同風聰
明自民不凝於物始下明詔建官正名欲垂範
於將來以爲民極聖謨弘遠可舉而行克成厥

終正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上性孝德欽奉先
猷爰命有司用精詳訂臣等謹按當唐之治朝
品位爵秩考覈選舉其法號為精密尚慮拘牽
故遠自開元所記降及遼宋之傳參用講求
有便於今者不必泥古取正於法者亦無徇習
今先定到官號品次職守上進御府以塵乙覽
恭俟聖斷曲加是正言順事成名實實舉興化
阜民於是乎在凡新書未載希乞姑仍舊貫除
用討論繼此奏請臣等顧惟志薄講究不能及
遠以塞明命是懼僭涓埃有取伏乞先次頒降

施行答詔曰朕聞可則循否則革事不憚於改
為言之易成之難政或議於欲速審以後舉不
將不刊爰自先皇已頒明命順攷古道作新斯
人欲端本於朝廷首建官於臺省豈止百司之
職守必也正名是將一代之典章無乎不在能
事未畢眇躬嗣承懼墜先猷揚增夕厲勉圖繼
述申命講求雖曰法唐宜後先之一揆至於因
夏固損益之殊途務折衷以適時肆於今而累
歲庶同乃繹僅至有成撥所先行用敷眾聽作
室肯太上弟遵底法之良若網在綱庶弭有條

陽山顧氏文房

之紊自餘款備繼此施陳已革乃乎行取四時
之信所由適治揭為萬世之常凡在見聞共思
遵守翰林學士韓昉撰詔書曰皇祖有訓非繼
體者所敢忘聖人無心每立事於不得已朕丕
承洪緒一紀於茲祇適先猷百為不越故在朝
廷之上其猶草昧之初比以大臣力陳懇奏謂
綱紀以未舉在國家之何觀凡名可言而言可
行所由集事蓋變則通而通則久故用裕民互
法古官以開政府正號以責實效著儀而辨等
歲天有雷風辭命安得不作人皆頹閱印符然

後可捐凡此數條皆今急務禮樂之備源流在
茲所以必行斷且有定仰惟先帝亦鑒微衷神
豈可誣方在天而對越時由異偶若易地則皆
然是用載惟殆非相反何必改作蓋嘗三復於
斯言皆曰可行庶將一變而至道乃從所議用
創新規維茲故土之風頗尚先民之質性成於
習遠易為難政有所因姑且仍舊漸祈胥效會
致大同凡在邇遐當體朕意其所改創事件宜
令尚書省就便從宜施行
宋充諸王之誅韓昉作詔曰周行管叔之誅漢

陽山顧氏文房

致燕王之辟茲維無赦古不爲非豈親親之道有所未辭以惡惡之心是不可忍朕自惟冲昧猥嗣統臨蓋由文烈之公欲大武元之後德雖爲否義亦當然不圖骨肉之間有懷遠邇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磐族聯諸父位冠三師始朕承祧乃繁協力肆登極品兼綰劇權何爲失圖以底不類謂爲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昵信宵人煽爲姦黨坐圖問鼎行將美兵皇叔太傅領三省事充國王宗爲國至親與朕同體內懷悖德外縱虛驕肆已之怒專殺以奪威擅公之財市恩而惑衆力擴勳舊欲孤朝廷即其所踈濟以同惡皇叔虞王宗英滕王宗偉殿前左副點檢渾觀會寧少尹胡實刺郎君石家奴千戶迷夷古楚等競爲禍始舉好亂從逞蹕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意所非冀獲其必成先將賊其大臣次欲危其宗廟造端累歲舉事有期早露端倪每存舍覆第嚴禁衛載肅禮文庶見君親之威少安臣子之分蔑然不顧狂甚自如尚賴神明之靈克開社稷之福日者叛人吳十稔心稱亂授首底亡爰致克奔之徒

乃躬相與之黨得厥情狀乎於見聞皆由左驗以質成莫敢詭辭而抵譖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羣克悉殄於今月三日已各伏辜并令有司除屬籍訖自餘註誤更不躡尋庶示寬容用安反側民畫衣而有犯古猶欽哉子素服以知喪情可知也

陳王悟室加恩制詞曰貴貴尊賢式重儀刑之望親親尚齒亦優宗族之恩朕俯迫羣情祇膺顯號爰第景風之賞孰居台曜之先凡爾在廷聽予作命具官屬爲諸父身相累朝蹈五常九德之規爲四輔三公之冠當艱難創業之際左右宅師之勤如獻兆之信著龜如濟川之待舟楫迪我高后格于皇天屬正統之有歸積嘉謀之先定緝熙百度董正六官雍容以折肘腋之姦指顧以定朔南之地德業並茂古今罕倫迨茲慶賜之頒詢及僉諧之論謂上公之加命有九而天下之達尊者三旣已兼全無可增益乃敷求於載籍仍自斷於朕心杖以造朝前已加於異數坐而論道今復舉於舊章肅相國賜詔不名安平王肩輿升殿併茲優渥以獎耆英

於戲建無窮之基則必享無窮之福錫非常之禮所以報非常之功欽承體貌之隆共對邦家之社

皇后裴摩申氏謝表曰龍衮珠旒端臨雲陛玉書金璽榮昇椒房恭受以還凌兢罔措恭惟道兼天覆明並日升誠意正心基周王之風化制禮作樂煥堯帝之文章俯矜奉事之勞飭遣光華之使溫言獎飾美號重仍顧拜命之甚優愈省躬而莫稱謹當恪遵睿訓益勵肅心庶幾婦

之修仰助人文之化

五

渤海賀正表曰三陽應律載肇於歲華萬壽觴欣逢於元會恭惟受天之祐如日之升有治惟新順夏時而謹始卜年方未邁周歷以垂休

臣幸際明昌良深抃頌遠馳信幣用申祝聖之誠仰冀清躬茂集履端之慶

夏國賀正表曰斗柄建寅當帝曆更新之旦設灰飛管屬皇圖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慶恭惟化流中外德視邇遐方熙律之載陽應令候而布惠克凝神於突奧務行政於要荒四表無虞羣黎至治爰鳳闕屆春之早協龍廷展賀

陽山顧氏文房

之初百辟稱觴用盡輸誠之意萬邦薦祉克堅獻歲之心臣無任云云大使武功即沒細好德副使宣德郎李膺等齊表詣闕以聞

高麗賀正表曰帝出乎震方當遠三陽之生王次於春所以大一統之始覆幬之內歡慶皆均恭惟中孚應天大有得位所過者化閱衆甫以常新不怒而威觀厥邦之率服茂對佳辰之復脩膺諸福之休臣幸_蘇昌期遠居外服上千萬歲壽會莫預於臚傳同億兆人心但竊深於善祝云云使朝散大夫衛尉少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李仲行奉表稱賀以聞

松漢記聞下

陽山顧氏文房

右松漢記聞二卷

先君銜使十五年深隄窮漠耳目所接隨
筆纂錄聞孟公使發篋下都危變歸計創
艾而火其書禿節來歸因語言得罪柄臣
諸子佩三緘之戒循咳侍鄰不敢以北方
事置齒牙間及南徙炎荒視餘日稍亦
談及遠事凡不涉今日強弱利害者因操
牘記其一二未幾復有私史之禁
先君亦枕末疾遂廢不錄及柄臣蓋棺池
語言之律而

先君已齋恨泉下鳩拾殘葉傳得數十事
反袂拭面著為一編紹興丙子夏長男适
謹書

松漢補遺

虜中廟諱尤嚴不許人犯嘗有一武弁經西元帥投牒誤斥其諱杖背流遞武元初只諱旻後有申請云旻閔也遂併閔諱之

虜中中丞唯掌訟牒若斷獄會法或春山秋水謂去國數百里逐水草而居從駕在外衛兵物故則掌其賦幣至國則歸其家諫官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備貞不彈擊外道雖有漕使亦不刺舉故官吏職縱弛無所憚

虜法文武官不以高下凡丁家難未滿百日皆

差監關稅州商稅院鹽鐵場一年為一任謂之優饒其稅課倍增者謂之得籌每一籌轉一官有歲中八九遷者近有止法不得過三官富者擇課額少處受之或以家財貼納只圖遷轉其不欲遷者於課利多處除歲額外公然分之

虜中有負犯者不責降只差監鹽鐵場課額雖登出賣其遲雖任滿去官非賣蓋不得仕至有十年不調者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以二十五月為任待滿即改除並不待闕

北地漢兒張獻甫作太原都軍也其姊夫劉

陽山顧氏文房

思與侍郎高慶裔為十支之數張有一犀帶國初錢王所獻者號鎮國寶帶是正透中間龍形

美丹重骨吐犀犀不大萬株犀無一不曾作帶紋如象牙帶黃色止是作刀把已為無價天祥以此作兎鶻謂之插垂頭者

鹿頂合燕以北者方可車須是未解角之前才解角血脉通冬至方解頂之上為合正須亦作合好者有人字不好者成八字有髓眼不實北人謂角為鹿角合頂為鹿頂合謂之有南鹿

不實定有髓眼不可車北地角未老不至秋時不中

麋角與鹿角不同麋角如駝骨通身可車却無紋生枝不比鹿皆小鹿頂骨有紋上下無之亦可熏成紋

犀有三種重透外黑有一暈白中又黑世艱得之正透又曰通犀倒透亦曰花犀或班犀有游魚形諸犀中水犀最貴秀州周通直家有正透犀帶其中一點白以紙

耀段褐色涇段白色生絲為經羊毛為緯好而

陽山顧氏文房

不耐豐段有白有褐最佳駝毛段出河西有褐
有白
秋毛最佳不蛀冬間毛落去毛上之鹿者取其
茸毛皆關西羊爲之蕃語謂之羯勃北羊止作
鹿毛

松漠補遺

先忠宣松漠記聞伯兄鏐板欽越遵來守
建鄴又刻之暇日度閣故牘得北方十有
一事皆曩歲侍傍親聞之者目曰補遺附
載於此乾道九年六月二日第二男資政
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知建康府江南東路
安撫使兼行宮留守遵謹書

長洲顧氏家藏宋板校行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序

東漢光祿大夫郭憲撰

富家世述道書推求先聖往賢之所撰集不可窮盡千室不能藏萬乘不能載猶有漏逸或言浮誕非政教所同經文史官記事故略而不取蓋偏國殊方並不在錄愚謂古彙餘事不可得而棄況漢武帝明俊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今籍書史之所不載者聊以聞見撰洞冥記卷成一書庶明博君子諒而異焉武帝以欲窮神仙之事故絕域還方貢其珍異奇物及道術之人故於漢世盛於群主也故編次之云爾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一

東漢光祿大夫郭憲撰

漢武帝未誕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直下入崇蘭閣帝覺而坐於閣上果見赤氣如煙霧來蔽戶瞶望上有丹霞蒼鬱而起乃改崇蘭閣為猗蘭殿後王夫人誕武帝於此殿有青雀群飛於霸城門乃改為青雀門乃更修飾刻木為綺檠雀去因名青綺門

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三歲歲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

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年三歲天下秘議一覽聞誦於口常指搗天下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笞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浣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母問之汝悉是何處行朔曰兒瀟衣竟暫息都崇堂王公飴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即醒既而還路遇一蒼虎息於路傍兒騎虎還打捶過痛虎齧兒脚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

里見一枯樹脫布掛於樹布化為龍因名其地為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濠鴻之澤忽見王毋採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為吾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天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肉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代毛矣

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玉之鐘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箎唱來雲依日之曲方朔再拜於帝前由臣東遊萬林之野獲

九色鳳雛涿源丹欄之水赤色西過洞壑得滄淵虬子靜海遊珠洞壑在虞淵西虬泉池在五柞宮北中有追雲舟起風舟侍仙舟舍煙舟或以妙棠為柁檝或以木蘭文柁為檣棹又起五層臺於月下

釣影山去昭河三萬里有雲氣望之如山影舟葦生於影中葉浮水上有紫河萬里深十丈中有寒荷霜下方香盛有降靈壇養靈池分光殿五間奔雷室七間望蟾閣十二丈上有金鏡廣四尺元封中有祇園獻此鏡照見魘魅不復隱

形

都夷香如棗核食一片則歷月不飢以粒如粟米許投水中俄而滿大玉也

甘泉宮南昆明池中有靈波殿七間皆以桂為柱風來自香帝既耽於靈帷常得丹豹之髓白

鳳之骨磨青錫為屑以蘇油印之照於神壇夜

暴雨光不滅有霜蛾如蜂赴火侍者舉麟鬚拂

拂之

元光中帝起壽靈壇壇上列植垂龍之木似青

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灑其葉地皆成珠

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珍枝樹此壇高八丈帝

使董調乘雲霞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雷野鷄

鳴忽如曙西王母駕玄鸞歌奏歸樂調乃聞三

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遶梁三匝乃上壇傍

草樹枝葉或翻或動歌之感也四面列種軟棗

條如青桂風至自拂塔上遊塵

董謁字仲玄武都郁邑人也少好學嘗遊山澤

負挾圖書患其繁重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簡言

其易卷懷也編荆為牀聚鳥獸毛以寢其上

波祗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亦名荃蘿亦

名春蕪一根百條其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絃

可為布所謂春蕪布亦名香荃布堅密如紵冰

也擗一片滿室皆香婦人帶之彌有芬馥

翁韓國獻飛獸狀如鹿青色以寒青之絲為

繩繫之及死帝惜之而不瘞掛於苑門皮毛皆

爛朽惟骨色猶青時人咸知其神異更以繩繫

其足在視之唯見所繫處存而頭尾及骨皆飛

去

巨露池中有靈池方四百步有連錢葍萍根莖

倒枝葉如錢文浮根莖根出水上葉

沉波下葉細薄皮甘香葉半青半白霜降薄莖

因名青水菱也倒枝藻者枝橫倒水中長九尺

餘如結網有野鴨秋鳧及鷗鷺來翔水上入此

草中皆不得出如繒網也亦名水網藻中有轉

羽舫逐龍舫凌波舫帝嘗遊宴於此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一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一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一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一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一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一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一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一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二

東漢光祿大夫郭憲撰

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臺
 為簾青瑠璃為扇懸黎火齊為床其上懸浮金
 輕王之馨浮金者色如金日浮於水上輕王者
 其實貞明而輕有霞光繡有薄龍繡有連烟繡
 有走龍錦有雲鳳錦離鴻錦閣上燒香屑
 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進崑崙細囊出崑崙山
 山臨碧海上萬年一實如今之軟棗咋之有膏
 膏可燃燈西王母控以獻帝燃芳改燈光色紫
 有白鳳黑龍鼎足來戲於閣邊有青鳥赤頭道
 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王釵以贈帝帝以賜
 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黃琳欲
 之明日示之既發匣有白鷺飛昇天後宮人學
 作此釵因名玉鷺釵言吉祥也

元鼎五年鄧支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
 之內玉櫃中金泥封其上國人長四尺惟餌此
 石而已半青半白如今之馬肝春碎以和九轉
 之丹服之彌年不饑渴也以此拂髮白者皆黑
 帝坐羣臣於甘泉殿有髮白者以石拂之應手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二

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惟須馬肝石
 此石酷烈不和丹砂不可近髮帝寢靈莊殿召
 東方朔於青綺窻不隔絳紗重幕問朔曰漢承
 庚運火德以何精瑞為祥應朔跪而對曰臣常
 至吳明之墟是長安東過扶桑七萬里有及雲
 山山頂有井雲起井中若上德王黃雲出火德
 王赤雲出水德王黑雲出金德王白雲出水德
 王青雲出此皆應瑞德也帝曰善

元封中起方山像招諸靈異召東方朔言其秘
 奧乃燒天下異香有沉光香精祇香明庭香金

碑香塗鬼香外國所貢青檀之燈青檀木有膏
 如淳漆削置器中以臘和之塗布燃照數里

起神明臺上有九天道金林象帝虎珀鎮雜玉
 為簾帝坐良久設甜水之水以備洪濯酌瑤琨
 碧酒炮青豹之脯果則有塗陰紫梨琳國碧李
 仙衆與食之

吠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因名
 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為單如錦
 綺之文此國去長安九千里在日南人長七尺
 被髮至踵乘犀象之車乘象入海底取寶宿於

蛟人之舍得淚珠則蛟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
甜水去虞淵八十里有甜溪水味如蜜東方朔
遊此水得數斛以獻帝投水於井井水常甜而
寒洗沐則肌理柔滑

瑤琨去王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
則味如醇耐飲一合三旬不醒但飲甜水隨飲
而醒

塗山之昔梨大如升或云斗紫色千年一花亦
曰紫輕梨

琳國去長安九千里生王菓李色如碧玉數十

年一熟味酸昔韓終常餌地李國名韓終李

元封三年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較高六尺尾

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芝善走多力帝使

鞏銅石以起望仙宮跡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

關之外花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

望仙宮因名龍鍾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唯

尾出土上今人謂龍尾塚也

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螭遊於路董謂

曰昔樂媚末喜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為戲

今螭腹餘金簪穿痕安非此耶曰白龍魚鱗網

者食之帝曰試我也

元封四年脩彌國獻駃騠高十尺毛色赤斑皆

有日月之象帝以金璫為鑲緋以寶器盛餼以

飼之

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

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之間如黃

鶻之音也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日蟲

帝置之於宮內前日而飛盡帝惜求之不復得

明年見細鳥集帷幕或入衣袖因召博宮內嬪

妃皆梳之有鳥集其衣者輒受寵幸帝末

稍稍自死人猶愛其皮履其履者亦為不死所

媚

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感笑因名善語

國常羣飛性日下自曝身熱乃歸食丹露為漿

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汗國歸得聲風木十

枝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臨因桓之水則鳥

貢所謂因桓是也其源出甜波樹上有紫鸞黃

鸚其間實如油麻風吹枝如玉聲因為名

帝以枝遍賜尊臣臣有凶者枝則汗臣有死者

枝則折昔老聃在於周世年七百歲枝竟未汗
僂全生於堯時年三千歲枝竟未一折帝乃以
枝問朔朔曰臣已見此枝三過枯死而復生豈
汗折而已哉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
年一濕萬歲不枯

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
枝帝以錦蓋覆之如照月矣因名照月珠以賜
黃休盛以琉璃之能

太初四年東方朔從文提國來國人長三丈二
尺三千三百各三折多力壽之國內小山能移

之有瀾泉飲能盡壽壽者長壽長壽取厚象
相投擲為樂

東方朔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疋高九尺帝問
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輦以適東
王公之舍稅此馬遊於芝田乃食之田之草東
王公怒奔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
馬返繞日三匝然入漢關關道未掩臣於馬上
睡不覺而至帝曰其名云何對曰因疾為名步
景朔當乘之時如鴛鴦之驢耳東方朔曰臣有
吉雲草十頃種於九景山東二十歲一花明年

應生臣走請刈之得以秣馬馬終不餓也朔曰
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多生此草移於九景之
山全不如吉雲之地帝曰何謂吉雲朔曰其國
俗以雲氣占吉凶持樂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
人著於草樹皆成五色霞珠是甘帝曰吉雲露
可得乎朔乃東走至夕而返得玄露青露露青
琉璃各受五合歸以獻帝帝賜羣臣羣臣得膏
者老者皆少疾者皆愈凡五官皆靈黃休盛充
孟岐郭瓊黃安也

李充馮翊人也自言五百歲壽壽者長壽長壽
國而至帝禮待之亦賦百國先生也

孟岐河清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
了然如目前岐侍周公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
足周公以玉笏與之岐嘗嘗每以衣袂拂拭
笏厚七分今銳斷恒切桂葉食之聞帝好仙披
草蓋而來謁帝焉

郭瓊東郡人也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曾宿人
家輒乞薪自照讀書晝眠眼不閉行地無迹帝
聞其異徵焉

黃安代郡人也為代郡卒自云卑猥不獲處人

間執鞭懷荆而讀書畫地以記數者夕地成池
矣時人謂黃安年可八十餘祝如童子常服朱
砂舉體皆赤冬不着裘坐一神龜廣二尺人問
子坐此龜幾年矣對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
龜以授吾吾坐龜背已平矣此龜畏日月之光
二千歲即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行
即負龜以趨世人謂黃安萬歲矣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二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三

東漢光祿大夫郭憲撰

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方之事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跪而進帝曰大夫為朕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鍾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嚼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為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辨封常服此草於夜暝時輒見腹光通外亦名洞冥草帝令對此草為泥以塗雲明之館夜坐此館不加燈燭亦能照燈草採以樽足覆水不沉

有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亦名懷真懷其葉則知夢之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改曰懷夢草

有鳳葵草色丹葉長四寸味甘炙食令人身輕肌滑赤松子餌之三歲乘黃蛇入水得黃珠一枚色如真金或言是黃蛇之卵故名蛇珠赤曰銷疾珠語曰寧失千里駒不失黃蛇珠

有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眠

名曰却睡草末多國獻此草此國人長四寸鐵鱗毛為布以文石為林人形雖小而屋宇崇曠織鳳毛錦以錦為帷幕也

鳥哀國有龍爪藤長九尺色如玉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為丸服一粒千歲不饑故語曰種和膏身生毛

有掌中芥葉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若不經掌中吹者則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墮地亦名攝空草

木指華星星季則沒也星出之夜野獸皆鳴別說謂之獸為星

有紫奈大如斗瓣如蜜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如漆可染衣其汁着衣不可滌浣亦名閭衣奈

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葉之瓜仙人取丘仲採藥得此瓜食之千歲不渴瓜上恒如霜雪刮膏如蜜滓及帝封泰

山從者皆賜冰谷素葉之瓜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黃帝採首山之金鑄

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臨崩舉刃以示朔恐人得此刀欲銷之刀於手中化為鵲赤色飛去雲中

有鵲嚙火於清溪之上鵲化成龍

西域獻虎龍高七尺映日看之光如聚炬火有童子遙見有黃鵠白首鼓翅於帝前即方朔看黃綾單衣頭已斑白漢朝皆異其神化而不測其年矣

善苑國膏頁一臂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膠者其殼勝於黃膠亦謂之養膠勝於鳳塚之膠也

帝常夕望東邊有青雲起俄而見雙白鵲集臺之上倏忽變為二神女舞於臺榭鳳管之簫撫落霞之琴歌青真春池之曲帝舒閣海玄落之席散明天發日之香香出胥池寒國地有發日樹言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亦名開日樹樹有汁滴如松脂也
有玄都翠水水中有菱碧色狀如雞飛亦名翔雞菱仙人是伯子常遊翠水之涯採菱而食之令骨輕兼身生毛羽也

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朝往夕還常寄桂枝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眾仙奇愛之釀以釀酒名曰桂膠嘗一滴舉體如金色陸通嘗餽黃桂之酒祝雞公善養雞得遠飛雞之卵伏之名曰雛明雞如鵲大色紫有翼翼下有目亦曰目羽雞

帝於望鵲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池廣千尺登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酌雲道酒道以玄草黑蕨金蒲甜菜果以青櫻龍瓜白芋紫莖寒蕨地花

氣葛此葛於地下生花入地十丈乃得此葛其根倒出亦名金虎鬚草因名紫鬚葛也

影娥池中有遊月船觸月船鴻毛船遠見船載數百人或以青桂之枝為棹或以木蘭之心為櫂練實之竹為篙紉石脉之為繩纜也石脉出晡東國細如絲可繩萬斤生石裏破石而後得此脉縈緒如麻紵也名曰石麻亦可為布也

影娥池中有墜龜望其羣出岸上如連壁弄於沙岸也故語曰夜未央待龜黃

影娥池北作鳴禽之苑有生金樹破之皮間有

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

有司夜雞隨鼓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雞

有喜日鵝至日出時銜翅而舞又名曰舞日鵝有升藻鴨赤色每止於芙蓉上不合五穀唯師葉上垂露因名垂露鴨亦曰丹毛鳧

有女香樹細枝葉婦人帶之香終年不減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三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四

東漢光祿大夫郭憲撰

武帝暮年彌好仙術與東方朔狎暱帝曰朕所好甚者不老其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耶朔曰東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鳥數下地食此草羲和欲馭以手揜鳥目不聽下也長其食此草蓋鳥獸食此草則美悶不能動矣帝曰乎何以知乎朔曰臣小時掘井陷落地下數十年無所託寄有人引臣欲往此草中隔紅泉不得渡其人以一隻笮與臣臣泛紅泉得至此草之處臣採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為葉邀臣入雲端之幕設玄珉雕枕刻黑玉銅鏤為日月雲雷之狀亦曰縷雲枕又薦蛟毫之白緋以蛟毫織為緋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緋又有水藻之屏臣舉手拭之恐水流濕其席乃其光也

帝所幸官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縱落置麗娟

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汚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繫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為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恠也

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鼻如鋸載紫桂之林以鬚纏身急流以為栖息之處馬丹嘗折蝦鬚為杖後弃杖而飛鬚化為丹亦在海傍

帝昇望月臺時暝望南端有三青鴨羣飛俄而止於臺上帝悅之至夕鴨宿於臺端日色已暗

帝求海肺之膏以為燈焉取靈漆布為纏火光甚微而光色無幽不入青鴨化為三小童皆着青綺文縐各握鯨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身上影動因名輕影錢

元封三年鄴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上豁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朔而問焉言無不中

唯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靈帝傍有青珉唾壺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

見巨靈乃日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化成青雀
其飛去者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則不見
巨靈也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第四

白猿傳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傲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窾入深阻紇妻織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為擊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空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爾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即已失妻矣關扇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嶺又見一猿不辨何種也

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週即深凌嶮以索之既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侵雨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嚴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絙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被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

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人其門以木為扉中寬闊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卧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基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為期因促之去紇亦速退遂來尋尋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斃力俾吾等以絲練縛手足於牀一漏皆斷常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通體皆如鐵唯磨下數十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傍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推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咍食之致飽婦人辨以玉杯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

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
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
感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龍兵之如中鐵石刺
其臍下卽飲刃血射如注乃大嘆咤曰此天殺
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
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蓋盈
品羅列杯按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
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色义者至十年
云色衰必被徒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
更無黨類且洗著帽加白袷被素羅衣不知
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
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
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粟充嗜
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卽斂然而逝半盡往
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
夜就諸牀觀戲一夕皆周末嘗寐言語濬詳華
旨會利然其狀即假猥類也今歲木葉之初忽
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
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
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

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文且曰此山複絕未常
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
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卽取寶玉玲麗及
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
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惣善愛
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
學善書知名於時

白猿傳

長川顧氏家藏宋本校行

碧雲殿

宛陵梅 堯臣 聖俞

碧雲殿者既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
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
留以備上閑遂為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
霞片故號之世以旋毛為醜此以旋毛為貴雖
貴矣病可去乎噫吁哉

呂夷簡引用醫官陳巽雜亂士人始也

張士遜以二女入侍諫官將言乃出之

盛度以久任泣於上前遂參知政事王博文倣

度泣遂自龍圖學士為樞密副使時蕭定基為

殿中侍御史有士人匿名以河滿子嘲之一日

奏事上曰間外有河滿子定基曰臣知之令

定基自歌於殿上既而貶之特有語曰殿院一

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

趙禎納賄中官羅崇勳而引為樞密副使任布

浚禎之迹又因見宰相曰布昨知魏府經南郊

償給軍人平帖無言前知府狄樂以南郊賞賜

不時軍人喧噪樂歸今為美職某不合使軍人

平帖歸守給事中班人多哂之遂亦緣此為樞

陽山顧氏文房

樞密副使

鄭戡結中官黃元吉吉左遷外補戡同列戡曰
天休走卻爺矣戡笑曰君不知我更有一爺在
其不知羞愧如此

范仲淹收群小鼓弱聲勢又寵有名者為羽翼

故虛譽日馳而至參知政事上自即位視群臣

多矣知仲淹無所有厭之而密試以策觀其所

蘊策進果無所有上笑曰老生常談耳因喻令

求止遂為河東陝西宣撫使因不復用後為鄧

青杭三州專務燕游其政大可笑自謂已作執

政又知上厭之不復拔群小籠名士故變囊盡

露也仲淹微時甚貧常結中吏人范仲尹為族

弟仲淹及第時姓朱名說自朱改范姓遂與仲

尹連名及為諫官攻呂許公而得罪仲尹亦遭

逐仲尹自中書錄事出合為供奉許公怒仲尹

刺探事令仲淹知故祇與三班借職自此家破

曩大有皆蓄已為仲淹取給盡矣仲尹貧范仲

淹略不撫其家賈昌朝娶陳悅咨女女嘗逐母

夫人入宮遂識朱夫人昌朝既貴又因朱夫人

而識賈夫人謂之賈婆婆昌朝在府政事多內

陽山顧氏文房

相關應故主恩甚隆昌朝與吳育論事不平而出因賈婆婆獲厚賜然遭新相於上前言賈婆婆上稍厭之

文彥博相因張貴妃也貴妃父堯封嘗為文彥博父泊門客貴妃認堯封為伯父又欲士大夫為助於是誘進彥博彥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色錦彥博遂令工人織金線燈籠載蓮花中為錦紋又為秋遷以備寒食貴妃始衣之上驚曰何處有此錦妃正色曰昨今成都文彥博繼來以管與妻父有舊然妻安能使之道

彥博奉陛下耳且色怡自爾屬意彥博彥博自成都歸不久知政事且州王則叛朝廷以明鑄往取之賊將破上以近京甚憂之一日宮中語曰執政大臣無一人為國家了事者日日上殿無有取賊意何益貴妃密令人誣彥博明日上殿乞身往破賊上大喜以彥博往統軍至則鑄已破賊擒矣捷書至遂就路拜彥博同平章事後因監察御史唐介拜疏召彥博殿上面條奇錦事數件質於上皆實事彥博守本官出知許州明年上元中官有詩曰無人更進燈籠錦

紅粉官中憶佞臣上聞此句亦笑

高若訥母兄楊若拙官官中因之附中官進也

夏竦雖因中官楊懷敏然自東官主深知矣麗

籍與文彥博為婚姻遂得譽後為悍妻困貧而

敗遂出守本官知鄆州孫沔緣籍親又囚中官

石全彬而進至樞密副使沔與妻邊氏俱淫濫

世人言沔已為穢矣籍欲與之地令取南蠻沔

至嶺下稱疾不敢進後因秋青破賊有功初沔

受秦州而怨諫官彈其穢跡稱疾泊舟南京上

遣求秦州實以觀朝廷意陰器中官與穢事

助於是上遣尚醫視疾令中使押往沔厚賂中

使及醫官曰實病既聞穢賊擾南方乃入京去

赴秦州龐籍上言南方非沔不能成功乃南征

未行沔在大佛寺安下其安曉夕在籍家沔曉

夕在南省前陳家通陳之妻陳氏沔之外生既

受沔奏為齊郎沔又奏陳子掌南行機宜歸又

奏為職官南方効力有考第者不過得縣令人

甚嗟恨之

秋青與文彥博同鄉人青在定州彥博令門客

往游索青遺之薄客歸彥博以書責青再遣客

往謁青於是厚遺之明年青歸節知延州彦博
又令客請青曰延州之行我有力焉合奏異姓
一人當以客為請青遂奏客為試校書郎會伐
蠻賊驚走歸洞乃除青為樞密使

劉沆亦因張貴妃而進

參知政事張觀嘗知開封府府有犯夜巡者據
致之觀據案訊之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
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笑於是京師知其謬
時赴上才五日朝廷知之亟罷觀落知制誥守
杭州杭州苦其謬政曰舍人文字似政事者也

梁適始與蘇紳有姦邪之迹時號草頭木脚隱
語其姓也既同附中官得秉政豪視朝士自三
司使揚察而下皆受其慢罵而貨賂公行甚於
李林甫除改輕重欺昧又過之殿中侍御史馬
遵吳中復呂景初極言其過群閣於左右或展
後揚言御史掇拾宰相自此誰敢當者中官傳
宣閣門明日隔御史遵曰昨日閣門遮名已許
上殿今日班次至而止之必有蒙蔽聖聰而為
梁適者請中官奏臣不敢退中官曰只知傳宣
不管附奏遵等曰某不退閣門人已宣上亦稍

陽山顧氏文房

知今宰相召御史即盧舍問所言何遽遵曰御
史言宰相過前時不具陳根抵者非謂不知始
末蓋言之則宰相不可須史施面目凡此處乎
所以未暴露蓋為朝廷惜體不可使四方聞宰
相犯賊今若須陳迷根源乞歸臺作文字明日
上進於是遵等歸條具日月姓名及物多少適
守本官知鄭州左右中官尚復揚言至上不聽
然猶恐遵等窮極其事於是亦出御史遵知宣
州景初通判江寧府吳中復通判虔州俄而適
又普求內降為觀文學士知秦州內降既出丞
相未見而堂吏李曰宣張求壽切開其縛於是
泄漏人知知適之除觀文內降矣丞相惡之觀
曰宣湖南縣令永壽判司御史皆移官遵東西
轉運使景初知衛州中復知也州初三御史之
出也中復裏行不可帶出外欲令落裏行字守
主客員外郎知制誥蔡襄封回詞頭以中復等
出無名不可撰詞乞付他舍人必料亦裏執正
無敢當遵以熟狀出赦而除之

碧雲賦

長洲顧氏家藏宋本校行

陽山顧氏文房

劉賓客嘉話錄

江陵少尹韋絢錄并序

絢少陸機入洛之三歲多重耳在外之二年自襄陽負笈至江陵挈葉舟升巫峽抵白帝城投謁故贈兵部尚書賓客中山劉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學問是歲長慶元年春蒙丈人許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與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與語論大抵根於教誘而解釋經史之暇偶及國朝丈人劇談卿相新語異常夢話若諧謔卜祝童証佳句即席聽之退而記或染翰竹簡或簪筆書紳其不暇記因所遺忘者不知其數在掌中梵夾者百存一焉今悉依當時日夕所話而錄之不復編次號曰劉公嘉話錄傳之好事以為談柄也時大中十年二月朝散大夫江陵少尹上柱國京兆韋絢序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峯深遊西蜀追綠耳於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擅開庭臣被圍七旬親經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劉賓客嘉話錄

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殆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豈是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

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籥

處注云即今賣錫人家物六經唯此注中有錫字綠明日是重陽欲押一錫字尋思六經竟未見有錫字不致為之常訝杜負外巨穎折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覽石經傳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刑部侍郎從伯伯劬嘗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墟興甚早一旦召之與語貧窶可憐因與萬錢今多其本日取餅以償之欣然持鏹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之聲謂其逝矣及呼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乃至謂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計轉麤不暇唱渭城吳從伯曰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噤

未撤中盧齊卿暴死及蘇說見其舅李某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為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作宰相吏曰天符已下數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拜果百日而罷公因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

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士人號曰白衣變時有囚入是盧東美其二遺忘崔左遷在洪州州帥

曹王將尉為副時德宗在乘奏的合過况曹王有功且親也時有趙山人言事多中崔問之曰地主奏某為副使且的過否對曰不過崔詰曰以時事必合得過也山人曰却得一判史不久勅到更遠於此崔不信再問曰必定耳州名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勅到必先吊而後召崔心懼久之蓋言某日即崔之忌日也謂趙山人曰言中奉百千不中輕捷五下可乎山人笑曰不合得負外百千只合得起一間竹屋又問之且我有宰相分無曰有崔曰遠近曰

只隔一兩政官不至三年矣及其日私忌洪州諸僚皆知其說是日悉之江亭將慰崔忌衆皆北望人信至酉時見一人從北岸袒而招舟急使人問之乃曰州之脚力將及岸問曰有何除改崔負外奏副使負外過否曰不過却得虔州刺史勅牒在此諸公驚笑果先慰而後賀焉明日說於曹王曹王與趙山人鏹百千不受崔為起竹屋一間欣然徙居之又謂崔曰到虔州後須大經一段驚懼即必得入京也既而崔舅源休與朱泚為宰相崔憂間堂帖迫入甚憂揚時故人竇參作相拜兵部郎中俄遷給事中平章

事又曰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時有張山人善相崔造相公方為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同在薛侍郎坐中薛問張山人曰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已身多矣張曰有薛曰幾人曰有兩人曰何人曰崔姜二人必同時宰相薛嘿然不樂既而崔郎中徐問張曰何以同時意謂姜公始前進士已正郎勢不相近也曰命合如此仍郎中在姜之後後姜為京兆尹功曹充翰林學士時衆

知涇將姚令言入城的取朱泚泚曾帥涇得其軍心乃上疏令防虞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納姜言遂於行在擢姜為給事中平章事崔後姜半年以夕郎拜相果同而崔在姜後離虔州後第二改官拜官亦不差而薛侍郎竟終於列曹始知前輩不可忽後輩也

李丞相必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為君郎聖顏不悅必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嚮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弘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元宗皇帝以天降至寶因改年號為

天寶也聖顏然後悅

德宗降三日元宗立於高堦上肅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繼抱德宗來呈色不白暫耳什前肅宗代宗不悅二帝以手自下遞傳呈上元宗一顧之曰真我兒也謂肅宗曰汝不及他謂代宗曰汝亦不及他髮髯似我既而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三肅宗登位十五年是不及也後明皇帝幸蜀至中路曰崧郎亦一遍到此來裏及德宗幸梁是也乃知聖人應天受命率國絲遠豈徒然哉

劉希夷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宋生不得其死天報之也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太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大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聖矣符誌公之寓言也時張巡將雷萬春於城上與巡語次被賊伏弩射中萬春面不動今狐朝疑是木人詢問巡知萬春乃言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

瓊州地名胸臆胸臆是蚯蚓也故土多此蟲蓋其狀物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形胸臆上音屈下音忍

緬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今惟言乙夜與子夜何也公曰未詳

大司徒杜公在維揚也嘗召賓幕閑語我致政之後必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氈布襪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又曰郭令公位極之際常慮禍及此大臣之危事也司徒深自不在傀儡蓋自污耳司徒公後致仕果行

前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計中矣計者即自污耳

刑部侍郎從伯伯獨自王府長史三年為新羅使始得郎中朱紱因是宰相自言此事時宰相不知是誰曰大是急流

相國李司徒勉為開封知縣尉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寬益乃滑州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納其賄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陳首不可過三日過則昇視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欣然自登其

中今不良入命取釘釘通河詔乃請見庶使使嘆賞久之後公為大梁節度使人問公曰今有害人如此公如何待之公曰即打腿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孤也儀有罪婦鄭氏填官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妻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鄭氏莫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視之秤量天下豈汝耶嘔啞如應曰是

李丞相絳生人為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徒澤為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為判官主鄉薦張公知丞相有前途啓司徒曰舉人悉不知

陽山顧氏文房

李其秀才請只送一人請衆人之資以奉之欣然九諾

某之茂稜本西國中有僧將其子來如首肯蒲陶因張審而至也詢曰豈非頗穢國將來而語說為波後邪

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真盧新州把陸丞相費養悉相弘請李丞相落皆云生為宰相既而盡然許郭之徒又何以加也

范希朝將赴鎮太原辭省中郎官既拜而言曰郎中有事但處分希朝希朝第一通不應求且怒至第三通不應即任

揮打馬邊箭者揮羽打幹言發箭射我也公曰諸葛所止今兵士獨種善者何趨曰其不是取其纒出甲者生唱一也某舒可煮食二也父居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四則易

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斷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不亦博乎曰信矣三屬之人今呼葛為諸葛菜江陵亦然

河東張嘉貞為平姚見河東碑為文書甚佳及過面奏天后天后對之河東請去簾曰臣出自

陽山顧氏文房

案徵今蒙召對然咫尺天顏猶隔雲霧伏乞陛下去簾則天許之事書史冊

蔡之將破有水牛黑色入池浴既出身自白皎然唯頭不變又有雀數百同為一窠皆絲絮為

之有群鳥同巢一旦盡棄擲其鵝而去有馬生

牛蹄者蔡州既平憲宗命道士張某至境置醮於紫極宮宮本吳少誠生祠也裴令公毀之為

宮有道士院階前植麻生蒿知塘道士葺為藩

屏其醮日霹靂麻屏兩席下有穴五寸已來有

狸迹尋之上屋其蹤稍表如馬亦如人足直至

屋上而滅其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世與秋

梁公碑對立其碑亦流汗成泥秋梁公碑如

故不十日中使至磨韓之作而刊改制焉

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

澤豈非異也又嘗見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

具或以為僊人也

元公鎮南海日道生於鬢氣息愾然忽有一年

少道士直來房前謂元公曰本師知病瘡請某

將少膏藥來可便傳之元公寵姬韓氏家號靜

君遂取膏疾貼之於瘡上至暮而拔數日平復

於蒼黃之際不知道士所來及令勒中門至衙門十餘重並無出入處方知是其異也盛膏小

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

蜀王昔造千面翠散在人蜀王即隋文之子楊

秀也

李沂公勉取桐燕之精者雜為之謂之百衲

不用蠟殼為微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學泉

前唇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于韓王元嘉四月刻

為先妃所製陳雜玉書本不知者皆疑有指說

荀與能書骨為骨方

骨骨帖

昔中書令河東余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悞者

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于

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意何也後數日殿台州

刺史

河東公出鎮并州日上問有何事但言之奏曰

臣有弟嘉祐遠牧方州

慮上因口勅張嘉祐可忻州刺史忻州河東屬

郡上意不疑公亦不讓豈非至公無隱出於常

限也

王平南廣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嘗謂右軍曰諸事不足法唯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右軍學其書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蝟對打令既合節奏又中章程

及家書蓋魏安整王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較驗多有回異耕人忘其姓名

世謂牡丹花近有蓋以前朝文士集中無牡丹

歌詩公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極極分明子華此齊人則知牡丹花亦久矣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祖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陛下書帝王第一臣書人臣第一帝不悅嘗以撥筆書恐帝所忌故也

陸暢常謁韋臯作蜀道易一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臯大喜贈羅八百疋臯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開先所進兵器其上皆刻之秦二字不相與者欲寤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之秦者匠之名也由是

陽山顧氏文房

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作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鶴書鍾繇鑄字謂之三絕古鑄字皆洩妙於篆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

隸書草書章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點畫類龍爪後遂為龍爪書如科斗玉筋羅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舒州瀟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旱則殺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焉

南山久旱即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潭處入水即掣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之

五星惡浮圖佛像今人畫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或謂之穰災其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象公王珣王后書御武成殿閱書畫問方慶曰卿家舊法書帖平方慶遂進自右軍已下至僧虔智永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

帖一卷命崔融作序謂之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
今延英殿世不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韓公居相

陽山顧氏文房

位以足疾步履微蹇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傳小
延英自此始也

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術詔聘
於車中化爲大鳥飛去遺二翮於山谷間今有
大翮山小翮山偶忘其處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困遂
與約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異色也又遺一大珠
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皆籍送官而
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自以夜光舍之人莫
知也後苑胡親屬索理資財約請歸司發掘

驗之夜光在焉其察行有如此者

楊祭酒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
度度見詩詩摠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
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項斯由此名振迷登
高科

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宰掘多得燕邕鴻都學
所書石經至今人家往往有之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盧公尚書寶惜
有年矣張賓獲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
嘗借人盧公除潞州旌節在途纒數程忽有人

將書帖來就公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
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遺賣耳公嗟訝移時不
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何處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都學見匠人施聖帚遂
創意焉梁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
義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

章仇蕪瓊鎮蜀月仇嘗語大會百戲在庭有十
歲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鷓鴣掠之而去
群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
上梯而取之則神形如鷓鴣之方語云見壁畫

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果食飲饌之類亦
不知其所自四日方精神如初

傳記所傳漢宣帝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
光悉以金較具至夜車轄上金鳳皇輓亡去莫
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

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皇子入手即化成
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
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轄上鳳皇俱飛去曉則俱

還今日不返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
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皇子云今月十二日

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以置奉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宗止車轎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輒乘御之至帝崩鳳皇飛去莫知所在嵇康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正謂此也

昔東海神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遇一屍已是爛鳥來食之輒見小兒長三尺驅鳥鳥飛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羸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既去衆鳥爭集無遁者潛以此羸上晉武靈王踞踞堯以觀衆僧

王武綱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亮後內人江夫遂斷以爲斂每夜輒見一兒遶床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天當相報江夫惡之月餘乃亡

石季龍少好挾彈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棘良馬須逸缺乏駕然後負重致遠蓋言童稚不奇不慧即非異器定矣

人言鶴胎生所以賦云胎化仙禽也今鷓鴣亦是胎生抱朴子本草說同此豈亦仙禽者乎綯曰但恐世只知鶴胎生不知鷓鴣亦是胎生鶴

便謂胎生也若綠鷓鴣食腥魚雖胎生不得與鷓同今見養鷓者說其鷓食腥穢更甚於鷓鷓若以色黑於鷓則白鷓千方變爲玄鷓又何尚焉公笑曰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其鷓鷓之謂乎綯曰鷓難見也鷓鷓易見也世人貴耳而賤目之故也若使鷓鷓如鷓之長見即鷓亦如鷓鷓矣以少爲貴世不以見爲聖爲瑞而貴之也所以進士陳標誅蜀蔡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鷓鷓之謂也

劉僕射晏五鼓入朝時寒中忽見賣丞胡之處勢氣騰輝使人買之以袍袖包裙帽底暗之且謂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王承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室德宗曰窮相女子乃出之勅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作親情後適元士命因以流落真窮杜女子也

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群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者文章此豈不是敏慧過人也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為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違人間之何也曰出語不足蓋忿其責辭云亦有聲名

元載將敗之時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為存婢不如死也主司上聞說亦賜死

王縉之下獄也問頭云身為宰相夜黜何求王答曰知則不知死則合死

元載於萬年縣陳堂子中謁主官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汚淫不怪也乃脫穢穢塞其口而終

公曰盧華州予之堂舅氏也嘗於元載相宅門見一人頻至其門上下瞻顧盧疑異人乃邀以歸且問元載相公如何曰新相濟出舊者須去吾已見新相矣一人緋一人紫一人街西住皆慘服也然二人俱身小而知姓名不經旬日王元二相下獄德宗將用劉晏為門下楊炎為中書外皆傳說必定疑季子之言不中時國舅吳

奏見王元事說因賀德宗而啓之曰新相欲用誰德宗曰劉楊奏不語上曰吾舅意如何言之無妨奏曰二人俱曾用也行當可見陛下何不用後來後傑上曰為誰吳乃奏常袞及某乙翌日並命拜二人為相以代王元果如季子之說

緋紫短長街之東西無不驗也趙相環之入蕃副使謂二張判官曰前幾里合有河河邊柳樹下合有一官着慘服立既而悉然二張問之趙曰某年三十前夢此行亦不怨他時相趙相將薨時長安諸城門金吾官見一小兒衣錦綉五色纏于趙相不經旬日

趙相薨公曰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全填其字未作者刊名於上杜

問曰有杜豕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為相即世世名鳥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與評乎

袁德師給事中高之子也九日出銚謂人曰某

不敢喚請諸公破除且言是其先諱良久低頭然語多不可具載

楊國中嘗謂諸親時知吏部銓事且欲大噓已設席呼選人名引入於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胡皆湖州文學黨中大笑

盧新州為相令李揆入蕃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免之謂盧相曰

李揆莫老無把曰和戎之使須請練朝死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於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蕃長問唐家第一第一人

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邢儻李揆事考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誣之也揆門戶第一文學第一

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遺遇尔今形骸凋悴者即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一之有

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監盧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單延對道士郝惟素諸人皆談畢監虛曰臣請奏事元皇帝我唐天下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

人皇帝陛下是南贍部州之聖人

飲酒四字著於史氏出於則天時壁州刺史鄭弘慶者進之人或知之以三臺送酒當未盡曉蓋因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宮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酒

德宗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需第二許孟容第三韋渠牟與僧單延嘲諷因此承恩也渠牟薦一崔阡拜諭德為侍書於東宮東宮順宗也阡觸事面墻對東宮曰臣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東僚自合知也

李二十六丈丞相善謔為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留更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曰此漢口不足信其客掩口而退又因堂弟居守誤收散子糾者罰之丞相曰何罰之有司徒曰汝向閑時把他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飲酒家謂重四為堂印蓋譏居守大和元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

予與竇丈及王承昇同在朗州日共歡宴後三人相代為藥州亦異矣

陽山顧氏文房

陽山顧氏文房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餠餌桓玄嘗盛陳法書名畫請客觀之有客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因有汚處玄不憚自是命賓不設寒具昌黎生名父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暗劣嘗為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為銀字至除拾遺果為譚院不受俄有以故人之子慙之者因辟為鹿門從事

今謂進士登第為遷鶩者又失蓋自毛詩伐木

篇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

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鶩字頃歲試

早鶩求友詩又鶩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

誤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

製述之意也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

不曉其始梁武教諸王書令彫鐵石於大王書

中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叙武

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

編次進上鬢髮皆白而賞錫甚厚右軍孫智未

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外江南諸寺各留一

本求公住末欣寺積年學書後有筆頭十萬每

毫皆數萬人來覓書者請題頭者如市所居戶

限為之穿穴乃用鐵葉表之人謂之鐵門限後

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塚自製法誌

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

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後

自為所製詩并畫同為一卷封進元宗御筆書

其尾曰鄭處三絕

新侍郎承暇書惜法書一軸每隨身携住禪

應舉就雜文試寫晝夜色宿早以紙絨裹置於

篋中及納試而誤納所寶書帖却歸鋪於燭籠

中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遽驚嗟計無

所出來往棘園門外忽有老吏詢其事具以實

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儻換得

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悅以許之遂巡資程試入

而以書帖出授公公愧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

適以錢送詣興道款關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

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死已三日矣力貧未辨屬

身之具公驚嘆久之方知棘園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

張尚書牧弘農日捕獲發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間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願以他事贖

死盧氏南川有堯女冢近亦曾為人開發獲一大珠并玉筯人亦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

莫之識也公因遣吏發驗其冢果有開處旋獲其黨考訊與前通無異及牽引其徒皆在商州

治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書皆怒而不遺竊知者云珠王之器皆入京國貴人家矣

然史傳及地里書並不載此冢且堯女葬妃者死於湘嶺今所謂者豈傳說之誤歟胡貽訓於

茅茨土階不宜有厚葬之事即此墓果何人哉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為截將一耳後少傳白公

奉佛用銀三銖添補然猶不及舊者果州謝真人上升前在金泉山道場上帝錫以

馬鞍使安其心也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云已在玉皇之前矣一日真人於紫

極宮致齋金母下降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至白晝輕舉萬目觀焉

舊官人所服唯黃紫二色貞觀中始令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以朱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

謝朓詩云芳州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邳州令貢之判司云邳州不出杜若

應由謝朓詩誤太宗聞之大笑改雍州司戶鄭公嘗出行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太宗勞之

曰卿今日至可謂人日矣虞公之為秘書於省後堂集群書中事可為文用事號為北堂書鈔今北堂書存而書鈔盛傳

於世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

告宗正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令呪奕奕對之初無所

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為物所擊者便不復蘇

閻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畫遂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乎明日又往曰各

下定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陽山顧氏文房

張僧繇遂作醉僧圖每以此嘲之於是諸僧聚錢十萬資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今並傳於世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占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因宿其下三日而去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為指琵琶是也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或謂之不認敬宗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則流謝中撰索者亦可識之

高陽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謚為謬系于彥伯於袁中將擊之袁曰今為賢家君報仇難何為及怒彥伯慙而止褚遂良問虞監曰其書何如未師曰蜀彼一字直五百金豈得若此曰何如歐陽詢曰不擇紙筆皆能如志褚遂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尚褚喜而退

盧承慶尚書摠章初考內外官有督運遭風失米盧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

無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劉仁軌為左僕射戴至德為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其左右此是劉僕射曰戴僕射因急說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在職無異跡富朝似不能言及亮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無復爾言在時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索其勳後屏陳章奏盈覆閣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獨持國政常凌晨入朝起落水痕步月餘譽誅云脉脉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公望若神德焉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特長孫太尉無忌徐司空勸於朝堂立語徐贊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木耳徐嘆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

明嘉隱云胡頭尚為宰相擦面何廉聰明徐狀

胡也

左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休與西門豹作

對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制蒲魚之利京師賴之中

宗樂安公主請之帝曰前代已來不以與人此

則不可主不悅因役人別鑿一池號曰定昆池

既成中宗往觀今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曰

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及肅宗即

位謂之曰定昆池詩嘗勝朕亦不敢言非卿忠

正何能若此尋遷侍中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

徐既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差

且喜出軍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類及假冒

者不見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時柳常待冲亦

明於族姓中宗朝為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

隋以來不聞有僧名曇剛蓋疾於時故隱其名

氏云

晉謝靈運贊美臨刑因施為南海祇洹寺維繫

謝靈運贊美臨刑因施為南海祇洹寺維繫

詰像發寺人資惜初不虧損中宗朝樂安公主

五日闔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騎取之又恐為池

所得因剪棄其餘今遂無

洛陽畫匠解奉先為嗣江王家畫像未畢而逃

及見擒乃妄云工直未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

負心者願死為汝家牛歲餘王家產一驛犢有

白文於背曰是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時開元

二十年也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

謂之王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

以雄為假稱珍怪蓋不詳也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

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在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本不具年月

日朔其真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

辛亥而書亦是其小文開元初年閏月江寧縣

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鷓尾內竹筒中得之與

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之上岐王岐

王以獻帝便留不出或云後借得岐王十年王

家失火圖書悉為煨燼此書亦見焚

洛陽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輒自鳴僧以為怪懼
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普紹變素
與僧善變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
聲紹變笑曰明日設盛饌余當為除之僧雖不
信紹變言異或有効乃力置饌以待紹變竟訖
出懷中錯鏡鑿數處而去其聲遂絕僧問其所
以紹變曰此磬與鐘鑿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
其疾便愈

隋末有河間人獻鼻酒自號郡中每醉必跋
擊其妻妻美而善擊鑿為之聲輒揮揮其
身好事者乃為假面以為其狀呼之謂之談娘
謂之談娘

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公以下射中
鹿鳴賜馬第一賜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之
年秋舍人許景先以為徒耗國用而無益於事
罷之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禮論獄誣徐
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為人
所告有功許之在寬或曰彼裏時將陷公於死
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怨我所

守者公法安可以公容私耶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
考以定等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大宋嘉話錄卷終

右韋絢所錄劉賓客嘉話新唐書採用
多矣而人罕見全錄國家有先人手校
舊本因毀板於昌化縣學以補博洽者
予之萬一云乾道癸巳十一月旦海陵
卞圖謹書

嘯旨

夫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性情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蓋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善萬靈受職斯古之學道者哉一君授王母母授南極真人真人授廣成子廣成子授風丘風后授嘯父嘯父授務光務光授堯堯授舜舜演之為琴與禹自后迺廢績有晉大行山僊君孫公獲之迺得道而去無所授焉阮嗣宗得少分其後湮滅不復聞矣嘯有十五章句權輿正畢

權輿正畢

皆在十五章之內則嘯之妙音盡矣

權輿章第一

夫權輿者嘯之始也夫人精神內定心目外息我且不競物無害者身常足心常樂常定然後可以議權輿之門天氣正地氣和風雲朗暢日月調順然後喪其神亡其身王宗傍澗靈泉外灑調暢其出入息端正其唇齒之位安其頰輔和其舌端考擊於寂寞之間而後發折撮五太

陽山顧氏文房

之精華高下自恣無始無卒者權輿之音近而論之猶眾音之發調令聽者審其一音也耳有所主心有所擊於情性和於心神當然後入之外激以舌約其上齒之裏大開兩唇而激其氣令其出謂之外激也

內激用舌以前澆閉兩唇於一角小啓如麥芒通其氣令聲在內謂之內激也

合用舌如上澆兩唇但起如言殊字而激其氣令聲含而不散矣

用用舌如上澆正其頰輔端其唇吻無所動用而有潛發於內也

散以舌約其上齒之內寬如兩極大開兩唇而激其氣必散於焉散也

絕用舌如上澆每一聲以舌約其上齶令斷氣絕用口如言失字謂之絕也

大用舌如外激澆用氣令自高而低大張其喉令口中含之大物含氣煌煌而雄者謂之大澆也

小用舌如上澆小過其氣令揚大小泥屬陰命鬼吟龍多用之

陽山顧氏文房

用舌如上瀆如言疋字高低隨其宜
用舌如上瀆如言叱字高低隨其宜

者五色也宮商徵羽角所為之五六八九
五少為應故為之大以配仁義禮智信此有看
之本謂聲者皆不逃五太但以宮商發應君使
次序理則聲理亂則聲亂

者五太之應五太自有陰陽然太權而言
五太為陽五少為陰用聲之至詳而后發凡十
二濤象一歲十二月內激為普鐘外激為應鐘
大沈為太疾小沈為夾鍾五太為姑沈五少為

仲呂散為蕤賓越為林鍾疋為夷則叱為南呂
含為無射藏為大呂律呂相生而成又此則十
濤二之首也

流雲章第二

流雲古之善嘯者聽韓娥之聲而寫之也淫潤
流轉妙中宮聲沈浮起伏若龍游戲春泉直上
萬仞聲過流雲故曰流雲此當林塘春照晚日
和風特宜為之始於內激次散自含越小沈成
於疋叱且吾少則流雲之音備矣其音有定所
之若龍若虎若蟬若鬼一發之后夏照難掩亦

由易之有可適亦謂云凡十二調之變態極矣
夫琴象南風笙象鳳嘯笛象龍吟凡音之發皆
有象故虎嘯龍吟之類亦音聲之流今所序故
於后

深谿虎章第三

深谿虎者古之善嘯者聽谿中虎聲而寫之也
雄之餘怒之末中商之初壯逸寬恣畧不屈掩
若當夏鬱蒸華果四合特宜為之始於內激既
藏又含外激而沈於五少而五太則深谿虎
之音也

高柳蟬章第四

高柳蟬者古之善嘯者聽而寫之也飄揚高
繚繞繁徹咽中角之初清楚輕切既
林修竹之下特宜為之始於大沈次以五少
散越繫而令清終以小沈則高柳蟬之音也

空林夜鬼章第五

空林夜鬼者古之善嘯者夜過空林而寫之也
點柳蟋蟀鐵竊竊絕輕不舉纖不滅中微之餘
濃雲晝暄淒風飛雪之音特宜為之奏之皆以
道屬先呼羣鬼聚於空林之中遞為應命之音

危危然若有所遇始於內激次以五少三去宮
商耳以越連之則空林夜鬼之旨備矣

巫峽猿章第六

巫峽猿者古之善嘯者聞而寫之也幽隱清遠
若在數里之外若自外而至自高而下雜以風
泉草木之響迥然出於衆聲之表中羽之初日
映空山風生衆壑特宜爲之初以內激切切五
連之前二緩而清後三急而高錯總偏此則巫
峽猿之旨備矣

下鴻鵠章第七

下鴻鵠者出於師曠清角之旨古之善嘯者聽
而寫之也其聲寬綽浩渺不絕以節洪洞不絕
既上未上寬大內外聞而樂之輕浮適急聞而
惡之嘗奏則求此一聽之受惡分明鴻鵠下
矣且善嘯無其聲至遠不越數百尺鴻鵠翔於
冥冥之間曷由聞而下也蓋激氣出於唇齒之
間妙聲轉於風景之際則風景和風景和則元
氣下降翔雲之間游元氣之上有不隨而下哉
若高秋和風景麗特宜爲之先以外激翔風數
十發聲次以正叱然後純以五大終以散越成

之三奏而清風臻五奏而流雲卷九奏而鴻鵠
降則下鴻鵠之音備矣

古木鳶章第八

古木鳶古之善嘯者聞而寫之也飛朕哀咽洪
洞繚遠若有所不足鬱鬱振蕩通斷又續寒郊
原野陰風若霧特宜爲之始於內激長引之次
正叱又散則古木鳶之音備矣

龍吟章第九

龍吟者龍吟水中古之善嘯者聞而寫之也深
沈鬱沒重厚瀾灑不揚不殺聲中宮商傍映
聲對潭洞特宜爲之先以內激次含又藏
具大終以沈則龍吟之音備矣

動地章第十

動地者出於公孫其音師曠清徵也其聲廣博
宏壯始末不屈隱隱習習震霆所不能加鬱結
掩遏若將大激大發又以道灑先存以身入於
太上之下鼓怒作氣呵叱而令山嶽俱舉將手
出于外夫坤儀至厚地道至靜而以一嘯動之
不亦異乎然有所動之何者夫人心志而發乎
氣氣激於外而成於聲聲含太宮太商自然與

陽山顧氏文房

四氣相合則曰動伴應陽行陰伏必陽藏而動陰陰藏而動陽當藏而動之則振發不定地居陰陽之上焉有所負者動而所据能息哉然則聲作而見動地之道知音樂之有感不必與震動然後謂動地之聲地氣閉涸煙凝陰淫特宜爲之先以內激次以大沈藏含悉作動以五六成之則動地之音備矣

蘇門章第十一

蘇門者僊君隱蘇門所作也聖人述而不作蓋僊者述廣成務光以陶性靈以演大道非有以成聲音作程品也昔人有游蘇門者聞鸞鳳之聲其音美暢殊異假爲之鸞鳳鸞鳳有音而不得聞之蘇門者焉得而知鸞鳳之響后尋其聲迺僊君之長嘯矣僊君之嘯非止於養道怡神蓋於俗則致雍熙於昔則致太平於身則道不死於事則攝百靈御五雲於萬物則各得其所感應之效莫近於音而僊君得之至於飛走禽獸嘯之末者晉阮嗣宗善嘯聞僊君以爲己若往詣焉方被髮握聖籥再拜而請之順風而請者三承風而請者再僊君神色自若竟無所對

稽因長嘯數十聲而去僊君料籍固未遠因動籥而嘯至四五發聲籍但覺林巒草木皆有異響須臾飄風暴雨忽至已而鸞鳳孔雀繽紛而三下可勝數籍既懼又喜而歸因傳寫之十得其二爲之蘇門今之所傳者是也深山大澤極高極遠宜爲之先發五太五少沈激內外一十二瀟備舉方少得蘇門之音矣

劉公命鬼章第十二

劉公命鬼僊人劉根之所爲也昔劉根道成雅好長嘯爲太守所屈因嘯召太守七世之祖立至其聲清淨徑急中人已下惡聞之雖志人好古嘯者多不諳習以故其聲多闕後之人莫能補者謂之元剛格先以五少之三去宮商次用內激大小沈終以疋叱則劉公命鬼之聲備矣

阮氏逸韻章第十三

阮氏逸韻者正阮籍所作也音韻放逸故曰逸韻用瀟多比權輿與流雲之鱗軀十二間無約束多散越大雅君子與常才齷齪者皆宜聽之天氣清肅氛垢之外迺可雜填箎俗態之樂鄭衛入耳善嘯者多能爲之林泉逸人每爲呼風

亦偶作一韻灑寄在衆之中與短則短之與盡則止則阮逸韻之旨備矣

正章第十四

正者正也深遠極大非常聲所擬近代孫公得之人未之聽致平和而却老不死者此聲也今有義亡其聲

畢章第十五

畢者五聲之極大道畢矣堯舜之後有其義亡其聲

嘯旨終

嘯旨不著作者氏名觀其命辭殆似出於唐人而今不可考矣是書人間罕傳書序謂王母授南極真人真人授廣成子其說誕妄不經惟十有二灑及載孫登阮籍則誠可謂得嘯之旨者序又謂登無所授而籍之後湮滅無聞予向嘗以使事道經洛陽遊蘇門山訪孫阮遺跡思鸞鳳之聲不可得聞焉之快悒夫人之聲即天地之聲也人有古今而聲無古今是書既行安知山林之下無孫阮者出然則豈終於湮滅

而無聞也哉正德庚辰虎丘老樵都穆

爽白齋
不重雕

文錄

眉山唐 庚

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為題者直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書也

司馬遷歌亂道卻好班固不歌亂道卻不好不

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議田中若有一卷唐書亦為來生種矣

三謝詩靈運為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其優劣也

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陶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

杜子美秦中紀行詩如江間饒奇石未為極勝

到暝色帶遠客則不可及已

子美詩云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蓋絕唱也予惠州詩亦示雨在時時黑春歸處處有又云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皆閒中所得句也

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等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東坡作病鶴詩嘗為三尺長脰瘦軀關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閣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韓退之為得體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

東坡詩叙事言簡而意盡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

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虎以飲水而召灾言飢則蛟食其肉矣

謝固為綿州推官推官之解歐陽文忠公生焉謝作六一堂求余賦詩余雅善東坡以約辭紀事實搜竟夕僅得句云即彼生處所館之

與周旋然深有愧於東坡矣

韓退之作古詩有故避屬對者准之水舒舒楚

山直叢叢是也

杜子美祖木蘭詩

晚學遠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舊唐書贊語

云人安漢道之寬平不厭高皇之嫚罵其論

唐亡云 江海以挾焚焚收而溺至引鴛鴦

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處

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筆間一字放

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信怨矣故謂之詩

律東坡云敢將詩律闢深嚴予亦云律傷嚴

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

不能強所劣性性捨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

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皎

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溝

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佛然作

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

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

欲更為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

如此乃是

陽山顧氏文房

近世士大夫習為時學忌博聞者率引經以自

強余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

尊君則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

謂之知經則不可

王荆公五字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

大天入五湖低

文選三賦月不如雪雪不如風

東坡隔句對着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遂

定遠燕領飛虎頭或云結古警字也退之序

是長頸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章爭衡

耳推東坡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髮鬚其一

語畢世不可得也

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畫錦

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

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

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重大而非夸此

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者信之

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

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

陽山顧氏文房

而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文之法也

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間余觀甚書余云方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好事子名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蓋如此

關子東一日寓辟雍朔風大作因得句云夜長何時旦苦寒不成寐以問先生云夜長對苦寒詩律雖有對對亦似不穩先生云正要如此一似藥中要存性也

蜀道館舍壁間題一聯云天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不知何人詩也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曾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唯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只効溫公通鑑樣作議論商略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張文昌詩六官才人大垂手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暮飲酒古樂府大垂手小垂手獨搖手皆舞名也

南征時賦廓舒而浩蕩復收斂而淒涼詞雖不

工自謂曲盡南遷時情狀也

讀退之羅池廟碑北方之人方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分候無我達輒流涕有感

樂府解題熟讀大有詩材余詩云時難將進酒家遠莫登樓用古樂府名作對也

過岳陽樓觀杜子美詩不過四十字爾氣象闊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輩率為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雖大而小

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退之作范陽虛殿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然正用資以為詩是也

詩疏不可不閱詩材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緯鳴懶婦驚之類尤宜入詩用

謝玄暉詩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

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紀行役爾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

宣和元年行父自錢唐罷官如京師眉山唐先生同寓於城東景德僧舍與同郡關注子東日從之遊實聞所未聞退而記其論文之語得數紙以歸自己亥九月十三日盡明年正月六日而別先生北歸還朝得請宮祠歸廬南道卒於鳳翔年五十一自己亥距今紹興八年戊午二十年矣舊所記更兵火無復存者子東書來屬余追錄且欲得僕自書云將置之隅坐如見師友衰病廢志十不省五六乃爲書所記凡三十有五條先生嘗次韻行父冬日旅舍詩云殘歲無多日此身猶旅人客情安枕少天色舉杯頻桂王黃金盡風埃白髮新異鄉梅信遠誰寄一枝春又次留別韻云白頭重踏軟紅塵獨立鴛行覺異倫往事已空誰叙舊好詩乍見且嘗新細思寂寂門羅雀猶勝曩曩家卧麟力請官祠知意否漸謀歸老錦江濱蓋絕筆於是矣集者逸之故併記云三月癸巳餘行強行父幼安記

文錄終

深雪偶談

天台方 嶽 元善

西山公云近世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旨出於老莊康節之辭若卑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予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於詩自不可掩榮木之奄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誄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羨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之淳淵明之智足以及此豈玄虛之士所能望耶其說誠是矣余謂淵明康節二公之作辭近指遠至如淵明能言之士莫不愛而慕之況西山公乎然榮木貧士方之逝川簞瓢幾於 **幸合之論真知淵明不必視此若夫食薇飲水之言峭木填海之喻瞻瞻王室實有乃祖長沙公之心惜其力不得為而止此則西山發微之論非獨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為耻事二姓之驗而已淵明詩有謂其詞彩精拔斯言得之而後山顧謂其切於事情而失之不文後山體裁既變音節已殊將自外於淵明者非耶然於康節又何以評之**

淵明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以實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深雪偶談

喻程軀夫則實亡矣坡公云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范石湖田園雜詩矜物切近但何律太憑力氣於唐人之藩尚窘步焉然絕句中有可憐世上金和寶借爾閑看七十年唐人所無可謂砥流俗之膏盲矣以軀為寶殆與斯言對

粵人謂石湖未知道余亦不之信也

賈閔仙燕人崖無苦地故立心亦然誠不欲以才力氣勢掩奪清性於事物理態老包帶認深者入仙源峻者過 **以** 於劫灰之上 **以** 於劫灰之上 **以** 於劫灰之上

妙令人首肯無一可以厭教三折肱為良醫豈不信然同時喻鳧顧非熊繼此張喬張燠李頴劉得仁凡唐晚諸子皆于茲上北百隨其所得淺深皆足以終其身而名後世獨李洞佛名聞僂所謂辨香之師執而不茲擇心過甚空圓蕭散之氣不復少有豈非不善學下惠者耶司空表聖後輩也本用其機反以閱僂非附寒遊無所豈才坡公不細考亦然其言獨非叛道者歟不然則隸者不力其文濟而實子則歸敬閱僂

陽山顧氏文房

也亦至矣

四言自韋孟司馬遷相如班固東哲陶潛韓愈
柳宗元梅堯臣歐陽脩王安石蘇軾工拙畧見
嘗怪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
言辭文辭巨伯輒不能工水心有是言矣後村
劉潛夫亦以四言尤難三百五篇在前之故韋
氏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度而
使經聖筆亦不能刪余思四言如律以三百五
篇則韋氏為工世殊體異後之銘詩其非四言
也安石以上諸公未暇深論如蘇公所撰范蜀
榮誌銘云君實之用出而時造如彼求火寧陳
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
余每展卷輒為擊節在脣耳外觀基詩記廬山
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睡獨聞巷聲云五老
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
不聞一士誰歎蒼者戶外履二不聞人聲唯聞
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坡公四言於
古近體中句語無適而不高妙也
杜牧之赤壁詩折戟沉沙鐵未銷細將磨洗認
前朝東風不借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許彥

陽山顧氏文房

周不諭此老以滑稽弄翰每每反用其鋒
黃之謂孫氏霸業繫此一戰宗廟丘墟皆置不
問乃獨含情效女豈非與癡人言不應及於癡
也劉禹錫題蜀主廟云淒涼蜀故效歌魏官
前亦是此意惟增悽感却不主於滑稽耳本朝
諸公喜為論議往往不深諭唐人主於性情使
情求有味然後為勝牧之虞唐人中本是好為
論議大槩出奇立異如四皓廟南軍不但左邊
袖口暗安劉是滅劉如烏江亭勝敗兵家未可
期也羞忍耻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
來未可知要之東風借便春深幾箇字含言
深約則與後二詩遠矣庚日休館娃榭古絳
閣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越王大有堪
羞處只把西施賺得吳亦是好以議論為詩者
余最愛寶庠新入諫院喜內子至一絕一旦悲
憐見孟光十年辛苦伴滄浪不知筆硯綠封事
猶問傭書日幾行使君周評此則以膏氏內為
不解事婦人矣所謂癡人前說夢也牧之五言
云欲識為詩苦秋霜若在心雖格力不齊各自
成家然無有不自苦思而得也

陽山顧氏文房

山谷中秋詩云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
 龍蛇蓋本尤氏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用事誠有
 據景趣似差乏爾然未夫爲佳坡公月夜與客
 飲酒杏花下詩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
 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烟如流水西青蘋流水
 青蘋之喻景趣盡矣前人未嘗道也獨杏花影
 下洞簫聲中著此句摩爾及志林所記徐州時
 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
 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
 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
 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
 爾使施前句於斯時豈非稱羨淳祐初僧友自
 南嘗從天竺歸隱溪之南圃余冬夕踏葉訪之
 小瓦迎吠時佛燈猶在啓關莫茗既而侶行溪
 間篙小舟自拜龍巖順流東下誦坡谷詩徘徊
 久之舍舟登岸借僧袈裟寒而返縷指二十霜
 矣嘗感舊有詩昔年訪月寒溪頭霜高酒劣稜
 生叢溪僧輟寢從吾幽共移不繫漁人舟斷崖
 老木紛金虬又如菡藻涵清流鶴骨浸煩風露
 憂妙語滿地無人收蓋指二公詩與自南師既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深雪偶談

亡余亦就老悵前遊之不能踐也
 梅花單題難工尚矣至以梅花二字置之五七
 言中隨其景趣足而成律尤爲難工不爾不謂
 之得句唐人凡數百家本朝江西社中不翅數
 十公亦孰不寤寐斯花附爲不朽卒之無所容
 力傳不傳可以槩見矣近世杜小山子野尋常
 一夜憲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殊爽人意律之
 唐人似非本色天樂越公放了吏人無一事坐
 看山鳥喫梅花端是秀語然不過絕詩非有琢
 對之艱也秋壑賈公送朝客顯聯云梅花見處
 多留句諫草藏來定得名圓要優游方之天樂
 冬夜領聯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
 雖靜獨有境或者以其短氣其它卷什一無可
 摘自從和靖先生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斯語雖
 鄙要未得爲謔論
 鄭都官海棠詩穠麗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欲
 開時歐公謂其格卑鄭詩如睡輕可忍風敲竹
 欲散那逢月在花格卑甚矣後齊漫錄云近世
 陳去非嘗用鄭意云海棠默默更催詩日暮紫
 綿無數開欲識此花奇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

陽山顧氏文房

余謂去非格力猶去鄭詩未遠豈如吳融雪經
露銷錦水頭占春顏色最風流若教更近天街
種馬上應逢醉五侯唐人雖從事苦吟題賦此
花裏浪放些風措不近寒乞坡公詩東風煽媚
泛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
燒銀燭照紅粧不為事使居然可愛

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
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此摩詰送元二使安
西詩也世傳陽關圖亦摩詰手遂稱二妙惜別
詞要須道路臨岐繞盡盡亦然相者臨野水

獨自上孤舟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外此會
未多見徐道暉不來相送處恐有獨歸時脫胎
語爾余往歲嘗從貴游觀畫卷首題云長江風
送客空館雨留人因慨古今詩意無窮歸由唐
人必矣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僭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
大夫猶畏而不敢與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
坡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
水為樂邵為坡買一宅為縉五百坡傾囊僅能
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去月滿至村

陽山顧氏文房

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徒倚聽之曰異哉何其
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
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
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
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
日遷徙來歲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
坡亦為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縉
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
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
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
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
暫住焉是歲七月坡竟歿于借居余兒在孫年
方二九強記知文人謂吾家異時千里駒也不
幸為十四姪婦陳氏貪利余產在兒血氣未定
墮其危機既而悲恨愧悔輒輕其生丙寅三月
十三日也余垂老夫依且思在兒姿貌氣度真
有大難割之愛哭泣送日天為苦陰而族里聞
若不聞未知炎涼休戚之上微有一公論存歟
否耶孤猿憶子抱樹酸號塗旅之人聞三聲而
下淚余雖負譴神人豈料其無告之至於斯歟

陽山顧氏文房

豈以爲余爲善哭徒有類於唐衢者歟感坡公
事重爲之涕咽因書以自責且告世之仁人君
子共知前輩行事舉如此云

林廬暇日花蝶怡情宜有見於篇章者往往精
觀始能逼真而開澹之氣易至偏失要在不相
諫而兩得也詠蝶如唐僧可明乍當暖景飛仍
慢欲就芳叢舞更高僧懷古霧開離草迴風逆
到花遲俱未若陌上斜飛去花間倒翅回尤精
余曩憇吳山偶吳僧舉似四韻歲久忘其首句
一叢浮動戲蘭芽裁成碧玉搔頭鍊畫作黃金
便面花開過樓臺飛盡日又因風雨宿聽寒
重愛把袖揄撲驚起雙雙貼綵霞惜俱忘馬
氏所作閱和靖集亦有之細眉雙雀敵秋毫
弄芳園日幾遭清宿露花應自得暖風和絮欲
爭高情人歿久魂猶在傲吏齊來夢亦芳閑
遺編苦堪恨不并香草入離騷精緻不減唐人
閑澹有之獨恐非晚年作耳

詩無不本於性情自詩之體隨代變更由是性
情或隱或見若存若亡深者過之淺者不及也
昔坡公云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起

然固已至矣李杜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
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疾
矣坡公本不以詩專門使非上下漢魏晉唐出
入蘇李曹劉陶謝李杜潛窺沉翫實領懸悟能
自信其折衷如是之的乎嚮和之目無復遁疾
理固然也如天成如自得如超然則夫詩之
坡公所評亦宜窺翫領悟毋忽焉可也坡
公獨以柳子厚韋應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
於淡泊蓋韋柳皆以靖節翁爲指歸而卒之齊
足並驅也坡公海表和陶諸篇可以見其所趨
無不及焉雖然漢魏晉唐去性情稍遠意
見而習焉高遠之言哉當其代殊體更性與情
之隱見存亡淺深雖其一時之名能詩者亦不
能自必其所至之然也唐風旣昌一豨一句滿
聽清圓流液尙示首肯變蹕性情信在是矣然
詞藻勝則糟粕律度嚴則拘窘能不脂韋於二
蔽之間而脫穎奇焉則天成自得超然何得無
之至於作止雍容聲容婉穆視溫柔敦厚之教
匪幾無論漢魏顧晉以後諸人自靖節翁之外
以未論也

太常博士凡全先生王公名深字身甫有落極
小詞疎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留與伴春終肯于
紅底怎看得夜色何處笛曉寒無奈力若在書
陽宮院一點點有人惜劉公潘夫受之已附此
詞於後村集詩話中亦備附之拙業雖然先
生文行表表一詞固何足為先生軒輊也予少
即登門以先公同生丙戌且相友善之故遂辱
撰先公墓銘誌中有文不遠岳而岳強以銘之
語當知前輩獎掖後進有如此也

一雙新夜雨來寒果看書只清坐
我理我一年心事半生中
本是由中箇纔出山來便希差手種青松應是
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話此薛沫沂
叔客中守歲詞也沂叔又客江湖瀕老懷歸遂
賦此詞晚於溪上小築扁木竹居迄就芝焉其
所為詩如新堤小泛柳斷橋方出煙深寺欲浮
早秋歸興歸心如病葉一片落江城鎮江逢尹
惟曉欲說事都忘相看心自知皆去唐人思致
不遠

應次遠字正子嗜酒疎曠嘗自賞其梅詞云香

陽山顧氏文房

意嬌春臘前粧點春風面粉痕木片一笑重相
見倚竹假松誰道羅浮遠寒更轉楚騷為伴韻
遠香篝暖語意細潤似不類其為人別去二十
餘年一見傾倒予戲謂正子君他文未必盡傳
異時容以梅蘭賞予刊藁否乎正子起謝且喜
以語之他友後不知其蹤跡何在殆亡久矣予
雖戲言顧不謂之然諾況何可藏項斯善也
吾鄉許左之右之二公兄弟落筆皆不凡左之
公後筆賦詞而趨于詳知苑有主誤入花深處

放直下酒盃乾便歸去又代他妓小詞憶你當
初惜我不去傷我如今留你不住去客聽此應
聽踏時效迄後謝如月在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一詞正歐陽居士所作要之前輩多一時美翰
要不容以浮薄議左之公也因思唐多才妓有
贈新第士人絕句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
桂枝香殊有風味使從假借當不傳載矣二許
公紹興間同歲籍學前二詞蓋休澣日漫游酒
邊作也

深雪偶談終

陽山顧氏文房

鍾嶸詩品卷上

梁征遠記室參軍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
 燭三才輝麗萬有靈低待之以致樂幽微藉之
 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
 卿雲之頌厥義夙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
 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百言之監觴
 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矢古詩眇邈人世
 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
 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美而吟詠靡聞從李
 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垂膺有婦人焉一人而已
 詩人之風類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准有班固
 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
 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
 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
 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
 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效爾復興鍾武前王風流
 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末嘉時貴黃老稍尚虛
 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
 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鍾嶸詩品卷上

鍾嶸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佛上之才製
 制其體劉越石仗濟明之氣質成厥美然彼眾
 我寡未能動俗遠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
 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騁
 劉郭陵轍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
 宣為魏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朝謝客
 為元嘉之雄類歷年為朝斯皆五言之靈是文
 詞之命世也夫四書文約易廣取法既便可
 多稱善者文繁而難少故世罕有為五言者文
 詞之難也

豈不以指事造形為難乎
 詩有六義為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夫已盡而
 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為
 物賦也如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
 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
 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顯若但
 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
 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
 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
 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

陽山顧氏文房

漢委辭宮或骨橫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
 戎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文士有解佩
 出朝 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聘傾國凡斯
 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發其義非長歌何
 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
 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
 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繞能勝衣甫就小學必
 心而馳驚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為容至使青
 腰子弟耻文不逮終朝黜級分夜吟吟獨觀
 焉警策衆觀終濟乎鍾表亦鍾表也鍾表事對
 為古拙請總昭素皇上人謂馳今古獨步而師
 鮑昭終不虞日中市朝滿學謝眺方得黃鳥度
 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宮搢
 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
 嗜慾商確不同沿灑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
 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
 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
 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校以實實誠多未值至
 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始均博奕方
 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

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為稱首沉八紘既奄
 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激漢魏
 而不顧吞晉宋於胷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
 別傑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古詩 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温
 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
 其外去者日以踈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
 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
 垂華實亦為驚絕矣人代真滅而清音獨遠
 漢魏 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怨者之
 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類身喪使陵
 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漢魏 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
 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
 其工矣
 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
 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稟溢今古卓爾不群
 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麟祥
 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瑟女工之有黼黻俾爾
 懷鈴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

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魏文學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雖潤恨少然自陳思已下楨稱獨步

魏文帝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憤愴之詞文秀而質藏存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曹步武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難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

情寄入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之註解法言其志

晉平原相陸機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瞻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規矩不貴錯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厭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

晉王門郎潘岳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翾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消穀僧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愛不佳陸文如

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為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晉黃門郎張協詩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蘢音韻鏗鏘使人味之喜不倦

晉謝靈運詩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冲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宋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為累曠謂若人興多才高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迴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終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治音種索道之家請索也

鍾嶸詩品卷中

梁征遠記室參軍鍾嶸

一品之中畧以世代為先後下以優劣為詮次
 又其人既注其文定今所遺言不錄者皆夫
 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奇博古
 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
 用事思君如流水既足則目高臺多悲風亦唯
 所見清晨登麗首菴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
 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類延謝
 莊九篇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
 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奇奇競須新事
 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
 拘牽補衲囊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
 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
 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疎而不切
 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肇虞
 女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
 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騫
 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
 榮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

陽山顧氏文房

輕欲辨彰清濁倚據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
 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甲
 變裁請寄知者爾

夫妻事既可傷文亦
 屢怨為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叙
 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
 奇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
 餘首殊美贍可觀若見其工夫不然何以銓衡
 羣君對揚厥弟者耶

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許直露才
 傷淵雅之致然託論清遠良有繁華亦未
 不奇巧用文字務為妍冶雖名高當代而疏亮
 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
 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
 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矣

何遜雪梅下後庭花
 平叔鴻鴈之篇
 風規見矣子荆零雨之外正長朔風之後雖有

陽山顧氏文房

累札良亦無聞季鷹黃華之唱正秋綠擊之良雖不具美而文彩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事同駁聖宜居中品

魏侍中憲璠詩 相襲魏文善為古語持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

晉清何守陸雲晉侍中石崇晉襄城太守曹遵 白馬干共折昆故稱二陸季倫顏遠並有英篇為而論之朝陵為最

晉大尉劉琨晉中郎劉湛詩 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懷辰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現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

晉和農太守郭璞詩 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說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為詩首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晉度都郎袁宏詩 彦伯詠史雖文體未適而鮮

明緊健去凡俗遠矣

晉處士郭泰晉侍中顧愷之宋謝世基宋參軍顧遵宋參軍戴凱詩 泰機寒女之製孤此直恨長康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世基橫海顧遵鴻飛戴凱人實貧羸而才卓官健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警拔吾許其進則鮑昭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僉曰宜哉

宋徵士陶潛詩 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欲其質直至如歡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詩 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湯惠休曰謝靈運如芙蓉出水顏如鉛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宋豫章太守謝瞻宋僕射謝混宋太尉袁淑宋徵士陶潛宋參軍王僧達詩 其源出於張華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媚趣課其

實錄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徵君太尉可託
乘後車征虜卓卓殆欲度驂騑前

末法曹參軍謝惠連詩 小謝才思富捷恨其闕
玉夙凋故長轡未聘秋懷持衣之作雖復靈運

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為綺麗歌謔風人第一
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

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
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東晉謝靈運詩 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
之詞得景陽之賦說含茂先之學綴骨節強於

謝混駢邁疾於顏延總四塞而擅美跨兩代而
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

不避危仄類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
齊史謝朓詩 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在

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
適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未

篇多曠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為後進士子之所
嗟慕眇極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

齊光祿江淹詩 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
於王徽成就於謝朓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

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口吾有筆在卿處
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
爾後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梁簡文帝范雲梁中書郎范曄詩 范詩清便宛
轉如流風迴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故

當茂於江淹而秀於任昉
梁代詩七助 彥昇少年為詩不工故世稱沈

詩任筆助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又亦道變若
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

助既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
效其如此弊矣

梁左光祿沈約詩 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詳其
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開

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未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
皆宗附之約于時謝朓未道江淹才盡范雲各

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功麗亦一時
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誦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

今翦除涇雜收其精要允為中品之第矣故當
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

鍾嶸詩品卷中

陽山顧氏文房

鍾嶸詩品卷下

梁征遠記室參軍鍾嶸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為體賦之才說精研
思千百年中而下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
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
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
堂上明月照高樓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
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
官商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
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
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
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頌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
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
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
襲積細微事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
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
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
蜂腰鶴膝間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
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尾叔夜雙鸞茂先寒夕
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上衡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鍾嶸詩品卷下

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
叔源離宴鮑昭成邊太冲詠史顏延入洛陶公
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
也所謂篇言之珠澤文彩之郢林

漢史班固其者廉頗矣漢上計趙壹詩孟堅

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文勝

託詠靈芝觀懷寄不淡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

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魏武帝魏明帝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獻不

如丕亦稱三祖

白馬與陳思答贈偉

長與公幹往復雖曰以廷扣鍾亦能開雅矣

晉書屬阮籍晉頌丘太守歐陽建晉文學應

璩中書令裕舍晉河南太守阮佃晉信申裕

晉書黃閔東據元瑜堅石七君詩並平典不失

古體大檢似而二嵇微優矣

晉書張載晉司隸傅玄晉太僕傳成守中終

魏散騎侍郎夏侯氏孟陽詩乃遠慙厥弟而近

超兩傅長虞父子繁富可嘉孝冲雖曰後進見

重安仁熙伯挽歌唯以造哀爾

陽山顧氏文房

晉征南將軍杜預言廷尉 宋嘉以來清虛在俗下武子事詩貴

道家之言爰泊江表玄風尚備真長仲世恒庚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稱善恬淡之詞

晉東陽太守殷仲之 晉宋之際始無詩于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為華綺之冠

宋尚書令傅亮 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持進撰詩載其數首亦復平矣

宋何長命 羊曜潘大書事范雅詩乃不稱其才亦為鮮舉矣

宋孝武帝宋南平王 樂末建平王宏孝武詩影文織采過為精密為二藩希慕見稱輕巧矣

宋光祿勳莊 希逸詩氣候清雅不逮於袁然興焉則長良無鄙促也

宋御史中書令史陵修之 宋典何令任暈緒末越騎戴去興蘇陵任載並著篇章亦

為摛紳之所嗟詠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

宋監書區惠恭 惠恭本胡人為顏師伯幹類為詩筆輒偷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

陽山顧氏文房

及大將軍修此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惠恭時性共安陵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且可以為謝法曹造遣大將軍見之賞歎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此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

齊惠休上人 齊道猷上人齊釋寶自惠休淫靡精過其才世遂及之鮑昭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昭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庾白二胡亦有清句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憇其家會廓亡因切而有之廓子寶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

齊高帝 齊征北將軍末齊太尉王天惠齊高帝詩詞藻意深無所云少張景云雖謝文體頗有古意至如王師文憲既經國圖遠或忽是雕

齊黃門謝超宗 齊陽太守丘靈鞠齊給事中郎劉祥齊司馬長史檀超齊正員郎鍾憲齊諸

管令類謝齊齊大顧則 恒謝七君並祖襲類

延欣欣不憐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從祖正員

常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唯此諸

陽山顧氏文房

陽山顧氏文房

人傳頌陸體用固執下如頌諸君時時來擊

齊參軍毛伯成齊朝請吳邁遠齊朝請許謐之

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悵吳善於風人答贈詩

長於短句詠物湯休謂遠云吾詩可為六詩父

以訪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為賤兒

齊鮑令暉齊韓蘭英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

擬古尤勝唯百願遙矣昭常答孝武云臣妹才

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蘭英綺密甚有

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

葉則玉階之賦統素之辭未許多也

齊司徒長史張融齊詹事孔稚珪思光紆緩誕

放縱有乖文體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促德璋

主於封谿而文為彫飾青於藍矣

齊寧朔將軍王融齊中庶子劉綸元長士章並

有盛才詞美英淨至於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

短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卧龍

齊僕射江祐祐詩倚倚清潤常祀明靡可懷

齊記室王巾齊綏遠太守十彬齊瑞溪令下錄

王巾二十詩並愛奇嶄絕慕袁彦伯之風雖不

弘綽而文體勤淨去平美遠矣

齊諸暨令張敬報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常語徐

太休詩云我詩有生氣須人促着不爾便飛去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梁中書郎范縝欣泰子真

並希古勝文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

梁方不匿歌觀厥文緯具識丈夫之情狀自製

未優非言之失也

梁帝侍處長梁建陽令江洪于陽詩奇句清拔

謝朓常嗟頌之洪雖無多亦能自迥出

梁步兵鮑行卿梁晉陵令孫登行卿少年甚擅

風謔之美察最幽微而感賞至到耳

鍾嶸詩品卷下終

正海丁丑長洲
棟川顧氏唯

本事詩序

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
慨行懷徒作諷刺雅言著於雖詳書盈厨溢閣
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鍾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
因采爲本事詩凡七題猶四始也情感事感高
逸怨憤徵異徵咎嘲戲各以其類聚之亦有獨
掇其要不全篇者感爲小序以引之貽諸好事
其有出諸異傳惟錄疑非是實者則畧之拙俗
鄙俚亦所不取聞見非博事多闕漏訪於通識
期復續時之光啓二年十一月大駕在襄中前
尚書司勳郎中賜紫金魚袋孟啓序

本事詩目錄

情感第一

事感第二

高逸第三

怨憤第四

徵異第五

徵咎第六

嘲戲第七

目錄畢

本事詩

情感第一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未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照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愛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照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照以合之仍題詩曰照與人俱去照歸人不歸無復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名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為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宮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唐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

陽山顧氏文房

藝色為當持第一知之寵待為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即留無復還理知之痛憤成疾因為詩寫以縑素厚賂閣守以達窈娘得詩悲惋結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干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為君盡時載

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獄八月死

寧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織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目淚不共楚王言

開元中頒賜邊軍纈衣製於官山有貞士於短

陽山顧氏文房

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
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着
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
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
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
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
身緣邊人皆感泣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關於毬場有
士子容止可觀進趨淹雅滔名問之曰所業
者何曰學為詩問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內

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
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
漬梳檀試留青黛看迴日畫眉看又令代妻
作詩答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
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酒遺
以束帛放歸

顏況在洛乘門與三詩友遊於苑中坐流水上
得大梧葉題詩上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
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
亦題葉上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深宮鶯亦悲

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
詩欲寄誰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尋春又於
葉上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
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
取次行

韓晉公鎮瀾西戎昱為部內刺史

失州郡有酒

妓善歌色亦爛妙昱情屬甚厚荆西樂將聞
其能白晉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
為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
既至韓為開筵自持盃命歌送之遂唱戎詞

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邪悚然起
立曰然淚下隨言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為之
憂危韓名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番情郡妓
何故不知而名置之成余之過乃十管之命
妓與百繡即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
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鶯又住渾相識欲別
頻啼四五聲

韓翃少負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孤貞靜默所與
遊皆當時名士然而幕門主賓室唯四壁隣
有李將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韓同飲韓以

李豁落大丈夫故常不逆既久愈狎柳每以暇日隙壁窺韓所居即蕭然葭父聞客至必名人因乘間語李曰韓秀才窮甚矣然所與遊必聞名人是必不久貧賤宜假借之李深領之問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從坐接韓韓殊不意懇辭不敢當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間一言道合尚相許以死况一婦人何足辭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謂韓曰夫子居貧無以自振柳資數百萬可以取濟柳淑人出其事夫子能盡其操即長揖而去韓追讓之顧况然自疑曰此臺達者昨暮備言之矣勿後致訝俄就柳居來歲成名後數年淄青節度侯希逸奏為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期至而迂之連三歲不果迂因以良金買練囊中寄之題詩曰章臺柳章臺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復書答詩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幾使君來豈堪折柳以色顯獨

陽山顧氏文房

居恐不自免乃欲落髮為尼居佛寺後錫候希逸入朝尋訪不得已為立功番將沙吒利所劫寵之專房翊悵然不能割會入中書至子城東南角逢犢車緩隨之車中問曰得非青州韓員外耶曰是遂披靡曰某柳氏也失身沙吒利無從自脫明日尚此路還願更一來取別韓深感之明日如期而往犢車尋至車中投一紅巾苞小合子實以香膏嗚咽言曰終身未訣車如電逝韓不勝情為之雪涕是日臨淄大校數酒於都市酒樓遂韓韓赴之悵然不樂座人曰韓員外風流談笑未嘗不適今日何慘然邪韓具話之有虞候將許俊年少被酒起曰察嘗以義烈自許願得員外手筆數字當立置之座人皆激贊韓不得已與之俊乃急裝乘一馬牽一馬而馳逕趨沙吒利之第會吒利已出即以入曰將軍墜馬且不救遣取柳夫人柳驚出即以韓扎示之披上馬絕馳而去座未罷即以柳氏授韓曰幸不辱命一座驚嘆時吒利初立功代宗方優借大權禍作闔座同見希逸白其故

陽山顧氏文房

希逸扼腕奮髯曰此我往日所爲也而復能之立修表上聞深罪沙吒利代宗稱歎良又御批曰沙吒利宜賜絹二千匹柳氏却歸韓翃後事罷開居將十年李相勉鎮夷門又署爲幕吏時韓已遷幕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端目爲惡詩韓翃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木職事避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書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食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書就韓曰韓翃狀報制誥關人中書兩選名德不顯出又請之且求聖旨所與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官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章又賀曰此非員外詩也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自韓復爲汴職以下開成中余罷梧州有大梁風將趙唯爲嶺外刺史年將九十矣耳目不衰適梧州言大梁往事述之可聽云此皆目擊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本事詩

之故因錄於此也

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構隙事在別錄時於荆溪遇風漂沒二子悲感之中復懼李之讎已投長棹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因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感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張感銘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歡醉張嘗爲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目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以精染酒題詞盤上妓深曉之李既至張持杯不樂李覺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平令妓夕就張郎中張與楊虔州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即鄺相之女有德無容楊未嘗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必諧君心張深言之既婚殊不愜心楊以笏觸之曰君何太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

陽山顧氏文房

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癡楊歷數求名必
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則我
醜婦君詎不聞我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
曰特甚張大笑遂如初張既成家乃詩曰杜
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
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為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
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
錮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
髮髻梳頭官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

慣渾開事斷盡江南刺史賜李因以妓贈之
髮髻字亦作低墮並上聲古今注言即墮馬
之遺傳也

大和初有為御史分務洛京者子孫官顯隱其
姓名有妓善歌時稱尤物時太尉李逢吉留
守聞之請一見特說延之不致辭盛粧而往
李見之命與眾姬相面李妓且四十餘人皆
處其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以疾辭遂罷坐
信宿絕不復知怨歎不能已為詩兩篇投獻
明日見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詩曰三山

陽山顧氏文房

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踪尚可尋青鳥去時雲
路斷嫦娥歸處月官深紗窗暗想春相憶書
牋誰憐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應應偏照
兩人心前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
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庄一畝之宮而
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
隙窺之問曰誰耶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
渴求飲女人以杯水至開門設欸命坐獨倚
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

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曰注者久之崔辭去
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睜眦而歸示後
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
徑往尋之門墻如故而已鎖局之因題詩於
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秋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
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
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邪曰是也又哭
曰君殺吾女護驚起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
笑知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所

陽山顧氏文房

去此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
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一女所以不
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殯得非
君殺之耶又特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尚
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視曰某在
斯某在斯頃與爾目半日復活矣父大喜遂
以女歸之

事感第二

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
數闕有唱李嶠詩者去書其樂華能幾時山

川蒲目淚沾衣不見紙今分水上唯存年年
秋鴈飛時上春秋已高問是誰詩或對曰李
嶠因凄然涕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真才子
也又明年幸蜀登白衛樓覽眺久之又歌是
詞復言李嶠真才子不勝感歎時高力士在
側亦揮涕久之

劉尚書自屯田自外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
徵還方春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
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
盡是劉郎去後栽其詩一出傳於都下有素

疾其名者白於執政又誣其有怨憤他日見
時幸與坐慰問甚厚既辭曰近者新詩未
免為累奈何不數日出為連州刺史其自叙
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為屯田員外時批觀
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至荆南又貶朗州司
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
仙桃滿觀盛如紅霞遂有前篇以記一時之
事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為主客郎中重
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於
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懷舊事時大
和二年三月也詩曰百畝庭中半是昔年花
靜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今
獨來

元相公植為御史奉使東川於巴城題黃明府
詩其序云昔年曾於解縣飲酒余嘗為賦錄
事嘗於寶少府廳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令連
飛十數航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
虞卿黃丞也此後絕不復知元和四年三月
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襄城望驛有大池樓榭
甚盛逡巡有黃明府見迎瞻其形容髣髴似

識問其前銜即往日之逃席黃丞也說向前
 事黃生惘然而悟因饋酒一樽繼舟請余同
 載余不免其意與之盡歡偏問座隅山水則
 褒如所奔走城在其左諸葛所征之路次其
 右感今懷古作贈黃明府詩曰昔年曾過
 黃令因飛紉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遊依那
 迷姓字即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鄉
 明便邀同榻坐兼共榻一作船行酒思臨風
 亂霜後掃地平不看深淺亦會情古今情還
 迤七盤路破陀數大城花疑曩女笑移想武

侯征一種埋幽石老開千載名

白尚書婦人焚素香歌妓人小蠻善舞會為詩

曰櫻桃美素口楊柳小蠻腰手就高過而小

蠻方豐艷因為楊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

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末豐坊東南

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

上問誰詞末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之遂因

東使命取末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

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為詩一章其末句云定

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尤中添兩枝

陽山顧氏文房

李章武學識好古有名於時大和末勅僧尼試
 經若干紙不通者勒還俗章武時為成都少
 尹有山僧來謁云禪觀有年未嘗念經今被
 追試前業棄矣願長者宥之章武贈詩曰南
 宗尚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有經好去苾芻
 雪水畔何山松栢不青青主者免之而去
 詩人許渾嘗夢登山有官室凌雲人云此巖齋
 也既入見數人方飲酒招之至暮而罷賦詩
 云睡入瑤臺霧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
 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復夢至
 其處飛瓊曰子何故顯余姓名於人間座上
 即改為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高逸第三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

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為文出蜀道

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為謫仙解

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問日由是稱譽光

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

壯鬼神矣故杜子美贈詩及焉曲曰姑蘇臺

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

陽山顧氏文房

畢西山猶銜半邊日金盡一丁漏水盡起首
 秋月墮江波東方漸高柰樂何或言是烏夜
 啼二篇未知孰是故兩錄之烏夜啼曰黃雲
 城邊烏欲栖歸飛鴉鴉枝上啼機中織錦秦
 川女碧紗如煙隔窓語停梭向人問故夫欲
 說遼西淚如雨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
 先復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
 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故
 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與寄深微五言不
 如四言七言又其靡麗便求於聲調作優
 幾故盧杜曰鶴嶺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
 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從前作詩苦蓋
 諷其拘束也玄宗聞之名入翰林以其才
 藻絕人器識兼茂便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
 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
 景豈可獨以聲伎為娛倘時得逸才詞人詠
 出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
 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薄聲律謂
 非所長命為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
 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本事詩

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內臣殿扶之
 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
 其前白取筆杼思晷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
 加點筆迹道利風狀龍犀律度對屬無不精
 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
 巢翡翠珠殿宿鴛鴦選伎隨雕壘徵歌出洞
 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文不盡錄常出
 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疎縱乞歸上亦以非
 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
 以永王招禮果爾於夜郎及放還卒於宣城
 杜所贈二十韻備叙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
 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
 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
 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八寺有禪僧
 擁褐獨坐與之語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
 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果捷
 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
 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
 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陽山顧氏文房

五二三

杜為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伎
豪華為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
大開筵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杜持
憲不敢邀置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
得已馳書方對花獨酌亦已酣暢聞命遽來
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餘人皆絕艷殊色杜
獨坐南行盱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
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疑睇良久曰名不
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迴首破
顏杜又自飲三嚮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

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
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闊逸傍若無人杜登科
後俾遊飲酒為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
織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
行名後又題詩曰航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
春不負公今日吳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
風

怨憤第四

宋考功天后朝求為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
以見其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

陽山顧氏文房

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
則大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
調但以其有口過甚以之問患齒疾口常臭
故也之問終身慙憤

吳武陵有文筆才而強悍激訐為人所畏嘗為
部內刺史賊匪狼籍勅令廣州幕吏鞠之吏
少年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
憤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鷓鴣風高下視
鷓鴣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
蓬蒿

開元末宰相李適之疎直坦夷將譽甚美李林
甫惡之排誣罷免朝客來難知無罪詰問甚
稀適之意憤且飲醉酣且為詩曰避賢初罷
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李
林甫愈怒終遂不免

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學精識深器
之林甫嫉之若讎曲江度其巧譎慮終不免
為海燕詩以致意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
來豈知泥滓濺祇見玉堂開綉戶時雙入華
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亦終退

陽山顧氏文房

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方下第或謂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尤極遂於中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蒼苔微花落秋風後荆棘滿庭君始知由是人皆惡其侮慢不避故卒不得第憾而終

徵異第五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復娶李氏悍怒狠戾虐遇五子日鞭箠之五子不堪其苦哭於其母母忽於冢中出擿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念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冢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承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於連帥帥上聞勅李氏決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

宋孝功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吟行且為詩曰鷺宿鬱老崖龍君隱寂家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老

僧點長明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答曰弟子業詩適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即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淞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道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遲霜薄花更發水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僧所贈句乃為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曰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戮二人者亟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為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

出處會通 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臣僕為名故人多護脫之

韓吏部作軒轅彌明傳言嘗與文友數人會宿有老道士形貌瓌異自通姓名求宿言論甚奇既及飲酒衆度其必不留情於詩因聯句詠爐中石罌將已困之其首唱曰妙匠琢山

骨刺中事調烹至彌明自云不善俗書書別人多不識遣人執筆吟曰龍頭縮齒蠶豕腹
 漲膨停座客無不歎異會人思竭不能復讀
 彌明連足成之有微吟者其聲淒苦彌明詠
 中譏侮之曰仍於蛭蚓竅更作蒼蠅聲狀嬰
 之聲既已酷似譏微吟者亦復著題皆大驚
 伏須臾倚壁而睡鼻中大軒其聲如雷座人
 異且畏之咸避就寢既明夫之莫知所在
 元相公積為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
 名輩遊意思小斷花下為詩書元曰花時同
 醉破新愁醉折花枝作酒籌
 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襄陽來書
 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
 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
 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歎
 馬相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州殊
 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
 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幾竹為
 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
 去即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聽吟者數四遣

人邊問即已夫之後自黔南入為大理卿遷
 刑部侍郎判鹽鐵遂作相

徵答第六

詩人劉希夷嘗為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
 花開復誰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歎復遺思逾
 時又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又惡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兩留之果以
 來春之初下世

崔曙進士作明堂火珠詩贖帖曰夜來雙月滿
 曙後一星孤當時以為警句及來年曙卒唯

一女名星星人始稱其自識也

范陽盧獻卿大甲中舉進士詞藻為同流所推
 作愍征賦數千言時人以為庾子山哀江南
 之亞今諫議大夫司空圖為注之連不中第
 薄遊衡湘至郴而病夢人贈詩曰上集郊原
 古青山唯四鄰扶疎遠臺榭寂寞獨歸人後
 旬日而歿郴守為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空皆
 符所命

嘲戲第七

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顧延之曰

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
陳王何足尚邪延之對曰誠如聖旨然其曰
美人兮邁音信闊隔千里今共明月知之不
亦晚乎帝深以為然及見希逸對曰延
之詩云生為長相思歿為長不歸豈不更加
於臣邪帝拊掌竟日

國初長孫太尉見歐陽率更姿形麼陋朝之曰
從膺成山字埋有長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
一獼猴詢亦酬之曰宗頭連背暖漫襦畏肚
寒祗緣心混混所以面團團太宗聞之而笑

曰詢此朝曾不為皇后邪

則天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
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
兵以禦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郊畏懦而
遁懿宗短陋元一朝之曰長弓短度蕭蜀馬
臨高踰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着
賊騎者向南趨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
馬邪何故騎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是夾豕
走也則天乃大笑懿宗怒曰元一夙構貴欲
辱臣則天命賦詩與之懿宗請賦葦字元一

立嘲曰裏頭極草草掠髮不葦葦未見桃花
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歡故懿宗不能
侵傷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
遇互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
為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
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
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
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
與拊掌而笑

詩人張祜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始來謁
才見白白曰久欽籍嘗記得君款頭詩祜愕
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
雀羅衫付阿誰非款頭何邪張頓首微笑仰
而答曰祜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
祜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
目連變何邪遂與歡晏竟日

沈佺期曾以罪謫遇恩官還秩朱紱未復嘗內
晏群臣皆歌迴波樂撰詞起舞因是多求遷
擢佺期詞曰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

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中宗即以緋魚賜之崔日用爲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湏有特恩內宴中宗命群臣撰詞曰臺中鼠子直湏諧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燈暗污張五還來醫帶報韓三莫浪語其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責郤猫兒相報上中宗亦以金魚賜之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得妬談畏如嚴君嘗謂之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粧粉或黑視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時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祗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來帛賜之

本事詩畢

德隅齋畫品

香客入朝圖

濟北李 薦 方叔

梁元帝為荊州刺史日 粉本魯國而上三十有五國皆寫其使者欲見胡越一家要荒種落共來王之職其狀貌各不同然皆野性浸陋無華人氣韻如丁簡公家凌煙功臣孔子七十門人小樣亦唐朝粉本形性能度人人殊品畫家蓋以此為能事也此圖題字殊妙高昌等國皆注云貞觀某年所滅又篆氣韻闊立本所作職貢圖亦相若得非立本摹元帝舊本乎或以謂梁元帝所作傳至貞觀後人因事記於題下亦未可知然畫筆神妙不必較其名氏或梁元帝或閻立本皆數百年前第一品畫也紙縫有褚長文審定印章長文鑒畫有名千古定然知非此不凡也

大悲觀音像

唐大中年范瓊所作像軀不盈尺而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穩如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陽東津大悲化身自作畫像意韻相若蓋臂多雖多方右對偶其意相應混然天成不見其有餘所執

陽山顧氏文房小說 德隅齋畫品

諸物各盡其妙筆跡如縷而精勁溫潤妙窮毫釐其盧楞伽曹仲宣之徒歟

春龍起蟄圖

蜀文成殿下道院軍將孫位所作山臨大江有二龍自山下出龍蜿蜒躡首雲間水隨雲氣布上雨自瓜瓞中出魚鰈隨之或半空而墮一龍尾尚在穴前踞大石兩躡舉首望雲中意欲俱往為瓜如腥草木盡靡波濤震駭澗谷瀾漫山下橋路皆沒山中居民老小聚觀 戶闌人人驚畏若屋顛墜筆勢超軼氣象雄放非其胸中為落不瓦能窺神物變化窮究百物情狀未易能也位後名異蓋遇異人得度世法信乎非俗士也

樓居仙圖

郭忠恕怨先所作中書令趙韓王普思默堂印相國王冀公欽若太原欽若圖書作石似李思訓作樹似王摩詰至于屋木樓閣怨先自為一家最為獨妙棟樑楹榭望之中虛若可提足闌楯櫺戶則若可以捫歷而開闔之也以毫計寸以分計尺以尺計丈增而倍之以作六字皆中規度曾無小差非至詳至悉委曲於法度之內者不能也然怨先

陽山顧氏文房

仕於朝跡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寓海島
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圖寫樓居乃如此精密非
徒精密也蕭散簡遠無塵埃氣東坡先生嘗為之
贊長松參天蒼壁挿水縹緲飛觀憑欄誰子空蒙
寂歷烟雨滅沒恕先生焉呼之或出非神仙中人
孰能知神仙之樂而審於畫也予嘗見恕先清泰
元年所作盤車圖粉本水磨大圖今并此圖最能
知其妙處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
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者乎其為人無法度如彼
其為畫有法度如此則知天下妙理從容自能中
度使恕先規度量而為之則亦疲矣恕先亦為規

仙游圖

唐關同所作故相國丁公印章在焉同畫山水入
妙然於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王人物
此圖神仙翼所作也大石叢立屹然萬仞色若精
鐵上無塵埃下無糞壤四面斬絕不通人迹而深
巖委澗有樓觀洞府鸞鶴花竹之勝杖履而遨遊
者皆羽毛飄飄若仰風而上征者非仙靈所居而
何石之並者左右視之各見其圓銳長短遠近之
勢石之坐卧者上下視之各見其方圍廣狹薄厚

陽山顧氏文房

之形筆墨畧到便能移人心目使人必求其意極
此又足以見其能也

鶴竹圖

南唐朝霸府之庫物舊有集賢院印章梅翰林詢
塗去故印後用梅昌言印以蓋之徐熙所畫也藁
生竹條根幹節葉皆用濃墨麓筆其間櫛比畧以
青綠點拂而其稍蕭然有拂雲之氣兩雉馴啄其
下羽翼鮮華啄欲鳴距欲動地近時畫師作翎毛
務以疏渲細密為工一羽雖似而舉體或不得其
大全雜羽毛不復疏渲分布衆采映帶而成生意
真態無不具非造妙自然莫能至此

棘鷄柘條銅嘴

皆南唐鍾隱所作隱天台人以其隱於鍾山遂為
姓名蓋處士也畫筆高澹簡遠工於用墨筆跡混
成外無稜刺木耳鳥羽皆用淡色意就而成世俗
畫鷄狸鷹兔鷄雉鷓鴣雀之類皆作禽奮搏擊之狀
欲示其猛隱所作鷄子坐枯枝上貌甚閑暇注目
草中之鷓其意欲取蹲縮作得兵家所謂鷲鳥之
擊必匿之形使人想其霜拳老足必無虛下也世
俗銅嘴多作環子豔婦瓊籠承續以為之飾雖或

陽山顧氏文房

工巧而凡猥可憎。聽作銅嘴坐朽條。上有得陰
忘之意。傍有大樹蒼皮鮮。下有蕪竹茂密春風
野色。駘蕩在自然。老樹歌卧不見條。杖竹枝維多
景若未盡。當是金陵霸府中。大屏之一扇。或大圖
之一幅。筆墨相若。而景物與此連屬。疑為此畫之
旁軸。惜乎不能觀其全也。

榮感像

朱髮森然上衝冠。荷長戟。貌甚忿怒。口鼻出息煙
焰。皆飛然氣息超然。有天人之意。

應感公像

秦蜀守李冰之子。開二江制水。在蜀人德之。祠於
灌口。二郎者也。風貌甚都。威嚴酸然。挾彈遊府。

成廟食之氣

雪鍾馗

破巾短褐束縛一鬼。荷於擔。端行雪林中。想見武
乘不第胸中未平。又怒鬼物擾人。擒捕擊縛戲用
錘。也皆孫知微所作。知微華陽真人。有專行高
意。於盡隱者也。筆墨神妙。起然度。感眾人。乘崖公
詠。鍾馗。聞其名。欲一見之。終不可致。張公云。在
儂舍。飲。亟。損。車。騎。却。鳴。騶。往。詣。之。即。投。閣。遁。去。乖。

崖公還朝出劔關。逢一村童。持知微書。負一篋。迎
道。左書曰。公所喜者畫也。今以二圖為獻。問知微
所在。即曰。適一山人。以書授我。信去已遠矣。張公
益歎其高。余外會祖正惠馬公。知節守成都。知微
日居府中。相從甚喜。得畫最多。馬公解所服金帶
贈之。即繫於紵袍上。人見其標。輒蕭散白衣金帶。
皆以為孫思邈。李太白也。馬公在前朝貴人中最
名。誠蓋一時公卿家。畫往往聽其審定。蓋久與知
微。誦得辯之要故也。

大佛像

蜀張南本所作也。世之畫史。但能為物之定形。故
水火之狀。難盡其變。始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
皆得其法。南本以為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
獨得其妙。今此辟支佛。結跏趺坐。火周其身。筆氣
森然。得人之性。觀者以煙飛電。烈烈有焚林燎
原之勢。佛以定慧力坐其間。安然不動。則毫末小
利害。足以動其心乎。為之偈曰。大士坐禪心。若
水。身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
火相忘。何生何滅。吾觀若人。孰懼燒劫。

寒庵曝背圖

蜀畫監所作即黃也筆墨老硬無少柔媚監平時所作雀竹魚蟹龍亦皆淡色鮮華以示其巧此獨為水墨枯林之下一飽盤踞曳尾而行若春雷之動餘寒未去負朝陽以曝其背有舒緩彎跲之趣甚樂頃在丞相尤公家見監一飽筆與此無異但其色光澤水旁之草方茂蓋方自水中出又非寒時其狀不得不殊故觀者當審其畫時用意也

正坐佛

唐趙公祐所作予遠祖相國衛公為浙西觀察使幕中僚也世俗畫佛菩薩者或作西域相則髮髻鬢鬢鼻點目一如胡人或作莊嚴相妍柔慈好奇衣寶服一如婦人皆失之矣公祐所作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具而慈悲威重有巍巍天人師之容筆迹勁細用色精密練素暗腐而丹青不渝真可寶也

玉皇朝會圖

蜀石恪所作天山靈官金童玉女三官太一七元四聖經緯星宿風雨雷電諸神岳瀆君長地上地下土者皆集於帝所玉皇大帝南面端冕而坐眾神仰首承望清光見之者神爽超然如在平遙

陽山顧氏文房

明殿中也恪性不羈滑稽玩世故畫筆豪放出入繩檢之外而不失其奇所以作形相或醜怪奇佻以示變水府官吏或鱗魚蟹於胥以俾觀者頃見恪所作翁媪啻醋圖賽真撮一以明其酸又嘗見恪所作鬼百戲圖鍾馗夫婦對案置酒供張果有乃執事左右皆述其情態前有大小鬼數十合樂呈伎倆由盡其妙此圖玉皇像不敢深戲然猶不免懸噤欲調後人之一笑也

渡水牛出林虎

晉宋梁道士顧麟畫所作餘序不詳遊山坡地青林深處牛與牧人情味俱遠筆簡意盡氣韻蕭爽與戴嵩韓混所畫未知其孰賢也歸真畫虎毛色明潤其視眈眈有威加百獸之意嘗作棚於山中六木上下觀虎欲見真態又或白衣虎皮跳躑于庭以思做其勢今觀此圖非心識意解未易其自然也

補陀觀音像

蜀勾龍奕所作具天人種種殊相寶珠纓絡銖衣紺髮使人瞻之敬心自起筆氣清潤意通幻妙所居補陀伽山在海岸孤絕處烟巒雲密佳氣藹然

陽山顧氏文房

予嘗與德麟雨後望襄陽鳳林諸山氣象畧相似
頗恨是中無此大士也

紫微朝會圖

朱梁時將軍張圖所作帝被袞執圭五星七曜七
元四聖左右執侍十二宮神二十八舍星各居其
次乘雲來下其容色皆端敬其服章皆嚴謹道家
謂玉皇大帝為衆仙天子紫微大天帝為衆星天
子觀此圖者知君臣之義雖九天之上亦未嘗廢
也圖作衣文不思吳衣當風曹衣出水之例用濃
墨畫舞臺草書題製飛動勢其豪放至於作面與
手及諸服飾儀物則用細筆輕色詳緩端慎無一
畧及亦一家之妙用

乳虎圖

宣城包鼎所作絹素雖破而毛色淋漓如新包氏
以虎世其家而鼎之所畫居最虎天下之至猛於
牽制父子牝牡之情則雖威而不怒荒榛赤草鳥
噪其上兩虎引子而行意甚安佚其雄前行觀其
意山亦有禦衛之意小虎爪牙未備已有食牛之
氣但吞噬之獸夫婦父子相從而群行人或遇之
誠可懼也

被髮觀音交相

在水中石上襲衣寶絡被髮按劍而坐非近時所
能為必五代或晚唐名畫所作筆細而有刀似吳
道玄獨設色太重衣上花文不類吳筆或云朱繇
疑或是也觀世音開聲以示現今此形相世所罕
作吾弗知其為何等身得度故現此身而為說也

歸龍入海圖

毗陵戚化元所作筆力嶄嶄善作風浪起伏之勢
令人心目眩漾一龍蜿蜒翔于水上然先後之浪
皆筆末有翻湧瀟瀟之形雲氣雖從然不自水出
卷尾而知之曰此非游龍出海圖乃歸龍入海圖
也因以名之

菡萏圖

趙昌作菡萏善畫花設色明潤筆跡柔美國朝以來
有名於蜀士大夫舊云徐熙畫花傳花神趙昌畫
花寫花形然比之徐熙則差劣其後譚宏三友之
筆皆弗逮也蓮荷花生泥汗之中出於水而不着
水昌此花標韻清遠能識此意耳

長帶觀音

龍眠居士李伯時所作名公麟登進士第以文學

有名于時學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籍籍有聲博求鍾鼎古器珪璧寶玩森然滿家雅好畫心通意微真造玄妙蓋其天才軼舉皆過人也士大夫以謂鞍馬愈於韓幹佛像可近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非過論也今觀此像固非世俗可以彷彿而紳帶特長一身有半蓋出奇玄異使世俗驚惑而不失其勝絕處也此見伯時為延安呂觀文吉甫作石上卧觀音像前此未聞有此樣亦出奇也唐閻立本楊炎能畫不害其為貴人王維鄭廣能畫不害其為賢士國朝無能畫之宋郭中復古與伯時皆能畫何傳於古耶宗室光熾防禦使令穰宇大年予雖未之識然雅聞有美才高行讀書能文自少善作山水士大夫家往往有之以為珍玩大年與德麟同出太祖皇帝之後於德麟為兄早器重以故德麟所收皆大年平時所得意者大年用五色作山水竹樹鳧雁之類有唐朝名畫風調江都王鞍馬滕王蛺蝶圖皆唐宗室之妙畫可與之方駕並游矣乃知貴人天質自異所專習則必度越流俗也

德隅齋畫品終

畫白齋
本重雕

陽山顧氏文房

梁中書侍郎虞 荔 纂

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使九枚貢九金鑄九鼎於荆山之下于昆吾氏之墟白若甘撓之地圖其山川奇怪百物而為之備使人知神數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沸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九鼎既成定之國都桀有亂德禹遷于啟載祀六百殷紂暴虐禹遷于周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大所命也及周王 鑄大表鼎淪入泗水秦始皇之初見於彭城大發徒出之不能得焉

金華山皇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大如十石甕像龍騰雲百神炳獻滿其中文曰真金作鼎百神率服複篆書三足

漢孝景帝鑄一鼎名曰食鼎高二尺銅金銀雜為之形若瓦甕無足中元六年造其文曰五熟是滋君王膳之小篆書

武帝登泰山鑄一鼎高四尺銅銀為之其形如甕有三足太始四年造其文曰登于泰山萬

壽無疆四海寧謐神鼎傳芳大篆書

元鼎元年汾陽得寶鼎即吾丘壽王所識之鼎高一丈二尺受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為之四面蛟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象紀靈圖未然之狀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臻侍山伏其靈海伏其異此銘在底下又別有銘或浮或沉皆古文複篆此上古之鑄造也總有九枚

昭帝元平元年於藍田覆車山鑄一鼎高三尺受五十斗刻其文曰宜君王如四旁調撥味去

腥傷小篆書三足

廢帝賀以天鳳六年登位廢為海昏侯鑄一小鼎貯酒其形若甕四足受二斗其文曰長滿上小篆書

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仙掌鑄一鼎高五尺受四斗擬承甘露刻其文曰萬國伏貽長文鑄神鼎承天酒三足小篆書又建章宮銅人生毛以為美祥作一金鼎埋之本宮

元帝初元二年鑄一鼎大如甕無足其文曰黃帝膳鼎小篆書

成帝綏和元年句奴平鑄一鼎其文曰寇盜平黃河清八分書三足高五尺六寸

哀帝元壽元年鑄一鼎貯酒高四尺三足其文曰群臣元日用醴賜小篆書

平帝元始五年鑄一鼎受二斗其文曰樂鼎三足八分書

王莽建國元年鑄一大鼎高一丈其文曰建國鼎莽自書埋之漸臺又作一鼎其文曰君臣之鼎並小篆書三足

後漢光武建元元年鑄一鼎其文曰定天下萬物伏小篆書三足高九尺

明帝永平十年鑄一鼎於洛水高六尺其文曰蛟龍伏大篆書三足又鑄一鼎於穀水高五尺其文曰穀洛小篆書四足

章帝元和二年於北嶽鑄一鼎高四尺無足其文曰鎮地鼎小篆書

漢帝延光四年鑄一鼎於少室山其文曰承露鼎小篆書四足

順帝永建六年鑄一鼎於伊水名曰魚鼎高四尺三足

陽山顧氏文房

靈帝嘉平元年鑄一大鼎埋之魏都其文曰儒鼎古書三足

漢宣儀曰開陽門夜直樓上帝因作一鼎其文曰在鼎一足如馬蹄

蜀先主章武二年於漢川鑄一鼎名曰克漢鼎埋之丙穴中八分書三足又鑄一鼎沉於永安水中紀行軍奇變又於成都武侯山埋一鼎名曰受禪鼎又埋一鼎於劔口山名曰劔

山鼎並小篆書皆武侯迹又時龍見武陽之水九日因鑄一鼎像龍形沉水中

蜀章武三年先主作二鼎一與魯王文曰富貴昌宜侯王一與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並古隸書高二尺

魏武帝鑄一鼎於白鹿山高一丈紀征伐戰陣之能古文篆書四足更作鼎於太子名曰孝鼎畫刻古來孝子姓名小篆書

文帝黃初元年鑄受禪鼎其文曰受祚鼎小篆書

明帝太和六年鑄一鼎三足名曰萬壽鼎小篆書

陽山顧氏文房

吳孫權黃武元年於彭蠡水沉一鼎其文曰百
神助陽侯伏三足大篆書又獵於樊山見一
姥問得何獸答曰得一豹曰何不截尾遂為
姥立廟并作一鼎文曰豹尾鼎

孫亮建興元年於武昌鑄一鼎其文曰鎮山鼎
小篆書三足

孫皓鑄一鼎於蔣山紀吳之曆數八分書
晉懷帝永嘉六年鑄一鼎沉於瓜步江中無又
字鼎似龜形

宋王劉裕晉末初三年從秦中還紀功鑄一鼎
於九江其文曰沸秦洛伏大漢古篆書

宋文帝得鰕魚遂作一鼎其文曰鰕魚四足
順帝昇明元年有人於宮亭湖得一鼎上有古
文洵漢二字

齊高祖諱道成於齊中池內見龍聞蕭鼓音遂
埋一鼎其文曰龍鼎真書三足

梁武帝大通元年於蔣山埋一鼎文曰大通真
書又鑄一鼎書老子五千言沉之九江中並
簫子雲書又天監二年安豐得一角靈龜武
帝遂作一鼎投得龜處

陳武帝即位鑄一鼎文曰元勳鼎沉于湘江
陳宣帝於太極殿中鑄一鼎文曰忠烈常侍丁
初正書

太公於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
秦丞相樛里子作一鼎文曰智囊獨足古文大
篆書

荀況在高溪作一鼎大如五石甕表裏皆紀兵
法大篆書四足

張儀伐蜀鑄一鼎高三尺文曰定蜀大篆書
李斯為丞相鑄一鼎其文曰上丞相鼎埋於上

蔡東門

蕭何為丞相鑄一鼎大如三石甕自表已功其
文曰紀功鼎亦是何自作署書體四足

張陵在雲臺山得仙作一鼎寫丹經埋於雲臺
山下

車千秋為丞相鑄一鼎文曰車丞相鼎八分書
司馬遷字子長南遊探禹穴作一鼎而小記年
月日埋之秦望山

黃霸為潁川守神雀集遂刻鼎記之
孔光拜丞相鑄一鼎文曰丞相博山侯大篆書

王商為單于所畏遂令鑄一鼎刻記其功如勸
功臣

楊震為太尉作一鼎其文曰太尉鼎古隸書

胡廣鑄一鼎其文曰孝子鼎八分書

陳太丘鑄一鼎藏于陘山

王允字子師郭林宗見而器之允自鑄一鼎曰
千里八分書

王仲子為太司徒鑄一鼎其文曰司徒鼎大篆
書

王朗為司空鑄一鼎其文曰司空鼎隸篆書

董卓為太師鑄一鼎其文曰太師鼎古隸書

蔡伯喈為侍中封高陽侯作一鼎記漢家曆數
邕目書藏于泰山

諸葛亮殺王雙還定軍山作一鼎埋於漢川其
文曰定軍鼎人作八陣鼎沉之末安水中皆

大篆書又於玄武郡金山作二鼎一大一小
並無文時亮行軍見此山勢似有王者故鎮
之

鍾繇魏文帝賜五熟鼎

吳頤鑄一鼎文曰頤元凱之鼎八分書三足

陸遜破劉備軍鑄一鼎紀功其文曰破備鼎

孔愉破龜放之遂作一鼎刻其文曰孔敬廣鼎
沉之於水

張衡制地動圖記之於鼎沉于西鄂水中

王羲之於九江作書鼎高五尺四面周匝書遍

刻之沉於水中真隸書

鼎錄

古越書序

諸葛孔明王者之佐也。而自比管樂。余嘗論之。孔明自比管樂。非欲為伊呂。而不敢蓋將自托於尊周復仇之義也。管仲相桓公。尊天子。攘夷狄。俾天下知周室之為共主。而毅附昭王。伐齊。雪潁王破燕之恥。孔明委身先主。黜操為國賊。此管仲責苞茅。問罪南征之義也。屢睨秦川。規復中原。此樂毅下齊為燕復仇之意也。孔明定計隆中。欲跨有荆益。贊昭烈為齊桓公。燕昭王。聊托比管樂。以自見其志耳。古之君子志

有所欲為。則托之古人。以自見。史言謝枋得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嘗若有千古之憤者。嗚呼。孔明之才。過二子。而以自比。則過卑。枋得之才。不及四君。而以自況。則過高。然其意之主於復仇報國。則均也。古越書為吾友郭子式所續定。而其大旨。則以勾踐困臥石室。種蠡佐君。沼吳為主子式之意。蓋欲以自托也。我國家適丁阨運。天地崩裂。變出未有。子式負經濟之才。痛憤時艱。欲為種蠡之所為。而勢不足以為之。故

郭子式先生校刻書三種 古越書序

若此書以自見。亦猶枋得孔明之意。與子式著此書之初。地削主辱。未若今之甚也。而意已如此。矧今國為乾坤何等時。而得倪仰吳。吳身為幕燕。而毫不為之所歎。吾輩生古賢忠義之鄉。身附六千君子之列。不發憤為國。肯減此賊。以雪千古之恨者。其亦非夫也。已。

崇禎甲申季夏。弟孟稱拜書



凡例

纂言者必鈎其玄。紀事者必提其要。史為紀事之書。勾踐世家。故越譜也。筋旋脈貫。自首至尾。一覽而越之神形俱出矣。具載全文。崇為冠冕。左為經翼。吳越非所樂予。故復仇之事。不甚發揚。然以網罟目立。少可以觀多。吳越語難。神流趣。擷采。咀華方之他語。尤為飛動。予向堅僻嗜。茲第割吳語中。不關越事者。一二則餘皆賅存。

越絕成非一手。昔賢辨之詳矣。內經內傳。辭義奧衍。究達天人。明為先秦文字。外傳或駁或醇。而記地兩篇。雜以秦漢。殆多後人附益無疑也。何物袁康。託隱語以自露。意欲盜名後世。遂爾詭迹前人。乃其文氣不類。諱為可欺者。茲集存真。去廣。間於廣篇。采其馴雅。以備攬考。枕中參驗。陰陽佐殺。生而審著。發誠范子。霸越之本謀也。第文多錯簡。如山斷河阻。使人闕絕。千古來博雅者。莫可指數。不知何以耐之。至今予不揣敢為。易置數處。未嘗增損隻字。而義味暢然矣。

原本具在。讀者取以相譬。當不以誣妄見罪也。吳越春秋。成於後漢。趙擘。擘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為詳。第氣格衰弱。而文義時有滯礙。茲特採越國故實。足補他書闕遺者。節而取之。蓋製表取腋。何必全狐。

瓦一壓而智短。櫬一規而魄狹。無論寓內名山大川。及古今賢聖。不克暗記。即靈秀之供。几案間者。典型之存。廬墓中者。尚未能呼其名。悉其實也。又何以覽觀而興起乎。宋王龜齡。簽判紹興。作會稽三賦。囊括山川。包羅人物。誠越俗之紀綱也。惜無善本。今併附而鐫之。以當觀典之助。舊注頗稱淹博。然或失之繁冗。間為刪訂。務歸簡當云爾。

天地古今。俱繇識造。事功節義。乃氣所扶。至若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者。其趣勝也。予於子史中。簡取三種。顏之炙古。一曰識資。以炙今人。迂疎之病。一曰氣資。以炙今人。恒怯之病。一曰趣資。以炙今人。僵死之病。年來隨錄。隨評。西漢甫畢。已得二千餘紙。悉欲先鐫。以公同好。然寒蹇為祟。力不能也。呼號暢厲。僅以一

載相嘗將無爲博雅者所笑
氣類所招室多貧女索羽而濡
其雅志也鼓舞鳩工者列名于後

郭 鈺載志

古越書目錄

卷第一

史記

越王勾踐世家

左傳

越敗吳于檣李

吳敗越于夫椒

越子率眾朝吳

於越入吳

越子伐吳

國語

諸稽郢行成于吳

吳越荒成

申胥諫伐齊

吳王殺申胥

越泝江襲吳

吳王秣馬食士

越大夫種倡謀

越王集謀破吳

越滅吳始末

范大夫謀吳始末

卷第二

越絕書

外傳本事 七段

荆平王內傳

吳內傳 五段

計倪內經

請糴內傳

外傳紀策考 五段

外傳紀范伯

內傳陳威

外傳紀地 八段

外傳紀寶劍

內經九術

外傳紀軍氣

外傳枕中 舊本多錯簡今悉為訂次

德序外傳 三段

卷第三

吳越春秋

越王無余外傳

入臣外傳

歸國外傳

陰謀外傳 一段

伐吳外傳 五段

卷第四

會稽三賦

風俗賦

民事堂賦

蓬萊閣賦

古越書卷之一

會稽郭鉅子式甫訂評

門人程肇彪虎伯甫

全較 王敷教子開甫

史記

越王勾踐世家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

卷之一

因長帝伐西故在吳

聞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到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敗於檣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

魯晉書

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

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

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

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

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

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

子播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

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

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

曰願大玉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

將盡殺其妻子播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

詔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

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

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

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

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美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

其卒王霸無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

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

越之君臣得力在一市字

食穀可市

吳王貪而好名卑竟為名利所市

能如此實
如何事不
可成

少伯自為
不如種而
前種高自
為不如三

傑而帝古
聖君賢相
正在善用
不如

越國君臣
皆有其責
德濟神特
不伯

高昭子國
惠子

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吊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柘稽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達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股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越，名高天下。

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代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癢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固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貨粟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

諫之言
俱在情理
中議人所
以易動

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為亂。與達同其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與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鏃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

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軫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自度亦不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

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
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
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
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
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
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
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
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
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

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
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
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
「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
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薙
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
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
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
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

六有西

越王不
忍其大種
子情或少
伯急于伯
圖竟小伯
之也

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
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
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
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
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
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子王庸與立。王庸與
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
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疆立。王無
疆時，越與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

入吳思之
即為殺身
之本戒之
成之

不王，小不霸，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稱晉也。越
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秦陽翟
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
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馮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
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搗兵，而况於攻
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謀兵南陽，直
地以聚常鄒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
商於析鄆，宋胡之地，夏路以塞，不足以備秦，江南泗

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日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

擊之軍。此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關晉楚也。晉楚不關。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霸。復讐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國王不王。其敵可以霸。然而不霸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與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潰於江

郭子式先生校刻書三種 古越書卷一

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蟲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以雪耻。至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

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君殺其。實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及。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爲陶朱

樂伯此
事安賴
王之王

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
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
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
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
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
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
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肯
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
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

遺故所善莊生日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為
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
家負郭披藜藿到門所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
其父言莊生日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
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
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
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
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
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

此是數百
金也
朱公長男
效人但知
重千金而
不知數百
金之所以
可發一矣

意以為為殊無短長也莊生聞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
其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日今為奈何莊生日
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
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
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
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
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
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
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

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
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
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
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
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
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
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
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
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

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者。前日吾所為。欲遺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於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疆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盡顯得乎。

左傳
越敗吳于檇李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還卒於陘。

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荷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吳敗越於夫椒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侯。相后。紂方叛。逃出自竇。雖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基澆能

戒之。澆使樹求也。遷葬有虞。為之庖正。其害甚矣。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澆。澆使季杼誘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禮。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夫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難哉。幾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遂而告人。

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後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乎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越子率衆朝吳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蚤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求

之有也。齊唐之語曰其有類越不共則剽殄無遺育

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反後王聞之使賜之屬鏃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於越入吳

越子伐吳為二隧嚙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

各越所遺 故始獲人 為其越旗

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嚙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幕下

越子伐吳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吳越語 諸稽郢行成于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戒約驛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

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弊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勾踐而又有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灾其敢忘天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勾踐用率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勾踐請監一介嫡女執箕箒以賤姓於王官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我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問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吳越荒成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

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憚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權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繼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申胥諫伐齊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及今越王勾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

司書問

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間。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亦齊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蓋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閒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

楚邑閭
門也申友
楚大夫平
尹無字之
子也

王親獨行屏營。徬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消。人。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嚙越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嚙枕。王以撲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闌。棘闌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遠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絃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薦饑。今王將狼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

其論精微
可謂深知
天人之理

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吳王殺申胥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我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耨。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

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討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負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負請先死。將死曰。而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

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

越沂江襲吳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勾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勾踐乃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

會也事
悉則不以
事大而對
者莫利

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廢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雄進，頓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

言是是死
命存不能
以死與我
爭

誅也謂
不其誅矣
之責與從
寬也後
也

通也謂許
多乃不作
諱也
行音統微
道也
人通為一
行百行焉
萬人謂之
方陳

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爭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

吳王秣馬食士

吳王昏乃戒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櫛鋒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雙大夫，建旗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為萬人以為方陳。皆白常，白旂，森甲，白羽之繒，望之如茶。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繒，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繒，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勞

謝守子夜
中子及錫
為一按
一按候指
出正為日
中二字理
眼

稱呼也左
騎軍至部
稱統也蓋
王士五
人等罪人
死士使自
到者請以
示其敢耳
晉人之見
沈高一步

攻鷄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袍親就。鳴鐘鼓。丁寧。錚錚。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鉅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甲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眾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

古越書 卷之一 十一

進則不敢。還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離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疇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自到於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稱復命曰。曩君之言。周

吳曰天子
有神遠
來告於亦
曰審適子
天子不讓
日復彼此
相假相此
何伯將之
謂也

十八三箱
高一丈即
短垣不可
此所謂不
可徒許
是也

後言先
後言
忘我謂愛
我忘而不
簡也

古越書 卷之一 十一

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主東海。以滯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甲。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

越大夫種倡謀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可以息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贏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獲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

可以不戰
為世故不
待遠兵至
而即戰也
禦寇越北
鄭今嘉興
有諸兒鄉
即此地

會奪之利。無使失。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

越王集謀破吳

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徵天

之。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和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

善法正在
河處作法

徵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子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獲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難。位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給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勢之殃。不勇則不能

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善。越王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徵天。乞粟。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也。存既。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也。存既。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勾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

之備巧謂
擊不可
攻入也解
調鐘鼓說
今之屬

如畫

以下文氣
驚雨怒轟

秀有無生
之氣想其
氣象令人
可畏安得
不勝吳哉

言不許以
意通路以
實

既感之以
城又領之

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
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
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為戮
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
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
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是
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
之以土去筭側席而坐不婦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
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

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
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
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婦王乃之壇列
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
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
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
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
潘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狗於軍曰有父母者
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

此其所以
清兵也

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
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
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
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
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
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
瞽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
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
告明日選軍接餼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

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狗於軍曰
二子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
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於
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
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
昏乃令左軍衛枚泝江五里以湏亦令右軍衛枚踰
江五里以湏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泝江鳴鼓中水以
湏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
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

銜枚潛涉。不鼓不謀。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

何收
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畏。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旣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旣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貝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越滅吳始末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兄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衰筮。時雨旣至。必求之。今君王旣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微聲。聞於天

主。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

牛馬已

之骨於中原

見地通謂

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
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
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
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矣
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
宰詡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友
宰詡諫曰詡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
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勾踐說於國人曰寡人
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

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越
者問傷者養生者賜有憂喜送往者迎東者去
民之應惡補民之所不足然後舉事夫差宦士三百
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有踐之地南至於句無
北至於繁兒東至於於鄰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
其父兄兄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與
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三三子夫婦
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
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

得以前難
達皆正以
牛馬孔聖
以生為死

通等刻厲
精神而解

文意通順
而受其

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
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
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堊埋
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
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
來者必廟禮之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
之游者無不饋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
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
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耻吾君

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勾踐辭曰昔者
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
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君
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
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勾踐既許之乃致其
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
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
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
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

趙盾臣
之書死
則用氏之
力

謂先受
之禮相
加蓋指
會許越成
也曰一似
楚海

只讀
清野天

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賞，進不用命，退則無耻。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歸君之辱。勾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子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吾與君為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一飯矣。君若不忌周室，而為敗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

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范大夫謀吳始末

越王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

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與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

范蠡對曰：早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設名如此。不己，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封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玉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官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種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

此後三則
惟有節而
已蓋德而
之不用其
言而致敗
反國則
節事也

唯宜薄地
力也越王
之國地有
餘大

三卷三時
新書也

德廣福之
生我生我
無心一以
因為常法
也故下文
便說因字
刑法也

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
 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
 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
 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
 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
 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閒必有以知天
 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閒時無反則
 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
 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
 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種孰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
 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
 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疆而不剛德廣
 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
 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
 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
 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
 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

郭於此

郭說也

王主

禮節每指
吳說齊天
也米形三
句指越國
未可伐吳
種也刑

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邪不穀
 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
 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及是守疆索者不祥得時不成
 反受其殃失德滅名不走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子王
 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
 可知也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
 今吳王濞於樂而亡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
 憂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鄰莫適相
 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
 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
 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
 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維
 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
 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
 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

以不在此
二問

禍新民恐
久則與禍
相印矣可
畏可畏

雖尚始三
字作句助
絕

此等作用
直今見神
實謂

等不到一
至矣

唯恐弗必
不往亦與
空曠也

竟類道者
天於積蓋
每每作類
文亦此特
風氣使然

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
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
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
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
致其死猶尚殆玉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
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醵飲無忘國常使其上將薄
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
地之殛王姑待之
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飢飯不及

盡殮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
固將講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
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
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
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
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
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
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
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

後節先
先節也

善則用
用焉謂經

殃也大運
操為陰敵

太願為節
陽察陽節

謂敵以制
強之氣末

先動而攻
入為客先

那用陽故
實強決盡

節而後
節節而

畫節而
畫節而

節節而
節節而

節節而
節節而

節節而
節節而

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因而還月盈而臣古之
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
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敵先無陽察用人無
莠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
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
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
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
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
以為牝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

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至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
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
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彊
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
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
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
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
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薛
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

越王之心 吳王伯 其懷心 吳王伯 乃依得也 少伯後吳 數年而後 之一且夫 亦重其時 而已其知 兵種者哉 若季重先 蓋曰以伯 不勝堂却

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
 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
 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
 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
 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
 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
 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
 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思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
 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戒于也故濱於東海之賦
 龍還魚鱉之與處而龜之與同階余雖視然而人
 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諷者乎王孫雄曰子
 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
 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
 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與師
 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官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
 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
 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
 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

機以伯自 知之謹其 植入說也 以去越三 已知之矣

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
 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
 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
 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
 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
 而朝禮之泱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
 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
 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古越書卷二

會稽郭 鉅子式甫訂

門人董朝冠孝盡甫

陸吉徵惠迥甫

張際辰德操甫全較

越絕書

本傳本意

謂曰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

魯曾孫以國為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勾踐

之子貢一出離齊破吳與晉彊越其後賢者辨士且

見子作春秋稱諸略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

謂曰何不稱越絕書記而言絕乎曰不也絕者絕也

謂曰何不稱越絕書記而言絕乎曰不也絕者絕也

謂曰何不稱越絕書記而言絕乎曰不也絕者絕也

自約外能絕人也賢者所述不可斷絕故不為記明
問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用賢者誅服疆楚
何不言齊絕乎曰桓公中國兵彊霸世之後威凌諸
侯服疆楚此正宜耳夫越王勾踐東垂海濱夷狄寇
舉躬而自苦任用賢臣轉死為生以敗為成越伐疆
吳尊事周室行霸瑯琊躬自省約率道諸侯貴其恭
儆終能以霸故與越專其功而有之也

問曰然越專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
為國小越而大吳小越大吳奈何曰吳有子胥之

勇而甚楚地險齊楚諸侯莫敢與者樂詳諸國與
旁較越走越王勾踐屬為蓋養馬諸侯從之若果

之李反邦七年焦思苦身克已自責任用賢人越伐
疆吳行霸諸侯故不使越第一者欲以貶大吳顯

越之功也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
越亦賢矣濕易雨饋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

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處也如是者
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

郭子式

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聖人不
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何以言之曰種見蠶之時相
與謀道東南有霸兆不如往往仕相要東游入越而止
賢者不妄言以是知之焉

問曰越絕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當此之時見夫
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決意覽史記成就
其事

言才大而
用之乎小

問曰作事欲以自著今但言賢者不言姓字何曰是
應有犬雅之稱直道一國之事不見姓名小之辭也

或不欲以
名者自見

或以爲子貢所作當挾四方不當獨在吳越其在吳
越亦有因矣此時子貢爲魯使或至齊或至吳其後

道事以吳越爲輪國人承述故直在吳越也當是之
時有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
講習學問魯之闕門越絕小藝之文固不能布於四
方焉有誦讀先聖賢者所作未足自稱載列姓名直
斥以身者也一說蓋是子貢所作也夫人情泰而不
作窮則怨恨怨恨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嗟作詩
也子胥懷忠不忍君沈惑於讒社稷之傾絕命危邦

不顧長生切切爭諫終不見聽憂致患致怨恨作文
不侵不差袖引本末明已無過終不遺力誠能極智
不足以身當之嫌於求譽是以不著姓名直斥以身
者也後人述而說之乃稍成中外篇焉

問曰或經或傳或內或外何謂曰經者論其事傳者
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頗相覆載或非其事引類
以託意說之者見夫子刪詩書就經易亦知小藝之
復重又各辨士所述不可斷絕小道不通偏有所期
明說者不專故刪定復重以爲中外篇

荆平王內傳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子子，孰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為人；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為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蚤開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荆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聞之，

入者窮出者報，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讐，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絕父之望，賢士不為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荆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冑鼓弓，出見使者，謝曰：『介冑之士，固不拜矣。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為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荆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而并殺子尚。子胥聞之，即從橫嶺上大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那堂堂，被』

幸作何
遺書四百

此謂其已
齊楚

明矣

驚聞決

郭子式先生校刻書三種 古越書卷二

忙對對者
齊楚之民
重刑則不
可通用故
宜他手也
壞入大獄
而深詞更
下一伏字
因一仰
字指林區

一鑿千金
婦之謂
矣
子漁父
女子之死
不能無疑
無解即無
身以明無
無其其故

山帶河，其民重移，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為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為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讐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為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只得』

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令吾不微，得荆平王之千金，餉以百金之劍，為漁者渡于于斧之津，乃發其篋，飯清其壺，兼而食，曰：『吾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兼無令之露。』漁者曰：『請子胥行，即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淺也。子胥遂行，至深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湖水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篋，飯清其壺，兼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兼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

燕更通
盜刑上

帶片具服

謂置其
心入

一口說出
絕無疑忌
英雄人作
事類皆如
此

曠然野公
泗水而
以擊也
史記謂出
其尸鞭之
三百則水
覆泉不者
皆暴而敷
也目稍慈

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吳。徒既被髮乞
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
人。徒既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平王
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
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
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何素窮如此。
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并其子
尚。子胥避逃走。唯大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
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

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
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胥居吳三年。大得吳衆。闔廬將
為之報讐。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於
是止。其後荆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即使子胥救蔡。
而伐荆。十五戰。十五勝。荆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
操鞭撻管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
子殺之。今此報子也。後子昭王臣司馬子其。令尹子
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荆邦猶未得安。為
之奈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

下傳其
李公是
禮勝快

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
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
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
為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
曰：以此為名。名即章。以此為利。利即重矣。前為父報
讐。後求其利。賢者不為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
義也。使者遂還。乃報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卷之二

郭子
其公半傳
同

吳內傳

吳何以稱人乎夷狄之也。憂中邪奈何乎。伍子胥父
誅於楚。子胥挾支身于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
將為之報讐。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為匹夫報讐。臣聞
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行。報父之讐。不可。於是止。
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瓦求之。昭公不與。即拘昭
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昭公去。至河。用事曰。天下誰
能伐楚乎。寡人願為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與師伐蔡。
昭公聞子胥在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公
南朝。被羔裘囊瓦求之。蔡公不與。拘蔡公。三年。然後
歸之。蔡公至河。曰。天下誰能伐楚者乎。寡人願為前。
列楚聞之。使囊瓦與師伐蔡。蔡非有罪。楚為無道。君
若有憂中國之事。意者時可矣。闔廬於是使子胥與
師救蔡。而伐楚。楚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人。操鞭撻
笞平王墳。曰。昔者吾先君無罪。而子殺之。今此以報
子也。君舍君室。大夫舍大夫室。蓋有妻楚王母者。囊
瓦者何。楚之相也。鄢者何。楚王治處也。吳師何以稱
人。吳者夷狄也。而救中邪。稱人賤之也。

郭子
其公半傳
同

郭子式先生校刻書三種 古越書卷二

死越亦不
然則亦不
死越亦不
然則亦不

越土勾踐欲伐吳王闔廬。范蠡諫曰。不可。臣聞之。天
貴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陰陽日月星辰之綱紀。地貴
定傾。定傾者言地之長生丘陵平均。無不得宜。故曰
地貴定傾。人貴節事。節事者言王者以下。公卿大夫
當調陰陽和順天下。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莫不
盡其忠信。從其政教。謂之節事。節事者至事之要也。
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言天生萬物以養天下。
壤飛蠕動各得其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不失其常。
故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地。道施而不德。

勢而不矜其功者也。言地生長五穀。持養萬物。功盈
德博。是所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矣。言天地之
施大而無功者也。人道不逆四時者言王者以下
至於庶人。皆當和陰陽四時之變。順之者有福。逆之
者有殃。故曰人道不逆四時之謂也。因憐視動者言
存亡吉凶之應。善惡之叙。必有漸也。天道未作。不先
為客者。范蠡值吳伍子胥教化。天下從之。未有死於
之失。故以天道未作。不先為客。言客者去其國。入人
國。地兆未發。不先動衆。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非慕

春中夏之時。不可以種五穀。興土利。國家不見死。凶之失。不可伐也。故地兆未發。不先動衆。此之謂也。吳人敗于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疆者為君。南夷與北狄交爭。中國不絕如綫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諱也。

越王勾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吳。於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內矛。赤難。稽蘇者。也。越人謂人鐵也。方舟航。買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謂船為須慮。亟怒紛紛者。怒貌也。怒至士。擊高文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蕞。萊野也。致之於單。單者。堵也。

計倪內徑

昔者越王勾踐既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漉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為也。時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為天下。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既已備。小邑既已保。五穀既

已收。野無積粟。廩糧則不屬。無所資。莫恐深。恐不通。勞軍紆吾糧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與師者。必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饑。饑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饑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頭而皇皇。疆弩不發。不能當。旁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頓後僵。與人同時而戰。獨受天之殃。未必天

或水或增
故是越城

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與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失邦
無明。筋骨為野。越王曰。善。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
治歲。萬物盡長。欲聞其治術。可以為教。常子明以教
我。寡人弗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
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強或怯。不蚤備生。不
能相基。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欲勸農桑。饑饉在問。或
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賞。應變
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強。得世
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怠。慎無如會稽之饑。不可再

卷之二

吳王其審之。嘗言息貨。王弗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
吳楚越之間。以魚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
獨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
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
長逆順。可觀而已。臣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
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吳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
金。玄冥治北方。自辯佐之。使主水。太皞治東方。袁何
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
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金有五方。以為綱紀。是以易

三歲處金則積。三歲處水則發。三歲處木則康。三歲
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積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
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
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
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積。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
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蚤知天地之反。為之預備。故
湯之時。比七年早。而民不饑。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

卷之二

不流。其主能。通智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轉穀乎千里。
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也。人主所求。
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
身為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為之命。以利之。而
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
此。則那富兵彊。而不衰矣。羣臣無空恭之禮。濞泆之
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
則那貧兵弱。刑繁。則羣臣多空恭之禮。濞泆之行矣。
夫諛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那

聖子

透

兩形互照

妙有神

理生

生不如 入生不 入生不 入生不

貧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
 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
 其法術以任賢子微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
 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之如此者
 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
 過也夫父子之為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
 亂雖有聖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
 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王曰善子何年
 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八固不同惠種生聖癡種
 生狂桂實生桂桐實坐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
 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
 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
 功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
 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為吉凶
 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
 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
 其衡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
 舉事有殃人生不如卧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登

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并包而陰行之以感愚

夫眾人容容盡欲富貴莫知其鄉越王曰善請問其

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

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

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

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糶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

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
 天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衡收聚而不散
 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者何也計倪對曰是
 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故
 不等如此者積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
 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故長久越王曰善
 大夫佚同苦成嘗與孤議於會稽在室孤非其言也
 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遜受教焉計倪曰糶石二十
 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
 出故糶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
 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曰善計倪乃
 傳其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

文以孝王

此即楚中
所謂八使

禮得可明

患無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為教。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吳也。甲貨之戶曰菜。為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戶曰黍。為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曰赤豆。為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今為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戶曰麥。為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為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穰。比疏食。故無賈辛貨之戶曰菓。比蔬食。無賈壬癸無貨。

紀事
有補遺
首即當耶

論其
名而不

子
其

請繹內傳

昔者越王勾踐與吳王夫差戰。大敗。保棲於會稽山。上乃使大夫種求行成於吳。吳許之。越王去會稽。入官於吳。三年。吳王歸之。大夫種始謀曰。昔者吳夫差不顧義而媿吾王。種觀夫吳。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民習於戰守。莫不知也。其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善。且夫吳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諛而遠士。數傷人而亟凶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後患。君王盍少求

以焉。越王曰善。卜之道何若。大夫種對曰。君王卑身重禮。以素忠為信。以請繹於吳。天若棄之。吳必許諾。於是乃卑身重禮。以素忠為信。以請於吳。將與申胥進諫曰。不可。夫王與越也。接地鄰境。道徑通達。仇讐敵戰之邦。三江環之。其民無所移。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且夫君王兼利而弗取。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上是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不為德。不若止。且越王有智臣曰范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飾戰具。以伺吾間也。胥聞之。夫越王之謀。非有忠素。

所謂希類 史之者而 不爾後思 忠誠者其 言以通而 誠者其 言似親親 逆二字俱 主進讓者 諱方與下 諱者合

復句自使 言通 希他從字 補遺處口 用他利却 勝外人姓

請釋也。將以此試我。以此小要君王。以求益親安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吳王曰。我卑服越。有其社稷。勾踐既服為臣。為我駕舍。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以越之饑。吾與之食。我知勾踐必不敢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絕其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諛者反。親今狹維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尚以詐相就。而況於人乎。吳王曰。越王勾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勾踐其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曰。臣聞聖人有急則不羞為人臣僕。而志氣見人。今越王為吾蒲伏約辭。服為臣下。其執禮過。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臣聞狼子野心。仇讐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忌壁。壁不忌鼠。今越人不忌吳矣。胥聞之。拂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為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觀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出數年。鹿豕遊于姑胥之臺矣。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臣耶。率諸侯以殺其君。雖勝可謂義乎。申胥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嚭曰。親謬主

小人稱狀 外親類視 句尤下敏 下殆字子 戒嚴妙已 躍躍欲動 不與越事

希他從字 補遺處口 用他利却 勝外人姓

成。名弗忍行。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公。或甚惡以昌。故在前世矣。詔何惑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為人臣也。辨其君。何必翹翹乎。申胥曰。太宰嚭面諛以求親。乘吾君王幣帛。以求威諸侯。以成富焉。今我以忠辨吾君王。譬浴嬰兒。雖啼勿聽。彼將有厚利。而無乃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後患乎。吳王曰。詔止。子無乃向寡人之欲乎。此非忠臣之道。太宰嚭曰。臣聞春日將至。百草從時。君王動大事。羣臣竭力以佐謀。因遜遜之舍。使人微告申胥於吳王曰。申胥進諫。外

利舉兒也 而欲利之 唯時勿遲 勿認有勿 因主時而 止浴也 都說出天 道理 遜舍微告 活活寫出

小人稱狀 外親類視 句尤下敏 下殆字子 戒嚴妙已 躍躍欲動 不與越事

何正忠憤
乃度以斷
語理之於
江情哉

對以斥傷大臣而王用之不聽輔弼之臣而信讒說
容身之徒是命短矣以為不信胥願廓目于邦門以
觀吳邦之大敗也越人之入我王親所禽哉太宰誥
之交逢同謂太宰誥曰子難人申胥請為卜焉因往
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逢同曰子事太宰誥
又不圖邦權而惑吾君王君王之不肖也而聽泉隸
之言君王忘邦誣之罪也亾日不久也逢同出造太
宰誥曰今日為子卜於申胥胥誹謗其君不用胥則
無後而君王覺而遇矣謂太宰誥曰子勉事後矣吳

王孫比前
王孫比前
王孫比前

王之情在乎乎太宰誥曰智之所生不在貴賤長少
此相與之道逢同出見吳王慟然有憂色逢同垂泣
不對吳王曰夫誣我之忠臣子為寡人遊目長耳將
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慮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
憂若君王弗行臣言而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
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慙然類欲
有害我君王今申胥進見類忠然中情至惡內其身
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親之乎彼聖人
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也知能害我

謂明是吳
國也却用
詳多明理

只要臣之
死也
四國復得

有且且
寒能下寒
須吟令人
極長處

君○王○殺○之○為○乎○可○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申
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胥○必○諫○曰○不
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於○是○吳○王○欲○伐
齊○召○申○胥○對○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不○可○與○謀○吳
王○召○太○宰○誥○而○謀○誥○曰○善○哉○王○興○師○伐○齊○也○越○在○我
猶○疥○癬○是○無○能○為○也○吳○王○復○召○申○胥○而○謀○申○胥○曰○臣
老○矣○不○可○與○謀○吳○王○請○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夫
之○言○聖○主○擇○焉○胥○聞○越○王○勾○踐○罷○吳○之○年○宮○有○五○蠹
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

食○適○饑○不○費○是○人○不○死○必○為○國○害○越○王○勾○踐○食○不○殺
而○饜○衣○服○純○素○不○衿○不○玄○帶○劍○以○布○是○人○不○死○必○為
大○故○越○王○勾○踐○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
人○不○死○必○為○邦○寶○越○王○勾○踐○衣○弊○而○不○衣○新○行○慶○賞
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心○腹○有○積○聚
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亾○欲○釋○齊○以○越○為○憂○吳○王
不○聽○果○興○師○伐○齊○大○克○還○以○申○胥○為○不○忠○賜○劍○殺○申
胥○覓○被○離○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生○子
比○干○今○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亾○也○王○孫○駱○聞

大差心欺
五家絕無
成心
吳本公節
寧可殺耶

之且卽不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且不朝
王孫駱對曰臣不敢有非臣恐矣吳王曰子何恐以
吾殺胥爲重乎王孫駱對曰君王氣高胥之下位而
殺之不與羣臣謀之臣是以恐矣王曰我非聽子而
殺胥胥乃謀圖寡人王孫駱曰臣聞吾人者必有敢
言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士如是卽慮日益進
而智益生矣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得爲先王
臣矣王意欲殺太宰詬王孫駱對曰不可王若殺之
是殺二胥矣吳王近駱如故太宰詬又曰圖越雖以

我邦爲事王無憂王曰寡人屬子邦請蚤暮無時太
宰詬對曰臣聞四馬方馳驚前者斬其數必正若是
越難成矣王曰子制之斷之居三年越與師伐吳至
五湖太宰詬率徒謂之曰謝戰者五父越王不忍而
欲許之范蠡曰君王圖之廊廟失之中野可乎謀之
七年須臾棄之王勿許吳易兼也越王曰諾居軍三
月吳自罷太宰詬遂亾吳王率其有祿與賢良趣而
去越追之至餘杭山禽夫差殺太宰詬越王謂范蠡
殺吳王蠡曰臣不敢殺主王曰刑之范蠡曰臣不責

三書
之所以
也而又
之爲日
合道之
千百個
之知
三字

刑主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上蒼以越賜吳吳不受
也夫申胥無罪殺之進讒諛容身之徒殺忠信之士
大過者三以至滅亾子知之乎吳王曰知之越王與
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也越王葬於卑
猶之山殺太宰詬逢同與其妻子

外傳紀策考

吳王王門
傳云應者
已自刎而
死今何得
在之內
外非也
一八手也
又吳與
春收漁者
渡之舟而
子胥之
勿食漁者
乃獲也而
死後得衣
楚使發兵
滅即為太

吳使子胥救蔡，誅彊楚，管平王墓，久而不去，意欲報楚。楚乃購之千金，眾人莫能止之。有野人謂子胥曰：止，吾是子斧掩壺漿之子，發單飲於船中者，子胥乃知是漁者也。引兵而還，故無往不復，何德不報漁者。一言千金歸焉。

昔者吳王夫差與師伐越，敗兵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止，車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船陵居，小船沿水。吳王曰：寡人晝卧夢見井贏，溢大與越爭，越將掃我軍。

其凶乎？孰與師還？此時越軍大號，夫差恐越軍入，驚駭子胥曰：王其勉之哉！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餘，越在南，火我在北，水制火，王何憂？我風北來，助吳也。昔者武王伐紂時，彗星出而興，周武王問太公曰：臣聞以彗鬪，則勝，胥聞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願大王急行，是越將凶，吳將昌也。子胥至直，不同邪曲，捐軀切諫，餘命為邦愛君如軀，憂那如家，是非不諱，直言不休，庶幾正君反以見疎，讓人間之身，且以誅范蠡聞之，以為不通，知

沈憐明次
吳知國事
自是使使
非真為臣
恨死也而
卒感之也
此軍死不
去國有國
子之風

數不用知懼，不去豈謂智與？胥聞嘆曰：吾背楚荆，挾弓以去，義不止窮。吾前獲功，後遇戮，非吾智衰，先遇閻廬，後遭夫差也。胥聞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虧恩為臣報讐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於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齒何去之有？蠡見其外，不知其內，今雖屈寬，猶止死焉。子貢曰：胥執忠信，死貴於生，蠡害凶吉，去而有名，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范蠡智能同均，於是之謂也。

發書書
無意也而
刺已因破
子者難生
而吳已公
漢之守志
其封其刑
乃德性往
往德之行
哉

伍子胥父子奢為楚王大臣，為世子聘秦女，大有色。王私悅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諫策而問之，以奢乃害於君，絕世之臣，聽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尚孝而入，子胥勇而難欺，累世忠信，不遇其時，奢諫於楚，胥死於吳。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是之謂也。太宰者官號，詬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為楚臣，以過誅，詬以困奔於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讐而近之，詬為人覽，聞辨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

其時自納於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
孫武與顛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詔為太宰位
高權盛專邦之柄未久闔廬卒詔見夫差內無柱石
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誠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
以從焉而忠臣箝口不得一言詔知往而不知來夫
差至死悔不蚤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
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詔專權伍胥為之惑
是之謂也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彙或伍戶之虛其為結債

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為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
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
有賢者未親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為狂夫多
賢士衆賤有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悅乃從官屬問
治之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
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從俱見霸
是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所歸大有
所成相止於吳或任子胥二人以為胥在無所聞其
辭種曰今將安之蠡曰彼為我何邦不可乎去吳之

越勾踐賢之種躬正內蠡出治外內不頌獨外無不
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種善圖始蠡能慮終越承二
賢那以安寧始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賢焉能屈能
申

外傳記范伯

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
自菲薄飲食則其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
復被髮狎任不與於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
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至
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子胥以是
挾弓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
戒之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
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

日大夫石買居國有權辨口進曰衛女不貞衛士不

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非真賢夫和氏之
璧求者不爭買騏驎之材不難險阻之路彼去父母
之邦歷諸侯無所售道聽之徒唯大王察之於是范
蠡退而不言遊於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偷
自衛於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
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必
傳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
破廢衆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

言律者
獲遺後飲
成者有後
吳

製唯大王察之於是石買益疏其後使將兵於外遂
為軍士所殺是時勾踐失衆棲於會稽之山更用種
蠡之策得以存王曰石買知往而不知來其使寡人
棄賢後遂師二人竟以禽吳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
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敵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
形傷懷人之善母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故冤子胥
慘死由重譖子胥於吳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曰寧
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是之謂也

古書卷之二
三十一

內傳陳成恒

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為亂。憚齊邦鮑晏故徒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恒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陳成恒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池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有惡聞甲兵

從閉一路

所謂相言

驚心刺骨 下數大臣 俱從權鮑 晏初來

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等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邦易也君不如伐吳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也子之所易人之所難也而以教恒何也子貢對曰臣聞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內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墮魯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而求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臣驕則爭是君上於主有却下與大臣交

重

他心中只

都是按禮

爭也如此則君立于齊危於重卯矣臣故曰不如伐吳且夫吳明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習于戰守將明于法齊之愚為禽必矣今君悉禱四疆之中出大臣以環之黔首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黔首之士孤立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若去而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為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見吳王使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成恒許諾乃行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不疆敵

卷之七

七

千鈞之重加鍊而移今萬乘之齊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疆臣切為君恐且夫救魯顯名也而伐齊大利也義在存魯勇在害疆齊而威申晉邦者則王者不疑也吳王曰雖然我常與越戰棲之會稽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吾伐越而還子貢曰不可夫越之疆不下魯而吳之疆不過齊君以伐越而還即齊也亦私魯矣且夫伐小越而畏疆齊者不勇見小利而忘大害者不智兩者臣無為君取焉且臣聞之仁

冷激甚
到成是動
子名
照說越王
下七處且
見說之身
入

一過亦

一過亦

人心骨
激發者

人不困危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君存越勿毀親四鄰以仁救暴困齊威申晉邦以武救魯母絕周室明諸侯以義如此則臣之所見溢乎負海必率九夷而朝即王業成矣且大吳畏小越如此臣請東見越王使之出銳師以從下吏是君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行子貢子貢東見越王越王聞之除道郊迎至顯身御子貢至舍而問曰此乃僻陋之邦蠻夷之民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君故來越

走上樓會稽山下守濱海唯魚鱉是見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又出玉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乎子貢曰臣聞之明王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衆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自慕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幾乎今夫吳王有伐齊之志君無惜重器以喜其心毋惡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銳兵弊於齊重器羽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起王勾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殺敗吾民圖吾百姓夷吾宗廟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今孤之怨吳王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外言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孤身不安牀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矣焦唇乾嗑苦心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天下之兵於中原之野與吳王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

言者有當
而及功至
王則惟深
謀也

此段之記
激發者是
虞越然在
越王以應
有此骨力

數必字下
舞臺

從作據

子貢二字

以謂便使
者來句冷
丟得抄

繼蹟連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孤之大願也如此
 不可得也今內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
 能也孤欲空那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姓名執箕掃養
 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
 為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存公那而與死
 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待命乎子貢曰夫吳王之
 為人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憊然避位曰在子
 子貢曰賜為君觀夫吳王之為人賢疆以恣下下不
 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嚭為人智而愚彊而
 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為讒諂以事其君知前而
 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
 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而行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
 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王曰敬以下吏之
 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乃懼曰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
 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逃逃出走棲於會稽那
 為空棘身為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
 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何謀敢慮其志甚恐似若
 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

卷之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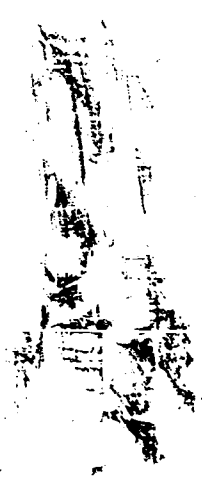
此著夢那
得不動

子貢何仇
子其面親
子越干

吳王夫得
意子

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先
 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逃逃出走棲于會
 稽那為空棘身為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
 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將與大
 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越賤臣種以先
 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虛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
 大王將遂大義則弊邑雖小悉捧四驅之中出卒三
 千以從下吏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受矢石吳王大悅
 乃召子貢而告之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
 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
 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
 君吳王許諾子貢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
 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齊吳將戰
 勝則必以其兵臨晉晉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
 兵休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許諾
 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九郡之兵而與齊大戰於
 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陳兵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黃
 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陳

江襲吳去邦七里而軍陣吳王聞之去晉從越越王
 迎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殺夫
 差而修其相伐吳三年東鄉而霸故曰子貢一出存
 魯亂齊破吳疆晉霸越是也



卷之二

五七

外傳記地

昔者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家
 開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
 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制器械人事備矣疇糞
 桑麻播種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
 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
 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
 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
 審銓衡平斗斛因病入死蓋會稽華柳桐棺穿瘠七
 尺上無漏泄下無卽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起表一
 畝尚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
 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爲民田也禹至
 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也禹
 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年加申酉求書其下祠
 白馬禹井井者法也以爲禹蓋以法度不煩人衆無
 餘初封大越都秦餘望南千有餘歲而至勾踐勾踐
 徙治山北引屬東海外越別封削履勾踐伐吳顯
 關東從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

今謂乃
 無餘故都
 或曰平原

樂一
作

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
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勾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
步光之劍杖物虛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闢下孔
子有項姚稽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
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勾
踐喟然嘆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
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
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越王夫鐔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也夫鐔子允

常允常子勾踐大霸稱王徙都那勾踐子與夷時霸
與夷子子翁時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疆時
霸伐楚威王滅無疆無疆子之侯竊自立為君長之
侯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象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
至勾踐凡八君都那那二百二十四歲無疆以上霸
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

勾踐小城山陰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陸門四
水門一今倉庫是其官臺處也周六百二十步柱長
三丈五尺三寸雷高丈六尺官有百戶高丈二尺五

寸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築北面而滅吳徙治
姑胥臺

山陰大城者范蠡所築治也今傳謂之蠡城陸門三
水門三決西北亦有事

稷山者勾踐齋戒臺也

龜山者勾踐起惟游臺也東南司馬門因以煇龜又
仰望天氣觀天惟也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周五百

三十二步今東武里一日惟山惟山者往古一夜自
來民惟之故謂惟山

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北壇利里
丘土城勾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官臺也女出於
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鄙故近大
道居去縣五里

東郭外南小城者勾踐水室去縣三里勾踐之出入
也齊於稷山往從田里去從北郭門紹龜龜山更駕
臺馳於離丘遊於美人官與樂中宿過歷馬丘射於
樂野之衢走犬若耶休謀石室食於水厨領功銓土
已作昌土臺藏其形隱其情一日水室者所以備膳

西地字夷
尤都丘字
亦明兩八
也其似作
二八何也
字皆出於
字蓋耶

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北壇利里
丘土城勾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官臺也女出於
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鄙故近大
道居去縣五里

蓋也。

勾踐與吳戰于浙江之上，石買為將，耆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為怨，家與為仇，貪而好利，細人也。無長策王而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之。石買發行，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軍中，動搖將率，獨專其權。士眾恐懼，人不自聊。兵法曰：視民如嬰兒，故可與。越深溪，士眾魚爛而買不知，尚猶峻法，隆刑。子胥獨見可奪之，設變為奇謀，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晝陳詐兵，越師潰墜，政令不行，背叛乘難，還報其王。王

殺買，謝其師，號為闔閭吳王，恐懼。子胥私喜，越軍敗矣。胥聞之，孤之將殺，脅唇咬齒，今越勾踐，其已敗矣。君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于會稽之山，吳退而圍之。勾踐喟然，用種彘計，轉死為霸，一人之身，吉凶更至。盛衰存亡，在於用臣。治道萬般，要在得賢。越棲於會稽，日行成於吳。吳引兵而去，勾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鷄鳴墟，其入辭曰：臣孤勾踐，故將士眾，人為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大怒，日若夜先，聲若

聞神出
鳴推不失
記地之有

無編二序
也

卷之二

卷之二

今必君見
都為范伯
送四子至
吳生女北
亦不知何
據故實為
范伯洗定

哮虎。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制之，吳不聽，遂許之。

女陽亭者，勾踐入宮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李鄉。勾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為語兒，鄉

外傳記寶劍

此篇多
飛唐命政
其花引

昔者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
心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
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
取毫曹薛燭對曰毫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金見
莫能相勝毫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
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
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
之上官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

插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鏃胥中
決如秦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
項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
華萃如芙蓉始出觀其氣燭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
渾如水之溢於漕觀其斷嚴嚴如瓊石觀其木煥煥
如水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
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
當造此物之時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
出銅甬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一

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造為
大刑三小刑二一日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
魚腸五日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
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
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
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
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
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為秦炙魚者
引劍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

用於天下也今赤董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
神不下歐冶子即死復傾其量金珠玉竭河猶不
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三何
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
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神上
通天下為烈士寡人願齊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
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
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
鑿次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為鐵劍三枚一日龍淵二

劍之威也
三語有妙

楚

日泰阿。三曰工布。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為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氣。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在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羣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流血千里。猛獸。歐。賭。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官室。死而能滅。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官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能滅。禹。允之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闕。通龍門。决江導河。東注于東海。天下通平。治為官室。豈非聖

郭子式先生校刻書三種

古越書卷二

王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內經九術

昔者越王勾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奈何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吳有九術王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貴羅乘橐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爲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厲甲兵以承其弊故曰九者勿慮戒口不傳以取天下不難况於吳乎越王曰善於是作

爲策橋嬰以白璧鑲以黃金類龍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後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賴有天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財載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昔柴起靈門紂起鹿臺陰陽不和五穀不時天與之災邦家空虛遂以之亾大王受之是後必有災吳王不聽遂受之而起姑胥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尸哭越乃飾美女西施鄰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昔者越王勾踐竊有天之遺

大悅而謀之勿使此胥之所以死也忠諫而後之此吳之所以亾也

西施鄰旦越邦濟下貧窮不敢當使下臣種載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臣聞五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聰桀易湯而滅紂易周文而亾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胥聞越王勾踐書不倦晦誦竟旦聚死臣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胥聞越王勾踐服誠行仁聽諫進賢士是人不死必得其名胥聞越王勾踐冬披毛裘夏披絺綌是人不死必爲邦害胥聞賢士邦之寶也美女邦之咎也夏亾於末喜殷亾於妲己周亾於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

以申胥爲不忠而殺之越乃與師伐吳大敗之於秦餘杭山滅吳禽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

諫諍謂諸君志謂相國然此室亦不可不復

古越書 卷之二

氣之說
未可枚別
而素然
五色方位
辨陰陽
最足於人
謀

外傳記軍氣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強取。弱取。利。于。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凡氣有五色。青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為未可攻。衰

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毅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彊必以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彊。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彊。赤氣在前。將勇兵少。毅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彊。毅

古

卷之二

五

古

卷之二

五

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彊兵少。毅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毅亡。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勇。卒多。彊。毅足而有為。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知而明。卒威勇而彊。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卒彊。兵多。毅。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毅少。軍傷。白氣在左。將勇而彊。卒多。毅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少。兵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少。毅盡。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彊。兵少。毅。攻之。殺將軍。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少。毅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為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為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為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為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為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人邑。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軍無氣。筭於廟堂。以知彊弱。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

凶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凶無北三七一東
向吉西向敗凶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凶無
南北其用兵日月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太歲上
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

外傳枕中

此篇舊本頗多錯簡今悉為易置字無增減
而義味已貫矣當亦讀古之一快也

昔者越王勾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
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左道右術
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
子對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
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生
後有寒暑濕燥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

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
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
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末者名也
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為用而外闢諸侯
王不為也所謂實者穀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
四者邦之寶也越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賢不
使名過實此寡人所能行也多貯穀富百姓此乃天
時水旱寧在一人取何以備之范子曰百里之神千
里之君千里之神萬里之君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

八穀名也
詳前經之
末
反覆雌雄
即微貨微
賤之說

必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主施令，必審於四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知國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為之奈何？范子曰：夫八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其明也，諱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問范子曰：何執而為？何行而止？范子曰：執其中，和則昌，行奢侈則亡。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古之賢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即位安而萬物定矣，不執其中，則不和。其終始，即尊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樂射之職，可知矣。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減至止，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於聲色之類，幸學於珍怪貴重之器，故其邦空虛困其士民，以為須臾之樂，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邪止，為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止也。湯有七十里地，務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雋之士，練卒兵，率諸侯兵伐桀，為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所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之所致也。寡人雖不及賢主聖王，欲執其中

和而行之，今諸侯之地，或多或少，強弱不相當，兵革暴起，何以應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而教之，而生人得穀，即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越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為之奈何？范子曰：欲保必親於野，親諸所多少為備。越王曰：所少可得為，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決矣。越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壘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為邦寶。不知三表，身死。越王問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為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

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
 究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
 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
 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寒暑不時治在於人
 可知也願聞歲之美惡殺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
 夫陰陽錯繆即為惡歲人生失治即為亂世夫一亂
 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
 十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死變生者逆
 夫貴生凌死者順犬歲越王曰善越王問於范子曰

養生陰死
實即相應
之意

解魂魄亦
刺倒互根
之清
神清魄故
曰生氣之
精濁陰陰
故曰死氣
之合陽貴

寡人聞歲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
 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靈
 貴物之生殺為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可得豫知也
 越王曰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
 上下衰極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萬不失
 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氣也魄者生氣之源也
 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
 之曰神神主生氣之精魄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
 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

而貴也
又曰魂魂
而魂貴也
魂者氣也
魄者血也
魂主生
魄主死
魂主貴
魄主賤
魂主神
魄主氣
魂主清
魄主濁
魂主陽
魄主陰
魂主動
魄主靜
魂主生
魄主死
魂主貴
魄主賤
魂主神
魄主氣
魂主清
魄主濁
魂主陽
魄主陰
魂主動
魄主靜

物得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精主貴而雲行故方盛夏
 之時不行即神氣衰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
 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即知歲之善惡矣
 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
 不同氣而物生可得而知乎願聞其說范子曰臣聞
 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
 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
 功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
 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

下書
卷之二

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
 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莖不成即春無
 生故一時失度即四序為不行越王曰善寡人已聞
 陰陽之事殺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
 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殺為之暴貴當溫而不
 溫者殺為之暴賤管籥形聲響相聞豈得不復哉
 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陰陽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
 施於陽陽極而不復越王曰善哉以丹書帛置之枕
 中以為國寶越五日困於吳請於范子曰寡人守

陰陽之治
不同力而
功成不同
氣而物生
可得而知
乎願聞其
說范子曰
臣聞陰陽
氣不同處
萬物生焉
冬三月之
時草木既
死萬物各
異藏故陽
氣避之下
藏伏壯於
內使陰陽
得成功於
外夏三月
盛暑之時
萬物遂長
陰氣避之
下藏伏壯
於內然而
萬物親而
信之是所
謂也陽者
主生

當表而不
求也助能
充除欲極
而得貴極
更得貴極
子即足貴
溫而不溫
也除極四
陽故極而
不復

魯國風當
願死矣而
者又能下
之以求治
其邦此則
生靈之計

無術負於萬物。幾於危社稷。為旁邦所議。無定足
而立。欲捐軀出死。以報吳仇。為之奈何。范子曰。臣聞
聖主為不可為之行。不惡人之謗。已為足舉之德。不
德人之稱。已舜循之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
循。而求天下之利。則恐不全其身。昔者神農之治天
下。務利之而已矣。不望其報。不貪天下之財。而天下
其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故曰
富貴者天下所置。不可奪也。今王利地貪財。獲兵血
刃。僵屍流血。欲以顯於世。不亦謬乎。越王曰。上不遠

於神農。下不及於堯舜。今子以至聖之道。以說寡人。
誠非吾所及也。且吾聞之也。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
死。今寡人親已辱於吳矣。欲行一切之變。以復吳仇。
願子更為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則死。固其義也。立
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上聖之計也。且夫賣天下。算
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惟兵兵之要在
於人。人之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強。王
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邦。殲
兵。地狹民少。奈何為之。范子曰。夫陽動於上。以成天

百人于此
者雖定
人不知其
解但以為
善者耳
其文之古
有能辨之

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置之要。可以為富。凡
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
分。以成地。謹司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地
戶。閉陽氣。不得下入地戶。故氣轉動而上下。陰陽俱
絕。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
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戶。閉陰陽。俱會八穀
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饑。此地變見瑞也。謹司八穀
初見半於人者。羅平熟。無災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
而見瑞。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

平。以此為天圖。越王既已勝吳。三日。及邦未至。息自
雄。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於此乎。大夫種
曰。不然。王德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
入之心矣。然而范子豫見之策。未肯為王言者也。越
王愀然而恐。面有憂色。請於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
之計。幸得勝吳。盡夫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於陰
陽。進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聞乎。寡
人虛心垂意。聽於下風。范子曰。夫陰陽進退。前後幽
冥。未見未形。此持殺生之柄。而王制於四海。此邦之

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臣請為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教寡人，願與之自藏。至死不致，忘范子曰：陰陽進退者，固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者，即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冥冥，豫知未形，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王曰：善。以丹青泉置之桃中，以為邦寶。范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圖也。

卷之二

李

德序外傳

吳越之事，頌而文不喻。聖人略焉，賢者垂意，深省厥辭，觀斯智愚，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勾踐至賢，種易為誅，范蠡恐懼，逃于五湖，蓋有說乎。夫吳知子胥賢，猶昏然誅之，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為醫，邦亡不為謀，還自遺災，蓋水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

卷之二

古越書卷之三

會稽郭 鉅子式甫訂評

門人馬式玉又如甫

倪銘純文亦甫

全較

吳越春秋

越王無余外傳

越之前君無余者夏禹之末封也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鯀娶於莘氏之女名曰女嬀年壯未孕嬀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爲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脅而

高郵即禹

產高郵家於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帝堯之時遭洪水滔滔天下沉漬九州閉塞四瀆壅閉帝乃憂中國之不康悼黎元之罹咎乃命四嶽乃舉賢良將任治水自中國至於條方莫薦人帝靡所任四嶽乃舉鯀而薦之於堯帝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羣臣未有如鯀者堯用治水受命九載功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舜使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無有形狀乃殛鯀於羽山鯀投於水化爲黃能因爲羽淵之神舜與四嶽舉鯀之

鯀一作然

聖人作用自非尋常所及

觀此則知禹之受命皆以大孝爲本

鯀謂禹妻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聚其文之形

子高郵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勳禹曰俞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委而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浙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僨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聚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爲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于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川始于霍山徊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

海經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緜緜白狐，九尾攸攸。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禹行，使太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迹，西延積石，南踰赤岬，北過寒谷，徧崑崙，察六息，脉

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漢，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疏九河於潛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關伊闕，平易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去崎嶇，歸於中國，堯曰：命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姁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哭夜泣，氣不屬聲。堯禪位於舜，舜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阿之北，萬民

古越書

卷之三

三

漢書

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所戴。再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同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觀示中州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衆，示天下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釜山中慎之功，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因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惡無細而不誅，功無後而不賞。天下喁喁，若見恩母，子歸父，而留越，恐羣臣不從。

古越書

卷之三

三

言曰：吾聞食其實者不傷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獲覆釜之書，得以除天下之災，令民歸于里閭，其德彰彰若斯，豈可忘乎？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爲邑，畫作印，橫木爲門，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爲法度，鳳凰棲於樹，鸞鳥巢於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于澤，遂已耆艾，將老，歎曰：吾晏歲年，暮壽將盡矣，止絕斯矣。命羣臣曰：吾百世之後，墓我會稽之山，葦梓桐棺，穿壤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塋之後曰無改，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禹

齊之說
楚

楚

崩之後，衆瑞金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爲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禹崩，傳位與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啓於箕山之陽，諸侯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子也，啓遂卽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啓使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租貢纔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余質林，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于會稽，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轉從衆庶爲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餘歲，有入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嚙，嚙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爲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貢，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安集鳥田之瑞，以爲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曰無壬，壬

卷之三

五

生無暉，暉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暉卒，或爲夫譚，夫譚生元常，常立，當吳王壽夢諸樊闔閭之時，越之興，霸自元常矣。

卷之三

五

入臣外傳

越王勾踐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越王曰孤承前王德得守國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耻為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其各願二三子論其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耻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為惡居危而不以為薄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

君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禍者福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哉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臯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為用今委國一人其道必守何願心佛命羣臣大夫臯庸曰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

大合羣臣
從心所欲
是矣何必
也

君之主

越王之意
不欲擄臣
文種則疑
種之根已
決矣

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金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遵守社稷奉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亡臣親今事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憂也亦子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亡者為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懷心不定也夫推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分者臣之職也吾願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委質而已於乎悲哉

君之主

計視曰君王所陳者固其理也昔湯大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一老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教嗣糞除出亡之君勅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今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宜也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耻屈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讎者臣之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

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臣之事也。大夫也。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失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說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滂。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臣之事也。大夫臯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

姓。身臨憂勞。動輒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富民實。爲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視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爲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咸哀。越王仰天嘆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曾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願鳥鵲。喙江渚之蝦。飛去。復

婦人八一
笑一歌增
抑許多感

三羅看

六羅看
焉矣夫

八字加畫

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鳥。爲凌玄虛兮。翻翻集洲渚兮。優恣。蒙蝦矯翮兮。雲間任厥意兮。往還。妻無罪兮。負地。有何事兮。譴天。飄飄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懷。假兮。若割。淚法。法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爲鳥。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何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離我。國兮。去吳。妻。永稱兮。爲婢。夫去。見兮。爲奴。歲遙。遙兮。難極。寬悲。痛兮。心惻。屬于。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

身期。期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愧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太。爾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拜稱。臣曰。東海。賤臣。每。歲。上愧。皇天。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汚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如。殺。臣。使。執。箕箒。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勾。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讐。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燿。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繳。矢。

以射之。豈况近卧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柵。此乃厨宰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乃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我救之。大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秘於官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

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為天下笑。而子及主。俱為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哉。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降。蒙大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為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

古越書

卷之三

十一

越之夫婦君臣堅忍至此故宜感動天人

於而救越之人君之廣者救之使修備治國桓文之善也乃竟以深盈致敗惜

古越書

卷之三

十二

起入官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擗鼻。着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所到。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不愠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臺。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為子救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勾踐愚黠。親欲為賊。寡人承

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奈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越王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四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為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先。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

子胥夫
差以憂慮

前事知矣
所以中吳
王并大之
志也

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為湯所誅。殷為周所滅。今大王既囚越君而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吳王遂召越王。久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曰。吳王見擒也。有頃。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後無報復之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王已入

石室。宜蚤圖之。後必為吳之患。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劉燕所至之地。以貶燕公。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為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石室。召范蠡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吳王不死明矣。到已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

乃能犯
汗痛

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真非人也。數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即入言於吳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太宰嚭幸。洩惡以出。越王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便。以决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已巳日。有瘳。至三月。至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

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腐酸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獲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本草。以配其氣。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饗酒於文臺。吳王出。今日。今日為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

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意者內慙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為吳王壽吳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為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

十五

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為人臣不仁不慈焉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為虜妻親為妾不愠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洩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曾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

即以其者歸美勾踐與夫差愛憎如畫

懷其而語夫突所以難入也

十六

不智也而為相國快私意耶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大王以越王歸吳為義以飲洩食惡為慈以虛府庫為仁是故為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悞色是欺我王也下餘王之洩者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為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

且社稷坵墟宗廟荆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隱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朕

下軍權也此時吳王亦是一片其心矣先一飲何越王之克置不問也

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抵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干。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卷之三

子

歸國外傳

吳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西至周宗，南造於山，北薄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亡衆棲於會稽之山，請命乞恩，受辱被恥，囚結吳宮，幸來歸國，追以百里之封，將尊前君之意，復以會稽之上，而宜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邠而德彰於夏，夏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欲立國樹都，并敵國之境，不處平易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立霸王之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立郭，分設

更有規模

避之先都

於平原范

蠡始築不

城然其製

甚小至需

焉越公乃

城而廣之

里間，欲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惟山自生者，瑯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惟山。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鄂，問曰：孤欲以空

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
 三聖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午日也丙陽將也是
 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
 中大夫種曰前事已覆後車必戒願王淡察范蠡曰
 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
 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蓄金之
 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
 相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堂臨政越王
 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越王念復

古人於此
 若與夫
 王音旺

吳警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且卧則攻之以
 麥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
 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甯
 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雜體吾欲采葛使女工織細布
 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
 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黃絹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
 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
 之游未嘗一日登覽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
 東至於勾甬西至於檇李南至於姑末北至於平原

如左無備
 有事不成

縱橫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其密
 九莞文筍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度以復封禮吳王
 得之曰以越僻狝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
 此越小心念攻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興國千里吾
 雖封之未盡其國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機杖
 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
 作苦之詩曰葛不連蔓茶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
 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
 弱於羅兮輕罪罪號縞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

人能
 言而為之
 信而為之
 實而為之

除吳王歡今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機杖舊諸
 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核於是越王
 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
 官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庫墾其
 田疇民富國彊象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與其四友
 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奈何種曰利
 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
 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之民不失其特則成之省刑
 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歛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

卷之三

十一

齊注云上有有樂之無芳其之無怒三句無言人作之亦不拘物

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臣聞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道棄宗廟。身為窮虜。耻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躡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亡國流民。天下莫不聞知。

卷之三

二十一

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伏。猛獸將擊。必餌毛帖。伏鷲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眾。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副過之兵。後無伏襲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之辭。無令泄也。臣聞吳王兵彊於齊。晉而怨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淡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決權。還為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以過之。范蠡曰。

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之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讐。構怨不解。齊雖不親。外為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內臣謀而決讎。其策鄰國通而不絕。其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隕。茂葉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金。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氣有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燭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漚。湲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今吳承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

卷之三

二十二

兵到而軍退。士散而眾解。臣請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為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觀其靜。大夫若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溪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眾。亦能使之。今吳承閭間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誣者。在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虛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曰。今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

如知如集
五勝謂五
德巡相勝
也史無著
秦滅六國
願據五勝
而自以為
獲水德之
瑞

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昔湯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便。願各就職也。

古越書 卷之三

陰謀外傳

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視問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蚤欲與師。惟問於子。計視對曰。夫與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審於存亡。乃可量敵。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奈何。計視曰。天地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偽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真偽乎。計視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蓄而藏。

古越書 卷之三

夫天時有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而聚。三死也。冬藏無蓄。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遺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恩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曆象四時。以下者

上虛設八倉從陰收者望陽出糶策其極計三年五
倍越國熾富勾踐嘆曰吾之霸矣善計硯之謀也

大禮

善書三

善書



君不忌臣
是大夫種
進祝本意
祭誠臣從
此起矣

伐吳外傳

勾踐已滅吳乃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
州致貢於周周元主使人賜勾踐已受命號去還江
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魯泗東方百里
當是之時越兵橫行於江淮之上諸侯畢賀越王還
於吳當歸而問於范蠡曰吾欲稱王其可乎蠡曰不
可昔吳之稱王借天子之號天變於上日為陰蝕今
君適借號不歸恐天變復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
羣臣為樂乃命樂作伐吳之曲大夫種進祝酒其辭

善書三

善書

曰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老德宿廟輔
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掩
塞鵬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大夫種
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讐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
怯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鵬酒二升萬歲難
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勾踐
愛壤土不惜羣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
而返國也故面有憂色而不悅也范蠡從吳欲去恐
勾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來

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為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陰謀范蠡。議欲去微倖。三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

青鹿書

卷之三

三

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訐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大。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為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憫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矣。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所恃者矣。孤竊有言。

此數語
自亦不
得不去

公位乎。分國共之。去乎。妻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計不數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畫六陽。畫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

青鹿書

卷之三

三

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視伴狂。大夫曳庸。扶同。臯如之徒。日益疎遠。不親於朝。大夫種內憂。不朝。人或讒之於王曰。文種棄宰相之位。而今君王霸於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怨望之心。憤發於內。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曰。臣所以在朝而宴罷。苦身疾作者。但為吳耳。今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默然。時魯哀公患三桓。欲因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難。哀公奔陘。三桓攻哀公。公奔衛。又

內憂不朝
近獲之所
不得行也

字義

寤夫也
謂以大禮
哺其耳也

奔越魯國空虛國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俱歸勾踐
憂文種之不圖故不為哀公伐三桓也

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
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
仁也知臣心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以損聲色滅滛
樂奇說怪論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拂耳必以獲
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子胥於吳矣夫差
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
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

卷之三

三十一

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歸哺其耳以成人惡其妻曰
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食不亨哺以惡何妻子
在側匹夫之能自致相國尚何望哉無乃為貪乎何
其志忽忽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於患
難雪耻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
於彼為佞在君為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
吾答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恐不再
還與子長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種曰
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辰尅其日上賊於下

運王誠恐
皇德以
全謀計三
可為後世
之戒

子種而
甘心種
等而亦無
誠實江
謂可以不
作矣

是為亂醜必害其良今日尅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
史之間耳越王復召相國謂日子有陰謀兵法傾敵
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疆吳其六尚在子所願
幸以餘術為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
天嘆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
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為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
以人惡越王遂賜文種屬盧之劍種得劍又嘆曰南
陽之宰而為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
以吾為喻矣遂伏劍而死越王差種於國之西山樓

卷之三

三十一

船之卒三千餘人造舟足之羨或入三峰之下墓二
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脊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
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越
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七里以
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使人如木
客山取元常之喪欲徙瑯琊那三穿元常之墓中生
燔風飛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踐曰吾前君其不徒
乎遂置而去勾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
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勾踐乃遇吳越將

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遂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今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何無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

二十七年冬，勾踐寢疾將卒，謂太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晉齊

之地，功德巍巍，自致於斯，其可不誠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興夷即位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揚，不揚卒，子無疆，無疆卒，子玉，玉卒，子尊，尊卒，子親，自勾踐至於親，其歷八主，皆稱霸，積年二百二十四年，親親皆失，而去瑯琊，徙於吳矣。自黃帝至少康十世，自禹受禪，至少康即位，六世，為一百四十四年，少康去，顓頊即位，四百二十四年。

黃帝 昌意 顓頊 鯀 禹 啓 太康
仲廬 相 少康 無余 無玉去 無余十世

無皞 夫康 元常 勾踐 興夷 不壽
不揚 無疆

魯穆柳有幽公為名，王侯自稱為君，尊親失瑯琊，為楚所滅，勾踐至王親歷八主，格霸二百二十四年，從無余越國始封，至餘善返，越國空滅，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

附紹興考

按紹興亦古荒服之國禹平水土制九州乃畫在揚州之域其東巡狩會諸侯于國之苗山以計功始更名其山曰會稽云會稽者會計也乃後少康封庶子于會稽以奉守禹祀號曰於越傳二十餘世至于允常越始大始稱稱王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及越之滅吳也嘗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賜胙始命越為伯爵又六世為楚所併消秦滅楚裂封建為郡縣乃置會稽郡郡治在吳而茲地特屬焉漢興高帝以其地封賈為荆王後封濞為吳王景帝四年濞以謀反誅乃復為會稽郡領縣凡二十有六東漢順帝四年始分浙東十四縣為會稽郡治山陰東晉為會稽國領縣十劉宋復為會稽郡孝建初立為東揚州領五郡尋罷齊因之梁又置東揚州陳因之隋初郡廢改為吳州治會稽大業初改越州後復為會稽郡領縣四唐武德四年又改越州領縣七天寶初復為會稽郡乾元初又改越州中和三年升義勝軍光啓三年改威

勝軍乾寧三年改鎮東軍五代錢氏世以越為東府當石晉時錢元瓘始奏置新昌并會稽山陰諸暨剡餘姚蕭山上虞而為八也宋仍改越州領縣如故宣和中易剡曰嵯建炎三年高宗自杭州如越明年改元紹興用唐德宗興元故事始升為紹興府當是時王龜齡氏尚未第也後二十七年王始狀元及第明年幕紹興三賦之製政其時也題賦不曰紹興而曰會稽者緊又本古郡以山得名云爾

古越書卷之四

會稽三賦

宋王十朋龜齡先生撰 明南逢吉姜泉先生註

明郭 鈺子式甫訂評

王毓封李采甫

門人駱復旦曼生甫

王鵬起玉眉甫

魯燦先子桓甫

俞宣陞義昭甫參閱

潘 集子翔甫全較

風俗賦 并叙

風聲教也俗傳習也上行下效之謂風衆心

安定之謂俗賦以風俗名則其所包者廣矣

管司馬相如作上林賦設子虛烏有先生烏有是事也

人相舍難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是事也

是公者公是人也故其詞多夸而其事不實如盧橘

黃甘之類蓋上林所無者猶莊生之寓言也益通作

聲亭諫作誇 益俗作蓋

余賦會稽雖文采不足目擬相如之萬一然事皆實

錄故設爲子真無矣先生有君會問之辭子真者誠

言也無妄者不虛也有君者有是事也目反相如之

說焉日以通

有客越越自稱子真介于無矣先生贊見子有君謁

入迺勝而前日聞有君之名雅矣今幸際顏色聆語

言僕輒有請君其聽焉君世家于越目風流自命業

傳細素才播歌詠越之山川人物古今風俗載在君

腹願聞其略可序卒幸通讀古

有君迺飲衽蕭容謝曰唯唯客姑坐焉吾日語爾容

客文

越於九域分曰揚州俾瞻天文度當斗牛在辰爲丑

自夏而辰鄰於秦漢疆於春秋州於隋而僭於唐

有素而王有鏐因種山而中宅廓蓋城而外周龍樓

翼而乾時石實伏而與流鴻天門兮墜戶惟崑崙兮

是條實東南之大府號天下之無名辰古文侯使去

作法謹篇文 通公音求

越於九域屬揚者周禮曰東南曰揚州其山曰會

稽圖經曰大都督府越州禹貢揚州之域爾雅曰

江南之氣躁動厥性輕揚故曰揚州天文當牛斗

之度在丑辰者晉書天文志曰自斗十三度至女

之度在丑辰者晉書天文志曰自斗十三度至女

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分曰揚州而會稽入
斗一度疾於夏者夏少康封少子無餘於越以奉
禹祀是爲越侯也郡於秦漢者秦始皇滅荆置會
稽郡漢以其地屬吳國景帝誅吳王復爲會稽郡
也霸於春秋者勾踐已平吳橫行於江淮號稱霸
王也州於隋者隋大業中改爲越州也宋高宗時
方陞爲府使於唐者唐乾元中置浙江東道節度
觀察等使也素楊素也隋封越國公鏐錢鏐也唐
未封吳越國王種山一名重山卽今臥龍山也越

十卷書

卷之四

五

王莖文種於此山之西故名望海亭記云山周連
數里盤屈於江湖上狀臥龍也龍之腹府宅也龍
之口府東門也龍之尾西園也龍之脊有望海亭
也廓開也釋名曰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吳越春
秋曰勾踐自吳還范蠡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
二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欲
以壓吳今湯郡守改建望海亭東南伏漏石竇以
象墜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蠡曰臣之築城也其
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此勾踐時制也今城隋越

公楊素建周遭四十五里大府者唐景雲二年定
爲中都督府乾寧四年升爲大都督府也去匹也
元微之詩會稽天下本無仇

其山則鬱鬱蒼蒼巖巖鬼鬼磅礴蜿蜒峭崿岬岬若
騫若奔若圍若闕或凸或凹或自或自或斷或聯或
昂或低虎臥龜蹲龍盤鳳伺舒爲屏障峙爲樓臺掩
映江湖明滅雲霓八山中藏千峰周回彭鮑名存蟻
馬迹迷鉅者南鎮是爲會稽洞曰陽明群僊所棲
文奔圖古文開自
扶岳切自俗作堆

十卷書

卷之四

五

鬱鬱幽也佳氣也蒼蒼老貌巖巖險也鬼鬼高峻
也磅礴混同也又充塞也蜿蜒盤屈貌峭崿高貌
岬岬低貌騫飛貌奔走也凸起也凹下也自大陵
無石者自聚土也聯連也昂高也踣踣也何往來
貌屏障樓臺元稹州宅詩曰四面無時不屏障一
家終日在樓臺八山者府城內種山龜山詳後龜
來自齊註戴山火珠山鮑郎山彭山白馬山蛾眉
山也圖經曰彭山在會稽縣北五里典錄曰彭祖
所隱居之城鮑郎一名陽堂在今大能仁寺之前

郡國志曰山有絕郎祠本名蓋後漢人堊此蛾眉山不見於圖經相傳在府橋之東軒亭之西醮庫之前形如蛾眉掘鑿磨滅久已為民居矣白馬山在會稽縣北五里鉅大也南鎮者周禮曰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唐開元十年封四鎮為公故會稽山為南鎮永興公陽明洞者在宛委山龍瑞宮香爐峰下舊經曰三十六洞天之一洞也

石傘如張石帆如揚石篋如藏石鷄如翔通

石傘山圖經曰在會稽縣東南十五里玉筍側狀

如傘石帆山在會稽縣東十五里夏侯曾先地志曰射的山北有石壁高數十丈中央火絛狀如張帆石黃山與地志曰宛委山上有石篋壁立千雲升者累梯而至又太平御覽曰會稽石置山上有金簡玉字之書夏禹發之得百川之理石鷄山即石帆山下有文石狀如鷄故人又謂石帆為石鷄山

石壁匪泥石甕匪攜香爐自室天柱可梯韞玉有筍降僊有臺禹穴宵而叵探葛巖蜚而自來射堂豐凶

之宛委日月之珪應天上之玉樹直海中之蓬萊

室古文煙寶竈通蜚本作飛來叶音黎

石壁即石帆山之壁立者石甕在射的山足三石品峙其狀如甕舊經曰巨石三在鏡湖東時人謂之秦皇酒甕石攜提也香爐者會稽一峰狀如香爐人謂之香爐峯也天柱者吳越春秋曰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韞藏也玉筍山圖經曰在會稽縣東南十五里出美玉其形如筍因以為名降僊臺皇覽曰宛委山上有巨石狀如玄臺嘗有

神僊降其上

稽探禹穴賀知章纂山記曰禹穴黃帝號為宛委穴赤帝陽明之府於此藏書焉大禹始於此穴得書復於此山藏書然舊經諸書皆以禹穴繫之或以陽明洞外飛來石下為禹穴流傳失真已不可考龜齡有詩云不知禹穴從何探洞鎖陽明石一拳萬巖龍瑞圖經曰禹穴北有石巖高丈餘南面側平如削真諦曰此石於赤鳥二年天降從安悉國飛來上有索痕三條名為飛來石晉葛僊翁嘗

茶壇煉丹，後人名為僊巖，射的山在會稽縣南十五里。孔躡會稽記曰：射的山半有石室，乃僊人射堂。東峰有射的，遙望山壁有白點，如射侯，土人常以占穀賤賤，語曰：射的白米斛，百射的玄米斛，千宛委山在會稽縣東南十五里，珪，瑞玉也。遁甲開山圖曰：禹至會稽，開宛委山，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各長一尺二寸，應乎玉衡者，輿地志曰：會稽山一名衡山，天有衡星，此山與之相應也，直乎蓬萊者，錢鏐建蓬萊閣，在臥龍山上，與海中之蓬萊相

卷之四

當也。龜齡有詩：祖龍車轍遍塵寰，只道蓬萊在海間。空上望秦山上望，不知此處是神僊。

至若嶠山，歸其東，僉山屹其西，阜至縣，蜀龜來自齊梅山，迺隱吏之窟，紵羅蓋西子之閨，五泄爭竒於厲蕩，四明競秀於天台，五雲中令之故居，十峰曇翼之招提。
歸音虧，僉今作奎。

嶠山，圖經曰：在剡縣東三十四里，宣和一年始改剡縣為嶠縣，歸高大貌，僉山在山陰西北四十五里，應劭曰：塗山在永興北，永興即蕭山也，屹高聳

貌，阜至縣，蜀者謂蜀阜山也，在山陰縣北三十五里，舊經曰：自蜀飛來，帶兒婦二十餘人，隨山而至，善織美錦，自言家在西蜀，今忽至此，龜來自齊者，謂龜山也，在府東南二里二百七十二步，一名怪石，舊經曰：山遠望似龜形，故名，吳越春秋曰：范蠡築城既成，瑯琊東武海中，山一夕自來，故名怪山，上有寶林寺，巨人跡，靈鰻井，應天場，寰宇記曰：龜山下有東武里，即瑯琊東武山，一夕移于此，東武人因徙此，故里不動，方干有詩云：遠巖喬木夏生

卷之四

寒牀上雲谿枕上看，臺殿漸多山更重，即今飛去却應難，梅山一名巫山，在府城北一十八里，其少西有里曰梅市，按漢書子真名福，九江壽春人，補南昌尉，後去官，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僊，其後人有見福于會稽者，此即所隱之地也，紵羅山在諸暨縣五里，輿地志曰：諸暨縣羅山，西施鄭旦所居，其方石乃矚紗處，今名紵羅山，五泄山，掇英集曰：五泄瀑布也，在諸暨西四十里，有兩山夾溪，造雲壁立，高二百丈，廣數十丈，水瀉沿歷五級，下

注溪壑故曰五泄山多奇峰或比之鴈蕩云鴈蕩山在溫州府樂清縣四明山在餘姚縣南一百十里即第九洞天福地山四俯皆虛明玲瓏如牖故名孫綽天台賦曰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天台山在台州府天台縣五雲中令之故居者五雲山在會稽縣南三十里晉中書令王子敬所居也義熙三年有五色彩雲見安帝詔建雲門寺盛於唐而板於宋今雲門寺則其故址也十峰巒翼之招提者法華山在山陰縣南三十里

卷之四

晉高僧曇翼結庵誦法華經因置法華寺今天衣寺是也寺有十峰堂以山有十峰為名也其水雙澗李紳有詩云十峰排碧落雙澗合清漣招提寺也青輝記曰梵言拓門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說以拓為招又省去門奢二字只稱招提即今十方寺院是也故越為之首兮刻為之面兮沃洲天姥眉兮目兮金庭桐栢僊子庇兮宅古宅白樂天沃洲記曰東南山水越為首刻為面沃洲

天姥為眉目沃洲山在新昌縣東三十二里天姥山在新昌縣東南五十里寶宇記昔人有登者聞天姥歌謠之音故名金庭觀在剡縣東南七十二里相傳王羲之讀書樓後拾為觀王子晉學道登僊之所真誥曰越有桐栢之金庭養真之福地神僊之靈墟亦三十六洞天之一也南明峽啞實相湧兮南巖嗟哦海跡古今南明山在新昌縣南五里山上有石棋枰中有隱嶽等巖其南為寶相寺梁建安王造石佛一軀高

卷之四

一十丈巖齡有詩寶相石闢瀉鑿鑿外懸諸巖在新昌縣西南二十里本任公子釣魚之所鈞臺尚存唐李紳龍官寺碑曰南巖海跡高下猶存巖皆沙石積成壁多古蹟莊書載滄海竭任子沒波濤打處為巖窟陟秦望而望秦兮登洛思而思洛兮采葛食蕺發甲前王兮脩竹茂林新想康運分連山如珠秦皇之所驅兮摩山如珮亞夫之所割兮秦望山在會稽縣南四十里輿地廣記曰秦始皇

登之以望東海縣南三十二里又有望秦山即天
柱峰也與秦望相接舊經曰秦始皇與群臣登此
以望秦中洛思山在蕭山縣東四十三里輿地志
曰永興縣洛思山先是洛下人隨朱傳來會稽三
年不得返乃登山北顧而歎故以為名葛山在會
稽縣東十里吳越春秋曰勾踐使女織布以獻吳
王採葛是山哉山在府治東北三里趙璘直寺碑
曰叢蔬類晉越君所嘗常采於此遂用名之輿地
志曰山陰縣西有蘭亭晉王羲之序曰此地有崇

卷之四

十一

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曰俯仰之間以為陳迹連山
在蕭山縣西十二里舊經曰連山長岡九里北至
定山秦始皇欲置石橋渡浙江今尚有石柱數十
列于江際或曰秦始皇驅山塞海會稽志亦曰唐
人於越溪獲鐸以問僧一行僧曰此秦始皇驅山
鐸也摩烏山在蕭山縣南二十里神異記曰此山
是亞夫割斷蕭山南嶺將摩于烏江也江東以擲
為摩玦玉珮如環缺而不連也
北幹隱兮明月在東山臥兮白雲迷少微寂兮幽鳥

怨太白空兮蟻猿啼疊古文野

北幹山在蕭山縣北一里舊經曰晉許詢詔為朝
議郎不就家於此山之陽蕭然自居後名其山為
蕭其詩曰蕭條北幹園劉真長歎曰清風明月恨
無玄度玄度諱字也東山在上虞縣西南四十五
里晉太傅謝安所居也續晉陽秋曰安石家於上
虞自咸康初辟召不起高臥歷年正在此山李白
憶東山詩曰白雲他自散少微山在會稽縣東十
二里宋職方員外郎齊唐所居也少微家分幽鳥

卷之四

十一

怨即北山移文蕙帳空今夜雀怨之意太白山在
嵯縣西六十里乃趙廣信煉丸華丹登仙之處上
有白猿赤覆
其水則浩淼泓澄散漫縈迤漲為而天風為而波淨
焉如練瑩焉如磨溢而為江潏而為湖為沼為沚為
潢為污滙為陂澤疏為溝渠窳而田疇淤而泥塗生
我稻梁溉我果蔬集有鳧雁戲有龜魚實有菱芡香
有芙蓉鶻舟如擊馬檝如驅船龍天矯橋獸雕肝環
限江河津通漕輪航麗船閩浮郵達吳浪葉風帆千

艘萬艦大武挽練五丁課諱榜人奏功千里須臾音

取透省作迂汚省作汙濼同濼音於適音適練音律諱通作呼

練白繒也瑩明而平也溢泛漲也江之載于會稽

志者大小凡十瀦水所停也湖之載于會稽志者

大小凡二百一十有三沼池也泄渚也潢積水也

汚濁水也滙水回合也鳧鶩也水鳥矣鷄頭也會

稽志曰越中所產唯羅文菱最美梅市之鷄頭最

盛芙蓉荷也會稽志曰山陰荷最盛出偏門至三

山多白蓮出三江門至梅山多紅蓮夏夜香風率

一二十里不絕鶻舟如擊者言舟之輕疾如鶻之

擊鳥也晉安海物異名記曰越人水戰凌波赴敵

則有鶻鶻舟名也馬機如驅者吳越春秋曰越人

以舩為車以機為馬也天矯自恣之貌睢盱視貌

李白詩船頭龍天矯橋腳獸睢盱瓊球也航方舟

也甌今之溫台船泛海舟也閩今之福建鄞今之

寧波吳今之蘇州也艘船之總名艦船前頭刺櫂

處也大武謂牛也記曰牛曰一元大武緯拽船索

也五丁謂力士也揚雄蜀王本記曰天為蜀王生

五丁力士能徙山諱諱大呼也榜人船長也須臾

不欠貌孟郊送叔歸詩北騎連山嶽南帆指江湖

高蹤一超越千里在須臾

境絕利博莫如鑑湖有八百里之回環灌九千頃之

膏腴浮賀監之家甯允常之都人在鑑中舟行畫圖

五月清涼人間所無有菱歌今聲哨有蓮女今貌都

日出今室銷漁郎今嘯味

圖經曰後漢馬臻為太守創立鑑湖在會稽山陰

二界築塘蓄水水高田走餘田又高海丈餘菽水

少則洩湖漚時如水矣則湖漚田中水入海所

以無凶年其塘隄為四至百十里溉田九千餘頃

一說鑑湖八百里蓋總言之唐書曰賀知章以祕

書監請為道士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今天長觀

是也賜鑑湖剡川一曲唐張志和舟散顏真卿請

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允常越君也少康庶

子封于會稽後二十餘世至允常與霸為都周禮

曰四縣為都一曰曰邑大曰都輿地志曰山陰

南湖紫帶郊郭白擊巖互相映發若鏡若圖王

逸少曰。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遊。杜甫詩曰。銀湖五月涼。王翰詩曰。不知湖上菱歌女。幾箇春舟在。若邪。若邪在鑑湖南。北流相合。李白詩曰。鑑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隘若邪。都。開也。言閑習婦禮也。詩云。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日出烟銷。柳子厚漁翁詩。煙銷日出。不見人。嘯。蹙口出聲也。

東泛曹江。哀彼孝娥。西觀驚濤。弔夫子胥。樂滿恩夫。樂之封翁。洲訪偃王之。慶。寧。膠。授。今。沼。吳。國。屬。身。去。

泗水
之南
右
之

今變陶朱。鼓樵風。今。海。若。神。靈。靈。權。等。靈。隱。居。禳。事。脩。今。觴。蘭。渚。陶。泓。沐。今。流。戒。珠。了。器。鑿。今。禹。功。畢。刑。塘。築。今。長。人。誅。酌。葦。泉。今。懷。古。飲。清。白。今。自。娛。

曹江曹娥江也。娥上虞人。父曹盱。能婆娑樂神。遊瀉瀉。不得尸。娥投瓜子江。祝曰。父在此。瓜當港。旬有七日。瓜偶沉。娥遂投江而死。經五日。抱父尸以出。驚濤。浙江濤也。范仲淹詩。何處潮偏盛。西陵無與倫。吳越王都錢唐。以西陵非吉語。突為西興。康安志曰。吳王既賜子胥死。取其尸。盛皮鴟夷之革。

浮之江中。子胥因流揚波。或有見其乘白馬素車于潮頭者。因為之立廟焉。樂浦。在諸暨縣北十九里。吳王闔閭弟之子夫無所封。因為名翁洲。在會稽縣東。管徐偃王母生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有犬名鵠倉。銜以歸。母覆煖成兒。生而偃。故以為名。長襲為徐君。是為偃王。居翁洲。即此。十道志曰。翁洲在海中。簞膠河在惟山東南三百餘步。一名投膠河。華安仁攷古曰。勾踐謀霸。拊存國人。與其甘苦。師行之日。有。嚴。壺。兼。跪。受。之。覆。流。水。上。士。卒。

承流而飲之。人百其勇。一戰而沼吳國也。鼓樵風者。言若邪也。若邪溪。在會稽南三十里。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偃人取箭。鄭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項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嘗患若邪。豁載薪為難。願朝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豁風至今猶爾。呼為鄭公風。亦名樵風。與靈樞者。言刻豁也。刻溪在嵊縣南。晉書曰。王子猷居山陰。夜雪初霽。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舟詣。

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子猷曰乘
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戴安道邪禊除惡祭也
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祓除謂之禊風俗通曰禊
潔也蘭渚在山陰縣西南二十五里今天章寺即
其地也舊經曰蘭渚有亭王右軍所置曲水賦詩
作序于此其序曰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
也陶泓研也韓昌黎毛穎傳曰穎與絳人陳玄弘
農陶泓相友善戒珠寺在戴山本王羲之故居或
曰別業也後捨為戒珠寺下有研池在焉了谿在

嵯縣東北餘糧山下越絕曰禹鑿了谿人方宅土
龜齡有詩禹蹟始壺口禹功終了谿刑塘在會稽
縣北十五里國語曰禹會諸侯於會稽執玉帛者
萬國防風氏後至禹誅之賀循會稽記曰防風氏
其身三丈刑者不及乃築高塘臨之故曰刑塘非
泉在會稽東南十里大禹寺西以禹非飲食而名
龜齡有詩梵王宮近夏王宮一水清含節儉風越
俗不知王好惡泉名却在酒名中清白泉會稽志
曰在府西清白堂側范文正公記曰西巖下獲廢

井泉其色白潤然丈餘引不可竭
其物則有魚鹽之饒竹箭之美山涵海蓄旨其有幾
貢入王室利周遐邇旨周通

沈立越州圖序曰瀕海居人以魚鹽為生會稽與
錄虞翻對玉景典曰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
鹽珠蚌之饒爾雅曰東南之美者則有會稽之竹
箭旨不知也

耕焉曰火耨焉曰水南風翼苗翠浪千里把耜一空
玉粒如峙炊粳釀秫既甘且屬把耜罷極音亞稌音述屬古文音

西漢武帝詔曰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艸
下水種稻艸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薅去復下
水灌之艸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翼助也扶
也把耜稻名張伯玉關望詩擺耜西成稻進遠北
海樽一空猶滿空也岳陽樓記曰長煙一空玉粒
言稻粒皎然如玉也峙謂山也戰國策曰粟如丘
山傳曰餘糧嶽峙炊爨也梗稻不粘者釀酒也作
酒曰釀秋稷之粘者即糯也屑美也
聚桑之奇號為第一龍精備備吐絲滿室萬艸千華

先補承而
及昔事

首此得讀

機柚中出。綾紗縞。殼。靈積縑匹。縑音掩。縑讀如蟲。保之保。神。讀作草。

吳錄大康地記並曰。諸暨境土諸山。出第一。壓桑。

壓桑。山桑也。可為弓輪。大雅云。其壓其柘。葉可食。

蠶。夏書曰。厥篚壓絲。蠶書曰。蠶為龍精。僅僅無毛。

豸貌。荀卿蠶賦曰。有物于此。僅僅兮其狀。屢化如。

神。萬艸千華。言所織錦上之文也。縞。帛也。縞。羅縠。

也。圖經曰。越貢華紗。白編綾。交梭綾。輕容生縠。吳。

絹。十樣綾。大華綾。編文紗。華羅。縑。并縑縞也。

木則楓。挺千丈。窠封五夫。桐栢合生。檫棗異。隅文梓。

檫。檫。梓。檫。檫。連理之柯。合抱之株。題斧乃斤。呂與。

以。廬。案古文松。檫音察。棗。檫通。檫音屋。梓音作。

名山志曰。天姥山。有楓木千餘丈。史記始皇封松。

木為五大夫。在泰山。此是借用。嶧縣金庭觀道經。

曰。上有桐栢合生。輿地志曰。餘姚太平山。山四角。

各生一種木。一角純檫。一角純粹。一角純樅。吳越。

春秋曰。吳王好起官室。越王使工入山伐木。天生。

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陽為文梓。陰為檫栢。檫。壽木。

檫木。冬不凋者。郡國志曰。若邪谿有檫木。謝客見。

惠連作詩聯句。刻其上。

迺有蕭山。陸吉。諸暨。三如。胡栢成林。賀瓜蒲區。棗實。

全赤。榆腮。半朱。火榘。殼。玉櫻桃。薦珠。鴨腳。含黃。鷄頭。

去。盧。百益。七絕之奇。雙頭四角之殊。蔗有崑崙之類。

梅有官長之呼。蔓生則馬乳。菓莫。土實則鬼茨。慈菰。

成。古文盛。莫。音栗。茨。音恣。

陸吉。橋也。蘇東坡黃甘陸吉傳曰。黃甘。陸吉。楚之。

二高士也。黃隱于泥山。陸隱于蕭山。圖經曰。諸暨。

出三如。謂如錦之桑。如拳之栗。如縑之芋。梅一名。

梅。任昉述異記曰。越中有胡氏梅。山賀氏瓜。丘。檫。

林。檫也。似赤柰。越俗言高公山。出千貫文林。檫。火。

榘。一曰玉榘。爾雅翼曰。榘實有皮殼。櫻桃。一名合。

桃。白樂天詩。櫻桃。子綴小紅珠。鴨腳。銀杏也。以葉。

似鴨掌。故名。外皮綠。中核淺黃。陳后山有詩云。秋。

盤堆鴨腳。春味薦。貓頭。雞頭。即芡也。盧。芒刺苞也。

百益。木瓜也。爾雅曰。楮。木瓜。埤雅曰。梨。百損。一益。

柿。百益。一損。人以為良果。七絕。柿也。酉陽雜俎曰。

柿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襄。

可愛六佳實七落葉肥大雙頭謂蓮也越多雙頭蓮四角謂芰也埤雅曰俗言芰芰而不分別惟武陵記曰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本艸註曰甘蔗有兩種赤色名崑崙蔗白色名荻蔗赤蔗出江東會稽作乳糖蓋用此蔗會稽志曰會稽梅其品之最佳者曰官長梅色淡紫香味俱絕馬乳蒲萄也酉陽雜俎曰蒲萄有白黑黃三種一名馬乳一名黑水晶菓莫山蒲萄也圖經曰蒲萄生隴西今江東出二種實細而味酸謂之菓菓子鬼茈芎也爾

雅曰芎鬼茈慈菘即茈菘也爾雅異曰鬼茈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似指頭黑色可食又有一種根苗似鬼茈而白葉有兩岐如燕尾開白花三出名為茈菘然其味稍苦不及鬼茈之美一莖收十二實歲有閏則十二實

野菘類毛圖蔬木菌湘湖之尊箭里之筍可薦可羞采擷無盡菘音速菌音筍俗作筍菘菜之總名醉翁亭記曰山有野菘左傳曰澗谿沼沚之毛菌地蕈也爾雅曰地蕈似菘湘湖在蕭

山縣西二里周八十里四山如嶂尊水葵也會稽志曰湘湖生尊絲最美箭里美箭里也在會稽縣東南七十里薦進也無牲而祭曰薦羞膳也致滋味曰羞擷將取也

鱗蟲水族海生池養丁甘丙尾鱈腹縮項赤鱈文鱈元鱈黃鱈敷人駢集目鈞巨網黃金膾玉不數熊堂

尾諫作尾鱈鱈同飲漁同

爾雅曰魚枕謂之丁魚尾謂之丙蓋以骨形似篆書丁字丙字也左傳曰鱈其腹註曰鱈大腹也一

曰腹下白貌杜少陵詩曰漫釣槎頭鱈項鱈楚語曰長腰瘦米縮項鱈魚赤鱈鱈也酉陽雜俎曰唐律捕魚得鱈即放號赤鱈公文鱈鱈也爾雅異曰鱈魚圓長斑點有七作北斗象元鱈形似鱈色黑而體促壯大而脊隆會稽志曰蕭山湘湖鱈珍美為越中之冠黃鱈黃額魚也黃金者黃鱈烹為羹越俗謂之金羹金言其黃也膾玉者鱈鱈皆堪作膾玉言其白也

能言之鸞鸞鳴之鸞翰芒之鸞孕珠之鸞文身合氏

之子跛足從事之徒。街填巷委與土全多。俗作鴛

鴛舒鳧也。俗謂之鴨。禮記疏曰：野鴨曰鳧，家鴨曰鴛。

唐陸龜蒙有鬪鴨一欄。驛使過，挾彈斃其尤者。

龜蒙曰：此鴨能作人語，待附蘇州上進，楚之奈何。

使人恐，酬以囊中金，俟其稍悅，方請能語之。由曰：

能自呼其名，鴛舒鳧也。禮記疏曰：野曰鴛，家曰鴛。

晉王羲之性愛鴛，會稽有姥養一鴛，善鳴，求市未

得，遂攜親友以就觀焉。酉陽雜俎曰：八月蟹腹有

真稻芒，長寸許，向東輪於海神，未輪芒不可食也。

麻蚌屬。望月而孕。海賈曰：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

而圓。文身合氏之子，謂蛤也。蛤屬大而有紫斑

文者，為文蛤。合氏子見東坡江瑤柱傳，跛足從事

之徒，謂鼈也。荀子曰：跬步不休，跛鼈千里。元微之

詩曰：鼈解稱從事。

異獸珍禽：骨銅吐綬，猛虎負子，靈鳥送鷲，鳳棲鹿化。

鶴拾鳳，熊羆狸豹，猴覆猿狖，鸞銜，鳥吐，鴛求，鷓關。

鷓浮鷓浴，寒臆瘦巧，婦鑿，春鋤，雪脰，林棲，水宿。

脩尾長珠，江湖為籠，山林為囿，呂壯，呂牝，呂畫，呂走。

肩棘作肩，鴛音溝，鷓音交，鷓音聿，鷓本

作鴛，與音乙，脰音豆，味音畫，走叶作奏。

晉銅者，銅牛山在會稽縣東南五十八里。舊經曰：

皆有銅牛，見於靈汜橋，人逐之，奔入此山。掘地視

之，悉銅屑也。吐綬者，圖經曰：剡縣太白山有鳥，尾

似鷓，文彩五色，口吐綠綬，長數尺，號吐綬鳥。去虎

山在蕭山縣。會稽志曰：山有猛虎，常傷人，知縣杜

守一有德政，虎一日負子渡江西去，因名焉。鷓鳥

子生而須哺者曰鷓，自食曰雛。舊經曰：法華山有

雙鳥，雌長則送出之，鳳棲者，會稽有鳳林鄉，出無

余外傳：華公有詩云：苗山會計圖書日，威鳳曾棲

碧玉枝。鹿化者，龍瑞圖經曰：葛僊翁有桐木，隱几

化為白鹿，三足。其山因號為化鹿，即今化山也。鶴

拾者，即白鶴山。鶴為僊人取箭也。鳩者，上虞有

鳩田。州志曰：夏禹與諸侯虞樂于此，化感鳥獸，故

其地。鳩為民田，春拔艸根，秋除其穗，熊猛獸，似豕，

長頭高腳，性輕健，多力，熊似熊而長，頭似馬，有髦

高腳，猛獸，多力，狸，狐狸也，豹，一名程，似虎，圖文，猴

獼猴也，善候，獾，母猴也，猿，禺屬，善援，狻，似猿，印鼻

長尾鴝。鴝鵒也。雉銜母翼以飛。鷓鴣也。不卵生。吐雛。鷓黃鷓也。善求友。鷓鴣也。善鬪。鷓水鷓也。禽經曰。鷓善浮。鷓翦翠也。埤雅曰。銜其毛羽。日浴。澄澗洞淵之間。鷓楚鳥也。越多寒。鷓。鷓燕也。二種。有胡燕。有越燕。胡燕肥。越燕瘦。巧婦。鷓鴣也。喙口也。埤雅曰。鷓鴣性巧。故俗呼巧婦。其喙尖利如錐。春鷓鷓也。脰項也。埤雅曰。鷓步于淺水。好自低昂。故曰春鷓。其色雪白。林棲水宿者。禽經曰。陸鳥曰。棲。水鳥曰。宿。脰尾長。味者。喙也。廣韻曰。鳥口。曹

春之類

五

風曰。維鷓在梁。不濡其味。禽經曰。山禽之味多短。水禽之味多長。山禽之尾多脩。水禽之尾多促。甲第名園。奇葩異香。牡丹如洛。芍藥如揚。水蘭載新。海橘懷芳。藕山黃華。蘭亭國香。藕菊通。歐陽公花品序曰。牡丹西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出越州。出洛陽者為天下第一。舊傳越中芍藥最大。而剡尤盛。揚州出千葉芍藥。吳蛻。鎮東軍監軍使院記曰。大厦之前。水蘭特異。越城之中。稱為一絕。當前政不軌之際。忽焉凋零。迨彭城王之鎮。

臨也。綠葉紫苞。載新陽豔。會稽志曰。郡齋舊有海。涵亭。唐李紳詩曰。懷芳不作翻風艷。列萼猶含。露妍。藕山在蕭山縣西三里。山多菊。故名。禮曰。藕有黃華。蘭亭即蘭渚也。越絕書曰。勾踐種蘭蘭渚山。左傳曰。蘭有國香。

天衣杜鵑。東山薔薇。湖映香雪。鑑生水芝。鴛梅並帶。儂桂丹枝。司華騁巧。天女效奇。桃李漫山。臧獲眠之。鶯音帝。朕。古文視。

天衣寺。梁惠舉禪師。武帝徵之不至。昭明太子遺。

春之類

五

以金縷衣。故名。即法華寺也。寺有杜鵑花。最奇。每歲盛開。觀者競集。寺側岩下有半月泉。照月雖圓。祇見其半。李太白詩曰。不到東山久。薔薇幾度花。香雪言梅也。古樂府梅花落曰。祇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神童詩云。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越多梅花餘姚有梅渚湖。以梅得名。水芝芙蓉也。一名荷花。李太白詩曰。荷花鏡裏香。越有鴛鴦梅。雙頭千葉。司華騁巧者。續僊傳曰。鶴林寺有杜鵑花。人或見女子紅裳。艷麗遊于花下。俗傳花神也。一日

周寶謂殷七七曰：鶴林寺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頃刻花，此花能副重九乎？曰：可也。乃前二日往鶴林寺宿，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妾為上蒼所命，下司此花，非久即歸闈苑，今為道者開之。天女效奇者，韓昌黎芍藥歌曰：霜刀剪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會稽志曰：鏡湖之西，如花涇容山諸處，連崗接嶺，皆桃李，略無雜木。蘇東坡定惠院海棠詩曰：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麁俗。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為官奴婢，獲者逃亡，復得為奴婢也。方言曰：臧，獲奴婢賤稱也。陳去非水墨梅詩曰：桃李儂然，是僕奴。

藥物之產，不知其名。白朮、丹參、甘藷、黃精、吳萸、越桃、禹糧、石莖、薊、調膏之以療疾。彭祖服之而延齡，秦皇求之而莫致，葛偃餌之而飛昇。茶木

白朮，本草曰：生杭越諸州。丹參，本艸曰：生桐栢山。甘藷，楊損之曰：藷，甘者入藥，苦者不任。黃精，圖經曰：諸暨石鼓山上多黃精。吳萸，吳茱萸也。出新昌。

越桃，山梔子也。禹糧，禹餘糧也。出嵊縣了谿餘糧嶺。石莖，紫石英也。出諸暨烏帶山。薊，訓後漢書曰：薊子訓不知所由，賣藥于會稽市。彭祖管隱居于府北之彭山。史記曰：始皇令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葛偃者，葛洪也。煉丹於葛巖，飛昇而去。

日鑄，靈芽，臥龍，瑞艸，瀑嶺，稱僊。茗山，鬪好，顧渚，爭先。建路，全蚤，碾塵，飛玉，醜濤，翻皓，生兩掖之清風，與飄飄于蓬島。

日鑄嶺，在會稽縣東南三十五里。歐冶鑄劍之處，地產茶最佳，其芽纖白而長。歐陽公歸田錄曰：艸茶盛于兩浙，兩浙之品，日鑄為第一。雪言其白也。會稽志曰：會稽產茶極多佳品，惟臥龍一種得名亦盛。與日鑄相亞。瑞言如祥瑞也。杜牧之詩曰：山實東吳地，茶稱瑞艸。魁瀑嶺，瀑布嶺也。茶經曰：餘姚縣茶，生瀑布嶺者，號僊茗，大者殊異。茗山在蕭山縣西二里，其上多奇茗，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出紫筍茶，色如膩粉，最難得。當采茶時，兩郡守畢

至歲以清明日入貢建紹今建寧府也丁謂北苑新茶詩序曰惟建州出茶有焙焙有三十六三十六中惟北苑發早而味尤佳社前十五日即采其芽碾塵飛玉既濤翻皓者言茶之色也蔡君謨謂范文正曰公採茶歌曰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既中翠濤起今茶絕品其色甚白翠綠乃下者爾欲改爲玉塵飛素濤起如何希文曰善生兩掖之清風興飄飄于蓬島者言茶之趣也盧仝茶歌曰七盃喫不得也惟覺兩掖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

處玉州子乘此清風欲歸去
刻藤香管城斑斑水竹剪顧圖製于陳蔡之手游于義獻之間友陳元與端紫全文字於人案刻藤紙也番番數之重也管城筆也圖經曰越出筆管毛穎傳曰毛穎中山人秦皇帝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斑斑文之駭也梁元帝筆二品文章豔麗者令用斑竹管書之噪即刻也宋謂刻藤爲敲冰紙蓋以敲冰時造爲佳張倚正詩敲冰呈巧手註曰越俗呼敲冰紙爲巧手述異記曰越中有願家

斑竹蒙蒙恬也秦將管製筆蔡倫也後漢宦者嘗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作紙陳元即毛穎傳陳玄墨也端紫硯也蘇易簡硯譜曰端州石山半者其色紫琢之爲硯可值千金寰區寰也柳子厚詩和氣滿人寰

至若龍護金書昔封石刻苗山金玉邪董銅錫黃帝之鑑神禹之璧歐冶之劍蔡邕之笛虞翻之牀秦皇之石淳碑斯篆江筆肅墨雷鼓銅漏梅梁空石疊金履鐵罍銅印玉胎艸蹄石黃竹神木流黃漢篔簹于

周樂活人之艸止痛之木栢敷榮而花含威天雨鏡而山儲粟皆希世之奇迹蓋欲言而不足

龍瑞圖經曰黃帝藏金簡玉字書于宛委山禹探得之唐開元二年投金龍於禹穴俄有一龍自穴出現于壇上賜爲龍瑞官刻石山與秦望相聯上有石臺始皇頌德碑又名鸞鼻山會稽志曰相傳以刻石石不知文字所在宋昇明本縣民家兒襲祖行獵見山上有文凡三處苔生其上刮苔視之有大石文小石文云山海經曰會稽山上多金

玉下多硖石吳越春秋曰歐冶子爲越王鑄劍破赤董之山而出錫澗若邪之谿而出銅述異記曰世傳黃帝鑄鑑于此故名鑑湖宋紹興丁丑禹祠之前有穴見人卽其處得圭璧輿地志曰蔡邕避難于越宿柯橋之千秋亭仰見第十六根檉竹知有奇響因取以爲笛果有異聲遂爲寶器圖經曰五官省相傳有虞翻牀翻爲吳長沙王所禮特設此牀以表賢客輿地志曰秦始皇刻石前有方石廣數十丈云是始皇座兩邊有方石八所云是丞

相以下座淳碑者曹娥碑乃漢鄞郡淳所作也蔡邕題曰黃絹幼婦外孫蓋曰斯篆者秦望山有始皇頌德碑李斯所篆也江筆者府治之比有筆飛巷齊江淹夢筆之所也肅墨者漢王肅隨父在郡東齋夜有女子從地中出與肅語將曉辭別贈墨一丸時肅方註周易多有疑滯旦用此墨覺才思開敏雷鼓會稽記曰雷門上有大鼓圍二丈八尺聲聞洛陽孫恩之亂軍人打破有雙鶴飛出雷門今府城之五雲門也銅漏舊經曰會稽黃閣有銅

漏制甚精古玉右軍書陸機漏賦鑄于上歷代以爲至寶梅梁在禹陵祠中梁時脩廟欠一梁木夕有風雨漂一木至乃梅梁也嘗化龍入湖中萍藻滿上後風雨晦暝輒凶所在人以鐵纜鎖之空石在禹陵之前空墓下棺也舊經曰禹塋會稽取此石爲窆秦少游有詩一代衣冠埋窆石千年風雨鎖梅梁巽金者金巽樽也晉太康中越人於天慶觀中鑿井得之土中觀在上虞縣南故縣以金巽名觀履鏡者鐵履也郡國志曰塗山有石船長一

丈云禹所乘來宋元嘉中于船側掘得鐵履一雙器銅者銅器也輿地志曰晉太元中謝輔守郡守掘府廳柱下得古銅器可容數斗上題越王字棘文甚明餘不可識輜以爲范蠡厭勝之術遂埋之今不復識其處矣印玉者玉印也會稽記云前石船側梁初又得青玉印胎艸圖經曰獵士陳惠度于剡山射孕鹿旣傷產下一子以舌舐子身乾而後鹿母乃死鹿死之處生艸猶鹿胎艸蹄石諸蟹窟有馬蹄石舊言始皇東巡馬蹄踐此其跡存焉

黃竹蕭山有黃竹山舊曰范蠡遷于此山生符爲林竹色微黃狀如刀削神木卽文梓榿栴之神木也西京雜記曰會稽貢竹簟彌流黃篔也會稽記曰金山廟中有周時樂器各鐸子所以和鼓也郡國志曰會稽橫山有艸莖赤葉青人死覆面便活圖經曰郡五官廨兩杉梁相傳勾踐屬事之舊梁歷代雖遠材質不異俗諺曰千年之木能止心痛荷辦服者多愈石氏宗譜曰新昌石廟墓前存柘木坐而內向覆墳如蓋然守墓者言每有怪

科者則植有枝特生一枝一人或立三枝則三三人也會稽志曰雙笏石在釣臺山遷津廟側石雙立各數百尺其巔有異花每杜鵑鳴時花開爛香霞錦國朝祖宗三后登格皇穹花枯苑者各三年奉鎮詩云鼎湖龍去蒼髯斷三載叢華不記春今復轉如也會稽志曰禪惠寺在嵎縣西二十里傳者以爲齊安南將軍黃僧成有德政感天雨錢數億萬捨以造寺也備山在會稽縣東南一百四十里周處風土記曰舜時供儲在此俗稱粟山也

其人則見于吳越春秋會稽典錄圖經陸志歷代東牘大書特書班班滿目圖古文

吳越春秋後漢山陰趙羣著會稽典錄晉餘姚虞預著東牘者書竹曰簡書版曰牘周禮有史官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于策小事東牘而已

孝者悌者忠者義者廉者遜者智者健者優於文習者長於吏事者擢秀科目之榮者策名卿相之賢者發身日成仁者隱居日求志者埋光屠釣之微者晦迹佛老之異者虞翻之言有所不能盡朱育之對有所不能既子亦焉能縷數之哉姑摘其尤之一二對本

會稽典錄曰孫亮時山陰朱育少好奇字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典正旦宴見掾吏問管王景典問士于虞仲翔而未覩仲翔對也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云云府君稱善仲翔翻字也

前則種蠶計硯號賢大夫後則嚴助買臣直承明廬越王有八臣四友文種范蠡計硯最顯嚴助朱買臣皆會稽吳人漢武帝時俱爲侍中後皆爲會稽

守三輔黃圖曰未央官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武帝謂嚴助曰君狀承明之廬出爲郡吏孝悌則張萬和之父子韓靈敏之弟昆鄧斯所製自毀目代舉董黯朱魏報讎而名聞或濕衣目障火或泣血目戕焚或銜哀而廬墓或負土目成墳或目行而名里或目義而旌門

張萬和唐諸暨人遭父喪兄弟廬于墓側二十餘年萬和終其子亦廬于墓所韓靈敏齊剡人蚤孤與兄靈珍並有至性母亡無以管凶共種瓜半畝

朝采藤生遂辦塋事處士鄧盧叙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所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句章董黯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名聞朱朱恭明也魏永興人父爲烏傷長陳頤所殺恭明志在報讎未間頤死遂刺殺其子魏魏朗也後漢書曰朗會稽上虞人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刀報讎于縣中遂亡命丁與唐會稽人家近荒野焚火公燒與母老病乃濕衣覆母以身障火身死母存許伯會唐蕭山人遭母喪結廬墓側野火將及墳所

乃悲。彌慟哭。天忽降雨。火則隨滅。銜哀廬墓者。山陰鍾離表。嶧鄧僧錢。諸暨裴萬和。蕭山戴恭輩也。負土成墳者。諸暨張孝和。蕭山郭世道輩也。目行名里者。嵯王知玄。父喪哀毀卒。諸暨賈思會。母亡以至孝聞。並以孝行改其里名。目義旌門者。山陰嚴世期。好施慕善。嶧公孫遠。居喪事母。名聞郡縣。蕭山俞僅。一門四代。皆有德稱。並以義行表其門。懿矣。三女賢哉。二娥處子之孝。凜然可多。

三女。陸氏三女也。齊書曰。會稽陸氏有三女。無男。

祖父母年八九十。相繼卒。三女自營殯塋。爲庵舍墓側。二娥曹娥。朱娥也。曹娥見前。東泛曹江。註朱娥。宋上虞朱回女也。母亡。養于祖。娥十歲。里中朱顏與媪。競持刀欲殺媪。一家驚潰。獨娥號呼。而前。擁蔽媪。手挽顏。刀曰。寧殺我。毋殺媪也。媪脫。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後會稽令董偕。爲娥立像于曹娥廟。四時配饗。節義則黃公居四皓之列。魏少英。參八傷之儔。蒙難衛主。則有若丁潭。委身受命。則有若王脩。虞喜躬處。

寒之操孔愉洪止足之謀或一門死三世之義或一邑萃三康之沛

黃公商山四皓之夏黃公也魏少英即魏則後漢書曰魏朗與李膺輩為八俊丁潭字世康晉山陰人蘇峻亂成帝蒙塵于石頭潭隨從不離帝側王脩虞翻對曰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虞喜字仲寧晉餘姚人大寧中詔曰喜潔靜其操歲寒不移孔愉字敬康晉山陰人史贊曰愉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決書椽上虞孟英三世死義山陰

古越書

卷之四

三七

孔愉敬康張茂偉康丁潭世康齊名時人號為會稽三康

至若案陽柳朱永寧履素婦節岬嶸蹈死不顧

案陽即今處州松陽縣永寧今之溫州永嘉縣地也東漢俱屬會稽郡朱育對曰其女則松陽柳朱永寧履素或一醜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冠劫賊死不虧行

卓行則鄭洪韓說鍾離意朱雋戴就舉於孝廉虞潭孔奧沈融朱仕明舉於秀茂虞寄起於對策趙曄

於有道陳子公遐侵陸之藩鍾離牧拒懸還之稻

鄒弘韓說鍾離意俱後漢山陰人朱雋戴就俱後漢上虞人並舉孝廉虞潭晉餘姚人孔奧陳山陰人沈融唐會稽人並舉秀才朱仕明齊剡人舉茂才虞寄陳餘姚人弱冠對策高第起家趙曄後漢山陰人舉有道陳子公名器漢山陰人器與紀伯為鄰伯竊器藩地自益器不較益徙地與之伯慙懼歸所侵地器辭不受鍾離牧吳山陰人居永興躬自墾田稻熟民認之牧遂以與民縣長聞之召

古越書

卷之四

三七

民繫獄牧為之請長為釋之民慙懼率妻子春米送還牧開門不受輸致道旁莫有取者循吏明有還珠孟嘗致雁虞國希銳遼四州之愛夏香著歷任之績

孟嘗後漢上虞人為合浦太守郡無耕稼所資珠璣前政貪殘珠徙交趾嘗清潔無求珠乃還郡虞國餘姚人漢時為日南太守有惠政行部有雙雁隨軒翔舞及還餘姚雁亦隨歸國卒雁栖於墓側後遂成羣今餘姚有雙雁鄉希銳姓康唐會稽人

為饒海合睦四州刺史。顏魯公撰碑，今斷碑猶存。

夏香蕭山人，歷任邑長，皆有聲績。

儒學則王充、呂論、衡、顯、沈、珣、呂大義稱。謝沉、謝承之

史學、孔僉、孔祛之明經。賀季先擅儒宗之號。虞伯施

朝博學之名。制本

王充後漢上虞人，著論衡八十五篇。沈珣唐會稽

人，撰九經大義百卷。謝沉、謝承晉山陰人，沉明練

經史，撰晉書三十餘卷。承博學洽聞，撰後漢書一

百餘卷。孔僉、孔祛梁山陰人，僉通五經，尤明三禮。

音書

卷之四

五

生徒數百人，三為五經博士。祛本名子祛，講尚書

聽者嘗數百人，著尚書義二十卷。賀季先名循，晉

山陰人，經學第一，為江東儒宗。虞伯施名世南，唐

餘姚人，太宗稱世南有五絕，其一博學也。剡，擅也。

文章則孫興公、梭、金聲之賦。徐季海、揮、玉堂之策。擘

若春榮，則任奕、虞翔。文不加點，則四明狂客。二賀二

虞，蜚聲籍籍。吳融十詔成於俄刻。

孫興公名綽，晉會稽人，作天台賦，成示友人曰：卿

試擲地，當作金聲。徐季海名浩，唐會稽人，肅宗時

為中書舍人，詔令詰策多出浩手。任奕、虞翔、朱育

對曰：文章之士，則任奕、虞翔，各馳文檄。擘若春榮

四明狂客，賀知章也。唐永興人，自號四明狂客，醉

後屬詞，動成篇卷，文不加點。二賀者，賀德仁與從

兄德基也。唐山陰人，俱以文辭稱。人為語曰：學行

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二虞者，虞世南與

兄德基也，俱善屬文。時人方之二陸。吳融，唐山陰

人，歷任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昭宗及正，御南闕，羣

臣稱賀帝有指授，疊十許葉，融晚作詔，少選而成。

音書

卷之四

五

詔當意詳。述唐充符。方術則介象、吳鏡、嚴卿

隱逸則嚴、謝、秦、方。述唐充符。方術則介象、吳鏡、嚴卿

表吾。

嚴嚴光也，後漢餘姚人，謝謝敷也，晉會稽人，辟命

皆不就。秦秦系也，唐會稽人，初隱於剡，後居泉州

南安，人騙其山為高士峰。方，方干也，唐新安人，隱

于會稽，漁于鏡湖，今五雲門外有方干池。此隱所

也。述唐充符，孔述唐及兄充符也。唐山陰人，借隱

嵩山，介象，吳會稽人，學氣術，能於茅屋上煮物，而

火不焚吳範吳上虞人明曆數知風氣嚴卿晉會稽人善卜筮夷吾姓謝後漢山陰人學風角占候

丹青則孫遇道芬筆札則孔琳徐囑浮屠則道林靈激神僊則劉晨阮肇

名畫錄曰孫遇僧道芬皆會稽人以善畫著名孔琳宋山陰人徐囑宋會稽人皆善艸隸書道林晉僧支遁也居沃洲山與王謝諸公遊靈澈唐僧會稽湯氏子善歌詩與劉柳善續齊諧記曰漢永平

十五年剡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因遇女僊半年還家並無相識驗得七代孫至太康年失二人所在

迺有谿上浣紗之女林間舞劍之妹色白天下氣雄萬夫

浣紗之女即西施也吳越春秋曰越有處女出于南林越王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色白天下者杜詩曰越女天下白氣雄萬夫者越女論劍曰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

以三編明
人才之多
能東二文
大勇強了
續

故勾踐復國也。有六千君子。項氏崛起也。有八千子弟。霸有江湖。橫行當代。彼二霸之得人。尚斗量而車載。別歷代之人材。亦足明其大槩。

史記曰。越伐吳。發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橫行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項羽起會稽。得精兵八千人。渡江。馮陵天下。李白詩。橫行起江東。今山陰有項里。乃羽與叔父梁避仇之地。

逮我國朝。尤彌多士。二百年間。不可勝紀。大則杜正獻之勲德。次則孫威敏之功名。姚夕郎司元祐之直。

顧內相號江南之英。萬石雲仍。匪建則慶。二陸崇棟。如雲與衡。吳先生風高於賀老。齊職方迹擬于淵明。錢氏世賢科之盛。史門繼衣錦之榮。劉裘呂義門顯。杜趙呂處士稱。或覽古以沔詠。或編圖而著名。

杜正獻名衍。山陰人。歷任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師。封祈國公。孫威敏名沔。會稽人。歷任觀文殿學士。知延州。姚夕郎名勳。山陰人。元祐中為諫官。有直聲。顧內翰名臨。會稽人。蘇東坡贈詩曰。君為江南英。面作河朔偉。萬石者石奮也。奮西漢

郭子拾宅
為千秋繼
故吳賢子
賀也
淵明植五
柳號五柳
先生文有
三徑就荒
之句故云
述機淵明

趙人三十餘世遷于新昌為東南名族宋時登進士者三十八人爾雅曰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舅音比孫舅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建慶奮之二子也漢書曰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時號奮為萬石君匪建則慶言石門多賢皆建慶也二陸者陸左丞相及弟傳也山陰人雲衡晉陸機字士衡與弟雲也兄弟齊名時號二陸如雲與衡者謂個傳俱有才名時以比晉二陸也吳先生名孜嘉祐治平間

名士拾宅為府洋官卒立祠祀之君子以為賢子賀監一等龜齡有詩右軍宅化空王寺祕監家為羽士官惟有先生舊池館春風長在杏壇中齊唐仕至職方員外郎退居湖山自為詩曰直當山面開三徑平截波心種綠楊淵明陶潛字也會稽錢易子明逸彥遠父子並中制科故曰賢科之盛嗚縣有繼錦鄉以史綸子叔軻姪安民三人相繼登科故曰繼錦也劉上虞劉氏也聚族四百餘口內外無間言會稽表氏自齊梁至宋積世無異爨竝

圖關城門
外則城基
詩即風出
其圖焉

旌表其門杜杜醇也王荆公有贈越中處士杜醇詩趙趙仲淵也祥符中被召不起覽古不詠者華鎮也嘗者會稽覽古詩百餘篇編圖著名者諸葛深也總集歷代帝皇年紀自三皇至于宋編之為圖名曰紹運至若聽福桂籍焜耀簪纓名登史策足疊天庭蓋嘗詢之故老往往莫識其名矣足疊足重累而至也故千巖競秀萬壑爭汜者顧長康之言也山轉遠轉

高水轉深轉清者李湖東之記也現奇市井佳麗閩閩者白餘杭之詩也忠臣係踵孝子連閩者虞功曹之對也閩音因顧長康名愷之世說曰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狀顧曰千巖競秀萬壑爭汜李湖東名遜唐趙郡人嘗為湖東觀察使其遊妙喜寺記曰越州好山水云云白餘杭名居易嘗為杭州刺史和元稹陽明洞天詩曰瑰奇填市井佳麗溢園關虞功曹即虞翻也對王府君曰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

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賈文靡不育焉
越之山川人物其大略如此

應前問
去各作一
鍾道下復
推廣言之
精潔保宏

自此以前所問所對不過山川人物四者而已

子真始驚而疑卒歎而散曰壯矣哉盛矣哉山川如

斯人物如斯吾未之前聞也然越在春秋僻處東夷

夫子作經昇為於越其人材風俗固未可與齊晉魯

衛諸列國抗衡也今有君所稱幾不容口豈曾日遠

於京畿合香未越如王景興之言邪抑山川降靈孕

秀固自有肯邪抑亦因人作成而致然邪數楮文喜
早貶同貴

古文

春本

聖集

玉景興問虞翻曰聞玉出崑崙珠生南海遠方異
域各生珠寶曾聞士人歎美寶邦舊多英俊徒以
遠於京畿合香未越爾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

邪

有君曰管嚴朱二子為漢名卿畫繡故鄉夾衛郊迎

爭觀快視羨豔其榮故其俗始尚文學而敦功名古衛

道文

嚴嚴助也朱買臣也買臣拜會稽太守武帝謂曰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歐陽永叔畫錦堂記
曰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道前而
騎卒擁後夾衛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

晉王右軍為越內史雅會蘭亭不觴曲水臨池墨妙

輝映于祀能使選文感槩君子故其俗始尚風流而

多翰墨之士

感槩感觸經心也羲之除將軍會稽內史以上已

日與謝安孫綽許詢之沃四十一人會于蘭亭不

觴曲水其自序之末曰後之君子亦將有感於斯

文

春本

聖集

唐元微之一代奇才罷侍玉皇謫居蓬萊實實鄰白
唱酬往徠絲是鑑湖秦望之奇益聞故其俗至今好
辭詠而多風騷之才不獨此數君子也

元微之名稱唐河南人嘗罷宰相徙浙東觀察使

時詠州宅詩曰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

萊實實鄰也白即白居易也唐書穆傳曰穆在越

時辟實鞏以為副鞏工為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

望之奇益傳居易傳曰居易除杭州刺史穆自滬

翊轉浙東觀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都境。篇詠以詩。筒往來不間。後白赴闕。願贈詩云。從此舟人應省事。未嘗無復。適詩筒。

任延張霸。目尚賢為治。而俗始變。士剽寵車。後呂潔已化下。而人斯尚清。第五倫下令而淫祀之風革。諸葛恢蒞政而陵遲之俗興。與叶虛

任延後漢南陽宛人。更始元年。拜會稽都尉。會稽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士。如董子儀。嚴子陵。敬待以師友之禮。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張霸後漢

蜀魏成都人。永元中。為會稽太守。表用處士顧奉。公孫松輩。其餘有業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劉寵後漢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以送寵。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車俊吳天璽元年。為會稽太守。在公清忠。第五倫後漢京兆長陵人。建武末。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常椎牛祭神。財產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為

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後遂斷絕。諸葛恢晉瑯琊陽都人。元帝調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政之所先。君為言之。恢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增秩。

至若李唐刺史九十八公。首有麗玉。顯有姚崇。國經十子。郡績稱雄。按唐太守題名記。凡九十八人。總管麗玉有惠政。為晉。今崇祀府城隍。其最顯者姚崇。後為開元賢宰相。按以名見于國經者十人。李大亮。竇懷貞。薛平。陸亘。楊於陵。李遜。薛戎。元稹。王式。弟。蜀國朝逮今。蓋百餘政。前有文簡。後有文正。題名所記。比唐為盛。

文簡。畢士安也。文正。范仲淹也。承宣。得人風俗。斯美。蓋亦理之然也。承奉也。宣揚也。漢董仲舒傳曰。守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

子真曰是誠有之然皆二千石之事爾未足多也願聞其上者有君口管勾踐懲會稽之棲也痛石室之辱也夢目水足抱水握火采葢于山置膽于坐葛婦與歌名曰何苦其詞曰嘗瞻不苦味若飴令我采葛

子之門况句踐乎

粹而王駭而霸荀子霸篇之言也

有君曰管禹治水既畢與群后計功苗山更名會稽卒而葬焉祠廟陵寢于今尚存上有遼井下有非泉過而飲者莫不發免魚之歎與河洛之思不獨勾踐有其烈馬侯嗣其功至今其俗勤勞儉嗇實有禹之遺風若是何如

免魚之歎河洛之思者左傳昭元年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于維洧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註曰見河維而思禹功勾

踐有其烈者史記曰勾踐有禹之遺烈馬侯即馬臻也嗣其功者謂創立鑑湖繼禹治水之功也晉書曰夏統會稽永興人賈充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

子真曰美哉禹功宜其代舜而有天下也游于是窳于是廟食于是茲所目化被萬世之久也然說者目為入聖域而未優其必有大於此者乎有君曰舜生子諸馮孟子曰為東夷之人歷世逾遠不傳失真太史公曰為冀州然邪否邪然越之邑則有上虞餘姚

書之類

山則有虞山歷山水則有漁浦三懽隆則有姚丘百官里焉有粟陶焉有竈汲焉有井祀焉有廟其遺述也意者不生於是則游於是乎

上虞在府東一百二十里舜封支庶于會稽故邑有上虞餘姚在府東一百八十里風土記曰舜後支庶所封舜姓姚故曰餘姚一曰謂邑有姚丘即舜母握登感大虹生舜之地虞山在餘姚縣西三十里大康地志曰舜避丹朱於此歷山在餘姚縣西北八十里舊經曰在會稽縣東南管舜耕所也

圖經曰上虞縣北有漁浦河是舜漁之處三憚音武圖經又曰上虞有地名漁濱其水經焉音石入東海江裏有上中下三憚言二女降時媽地高險回曲使者至險輒憚然而歎故曰三憚姚丘風土記曰舜生于姚丘去上虞四十里有姚丘即姚丘也上虞有百官里會稽記曰百官者丹朱從舜于此泉里在上虞縣言舜時供備在此陶竈上虞有古陶竈言舜所作舜井在上虞西北三十五里舜廟在上虞西三十五里

舜為人子克請曰孝故其俗至今烝烝是傲舜為人臣克盡其道故其俗至今孳孳是蹈舜為人兄怨怒不藏故其俗至今愛而能容舜為人君日天下禪故其俗至今廉而能遜若是何如子真惘然離席而立拱手而對曰於戲噫嘻盡善盡美雖甚盛德蔑有加矣管季札觀樂而止于韶自韶之外不敢觀余問風俗亦極于舜自舜之外不復問矣無妄先生粲然失笑於旁曰固哉子真之間有君之命也茲皆古之越非今之越也人死骨朽世變風移山川雖在人物已

虛全不款
云七囉吃
不得款
甚好
水窮山盡
遠復開一
徑且以安
無妄先生

非前日淳朴變而澆偽前日廉遜變而爭效前日勤儉變而驕急前日忠誠變而凶悖尚何執紙上陳述而說其頰舌邪有君曰先生之言是也然風俗不常美亦不常弊善焉惡焉維人是繫今朝廷駐蹕東南越為鉅藩客逼堯天蓋尺五間按古文奪駐止也蹕止行人也天子出稱警入言蹕時高宗遷都杭州故曰駐蹕東南史記曰堯仁如天鷄跡集曰章曲杜鄆近長安諺云城南章杜去天尺五帝命重臣來鎮是邦入境問俗登堂觀風因舜禹之

遺化明吾君之至仁布德教於黃堂變薄俗而還淳胡何世之無才亦奚有於古今子不見夫銜命虜庭成於王事如陳公張公者虜議禮靖康赴難建炎如華君傅君者虜是豈異代之人邪

陳公名過庭山陰人張公名宇發會稽人靖康間為和議使咸死虜中華君名初平會稽人靖康初為太常博士爭金人尊號議論不屈貽怒當塗傳君名崧卿山陰人建炎間虜犯浙東越守以城降公舉兵赴難越人賴之

又不見夫姚江陳公所臨有聲亦克知遐身名兩第
陳公名崇餘姚人嘗為台州功曹攝天台臨海黃
巖三縣皆有異政後以徽猷閣待制知穎昌府徙
知陳州又徙夔州告老遂致仕

姚政李公忤意權臣老於淪落世賢其人

李公名光上虞人除參知政事時虜方通和秦檜
欲稍徹邊備公極言其不可檜以為害和議嗾言
者論之安置藤州後遇郊恩復官還至蘄州卒

愍孝蔡子捐生可悲同彼旌忠廟食於茲

愍孝廟名在府東北二百七十九步蔡孝子名定

建炎中父華以罪繫獄請代不報因撰墓銘并訴
牒寘諸懷遂趨府橋下自湛而死有司憐之竟脫

父罪事聞于朝賜廟額曰愍孝旌忠亦廟名也在

府東南三里建炎間越守李鄴以城降虜班直唐
琦奮擊虜酋琶八慢罵令活焚而死蓋欲延緩
使駕得遠去也事聞于朝賜廟額曰旌忠

隱吏王君斬讎著名一門可稱賢父難兄

王公名公衮山陰人盜劫其母墓獄成盜不死公

導近三人以補起官之

當地安

歸美天子亦其效也

哀手殺之其父俊彥與公衮竝進士起家兄佐狀
元及第難兄者世說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
茲固先生目所親覩也安知後之眠今不猶今之眠
古虜先生曰有君越人也知越之風俗而已矣管子
虛夸雲夢烏有先生說齊亡是公折之以上林之事
今越未足侔齊楚之大尚何足目夸之有君曰管吳
子問柳先生曰晉國之事而柳以晉對今子真問余
以越國之俗而余以越對亦各因其所問而及之爾
余豈膏然無聞無知于越之外哉

吳子吳武陵也柳先生子厚也

今天子披輿隆之圖思祖宗之績求治如不及見賢
而太息文德既脩武事昔閱蓋將舞于戚而服遠夷
復侵疆而旋京闕余埃其車書全南北一傲吉甫美
周室賦崧高歌吉日招魯公命元結磨蒼崖禿鉅筆
頌中興紀洪烈邁三五爰前謀亘天地昭日月
吉甫尹吉甫也詩崧高美宣王也吉日美宣王田
也魯公顏真卿也與元結俱唐人結嘗作中興頌
魯公書焉其末曰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

可磨可鏘。又張文潛題磨崖碑曰：水部曾中星斗文，太史筆下蛟龍字。天遣二子傳將來，高山十丈磨蒼崖。

於是窮章夾之所步，攷神禹之所別。覽四海九州之風俗，掩兩京三都之著述。騰萬丈之光茫，有皇宋一統之賦出。回眎會稽，蓋甄陶中之一物。

章夾者，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自南極盡于北垂，二億三萬五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青樓書 卷之四 五十五

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禹貢曰：禹別九州，兩京者，後漢張衡擬班固兩都作東西兩京賦，十年乃成。三都者，晉左思欲賦蜀吳魏三都，遂構思十年，偶得一句，即使疏之，賦成，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光武，猶言光焰也。韓詩李杜文章在，光武萬丈長。甄陶，窯也。東坡詩：年拋造物甄陶外。

無妄先生自知失言，色有餘愧，迺與子真遂巡而避。有君遐而寄傲於南窗，有飄颻凌雲之氣。

遂巡，却退也。傲，樂也。陶淵明歸去來辭曰：倚南窗以寄傲，凌侵尚也。犯也。

青樓書 卷之四 五十六

民事堂賦 并序

堂在府治北乃紹興間添差簽判之公堂也。會稽志曰王龜齡簽判日始創。史曰戊寅事作。

堂名民事。志天語也。十册備員越幕。歲將暮。顧惟不才。曹然無補。日。日。敗官曠職。為憂。所幸黃堂主人甚賢。同僚皆士君子。朝夕講論。無非民事之要者。因為之賦。日志其一。二云。

天語天子之言也。宋高宗曰。王十朋係朕親擢。第人欲試。日。民事。故授紹興府簽判。時王尚書師

心為紹興太守。

繫越幕有下僚。今名所寓曰民事之堂。誦天語之丁寧。今銜聖恩而不敢忘。啖民脂以飽妻子。今猶雀鼠之偷。太倉苟不民事之是思。今又將奚追。序天殃。

猶雀鼠之偷。太倉者。韓昌黎送盤谷子詩曰。家請官供不報答。何異雀鼠偷太倉。東坡送劉孝叔詩。方將鼠雀偷太倉。未肯衣冠掛神武。

嗟會稽之大府。今罹存歲之凶荒。颯風作於孟秋。今雨浸淫而異常。天吳怒而江濤沸。溢兮。漂廬舍而壞

隄防。染盛害而歲大侵。今民餓踣而流亡。射的黑而米斛。千兮。擷。花。目。為。糧。痛。瀕。海。之。蚩。蚩。兮。葬。江。魚。之。腹。腸。

爾雅曰。仍。饑。為。荐。颶。風。者。海。中。大。風。也。天。吳。者。山。海。經。曰。朝。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為。水。伯。虎。身。人。面。八。手。八。足。八。尾。皆。青。黃。漂。浮。也。原。註。曰。是。歲。上。虞。縣。申。漂。蕩。屋。宇。者。四。百。五。十。三。家。案。盛。者。黍。稷。曰。稟。在。器。曰。盛。也。大。侵。者。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註。曰。侵。傷。也。麥。辛。菜。蕎。麥。也。爾。雅。翼。曰。生

水。澤。中。最。大。者。名。龍。有。花。原。註。曰。是。歲。饑。民。擷。麥。花。掘。草。根。而。食。上。虞。縣。泮。死。者。幾。二。百。人。魚。腹。楚。辭。曰。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

子嘗告其故于前使君兮。請敷奏於巖廊。顧幕中平日之辨兮。人適斷其為任。會伯尊之傳召兮。遠民瘼于九重。子殆有類於輦者兮。亦何恨夫言之不庸。

前使君謂前太守趙殿韓昌黎言箴曰。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為叛。伯尊。伯宗也。傳。驛車也。瘼。病也。輦者。步挽輦車者也。穀。梁。傳。曰。梁山崩。晉君召伯尊。

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避。使車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伯尊曰：云。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註曰：取輦者之言而行之。非已之功也。

洪惟當宁之至仁。今視赤子。其如傷。獨常賦而救天。

苗今出內帑之所。款。哀東州之無告。今惠吾民。曰。黃左公。孝而右孟博。今相與協贊。其惟良。先撫字。而後催科。今正今日之所當寬。公私之債。負。今日俟庫歲之豐穰。省訟牒之煩苛。今抑靈政之豪彊。節無用之浮費。今俾斯民之小康。茲政事之所急。今敢不忠告乎。黃堂。

當宁者。指天子也。禮曰：天子當中而立。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原註曰：是歲聖旨。蠲免租稅。以內帑代償。東州者。謂會稽也。班固曰：會稽謝夷吾出。

自東州。黃。黃。遂也。嘗為渤海太守。黃。黃。霸也。嘗為頓川太守。漢書循吏傳序曰：若黃。黃。霸。遂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左公。孝而右孟博者。蘇東坡詩曰：左。援。公。孝。右。孟。博。我。居。其。間。嘯。且。諾。後。漢。黨。錮。傳。序。曰：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瑁。亦。委。功。曹。岑。暉。二。郡。為。諸。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諸。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瑁。但。坐。嘯。惟。良。者。漢。宣。帝。嘗。稱。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撫。字。僅。得。者。唐。書。陽。城。傳。曰：撫。字。心。勞。僅。

科政拙。龜齡代王帥上劄子曰：將本府所有。遺。負。積。年。公。租。私。債。令。至。來。年。蠶。麥。成。熟。然。後。理。還。至。至。盤。湖。利。及。九。千。頃。今。日。侵。削。而。就。荒。歲。和。買。無。慮。萬。緡。今。曾。無。一。錢。之。價。推。酷。之。利。半。奪。于。有。力。今。財。賦。浸。目。荒。涼。兼。并。之。弊。熾。於。大。族。今。編。氓。餒。于。糟。糠。茲。又。越。中。之。巨。害。今。姑。略。言。其。大。綱。龜。齡。盤。湖。說。曰：國。朝。人。始。盜。湖。為。田。盜。於。祥。符。者。纔。二。十。七。月。至。慶。曆。間。為。田。四。頃。而。已。至。治。平。歷。寧。間。盜。者。凡。八。千。餘。戶。為。田。七。百。餘。頃。而。湖。浸。廢。

矣。政和末遂廢湖為田而歲輸其所入于京師自是姦民豪族公侵壙據無復忌憚所謂鑑湖者僅存其名而水旱災傷無歲無之今古湖為田二千三百餘頃歲得租米六萬餘石官吏徒見夫六萬石之利于公而不知九千頃之被其害也繼湖也紹興府和買經建炎紹興累次蠲減外八縣計二十萬疋償還也推場推專其利以入官酤賣也漢書武帝紀曰初推酒酤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取利也

若夫

壽之

本

若夫民事之在天下今固不足以知其詳有一言曰蓋之今日生之而不傷擇守令兮去姦賊慎勿擾兮如牧羊茲嚙畝之惓惓兮願入告于天王昭古文生之而不傷者量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牧羊者漢卜式傳曰式為郎牧羊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嚙田間行水道廣尺深尺也惓惓謹也漢劉向上封事曰念忠臣雖在嚙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天王者蔡邕獨斷曰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

蓬萊閣賦

并序

會稽志曰設廳之後曰蓬萊閣設廳即今之府廳也五代錢鏐所建史曰此作固在二賦之後而成然其中所述即戊寅之中秋蓋追思而作者也

越中自古號嘉山水而蓬萊閣實為之冠晉元微之作州宅詩世稱絕唱近代張公伯玉三章膾炙人口好事者從而和之獨未聞有賦之者嘉山水者晉王羲之傳曰會稽有佳山水元微之

壽之

壽之

本

州宅詩夸于樂天曰州城繁繞拂雲堆鏡水稽山滿目來四面無時不屏障一家終日在樓臺星河影向檐前落鼓角聲從地底回我是玉皇香案吏蒲居猶得小蓬萊張伯玉宋嘉祐中以度支郎官知越州其答王越州蓬萊閣詩曰書報蓬萊高閣成越山增翠越波明雲收海上天地靜人在月中金翠橫游女弄芳珠作珮僊人度曲玉為笙會稽長揖浮丘伯醉聽銀河秋浪聲又州宅詩曰萬壑湖山烟水濱朱門書戟間松筠登臨不踏紅塵路

燕寢長居紫府春。晝靜欲驂風外駕。夜寒疑是月中身。我慙白普方懷綬。猶得蓬萊作主人。又蓬萊閣醉歸詩曰。蓬萊閣上醉歸時。猶索芳樽步步隨。啼鳥似來留翠珮。旁人笑爲整花枝。腰間半鞵黃金印。頭上斜敝白接羅。拍手向他賓從道。使君未老莫扶持。

十朋筮仕之初。辱爲蓬萊客。迺者中秋之夜。與同僚會飲于茲閣。覽湖山之勝。翫月于樽俎間。卽席賦詩。諸公皆和。旣而念之。閣不可以常登。一詩不足。且盡

意。遂從而賦焉。

龜齡詩曰。中秋翫月小蓬萊。風送嬋娟入座來。樽俎論文清有味。湖山照眼淨無埃。雲生腳底蛟龍臥。影落人間鼓角催。把酒問天兼問月。何時此夜更銜杯。

王子游會稽。客蓮幕。登臥龍之山。躡巨鼈之閣。秀閣千巖。不觀萬壑。縱遠目于東州。暢幽懷于廊廡。蓮幕者。幕官之稱也。南史曰。王儉爲南齊相。幕府皆美士。用庾杲之爲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綽。與

儉書曰。盛府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謂紅蓮映秋水。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綽書美之。韓渥寄湖南從事詩。蓮花幕下風流客。景行杲之字也。巨鼈閣者。列子湯問曰。渤海之中。大壑中有五山。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帝恐流于西極。命禺彊使巨鼈十五舉。背而戴之。始時而不動。

于時天高氣肅。秋色平分。簪盃良朋。把酒論文。俯仰

湖山。懷古傷今。登高賦詩。以爲我心。周覽城闕。鱗鱗萬戶。龍吐戒珠。龜伏東武。三峰鼎峙。列障屏布。草木籠蔥。煙霏霧吐。棟宇崢嶸。舟車芴午。壯百雉之巖垣。鎮六州而開府。

鱗鱗言整密如魚鱗之編次也。三峰者。張伯玉蓬萊閣閒望詩曰。三峰出雉垣。註曰。中有臥龍。載龜三山焉。鼎峙。言如鼎足之峙立也。屏布。言如屏障之布列也。籠蔥者。鬱蔽而條暢也。棟宇者。屋樑爲之棟。屋霤爲之宇。棟宇猶言官殿也。崢嶸。高峻貌。

芴午者分布也。顏師古曰：一縱一橫為芴午。猶言交橫也。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為雉。禮曰：都城不過百雉。六州者，越、婺、泉、建、台、括也。唐貞觀元年分天下為十道，而越州督六州，隸江南道。

東望稽山，思禹之功。喬松鬱庫，故陵丹青儼於祠宮。藏丹書於魍穴，不遺畫於無窮。魍，始人切，音申。

魍，山神也。魍穴，即禹穴也。丹書者，纂山記曰：禹得玉璽之書，乃遁甲開山圖，因以治水訖，更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縉，盛以玉筒。

青藤書 卷之四 木車

燕王玄臺之中，鑿石之置，畫分也。左傳虞人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

南目秦望，哀秦之過。方鏡石以頌德，駢顏色以相賀。嗟僊藥之不來，俄腥風之已播。

哀秦之過者，賈誼常作過秦論三篇，又杜牧之阿房宮賦曰：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龜齡又有詩云：秦皇辛苦求僊藥，不識蓬萊在此中。又云：祖龍車轍過塵寰，只道蓬萊在海間。空上望秦山上望，不知此處是神僊，亦是哀之也。鏡，犁鐵也。鏡石

以鐵鑿石也。蓋始皇三十七年，東巡而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君臣動色，交相慶賀，以為太平之極功。僊藥者，神藥也。腥風者，始皇崩于沙丘，丞相李斯恐有變，祕之不發表，棺載輜輶車中，輜車臭，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播揚也。

西望夕陽，送目蘭亭。懷王謝之風流，感斯文之涕零。徒觀夫茂林脩竹，銷煙靄而冥冥。

夕陽者，爾雅曰：山西曰夕陽。北望滄海，渺其無涯。方吳門之畫龍，視越國其如蛇。

青藤書 卷之四 木車

轟雷鼓於一震，虛吳國而成窪。訪麗譙之故址，第見庫古木之號鴟。窪，鳥瓜切。

北望滄海者，三江門外，北十八里至海。方吳門之畫龍，視越國其如蛇者，吳越春秋闔廬傳曰：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鯢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于吳也。譙者，樓之別稱。於城門上起高樓，以為守禦之望，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華安仁曰：雷門乃古城，此門今府子城也。其詩曰：麗

誰高處有雷霆終使吳人懾大聲

前瞻鑑湖滿目雲水嘉馬侯之偉績慕賀監之高軌
祠荒兮遺迹半湮宅冷兮黃冠無幾徒有漁舟買楫
風樵航葦往來虜鷗鷺之鄉欸乃虜煙波之裏

杭通歙音
與夕音雷

祠馬臻祠也一在會稽縣稽山門外東南三里一

在山陰縣常禧門外西南六十四里宅賀知章宅

也黃冠道士也風樵者言舟楫乘樵風而行也航

葦者航渡也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欸乃者擢

舟之聲也黃山谷曰湘中節歌聲

仰瞻高閣翬飛崔嵬俯瞰州宅緬懷高才面無時之

屏障家終日之樓臺長湖山之價於几席之上惜斯

人之安在哉

翬飛者詩曰如翬斯飛箋曰五色成章曰翬翬者

鳥之奇異也崔嵬高峻貌高才指元稹因諱美共

州宅之句而懷想之也

言未畢客有指斯閣而謂子曰子亦知夫閣之所呂

得名者虜蓋始於元和才子也呂玉皇索吏之尊擁

旗麾于千里也蓬萊隔弱水三萬里呂筆力坐移於

是也齊名有白從事有鞏胷中有萬頃之湖真一代

之奇偉也詩草一出遂能發秦望之精神增鑑湖之

風采蘭亭絕唱亘古今而莫擬也子亦讀夫才子之

傳否虜姑問訊其從何而來集虜彼至於此也才子

自白地
風到亦
風到亦
風到亦

玉皇者亦吾子之所喜攻而深恥也夫何惜之有

元和才子謂元稹也唐書稹傳曰稹尤長於詩天

下傳諷號元和體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謂之

呼元才子擁旌麾于千里者言稹為越州刺史浙

東觀察使也白白居易也當時言詩者稱元白馬

鞏寶鞏也胷中有萬頃之湖者居易酬稹詩鏡湖

詩曰一泓鏡水誰能羨自有胷中萬頃湖蘭亭絕

唱稹所辟幕職皆文士而鏡湖秦望之遊月三四

焉詩什盈卷副使寶鞏與稹酬唱最多至今稱蘭

亭絕唱集虜彼而至此者舊唐書武儒衡傳曰元

稹依倚內官符知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瓜閣下

蠅集于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

于此同僚失色此言集虛談謂稷知制誥時至虛此謂守越時也

子於是引客之手揚袂而起言於予心諾諾唯唯有是哉有是哉斯人也而至于斯也尚忍言之哉俄而鼓角作於人間明月出於林端妙三弄之梅花爛十分之銀盤醕一觴而徑醉有不盡之餘散

角軍器也唐書百官志曰節度入境州縣立節樓迎宴鼓角今鼓角樓始此三弄梅花角中所吹曲也秦少游詞曰無端畫角嚴城動驚破一番新夢

青樓書

卷之四

七十九

意外月華霜重聽徹梅花弄銀盤月也盧仝月蝕詩曰爛銀盤從海底出醕飲酒盡也

頃之陰雲忽與點綴青天漸山川之蒙籠若有如摩嬋娟倚危欄而感槩覺與盡而思旋矣於是相與啜茗於清白之堂漱齒於清白之泉閱唐宋之題名終夕為之慨然嗚呼噫嘻死者可作吾誰與歸其無出虛范文正公之賢

禮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夫龜齡以文正為歸而恥徵之可

日規志矣

青樓書

卷之四

七十九

武備志

寇賊

會稽郭 狂子式甫訂評
山陰張 培伯凝甫叅彙

漢靈帝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眾以萬數以其父為越王三年六月吳郡司馬富春孫堅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

獻帝時賀齊為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奸齊

狹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危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

晉孝武帝時瑯琊人孫恩世奉五斗米道叔父恭師事錢唐杜子恭傳其秘術浮狡有小才愚者敬之如神嘗行鬱林太守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恭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習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會稽內史謝輔發其謀會稽王道子誅

之思逃于海眾聞恭死感之皆謂彈瓊登仙故就海中供給恩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讐安帝隆安三年自海中來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內史王凝之亦事五斗米道及恩至城下凝之不為備方入請室請禱曰鬼兵相助賊自破矣城壞遂為恩所害

恩有衆數萬於是會稽謝錕吳郡陸環吳興丘匪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宣稱

今誅殺異已有不同者及嬰孩都是死者十七八歲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金轉鬪而前吳會承平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埋井虜掠財貨相率聚于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篋盛嬰兒没于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隨後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句踐也尋知牢

之已濟江乃曰孤不差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
一時逃入海懼官軍追攝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
東土殷實莫不聚麗盈目牢之等遠於收斂故恩復
得逃海朝廷以謝琰為會稽內史都督五都軍事率
徐州文武戍海浦琰司馬高素破恩黨於山陰陸瑛
丘尪等皆伏誅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邢浦
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邢浦官
軍失利恩乘勝至會稽謝琰出戰兵敗為帳下張鑑
所殺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

東晉志

三

終寧翔將軍高雅之擊之雅之與恩戰于餘姚敗走
山陰死者十七八詔以劉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
眾擊恩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吳國內史袁山松
築扈瀆墨緣海備恩五年恩趨海鹽劉裕破之恩轉
寇扈瀆害袁山松自後屢入寇皆不在越或逼京口
向京師陷廣陵皆為劉裕所敗元興元年入寇臨海
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
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旋復推恩妹夫盧循
為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口其後戰死及自溺

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攻沒
謝琰袁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
咸通元年浙東賊裴甫等攻陷象山官軍屢敗明州
城門晝閉進逼剡縣有眾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
祗德遣討擊副使劉劼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
州軍共討之正月乙卯浙東軍與甫戰於桐栢觀前
范居植死劉劼僅以身免乙丑甫率其徒千餘人陷
剡縣開府庫募壯士眾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
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鄭祗德更

又宋志
午古周第

三

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祗德遣牙
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將新卒五百
擊裴甫二月辛卯與甫戰于剡西賊設伏于三溪之
南而陳于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敗走
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
軍幾盡於是山海諸盜及他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
雲集衆至三萬分為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
劉駐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群盜皆遙通書幣求屬慶
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羅平鑄印曰天平

諸士如此
高將勝
手

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鄭德累次告
急且求救于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宜
欽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祇德始令屯郭門及
東小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祇德饋之比度支常
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為不足宣潤將士請
土軍為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
者必先邀職級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城
中士民備舟裹糧夜生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祇德
儒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險阻可以

三此數者
夏和江漢
略過八矣

計取難以力攻西班牙中無可語者前安南都護王式
雖儒家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可任也諸相
皆以為然遂以式為浙東觀察使徵祇德為賓客三
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
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為國
家惜費則不然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
勝賊廷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群盜將蜂起應之國
家用度盡仰江淮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
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

晉趙士大
夫曰不
斯語耶

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甫分兵
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郢散將樓曾衢州守將方景
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
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為菹醢况財貨能保之乎
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為固
守之備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已巳甫自將萬餘
人掠上虞焚之癸酉入餘姚殺丞尉東破慈谿入奉
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分兵圍象山所過俘其少
壯餘老弱者蹂踐殺之及王式除書下湖東人心稍

晉趙士大
夫曰不
斯語耶

安表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駐嘆曰有如此
之衆而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
來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
兵取越州馮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
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
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
西必有嚮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
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但恐子孫不
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矣明日議之昨以

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翰在賊中賊客
之輒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為也彼乘天
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
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
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京口義成
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自是軍所過若無人
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
為且欲使吾驕急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
而死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為鄭丞德置酒曰式主

軍政不可以飲盜軍但與衆賓盡醉迫夜繼以燭曰
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丙申餞祗德于遠郊復樂
飲而歸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
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
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
為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
吏匿而飲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
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
密謀屏語賊皆知之式陰察知悉捕索斬之刑將吏

神宗失守
大率生此
增等王討
預為之計
也

齊魯其人
一變

下此則
軍法不行

武備志

七

軍法

武備志

八

尤橫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
不知我所為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
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
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
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虜久羈旅所部
遇之無狀困餓甚式既犒飲又賜其父母妻子皆泣
拜謹呼願效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
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跋監馬二百疋於
是騎兵足矣或請為烽燧以誦賊遠近衆寡式笑而

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衆性之
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
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
乃命宣欽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
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為前鋒自上
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琮
建忠將游君楚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
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
以增首級平民有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

軍令否

俘獲者皆越人也。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甲辰，拔新昌寨。破賊將毛應天，進抵唐興。辛亥，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于寧海。戊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駐。毛應天于唐興南谷斬應天。先是，式以兵少，奏更募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從之。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攻賊巢穴。昭義將跌跌將四百人，益東路軍，斷賊入明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于海游鎮，賊入甬溪。

武備志

九

洞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由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銳襲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自是諸軍與賊斗九戰，賊連敗。劉駐謂甫曰：「曩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耶？」王翰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雖悉收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又命望海鎮將雲恩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雲恩益等遇賊將劉從簡于寧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皆棄船走山谷。

今天下之
何事也

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剗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于上膠村，賊將王阜懼，請降。戊寅，東路軍大破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以緩追者。跌跌殘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剗，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剗矣，苟捨我，我請為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剗，壁其東南。

武備志

十

府中聞甫入剗，復大恐。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趨東南兩路軍會於剗。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十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白。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番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甫及劉駐、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屢斬駐、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剗城猶未下，諸將以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率壯士五百突圍。

走諸將追至大蘭山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論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趨救兵也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

如此計策
極是
上計不遺

委任不專
所求不應
難以順從
為將未有
能成其功
看其後人

自潰亂耳又問使儒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八月裴甫至京師斬于東市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夏候攷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攷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裴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办故式所奏求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武備志

十一

深使崔璆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超書求天平節度使二人為之奏聞朝廷不許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巢得府率告身大怒詎執政即日攻陷廣州別將陷桂州婺州攻掠浙東是時錢鏐為董昌偏將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兵蹙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耳若大眾至何可敵耶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者地名也告道傍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眾至媪如其語告之巢眾不知是地名皆曰驚十餘卒尚不可敵况八百里屯兵乎乃引兵還

此等奇策
為得之
之法此

當其出師
壯者出力
以守則勝
以戰則勝

武備志

十二

宋宣和二年冬睦州青溪縣民方臘起為盜勢張甚及破杭州與越隔一水越大震官吏往往遁去知州事徽徽閣待制劉翰獨調兵築城固守令民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士民皆奮已而盜益熾連陷衢婺二州入新昌縣焚民居殆盡邑人董公健率鄉兵禦之不勝以三年二月抵越城下眾數萬有酋渠絳衣散髮

此是尾論
化居將帥
之任者當
其職

李邈前婺州刺史蔣璠兩浙鹽鐵副使杜郢前屯田
郎中李瑜為相又以吳瑤等皆為翰林學士李錫之
等皆為大將軍昌移書錢鏐告以權即羅平國位以
鏐為兩浙都指揮使鏐遣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
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
貴邪及今後悔尚可及也昌不聽鏐乃將兵三萬詣
越州城下至迎恩門見昌再拜言曰大王位兼將相
奈何捨安就危鏐將兵此來以俟大王改過耳纘大
王不自惜鄉里士民何罪隨大王族滅乎昌懼致犒

軍錢二百萬執首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鏐且
請待罪天子鏐引兵還以狀聞朝廷以昌有貢輸之
勤今日所為類得心疾詔釋其罪縱歸田里鏐表昌
僭逆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之詔削昌爵委鏐討昌
淮南節度使楊行密遣寧國節度使田頔潤州團練
使安仁義攻杭州鎮戍以救昌昌使湖州將徐淑會
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鏐遣武勇都指揮顧全武救
嘉興破烏墩光福二寨二年二月用楊行密之請赦
昌復其官爵顧全武等攻餘姚明州刺史黃晟遣兵

助之昌遣其將徐昌救餘姚全武擊擒之昌使人覘
鏐兵有言其強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
袁那以餘姚降于鏐顧全武許再思進兵至越州城
下昌身閱兵五雲門出金帛傾鎔泉全武等益奮昌
軍大潰遽去偽號復稱節度使全武四面攻未克會
楊行密將臺濠取蘇州鏐召全武還全武曰賊根本
在越今失一州而緩賊不可攻益急城中以口率錢
雖箝珥皆輸軍昌從子真得士心昌信讒殺之衆始
不用命又滅戰糧繼犒外軍下愈怨反攻昌昌保子

城鎔將駱圖入見給言奉詔迎公居臨安昌信之全
武執昌還及西江斬之傳首京師夷其族

兵變

宋建炎三年十一月丙申命朝奉郎中書門下省檢
正諸房公事傅崧卿帶本職為浙東防遏使行至衢
州有任士安將下潰兵近萬人其為首者曰成臯等
五人號五朵花方圍婺州崧卿單騎晝夜疾馳至其
營未旦朝服趨入叱責之徐論以禍福臯等皆俯伏
曰惟公命崧卿乃為具奏皆命以官而納其兵於麾

下會得報有統制官關濟者乘虜委會稽去乃以李
鄴降虜為邦人之罪由五雲門入揚言將屠城脅而
求財殺掠縱橫崧卿乃先遣防遏司統制侯延慶步
汝霖及成阜等帥師馳入會稽崧卿以中軍繼至關
濟窘蹙乃與腹心跳登蕺山絕頂以弓弩自衛其徒
閉開元寺堅守俄攻下之又俘關濟於鼓山崧卿數
其罪斬於開元寺之西由是一府皆安崧卿亦就除
知越州兼浙東安撫使方是時李參政光以書勉崧
卿曰公今大權在手可以有為非如曩日短檠相對

扼腕夜語時也蓋平日常相期以忠義云

金虜

宋建炎三年冬十月金兀朮自建康犯臨安聞帝在
明州遣阿里及蒲盧渾帥精騎四千渡浙江追之知
越州李鄴以城降衛士唐琦以巨磚擊虜將晉八不
中為所執死之阿里蒲盧渾遂破東關兵濟曹娥江
時車駕駐餘姚縣令李頴士張疑兵禦之帝如明州
虜火餘姚令丞皆奔節級周珉殺縣武尉屠其家虜
犯明州敗劉統制保於高橋楊沂中及知明州劉洪

一降二娶
相去天淵
今唐南士
尚從所食
誰知有李
鄴哉

道復殊死戰破之金使來召我人至若計事張俊命
小校往金人與語欲我入越州請降俊拒之清野自
守四年正月張俊劉洪道敗金人阿里蒲盧渾退屯
餘姚遣人請師於兀朮兀朮使當海濟師遂入明州
追帝至章安提領海舟張公裕擊却之兀朮及阿里
蒲盧渾俱北歸餘姚令丞歸視事斬周珉

倭夷

倭夷即日本漢武帝時始通中國入貢其後或貢或
否元世祖時嘗遣師十萬征之俱覆沒

皇明洪武初嘗入貢十六年詔絕其貢永樂後仍
入貢亦間入寇正德四年日本國遣朱素卿入貢或
云素卿乃鄞人朱縞鬻于夷在彼國稱我宗室為人
傾險輔庶奪嫡遂大有寵至是充使來貢重賄太監
劉瑾蔽覆其事此禍端也嘉靖二年四月定海關
夷船三隻譯傳西海道大內誼與國遣使宗設謙入
貢越數日又至夷船一隻復稱南海道細川高國遣
使入貢其使即素卿也導至寧波江下市舶太監賴
恩私素卿重賄坐之宗設之上又貢船後至先與盤

發宗設怒遂相警殺宗設黨追逐素卿過餘姚知縣
 丘養浩率民兵禦之彼傷數人經上虞莫之敢擾直
 抵紹興府城東閭巷男婦盡驚號府衛官僚問計於
 王新建守仁新建曰若得殺手數百可盡擒之今無
 一卒圖擒難矣但可自固守耳月餘不能入素卿匿
 於城西之青田湖宗設求之不獲退泊於寧波港指
 揮袁進邀之敗績賊攻定海城不克遂出海揚揚然
 去已而波風漂一艘於朝鮮朝鮮王李懌擒其帥中
 林望古多羅城致京師先是素卿已下浙江按察司

獄遂下浙江金勸訊焉久之皆死於獄十九年閩人

李光頭歛人許棟逸福建獄入海引倭結巢粵霽
 之雙嶼港出沒諸番海上屢驚焉二十七年巡視部
 御史朱公統遣都指揮盧鏜等搗雙嶼巢四月擒李
 光頭焚其營房戰艦六月又擒許棟淵藪空焉而歛
 人王直收其餘黨為亂三十一年叩定海關求市不
 許遂移巢烈港沿海諸郡縣歲受其擾然官兵每每
 擊敗之三十二年十月寇觀海衛十一月賊自仙居
 向諸暨居民悉逃贊畫周述學謂知縣徐橈曰諸暨

從之愚與
 從引入故
 海深不可
 不戒

人不自死
 則從容死
 吾而謀慮
 出矣安得

尺皆長三

借端獲逆
 者皆為愧
 死

人強族衆今雖逃不遠公下令則鄉夫可集兩關有
 兵賊不犯矣橈然之即步往東關時天已暮惟一老
 人來謁橈令諭居民衆遂至千餘裂衣為旗拆籬舉
 火鳴金鼓發火砲喊聲大震令南關亦如之是夜二
 更賊至見有備遂由山徑入山陰境至府城南城內
 不知莫為備常禧門尚開賊登跨湖橋覘見城梁高
 聳疑不敢入乃往柯橋遇鄉民姚長子貫其肘使為
 導長子給之西而密謂鄉人曰俟賊過某橋若等急
 毀之我死不恨遂陷賊於化人壇四面皆水總兵俞

大猷會稽典史吳成器各率兵奮擊悉剿之斬首二

百餘級賊竟殺長子三十四年松浦賊自錢倉白沙
 灣抄掠寧海至上虞東門外燒居民房屋渡江至阜
 埠吳成器等率兵圍之賊乘兵倦遁走五月楊哥賊
 犯餘姚省祭官杜槐率鄉兵禦之斬首一人從賊三
 十二人槐力竭死既而賊寇三山所把總劉朝恩受
 院檄他部甫離所一舍許聞報即馳還固守霖雨城
 圯數十丈或勸朝恩突走朝恩曰世受國恩今正報
 效之秋豈可以事權去輒規避也遂躬捍圯所督戰

嘗其備資
時到已積
壯強天壯
生此日又
當何如敢

查也

不知今日
有此厚生
否

復作木城障之城上矢石如雨不能中賊朝恩曰此
幻術也投以生犬首發矢中其首貫喉而斃賊驚潰
走朝恩追斬數級六月楊哥賊自觀海出洋指禪王
需等擊於霍山洋敗之沉其舟參將盧鏜復敗賊於
馬鞍山十一月淞浦賊自温州登海歷奉化犯餘姚
盧鏜等調兵接戰不勝至斤嶺餘姚謝生軍及之謝
生者太學生名志望文正公曾孫也捐家貲募勇敢
五百人分三隊張左右翼禦賊酣戰自卯至午殺賊
十九人射傷二三十人矢盡力疲猶奮呼陷陣生貌

美督賊意其帥也叢刃殺之會盧鏜軍亦至復戰於
斤嶺賊却走從上虞北城外由百官渡曹娥江餘姚
庠生胡夢雷與從兄應龍操六等率鄉兵邀賊戰於
東關死之賊順流而西是時提督胡公宗憲方在浙
西移檄諸將無力戰者乃身率大兵至於是僉事李
如桂王詢指揮楊永昌知事何常明典史吳成器等
併力追戰於瓜山又大戰于三界先是山陰人金應
賜為贊畫團練鄉兵千餘人宗憲又益以處州兵二
百人至是與賊迎戰于五婆嶺官兵數千見賊即走

變以獲功
請各軍此
皆謂公也

處兵與賊血戰自辰至巳五十六人死于陣而應賜
手刃數賊竟死之賊亦被殺死十餘人是日宗憲斬
不用命者兵五人于五雲門翌日賊遁丁村盧鏜追
擊之斬首二十六級賊大懼以銀物餉我兵我兵潰
次日暮何常明哨賊被殺宗憲督兵次長山聞報大
怒拔劍欲自刎李如桂奪劍救免丙午宗憲壁龕山
之巔盧鏜以丁村功獻宗憲恐賊渡錢塘江促鏜再
戰鏜曰士疲矣休養數日乃可料茲賊須鏜了非茲
毛頭所能也宗憲佯諾與山陰人故郎中主叢計之

叢叢
叢叢

二十一

二十一

叢叢論親兵曰爾等養久未立戰功今賊將滅而
諸將逗留不進且盧參戎以毛頭目爾爾能無恥乎
乘其不意襲之賊可盡也眾踴躍請效死即令吳成
器兼率以進不數里遇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遂大
敗循海而走奔匿于龕山之坡下小堡內我兵乘勢
圍攻之賊登屋擲瓦瓦盡繼之以槍槍盡投刀刀盡
乃下死守我兵急攻破之悉斬首以獻時日且暝宗
憲命取賊心啖之選掎掎首級二十餘顆置案上每
顆為飲一觥暨曉諸營方知破賊相率入賀宗憲謂

此賊校戰
郭而見賊
惟此舉今
法無從

賊多師出
以律不可
不嚴如此

北魏其氣

劉曰再遲一二日何如。鏗大慙。服閏十一月。淞浦賊復自溫州趨台州。漸北向。欲與紹興賊合。宗憲令天台以南。知府譚綸。兵擊之。新昌以北。容美宣撫田九霄。兵擊之。吳成器為先導。十二月乙未。賊抵新昌。焚民居。殺戮一。二百人。屯醴泉。知縣萬鵬。率民兵拒之。不克。賊亦去。聞紹興賊已破。畏譚兵。及土兵。猶豫莫定。所往至。嶧之上。館嶺。會容美兵。陳而待。田九霄以正兵當其前。田九章。援兵繼進。左翼則留守王倫。伏兵當之。右翼則經歷畢壽。伏兵當之。以一部誘賊出。

武備志

卷五

三

戰良久。伏兵起。左右夾擊。而指揮吳江。率兵逃。賊後。且多張旗幟。為疑兵。賊四面受敵。遂大潰。且戰且走。我兵追之。入清風嶺。俘斬一百七十餘。是賊之未敗也。淞浦賊又有自福寧州來者。越平陽仙居。至奉化。與錢倉賊合。幾七百人。入紹興。勢益滋蔓。田九霄既破賊清風嶺。宗憲復命副使許東望。杭州府同知曲入。繩同九霄。往邀之。遇賊於西小江橋。僅隔一河。宗憲於馬上自持一幟。作指揮狀。示之。賊止聚觀。宗憲笑曰。此易與耳。若不顧而南。其氣未可乘也。即率

北魏其氣
賊人以此
得與何上
高一層之

兵渡河。九霄邀其前。入繩。襲其後。賊見兩兵夾至。大怖。走後梅。匿民舍。官兵圍之。三匝。縱火夾攻。死者甚衆。宗憲躬立於田間督戰。曰。賊若迎我兵。半渡迎擊。勝負未可知。今已投死地。猶釜魚耳。何能為。周述學曰。賊至夜。必南逸。急設伏邀擊。山陰知縣葉可成曰。西嶺之巔。可伏也。從之。時值天雨。夜二更。大霧。咫尺莫辨。賊乘黑衝圍。典史吳成器。故善戰。驅兵奮擊。頗有擒斬。然賊走者衆。果由西嶺南遁。夜將半。營畔伏兵起。賊驚潰。遂大敗之。斬首及焚死者二百有奇。

武備志

卷五

三

奔太平。蕭皎港。官兵追之。賊壘壁不出。乃夜過壘。投以火器。賊驚起。自相攻殺。比明。乃遁出洋。得脫者無幾矣。三十五年四月。賊周屹。勾引豐州賊數千人。自鳴鶴。臨山三江。登掠。次日。合寇觀海衛。弗克。寇龍山所。庠生李良民。率兵禦之。乃解去。掠慈谿縣。時縣無城。被害甚慘。酷知縣柳東伯。募都長沈宏。舉族禦之。斬首數百級。賊遁。欲入掠餘姚。盧鏡遇之於丈亭。大敗之。餘姚士民為勒石頌功云。五月。賊分二支。復入盧。鐘復敗之。擒周屹。餘黨遁入五峙洋。八月。盧鐘擊

又一座生
沈宏能用
賊人以此
得與何上
高一層之

蘇常遁賊，及寧紹餘黨，大敗之。沉舟數十，斬首六百五十有奇。三十六年十一月，王直欵定海關，執無印表文，稱豐州王入貢，且要求互市。先是軍門大臣以直為亂，因於徽州收其母妻及子，下金華府獄。後宗憲為提督，乃出之，給以美衣食，奉之為餌。會朝廷遣寧波庠生蔣洲陳可願充市舶提舉，宣諭日本國。王宗憲因密諭令招擁王直至，是直來。宗憲已晉總督，列狀上請，詔不許。命相機擒勦。宗憲奉詔，秘而不宣，馳駐餘姚。以夏正為死間，諭直來見，直遣義子

此等作明

王激及葉宗滿先來，至餘姚。宗憲盛陳軍儀，納其降。且與連牀，臥因露，諸將講戰書十餘通于几上，而含糊作寐。語大略欲全活直之意。然激出，猶詢城守具。察兵數，宗憲恐其逸去，乃命二人同往見按院藩臬，延緩之。又令直子澄以血書諭直復發金帛間，其黨直乃因夏正報曰：「即歸命，但部兵無統，欲得王激攝之。盧鏜曰：『以犬易虎，不可失也。』宗憲遣之。越數日，直不來。復令劉朝恩、陳光祖、夏正、吳成器、陳可願往說之。且以夏正、龔楠為質。直乃入見盧鏜於舟中所。」

城宗憲馳至定海，直來見。宗憲溫語慰之，遂執送按察司獄。疏直罪狀上請。二十八年十二月得旨，斬於杭州市。自是越中鮮倭患。

武備志

二十六

保越錄

元鄉貢進士杭州路海寧州儒學教授徐勉之著
至正十八年冬十一月戊戌江浙等處行樞密院副

使呂公瑜來鎮守紹興時院判邁里左思遇變之後

越民思之如失怙恃公至祭而哭之拜其母子家申

嚴騙令安民和衆百務安堵上下賴焉大兵自克

蘭谿勢益猖獗十二月甲申陷婺州至正十九年春

正月庚申陷諸暨越州嚴備公命厲將士講畫方略

以為備禦乃相羅城外雖有排柵無險可恃遂命增

濠濠河各廣五丈深二丈緣是排柵阻水為固而戰

船往來俱得便利甕城逾河增築月城上越望樓周

列廬舍聚木壘石為備立砲架開箭窓陞屏牆後施

釣橋傍置兩門以便士卒出入月城外復起土壘左

右拱翼以為外護度大兵之勢必至乃督城外居民

悉遷城中毀屋宇之近城者清野以待之

二月甲子大兵哨掠村落執鄉民為導不從者輒殺

之

丁卯大兵自諸暨分三路一出楓橋古博嶺天章木

司公名球
為漢士復
博見時士
滅澤元故
今守越
則為士流
守非為元
守也

元鄉貢進士
海寧州儒學
教授徐勉之
著

欄至亭山一出紅窻黃闕茅洋離渚至戴于山一出
街亭象路駐日嶺平水至九里

已已諸軍皆集大軍首將胡大海僉院楊璟指揮朱

寶寧同僉謝院判等分管札寨置立窩舖連延不絕

先是長鎗軍暴于諸暨公逐之出境及苗軍與我有

故怨皆歸大軍致毒於我苗軍從楊指揮等壘于西

值常禧門長鎗軍從寶同僉堆壘於東值稽山門皆

為前鋒公命元帥成八尔思不花朱文選守迎恩門

萬戶朱之傑孟元臣蔣建節沙班馮遇春湯澄顏真

全方璽佐之元帥顏得與守常禧門萬戶劉得與朱

雄馬全陳亮呂振顛與劉得旺林定江朝宗佐之元

帥李元信吳大有周元守植利門萬戶鄧世全陳裕

華珍田莫佐之將軍秦希仁丁與祖守稽山門東郭

門萬戶王翼劉福陳祥謝達楊貴佐之元帥包玉守

五瑞門萬戶徐鎮黃鍾卞德全葛勝佐之元帥劉瑄

守都泗門昌安門萬戶費復初鎮撫張貴和佐之各

總部下軍校分守地方城南鮑郎山植利門將帥兼

守之城北戒珠山則元帥禿滿迭兒鎮撫陳濬守之

之

城東吹沙灣則元帥葉文舉萬戶潘真金完勝守之
城西麗公池則萬戶康伯頰帖木兒夏寶守之命總
管焦得招萬戶吳元亮楊春戴德蔡旺各以本部居
中軍聽候調遣命總管倪和子戶馬俊張得勝趙義
周元唐完各以先鋒居帳前隨行接戰命總管岳宗
錢保尤全陸源馬飛萬戶楊仕全江遇龍何清高成
張旺千戶袁楨胡廣章茂完哲篤各以騎兵出入從
衛圍結四隅義民守護策應以部長統禦長樂長統
社長社長統保長保長統甲首設簿尉司以總轄之

保越錄

東南隅簿尉八禮班牙王天福副尉瑣飛尉丞王叔
仕西南隅簿尉王克名余思齊副尉唐元壽尉丞孟
壽謙東北隅簿尉殷思善趙衡副尉孟文祖尉丞許
貴西北隅簿尉列哲戴正副尉趙禮尉丞陶榮總制
於上而調度之者行御史臺掾史陳修行樞密院都
事余堯臣上下協心以為守備位置既定乃開門延
敵公謂將校曰敵勢遠來利於速戰而城外多水非
用武之地汝等誠毋躁進以寡禦衆以逸待勞觀其
動而制之與之持久此吾計也

庚午遣掾史龔璉至江浙省議兵食備禦事是日大
軍攻常禧門我以步騎戰船益出居民登城守護大
軍縱橫馳突詬詈肆侮總管焦德招倪祖等分部接
戰公躍馬向大軍陣一騎來迎公叱曰汝是誰曰我
捨命王也語未畢公揮挽杈已中其頤遂禽以還大
軍被靡元帥顧德興萬戶丁典祖馳衝之大軍漸漸
引退行臺官屬皆集卧龍山公還入城御史大夫慶
童舉酒迎勞以所乘馬贈公
辛未大軍攻稽山門我軍禦之以砲石火筒擊其前

保越錄

鋒應手而斃二人大軍阻春波橋我軍據三橋相望
詭罵一進一退至晚各解散頭目龐成擒牌手一人
御史大夫賞官段一疋公命為百戶是夜以舟師燒
山橋寨分省平章張仕信遣元帥張世俊漕杭州米
一萬石由官河至紹興後因艱澁世俊乃自浙江出
海逕達三江我軍陷諸暨者相繼來歸公連日出
城擊大軍耆老請曰一城之命懸于公願無輕出公
曰大軍初至其勢方銳我不身先士卒以挫其鋒誰
肯致力自是公連日出戰皆折敵執俘士氣增倍人

人思奮大軍望見公鎧仗輒引避去

丙子大軍乘鮑郎山運積薪草將填河燒排柵我軍
自城上射之以火箭燒其薪草大軍計不得施乃退

御史大夫以牛酒勞將軍命拘牧官馬以助軍用大
軍若城外沮洳往來艱阻乃自經營山下填河接路

欲取禹廟逕達亭山總官焦德招萬戶吳元亮以舟
師札寨半港廟下斷其往來所塞河道隨復開通公

命行樞密院掾史莘凱尹性善以鹽易米三萬石以
贍軍軍士連日獲至俘囚公命鞠之其果為大軍殺

人者方始加戮其餘勝從金釋不問仍給衣食
大軍乘諸暨之勝不數日悉抵城下我軍數少而大

軍勢甚張城中人人自危公連日擊退之民既恃以
無恐每交戰民在城上觀者雜于卒伍中耳目玩熟

皆恬然不復憂畏市井作息無異平日

戊寅公與葉文舉余克臣陳修劉明劉宣周鼓譟震
誓於神明約為兄弟

甲申大軍將黃保元帥麻里元帥攻掠錢清袍姑堰
六十餘丈總管岳宋從公擊大軍常禧門外中流天

必只小敵
四野公敵
之乃分而
後守之等
可也也
注其與

于口貫項而出遺指揮獨冠至江浙省告請軍糧時
驛道梗塞憲由三江以海身渡一夕而至先是海道
使客未有行者至是遂通

辛卯大軍之勢猖獗人心洶洶鎮撫全三官以私受
大軍暗騙被罪上下益相疑懼大軍揚言城中民約

我舉火內應是夜二更城東北上民有燃火炬者吏
卒奔告言民通大軍約三更為變公曰吾不負民民

豈有負我耶總管焦德招請以二鼓轉四鼓弗擊三
鼓及使人察市巷居民皆安寢如常夜遂不復語

是大軍間不能入江浙分省遣元帥賈彪守錢清
壬辰大兵掘吳後壩小楮壩大軍糧盡乃大索民船

四出抄掠深山窮谷無處不到數十里內外蕩然一
空山陰人張正蒙字景思貴池縣尹士元之子妻韓

氏鄉先生女也正蒙仕為湖州德清縣務提領蕙母
南池廬于墓側大軍至正蒙取先世神主埋之窟山

谷間暮歸見神主拋棄廬舍盡毀恐被污辱與妻俱
自經死女池奴夜歸哀泣不敢哭解尸於地自投崖

下而死次女越奴晝匿山中夜歸守尸尋亦餓死大

三言
言如
言如
言如

軍經歷趙姓者池州人，舊知正蒙，各訪得其死狀，率眾拯之。既而嘆曰：今日我輩他未知後日何人拯我，嘆息而去。命元帥府經歷譚震、鄧事周、岩督義民兵，築三江陡門及各處海塘。江浙省丞相達實帖木兒遣參政丑撒、樞密院同僉金沙藍赤兒監院判桑來相繼統兵來赴援，公命於蕭山駐札守禦。山陰南池郁文景妻徐氏蔡彥謹妻楊氏因避難，俱被大軍所執，驅迫以行。二婦度不能脫，乃共給軍人願取首飾衣服而後去，軍人信之，既還皆投井死。

卷之三

三月癸巳，大軍分兵增寨在西者，移中樞黃家山，賴山在東者，移胡家舉凌家山，蓋以逼城。帳前先鋒全進自諸暨陷大軍中，意怏怏，思其家不得歸。大軍中王千戶者在揚州，日常與進結為兄弟，遂復送進至城下，進邀與俱入見公，眾意其說謀，疑之。命萬戶楊士全侍以飲食，與縱觀城上及諸舍庫，既畢，請去。公謂曰：歸語汝將，我為大元臣子，守大元城池，毋以我請暨之失，易視我。今我城堅壁固，兵食有餘，又何患焉。汝等若不蚤回，徒送死耳。乃與銀碗一事。

郭子式先生校刻書三種 保越錄

官段一疋，命士全送出常禧門外而去。

乙未，御史大夫命元帥禿滿迭兒以帳前軍二百人，弓箭手二十人，赴軍前聽調。山陰項里徐本道妻潘氏年二十六，嫁甫三月，大軍至，殺其夫，見潘姿色，曳迫以行。潘曰：我行不辭，但吾夫方死，不忍暴棄，遺骸願待焚化而去，庶絕吾念。否則有死而已。大軍從其言，為拆民屋積而焚之，烟焰正熾，潘臨哭之，投火而死。城民備保之徒數百人，情大軍為患，致已失業，詣軍前自陳，請出擊大軍，公不許。太尉張士誠

卷之三

遣元帥曹得義鍾九皋、清嘉興糧十萬石，餘黃岬出海，以達三江，時迎恩以東五瑞等六門皆受敵，惟昌安門無虞，使命往來商旅出入，舟車糧餉紛紜，傷午為一城咽喉之處，萬戶費伏初守備得宜，察而不苛，民甚便之。

丁酉，大軍率眾攻稽山門，鮑郎常禧門，軍勢尤盛，始交鋒，社壇前我軍不利，元帥顏得與中箭傷足，總管錢保中火筒傷臂，大軍進據跨湖橋，我軍退保土壘，又退至月城，大軍遂突而入，我軍人馬辟易，相顧失

越城開創
皆水攻者
惟近若更
以備注
一處雖之
雖有名將
助亦不
易攻也

實明即必
勢乃出

色城上觀者，擾亂奔潰，急趨而下，居民為之罷市。上下大恐，時公在戰船中，叱諸將曰：「今日至此，尚愛死耶？」乃自上馬執銳，突入大軍陣中，叱之少却。總管倪祖允全共翼公為先鋒，刀牌手分左右齊進，元帥張之武、萬戶劉得興率甲士繼之。大軍崩潰，乘勝逐北，至敵寨而還。先是城內禁鳴鐘，惟敵至則擊，以聲徐疾知大軍緩急，然未嘗擊也。是日民既駭懼，或又擊鐘，公怒命止之，戒勿擊，仍禁民登城觀望。自後交鋒，民皆不知。公每出擊大軍，歸至府中，即出金帛賜諸軍士，創傷輕重，俘敵多寡，各與頒賞，莫不懼悅。

大軍連日攻門，我軍分衛，出戰多所俘獲。會稽義民仇廷舉與侄近忠團結其鄉民，所木為鹿角，置寨日鑄，嶺內設強弩，聚民守之。大軍至，屢為所傷。後大軍夾攻之，遂破。近忠遇害，廷舉及妻子皆被執。太尉遣元帥徐昂、徐志堅統兵來赴援，江浙分省留志堅于杭，令萬戶趙世隆領兵來會，俱屯錢清。後以事亟，志堅復領兵入城。

已亥常禧門交鋒，罷御史大夫勉勵諸將，各加賞賚。

此可承
城守之法

又以繡段增賞萬戶劉得興，得興為人勇悍，能發二矢，軍中稱雙箭劉。是日以單騎追大軍至寨，時農作已興，城外居民不得播種，公深為之慮。乃令民于城內田預播種，秧居民連日守城，公慮妨其農業，乃俾上戶五日中戶三日下戶二日更得輪日相代，單丁者與弱者免。

辛丑，大軍決蜀阜壩，又折檉樹梗塞塘壩，義兵爭之不果而去。元帥張世俊運米至軍前，于三江口為海賊劫奪，江浙行省檢校官韓惟仁領所部義兵，環散海賊，護送糧米入城。分省平章嘉賞之，以惟仁隨浙東宣尉副使，僉都元帥事。御史大夫以軍旅臺糧及庫藏全帛助軍用。

癸卯，大軍擁眾至迎恩門，我軍對陣，門外道狹，兩傍多水，大軍為我軍所擠，皆陷泥中，弓弩齊發，射傷甚眾。大軍裨將觀音奴馳突我軍，千戶朱子明逆擊之，觀音奴馬陷其坑，萬戶宋之傑擒之以還，乃胡大海義子也。大軍請以金銀馬贖，公不許。至夜，我軍悉歸者，言大軍明日蚤攻城，公命勇士分伏排柵內。

甲辰大軍首將建大皂纛旗于亭山，號召各寨兵皆出，約有萬人，侵晨負載薪篠于城外，填河接路，東西連延不絕，四圍並進，運載竹梯，鈎索至排柵內，鼓擁馳突，未幾，猖獗特甚，各門將士皆嚴陣拒戰，千戶馬俊等以先鋒馳擊壯士，乘船巡河而進，每以火箭數十應時並發，大軍不能支，退而復合，矢石交馳，搏擊之聲，自夜達旦，百戶陸勝，目中共箭刺睛，而出其鐵公陸為千戶。

乙巳黎明，自西門以東至五瑞門，大軍皆已布列陣。

勢公命分門拒敵，身親巡督。公初在常禧門外用雙刀入大軍陣前，大軍以鈎鎗鈎公首，公揮斷之，乃共圍逼，公下馬以棧杖奮擊，流矢亂至，公傷其指，總管馬飛、萬戶江遇龍共追大軍，擁公而還。大軍將寧同會督攻稽山門，出入陣中，我軍驍騎直前衝之，刺傷其馬，寧同會下馬走，幾被我軍所擒，為彼衆扶上馬遁。千戶李友驢以戰船守塘路，被箭傷脇，入腹二寸。是夜大軍以鈎索攻各門排柵，甚急，我軍馳擊之，至三更方止。是日遣元帥張子武還平。

江指揮張憲與萬戶趙世隆引兵出哨白塔等處，憲在軍中，不避艱險，性鯁公直，公每委以巡警督察之事。

丁未，御史大夫慶童率百姓致祭城隍廟，其詞曰：尊主庇民，職當修于臣子，禦災捍患，功必賴于神明，惟神昔在隋唐，屢專將帥，敗玄感，拒李密，勲庸具載于簡書，降仁杲，擊羅喉，威武風揚于行陣，廟食越土，爵錫王封，國祀有常，民心久戴，時下大軍，犯我東州，四郊多壘，而震驚，一月圍城而未解，尚賴行樞密院副

呂通奉忠靖邦家，身先士卒，屢斬俘而克捷，期殄滅以無遺，彼衆尚多，進攻未已，卽目男妨耕植，女廢桑，麥旣秀而踐踏，木方榮而斫伐，永傷和氣，實悖天常，惟神施以威靈，為我除其殘暴，山祗川泊，各揚赫赫之威，風馬雲車，來助堂堂之陣，渠魁得獲，醜類必殲，城池永固於金湯，士庶安居于衽席，消清兇穢，復致昇平，尚副懇祈，立垂昭鑒。大軍攻燒福嚴，決官塘二十餘處，元帥徐昂自錢清引兵驅敵，大軍遂於福嚴駐札，議築抱姑堰。

戊申大饗食軍士 大軍掠會稽至柵頭執鄉馮道
一妻殺之其弟道二妻頗少大軍謂曰從我則生不
從我則死婦曰吾願就死決不從汝大軍怒喝令止
立婦伸頸受刀首墜于地 將軍秦希仁于稽山門
門上置砲架于是各門皆置砲架

庚戌萬戶鄧思忠義兵千戶周均佑陳志潘偉丁吉
甫何元道俞信元俞元善率義兵三千餘人築抱姑
堰元帥徐曷躬親督工三日而畢思忠均佑以下賞
勞有差 時久雨水溢大軍每出戰不利被傷歸發

條

十三

者相繼于道乃日往來城下伺我動靜其頭目軍卒
多有逃降者公皆賞賜慰安之 命戰船自東門出
者入西門自西門出者入東門終日巡哨不絕遇夜
遣人逾河砍排柵察守者勤怠次日賞罰

壬子江浙分省以猪五十羊五十牛二十酒千惠來
勞軍是日大軍督衆舉旗鳴鼓分隊而出將陣于郊
暴雨大至委頓而返 山會二縣排點坊里正役公
聞之責曰鄉邑殘破已盡無可推科且大軍之勢如
此民命朝不保夕爾輩尚欲爲漁取計耶悉命放縱

公見大軍之勢未退慮城中食少每勸民節用謂
食肉者宜易菜食飯者宜易粥又禁米不許出郭商
賈貿易所得米令輸于官授以文券至杭給還之自
是米貨阜通無滯 監造軍器萬戶戴本中千戶張
世英以事得罪命分省鎮撫所知事俞思齊代之

甲寅大軍復掘抱姑堰元帥徐曷率民再築與元帥
賈處同擊大軍彼將胡大海幾被所擒偶得河船二
隻幸免 時城外多水大軍不得利其吳後小赭石
阜諸壩被掘隨即築之抱姑當江潮衝要易掘而難

條

十四

塞至是于壩傷札寨聚軍民水陸夾守之 西門守
帥華炭往來巡哨尤謹于是自堰以東大軍不敢至
丙辰大軍攻半港廟水寨我軍並出當萬戶申智用
以騎兵傷出腰截拒戰良久大軍潰去百戶景旺被
箭傷股鏃入骨鑿而出之太尉發金帛賞勞院判邁
里古思舊官屬有差復以米萬石濟城中貧民 我
軍燒毛家庵寨大軍復再置

戊午元帥劉宣數請擊大軍公不許是日稽山門大
軍請戰劉宣復固請公許之宣部將施伯顏素驍勇

奮其衆以戰時大軍已伏春波橋下大軍交鋒佯敗伯顏追之。大軍分兩翼當前伏兵四起伯顏下馬步開手殺數人。力不能支遂陷被擒。

已未大軍以得伯顏頓自矜誇揮衆復至直抵三橋將窺城門我軍陣于橋南兵刃接而復分百戶商華以刀牌突陣奮擊殺一人。大軍奪其尸昇去公坐城樓上見而壯之賞錢五十緡元帥劉宜賞官段一疋特造軍器數必木炭始絕公命伐木城中又起龜燒煉石灰皆以路吏尹彥良掌之。山陰義兵千戶周

均佑屢獲大軍人馬以功陞萬戶其後復署為常州

判官。大軍衆將為書射入城中諷公以同雷賈公得善咲而焚之。

四月癸亥總管焦得招千稷山置水陸寨以遏大軍衝突招撫居民前後燒毀餘塘等處六寨。大軍于東小江岸放楸杜浦小金稱浦諸壩義兵隨卽築之丙寅大軍出諸寨兵沿河而陣漸逼越城見公坐船中輒謾罵飛矢雨注衆怒欲擊之公方食令諸軍曰不俟命而輕進者斬久之大軍以我軍怯少懈公乃

捨舟乘馬持棹杖衝前陷陣總管岳宗陸源從公後大軍將飛挽幾中公公革去之以所持棹刺其馬背蓋刃馬倒彼將墮馬幾被公獲大軍披靡南臺通事伯顏不花善騎射以大夫命帥下怯雪丹阿日射城上傷大軍甚衆是日怯雪丹阿出中箭貫目病而死。

已巳大軍將蚤晨遣水軍數十人至常禧門外潛伏官河中以稻草覆身分步兵翼而進公立馬跨湖橋上望見水面浮草公曰草下敢有伏兵乎命遊騎蒐

之果得水軍於是邀擊俘獲始退。大軍又攻稽山門又馳突春波橋大軍將蔡元帥鎧甲坐胡床指揮其衆我軍又以火箭射而仆之。大軍驚駭昇而還寨先是。大軍所持者騎兵每出皆以為先鋒我軍多掘坑坎布枯竹簽鐵蒺藜又置丁牌泥中人馬顛仆多為我軍所獲自是騎兵少出矣。丞相以至元鈔三千錠銀碗五十箇官段五十疋來勞軍。鄉民陷大軍寨者多逃歸公命撫安之。郡人王冕字元章負氣偃蹇居九里山中大軍至民避兵入城冕獨不入。

大軍執而欲殺之，自言善略略兵機，得以不死。大軍將謝同會等資之，偕行至婺州，領見。

太祖高皇帝于軍門，獻所自定官制書，陳說攻取方略。上大悅，即授以重任，命在軍前督眾，攻取紹興。

復治攻城之具，又定決水之策，畫圖本以進，示諸將。辛未，常禧門外交戰，大軍將王老哥臨陣，以萬戶楊

仕全策馬迎敵，刺傷之。王乃大軍中勇將，是日幾被我軍所獲。大軍欲阻昌安門，絕我糧道，乃用王覓

之計，自遶門山，潛逾河，至石堰，結寨大常山石佛寺。

保越錄

十七

一日而成。公命元帥包玉、總管倪和等急攻之，火箭砲石之聲，晝夜不絕。

壬申，總管德昭自曹娥引兵至石堰，與利軍會合。德昭謂其眾曰：彼寨二日不破，彼方得其志，且不意我

來，宜示以不戰，伺其懈而擊之，乃分調萬戶吳元亮守彼寨北門，千戶梁德成、徐旺守南門，德昭與萬

戶張英申智，用展興、蔡旺守中門，約巨螺吹動三路齊進。大軍見我軍解甲休息，果不為意。萬戶陳杰

首哨，獲其三人，兵勢四合，自辰至午，大軍出戰，不利。

張英率眾先進，仆其排柵，獲大軍張元帥鎧甲及所

乘馬，諸軍鼓噪而入，義兵千戶何元道、鄧文澤以鄉兵赴之，焚其廬舍，棄資糧，奔陵家山寨，獲者四人，殺

傷及溺死者甚眾。元帥包玉、萬戶徐鎮引兵邀截歸路，獲馬七疋。大軍寨既破，公命部長率民橋其排柵，

凡十餘里。

乙亥，大軍至常禧門挑戰，交鋒數合，至晚解散。公與總管倪和等潛躡其後，至中堰，胡大海寨內軍校大呼而前，大軍慌怖，不知所為，且進且却，士卒有逾垣

而赴水者，縱擊之，獲將二人，先鋒二人，馬二匹，還萬戶何清，中流矢傷目。大軍因石堰之敗，人馬凶

散甚多，頗歸各見，繇此疎之。日督攻燒五瑞門，夜則歸凌家山寨。

戊寅，大軍將張彪元帥自諸暨引兵攻蕭山，守者不能禦，大軍焚燎，烟焰障天，潰卒逃兵渡江者如蟻。

庚辰，分省發兵救蕭山，公遣人會合三江守禦元帥韓惟仁，領義兵亦至。大軍懼，又於北幹山上望見漁

浦海舟三百餘隻，集江上，大軍疑我軍至，遂收掠財

保越錄

十八

物華畜而去。公命韓惟仁招復人民，整治官府，萬戶呂成守漁浦，團結義勇，備禦甚嚴，民始安業。大軍于直利門外填河塞路，守將吳大有帥眾討之，大軍回射，大有中頤，千戶侯成急趨衛之，敵以鎗刺成，成回身發矢斃大軍，公壯之，陞成萬戶。城外霖雨不止，水滂泛溢，大軍寨溽暑鬱蒸，疫癘大作，大軍首將祈禱禹廟，南鎮不應，乃毀其像，仆窆石。元帥劉宜每日巡警城中，體察奸細。

壬午

我軍擊大軍禹廟下，不利。會稽義兵千戶邵

文澤等守護市井有功，臺省擢為崑山判官。大軍既失石堰，猶欲窺昌安門，乃於官塘填河，抵西施山，運板屋百餘，欲札寨山上，義兵燒之，不果而去。水軍鎮撫張文中與兄彥初潛通大軍，為內應，事覺伏誅。戊子，大軍至稽山門，交戰，東郭門守帥曹顯引兵接應，被箭貫右足。謝國璽自餘姚遣使公前，請率眾萬人入城應援。總管焦得招子曹娥迎接渡江，遣掾史龔瑋以糧二千石，官段百疋勞軍，命海舟送至

杭

五月癸巳，建德縣張典史子佛兒陷敵，敵使飼馬，至是以胡大海所乘馬來歸。

丙申，寇逼東郭門，公坐戰船中，命左右射之，斃其一馬，遂引去。公復至稽山門督戰，公每獲擒敵卒，多不殺，縱還，戒曰：「謹勿再來，再來將不汝貸。」後有復再至者，亦復縱之。有三五縱者，其人投械拜伏，蓋公在陣日久，知敵情態，敵人見公盛德，亦畏服焉。公以白金二兩勞四隅義民。

戊戌，大軍集常禧門，我軍相持久之，遣先鋒接戰，勝負未決，公與萬戶楊春、戴德等以鐵騎遮衝之，大軍潰，多溺水死。獲元帥戈宗傑及馬二匹而還。公嘆曰：「惜楊長不在此，若在，可得十馬也。」楊謂萬戶楊仕全，是時病劇未愈，遣掾史龔瑋、元帥府經歷譚震至太尉府議軍務。太尉以瑋為本院都事，分臺官之在葵也。韓留楊迺從焉。城陷，留仕為省掾吏，迺為諮議。其妻子皆在紹興，留迺潛附書所親王友文等，及屬攻城將士，衛送妻子至葵，書為遷卒所得，官執友文

等公曰韓留楊迪不過為妻子計耳非有他也人孰無親戚此何罪命焚其書而釋之。大軍復窺呂安門自西施山後築路至羅家庄庄距僅一里餘萬戶費復初引兵擊之大軍乃退。

癸卯大軍祭旗謀大舉。

甲辰大軍編竹馬捲笆內施木拒推挽而至以之填河渡軍及為竹牌板屋軟梯轆轤等具運載悉赴城下分門攻擊敵將胡僉院寧同僉等攻迎恩門楊璟指揮黃保元帥等攻常禧門謝院判何同僉等攻稽

舉越錄

二十一

山門朱同僉曹總管等攻五瑞門四合並進我軍未及成列四門大軍前鋒已擁入土壘挨牌櫛比而進月城下守者少性總管倪和以甲士迎敵奮擊奪其挨牌八面左右二門並出犄角兵勢大振大軍步騎相蹂躪墮濠湟中復起拒戰騎士呂天保馳衝敵陣馬躓被獲公與總管焦德招等督諸軍並進各門守將率眾并力矢石同發喊聲震地敵勢稍斂夜以板屋竹牌連比布列架木為棚庇身棲止去月城不數尺公戒城上人安卧無譁敵詭晉至三更我軍以火

請燒其竹牌板屋敵眾擾亂徹曉

乙巳天欲曙敵兵已陣城外發矢如雨又以火箭火箭石砲銅彈丸擊射入城中我軍致力拒敵萬戶丁興祖率麾下兵獨當三橋流矢雨注據守不退居民連日作糜粥資酒漿相率分門飲食軍官軍士益奮擒獲敵帥及人馬是日四門攻擊愈急公身先士卒巡視諸門一日往返至十餘次

丙午敵勢益熾皆致死欲登城御史大夫躬禱城隍祠及武安王廟我軍悉出土壘布陣接戰矢石交

舉越錄

二十二

馳分合數四互有勝負午後暴風崛起飛沙揚塵人馬不能正立敵將大旗俱折器械舖舍縱橫散亂白晝晦冥我軍乘勢蕩之接刃於風塵中彼此不相辨敵以四舟編連為一上積枯薪乘風縱火直趨城門步卒繼之公命海軍于河北岸鈎致其舟助以火箭頃刻焚燒而盡甲士循河鏖戰以拒敵我舟皆列河北風勢急一舟漂河南千戶郎成及戰士九人皆陷敵公恐與總管焦德昭倪和等共追敵眾過虹橋南悉燒其捲笆竹牌攻城之具獲載草船十餘隻常禮

稱山五瑞諸門敵衆皆驚亂遁逃歸寨聞風水之聲皆疑人馬奔走蹂躪死傷甚衆獲其元帥二人丁未大軍收合餘衆復來逼城我師敗之是時連日交戰軍士夜不解甲排柵及城堞上流矢皆滿城外人望見城中常有紫雲覆護

戊申敵衆復至苦戰不退我軍擒獲張元帥及士卒人馬凱歌而還敵既連日不得休息屢合屢敗攻城器械悉被燒毀又死傷亾失甚多勢甚危逼欲引去恐我襲其後乃陰遣老弱疲疾者先歸

卷之三

二十三

已酉敵兵百餘騎步卒數千人至城下循城力戰數不利至午敵將胡僉院等自中堰燒其寨先遁楊指揮何同僉望見火亦遁實同僉攻五瑞門遁獨後敵既離心號令不一前者既去後者不知或浙而未炊或熟而未食資裝器械悉皆委棄于是相怨相詈至于操戈相刃忿爭而去公督諸軍分兵驅殺乘勝逐北敵以步卒先行騎兵後殿總管倪昶錢寶等追敵將及顧謂曰汝不知兵耶追人不可追及昶曰好男子何用走爲騎曰今日好男子都被呂家做了我非

畏死者汝毋逼我昶等遂還敵兵至何趙爲鄉民邀殺甚衆金帛輜重皆奪之公坐城上見民皆出觀敵寨歎曰民苦兵三月餘矣因命敵寨財物縱民取之散亾婦女紛紜在于原野公命引入城聚大善寺給以衣食聽還完聚遣官屬分詣鄉村招諭逃民復業畊種掩瘞屍骨之暴露者御史大夫趙城賞勞各門將士先是城外牛畜苦大軍抄掠入市賒賣者多公命禁止軍士有獲敵寨牛者官給錢米易之令人收養及分給鄉村耕種陸總管焦得昭將

卷之三

二十三

軍秦希仁萬戶劉得興下興祖爲元帥以下馳功陞賞有差長洲縣主簿蔣至道有才幹公命往來浙西提督糧運及于杭州制備軍器火藥供給無失至是辟爲掾史命簿尉司完城增堞高五尺浚濠河增闢十丈城上立窩舍置木爨以省宿錢楠等董之郡民丘岳孫唐元壽等建公生祠于臥龍山之西麓公字國寶安豐系出故宋保相之後爲人倜儻有志偉貌多力沈毅英斷臨敵應變從容不驚量事任各當其才賞賚士卒無所靳惜招懷降附待以不疑

故○人○樂○為○用○將○帥○軍○士○或○有○異○志○輒○先○覺○而○處○之○無○
 迹○尤○人○所○難○也○城○守○之○日○陷○陣○摧○敵○身○先○將○校○前○後○
 俘○斬○首○虜○千○數○百○人○節○次○歸○附○者○萬○戶○馬○顯○祖○等○數○
 十○餘○人○生○擒○元○帥○戈○宗○傑○張○元○帥○謝○元○帥○等○五○十○餘○
 人○馬○三○十○餘○匹○散○軍○頭○目○奚○啻○百○數○敵○退○之○日○論○功○
 誰○勞○皆○歸○于○下○及○報○命○太○尉○首○以○諸○暨○喪○師○請○降○已○
 職○太○尉○不○許○公○曰○紹○興○城○池○完○固○民○心○已○附○易○於○保○
 全○不○足○為○功○但○因○諸○暨○失○守○故○敵○至○城○下○今○若○不○責○
 珍○罪○敵○必○知○太○尉○以○紹○興○之○僅○存○而○置○諸○暨○于○不○問○
 矣○非○所○以○明○綱○紀○正○王○法○也○故○珍○願○就○貶○降○以○志○不○
 忘○諸○暨○且○使○將○士○知○珍○得○罪○之○故○庶○能○用○命○可○圖○克○
 復○固○請○不○已○太○尉○從○之○自○是○但○以○會○院○管○職○未○幾○御○
 史○大○夫○以○功○狀○上○經○略○使○陞○同○知○院○事○丞○相○示○以○便○
 宜○陞○左○丞○公○皆○固○辭○及○朝○授○本○省○參○知○政○事○與○玉○尊○
 玉○環○之○賜○公○乃○拜○命○公○于○進○退○遵○守○禮○法○不○以○祿○位○
 為○意○始○至○越○未○几○月○有○以○牛○酒○請○勞○軍○者○公○不○受○曰○
 院○判○邁○公○惠○于○此○邦○爾○民○賴○之○今○惟○善○政○是○繼○無○德○
 于○民○而○遽○為○民○費○不○可○公○之○以○全○城○自○任○其○立○心○已○

見于此若夫紀律之嚴調度之當恩威並用賞罰有
 章故能內服群情外弭強敵而卒以成其功云

許氏巾箱集序

自古富貴無常以名德學行世其家為可羨許氏由容城居平輿漢魏間不少通顯然人士之宗眾流所仰獨推許子將隸徙江左門第仕宦無逾王謝而從遠遊先生以至赤斧父子數世皆登仙籍比于七葉侍中五世台司不尤尚哉唐宋之世許氏號能詩以所居顯如許丁卯以篇什名如許洞庭而吳之許洞當宋咸平景德間有集一百卷門海一竿竹尤為人所豔稱許之以文藝著抑又嚮矣余所知聞光福許君兆熊其先世隨高宗南渡代為士族君耽素葆真文史自娛真能紹其青箱者一日緘遠祖鑑湖氏及高祖介亭氏詩集示余為

巾箱集

序

擇其尤精者若干卷許君將合而梓之攷唐書藝文志有李氏花萼集竇氏聯珠集皆其家總集標目也因名之曰許氏巾箱集嗚呼士之束身砥行窮達既殊顯晦不一要惟元宗者引而伸之其緒益明若五經陳氏以學顯相城沈氏竺鳩文氏以文著非其子孫蟬嫣有厚幸者耶又若朱存理錢叔寶輩玩好古奮于寒素既有聞矣一旦淪謝子姓無似遺書散落不可憫哉光福山水清幽先代多隱君子自顧禧何名世以名高亟稱士大夫口今許君有田自耕有書自讀清風朗月夷然物表希美芳軌其在君矣亦使許氏增世有文人之羨也後之作雖增新什無改舊名附先集而行如黃策



隨緣居士集例可也余尤樂得而觀焉
嘉慶十八年臘月同縣沈欽韓謹識

巾箱集

序

二

許氏巾箱集目錄

南峯雜咏一卷

沈先生欽韓總序 目錄 徐先生監序 小傳

耕閒偶吟上卷

小東 叔蘭芬後跋 惠先生奇序 惠先生棟序 自序 小傳

耕閒偶吟中卷

小東

耕閒偶吟下卷

小東

本支世系記畧一卷

小東

竹箱集

目錄

南峯雜咏序

光福里之有高陽許氏也溯其譜牒來自中州遷自南渡若與我始祖同時至此以故世為婚姻以迄于今我之所知者序典先生為我姑之夫又有介亭先生為我從祖引年公之壻能詩刻有耕閒偶吟曾孫彙吉為我漢衡從兄之壻繼娶于申又為我之內姪女壻彙吉循謹篤實余甚愛之而彙吉又樂暱就于余時相過從未幾即世遺孤黼周年幼失學弗克有成然能服習先疇斤斤自好而又能留心文藝樂間蒔言往往行搜訪先人舊澤一日攜其八世祖鑑湖先生遺稿一卷示余欲乞為序時值目疾不能諦觀玩索得其大略無綺靡柔曼

中稿集

南峯雜咏序

之音有鏗鏘窈眇之致其感時撫事憂深思遠慨然于開元天寶盛衰之際而鄙乎瓊枝璧月以柔靡成削為工者惜乎篇什無多將遂湮沒而黼周擬拾于蟲殘蠹蟻之餘思所以表揚之推其心即探本追遠之意而旁及者也余也樸樸無文衰殘荒落又烏足為鑑湖重而黼周之用心益有出于尋常萬萬者略綴數語于首非敢云為序也

嘉慶元年歲次丙辰春三月親圍徐堅書于許谿州堂之懷新館時年八十有五

傳

沈欽韓撰

許察字子明一號鑑湖其始名紳者從高宗南渡世有
 閔閱遂為吳人八世祖廷猷顯于明初授博士參軍事
 察少通經史偶儻有志略才幹敏練交遊皆賢豪長者
 時稱陽山五傑與大司馬申公用懋僉事王公問副使
 朱公邦楨尤莫逆知縣宋公儀望創義田甦縣中繇役
 困其經畫盡出于察人咸德之天啟時東事日棘臺符
 並海郡縣皆修城壕察屬植受功為之帥身操丈尺先
 役夫經年不解巡撫周公起元溪嘉之書其間曰服勤
 王事復削薦膺舉方正自萬厯中稅使四出誅求無藝
 吳中夙困上供民破產不償天啟崇正開軍興如麻增
 兵增餉東南甯然察高目蓬蓬閱度無如何益輟晦脩
 養生術年八十餘有少容崇正七年卒壽九十五歲詩
 名南峰雜咏一卷載郡邑志贊曰
 有隱君子懷經世策騎龍弄鳳漱流枕石遇喬半通良
 材嘆嗒

鑑湖先生小象

丙子咏日
昔日堪縮臨



鑑湖公傳

許氏巾箱集
南峰雜咏

古吳許察鑑湖父著

儼陶田居

終日北窗眠悠悠無今古起來爽氣多空齋過風雨當
門有佳樹蒼蒼暎庭戶信步若就之忽復歷邨鳩維時
春夏交眾草易為熈前山變輕陰皆吾所未睹寓日宇
宙閒詎曰無一取日入歸路微輝輝林月吐

烁夜懷雲林

日落天氣清幽居抱岑寂啟戶對南山葉聲亂庭石冰
輪出廣寒清輝暎几席箕踞坐夜分涼風透絺綌寒雁
巾箱集

南峰雜咏

時一鳴忽念同心客隴上醉春光籬畔驚烁色聚散若
浮雲日月如過隙欲登孺子堂每羨王喬鳥會晤惜無
期停雲日俱積展轉夢難成疎櫺曙光白

築城謠

城夫來城夫來編氓理合當官差官胥來官胥來手持
星火官司牌方嗟水旱農無隙爾民築城三百尺南鄰
閉戶北走匿東家折錢西具食加糧代充何歲無里甲
逃凶半空籍朝暮土暮擔石老稚吐飢苦無力明公昏
歸半日程舟者耶許後鞭責土石之工索雇夫口舌猶
難況夫直君不見大業年間盛徒役三十萬丁死無一
抵今南北多國殤賣女鬻男休歎息

偕高舜峰訪舊

屈指論同好停危數舊盟片言相慰藉廿載見生平世
路一何隘時名兩自輕但持微尚在不必厭人情

舟行光福

雲壓蓬窗黑風生白浪驚鳴榔疑有調過客豈無情梅
放堆于雪山連曲似城平橋浮塔影曾不礙帆行

烁日過銅坑橋訪友

何處窮交與危橋撫碧潭月明終夜好烁色四山含放
浪皆相許追隨信所堪齒身從脫盡猶指髮勝簪

湖濱野步

谿行志遠近信步入鷗羣水澗沙還接林交路漸分望
巾箱集

南峰雜咏

將窮落日出每遲歸雲只此蕭然興惟應屬隱君
登鄧尉謁漢公

叢林思一到一到是舟因禮佛無餘事違僧即故人尚
留垂白髮未舍一閒身塵尾潭拋却清言尚許詢

郊行

歷歷人家杳殘雞過午炊漸宜江氣入若有野香吹傍
水雲相值循山路不疑幽溪窮柳巷隨意出郊遲

集方孝廉園亭

為園兼水竹鳥得不生涼有月總成媚無等極覺香乍
欣情所適久與意相忘耽僻歸來晚明河照滿牀

新春偶懷

一邱蒼莽託沈冥獨掩修篁嬾送迎郭外青山頻有夢
鏡中白髮自無情潮通春浦魚爭上雪潤寒亭艸暗生
垂老空為可憐語故人江上竟誰呈

憶五弟至淮上未歸

屈指淮南計月違風塵千里尚驅馳山岑已負春來興
隄柳空垂折後思管有王孫曾枉釣豈無漂母餉餘糜
座中忽漫歌棠棣重憶征人悵別離

寄謝子雲林

海內新詩久不聞北山修阻思離羣琴傳流水心期切
景際中殊節序分別後黍苗還自好近來叢桂更含芬
可憐閉戶窮愁者獨守銀缸更憶君

巾箱集

南峯雜詠

三

答徐檢吾秀才

嚴霜偏著薜蘿帷近夜由風故作威殘菊自憐人影瘦
孤鐙仍淡雨聲微清時歲月輸黃卷皓首名場尚白衣
不憚故人遺好句開緘吟見玉霏霏

殊夜有感

西風浙浙綴庭柯蟋蟀牀頭寄短歌缺月有光窺竹簟
斷雲無影渡銀河自憐臥病驚殊夜誰料浮生畏路多
試問天涯同舍侶若為惆悵老漁蓑

有懷虛堂上人

虛堂深寂可盤桓定裏曇曇只自看香霧暗籠琪樹煖
松雲低護石牀寒迷途未悟三生指掛袈寧期一夕歡

久慕元談勝綠竹不知何處共蒲團
朱恬宇見過時新擢夔州刺史

翩翩朱履過林邱野老殷勤啟戶留入徑煙霞生霧色
傍山篔簹鳥得風流停舟漫誦蘭為舫吐氣虛疑屐結樓
寂寂荒邨何所採寂勞五馬駐江頭

九月晦日城歸即事

楮葉新黃柏葉紅滿林丹紫逼初冬天邊雁唳三秋晚
湖上船歸一席風白髮有誰憐我老青山無語慰途窮
鳧洲鷺渚平江水相照容顏舊不同

初夏過虛舟上人靜室

暝階榆柳綠陰成綸給新翻夏色清
琴事不嫌三月盡
萍踪且喜一僧并開來白日罕人蹟
信道青山隔世情
歸本參原還自得分金墩上聽鶯聲

胡孝廉夜過小集

山蔬挑得滿筠籠竟夕淹留興未窮
枉顧有情憐鮑子躬耕無計學龐公
露浮竹葉含新綠風颺鐙筭落碎紅
觴今不知過夜半滿階人影月明中

送弟北行

五月黃梅雨未乾送行千里望長安
天涯雁字須頻寄籬下筭盟訂共看京國夜憂
姜被冷鄉園時念季襄單石湖灘上
由風蚤收得蓴鱸待爾餐
月下聞笛

月下誰將短笛橫
梅岑零落自淒清
聲飄漢苑梁塵動
調出秦樓塞艸生
三弄暗隨更漏永
九成遙過暮雲行
猶疑向秀留遺響
舊日黃墟已隔生

午日誌感

端陽佳節今朝至
獨笑幽篁與未孤
砌上石榴紅焰火
尊中魯酒綠浮蒲
兒童結艾誇爲虎
士女抽絲巧作符
老我北窗寥落甚
頽然賸得一愚夫

新秣寄懷徐文策時大水路漫久別

一湖煙水若即流
荏苒年光又報秣
蓬壁忽驚時物變
樗材猶喜友生求
白雲出岫時當戶
綠樹搖風送入樓
水漫平田猶未稼
迴看箕宿不勝愁

過胡孝廉留坐

南鄰愛酒問幽居

四壁青山萬卷書
香雨過時剛滌硯
黃鶯啼處即停車
筇溪門徑無題鳳
日暖池塘有化真
不遣繩牀移俗客
重勞拂拭意何如

中秣後二日郡中歸

歸舟遙夜指江天
風靜潮平愛月圓
澤國蒼茫秣老後
吳山杳靄雁歸先
千家茅屋深禾黍
百頃煙波薄水田
坐穩不知衣袂濕
滿身涼露華鮮

寒夜有懷

風雨柴門晝獨扃
蜀莊久分託沉冥
愁生雙鬢寒逾白
夢繞孤鐙夜更清
遊子江湖來似雁
故人書札散如萍

開軒漫向遙天望

九日約高舜峰徐衍谿登南山應故事

勝有南山對戶開
美人曾約采芝來
林泉適意阮生屐
澗谷摠情叔夜杯
頰以見懷時得問
每思別本轉堪哀
定知九日登高興
不減當年戲馬臺

迎陳邑辰于梁谿聞調繁信

篠簜也復逐童兒
緊望傳聞使檄馳
江上青山相念久
雲中丹鳥獨歸遲
風生錫谷濤聲壯
天濶蘇臺樹影移
我有愁懷何處遣
暝煙昏月意何其

送次兒其華北行

別離垂老獨傷神
重使萊衣犯客塵
九折黃河愁汝涉

巾箱集

一區茅屋長吾貧
顏開短檝空毛義
淚灑輕裾是太真
莫謂帝鄉風土異
尺書先慰白頭人

方正吾孝廉同徐檢
吾秀才訪余病于
鹵樓帶晚
促歸堅留不得有感而賦

樓遲猶似病維摩
載酒徒勞二妙過
竹徑留雲人未掃
柴門衰艸雀堪羅
漫看展卷蒼苔破
敢說季來白髮多
底事輕舟歸刺促
愛隨明月弄煙波

人日喜晴

巧逢人日雪晴時
凍解林筇爛漫披
占候已知方朔讖
憂居空記杜陵詩
致誇遶膝瞻三代
自笑閒身寄一枝
夏羨東風消息近
春光應不陋茅茨

坐雨寄懷韻庵金子

東風無便寄雲箋，眼望飛鴻思惘然。蓬鬢相催年七九，愁腸轉念日三千。濤聲作暗兼天雨，麥令生寒洽暮煙。勝有青青數竿竹，新陰長護不吾嫌。

同繼川談于野步

高人鶴散毛烏紗，自解青蚨入酒家。籬竹種成高過屋，菊叢分得近開筭。荒山艸木容樵採，小市舟船聚浦沙。最喜相從閒半日，得隨鷗鳥弄煙霞。

憶其華

夏木陰森萬葉垂，好逢七夕憶歸期。愁中草色看常淺，別後蟬聲聽漸悲。孤枕夢回蟲自語，尺書珍重雁應遲。巾箱集 南峯雜詠

人生莫道天涯遠，百里相思是別離。

俞鴻臚北歸見訪誌喜

供奉明充候碧雲，山煙樹久淒迷心。隨斗柄長懸北，夢逐河源每向函。今日黃鸞憐晚節，獻首枯木有新莢。田家桑落牆頭問，擬與先生一洗泥。

避役有感并序

甲子之歲苦于賦役，兄弟相率遠越，有傷衰老，不幸遭此也。

鄂足翻成水面萍，自知無術任飄零。方驚力役傷蓬暮，況值睽離感性靈。繁露滿庭蛩唧唧，長天萬里雁冥冥。業身宿障如能洗，病艸香風吹易醒。

齒樓觀潮

乘興臨流漲軒窗，面面開層巒如湧。出遠樹欲浮來艸，漫漪猶感鷗飛香。不回此中愁，寫得寧惜久徘徊。

漫興

頗自扶筋力，登高望遠頻。眾山青過雨，孤鳥靜鳴春。兀憎華髮迢迢怨，綠蘋坐來風太驟。惆悵逆帆人，沐日雨阻中途，因感上季入城，亦是此夕。

又泛孤蓬八月，秋吹寒無奈。木棉表兩季行李，同今夕一片鄉心。寄此舟，越水往來江上路。吳山迢遞澤南洲，多愁贏得頭如雪，慚愧寒囊尚浪游。

巾箱集 南峯雜詠

風物清味來秀涼，元暉佳句憶山房。參商條已逾三月，南北相思各一方。老對鶯鶯等鶯落，魄貧留書劍滯他鄉。何時為下南州榻，尊酒論文舊艸堂。

憶弟往浙江賦居

卜居猶復念離憂，此日風情異壯遊。斷岸葦花迷漠漠，清江木葉下颼颼。可憎湖海分雙劍，猶自煙波繫一舟。咫尺不堪千里似，可將片牘寄牢愁。

獨行山中遇心禪上人

山居皆好伴，自是寡經營。相植松閒坐，無眠月下行。藥爐恆失候，澆鼓不傳更。味尚偏饒舌，弄谿報虎鳴。

後跋

先七世祖銘湖公之長兄曰鑑湖公著南峰雜咏其名載吳邑藝文志而其詩未見也今補周姪將付梓始于其家讀之求友之篇懷古之作大旨宗唐而流離世故哀思居多誦其詩知其意之所託焉攷公丁苒明之季集中自序云甲子之歲苦于賦役蓋天啟四年也當是時政繁賦重吳中有金花銀銀花布之誣加以軍興日亟逃亡日甚公于其間流宕他縣骨日不相保其憂悲愁苦一發之詩忠厚之旨造次顛沛必于是覽之者感哀得失之故亦可慨已今

國家承平亭障韜戈萬里如衽席追感先世築城遷越

巾箱集

南峰雜咏跋

一

備極艱辛則是詩也寧可令其久而無傳耶芬蚤孤弗獲從容承先君子譔言家風祖德闕焉弗述視王氏之世守青箱負疚良深公之著述甚富散佚者弗可稽獨存是卷古今體四十有二首二百季來涉漫不出一旦發揮先緒潛德幽光燦然墨妙則繡周姪為能繼其家聲矣因歎門社未衰欣然附名其末丙辰春日蘭芬謹識

耕閒偶吟序

介亭先生世居吳之新豐邨與余東渚故居僅隔里許先君子暨仲叔與先生年相若道相似所志同所學同同補博士弟子員一時詩文相砥礪先君子亟稱之先生敏悟過人思致超詣勃窣理窟縱橫詞場其寢處在山澤閒一邨一壑高自標置發為詩歌有淖沔冰雪之姿無都市屠沽之氣負其才藝迄不獲一伸視儕輩皆駸駸通顯宜若有老驥列士之感然其寄託益溫藉自持非學道篤好之君子何以至是歲之甲午郵寄古格詩若干首示余庾信文章杜陵詩律流覽詠吟若佳茗名香舌本鼻觀澄澹自得竊念江左山川人物自趙宋

巾箱集

耕閒偶吟序

來中原日益荒僉冠蓋文物萃於東南數郡而吳中為之冠許氏居其閒雖無赫赫仕宦然世為士族德名氏屈指數百年為不易得而先生以白首耆艾嘯傲湖山靈光巋然文獻在茲後生小子接其流欽其模楷為何如耶士奇不敏簪筆蛾眉不足載揚 皇風日索長安米又無能為家人生產何時返初服衡宇相望參隨杖履于暗香疎影下秦鶴南飛一曲乎聊識簡末以抒遠懷時

康熙五十有三年夏五月東吳惠士奇撰

耕閒偶吟序

許丈介亭為余祖姑夫雲武先生同產弟二十年壽歲時過從未嘗不相對移日出詩相示一觴一詠流連忘倦迄今憶之猶如昨日事而先生之幼已十數年矣夫入幼而壯壯而老其閒目所見耳所聞身所閱歷石火電光事過情遷無足深戀獨於骨肉之際交遊之閒聚者散存者亡撫今追昔有不勝掩抑者生存華屋處處落歸山邱此亦人世所無如何而古今所同歎者也今其嗣君禹占將梓遺集屬余為序余讀其詩尤不忘疇昔之日從容握手時也白日既西匿矣安得魯陽之戈以揮之至其詩大約前別超詣灌辟銛利其光沈沈曩

巾箱集

耕閒偶吟序

日先大夫已備論之仍述數語以為後序乾隆歲次壬申春日惠棟撰

自序

詩三百篇大抵皆言情之什也內則懷抱所託外則風
教所關本乎心發乎義才思尚新警聲律取和平故詩
之一道求其美善咸備足供元賞者夏夏乎難之閒以
歌咏叩者余遂謝弗遑也邇來年齒既增百事俱廢樓
息于鄧尉之鳳鳴岡下負山臨湖竹木蒼茂野花送香
鳴禽按節怡然自得偶至山顛水涯園翁老衲語言嬉
遊縱觀天地事物之變蟲魚鳥獸之狀一筇一木可喜
可愕興之所適率為吟咏數載以後積漸成帙總計五
百餘首其閒可以詩可以無詩莊漫雜陳頽然自放少
陵云老去詩篇渾漫與真野人所自託哉僕家貧不能

巾箱集

耕閑偶吟自序

三

著書童冠失學及長而老賦性疎放不能隨時俯仰日
坐一室耽寧靜寡笑言門無長者車轍誰與梳茗鑪香
度茲晨夕而已表伯業之志豈敢忘之陶九成書葉滿
籟則苦于無所見閒不欲塵穢紙墨然則余之自託止
于此而已苟得數篇附于藝林以寓不朽亦何所恨猶
企大雅通儒教其不逮若士衡之拊掌固所甘心矣
康熙五十有五年秋七月介亭主人漫述

傳

沈欽韓撰

許徐紳字聖皆一號介亭長洲縣學生少孤力學兩應
殊試不中即棄舉子業肆力為詩惠學士士奇息徵君
棟亟稱之徐紳清臞鶴立寡言笑隴頭課耕每執卷吟
諷訓後進嚴而有法嘗曰四民宜專其業毋僅鮮衣美
食游惰盛世鄉里敬之奉為祭酒其詩古律兼善不拘
一格同時沈宗伯德潛以詩名江左力主盛唐非是則
為外道其空疎末學剽竊字句敷衍故套如粗行沙門
演唱禪門日誦便夸為曹谿正宗徐紳飛遁邱園陶寫
性靈出入唐宋諸家故當時不甚推重後之定論以為
洵能自立者也卒年八十三歲其集名耕閒偶吟如干

巾箱集

介亭公傳

卷贊曰

文人大言衙官屈宋蟬脫風露清聲可誦禿筆輟耕琳
琅滿瓊

介亭先生六十三歲小象 韓晉堪題



巾箱集

介亭公象

不敢居其榮不可得而辱此中不憚然者獨坐而仰屋
此中有勃然者行歌而擊木俗士尋聲吾將逃于空谷

介亭主人自題

喬松挺奇姿托根在山澤閱歷不計年翠靄旦朝之下
有巖棲人翛然遠塵迹紫芝內視丹方瞳玩世白神固
薄軒裳意淡周泉石手執木患子踞坐何淵默與脫張
顛帽閒理阮孚屐四時氣自完何有外患敵竹間見手
標雲外仰標格願言從之遊可望不可即遐哉此心期
終古青山色

余版築京江承 予占許表弟相過窮愁困頓之中
得親舊握手談心其欣喜為何如也出其 尊人介

亭翁表叔小照索題羣碎聒耳思致可知聊以塞白
爾時癸丑仲秋表姪惠士奇
頽然蒼然其心淵淵便便者腹經史之腴也奕奕者目
而人以為愚也無幾微于眉睫閒潔已而終其大年
丁未春探梅西山下榻 介亭太世叔齋中 介翁檀
帽布袍淳有古先民風度一鑪一榻把酒于風亭香
雪中相聚經旬因出小照索題余自顧才拙無所贊
省強為贊語云爾

徐陶璋

巾箱集

介亭公象

二

許氏巾箱集

耕閒偶吟卷上

吳縣許徐神聖旨

示同學諸子

良驥稱其德神駿能亦殊氣厭青馬奔矯矯骨權奇伯
樂既云逸伏櫪鳴以悲人生曰有命顯晦難預期升沈
任遭際此志慎勿違富貴與貧賤處之若等彘耽吟慕
梁父采菊傲東籬繩樞與雞牖十畝甘如飴一朝置皇
路振翻翔天衢雲蒸復虎變天矯若蛟螭始信傑士操
卷舒隨所之功成不受賞赤松相委蛇神遊太虛上心
徹造化機靜躁安其素齷齪有不為丈夫氣凌雲馬用
巾箱集

嘆無知珍重厚自愛匡居抱膝時

山居詩

吾廬何處是古寺小橋東矮屋層巒裏逢門修竹中苔
侵茶竈綠花落筆床紅書取幽棲事雲行任太空
最愛山居好千峰錯白雲亂泉流伏脈幽鳥舞同羣
葉和煙摘菘苗趁雨分徜徉吾計得從此事耕耘
野外疎人事狂遊任所之山邨嘗貫酒石癖自題詩雲
樹扶筇處晴湖放櫂時機心吾已盡鷗鳥莫相疑
巖壑層層屬碧蘿無須頃連農耕陌上雨樵唱嶺頭烟岸
憤林泉畔移樽竹樹邊遙憐行役者輸我北窗眠
閒閒十畝宅地僻稱幽居屋繞千山碧門臨一水豬愛

花傾濁酒畏雨東殘書不盡悠然意松窗映月虛
春色山家蚤邨郵雪水消寒梅初破蕊野竹漸抽梢散
步穿苔徑行歌下板橋偶然鄰變過招手醉香醪
兩嶠舍東西迴流接澗谿漁舫當檻大酒旆隔簾低山
迴雲初斷樓高月欲齊此中堪作達不是學巖棲

姑蘇臺懷古

高臺百尺起天根金車玉馬出閭門美人一笑草如春
彩雲纏尾開朝朝當時榻榻綴珠玉萬人舉杵不敢哭
天龍攫取手十文字驚破鬼膽注幽谷離關曲檻周簾櫳
翠盤歌舞雙夫容迴風細響落天外混漾萬頃聽蛟龍
天池百隊激掉唱采蓮曉出橫塘上歸來痛飲度清宵
巾箱集

不許鶯聲催寶帳雲山有福親溫柔忘却庭中而父仇

一夢忠魂潛壑谷千年碧血灑江流自謂九州歸眼底
羅袂影搖三十里越來夜擊水犀軍破塔驚鴨燈不起
綺羅一炬歸黃壤澄湖煙水含情想溺人一笑刺風流
千古南朝開氣象書生掘石看雲生世事東風馬耳輕
山下錢王有墓道只今亦見增壩平

過夷亭望崑山

擊汰臨風曉度關片帆遙指馬鞍山浮圖隱見寒烟外
雉堞參差落照閒雲影自依青嶂遠客情爭似白鷗閒
何當老我松窗下莫更觀河見皺顏

宮詹徐果亭先生席上分韻得綸字兼呈劉孝廉

宮詹未老鬢猶新，暫可林泉息此身。置酒為招門下士，分題偏及住山人。身藏插架圖書富，念舊情深感慨頻。謂吟姪只恐非時，宣室乃口滄江漫憶理魚綸。

葛園訪徐南漪兼柬同屬

葛洪亭館倚城隈，短屐聲中得得來。斷壁雨肥蒼蘚合，空齋風老野棠開。雲霄事業君無忝，鬢髮蕭疎我自哀。寄謝故交須努力，聖明丹席遲多才。

旭升樓歌

檻櫺却倚虹霓霓，上鹿城十里平如掌。玉峰飛雨破曉輪，淨宇無塵卷幽幌。我白塔指婁東，蛟蛻青鸞開寶像。微風蕩影草樹浮，時聞鈴鐸傳清響。筆花五色射搖光，巾箱集下 耕開偶吟卷上

珠斗高寒夜，晃朗虎幄衡文輕。甲乙山黠睨，眈窺窳密寒。儒血淚追出，心母恩而公眼如漆。學士渾忘蠶煮年，但說操觚自有律。得失置之何足言，蒯緤柱頤看日出。小技休誇刺棘形，逵官應署穿錐名。行年五十堪徵召，羞作三家邨學生。

謝人惠新芥

旗槍新摘美頭細，珍重緘題寄夜航。曉露乍辭風裏綠，午烟初定日烘黃。龍頭輕味山雲冷，蟹眼微聞澗水香。留待茅齋三伏裏，一區消受北窗涼。

迂駘晚步贈釋然居士

賦性尚高濤，端居遠塵氛。開軒對南山，世業臨溪濱。地

迂境自臨水，迂流自清。會茲淑景催，爰作溪上行。倚杖藉芳艸，嘉樹何森森。落日銜遠山，餘暉照我襟。徘徊耳目曠，俯仰情殊深。安步既忘倦，得意復幽尋。欣然有餘趣，一詠復一吟。人生務真樂，能使萬慮輕。顧語同遊者，相期葆此生。

破樓詩贈程君斐

古屋頽垣事蹟陳，相看憐陋不憐貧。蔡和六尺書千卷，濁酒三杯學一春。意氣浩隨雲共白，襟期朗與月為親。吟成佳句心齋裏，樓自蕭條詩自新。

次答顧沙邨

五月園林果熟梅，故人念我遠能來。眼奔樂事耽詩句，巾箱集下 耕開偶吟卷上

身外浮名付酒杯，雨洗朝煙巖翠涌。風開夕照浪花迴，山溪地僻無車馬。蓬萊誰教跋草萊，司徒廟古柏。

古廟陰森柏摩挲，筆幹若銅排空飛。暗雨破壁嘯長風，白耳還題句紅顏。欲抱桐山靈，煩呵護好比錦城東。

春雪

乍見春光發，眼濃紙窗又聽撲。春蟲蚤梅影瘦，飄開砌碎玉聲微。隨晚風片片半遮芳，草碧紛紛全壓杏花紅。栽培荷是天公力，百二休徵慰老農。歲時誌此後百二十日大雪

晴絲

晴絲

吹暖春風那色天遊絲作態惹更放將高猶下輕無九
似暗還明薄有池雙燕到雲愁欲盡一春紅雨夢同雲
空閒送盡蘇蘇綠落日簾鉤倦眼窮

落梅

妝額鏡窺梅鏡空荷香都盡雨濤濤戲水殘玉笛梁園雪
舞破羅衣疏勒空清涼高樓遠欲隨春舟身明月憶曾結
不消翠羽多惆悵是處春痕更動蕪兼

登銅井山

磴道盤紆到梵宮下看邱壑勢凌空亭台化幾樹香初繞
石罅雙泉脈暗通塔影層層青嶂外鐘聲隱隱白雲中
憑高縱目渾無際遙指孤帆送晚風

過聖恩寺

偶攜竹杖到琳宮文室僧寮曲曲通遊屐乍閒春雨後
梵音高唱白雲中夜溪松韻虛窗月晝靜花飛石磴風
宴坐此閒塵慮屏欲將禪偈叩支公
維摩精舍絕塵氛靜對諸天演梵文竹裏窺人惟野鶴
窗弄伴客是閒雲湖光浴處清禪定樹影涵空碎夕曛
為結來生真善果名香親向佛身拜

晚坐

浮雲飛盡晚涼初羣動咸消一物無兀坐觀心真性見
碧天洗出月輪孤
賞雨茅屋四十韻

空階看滴雨小屋幸編茅不患淋頭漏軍同極底膠浮
鷓隨鏡滿分點似披拋漠漠苔錢覆滑滑筍籜已擔溝
喧裂帛牆角靜鳴鴉兼活火溫蠶金鼎泉貯鶴巢樹雞黏
奴蠖水馬掠蟻蛇棲息安三湖飄搖感二嶠楚氛占保
相海氣望舟蛟馬上炊懸釜圍中注脫脫摩醯仰莫數
桑戶歎誰鞠履響沿街急書聲隔院清孤蘆聊閉戶杞
菊漫充庖翡翠拈斑管淡漆却紫筠試香銀葉酒藏畫
玉池轆門局彈巾角成詩候水泡釣師須笠僧酒伴到
門動意愜數孤賞心虛畏眾啜來挑新綠甲柑爛舊黃
芭葉落添薪如釵除賞酒看銀鈴拳霜帶綵紛縮花替
細步隨香履玉腸結紫肥對床感今昔翦燭誇朋交小

巾箱集

耕閑偶吟卷上

六

隱成三石崇朝讀一又散橋遠自耐茲簡更須鈔得勉
秋風破寧嫌積澗凹晴樓祈縛帚田租實鳴鏡雪意尋
荒澆鐘聲戀遠郊螺青山一角鴨綠水平地小艇初開
隔明鏡正守機披蓑晨放擗激浪夜曾蟾縮項鱸量地
長腰米餉笮水鄉珠可樂窮巷莫辭嘲蛤吹當叢叢蟲
涎上苦匏碎烟如義織淡月作弓梢風細衣還漏雲蒸
土不境柳塘低木棉花嶼偃藤椅平野虹垂樹寥天獸
避草插籬勻鹿眼搗墨熟魚肝妻勸妻加糝查奪管縮
督停雲人寂寞臥病客皆驚湖社隸秋煙雨迷離處予
懷不自收

聞警時吳逆告變

老渾披猖畫舉烟風塵漠漠偏居延真王未有涓埃報
作賊偏當遲暮年玉帛空聞聚鄗塢旌旗即見出甘泉
健見橫草論功日含笑吳鉤番著鞭

過東洞庭

曉出寒雲裏都無雞犬聲一波是乍沒兩岫樹猶明蝦
菜招輕舸鼉鼉駕石城葑華芷秀句解佩若為情

胥口伍相祠

湖山如故豁雙眸斜日冷簷滿渡頭石馬莓苔侵古壁
靈旗鼓蕩颯寒洲鷗夷魄冷秋風怨骨母濤沈暮雨愁
莫道霸吳人已遠夜深還擁水仙遊

書枕為艮上人賦

正得此中真寶本千章萬字盡同源憑几危坐觀心處

一任松風次第翻

雨花臺

寶珠彩筆聚餘霞替戾岡搖木末斜百雉有城空踞虎
六朝無樹可棲鴉金甌夢破刀輪劫玉帳塵消香市車
誰是不眠看桂樹毵姿猶落講壇花

金陵立秋

上尊特許詣丹廳不託還成十字形酒色天涯芳艸綠
眼光江上故山青涼催玉樹騎妖雨夜轉銀潢出地星
此際杯棹為君舞二豪無事笑相迎
卿輩流連有幾人每逢魚鳥亦相親生花有筆圖書府

貫月無槎折木津暫覺陽元饒細果何當敬豫輟長嘖
白門柳影驚搖落冉冉秋風蕉葉身

秦淮秋漲

宵來秋水漲曉望滄洲雨色吞瓜步潮聲撼石頭渚
清難更鳥浴風急片帆收自是秦淮客思家動旅愁

旅況

秋雨空階滴孤燈客夢遙繩牀鳴蟋蟀老樹宿鷓鴣鐘
出翠微寺人歸白板橋誰能憐寂寞前前燭語深宵

旅泊

遠聽孤城漏偏愁秋夜長漁燈明極浦客夢自他鄉葉
落風疑雨沙平月似霜桡楫遊子意不寐待鳴榔

江南樂

試驅斑斕耳來飲建業水出門拾香草於當為情死春
風吹柳花花逐嬌歌起笑舉珊瑚鞭蝦鬚頭一路指來馬
亂衣香白土岡頭止翠鬥遠山妍巧樣成眉史一翻白
練衰客心飛萬里古家語雙鳩江表劫火愁粉蛾枯屈
膝白鷺散汀洲一封驢駒媚寂寞青絲騎江水漲桃花
添入儂家淚儂家麗翠霞斂笑窺團紗裏要羞月一道去
弔玉鉤斜

邢溝夜泊

潮落邢溝暮景催帆檣泊處客徘徊一天月色溶溶上
萬里江聲滾滾來沽酒市中尋店去買魚江岸棹船回

竹由自古繁華地夜半猶聞絃管哀

廣陵懷古

天際帆檣噪暮鴉廣陵潮落日陽斜頭顱大好歸黃土
顏色雖留歌翠華春盡冷烟生萬草夜深明月照瓊花
當時樓閣今何處半屬蕪城百姓家

金山寺

奔濤來萬里一柱插中流繞磴安欄檻依巖結梵樓江
雲晴釀雨海氣冷成秋日落鐘聲起因風到客舟
江漢朝宗處神州疑在茲塔從山頂立檻向樹邊歌潮
水喧迎客巖花笑索詩痴心正愁絕極目雁來時

夜起對月

巾箱集 耕閑偶吟卷上 九
碧月當空照清光倍覺寒遙知最深夜獨有一人看

宮怨

應知翠輦怯新寒故把重幃幃曲欄何事羊車行幸處
露濃霜重獨停鞍

長平箭頭歌

青銅三埒長平鏃拂拭土等鷲奪目擲地鏗然猶有聲
千載冤魂地下哭四十萬人秋葉輕何不奮臂甘就坑
父書空讀竟灰滅坐令老將解甲生耕農拾得狼牙粗
腥風吹鼻血糝糊分明萬弩集如蝟魚鱗碎落穿肌膚
愁雲低空澆不散磨瑩匣中供傳玩天高月黑灑飛雨
寒鏃欲死慘無語

送惠天牧太史

星軺千里上長安歲杪關河雪欲殘冠佩晨趨
闕齋 絲綸夜草玉堂寒三眠人柳鳴鞭過五色卿
雲拄筆看幸有同心在霄漢清時無用賦猗蘭

梅花

結念羅浮下相看策杖行茅簷幾樹老野岸數枝橫晴
雪冰壺影晚風紙帳聲今宵魂夢裏縞袂應相迎
一樹凌空白孤高與我期光生無月處香在未春時瘳
影雲為伴幽情世所遺飽餐霜雪後清意我能知
孤芳春自吐耐却歲寒深每向竹閒倚時於松際尋青
童月下舞高士雪中吟偃仰虬枝畔悠然天地心

巾箱集 耕閑偶吟卷上 十

松竹蕭森處相看凍不歸豔爭千嶂雪香徹五更衣日
暖垂垂放雲寒片片飛是花餘太古不愧首陽薇
臘去青陽逼荒園鎖寂寥香清甘自澹樹老倍無聊紙
帳尋常夢宮妝別樣嬌爭喧惟鳥雀腸斷可憐宵

雨雪空山裏千林沒曉烟飄來封蘚住積去壓花眠冷
豔銷塵俗縞衣絕世緣根移瑤島後瘦影自年年
幽姿不世韻橫直儘宜看逸態牆頭宋清芬座上韓晴
風香霽霽寒月影珊珊冷落空山裏從來索笑難

雨後聞蛙

流水空塘雨乍晴草閒閣亂蛙鳴等閒莫辨公私意
聊作山家鼓吹聲

五月江聲草閣寒

江城小閣面長空暑氣全消浩淼中
笛裏梅花吹徹處頓教清冷怯梧桐

新篁

曾憶抽梢雷雨夜忍看含粉受風時
小山碧玉千竿好瀟灑平生意在茲

病起看花

病餘不省已深春怪殺山花次第新
枉使東風齊着力自憐未是看花人

瘦骨支離怯欲扶憑闌一望總模糊
休矜豔色嗔余老風雨交加耐得無

巾箱集

耕開偶吟卷上

十一

趁蚤新晴鳥亂鳴病懷強作看花行
東風偏似吹愁至落絮遊絲兩兩爭

硯

補天一片石磨鍊我儕宜春案書花
葉秋窗註楚辭不勞紅袖奉可憎白衣隨但使力田老管城亦自奇

東江澹庵

雨雨風風歎索居君能過我慰何如
休嫌供客無佳品市上新來石首魚

入夏輕寒透碧紗小庭綠暗樹無花
隔簾何事香來細瓦鼎閒烹穀雨茶

夏日同惠師厚過顧沙邨齋中小飲

許氏巾箱集

耕開偶吟卷上

五是患隔并積雨如崩漏俯仰茅簷
悶鬱蒸不可與晴日掃陰靈太空
心飢餓泛舟就良知握手欣予覲
顧子乃畫癡惠生更詩瘦雲鶴俱
鐵羽并龜難跳我顧生家更貧為
我炊饋留尊酒過牆頭殷勤相勸
侑炎威逼人來汗出如懸溜冷然
聽清談坐對同蘭臭高歌激壯心
涼月疎簾逗形天舞千戚相柳橫
川阜黃巾與赤丸哀哉自養寇五
采裏青石愚民渾誑誘我有古銅
劍螭龍雙刻鏤上可戮九嬰決雲
清列宿下乃懲狂獠賜朕皆絕脰
土花自斑爛利器終不售涕泗一
摩挲抄悲風生颺聽中宵魂夢飛
鏡鎖豁巖層何如避網鉗采芝入
雲竇鼎鑪結隱龍自葆千年壽

巾箱集

耕開偶吟卷上

十二

滅夫人楚舞歌

赤龍乘雲橫四海野雉鳴嗚嗚逐軍
豎四海已清鴻鵠飛雉集殿庭啄人
死英雄遲暮自心苦翹衷折要對兒
女千秣萬歲尊螻蟻君作楚歌妾楚
舞蛾眉蕭颯對清霜鯨鱓慘澹隨黃
土漫訴深宮費佩褱擁髻相看淚如
雨當年置酒豐沛里田舍兒郎作天
子高臺抗棟大風吹人生快意無過
此一旦綺羅泥壯心撫髀擊節情何
已垓下楚歌泣國家定陶楚舞泣牀
第香魂怨血恨不同重瞳龍準竟誰
是嗚呼舞裏餘香猶未歇杵聲斷續
哀歌起悠悠明月三千里

天河

一水天南北終宵限女牛何當作霖雨膏澤遍三妖

立殊後偶題

落葉哀蟬怨別離秋風蕭颯最先知佳人自有傷心事

木末芙蓉欲採通

一曲玲瓏子夜歌客心搖蕩恨如何兼葭露白迷秋水

記得春山芳艸多

金陵懷古

白門京闕舊山川朱雀烏衣夕照邊百代荒陵崩夜雨

六朝遺殿鎖寒烟脂粉歲久銷宮井苔蘚春深繡御筵

莫向臺城攀舊柳西風疎影自年年

白門雜詠

巾箱集

耕閑偶吟卷上

十三

旅次

儂是銅坑山下住挂帆却看秦淮樹隔水盈盈一女郎

鸚鵡簾旌教詞句

雨花臺

谷日繁華盡陳迹我來但見峯頭石可憐臺廢花亦空

老僧鐘鼓自朝夕

賽虹橋

虹橋宛宛臥滄波映水三山撐髻螺行人雜運渾如蟻

指點長江萬舳艫

雞鳴山

旅館蕭條動愁思一片閒情何所寄出門喜見天色新

一鞭款段尋山寺

嚴城擊柝

滿城燈火萬人家城上烏鳥起暮笳旅館淒清無限意

大都遊子在天涯

高城風雨

白門久客正銷魂不為家書憶故園何處離情最愁絕

高城風雨近黃昏

十竹箋

茶是六安酒玉蘭貫魚買同青銅錢承恩寺葦雙塔秀

為問十竹瑤華箋

花舖書舖

巾箱集

耕閑偶吟卷上

十四

花舖廊過書舖廊管年曾此學清狂即今衰鬢殊風裏

不記那家出晚妝

采蓮曲

蓮子心多苦荷葉勝有香可憐殊欲盡遊子尚他鄉

結屋葉如蓋支槎花似舟絲多渾無賴辦辦載離愁

許氏巾箱集

耕閑偶吟卷中

夢遊仙行

吳縣許徐聖聖

鍾山高高睡燭龍天門夜開駕長虹阿香手持蚪蚪字
令我行雨扣馬駿謂言一滴水千里灑不窮我聞九州
五萬四千里枯槁望澤人心同限此尺寸地施以涓滴
功日月無私皆普照土膏沾濡何不公力爭不能得飲
斷顧雨工斂歛不安步悲嘯生長風蒼生霖雨難請命
且以文字忘窮通散仙所署一條冰名籍正在水精宮
攜杖叩橋樹祝融再拜迎龍龍跪進頰黎醜璣奪目

巾箱集

耕閑偶吟卷中

一

光晶瑩珊瑚七尺為潤筆翠珉欲刻新宮銘星辰倒引
江河決生花妙筆翻水成瑰璋不顧俗眼驚烟颯水族
相叫鳴遽言尊客不曉事白門忌諱忘其名髮鬢蒼
鬢指我逕出庭落落難合竟如此眩然酸骨雙涕零朝
咨嗟暮嘆嗒十年省愆常面壁金臺有汁堪自効滿限
未滿應服役紅塵齷齪非我家願貶仙壇掃落花

咏蘇季子

龍蛇起陸仗陰符鼠璞居然善賈沽口舌得官同石友
容顏非故是金夫生民膏血資遊客上國兵威屈腐儒
五鼎烹償五鼎食可知山澤列仙癯

咏賈太傅

萬言封事壯千秋經術紛綸更寡儔國士那能酬計相
將軍尚未獲通侯夢求明主潛龍老淚灑清時鵬鳥愁
寄謝漢廷刀筆吏廻腸易白少年頭

詠嚴子陵二首

泥塗軒冕謝買塵忽道蒲輪指富春諸將漢廷依日月
故人天上動星辰千秋勲業銘鐘鼎七里煙波伴釣綸
何事羊裘偏傲世儵然不改向時貧
富貴無忘昔日遊烟霞高臥釣臺秋攀龍附鳳狂奴笑
膾水殘山晞髮愁問訊三公非買米投竿五月却披裘
漢廷尚有牛牢憶天外飛鴻何處求

詠李太白

巾箱集

耕閑偶吟卷中

二

可知老氣九州橫一樣珊瑚玉骨清江上窮愁思拔月
殿奔沉醉憶調羹謫仙猶有憐才友中聖誰嫌玩世名
今日繡絲為一哭鈞天奏樂負平生

燈

點澹青燈在寒窗照徹眼光陰嗟地懶形影相輝映
壁餘長劍窺囊裏只短篇最憐雞唱候明滅類殘年

吳宮怨

紅心風獵梧宮秋山弄欲雨啼春鳩白玉牀空插窻冷
燕泥滿地蒼苔幽仙心俠骨鳴鴉子蝦菜船中舊羅綺
笠澤雲寒披鷓鴣買醉還來苦酒里

宿穹隆方丈

石磴綠崖入香冥丹房長借白雲高湖分五派成三山
臺從千層禮七星暮靄晴飛巖添翠秋烟寒隱竹鐘青
一聲獨鶴破殘夢臥聽黃庭半部經

夏山居

屋倚山隈萬綠遮登山有杖亦堪攀因尋樵徑看雲起
便愒長林待日斜戲水却童爭捕鴨追涼少婦共酸麻
柴門風順來漁艇晚市魚腥鼓又搗指鼓賣魚之聲

葛蒲潭訪祀上人

雁翻帶雨來劉鑊秋原捷騎雲制手遠山蒼莽不可挾拄
頤何所為一笑空囊發野花映魚梁衰草沿馬埒俊骨
掠天低旛影馳林越意如敗擇埽愁與寒衾徹遙知鑊

巾箱集

耕閑偶吟卷中

三

頭通端坐味禪悅香松摘青蟲叢篠穿翠壁松根足新
雨涓流聽不絕應作懷人詩那書乞米帖牡丹夢亦佳
木樨香未滅淨名邦蓮社短褐被玉骨成風弄海童泥
沙俱蕩泊俗情未免累高致終難愜所賴耿耿心太清
指朗月脚蹋萬峰頂何患草行涉蹲鴟倘得餘庵廬幸
共結

題柳如是小影

鏡裏張穠笑尊壽李冶吟青衫空老淚紅粉有雄心一
夢瑤華香長年柳色深風流應空谷翠袖可重尋
却扇桃花底春痕發翠蛾紅妝追季布金屋愧橫波菊
共寒泉薦香從夜月和絳雲樓宿草珍重鈿函多

春日讀書半閉雲精舍

滿徑蒼苔過客稀疎鐘繞動暝鐘飛輕敲竹院僧初返
亂落松花鶴正歸夜靜石鐙分佛火春寒山巖借禪衣
上方萬籟已俱寂購我吟聲出翠微

門掩松風一徑幽白雲應為遠公留鐘聲明月諸天靜
塔影斜陽滿地秋竹院又逢今日語芝山猶憶舊時遊
此中龍象多禪侶何必浮孟到沃州寺僧有雲遊之意欲以止之

張中丞仍任都憲誌喜

統如五鼓拜雙麾明鏡寧嫌屢照疲嚴冷自然人世什
公忠畢竟 帝心知鄧侯試挽身原重即墨關封民
有私從此陽春千里遍東郊竹馬夾轅隨

巾箱集

耕閑偶吟卷中

四

登陽山

千尋鳥道一筇扶三月東風叫鷓鴣花發幽崖紅躑躅
雲生絕壁翠模糊氣靈龍母風雲近岫兩龍祠測景
天池島嶼孤山嶺浴日亭何用求仙空入海誰知
人境即元都

仲春上浣程子筠軒惠子天牧偕梁溪鄒子恒中

平湖借山上人見過

山齋悄然坐春半日漸長客從吳門來叩我南山堂迢
迢雲山阻良會喜欲狂諧笑復情語殘照臨東牆斗酒
具難黍煎燭登匡牀鑪烟霽餘燼幽蘭吐微香庭竹集
歸鳥明月流清光吾友金閨彥詞學富文章況逢支遁

流覽詩眉九揚焚膏五洲唱夜色何蒼茫嗟予本飽落
荷鋤耕東岡豈惟衣食謀世味聊相忘今晨欣捧袂樂
事詎可量既感同氣求論說復洋洋有美既云集焉用
慨以憶起舞弄清影零露溥衣裳

贈沈西巖

年少郎官題柱客老來長嘯臥滄洲門無車轍堪羅雀
家有圖書可汗牛流水一邱韋曲社桃花三月武陵舟
知君猿鶴盟猶在好看青山到白頭

夏日過徐玉文內弟湖亭

湖亭面面水窗開解帶涼風滿座來雲抱遠峰浮渚外
岸沈新漲拍橋迴憑几自定名山豪待月常銜佳客盃

巾箱集

許開偶吟卷中

五

白髮扁舟期破浪半汀鷗鳥莫相猜

觸暑登臨意登清憑欄四望盡空明遠洲風動孤帆渡
傍檻湖沈一鏡平榻對亂山朝氣爽雲迷雜樹晚煙橫
此行未是純鱸候斗酒雙柑共聽鶯

秋興

白雲黯淡秋華殘一派秋聲起暮烟幾處遠汀初見雁
數枝衰柳尚鳴蟬高低夾岸香杭熟清淺臨河錦鯉鮮
徙倚柴門閒悵望滿林黃葉夕陽天

漫興

遠看雲影落晴沙沙際春流泛野花寒食乍過春漸老
提筐幾處采新茶

野塘晴穩鶴眠沙挈伴閒行問落花喜得故人偏愛我
邨沽未到預烹茶

雲暗青山雨暗沙曉鶯枝畔泣殘花暖風薰我無情思
芍藥欄邊共鬪茶

送惠師厚入都

隄畔流鶯不可聞此行應念鶴鴛羣孤舟夜渡
秦淮月匹馬朝衝泰岱雲故國煙光隨夢斷天涯春色
隔江分欲知別後相思意惟有登樓對夕曛

林下讀書

蕭蕭疎竹韻斜陽柳色花香滿石牀山在眼前書在手
看山分却看書忙

巾箱集

許開偶吟卷中

六

姪振茲遊劉陽

丁寧別語淚千行此去關山路眇眇祇望文章空冀此
誰憐書劍滯昭陽夢隨遠者征鴻斷目極遙天匹練長
當念倚閭垂白髮莫將裘馬戀他鄉

虎邱有懷

梅花屏影曉寒生怨似流蘇百結成遠岫每憐眉黛淺
凌波猶憶屢塵輕倦來司馬偏多病老去徐孺更有情
十載舊歡真一夢白公隄上月空明

五人墓

豐碑大字新直道在斯民一卷證人譜稱心愧不人念
證人譜

白雁

白雲影淡日微黃風靜無塵見一行宿處蘆花滿江岸
歸來殘雪在瀟湘胡笳遠塞千山暗銀燭深秋半夜涼
愁殺空閨獨不見湖波漠漠楚天長

除夕舟一日

悠悠循歲杪往事轉難忘
難遣愁千疊空餘愁兩行辛
盤迎節序禿筆檢詩章漫說衙門冷底梅依舊芳

新正三日

送迎心自懶謝客便高眠
人事憐三日春風又一年世
情癡半點歲月減還添老去無餘望椒花醉佛前

送心辭上人歸廬山次中丞宋公韻

巾箱集 耕閑偶吟卷中 七
吳天方卓錫彭蠡遂言歸飄色揮譚塵江風吹衲衣
迎孤棹迴雲逐片帆飛從此匡廬隱長鏡老巖微

虎谿鐵門限何日遂清遊
瀑雨飛僧座山光擁梵樓雲
迷雙峽夜霞抹萬峰秋
終愧謝康樂繡屐坐石頭

羊

素秉觸藩性非關叱石成
胡沙全使節竹葉戴君恩博
士何妨瘦通侯故自尊
高原驅牧地芳草憶王孫

杜鵑

爾尚無歸處何須苦勸人
離魂想故國啼血送春夢
續東吳道心驚面蜀身
崎嶇來萬里可奈客心

畫眉

何處催春夢為憐京兆心
遠山終日淡紅雨一簾深解
語詞牙管依人上玉簪
瑣窗長作伴莫向碧城尋

燕

海燕隨時到飛飛日幾迴
本無華屋志合向草堂來掠
水梯銀浪泥波綠苔舊巢猶未毀
軟語莫相猜

雨霖鈴

塔龍雲垂雲黑鷺散蓬池
雙比翼羊腸百折上青天
碎瓊滿裏遊魂默味風暮雨
駐郵亭替戾岡搖九子鈴
向去自傷河渭水夜來獨望
女牛星張微一曲慘無語

三十六宮回首數飄飄
灌木繁旌旂記得霓裳雨衣舞
霧暗雲深女丑尸樓頭玉
苗月明時秋槐葉落無人掃

巾箱集

羅袂清塵鑿鑿薄帷玉環小
字銜青鳥孔昇天高碧海香
鈿盒金釵狗便房宮花自發
驪山道

登檀勝閣

高閣俯晴湍清秋客倚闌
撐空山色翠拍岸浪花寒瀟
艇孤帆渡人煙別嶼看
虎橋何處是檻外水沈瀾

雨中過虎邱

細雨千家一葉舟白隄
花草迴含愁深籠北苑山
頭樹低壓南宮水上樓
不廢嘯歌懷獨醒便判歸
去促同遊

何當盡日僧窗坐

親切晴雲看虎邱
面湖秋泛

夕陽

陽蕭鼓起中流十里芙蓉
兩岸秋行帶亂聲青雀舫

菱歌低字白蘋洲吳山積翠遙侵郭越女凝妝盡倚樓
三三鐘聲聽漸遠滿湖明月送歸舟

雨中遊西湖

畫船鼓棹入空濛面面湖山水墨中巖壑雲深迷北苑
樓臺雲霧擁德南宮謝靈運詩有天然圖畫題煙輕宵暗蘇
堤柳風勁時傳蕭寺鐘虛擬晴憶還極目蒼波倒浸萬
芙蓉

棲霞謁岳心武王墓

邛運那得象高增宰木蒼涼捐暮雲一紙漫誣張太尉
百身寧數曲將軍冰天淚盡金環約山社心灰鐵券歎
憔悴清涼老居士一鞭秃尾弔斜曛

巾箱集

辨開偶吟卷中

九

飛來峰

怪山那得愚公愚風雨合離天一隅料得孤山飛不到
神人應用赭鞭驅

郎當嶺

石磴緣崖入杳冥隔江遙見數峯青客行到此郎當甚
一路鳴泉不耐聽

西湖雜詩

秋風何處庾公塵合負奚囊共酒人古社華嚴分一榻
梅檀香裏見天親
欲對湖山讀異書青燈紅樹指精廬孤雲身世原無定
隔被風吹不暫居

武氏舊事至今多垂柳毵毵蘼蕪碧波自汲西泠泉半蓋
不須徵誓市樓過

平章風月昔年忙無復封書拜夕郎讀罷龍川文一卷
寒潮落日弔錢塘

嘉興道中

吹袂吹袂炎蒸落日波光似鏡澄囊裏錢餘綠戒酒
途巾舟緩為尋僧孤却近浦明漁火古寺臨流見佛燈
一帶人烟何處所榜歌遙指是西陵

煙雨樓

一棹南湖到上方半空雲氣黯虛動煙籠碧樹千邨暗
雨過清溪遠辨開偶吟卷中長遺址尚傳隋棟宇十嘒嘒殘碑猶誌宋

巾箱集

辨開偶吟卷中

十

文章辨開偶吟卷中神書到來何限塵沙劫日斷流波送夕陽

舟次晤陳道生

片帆湖上正黃昏萬頃波光浪不翻別後久疎千里雁
月中同聽一聲猿滿汀菱葉堪藏權極目蘆花不見邨
欸乃漁歌雲外起天涯孤客共銷魂

旅館夜集聽伎彈琴

嚴城良夜動清風旅館相逢興不窮詞客交情聯編帶
美人幽恨寄絲桐當筵夜靜鐘花綠隔院秋深落葉紅
此去豈愁逢醉尉踏歌齊向月明中

秀州歸興

白紵邨邊路孤帆落日斜松蹊延暝翠荻岸隱疎花宿

鷺依卷石游魚沫淺沙忘機羨漁父煙水是農家
蕭颯面風外征鴻唳未休煙寒學繡里日倚弄珠樓
漫湖光濕當杯露氣秋吾生無倚着漂泊任虛舟

平望寺發

月落秋堤曉揚舸過遠汀平川沈宿霧茅屋帶殘星
帆去開雲影雞鳴雜櫓聲停雲渺何處極目正冥冥

曉過王江涇

雞噪湖邨曙遙聞撥櫂聲晨星出霜曉遠樹閉霞明
行李鄰舟戒佳符此地驚自知長物少放膽促舟征

垂虹亭

別浦喧漁艇歸帆風更催幾家茅屋倚一縣成樓閣
中箱集 耕閑偶吟卷中

古晴空峙湖長匹練迴垂虹亭下立極目思悠哉

泊舟飲客

殊風吹不斷欲去更躊躇旅泊逢佳客湖鄉薦野蔬
酒濃桑落後詩興雁來初却憶故園下菜更老版廬

石湖晚渡

孤塔澄秋水寒山帶落暉漁師牽網去溪女采菱歸
小艇乘流急輕鷗拍浪飛晚風吹莫定遙指荻花磯

橫塘道中

夾岸羣峯秀乘風枕上看斷鴻隨渚下孤月背人寒
露白蒹葭老殊高齒齒殘山園遙可望客思若為寬

舟過善人橋

帆挂東風裏能消半夜程
炷燈敲石火鼓棹節歌聲
兩岸好山立半汀寒雁鳴
止綠經歷久不憚此宵征

無題四首

銀蒜行行兩脚垂約黃小鏡
整長眉情勝薄醉儂紅裏
不到橫陳鸞鴦時

偏提本慣問陽昌領取清宵
滋味長共說月中霜裏冷

吳兒原未解迴腸

明瑤四寸水精盤劍動花飛
燭亦殘香艸拾來聊作佩
並頭容易共心難

手截曹綱縛發頻阿嬌上客
但逡巡也知座上餘香滿
自惜粗船詠史人

巾箱集

芭蕉扇二十韻

好夢迷明月幽情悵綠天美人宜作扇內史謾為箋
未改齊奴樣平分巫岫綠

稱嫌娟選出青羅製裁來翠袖傳芳心風已折屏面鏡
常圓暗影離牆角新涼發座邊如圖輞川雪易散博山

煙一葉驚憔悴三秋忍棄捐丁香思不展豆蔻信猶懸
蹀躞翻垂手團扇障竝肩珠松承腕下玉樹倚妝奩小

院螢囊撲迴波蟬翼偏羞郎歌別曲怨妾逝華年憶共
維摩病長為杜牧憐舊薇鏡掩映殘艸訴煩煎幸作同

心攤寧夸反景便九華矜有賦六角競持錢著雨還堪
聽撥雲未得眠題詩堪贈否難制淚濕湲

無題效韓冬郎作

名士說傾城鏗感鳳鳴琅玕遺遠道橋抽薦芳祭蜀
郡銀屏送南陽翠幃通小憐歌情倩長樂語卿卿逝水
魚從甯飛烟鷓鴣贏綠珠曾獨寵碧玉舊知名自覺輸
他福誰能遣此情文文通密意肚肚解餘醒石黛描眉
嫵紗綵馳目成管調鸚鵡舌鐘試鷓鴣晴呵手昭君套
浮屠力士鏡畫簾梅點雪春院柳藏管射覆酒添算投
壺豆躍瓊鳥絲依草麗紅葉施羅貞垂脚沈香色衝身
煖玉聲虎頭空拂枕鹿角欲拋爭忍報琉璃七應愁翠
羽旌三灰相風立五婦送雲行海瀾星源隔天長斗柄
橫潛魚依葉限墜雀返蓬瀛階下都除蕙洲邊護采蘄

巾箱集

新開偶吟卷中

十三

元霜雖揭藥甘露不遺養清淚隨花落閒愁併月盈柔
腸香九轉華髮惜千莖別曲傳盧女清鮮受李禽遺環
披華萼雙鬢餉朱櫻天上孤應嫁人閒滿有盟鸞宮留
一笑較舍憶三生洞水然華豔天風吹夢清浪憑青鳥
信頭白望瑤京

織女寄牽牛

臨流幾度待金龜天帝無情限鵲橋玉宇微茫空隔水
銀河清淺不通潮心隨鳳駕思靈匹淚逐龍梭上錦綃
難得歡娛容易別年年腸斷可憐宵

黃姑答天孫

金水溶溶輟綠章聘錢未壓女兒箱六胡車已清三伏

五色絲空報七襄陳寶比年終作合女媀無伴一相望
笑他風露閒庭院深夜依然乞巧忙

劉阮遇仙子

路入天台境寂寥半空吹送白雲謠桃花片片流丹窈
瑤艸青青映翠翹五色烟霞迷鷓鴣夢數聲環佩隔虹橋
人生莫道仙凡別攜手春風是此宵

仙子別劉阮

猿鶴聲中羽衣分桃花贈別寄殷勤愁來玉液誰同飲
去後瑤室忍獨聞踪跡但隨溪上水仙凡只隔洞芙蓉
從今萬劫仍千劫惆悵無緣再遇君

巾箱集

新開偶吟卷中

十四

佳期誰信此生休夢斷巫山幾度煉瑤草似憐人遠去
桃花仍逐水東流紅塵夜月空迴首紫府春風獨倚樓
只恐重來游處所洞門深鎖碧苔幽

劉阮再至天台不復遇仙子

重到仙源路轉深舊游踪跡已銷沈千年山水自朝暮
四鮮烟霞成古今不見胡麻流別澗但聞幽鳥噪空林
早知一別無尋處應悔當時出洞心

玉女杜蘭香下嫁張碩

黃金釵股紫金鈿忽駕鸞車降碧烟百尺虹橋天上路
萬條花燭世閒緣雲璈曲妙調龍管露液杯濃放鳳筵
却笑裴郎仙分淺一雙玉杵種多年

張碩重寄杜蘭香
渺渺仙踪去不還空勞珍重碧雲鬋人間無路通瑤關
塵夢何因見玉顏蘭露半銷香冉冉花風初度佩珊珊
欲將一札傳青鳥知住蓬萊第幾山

巾箱集

耕閑偶吟卷中

三五

許氏巾箱集
耕閒偶吟卷下

寫懷

吳詒許徐神聖皆

追憶平生願已違
山邛常守舊柴扉
青鏡畢世黃齋
彩筆終年白拾衣
冷海變遷吾道在
人情反覆故交非
時清何必多遲暮
拚把長鏡老歲薇
汝問行藏總惘然
強將心事判流年
得三盃酒應拂醉
圍半日閒便擬仙
架冷拋殘一鴉帳
囊空補入四銖錢
從須弄却諸塵網
烟雨秋江理釣船
小樓倚嫩白鷗沙
樓外層巒紫翠翠
賒久厭市喧思避俗
巾箱集
耕閒偶吟卷下

却因山靜特移家
微風掠燕肥梅子
新雨鳴蛙茁韭花
料得有誰憐寂寞
空餘筆硯寄生涯
飄蓬應愧着儒冠
兀兀窮年自少歡
建子已隨新曆轉
零丁那復舊時寬
消磨歲月閒中過
檢點人情冷處看
麤辛衙門無利隊
數字修竹報平安
轉念徒增老大悲
形容全槁鬢全絲
不食理窟空饒舌
偶著詩評亦解頰
足為無事行更健
心緣多累詭偏遜
自知瘦骨宜貧賤
莫怪人間只相皮
自遣

秦餘山北萬峯面
環堵蕭然隱士棲
短屐每尋芳草徑
輕舸時泛菱花溪
春深對酒聽鶯語
畫靜攤書落燕泥

許氏巾箱集
耕閒偶吟卷下

若問吾廬何處是
白雲滿塢望中迷
莫笑湖山老去人
老能行樂不憂貧
昔時采把園官籬
籬落梅梢居士春
架上圖書常伴伴
庭前花鳥亦相親
此中清絕無拘束
何自飛來世外塵
一椽棲息久忘機
雙履行歌編翠微
綸挂夕陽晨釣罷
笠攜殘雪晚樵歸
松窗月冷煙霞夢
竹徑雲生薜荔衣
何用逃名溪僻俗
空山自是客來稀
住山猶喜近湖濱
暫放耒頭理釣絲
短髮自無還黑日
小山不改向青時
閒雲舒卷因何着
野鶴翱翔任所之
清思豈須愁索索
其樂鑪茶竈任吟詩
卜築年來傍翠微
綠蘆松竹自依依
谷富斷處雲常補
巾箱集
耕閒偶吟卷下

居為貧時客過稀
一榻清風香篆冷
幾畦春雨野蔬肥
山深自與塵寰遠
杖東臯看落暉
破帽鷄衣過此生
放歌巖壑負新行
衙門聊得靜中趣
拙句難留身後名
老去未容狂態減
閒來彌覺世緣輕
一條筇杖疎籬畔
領取花香與鳥聲
絕世幽崖此卜居
清泉漱漱遠階除
煙霞夢穩名心澹
花鳥綠深世態疎
千頃秋江同鷗釣
一犁春雨帶經鋤
祇緣懶慢由來慣
不向侯門學曳裾
春日

野草連天碧山花
傍日紅晴雲開畫
景乳燕語春風烟
靄霏霏合泉流曲
曲通杖藜尋舊侶
同步小橋東

不寐

荒郊少犬吠永夜不知更月白窗疑曙市喧天未明
移紅板驚鴻傍雲度華髮帶愁生孤館離人思春來空復
情

春光猶未半岑寂已堪憐對月清如水懷人夜似年更
深燈墮燭霜重冷欺綿無限淒其意哀鴻叫遠天
三刻不成寐移燈且近牀因看傷時句反得買愁方酒
薄寒倚重窗虛月更涼故園梅信好此際為誰芳

病

一張自平地驚魂死喪同舌存猶請咏稜折任罷癡健
骨信難持衰類恰稱窮天心應可問留此白頭翁
巾箱集

雙鑠今何恃繩牀臥及旬誰施排擠手仆我隴鍾身起
坐須頑僕寢興賴孺人君平休賣卜兆此暗中津計緒
有錄星

偃臥北窗下芒屨塵久封兒能供粟粟鄰解餽醇醲氣
餒聲偏咽神驚心自忪最憐山色好強欲起扶筇
病起

朝來風日好杖策且婆娑痛減差強飯愁餘懶放歌問
年尋舊歷時年六攬鏡覺新暈未辦登高興菜羹奈爾
何

相見意何限嗟予此再生舊交排積悶小院語離情夾
岸林初熟傍籬豆尚青臨歧重子子無那病中行

繞屋溪流淨侵門野橋黃心閒悲物役神澹怯秋光送
客攬却懶看農築圃忙莫嫌興蕭索短句滿墨囊

拒霜花

春陽不相值綺歲驚已闌馬支縱薄施冷落無人看
兩娟娟淨倚日瓏瓏乾寥天霞一抹廉外函風寒美人
空佇立淚洗晚妝殘安得同心子喚上渡頭船

剪秋紗

昨夜天孫細剪裁臨晨采采傍階開九張機上都教剪
林得秋思多少來

夜落金錢

金錢不稱窈窕人家開處旋看隨晚霞任是世情親阿堵
巾箱集

到頭采采是空花

歲暮別友

江干分手動悲歌迢遞關山歲杪過獨夜懷人魂夢遠
頻來知己別離多車驅殘月寒登隴馬踟躕層冰曉渡河
若遇故交相問詢為言生計久蹉跎

負暄

朝日團團上披衣喜欲狂紙窗初弄影簷瓦尚餘霜父
老頻留語雞豚各占場負暄吾樂事不必獻君王

雪朝

簷雀寂寂無譁窗檮展畫又鑪添方活火鑪煮欲冰茶破
屋重重絮絮寒林樹樹花矮籬梅正瘦脈脈待春華

雪月

雪月皎如此清光徹夜寒祇綠詩思減且放酒盃寬
木標亭初斷青鏡欲殘遙憐瑣總下愁寂幾回看

咏雪禁體

六花片片麗黃昏着地無聲却有痕
黯淡半迷巖際塔微茫莫辨水邊邨
野塘凍合漁停棹山徑踪埋僧掩門
最是寂家湖上客一回撫景一銷魂

歲暮雜感

冬餘增日短一季僅兼旬水伐眼多量
金侵戶覺貧窮惟信命耗道枉千人守拙安吾分
閒來學負薪老至多違俗時流少見親
却緣鏡舌本每忤有心人情

口箱集

耕開偶吟卷下

五

似熱偏假交惟淡見真誰能超震日物外不拘身
盡日觀心坐何須及世紛雄雌奚足辨黑白詎關分往
事偏能憶說傳亦喜聞閒來手一卷惘惘照斜曛
總無身外物斗室儘堪容簷噪飢來雀總吟老去翁
鬢冰聊照日面割且遮風傲骨窮猶在論心今幾同
誰言貧徹骨得意我心知寧有安排費自然夢寐怡
根百寶養布被一冬宜處世無奇法稍容此子癡
百物逐時貴那堪逼盡年硯冰增炭價河凍斷魚鮮
負日攤書坐呵寒抱膝眠自須尋樂地恥受俗人憐
襪被兼層覆朝寒亦自溫晚閒常宴起謝客每關門窗
白暎初上詩成豈正捫餘年無一事隨分度朝昏

和寒爭雪後吟興此時賒庭樹僵應折簷梅凍著花
酒尋却店肯寄用荻簾遮萬事貴知足吾生信有涯

元旦

歲月如馳暗自悲屠蘇飲較衆人遲一年苦樂已陳迹
昨日吟哦未定詩老至敢誇才似錦白頭無那鬢純絲
春風不敵衝門冷吹到梅花香滿枝

新新歌

青山漸漸高松桂漸漸多日月漸漸逝
年年華漸漸過形骸漸漸老氣血漸漸枯
齒牙漸漸稀毛髮漸漸疏眼目漸漸昏
腰背漸漸駝情性漸漸鎖日恍若擔沈病
豈有神鬼侵精力為所磨回思強盛年
光陰如擲梭倏仰六十

巾箱集

耕開偶吟卷下

六

載逐逐同去波歡娛信已矣事業亦蹉跎
寂坐屏塵慮默然誦恒河柴桑未云宅
安樂詎是窩抱道守至性修眞養微和
少壯不可再老大徒悲何

晚眺

曳杖柴門下疎雲薄暮天峰巒烘落日
村墅暮炊烟牛背春鳩立龜絲乾蝶懸
東皋閒縱目明月隔林圓

閒步

曳杖春風裏行行聊自娛
煙光凝草色花氣染蜂鬚
白髮驚心老青山入望孤
當時年少志到此已全無

即景

活水斜通港好山曲抱邨
簷虛留晚色几淨對朝暎
攀

所渭十一家

亞寒梅蕊挑青野菜根平生泉石癖景外不須論

夏夜

最愛梧桐月涼宵雨後天雲橫心自轉風動意俱便螢
火點衣小笛聲過耳偏孤燈半明滅永夜照無眠

即事有感

人生皆逆旅到處是吾廬繞砌一叢艸攤几數卷書開
情杯酒外活計硯田餘自問無求足寧知與世疎
境僻人稀到虛窗隱几時哀鴻悲故渚倦鳥戀新枝綠
展浮萍合紅開菡萏遲閒心何所寄濡筆擬臨池

晚過友人山莊

簾過庭梧月樓低遠岫天偶偕山客到得憇北牕眠揮

巾箱集

耕閑偶吟卷下

塵傾談笑披襟閱簡編主人緣好客時為啟寶筵

髮

種種今如此應愁老見催秋同黃葉空向白雲堆攬
鏡心偏嫩衝冠氣已灰蒼華休咄咄追想有餘哀

山行有感

黃雲黢黢日欲低深林陰翳風淒淒野寺有僧過暮鼓
荒巖無人啼竹雞冷月寒煙昏又曉山靈終古青不了
老翁拄杖調鶴歸松杉影裏窺人笑

登蘇臺舊址

勝水殘山霽色開秋高臨眺此徘徊的的野甸仍吳苑
渺渺清溪自越來落日寒江重問渡

舟登臺處也

烟衰草獨登臺當時歌舞今何在惟有荒原鳥雀哀

臨青

為愛春來碧草生短筇試步聽鶯鳴林蹊曲折紆難辨
三向青青多處行

晚挑

湖面生煙空明夕照天梅花前嶺雪酒店隔橋帶嫩
柳風中笛苦歌月裏船躊躇對佳景吾意正悠然
縱目郊原水閣中景界開水光潔鳥嶼巖氣隱樓臺
鳴隨風度樵歌逐曉回雪邊翔野鶴高舉不驚鷗

野老

野老頭來樂事憂西風席帽半歌頭斗田竹樹扶鳩杖

巾箱集

耕閑偶吟卷下

秋水蒹蒲下釣釣溪客小舸爭放鴨郎童短笛學騎牛
此生饒有怡情處何必吹笙到十洲

秋盡舟行見野岸桃花

雲氣瀾瀾漫西四圍客心愁逐片帆開桃花朵朵紅於錦
忽共丹楓照眼來

答顧沙邨

高齋幽敞地寄傲足平生卷幔親花氣依松引鶴聲月
空都得淨雲懶若令醒放達堪娛老煙霞不世情
菖蒲潭訪絕上人

精舍依山麓乘閒憩杖藜名花隨地種野鶴傍潭棲鉢
洗剛茶熟窗開礙竹低行行裁短句斜日照林西

葛蒲隱者宅曲折傍清溪躡蹻行疑近穿雲路更深溪
林幽鳥噪矮屋家雞極欲問梅花數看鷓石上題新
詩

午誼

凡上書忘卷松風次第掀夢中聽欲醒疑是客來翻

落日

落日平湖上飛鳥啞帝雲迷千嶂夕煙抹萬林齊犬
吠疎籬外人歸野寺西蒼然鏡晚色藜杖返前溪

夜坐

散帙南窗下篝燈靜夜看新鑪向暖呵凍硯分寒入
世場嫌直君閒心覺寬寂然塵役謝尚友可盤桓

功箱集

和范石湖晚春田園雜興

社下香飄陌上塵賽神旗鼓一時新瓦盆高酌茅柴釀
菜麥從須作好春

淤泥覆岸漸成堆兩兩農船去復回乳鴨狎人迎棹過
却姑餉酒隔橋來

遊靈巖

碧岫香臺一徑紆驚飛幽鳥為前驅射棚負獲參青士
石室齋心退白姑覓食遊魚聽方響補衣老衲掛浮屠
浩歌唱月扁舟去遙望龜峰澹欲無

扁舟

遠山橫翠黛近渚漾蘆花扁舟誰是伴斗酒共煙霞

夏日園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白牡丹

天香不散曙先明十二闌干玉琢成漢殿新妝原嫵媚
山人初服便尊榮紫雲匝匝迷簾影月玲瓏隔漏聲
盡日遠叢最憐皓質不須海畔悅傾城避人有白牡丹者

蝶

傅粉嬌姿五色衣由來生性愛芳菲夜深栩栩夢中見
日午雙雙花底飛分得餘香過別院帶將春色入重幃
只愁狂舞韶光老飄泊知從何處歸

雨後

若問此花誰姓字沈香亭北儂知名

雨過樹如沐山山翠欲流湖隨棹水濶風入竹聲幽野
岸開黃犢方塘漾白鷗殘霞照露日景色近新秋

賦得酌水詩幽心

虎窗香篆細石磴竹風便合喜高人過悠然寫碧泉互
傾清冷意交發淡忘綠會三無形處斜陽落葉邊

月月紅

纖纖紅刺旁芳姿怪質翠兒花門盡安在再歲時消寂寞
相如風露弄相思

紅梅

漫說寒林傲雪凌文婉妝何事沐燕指羨他好鳥雖入難又立
清影垂香月一時

巾箱集

溪泛

放棹清波裏山容浴水光雨將殘暑退風入蚤秋涼碧
草搖新色紅渠送晚香溪邊瀟灑事老我白雲鄉

秋霽

一雨清煩暑池亭報蚤秋涼颼來竹徑殘照入高樓薄
紵生新爽遙山作晚愁溶溶纖月上且莫下簾鉤

秋况

秋况清如水行吟獨倚闌荷衣迎雨碎荻葉戰風寒塵
俗原多擾襟期我自寬芙蓉猶冷艷不厭幾回看

落葉

疾風卷秋葉宛轉及蒼苔落遍枝猶購掃空吹又來打

窗疑是雨傍砌自成堆愁讀蘭成賦江潭更可哀

書齋

徑僻無剽啄閒居事事幽晚窗梅竹色夜枕繞泉流樵
唱山山暮蟲吟處處秋心聞橫玉奏隱約在高樓

竹窗警別墅此地遠塵囂帙亂藏書盡園蕪長野高閑
情通鳥語天籟出松濤堤壘銷磨盡何須濁酒澆

梅

湖山佳處是吾鄉底事春來短屐忙幾度看梅并看雪
筇屨與懶又輕航

春到山邨好物華泉流清淺帶寒沙金梅逗得香消息
乘興來尋雪裏花

巾箱集

結茅

最愛寒梅門雪開獨於林下久徘徊板橋一笠衝風過
應是山童背酒來

結茅

編茅在巖阿地僻遠塵俗室迥絕煩囂几淨稱幽獨曲
徑幾枝桐閒窗數竿竹晴光弄鳥語時雨滋花木鑪憑
妙香熱架展古書讀白雲與我有淡期拄杖招來一龕
宿

使仔怨

山陵朋後猶供養錦帳無端劇以頻莫道秋風團扇冷
桂宮搗藥是何人

昭君怨

昭君怨

天似穹蒼犯六明當熊未可比傾城蛾眉曉息青蒲上
不忘琵琶塞外聲

反招君忍

家人子去作關氏琵琶琵琶相馬隨不似長門更漏永
月明風細倚闌時

白團扇

團扇復團扇覆質殺人羨秋風一夜來明歲重相見
團扇復團扇捐棄教人怨輕薄類君心障面休相見

有所思

面風吹短褐向晚淒以寒蕭條紙窗下歎息衣裳單伊
人豈無裘馬得奮羽翰

巾箱集

耕閑偶吟卷二

十三

柴門傍水濱秋高日光薄感此時序催顧影奈蕭索愁
思正無聊木葉窗前落

新綠

繡陌曉煙中邨邨綠未濃疎陰篩淡日嫩色漾輕風映
水皆流碧窺窗微見紅東郊芳草遍正可踏花驄

窮巷

窮巷客來少柴門鎮日閒牕明朝點易酒熟夜箋班曳
杖隨流水支頤對遠山無才信檣散不是任疎頑

邨景

桑柘靄餘綠陰陰日欲低牆根眠短犢雞眼逐雞雞水
暖魚苗長田腴豆莢齊梨花新雨後芳草正萋萋

山六開亭

地近山背日西風樹樹古藤倚草閣水鳥浴柴門暮
雲峰全覆朝雲清坐昏江開海觀醉濁酒在芳尊

次友價

空翠凝發冰花吐暗水分梧陰坐涼月詩思淡秋雲
語三指響鐘聲破夢聖軍歌堪老我為用送窮文

初晴

寒雲紅袂碧山頭正是園林雨乍休無那春鳩猶逐婦
却放花方冷二秋

巾箱集

耕閑偶吟卷二

十四

李濱刻

十五世祖^{三世}樂開公諱福字自求虞山公弟三子

性恬退好讀書不求聞達獨坐一室詠歌自娛齋曰樂開即以自號生于景泰七年丙子四月二十三日卒于嘉靖七年戊子十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三歲

配錢氏合葬南山祖塋穆位生二子璧璠

十六世祖^{四世}南疇公諱璠字文輝別號南疇樂開公次子善繼述修身自好生于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六月初八日卒于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八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一歲配蔣氏繼配周氏合葬銅坑臥龍山新阡生三子諫議裕

十七世祖^{五世}雲湖公諱議字維正別號雲湖南疇

巾箱集^{五世}本支世系

公次子美丰儀善辭令於書無不讀生于正德九年甲戌二月初四日卒于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八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四歲配葉氏合葬臥龍山祖塋昭位側室姚氏祔葬生四子察宣密察

十八世祖^{六世}鑑湖公諱察字子明別號鑑湖雲湖公長子奇拔崛起邁于流俗才幹明敏儻有大度慷慨多俠節所交皆一時賢豪長者稱陽山五傑之冠與大司馬申公用懋僉事王公問副使朱公邦楨尤稱莫逆時邑侯宋公儀望創置義田以便民役其籌畫盡出于公人咸德之公嘗與修城役甚勞悴經年無懈巡撫周公起元深嘉歎之削薦膺舉方正復

書扁額曰服勤王事獎其功公善吟咏有南山雜咏一卷遺世載蘇州府志吳縣藝文傳中年好服食養生之術八旬餘鬚髮不白顏如童子生于嘉靖十九年庚子卒于崇正七年甲戌十月二十二日享年九十五歲葬臥龍山祖塋之東麓配范氏繼配朱氏葬南疇公墓穆位生四子其訥其華其俊其揚

十九世祖^{七世}繩雲公諱其訥字子默別號繩雲鑑湖公長子豐頤偉幹氣度春容生于萬曆四年丙子月日卒於崇正十五年壬午月日享年六十七歲配徐氏繼配鍾氏合葬于潭山南麓大畝邨新阡生四子昌會昌恒昌昱昌昕

二十世祖^{八世}方久公諱昌恒字叔升別號方久繩雲公次子吳庠生生于萬曆二十六年戊戌月日卒於康熙四年乙巳月日享年六十八歲配王氏合葬大畝邨祖塋昭位側室姚氏周氏祔葬生三子景明卿明自明徐名

二十一世^{九世}高祖介亭府君諱徐神字聖皆別號介亭方久公弟三子長庠生少孤力學兩赴秋闈不第即棄舉子業肆力吟咏清臞鶴立寡言笑課耕之暇常手一編默坐訓子弟無瓊言惟曰士農工賈宜專其業毋徒飲食為盛世游惰民詩稿三卷名耕閭偶吟生于順治十年癸巳五月十二日亥時卒于雍

巾箱集^{九世}本支世系

許氏巾箱集 本支世系記略



正十三年乙卯正月初二日享年八十三歲高祖妣徐氏生於順治十年癸巳五月初十日卒於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三歲合葬于金口邨稱字圩之新阡生五子正學正位正誼正英正敏

二十二世新豐弟曾祖禹占府君諱正英字禹占介亭府君弟四子生于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五月十七日申時卒於乾隆二十四年己卯正月二十一日巳時享年七十五歲曾祖妣袁氏生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一月二十八日亥時卒于乾隆十六年辛未四月二十三日巳時享年六十八歲合葬于夏渠邨成

律字圩新阡生一子宗源

二十三世新豐弟祖考林怡府君諱宗源字令宜別號林怡禹占府君子國學生生于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十一月初六日寅時卒於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十二月初六日寅時享年五十八歲祖妣袁氏生于康熙五十年己亥八月二十二日卯時卒于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六月十五日巳時享年七十七歲合葬于西渚邨珠字圩新阡生二子其泰其尹

二十四世新豐弟先考彙吉府君諱其泰字彙吉林怡府君長子國學生生于乾隆三年戊午四月十四日戌時卒于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巳時

享年五十歲前母徐氏生于乾隆元年丙辰十月初八日戌時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十二月二十八日丑時享年二十七歲合葬于西渚邨關字圩之新阡母申氏乾隆八年癸亥七月二十二日申時建生卜壽藏于西渚新阡生母孫氏生于乾隆十九年甲戌十月二十四日卯時卒於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正月初九日寅時享年三十九歲厝于池上邨丙舍生一子不肖兆熊

二十四世新豐弟先嗣考吉甫府君諱其尹字吉甫林怡府君次子生于乾隆十三年戊辰正月二十五日戌時卒于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二月二十六日辰時

箱集

享年四十五歲先嗣妣陳氏生于乾隆十一年丙寅五月十九日寅時卒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六月初七日亥時享年四十六歲合葬于西渚祖塋之穆位無子嗣不孝兆熊暨曾叔祖諱有為公會孫致和為子
吾家譜系自十八世祖鑑湖公重訂後至五世叔祖竹嶼公諱昌儒復經編次迄今百有餘年無人修輯今錄宗支自始祖迄于二十四世旁系不及者歲遠不能詳恐失實也附刻巾箱集後以備稽考
嘉慶十八年歲次昭陽作噩涂月下旬
二十五世孫兆熊謹記